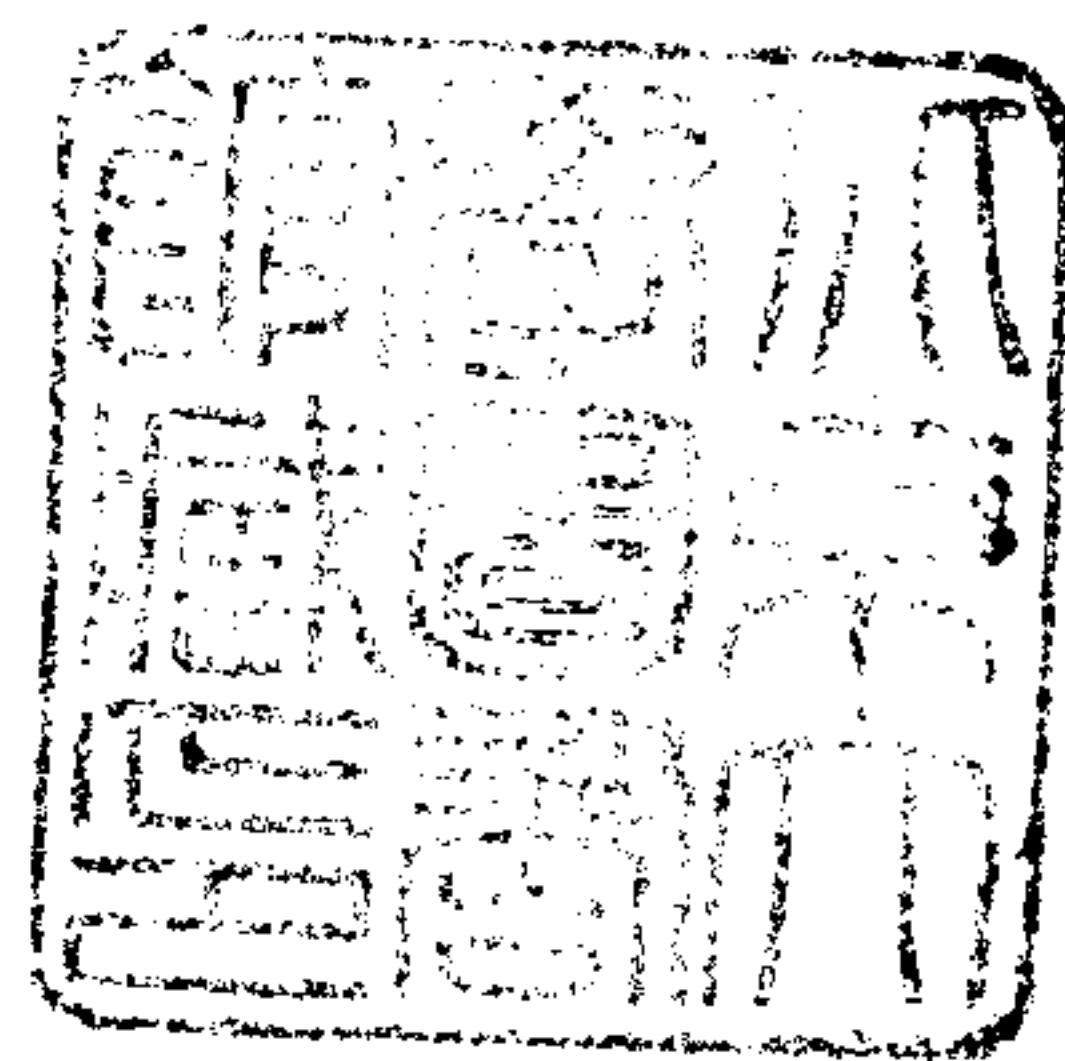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九三九·子部·儒家類

說理會編十六卷（卷九至卷十六）	〔明〕季本撰	一
雙江先生困辯錄八卷	〔明〕聶豹撰 〔明〕羅洪先批注	七五
研幾錄不分卷	〔明〕薛侃撰 〔明〕鄭三極輯	一三九
文華大訓箴解六卷	〔明〕廖道南撰	一八三
庸言十二卷	〔明〕黃佐撰	二二一
胡子衡齊八卷	〔明〕胡直撰	三九九
柯子答問六卷	〔明〕柯維騏撰 〔明〕吳大揚方文沂編	四九七
洙濱蔡先生語錄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蔡毅撰	五三三
學菴通辨前編三卷後編三卷續編三卷終編三卷	〔明〕陳建撰	六二三

214/10



說理會編卷之九

越季  
吳克  
海愈  
正

帝王

二帝唐堯虞舜 附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以前亦有神聖如伏羲神農黃帝是也然孔子所  
祖述者惟堯舜而序書斷自唐虞者蓋上古民淳事  
多朴畧可以清靜無為不脩法制堯之蕩蕩如天初  
亦有同上古及舉舜敷治而氣象遂別矣經綸天下  
曲盡人情此因時之中道也故執中之傳自唐虞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而三皇之治近於佛老矣然亦時不同耳豈可謂伏  
羲神農黃帝非時中之聖乎

堯之德如天之發育萬物虎狼蛇蝎使各遂其生無所  
厭棄如共工讎堯亦皆並立於朝有不善則包容之  
而使共堯得盡其才斯已矣此所以為蕩蕩也及既  
舉舜用輒有功然當權寵相軋之際共堯未免有嫉  
忌之心則又不可聽其所為矣在舜時則思慮不得  
不漸周經綸不得不漸密禮樂刑政悉皆明備此致  
治之道當然也故孔子以大哉贊堯君哉贊舜意蓋  
如此然堯詢考之間即知舜為可績又以見堯之蕩

蕩非繁施無別者此所以為時中之聖歟

堯稱大哉猶存上古簡畧之風舜稱君哉遂啟後世經  
綸之治而世道之渾樸開明於此分焉堯之煥乎有  
文亦舜之相業也而益成堯之為大矣

孟子論舜之於象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載完廩浚井  
之事世儒多疑其無謂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  
舜之理而西山真氏因以為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  
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其真有是哉雙峯饒氏亦  
曰完廩浚井儻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但恐  
庸或有之是以孟子不辯竊意此等處不可以盛治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之事律之蓋當堯之時洪水汎濫下民其咨幸而苟  
全亦近禽獸故人倫乖亂風俗淪胥而尊卑疎戚之  
等未必皆有別也堯方憫其墊溺奚暇責之治禮義  
哉且反而求之有子如丹朱傲慢朋淫無所不至而  
艱食之民豈宜不教而殺哉惟一以寬大處之故曰  
蕩蕩如天也况上古為君者不若後世之尊嚴故女  
嫁民間順事舅姑伯叔亦與常人無異瞽瞍天下之  
至惡也象天下之至愚也謂藉瞽瞍而以父殺子雖  
如民俗之濫邪堯必不校故妄意欲棲二嫂此非至  
愚而何觀其以瞽瞍為說而舜即使治臣庶則面相



問答之言也理宜有之若水土既平之後人或為此不根之論其於害義傷教亦甚孟子亦必有如辨咸丘蒙之妄者矣豈肯含糊以惑世哉但史記於焚廩之下附之以兩笠自捍穿井之下附之以匿空旁出之言若欲神其事者而畫蛇添足則於文義果有不通焉至謂其不告而娶為妄則蘇子由之說也夫舜之不告而娶者孟子亦屢言之不以為無也蓋堯意欲妻舜正恐瞽瞍或有違命則不可以強其子娶而後告瞽瞍亦不得有間言矣是善處人父子之間也瞽瞍既為大惡則其不欲舜之娶也視殺舜之惡又

說理會編人 卷之九 三

下一等不必謂其無也原蘇氏之意惟在誤解不格姦之一言耳蓋不格姦者謂不正其惡猶言不責善也陽明先師嘗辨之矣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猶曰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之無所歸則釐降二女之前豈可謂其已順父母哉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

荀子曰禹入聖域而不優蓋本於至禹德衰之說然孔子稱其無間然則非純亦不已之德不足以當之又以其有天下而不與與舜同稱夫不與者無與於己

也此見其治天下如一點浮雲過太空矣不謂之至德可乎若其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不知其勞有似於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者則以適當同室有鬪之時不得不披髮纓冠而往救也此又見其為時中之聖矣烏得以為不優乎

述異記稱禹會塗山防風後至誅之其長二丈骨專車此說本於史記世家云禹致群神於會稽地與塗山之說微異塗山在濠壽蓋江淮之間非唐虞時巡狩之地豈以道路去衡泰二嶽為遠而於其間總為塗山之會歟至於會稽則益為僻壤非巡狩所宜及矣

說理會編人 卷之九 四

今會稽有禹陵豈禹之少子封於越國葬其地而誤傳邪况禹為天子焉益於天則巡狩之事益宜為之如舜之攝行方岳之事也且防風後至而即誅之似非王者懷諸侯之政與孟子慶讓貶削雍容之意大不侔焉得無戰國以後陋儒誇大之言乎

虞廷諸臣臯陶之德最為精明知人安民之謨能發天人合一之理而邁種民懷禹所推讓陸象山稱唐虞之際道在臯陶蓋謂此也故孟子叙道統之傳則謂禹臯陶為見而知之論得人則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以禹先臯陶此可見禹之德為優矣舜以曆



數歸禹有以哉然稷契及益皆至德也而舜禹之薦一不及焉蓋此五臣者當舜治水時同時而舉但禹皋陶或稍在前故常並稱耳至舜命攝位則計其時必皆老矣稷契或已不存故所命惟禹皋陶而禹薦益之時則皋陶又不存矣不然則初命平水土時禹之所讓尚以稷契先皋陶而至其後也何以與皋陶皆不復及邪

蘇子由曰孟子言堯舜禹之終皆薦於天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之子於

說理會編 卷之九 五

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狩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耻之而謂益爲之哉據此則舜禹益之受薦已可不避而爲天子矣殊不知堯之薦舜舜之薦禹禹之薦益但使之爲相以主祭主事而已至於克享天心克從民欲則

在舜禹益歷年之久近施澤之深深不能使天之必受民之必歸也故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當君存而攝事未嘗真爲天子也及君既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嗣子宅憂於其官者三年此古諒闇之禮也喪畢而避位焉蓋欲人之一乎嗣子耳豈敢期衆心之必已歸哉蓋上古告終易代必以傳子爲常而與賢之法自堯舜始故言禪者惟曰唐虞則舜禹益之避乃本聖人謙讓之實德而無所意必之公心一聽乎天命而已凡嗣子之所以不靖者以人心猶未盡歸於我此其所以當避也人心歸焉

說理會編 卷之九 六

天命屬焉嗣子雖欲不順將誰助乎苟不待天命之自定而謂天下非已不能君遂居其官以逼其子即謂之篡焉得以為不必避乎及避之而民不能舍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雖受天下而不以為泰矣若民歸嗣君而天下已有所屬則已適得遂其避位之初心又何歟焉如其嗣君召用復輔相之則於先君之薦亦未爲有負也堯初命舜舉益暨禹皆本同時則益當禹崩之日必已老矣自啓承禹後其復相益與否史無可考不可得而知然而或相或不相皆無與於已也惟以為既薦於天則不必避是以私意必天



命之在我而豈聖人順自然之至德哉避之而不從固天理之所安也雖匹夫亦奚足為耻耶

商之前無征誅事伐桀自湯始然湯初聘伊尹時本無此意觀其五就桀蓋欲感格桀心以歸於善而終身服事耳及桀稔惡不悛則始說湯伐桀故湯之伐桀伊尹說之也放桀之後湯有慙德可見其心惟以伐桀為不安而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則伊尹自明其事起於已耳

湯之放桀本於應天順人此身任天下之重獨立不懼遜世無悶之時也求其事無一毫不合於天理之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二

於心自可安矣然而放桀南巢猶有慙德曰恐後世以為口實此豈畏人譏議哉蓋平時不能感格君心而至於放伐此蓋羞惡之心所不能自已者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亦是此意如禹下車而泣罪人謂堯舜之民能以堯舜之心為心而已之民不及焉是亦其所耻也羞惡之心天機也豈能遏絕雖聖人亦以此心反已自脩憚然不敢自足蓋其力量甚大而其心未嘗不小此藉用白茅之所以无咎歟世之君子以信心所為謂行所無事而耻心之生則以為障幾於居之不疑矣心體之正恐

不如此

湯之伐桀止於放故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之伐紂則殺之焉史記曰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懸不懸未可知其為殺則似真有觀孟子時有弑君之疑而以誅獨夫紂解之又引太誓言則取其殘殺伐用張是誓師之初已謂殘暴之渠魁為當殺也非指紂而何此等處但須論在彼者真是殘賊在我者真是天吏則應天順人之舉其他形迹之間或有事勢不得不然者奚足論乎但苟無湯武之志是亦弑而已矣若紂既自燔死而武王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劍乃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八

用黃鉞斬紂頭又并斬其已經死之嬖妾二女則豈聖人之所為哉其妄誕甚焉

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惟順人心而無一毫利天下之私則能對上帝故曰應天焉應天與順天休命不同從天理中流出而無所作意則謂之順天若應天則以無私之心求合於天而已此湯武所以為反之之聖也

蔡仲默書傳引吳氏言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竊謂誓辭之同異不必有疑蓋湯武皆為安民非利天下其心



一也故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豈容以私議哉但湯之安民爲人皆有時日曷喪之心時至而不得已也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曰奚爲後我武王之安民未免有所作意蓋人心怨紂雖深而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賢如微子者尚或有之三仁去後復遺祖伊之賢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故士大夫亦有謂殷可復興者則人猶少有疑耳武王慮生民之塗炭日甚而耄已及身恐後來無繼故特起一念以除暴救民此乃老婆心急也觀其言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尚有鼓舞人心之意此則與成湯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九

象不侔矣故湯之數桀非恭也武王之數紂非傲也桀惡已著天下所共欲誅不待多言而人自諭耳紂惡雖共厭之然恐人心猶或有間也則不得不盡發其實以昭示人人使知殘賊一夫天命之所當討也然而二王之優劣於此亦可見矣

史記周紀載紂因崇侯虎之譖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獻美女事或以爲非聖

人所爲此迂儒之見也當時紂爲不道窮耳目之欲其以聲色求諸侯者多矣豈足以爲異事哉天下之人所倚重者惟在文王雖人百其身而肯贖况於臣子而忍視其君父陷於死地乎顧無術以救之惟有美女順其所欲庶可因之以開通紂心耳豈非忠孝之至情哉若獻洛西之地則恐無此事文王之時尺土莫非殷有周未嘗專有洛西之地也奚以獻爲至曰陰行善則益失文王之心矣弓矢斧鉞之賜意亦不在此時金仁山曰殷制分天下爲左右王季時已受命作伯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則文王弓矢斧鉞之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十

賜必不在囚羑里之後也夫羑里之囚爲諸侯皆向之也若非先已得專征伐威德及於諸侯而何以致崇侯虎之譖邪

朱子論文王事紂惟盡本心武王伐紂惟順天命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處義理甚正但觀政於商之說未暇辨其非耳

史記謂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以天命未可居二年始伐紂亦是虛誇之辭武王本無取殷之心觀兵何爲且以臣伐君非可輕舉苟無號召則諸侯亦安能率然而至哉意者諸侯皆以民之



塗炭赴訴於周同時而至當其時取放民心亦無不悅而武王弗取也多方所謂五年須暇之者疑即指此則其事不當言於伐紂之前二年而亦必非觀兵耳

孟子言至仁伐至不仁而何血之漂杵正論武王未盡善處雖血流本是商人自相殺亦見當時人猶拒戰不可為仁人無敵於天下矣

聖人者仁義而已矣仁義之德實而既充大而能化斯之謂聖也化之而入於不可知之神聖斯至矣聖人之於天道有未至者故以神居聖之上安得以其化

說理會編入 卷之九

十一

之未神而遂謂非聖哉堯舜性之聖之至者也湯武反之非未至之聖乎然而仁義成德則一而已豈可以所遇之迹而論優劣哉蘇軾謂武王非聖人也以聖人必無征誅之事而併謂孔子不足於湯是以所遇之迹論也夫湯顧誕天命聖敬日躋幾於不已之純其為聖明矣武王則後人稱之為執競為不泄邇不忘遠雖未詳其日新之說亦足以見乾乾不已之心故德謂之仁人孝謂之至孝豈非已入聖域者哉然比之堯舜則湯武信有不及矣堯舜至聖也而禹幾之孔子蓋企慕焉故屢屢稱揚以明願學之志豈

故伸此以抑湯武之征誅耶且征誅之事聖人之所不得已非可以示訓者又何怪乎其不以為恒言耶若無逸之書止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四人為迪哲則以繼世之君所戒在逸其生則逸者多以勤政勞神為罔或克壽而不知中宗以勤政而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以勤政而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以勤政而享國三十三年其他雖有賢聖之君而享國之年不經見必皆不及三王者也故不與於勤政之列文王亦以勤政而享國五十年則周基之所由起也故所舉以戒嗣王者惟此而已其創業之君憂勤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十一

惕勵有不待言者而况武王享國止十九年又不足以見勤政者之必壽也則畧之而已不然則誅紂周公之所相也其作無逸豈肯薄武王而不言哉至於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則以其肆虐害民天命已絕因民心之迫而救之於水火之中此仁義之心非富天下也故湯武革命孔子謂其應乎天而順乎人蓋無異議焉但武王之時人心雖已怨殷而殷之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未盡泯士大夫或有欲待其復興者而武王則以人心歸已欲釋不能而耄先及之後恐無繼乃遂及時鼓舞以成殪殷之功比於湯之東



征西怨南征北怨未免有意焉此孔子所以不足而謂之未盡善也豈謂紂終不可伐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使當民情日迫來蘇之望日勤亦豈能終守臣節哉伯夷耻食周粟亦有所不足於武王者也然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此伯夷明德親民之學也則當紂不可不伐之時亦豈能終守匹夫之介節者哉湯之伐桀也伊尹說之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豈肯以悖亂之事導其君哉故征伐者必不害其為聖人也夫聖人之所同者仁義之心而已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十三

矣舍仁義之心而論其迹則事變無窮蓋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千萬而不能同者矣軾之言曰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放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夫聖人豈不欲揖讓哉果如軾言誠亦善矣然

有不得不用兵者所遇之時異耳湯之伐桀雖人人無異議然帝顧昆吾皆倚桀為虐者非揖讓所能退且恐其患日滋也可不用兵乎至武王時則紂之黨尚有五十餘國與奄飛廉之類又有甚於桀之時矣於此而不假兵威不亦迂乎兵威不用人心已歸不待天命之改而即可受命稱王則將真紂於何地邪紂不死殷人不能立君以事則文王將何以終邪武王之德則又不及文王矣難責其待殷亦若是也就使紂不誅而止於廢立則殷人所改立之君莫賢於微子要其勢亦有不易為者當殷之時去唐虞未遠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十四

人知與賢之為善故太甲不順伊尹得以廢之人亦不以伊尹之不可王也而信其所為夏殷之末人既習於與子而又有諸惡黨為之輔則廢置為難矣非有威權勢亦豈能行哉然則立君之權固在諸惡黨而不在他人也彼蓋紂之私民其心豈肯歸微子哉諸惡黨不欲廢紂而必待武王用兵以定則已立可疑之地殷周人心各有所屬不歸於一武王將自立於何地邪不自為王亦無以為自保計矣此周人之所不安也故有德有位而民信從此王天下者之所不辭於任重而小廉曲謹之士烏足以語此邪如軾



者不知仁義者也而徒欲以迹議聖人則將使殘賊  
獨夫肆行無忌而生民終無甦息之期邪故謂武王  
非至聖則可以征誅之故而議其非聖則不可雖湯  
亦然予懼強辭之奪正理也故發聖人之心以明中  
道焉

三代中興令王夏少康商中宗高宗周宣王

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左氏謂有窮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其臣  
寒浞虐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澆即羿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三

也所謂家衆者其即逢蒙歟但孟子以取友之一端  
言而左氏則論其亂亡之始末耳其後夏之遺臣靡  
自有禹氏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其子后杼滅豷  
論語曰羿善射果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而孟子又載  
逢蒙殺羿之說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况少康中興之  
賢王而靡又安社稷之良相在當時豈無一言可以  
為世法者而書中畧不一見豈典謨訓誥之外逸篇  
尚多而序書者所次古文今文之有無亦不足據邪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以今考之湯  
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僅止六君

其一人尚未可考自武丁以下雖有祖甲當不在六  
七君之內然劉歆稱殷三宗止以太甲為太宗太戊  
為中宗武丁為高宗而不及其他則緣書無逸篇止  
載中宗高宗祖甲三王而孔安國誤以祖甲為太甲  
故歆遂據以為三宗耳殊不知無逸三王但以享國  
長久者言未足以盡賢聖之君也後儒附會之言安  
足信乎然太甲之稱太宗不經見姑不必論惟太戊  
武丁之稱宗必以其有聖德不愧於湯殷之中興實  
賴之而他君雖賢或有所不及邪

周宣王繼厲王之後而能側身脩行用賢使能以仲山

說理會編八 卷之九

十六

甫為相尹吉甫方叔召虎為將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業周室中興焉詩稱仲山甫之德柔嘉維  
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固深於聖學而  
以道事君者也而尹吉甫方叔召虎又皆賢人相與  
輔相之則宣王豈非正身脩德之君哉諸書有謂其  
廢魯嫡殺杜伯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為弗  
克終者恐未必至此也意者亂君因其偶有闕失而  
藉以為口實耳如衛武公亦宣王時賢諸侯也至九  
十五猶誦抑之詩以自警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天資



何等懿美其心豈肯爲不義者哉史記謂其弑共伯而立則亦春秋時逆賊所爲誣善之言將以政令之善欺天下而揜其大惡之名也其害教不小矣王魯齋謂其有脩葺之學則謂武公可以改過者不知衛人苟有仗義而討賊將何辭以自解乎故因宣王之事而併及之

說理會編

卷之九

七

說理會編卷之九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

經義一

易

河圖只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陰生於內矣一陰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陽生於內矣此陰陽老少交互之體而伏羲所由以畫八卦者也一與四二與三則皆爲五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則皆爲十而居中五者陽之中也

說理會編

卷之十

一

十者陰之中也盛於此則衰於彼消於此則長於彼卒歸於無過不及而已矣故五十居中所以明中道也洛書縱橫皆十五正以明河圖之爲中道耳非有他義也特發此明例以槩其餘則陰陽老少隨所湊合而皆可成數此即陰陽互相交易一卦可變六十四卦之理也不然豈足以盡天下之變邪世儒但據圖書位次異同妄生意義辭愈繁而理愈晦矣

河圖之生本只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此自然之運也古註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但以發明圖位一三五七九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六七八九十為成數而水火木金土則因位以定數耳豈謂此為五行生成之始與其運行者有異哉黃勉齋謂生之序就是行之序造化初無兩樣蓋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而為三地得偶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以二周之方而為四故二而為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二

極而生陽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初無兩樣此說得之矣

河圖水火陽也而陽之根已在水中水生於金金性下疑水未離其體故潤下金水陰也而陰之根已在火中火生於木木性上達火未離其體故炎上陰陽無端豈可以一二三四分先後哉水屬陽其數為一猶陽畫之為奇也火屬陰其數為二猶陰畫之為偶也奇偶本陰陽之象也奇以圓行圓者徑一而圓三水之一至木而盡發矣故木數三偶以方止方者徑一而圓四火之二至金而盡斂矣故金數四五奇為五

五偶為十居四方之中故陽土數五陰土數十三與二為五四與一為五此生數之合也三與七二與八皆為十一與九四與六皆為十此成數之合也數之所起本從奇偶因奇偶之得此數則遂以數計多寡耳自一二而重之或以奇加偶或以偶加奇或以奇加奇或以偶加偶則兩其一而合為二可也合一二與三其一而為三可也合一三與兩其二而為四可也隨其奇偶多寡之積合而為五為六為七為八為九以至十百千萬亦可也蓋即陰陽錯綜加倍之理若求其本則固象所從來也故數者所以數象也但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三

非聰明睿智旁燭無疆者則不能一以貫之而彰往察來以盡天下之變亦僅能推測於目前而已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世故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可以聖人分為二人哉自孔安國以來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蓋皆於圖位上起義故也惟劉牧引大傳為證以為伏羲無取圖書而蔡西山亦謂舊說可疑但蔡亦未免依違其間而不敢斷以劉說為是道之不明也豈非賢者之過哉

書序洪範九疇但言大法有此九類如中庸列九經之目自宜有序與洛書之義全不相關其曰天乃錫禹



云者猶言天啓其衷使知此爲治之大法耳何必強指所錫者爲洛書哉

伏羲畫卦只畫一奇一偶義已盡矣奇之畫爲一偶之畫爲一皆象心體一者陰在陽中陽合陰而爲一也一者陽在陰中陰分陽而爲二也畫外空洞無形之處則皆陽也故陽無可盡之理陰陽交易其變無窮皆心體之自然也以心體求陰陽則爲妙物之神以氣求陰陽則爲不通之物神妙萬物者形而上之道也物則不通者形而下之器也

奇者陽之所以爲一也當陽之時陰在陽中爲陽所統

說理會編

卷之二

四

合而未分者也故其畫爲一偶者陰之所以爲二也當陰之時陽在陰中爲陰所含分而有統者也故其畫爲一

陽畫之爲一萬物之合爲一理者也陰畫之爲一一理之散爲萬物者也合於一則物不見其爲有而其體則實散於萬則理不見其爲無而其體則虛有無相盪虛實相涵此陰陽得中所以爲道也偏勝則爲器矣

自奇偶交互而爲八卦是狀人心之八德也純陽不爲陰抗則健德也故謂之乾純陰不取撓陽則順德也

故謂之坤一陽起於重陰之下主於進者也有警寤發生之意焉故謂之震震德之動也一陰伏於重陽之下主於退者也有委曲收斂之意焉故謂之巽巽德之入也陽再生而一陰未盡情相係戀有和說之意焉故謂之兌兌德之說也陰再斂而一陽未消體常貞明有定靜之意焉故謂之艮艮德之止也陽在陰中爲陰所掩惕然不安有危懼之意焉故謂之坎坎德之險陷者也陰在陽中爲陽暢美赫然宣著有開明之意焉故謂之離離德之華麗者也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自茲以往變化無窮重之而爲六十

說理會編

卷之十

五

四卦亦不出乎此而已此天之所以爲人而人之所以爲天合一之道也作易者發明此理殆無餘蘊而說者往往泥於象數之末則認氣爲理者多矣豈爲知易哉

八卦所重在卦德因而重之亦以卦德爲重也如蒙則曰險而止豫則曰順以動履則曰說而應乎乾晉則曰順而麗乎大明之類可見聖人畫卦之意皆以德矣彖傳罕有言互體者言互體後世筮師之一斷例耳

卦變皆以乾坤爲主坤得乾初爻爲長男得乾中爻爲



中男得乾上爻為少男乾得坤初爻為長女得坤中爻為中女得坤上爻為少女乾與坤交坤與乾交乃所謂變也如隨之剛來而下柔是乾之初爻來居坤下也訟之剛來而得中是乾之中爻來居坤中也大畜之剛上而尚賢是乾之上爻上居坤上也晉之柔進而上行是坤之中爻上居乾中也凡此類皆以剛柔往來為義甚易簡也在內卦曰來在外卦曰上彖傳於陽三爻往往發之陰則惟言其得中之爻他爻少有及者陰以得中為善也至於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則亦因乾坤二體而互言其變非

說理會編 卷之二 六

謂其可以自上來下自下分上而更相換也朱子以彖傳所言如此類者凡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卦自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有自二卦變者有自三卦變者祇見其支離耳於義何係乎若以卦變圖論之則一卦可自六十三卦變來聖人何獨於十九卦言變邪此說相沿已久其變卦亦或不同程伊川已辯於賁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乾坤之變可謂明且盡矣何朱子猶不之取而從他卦以變邪

八卦成列是陰陽之定體謂之先天因而重之是內三

爻之卦重以外卦三爻是為六十四卦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序本於此又以本卦六爻重以之卦六爻是為四千九十六卦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乾坤屯蒙需訟師比之序本於此以此類推其變無窮此陰陽交互之情後天流行之用文王序易之所以為妙也先天卦中已具此變聖人作易率明此義觀洪範稽疑之疇天所錫禹者也已有筮二貞悔之說則內外卦因重之義蓋自古有之特自文王發之耳邵康節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

說理會編 卷之二 七

十四雖其數未嘗不合然非因而重之之意也因而重之則兩卦相為體用而義備矣伏羲八卦以陰陽對待而成列然其剛柔本相摩而自能相盪已盡天下之變矣初亦未有先天之名也所謂先天者自天理之本體而言也以本體為先天則變通之用為後天矣後天八卦之圖亦非文王所畫也後人因文王之意而推明之耳圓圖方圖亦後人所作蓋緣因重之義而以之分配於天地也學易者默識其意而不泥於象斯可焉

乾龍潛見躍飛之義有自學之淺深言者如顏淵之於



孔子有自時之用舍言者如舜之側微至於爲帝也此誠易中所有之理六爻之義亦率有取於此但聖人作易本旨惟以論德爲重故每卦六爻多是發明德之始終本末一以貫之之義而分爲內外二體內體言德之本原也外體言德之功用也故初言其幾微也二言其長養也三言其磨礱也四言其擔當也五言其克盛也六言其無爲也分而言之體用顯微之變雖有六位合而言之其實一德而已故易中卦爻凡言相應者皆謂剛柔合德非必初應四三應六而以二體分爲兩人兩事也至於中正之德則本相應理會編入 卷之十 八

應蓋外體中正之德即內體中正之所養成也養成則發用者大而爲君德故於五也常以君位言之以明君德之所以發用也德之本在幾故曰其初難知如此而擬之象焉則爲知幾知幾者非誠不能也誠則無聲無臭之實體也由是而上焉二之長養幾之順也三之磨礱幾之厲也四之擔當幾之決也五之克盛幾之成也六之無爲幾之泯於無迹也自體達用從微至著不過成就此幾復其本體而已故曰卒成之終言無他成也故又曰其終易知君子進德脩業惟以爲己凡業之未成皆德之未至也無不反求

諸已者進德即所以脩業故君子之學專求於德而業則因德而成無賢愚貴賤其致一也如此則自聖人言可也自學者言可也自大行言可也自窮居言可也第德之未成時之未用則於歛藏處見其工夫而三則動心忍性之時也故常以下三爻當之德之已成時之已用則於發越處見其實效而上則功成身退之時也故常以上三爻當之所謂龍德而隱隱而未見者亦謂此處工夫正當收斂於隱微之中確乎不可拔耳若夫功用之盛則須自其克實者所發而非可求之於著也此正中庸衣錦尚絅之義聖學之最切要者也於此而即表見焉則爲文著而非爲己謹獨之學矣戒戒之以勿用聖人之言上下皆通不可執一說以爲典要若曰時舍而未可行如大舜之在側微德淺而未可見如顏淵之守博約必如孔子之過化然後爲見龍之用必如大舜之受命然後爲飛龍之用此以發明六位意亦未嘗不圓但恐以所謂勿用者言於顯明之地則非無聲無臭之實體而失潛龍之本旨矣且易中爻位多假象以明義如蠱上九之不事王侯賁六五之首於丘園睽九二之遇主於巷蹇六二之王臣蹇蹇類亦多矣豈真以其



位在此而發邪良以卦爻體用顯微之變各有所宜而假位以明之耳

剛柔者立本者也剛柔之本全在初爻初爻剛則強凡任重者初皆剛爻也初爻柔則弱凡安常者初皆柔爻也故初者事之幾也強弱本於此矣

易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講明心學之書乾健也心之德也心之德健而主變化者也以龍象乾以乾象心也乾之六爻皆兢惕之義也三以易動多凶之位故於此特以惕言即中庸戒慎恐懼工夫也學者苟能惕然不息則乾道在我可以主變化大本立而達道

說理會編 卷之一 十

行達道之行自然無滯是坤道之達順也今之論學者多以本體自然信其流行不假脩為為說乃是坤道以此為先而不及於乾之為主處不免高入空虛卑流物欲故曰先迷以乾主之而坤順焉故曰後得主

剛柔之理盡於乾坤乾確然不屈陽之能主陰者也坤隤然無為陰之不撓陽者也惟其能主陰故曰統天惟其不撓陽故曰順承天至於語乾元則曰資始以始是幾之初起處而言其統乎陰也語坤元則曰資生以生是發之自然處而言順乎陽也只一始字生

字可以見乾坤之情狀矣易中言健順者大抵皆是此意

凡言敬義皆本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便可達天德是以工夫言敬義也敬義本合內外之道猶曰存心致知云耳蓋敬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功收斂此心反入於內故曰存心也義即不睹不聞中之能分別事理者此在獨知處求致其精故曰致知也然能知者即是此心於知上知謹則心便內豈有二哉敬義至於立處即是本體之德敬存乎靜虛之中則以不偏而為正敬行於感

說理會編 卷之十 七

應之際則以得宜而為義正則遂其本性無所回曲是其直也直者用之順而其主在內故云直內義則因其定理無所變遷是其方也方者體之恒而其制在外故云方外此易之所謂敬義蓋以成德言也德成則本體中正不疑其所行而為順故以言於坤之六二若自工夫言則當云以敬直內以義方外主乎健矣朱子謂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此不知敬義之立而自直自方者本為坤發也若以敬直內以義方外為皆非則書所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亦不



得為聖學而乾道無自強矣故敬義不正助處即是順也而安可外健以言敬義哉

易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為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陽為天玄陰為地黃今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玄黃血屬乎陰者也而混乎陽矣文言陽疑於陰必戰一條發明最為親切第疑字當作陰為陽所疑說蓋陽疑陰之侮已也先儒誤以陰與陽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七

相敵為疑則主乎戰者陰矣不可以言龍而經義亦遂失之此陽剛為主之義也不可不辯

易之言天惟以健不以自然自然非初學所可語也天道不已工夫惟在健自然則順也坤道也然字須認有下落指好懿德者而言即人心同然之然字義從火如火之然不可遏也我自好之無待於外所謂自然也如此則乾之所為而曰坤道何也蓋陽不為主而為陰所撓則勞煩多事皆其難而非簡能矣惟乾剛之體常知常覺而有主焉則外物無有間之者雖事之所難亦樂於有為而無所苦所謂易知也陰氣

盡開無一毫物欲之蔽全是健體此德盛仁熟之時謂之達順故健者主宰之常也順則健之至也無所事而以簡能矣能即能其所知之易陰退聽而成陽之能也故曰陰之善皆陽為之也繫辭論乾坤之德行而曰易以知險簡以知阻險者兢惕自危之意乾道之為主者然也阻者止息不前之意坤道之退聽者然也而皆謂之知則是知險者固此乾道之知而在坤知阻亦不外乎乾道矣

乾懼陰之易蔽也故常以去惡為工夫坤得陽之為主也故常以順善為效驗主之以工夫而驗之以和順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七

學則不差矣

力所不能為而強為之謂之難自我主之自我行之無假於人無待於外不過一主宰而已何難之有故乾曰易知事所不必益而過益之謂之煩任彼至之任彼行之無所撓越無所加增不過一順信而已何煩之有故坤曰簡能繁難者牽於欲易簡則一於理矣易簡之理本無難事然論語為仁必言先難者蓋本心蔽於物欲天理之幾為其阻遏則生長為難故必奮乾剛以去之如所謂龍戰于野大師克相遇也曰戰曰大師克是以力勝豈不難哉然乾剛為主亦其所



能為而無假於人也私欲退聽無事可事矣不亦易乎不亦簡乎

易曰象事知器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象即器器即象也自器之流行而言則曰象自象之凝滯而言則曰器象也者器之所通陽之無停機處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則不可以器名器也者象之所著陰之有定質處周子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則不可以象名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謂日月星辰之類為象水火土石之類為形也日月星辰雖在天以其一定不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占

易而言則亦地所成之器也水火土石雖在地以其迭運不常而言則亦天所成之象也以象知器以器尚象形而上也象滯於器形而下也故象器之別亦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

易之為教其要在占而以知來為重故曰占事知來占者所以考己得失也察之於幾故曰知來吉凶悔吝皆人心自知之明幾之先見者也

良心在人無有死時此天命之本體聖人作易開之以吉凶悔吝使人自復其本心而已矣吉凶悔吝者心之四德也為善則吉吉者心之安處也為惡則凶凶

者心之不安處也自凶而趨吉則悔悔者心有所悟而必欲改也自吉而向凶則吝吝者心有所羞而不欲為也此皆天命自動而不待於外求者此心一覺豈復蹈禍幾邪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吉凶與民同患如此此所以為神道設教歟

聖人作易只是發明剛柔變化之理伏羲畫卦理俱具足文王彖傳發一卦之義者也周公爻辭盡六位之情者也孔子之傳則今之彖傳所以釋文王彖辭之義者也今之大象即是象傳所以釋伏羲卦體之義者也今之小象即是爻傳所以釋周公爻辭之義者也

說理會編 卷之十 占

也以伏羲文王周公作易之序言之則象傳者一卦之大旨也當在前而彖傳次之爻傳又次之故孔子所以明周公之學周公所以明文王之學文王所以明伏羲之學四聖只是發明一理耳而先儒乃以為四聖人之易不同蓋以說卦序卦雜卦皆非聖人之言而繫辭中亦有附會之說雜焉不能辨其真妄故也

聖人畫卦全在心上見得此理故其象皆狀德之剛柔蓋不待觀於天地萬物而後可得也天地萬物者氣也德所成之形耳知德則知天地萬物在其中矣大



傳以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畫八卦此是  
春秋以後學易者之說故其言十三卦制器尚象多  
是意湊大失聖人宗旨矣後儒相沿此說往往泥易  
於象程子見免可以畫卦之說亦是如此以此推測  
理亦可通然終是遠人以言道也易何由而明哉

大傳以十三卦言制器尚象之義皆與義文本旨不合  
其尤不通者如豫本以順動為義乃取於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是以和豫之豫為豫備之豫也此等處乃  
鄒魯後儒各以己意說易之言而附入於此耳以此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十六

亂經安得不謂四聖人之易不同哉

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德其實一也說卦乃  
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分而  
為二矣至其下又合而言之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蓋所以自救支離之說也竊詳此章有似複辭繫辭  
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一章之義而語意不  
若前章之渾然耳說卦豈聖人所作哉

大小險易之所之朱子以為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太  
拘矣竊意小陰大陽卦宜於小則大險而小易卦宜  
於大則小險而大易卦爻之辭以此而定吉凶但在

人隨其位而以心求之耳

朱子於易往來順逆之數曰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  
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  
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  
逆數也此說本於康節夫圓圖由一陽之生以至於  
乾由一陰之生以至於坤此陰陽老少消長自然之  
理本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  
次也說易者以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之法而為方  
圖成兩儀四象八卦之象故自乾橫數至坤遂有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次此數亦無意義也以是解易  
亦其膚淺矣竊謂順利也逆先見也舊說已往而利  
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  
數也此說是已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十七

八卦取象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木坎為水離  
為火艮為山兌為澤其性皆與卦德相合非無意義  
者也至於為馬為牛為雉為羊為首為口為耳為目  
為園為輿為父為長子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之類  
則或以性情或以形體或以名分亦各有所取義但  
其他物類與荀九家之說亦多有不相似者則近於  
煩瑣矣說卦傳非聖人之言不足深信也



音

堯使鯀治水非不知其命方難行能圮族也但謂人以  
敬心行之無不可入於善者此聖人不輕絕人之心  
也至九載績用弗成則堯於此時亦未知治水之法  
堯舜之智不徇物者如此然而憂民之心無窮不以  
事有難為而自怠譬如父母求醫為子治病苟未有  
效必欲別求良醫不期於效不止也聖人純亦不已  
只於此見之豈在於智識之多哉

堯言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終陟帝位因此見  
聖人包含之量當舜未舉時共工讎堯皆在朝亦俱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六

用之已則尊官一時人才只如此堯亦未之棄也然  
而求賢之心無已得舜而授之事至三年之久而始  
稱其言之有成功三年之前舜與共堯並用未嘗有  
所分別也及謂汝終陟帝位蓋堯知舜為賢心誠愛  
之不覺發於言耳此見聖人以得賢圖治為急有天  
下而不與也然豈共堯之所欲哉自是陰行讒謗欲  
害天下之治者必多矣流放之刑豈得已哉禹大斷  
於至仁之中此聖人之仁所以為集義而異於佛氏  
慈悲之宗也歟  
舜四罪而天下咸服四罪亦是寬仁之政未嘗深絕人

也共工靜言庸遠象共滔天包藏多少誣上妨賢之  
事讎堯薦之若采蓋同惡相濟者也但讎堯之位尚  
在共工之下其罪稍輕故於共工則流之流是長流  
使不返也於讎堯則放之放謂羈置別所使不得肆  
也大學所謂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正此類耳然流者不加死刑放者望其改過何嘗深  
絕人乎三苗負固不服難以力征則但分殺其勢而  
已所謂分比三苗是也此該多少委曲方能感格其  
心三苗既革而又豈忍殺哉故殺當讀為所界友非  
殺戮之義也鯀方命圮族治水無功意其為人偏執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九

已見不近人情此其所以無成功也王氏謂鯀悻於  
自用不從上令則恐堯之命非鯀所敢方耳蓋方命  
者其號令方而不行也以其性急直欲稍抑之故名  
其刑為殛殛急也猶今之謫官使耐性也亦非死罪  
云鯀殛死者因殛而矩耳使鯀尚在而棄舊從新則  
舜固將復用之矣亦豈深絕人者哉由是觀之聖人  
心本好生者也用刑蓋其所不得已焉

于羽之舞始於有虞蓋伯禹征苗不服而遂整衆脩文  
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也故即軍中之器而  
教之養德于盾也羽翳也于所以扞羽所以麾皆以



此習兵使養性情也後世以舜樂盡善遂因之以為常舞爾若聖人特立此舞以脩德則近乎迂矣

禹貢亦有可疑處水道田壤後世去古已遠其同異固不可知但青州貢松怪石揚州貢木橘柚錫貢荊州貢枯松之類怪石無所用錫貢非所宜木類又遠而難致似非唐虞時所當貢者豈其間亦雜有衰世之言歟

盤庚中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此謂自湯以後先王也遷國重事非可輕舉者或以親諸侯或以控夷狄或以避水患皆取於利民耳五邦之遷今不可悉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二十

詳其處然皆先王時不得已而為之也逸書序稱自契至於湯凡八遷湯始居亳比盤庚遷又數矣何其遷之易邪此說不經不足信也

洪範中亦有錯簡蓋三德一章以平康明正直之德而下四句皆足剛克柔克之義弗友者剛之勝也故曰剛克剛克而沉潛之則剛得中矣爨友者柔之勝也故曰柔克柔克而高明之則柔得中矣只此已盡三德之義下文惟碎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七字當屬八政條八曰師之下而篡入於此耳至食如舊說大非人君薄於自奉之道蓋分田制祿以重民食之意

所以為民也以食為重故謂之王皇極條下有無虐禁獨而畏高明八字似當在其作汝用咎下向見楊文恪公嘗有定本蓋亦有疑於此矣

西伯戡黎史記以為文王事觀其辭意殊不相似金仁山以為武王事是也但以其書篡入商書微子之前故世儒相仍遂以為文王事耳仁山之言本於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而吳氏以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此言似尤得旨不然則黎在畿內近紂都之地周兵安得遽至而事非緊急祖伊迫切之言將不取比干之殺乎然仁山以此為武王觀政於商則是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二十一

戡黎既歸而後伐紂也此事間不容髮以兵先往觀政將何為者而尚可退歸邪

金滕一篇王文端公辯其非古書初亦疑其為偽今反覆觀之亦以其間有錯簡耳稍序正之理自可通也蓋我之弗辟當依孔註以為致辟居東二年當依孔註以為東征朕小子其新逆當依越絕書以為周公巡邊天暴風而成王迎之而于後公乃為詩至未敢誚公二十字當屬於歲則大熟之下周公乃告二公至罪人斯得十九字當屬於未敢誚公之下其大意則不當以管叔及群弟流言為疑周公有異心於孺



子也如此則文從而義亦可解矣周公之事豈不益明哉

武王邁厲虐疾周公求以身代而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謂知變化之道有益於死也不能事鬼神謂不知變化之道雖死無益使之脩身以盡人道耳周公自言能多材多藝非以誇己蓋欲救其兄不得不為此說也夫生則治人死則事鬼各有所職而况武王有不子之責於天所賴以定子孫佑四方者乃在其身正當使之盡人道不可即令死也故武王

說理會編人 卷之十 三

死則武王任事鬼之責而周公當治人矣周公代則周公任事鬼之責而武王當治人矣珪璧有國家者所以禮神也屏璧與珪言武王既死則周家之業必墜無用璧與珪也爾之許我謂許己之代死也歸侯爾命謂侯武王之生也若己之死否則亦聽天而已非謂己若不死則屏璧與珪也

卜三龜非以三龜並卜三龜並卜則近於再三瀆矣亦非謂立三人以相參考也立三人特以考占耳何預於三龜之下乎蓋一事而三變其情節也如始卜周公不得代死又卜武王之疾不死又卜用何醫藥則

得不死其情節或有此三變也如洛誥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纏水西又卜纏水東之類即為卜三龜矣塔籒見書蔡氏謂金滕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啓者啓此籒也此說不通果如此則召公卜洛亦帶金滕書而往乎蓋非啓金滕之籒亦別有藏卜筮占書之物耳

周公之攝政自武王時始蓋武王末受命事皆委於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皆周公之功也其兄弟君臣之間相信久矣不惟武王信之而宮

說理會編人 卷之二 三

中之化自太任太姒邑姜相繼皆一德也則宮中之人亦必信之矣不惟宮中之人信之而在朝之臣如召公太公散宜生及百執事皆一德也而在朝之臣亦必信之矣武王見周公之賢聖豈肯私其子而不以天下與之哉蓋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一聽之自然耳周公固係天下之望者也然而竭忠以輔成王不以天下自私故教之以正感之以誠蓋自其為孺子時已能格其心矣成王亦豈復疑周公有其志哉若謂管蔡因念周公專攝而遂欲與殷此雖至愚必不為也竊意管蔡之流言非能以周公不軌



之罪據成王亦非不知有周也蓋其意亦本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溺於世儒迂腐之論耳武王之伐紂也未為盡善則殷之頑民必有所未協管蔡以是為周公處有未當必將貽害於幼主也故流言及此而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乃欲仍割河北三分餘一之地復立武庚以慰人心耳當時天下皆已臣周而復舉此議則是叛矣然名為忠殷雖賢士大夫亦不能不為所惑也故大誥惓惓言天命卜稽之意以解之蓋謂武王之滅殷本於天命非私意也是以商之孫子侯于周服雖如微子之賢而亦無一毫

說理會編入

卷之十

三

憾周之意此蓋武王周公安天下之大義遠則生亂矣豈迂儒曲學所能知哉故大誥之言全無一語及於正名討罪正以解人心不知天命之惑為重也不然則在廷考翼自宜決征而以艱大為辭甚無意義此金仁山所以不得不為閉關自守之迂談也歟酒誥以禁酒為第一義以殷紂酗酒其民化之而昏亂厥德酒不禁則無反正之幾故因康叔之封衛而惓惓告戒之至曰群飲則執歸以殺亦可謂嚴矣後世務因循者以民俗既成恐至生亂則姑順民情而不免於遠道干譽矣此無怪其然也亦由徒法不能以

自行耳聖人之治將正人心其技本塞源不為姑息以德足以服人也禹惡旨酒文王無彛酒此聖人兢兢保治惟恐人之有亂德也苟使其民安於故習豈聖人之心哉

多方言王來自奄說者以為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非也蓋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即封伯禽為魯國矣成王初年所以至奄者為武庚叛故也蓋武王之時封其弟康叔管叔蔡叔霍叔於近殷之地使為殷監當時以武庚叛者管蔡霍耳故謂之三監叛而康叔國於衛獨不叛

說理會編入

卷之十

三

也殷都在衛西二十里餘耳惟康叔在東方不能制周公懼殷東南與淮夷徐戎合勢而亦恐奄之遺民或有不靖也故奉成王以至於奄經畧三年而東方始定即周公東征事而東山詩稱三年不歸者是也篇內所云四國及多士所謂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者指管蔡霍及殷耳非以管蔡燕商奄而言也此乃聖人靖難安邦之大計而序書者亦妄生意義以踐奄別為一事至謂遷其君於薄姑則周公相武王伐奄之時其君尚在而其地何以即封伯禽和此腐儒不察於事理之見也



呂刑五罰之疑有赦而及於墨劓剕宮大辟亦唐虞金  
作贖刑之遺制舜典所謂象以典刑謂明正其罪而  
書國以示人者也流宥五刑謂罪已無疑但情有可  
矜不忍加刑故以流宥之鞭作官刑所以治官故用  
鞭示鞭策之意朴作教刑所以治民故用朴示朴挈  
之意此皆罪之無疑者也至於金作贖刑則主罪之  
可疑者言失如事情本實但於證佐未明則恐未盡  
人情終為疑獄刑之則為忍心宥之則為縱惡故於  
此聽其贖焉一以活民一以裕國此因勢利導之政  
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呂刑之贖疑罰豈其所創為

說理會編 卷之十 二十五

哉但百緩以至千緩之數唐虞時或未至如此之多  
此則時異勢殊穆王所以異於古法處然亦大畧以  
此分別罪之重輕示人不敢犯耳必非不量民之貧  
富而一槩取足者觀五罰之疑又赦之以正于五過  
此豈專為開利路而發者知聖人之教極嚴義利之  
分若呂刑之書意在為利則凡哀矜惻怛之語皆為  
虛文何足以垂世範俗今特錄此於書必是穆王既  
老自懲其平日巡遊過度誅斂民財天下必皆急於  
刑矣故作此以訓四方蓋似漢武輪臺之悔真帝王  
改過遷善之學也豈可類目以衰世之事哉先儒不

察疑之一字於贖為宜而槩以後世科罰害人之事  
律之則失聖人刪述之本意矣

呂刑本穆王所作以誥四方而使司寇呂侯傳命者也  
故以惟呂命三字起之王享國百年老作一句荒度  
作刑以誥四方作一句蘇氏以為荒度與禹荒度土  
功義同正謂其既老始留心慎刑而大加裁度非貶  
辭也蔡氏書傳以老荒為句則謂其書為亂命矣且  
曰呂侯為司寇穆王命訓刑又曰呂侯竊舜典贖刑  
二字作為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則又逢君之惡  
而志在貨財者也其虛辭何足錄以為經哉

說理會編 卷之十 二十七

書序稱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殺還歸作秦誓  
竊詳秦穆公之卒當在秦人入滑之前不當在敗殺  
之後何也秦穆公賢君也與晉文同時而霸敗楚城  
濮會王河陽圖許圖鄭無役不從此可見其能為中  
國計失入滑之後報怨構仇兵爭不息與前大異似  
非一人所為也蓋自魯僖公二年虞城下陽時百里  
奚始入秦其後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穆公  
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繫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媚嫉  
之穆公誤為所惑於是忿然至韓與晉交戰遂獲其  
君此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己責躬之道



實有歎焉此秦穆公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疑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其曰汔汔勇夫必指繁桑諸臣也而媚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而自此之後真能改過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夫穆公得百里奚之後至僖公二十八年自此一戰之外未嘗用兵也皆與晉共成霸事耳故孟子曰百里奚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然則古人所謂顯君傳後者豈以戰勝為功哉世儒不察乃以入滑以後兵爭之事皆為穆公所為則亦不知穆公甚矣及計敗

說理會編

卷之十

壬午

詩

周禮太師言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頌六曰雅竊謂此只是後世所謂體格作詩之義不在此出於性情之正而足以使人感動興起如

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此則詩之義也左傳出於詩序之後故其引詩篇章多本小序而季札觀樂所言二南雅頌與十三國風獨不特舉一曹耳其餘國名則皆小序所列也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則列國宜必皆有風矣而說者以宋為王者後魯為周公後巡狩不陳其詩故皆無風是宋魯二國之政可以恣行矣豈有此理至於邶鄘已併於衛其詩皆衛事也而仍列為三鄘已併於鄭其詩皆鄭事也而仍列為二則其他如虞如滕如薛如

說理會編

卷之十

壬午

邢如紀如韓之類皆先王時公侯各專一大國豈盡無風而反不錄一詩耶此皆義之不可通者也蓋秦火之後詩多散亡漢儒旁搜以足孔子所言詩三百之數而又長出十一篇其不合於古者多矣而左氏悉祖述之謂其書作於秦火之前可乎

二南文王之化也國風民俗之情也凡辭有美刺而非以正論面相告誡者皆屬於風雅正也大雅者君臣面相勞勸敷陳之正論也以其事關朝廷故謂之大雅小雅者朋友相交好箴規之正論也以其事關臣下故謂之小雅者稱美之辭不特稱揚祖德於宗廟



凡以誠心頌美其君而非出於諂諛如魯頌泮水閔宮二詩皆得為頌但漢儒所存篇章多失舊次耳故有以風而雜於二南及雅頌者有以大雅而雜於小雅小雅而雜於大雅者又有古詩散亡而以淫亂之辭湊足篇數者且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必古詩也故論語皆嘗言之而今無其文豈非詩有散亡邪若鄭聲之淫孔子所必欲放而以列於詩如此類者甚多此豈刪詩本意哉自此一失其傳而左氏諸書引詩遂有斷章取義之說雖孝經禮記中出於漢儒

說理會編 卷之十 三十

附會者亦多有此今考學庸論孟凡所引詩多本詩意何嘗有所假借牽合邪如魯頌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詩者以爲魯僖公事然孟子嘗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豈有人亦可以假借之理殊不知膺懲只是不忘於心之意而承即承三聖之承後儒誤訓膺爲擊承爲當遂謂周公無此事乃僖公之功而人不敢當者失經意矣若以憂心悄悄愠于群小爲孔子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爲文王此則有似於斷章取義然亦但謂二聖之遭說如二詩之愠耳非謂二詩可惜

以爲孔子文王事也禮家多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用於鄉飲正爲詩篇失次誤以其義皆可斷章而取也如此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可歌於三家之堂而雅頌不必各得其所矣

孔子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其得性情之正也朱子以爲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是以憂樂因於后妃而後爲得其正也竊意未有其人而先思則思爲懸想已得其人而即喜則喜爲縱情如此則憂樂有所繫矣尚得爲正乎蓋后妃在宮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易事難說宮人非賢無由進御故不得其懽心則憂其德之有虧寤寐反側不能自安見其內自責也得其懽心則樂其德之有合琴瑟鍾鼓方能相洽見其不敢肆也憂以反躬故曰不傷樂以謹禮故曰不淫此性情之所以爲正也周公作樂列於房中孔子刪詩序於篇首非以此爲修身正家之本乎春秋之時世俗所尚不過鄭衛淫哇之聲耳而師摯入官之初獨以關雎爲教至其卒章音節已急而聲氣和平終始一貫故孔子嘆之而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其所得於關雎者深矣



唐風揚之水舊說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自喜見其君而樂且桓叔將傾晉而武為之隱不敢以告人此不軌之臣陰懷異志害義傷教莫此為尤聖人存此而弗削何以為訓乎猶疑詩意止美賢君下賢故指其水石之居而欲往從也沃鵠皆賢者所往來之地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奇謀秘計不宜輕泄耳

聖人刪定之詩必皆出於性情之正淫風逆德豈肯存以起人邪心哉至於稱頌亦必不取溢美之辭以長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三十一

諛諛之風如閔宮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為魯僖公必矣僖公非賢君也所以頌者為其能脩周公之廟故美其事而祝其眉壽熾昌以行周公之政中間但有微刺如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乃謂天神格而後人思享以見魯不當僭郊之意未嘗有一語稱及其實德如泮水之詩明言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則指其實德而言矣此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故泮水美伯禽也非美僖公也蓋其辭與閔宮大異耳然閔宮之詩史克所

作以其有周公之志則情性可謂甚正矣聖人安得不取之哉

春秋

孔子之作春秋有感於麟而意亦不在麟也蓋自太師采詩觀風之政不行而天下無公論於是邪說暴行交作雖臣弑君子弑父人亦不以為非矣此孔子作春秋之本意也故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之作豈必出於魯史哉當時弑君辱國之事誰肯自言史冊又安有直書者乎觀魯弑皆書薨叛皆不書意可見矣孔子往來列國考論古今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 三十一

則有以得其實者於外事豈為之隱哉故懼亂臣賊子之得以售其奸則作此書以明正其罪而亂臣賊子之心亦必有所不安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至左氏乃始以為非聖人誰能脩之則似謂舊史有可據者苟據舊史孟子何以謂之作哉然則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之言何以辭乎此謂春秋中之事在桓文皆可為春秋中之文在史官皆可撰而義則非其所能預也正見當時莫知孔子所以作經之意而撥亂反正必有待於王者之興歟

自左氏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美說者因謂春秋為周公舊典禮經如此則周公遺經必有武王成王盛時之事與六經並傳者而今皆無之及考周書所載有合於聖人之意者雖呂刑秦誓皆錄於篇而豈於周公之經可畧乎且亦未見其有編年之法也意古史簡畧隨事紀時而已蓋編年之書名為春秋義主賞罰周公之時王道大行賞罰得正在上者政教之迹未熄而在下者美刺之公未亡春秋何所感而遽作邪

公羊穀梁是戰國時人蓋趙孝成王時有荀况其學出於公穀故知之也左氏又在其後其書中間有言臘

說理會編八

卷之

三

處則秦之祭名也有言耐處則秦之飲名也有言庶長處則秦之官名也及考左傳漢初始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張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曆得非蒼與其徒掇拾所聞附為古義而託於左史以傳乎今觀三傳之言多與聖經不合豈可以為先秦古書而信其得孔門之意和

春秋經文義皆具足不待傳而明也但考黨與之離合趨向之正和地理之遠邇年月之久近事情之終始典故之有無則思過半矣詳見春秋私考

說理會編卷之十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經義二

三禮

聖學失傳自戰國始蓋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苟有以揚墨為非者必群猜衆怒無地自容人無復有敢言孔子之道者矣所以當時學者各以其私見為書禮亦多雜時君僭妄之事如以伊尹為割烹要湯百里奚為飯牛干秦穆至

說理會編八

卷之

一

謂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瞽瞍亦北面而朝孔子曰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併孔子之言而造為之凡異說之可以駭世駭俗者何所不至非得孟子以理辯正後世孰知其非真有是邪又如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雖文盛所增未至甚多而周禮於鄉遂二處設官已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二人他尚未與焉財賦何足以祿之此皆戰國之言不足深信者也後儒但謂漢儒附會誠亦有之然得於所傳聞者亦多矣

周禮之書多與孟子不合其檢防周密則誠有之故先



儒皆謂周公致太平之制朱子亦謂其廣大周密周家法度在裏此以後世之見觀古人也殊不知周禮所言多涉自私自利姑以賦民一事言之大失文王治岐本意惟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而胡致堂又歷舉其事而深詆之豈為無見哉詳見讀禮疑圖儀禮亦戰國時所作大抵多雜春秋時僭妄之制但古意亦或少有存焉庶亦可以考見耳

韓文公苦儀禮難讀非難讀也雜以衰世僭妄之事而所記又多不全未見其文從理順耳

儀禮所以不得為古書者即其服制言之亦有可疑耳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二

如長子亦子行也而為服三年嫂與兄敵體者也而不制服此於輕重豈為稱情哉唐貞觀時於兄弟之妻制服五月而本朝於適長子止制服期年蓋有以知此矣

喪服為父斬衰為母齊衰其制不同而孟子則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竊疑古者通喪三年皆以齊疏為常而衰在胸前特以斬別耳故中庸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豈有父以斬而母以齊之理乎特以春秋衰世喪禮不行士大夫各以私意自便禮因不同故晏嬰父卒服麤

練斬而室老以為非大夫之禮則當時士大夫衰服各有不同禮家豈因衰世之事而遂分別為定禮耶飭粥三年與孔子三年不安於食稻之旨相同而禮家以為既葬乃蔬食練而食菜菓祥而食肉此亦因當時士大夫所行之異而著為定禮耳恐皆當以孟子之言為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其情一也豈宜有異制乎

三年之喪禮家以為二十七月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觀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三

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為其祖若曾高祖承重者皆斬衰三年以父母之愛同也臣為君亦斬衰三年元后作民父母是天下之大父母也故三年之喪通謂之父母之喪若周景王為穆后及太子壽皆有三年之喪則附會之臆說耳信有之亦私恩而非禮之正也

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皆以其鞠育之恩同於親母如禮所謂生養之終身如母故為之服三年也雖為繼母苟未有恩則以其嘗親父體而服之同於庶母斯已矣若槩以為三年則過且非所以重嫡也古人最



重嫡妾之分故有不再娶無二嫡無以妾為妻之訓其於繼母之禮必不如此之無別惟此義不行然後庶母皆當如母之禮而陵嫡子者多矣

聘禮所言皆諸侯之事諸侯不當有聘也詳見後論朝聘條下

禮記之言雖雜然其間有真得聖人精意處則過周禮儀禮遠矣

禮記所以雜者有虛無之說有刑名之說有借偽之說有亦誕之說有煩瑣之說有附會之說察此六者而後聖人之精意可求矣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四

禮祭必立尸非虛設也古人最重祭祀齋戒以交神明誠意必能感格鬼神蓋有依人以告利成者今之神物附人而語者尚多有之此立尸之所由起也尸必以童蒙為之故禮謂之抱孫當其時純一未發以之居尸位則朴然自以為神志其所處而尸以筮定一聽於神人謀無所私焉且祖孫一氣相通精神尤易感召而孫之從祖又生時昭穆之所依也孫可以為王父尸其以此歟尸有君道焉故弟為尸則兄亦敬之從子為尸則諸父亦敬之此即非始封之君得臣諸父昆弟之義也惟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以子

無臣父之理故也雖以神事尸而以子加父事終不順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哉此聖人立尸之精義也後之祭祀誠意不足式禮多愆事尸蓋有褻玩不恭者矣祭既不能致敬尸遂不足依神上下相襲獻酬皆虛有尸徒滋慢易而已尸之廢起於戰國其又以此歟廢尸而專於事主猶愈於有血氣者之有慢心而神依焉如丁蘭刻木為母而靈應也亦庶幾無怨悃矣如此則影祭可也象祭可也同歸享於克誠而已矣然則後世之祭何必復立尸哉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五

古者師不制服蓋謂恩有重輕不可以例定勢有順逆不可以必行在吾心制之以求自盡耳故曰心喪孔子歿門人治任於三年之外而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是在墓側也則三年之內非泰然即吉可知以為若喪父而無服則恐但不若親喪之宅憂耳其他恩不及孔子與夫百工技藝之師例以三年則又過矣至於師恩雖重而為人子者父母在不欲其冠衣純素則且當從父母之心又凡有官守者將以服勤君事雖愛師之至不得不以禮制情若必欲服喪則於勢有所不行况後世君喪尚皆以日易月又安得於師而獨厚邪



禮記所記有言小學者有言大學者有言禮文者有言禮意者如灑掃應對之習小學也仁義禮樂之教大學也升降揖遜之數禮文也恭敬樽節之宜禮意也散見諸篇尚存古制豈可以爲盡非先王之禮經哉自迂腐之儒雜以邪說而正義始不明耳姑以檀弓明之如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舜葬于蒼梧之野之類皆妄傳者也又謂合葬非古也易墓非古也若以爲古無此事則可以不合不易爲古禮則不可此皆好怪誕者之言奚足以爲經據哉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當裁之以吾心之節文而已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六

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問於陬曼父之母然後得以其母合葬于防以合葬觀之則孔子之母未嘗見出於父者也而家語後序乃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出妻是叔梁紇之妻已出惡得以合葬和據檀弓言則孔子子思皆嘗出妻而不及叔梁紇伯魚與序說不合又孔子以伯魚哭母爲甚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而以道汚則從而汚爲說皆非聖賢之教也然則三出妻之事其亦不足深信者乎

檀弓重主道也陳灝注謂周人莫而作主則徹重埋之

此說非矣蓋作主在卒哭不在虞時也左氏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爲重而豎之以主其神未有文也故檀弓曰重主道也葬而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栗主也栗堅可久所以藏也刻之以謚所以祔也其義主乎吉矣故士虞記曰吉主皆刻而謚之吉以謚別豈非在卒哭時哉蓋自公羊傳有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之說而承其誤是以既葬及虞之時先作虞主而期年練祭之後又作練主也殊不知卒哭之主即練主也豈待練而後作哉蓋主因祔作虞時有重不必別作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一 七

主也而奚有桑主之名哉詳見春秋私考文公二年下王制首言天子諸侯受地班爵祿之制則竊孟子爲說雖文或小異然大義則猶未失也其後所言畿內畿外封國多寡之說則不經矣詳見讀禮疑圖月令本呂氏春秋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爲此書中間多有先王遺制其必夏時所行之政令歟但其以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爲十二室者爲明堂之制後世因之其說紛紛殊不知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如曰舜



南面而立維也可使南面皆北義也明堂豈有分向四方而按季各居一方之理且如總章北向而冬月居之何以當寒風之凜冽乎至齊宣王時猶有明堂在其地豈得亦兼四時之制乎此蓋周之盛時巡狩之遺址也故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亦因巡狩所至之方祭其帝而配以文王也意亦文王為西伯時所統之地以其有功德而特配之耳不然則郊天既以后稷配矣而又何必別起明堂之祭以配文王邪此見明堂本以朝諸侯而設京師與方岳皆有之豈有不南面者哉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八

文王世子稱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記年則稱武王年四十五金仁山辯九十三之說有不通處而止以竹書為據今亦無以考其必然但觀中庸云武王末受命而詩又言綏我眉壽則武王信已老而竹書之說亦不足據但未必其為九十二年耳孟子又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時周公已攝政如堯老而舜攝也如此則至武王喪畢而止爾明堂位乃言周公攝政自成王始又成王元年伯禽即受封時成王當亦已長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假使有之亦在武王未崩之前必不在成王即位之後也况其年

周公即避東都則其攝政亦不待武王喪畢而止矣及考家語言成王十三歲即位則武王當八十一而始生成王而成王之弟又有應魯邾韓生於其後恐無此理至謂其既葬而冠孔子論之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竊謂天子未冠而立此皆聽於攝政大臣之時也至其長也自宜知成人之道豈有既立而不可行冠禮者哉但其禮或別有節耳大抵漢儒附會之言非出於聖賢經傳者皆不足信也

禮運以大道為公大道既隱為說其事本亦古今異宜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九

但以為大同小康則有薄禮之意此蓋老莊虛無之餘見耳檀弓載原壤母死而歌亦此類也郊特牲喪國之杜屋之欲其不受天陽此本拘儒之說春秋哀四年亳社災公穀皆附此義豈與記禮者同出一傳邪夫古制簡畧故杜達天陽後世社稷之禮儀文漸備則杜宜有屋以蔽風雨不然則疾風暴雨之時何以行禮邪殷社之不廢則以之為亡國之戒可也而何必特為之屋乎

明堂位之說妄謬尤甚古者立不中門出入止由闈之左右門內止有東西二階並無中階此云三階非古



制矣至謂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配周公於太廟方納鸞夷之樂於太廟欲廣魯於天下也又曰夏初秋嘗冬烝春社春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其下又言天子之政天子之廟飾皆悖理不經之事豈魯之迂儒欲夸其國之盛美而為此說邪然附會者亦多矣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一語則似崇德報功厚意程子猶以為非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况其僭亂之甚者乎此可見禮記之不足盡信也

樂記能發精蘊處甚多但漢儒之所集合亦頗繁碎耳雜記載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有司官陳器皿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云不能從者謂不能從夫人以共事蓋不斥言夫人之罪也并其嫁時所賚器皿而還之此皆厚道也夫婦人倫之本恩義宜篤故必正身脩德刑于寡妻苟有小過則教誨之使歸於善必閨門雍睦乃為順道若謂古之人如孔子子思亦皆出妻必其所得已耳然當其出時尚存忠厚如對姑

此狗彘養不熟此小過也而乃以之被出必其別有大惡不欲顯言姑假此以為辭耳蓋絕交不出惡聲出妻令其可嫁雖以義斷而猶不失恩也此與雜記義同家語載婦有七出之條中間亦有不係大惡如無子惡疾云者得無古人亦或假此出妻而漢儒因附著其說歟然七出之條亦不能盡且如其妻傲狠忿爭肆無忌憚任情所為不可教誨又安得不出邪若三不去之說則誠忠厚之道也雖有大過亦當委曲處之使無失所豈可自處其薄哉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一

十一

一論也

聖人之制廟祀有三大義焉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親廟以時祀高曾祖考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之上親蓋當祧而受命為天子與始封為諸侯者則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廟為獨尊太祖而下皆為君者不論世之遠近皆歲一合食於太祖之廟非為君者不得與焉所以尊尊也太祖以上世代遼遠不能悉祀則擇其有功德者特存其廟至大享而以太祖配之則謂之禘禘者審諦之義



蓋審其功德也自太祖以下親盡當祀而有功德者則為百世不遷之宗亦特廟以祀之所以賢賢也禮家妄生意義以親廟為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隨士二而不知親親之恩止於高曾祖考而無分於貴賤以祫為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而不知祫祭專序為君之次而私親不可混於君禘為禘其祖所自出之帝而不知其為審諦功德此其所以窒礙而不通也詳見廟制考義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以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一 十三

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地與天為對而主宰乎大地者即天也故凡大祭天於經則恒總稱為上帝而已春秋魯郊蕪望祭義報天無日月即此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為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日祭帝于圜丘夏日祭地示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

為定禮宜乎庶節即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為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則以大社在周正建午之月因以夏祭為祭地而並列於天耳殊不知天地有分祭有合祭合祭則總於歲首分祭則地與日月之類因其月而行之禮各有所宜也別有郊祀議詳著其說

古者大夫祭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雷也自其閉藏而言則曰門自其開通而言則曰戶中雷者汚下之地流水之所鍾也此五者不惟大夫有之民家亦不能無也但大夫則得以時分祭庶人不能則但以庶人所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一 十三

得為之禮歲一合祀可也人本於天地亦豈可不報雖不敢專祭而五行生育之神則亦天地之德也以其得為之禮歲一合祭亦何傷乎  
儒行之言多所夸大或以為不出於孔子竊意時君有輕儒之心而以此為說亦未為過但語多繁疊未必皆孔子之言則或戰國豪士所附會耳  
婚禮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以親迎為重事而婿拜迎於門外入而升堂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如此則授受明而得以正始矣然春秋時諸侯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



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其境或迎之於所館  
壻不能親至婦家則父母兄弟蓋有越境而送其女  
者但與壻親相授受亦不失其為親迎矣此又禮之  
節也可以補婚禮之所不備焉

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三賓象三光讓之  
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鬼四面之坐象四時以賓介當  
西北西南嚴凝之氣以主僕當東南東北溫厚之氣  
以烹飪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洗在阼其水在  
洗東祖天地之左海又以賓主所鄉所居之東南西  
北取義於春夏秋冬皆迂儒拘執之論也燕飲之禮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古

豈在於此哉

前義所言得古人制禮之意但中間附入孔子射于矍  
相之圃字路公罔之喪序點辭人退去之言則似禮  
家夸大之辭而非孔門與人為善之意也夫敗軍之  
將亡國之大夫既為其國所容豈復可深絕哉為人  
後者謂從人猶言人役也註家解為求為死者之後  
則益迂腐矣其餘則皆格言也

射禮之制起於射獵夫禽獸君子所不忍殺夫人君子  
所不忍為然而聖人之教亦不廢焉則以天下之人  
率射獵以為生得禽獸以為食民俗已成莫之能禁

於是因人情而為之節肉則使之奉先養老射則使  
之正德肅容因以養其良心焉此不得已之權教也  
夫豈強立之禮哉射禮立而選士授官皆在於此則  
射之為教亦大矣此射禮之所由而射義未之及也  
故附論之

朝者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聘者天子所以懷諸侯也諸  
侯無自相朝聘之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  
相聘世相朝皆衰世之僭禮也觀春秋時諸侯相朝  
皆小國朝大國而大國無報朝者相聘皆大國聘小  
國而小國無報聘者故魯之朝聘鄰國皆但言如可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終

三

以見其非禮之正矣不但諸侯自相朝聘為非禮雖  
王制所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  
聘亦禮之所不得為也然則聘禮所載其衰世諸侯  
之制歟但外國往來事慶之事則禮或有相類者耳

說理會編卷之十一

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二

國本經  
越季  
吳末  
正

聖賢一

孔子

附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從一體上造極孔子從具體上造極

家語載孔子事俱是漢儒撫拾戰國以後迂談而附會之者也中間多有因四書之言而發揮之如後世作義然者故論語言子桑伯子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則附為伯子不衣冠而處欲同人道於牛馬之說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一

言子賤皆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附為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之說言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則附為子路鼓瑟有比鄙殺伐之聲之說言直哉史魚則附為至死猶以尸諫之說又有虛誇之辭如數言而却萊兵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又有過高之辭如人道弓人得之何必楚也之類又有貴霸之辭如以萍實為吉祥惟霸者為能獲焉之類又有尚奇之辭如知商羊為水祥惟齊有備不敗之類其餘則雜出於禮記左傳遷史而屑湊成書不可以為孔氏遺書而盡信之也然時有格言姑取節焉可也

若必欲據此以證孔子行事之實則失之遠矣  
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先儒以為語事功也所謂事功者推堯舜之道以垂教萬世也夫聖之所以為聖以德言耳事功奚足論哉即論事功則堯舜之治天下平成之功萬世永賴而精一執中之傳已足以開心學固不待夫子刪述六經而後始為功也况孟子欲學孔子之意乃為時中之德故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而宰我子貢有若推崇之言不過引以為證耳然則賢於堯舜云者豈不主德言和但以德言則堯舜之德萬世莫加焉而孔子之賢何以過之蓋學無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二

終窮自其精於庶物者言之則後聖或有前聖所未及也就以堯舜言之堯之德蕩蕩如天故孔子以大哉稱之而於天下之事固若未能一一皆知也至舜起於側微練於庶事故立法制盡民情而君道始立故以君哉稱之舜之德重華協帝與堯同大者也而其練事則視堯為精雖謂之舜賢於堯可也况孔子生當周末其民情之變偽與古又大相遠而以少賤備嘗險阻鄙事無所不能練事又益精矣使當堯舜時則其智慮必有濟二聖之所不及者安得不謂之賢於堯舜乎然堯舜純一不已善與人同其為德之



大固自若也孟子明謂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不至阿其所好則以其言為必可信也而可不求其精義之所在乎

史記謂孔子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其所謂三千者已無所考意亦臆度之言耳至謂七十二人為身通六藝則以多能律孔門之士也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聖人聞然下學不求人知非果知聖人之學雖門人亦必有不心服者故孟子特舉七十人以為言蓋七十人皆心服者也七十人之外苟尚有服者則所計

說理會編

八卷之十一

三

人數必不止於此矣故言七十人當以服孔子之說為正若以身通六藝為信然則人將求學於文藝矣豈君子不貴多能之教哉  
孔子周流四方授徒講學此前古所無之事蓋與世尊以四大因緣出世而遊方普度者意同但孔子則合乎時中爾夫成己成物之學欲人同歸於善千聖無二心也舜之側微與人為善而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此學化導人乎惟父母頑嚚事多責備耕田以供子職猶不得其懽心固不可舍之以遠遊也伊尹以先覺自任豈不欲覺斯民哉而其

微時成湯已作所以救夏桀之亂者未盡無人則但耕於有莘如伯夷太公之歸文王而就養也亦可樂道以待時矣傳說之繁傳叢也獨行其道則當賢聖之君六七作之際此學尚明雖不及汲焉可也若夫春秋之時天下無一人知學者孔子憫世之亂安忍坐視邪故之齊之宋之衛之陳之蔡之楚席不暇煖苟得君而事之則可以興周道故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此其心何心哉所至之國不論賢愚之類皆有教焉欲使斯道之傳不絕於天下雖興道致治之功不能自試尚將有待於人此至公無我之心也聖人

說理會編 八卷之十二

四

之志豈止於授徒講學而已哉孟子游事魯宋齊梁滕薛諸國是亦孔子家法也要之其時當然其心不得不不然也  
孔子自生民以來所未有之德也然當其身知者亦鮮故與季路言知德者鮮與子貢言莫我知也夫蓋非成德達材之士列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不足以知之况遭權臣叔孫武叔之毀苟非有定力者安保其不畔去邪故孔子嘆從我於陳蔡者之皆不及門以見當厄而不忍棄去者之為難也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則以德行稱宰我子貢則以言語



稱冉有季路則以政事稱子游子夏則以文學稱其人果豈易得哉至於孔子既沒七十子皆喪淪於戰國功利之中則知者抑又鮮矣苟非孟子發明聖智大成之說孰知孔子之聖自古所未有而之所以為聖則又不過盡其性分之常而不為已甚者邪

孔門諸賢有因材質所近而成材者子夏子游子張是也有因德性渾全而成德者冉牛閔子顏淵是也成材者得聖人之一體成德者具聖人之全體得一體者曰有見其文章有可觀也具全體者曰微見其聲色之不大也一體者未可以語德之全而具體者未

說理會編

卷之二

五

可以語大之化其差等則然矣若伯夷伊尹柳下惠則從一體上造極而為一偏之聖孔子則從其體上造極而為時中之聖是則聖人之於天道也其有差等亦各因其資稟之高下耳然聖人之學誠一不已中和之致日新又新既造聖域豈肯自謂工夫已至而不求躋於天道哉故限於所成者氣之殊也勉於所進者志之帥也使伯夷伊尹柳下惠而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與天道脗合邪

孔門諸賢

曾子 子思 子游 子夏 子張  
子貢 冉牛 閔子 顏淵 有若

子路 宰我 樊遲

曾子之學在大學子思之學在中庸蓋其平日所受於父師之教恐其失傳而作然亦止是造道之言耳曾子雖聞一貫然觀其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言則猶似物我相形及避越寇而有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之言則亦有所意必也子思與魯繆公論友而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於其餽鬲肉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其言亦太露圭角以曾子比之則曾子氣象似覺稍優然與

說理會編

卷之二

六

顏淵從容氣象不同亦可見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處有所不足也此孔子稱門弟子好學所以獨舉顏淵也歟

子游子夏素稱文學之名子張常有威儀之辟此其初本務外者也得聖人為之依歸而學始就實如子夏論詩而知禮後子游論喪而主致哀子張聞忠信篤敬而能書紳其學固已近裏矣至以切問近思言仁學道愛人言治與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言士此又足以見其所成皆實行也孟子謂其有聖人之一體其以此歟然於聖人之蘊必不能如



有若之識其深也故夫子沒而三子者皆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夫子事之此雖其謙退自知不足之心但有若之似聖人者言語也而聖人之實德不當於言語求之故曾子以爲不可然則三子以其平日所親炙於夫子者而深造之則聖人之實地也而有若之所發揮不過虛見而已亦奚益於得邪此曾子之學所以獨得其宗者亦惟實踐而已

孟子謂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朱子註善言德行為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是未知德行者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說理會編人 卷之十二 七

則德行是不尚言者也若善爲說辭者則謂其言親切而有味可也但未必其身有之否耳孔門以言語名科惟宰我子貢此亦止自從陳蔡者言也其外言語似聖人者則有有若亦惟此三人而已故孟子又言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者深曲之地蓋能知聖人之深曲者也如此則聖人之精蘊足以發之即所謂言之親切而有味者也雖後世善講聖人之學者未必能過焉而又許其不阿所好則其言信而足徵矣然三子之所就止於言語之科孟子許子貢以善爲說辭乃其沒後之言則

平昔所聞於夫子之一貫固未能盡得也及夫子歿而築室於塲獨居三年工夫亦可謂近裏矣而所成就止於如此况宰我有若又未可與語一貫者乎大抵文辭太著則含蓄不深此其所以不及冉牛閔子顏淵之成德歟今之學者知宗孔顏精一之傳而於宰我子貢有若若有弗屑焉志不可謂不大也竊謂宰我子貢有若所講聖人之汙亦孔顏之正宗而卒不得與顏淵同科此可見宣言之易而克己之難也默而成之非實用衣錦鬪然之功者不能也觀乎宰我子貢有若之所能亦可以自省矣

說理會編人 卷之十二 八

宰我子貢有若雖皆善於言語而德行不及顏淵然其篤志力行事皆誠實苟有詐心則其所耻故仲尼之徒五尺童子羞稱五霸非虛語也克是心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有所不爲其爲言語豈大言以欺人者哉由今之學者觀之則又當有愧矣子張初見孔子時本務外爲名之士故有干祿問行之學孔子謂師爲過而曾子謂其堂堂難與爲仁則其人可見矣當其時孔子告之皆言行切實之事其問政也又告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則亦皆使反求於心也至其問仁則告之以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



於天下似與平時鍼砭之言大不侔矣蓋孔門群賢之穎悟無如顏淵子貢而二子之氣魄亦大皆以澤及天下然後可以為仁而孔子則皆使求之於己如顏子志在天下歸仁也則告之以為仁由己子貢志在傳施濟眾也則告之以能近取譬何嘗使求仁於遠哉而於子張則使行五者於天下五者皆仁之施也宜非所以告求仁者得非以子張自書紳以後用力於崇德辨惑漸能務實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之言大非前日之見則固已有聖人之一體矣而其才氣又足任重其時必已從政故

說理會編人 卷之十二 九

遂擴充其量歟此亦可見聖人教不躡等也

孔門諸賢能勇於為義者惟子路聞善必行他人所不及也然不得廁於狂者之列蓋子路氣質用事志在事功雖聞夫子之教而於禮尚未能卑狂者則性情用事志在德行雖有簡畧之時而胸襟悠然從容自得比之粗疎者大相遠矣孰謂狂為放縱無檢哉孔子與魯點非為意見有可取也觀其鏗爾舍瑟之時是何等從容氣象至於浴沂風雩之言亦是道其真意所在蓋志存為己而無外慕也狂者之實地如此而可以放縱無檢言乎

樊遲之學最為切己其初問仁知時必有急效媚神之病故孔子以先難後獲務義遠神告之蓋於一節上救其病也既而從遊舞雩乃問崇德則德欲進矣孔子告以先事後得亦先難後獲之意也而脩慝辨惑亦皆欲去病根之切問第以其尚有憤世嫉邪之心病之所重在此故以治已懲忿之事告之亦治一節之藥也觀其人雖若近於粗鄙而存心之正安可少邪及再問仁則以先難後獲為無所下手如顏淵之請問其目也故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言愈加密矣胡氏謂樊遲問仁此

說理會編人 卷之十二 十

最先先難次之則於教人先後之序似有不宜焉故恭敬忠所以擇善也雖之夷狄不可棄所以固執也而學始有實地矣自是樊遲用心於內學能自成則有隱居求志獨善其身之意故請學稼圃蓋欲謝世事而樂田園豈若鄙俗求田問舍者之識趣卑陋哉孔子以其學可大成者故又啓之以禮義信化民成俗之事使知大人之學不當安於小成而已樊遲聞此又進一格以禮義信之外尚有仁知未盡故又以為問而孔子則以愛人知人且以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之道告之亦以治化言也夫論學而及於治化此



惟成德者可以詔之不然則聖人之教亦曠等矣故  
樸達之所成皆切己之實學也

說理會編卷之十二終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二

十一

說理會編卷之十三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學術

聖賢士類等第

論語言聖人之下有君子君子之下有善人善人之下  
有有恒蓋亦不可得而思其次之意也聖人者德盛  
仁熟大而能化者也不可得見則曰得見君子斯可  
矣君子者德行渾成光輝外見雖未至於聖人已非  
具小才者矣又不可得見則曰得見善人斯可矣善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三

一

人者德性用事好是懿德雖未至於君子已非踐成  
迹者矣又不可得見則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有恒  
者本人恒有之心而言人之恒心即天地常久之道  
也執德有常久能不變以充其善則雖君子聖人亦  
由此進故有恒之心即善根之所以為主也但為氣  
稟所拘不能發達必須以古人成法漸開明之然後  
其善能自為主而無執滯也作聖之基實在於此有  
恒之人豈易得乎

子貢問士累及其次而孔子告之因有三等行已有耻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此德全而才足以有為即所謂



君子者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德性用事而  
孝弟孚人即所謂善人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此謹守繩墨不易其心即所謂有恒者也觀  
孔子有取於有恒則言行硜硜之士特以其規模狹  
小而謂之小人耳由此而充之則久於其道可以天  
下化成而豈限之止於小人者哉

孟子言可欲之善是善人自有諸己之信至充實光輝  
之大是君子大而化之之聖是聖人  
人品誠偽高下等第

學皆本於仁義仁義性之德也聖人能盡其性渾然成

記理會編八 卷之十三 一

德則大本立矣仁義在中自然流出則為發而中節  
之和故孟子論舜曰由仁義行其次仁義未能渾然  
而力行以至之則謂之行仁義行仁義亦是立大本  
以行達道隱然入於德性之微不在事之顯處做出  
一仁義也由仁義行安行也如孔門所謂一貫行仁  
義利行也如孔門所謂忠恕忠恕離事不得只在事  
上提醒此心求其歸一而已求一者求忠於恕已是  
大本上用功特未能如一貫之合一尚涉於隨事起  
念耳隨事起念則有間斷其工夫不免於強恕然皆  
德性為主本體之實功也強恕而行使事皆順理合

宜謂之集義集義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行不合宜  
心必不慊此則羞惡之心不從外得便是仁也故曰  
求仁莫近焉此與義襲者不同襲是揚襲之襲衣之  
自外加上者非掩襲之謂也蓋以仁義為美於事上  
着意做出一仁義此則在聲色上可聞可見處用功  
多着一層意思在內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者也第  
其用心止於有着雖非真體流行未免於助長之病  
亦是於事上實做自己仁義故硜硜小人言必信行  
必果亦義襲者也尚未有作偽之心猶得為士謂其  
德性稍有開明一變可以至義也苟有作偽之心則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三 三

謂之假霸者之假仁義是也竊其名以終身不自知  
其非真有則習於變詐之巧無所用其羞惡之心其  
功雖高孔門所不道也下此則鄉愿矣鄉愿之為人  
是何等謹厚但其忠信廉潔非其德性中仁義所為  
皆在見聞處文著似是而非者也其同流合污能使  
衆皆悅之亦畧有靡靡之效至於自以為是則亦不  
自知其非真有矣然霸者猶能屈己下賢以身任天  
下之重而毀譽不能動其心鄉愿則避忌浮言彌縫  
甚密惟恐其忤俗而招尤也如聖賢任道當世所譏  
而鄉愿則過孔子之門而不入於狂狷則皆有以詆



之此又霸者之所不為也其品豈不尤下哉鄉愿亦似義襲但比之硜硜小人則硜硜者務實而鄉愿純為名耳自義襲以至鄉愿皆足為害義襲者擾動本根遏絕生意害其德性流行之體者也若霸者看一假字則以欺詐壞心術不但如義襲之害而已至於鄉愿則又加遮飾不犯手段其自欺處皆能掩蔽使人不可得而見也同一假也第霸者之假屬陽事猶顯明而鄉愿之假屬陰情皆隱晦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無所往而不稱為愿人德而如何有一毫濟人利物之心是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其害德豈不

說理會編人 卷之十三 四

甚大哉故孔子深惡之而曰鄉愿德之賊也自非聖人豈易知鄉愿之學術哉下此則為小人而無忌憚若儀秦者矣其初起於一念利己爭攘錐刀所謂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其究至於亂天下禍蒼生其罪可勝誅哉

孔子以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思其次蓋欲人任傳道之責也中行者工夫已能上達一貫成德在中能立天下之大本幾於入聖如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者是也其次則為狂者有聖人之志嗷嗷然必稱古人蓋其天資高邁淡於世情胸次超然無所粘帶

特以工夫疎畧小節容有不矜故謂之行不掩焉豈任情縱肆而不恤人言者哉書云惟聖罔念作狂天為其念頭上不能兢兢業業耳若克念則即作聖矣狂者人品甚高亞於中行如琴張曾皙牧皮者是也其次則為狃狃者其心知耻有所不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如子游子夏原憲是也此與狂者皆真有任道之心故孔子思之謂其可以進於中行也夫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心學中之為德亦曰仁義而已矣狂狃之於仁義雖未能合德然所學却是求至於中以復仁義之本體也若拘於繩墨有所正助不

說理會編人 卷之十三 五

能虛心以應天下之感則為義襲陸象山謂朱子之學是義襲而取則雖大儒亦有蹈義襲之失而不知者不可謂義襲盡皆凡品也義襲只是一箇執着便過天命流行之體害其心之生意矣若鄉愿則閉藏一點偽心其質直不得同於執一也人多謂鄉愿老實要好其謙厚謹慤亦出本心故謂之愿人殊不知其獨知處未必皆善至其要人道好避人譏評只是隨世浮沉如不入孔子之門指議狂狃之短義所未合必不自安者而皆將就隱忍以自取容即是自欺自欺即是作偽也但不顯然自露其偽故人不



覺耳此豈直道而行者哉鄉愿病痛全是一掩故曰奄然異於狂者之不掩矣

狂士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聖人之教何分於狂狷哉但進道莫如狂以其有聖人之志也故孔子在陳獨思魯之狂士魯之狂士在父母之邦素所教育者也但以其志大而畧於細微故謂狂為簡而欲裁之使之居敬也君敬然後能克念作聖耳孔子周流四方至於陳而道窮狂士之思其憂世之意深矣

孟子願學孔子而言必稱堯舜以為人皆可學是為學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三 六

當有希聖之志也故狂者每事必稱古人雖行或有所不掩而孔子思之亦以其志在希聖也若所謂行不掩焉者則因志大言大不拘小節其工夫常有畧畧時耳故謂狂為簡非謂流蕩而放於禮法之外也孔子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蓋已分別蕩之非狂矣至其欲裁狂簡正惟以其肆為過也而况於蕩乎世之論者或謂原壤母死而歌子桑戶不衣冠而處為能擺脫世情無所係累其人品甚高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此蓋列不拘禮法之遺風耳然則諸家所載子桑戶死琴張臨喪而歌季武子死曾皙倚

門而歌二事蓋亦欲廢禮法者之誕說也而豈孔門之所謂狂哉故學為狂者真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可苟無此志而徒以不拘檢為心無係累則空談通天下而先王之禮法廢棄盡矣况狂則易於蕩是又不若狷者之學有依據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敦之士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亦孔子不孫寧固之意焉但欲引人入歧則姑開其自新勿先繩縛可也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學必引而自高若謂聖人恐人不親賢人恐道不尊而必欲如此則不可但其氣象亦自有不同處如孔子言聖則吾不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三 七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非降而自卑乎孟子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非引而自高乎蓋孔子既聖不自知其聖故歎然若不足孟子有求為聖人之志惟恐不及焉况當戰國之世士風衰靡語及聖人則不敢當也故直以聖人自任然非真有求為聖人之志則是大言欺人其心豈不忤哉故耻躬不逮則言有不輕出者矣至其遇人必道性善而謂人皆可為堯舜其言亦非若登天不可幾及也蓋以一為要焉所謂吾道一而已矣有為者亦若是所重在為也苟



非其人而繫以聖道之高妙者語之則未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矣自炫其能亦可耻焉孔門弟子惟狂者嘍嘍大言每事必稱古人此固顏冉希聖之志也但顏冉惟於為仁工夫請事斯語其學務實故德日高明而不見其言之為大必亦親炙聖人而習於禮之卑者耶若孟子才高則必由狂者之宗而進於中行者矣雖英氣不免於發露然不從實地必無以入德學者勿徒以希高為狂可也

### 王霸之辨

王霸本天子方伯之別名自其為天下君而言則曰王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三

八

自其為諸侯長而言則曰霸蓋王霸之本名也禮記祭義謂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此戰國時經生之言也則世儒固皆以王為天子霸為諸侯矣司馬公王霸之說亦本此意惟孟子獨以心術之誠為論王霸蓋以德行仁誠也以力假仁偽也誠則人心必歸而王業日興雖為諸侯之長而所行者王道則人皆懷德其服為恩是亦王而已矣偽則人心必散而王業日隳雖為天下之君而所行者霸道則人皆畏威其服為教是亦霸而已矣王霸之所以分惟在人心服與否而人心

服與否亦惟在所感之誠偽耳三代盛時王者固行王道而霸者所行亦奉王道故不以霸為異術也及其衰也五霸迭興皆以詐力而不復知有王道矣故慕其名者樂道其事必以五霸功業為一時之盛而不知其事固孔門所羞稱故孟子特本其心術之微而斷以假之一字見其不足以服人心也此與湯文之為方伯而王業興者不可同日語矣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似亦畧聞孔門之遺論而其他所言不免於駁亦豈為知王霸之真哉

成湯文王之為方伯以有天子之命得專征伐也使其

說理會編

卷之十三

九

行一不義必不肯為故甘受夏臺羑里之囚而然不蹈挾威震主之罪若五霸則蔑天子而專征矣亦緣其時王室衰微乾綱不振苟請於天子則必為藉外權受私賄者所沮欲行大義而不得耳孟子曰征者正也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此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若以天吏伐國則又不在敵國之列矣周室衰微諸侯放恣至於莊僖亂益滋矣臣子弑君父夷狄侵中國天子莫能正方伯莫能討齊桓公獨起而振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民受其賜此亦扶世之大功也但無王命專征而以力服人此孔門所不



道耳使其請命勢必不行亦其不得已也然所伏者大義所救者生民所行者文武之法雖其專也猶愈於亂此孔子所以不得已而取桓文也歟

挾天子以令諸侯此霸者之事也若王者遇王室流離顛沛之時亦必圖所以奉天子而翼相之制人而不制於人也若天子為奸臣所制得以號令天下而生民蒙禍焉則王者亦必舉勤王靖難之義雖除君側之惡而不以為嫌也其要歸於非富天下而已苟無忠君愛國之實德則亦不免為專橫矣此趙鞅之以地正國所以為逆亂也歟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三 十

君子小人之辨

君子小人之辨與王霸大畧相同夫大人與天地萬物同體而能通天下之志此君德也故謂之君子其在凡氓能成一節之善僅足以自守其身者則民德也謂之小人故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古者用人位必稱德君子則居大位小人則居小位故君子小人常以位言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世之衰也則有以君子而居小人之位者然其澤與君子同德則謂之君子之澤小人之澤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不可以澤

言矣然小人心惟知自利私其身而不能公於天下則與君子遂有公私之別而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如晝夜之相反矣蓋小人之異於君子者雖起於一念之私然從風易使小人之順道也但徇私而不返則逆天理併其所謂民德而亡之以之列於凡氓且不可况可居君子之位乎此亦猶王霸本以天子方伯而得名其後則以誠偽分心術矣

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 三 十一

說理會編卷之十三終



越季 本撰次

吳袁洪愈訂正

異端

楊墨子莫

附論伯夷柳下惠

楊墨之學其發端皆本仁義但倚於一偏則為私見耳  
楊氏為我似亦守身之義然獨善而無君則似義而非  
非義也墨氏兼愛似亦利物之仁然二本而無父則  
似仁而非仁也聖人之學則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  
其斯以為中正之道乎

說理會編

卷之一四

一

楊氏為我於保身上做到無欲墨氏兼愛於濟人上做  
到無欲此豈易及者哉但其學只就私見上成就使  
其心不為物累斯已矣全不以禮法為教故一於為  
我則不知有同體之仁一身之外皆秦越何有於君  
哉一於兼愛則不知有一本之義四海之內皆兄弟  
何有於父哉此由不以禮教節情故耳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氣質之偏其學皆本於誠明  
而內外合一卒能變化以成已成物者也故同謂之  
仁若墨氏之兼愛楊氏之為我則學術之偏其教各  
有所宗兼愛為慈悲之宗為我為清淨之宗惟成就

其私見而已豈聖人時中之道哉

程子有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  
厚商只是不及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  
於為我其過不及固出於儒者其未遂至楊墨至如  
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其差必至於此  
竊謂師商與楊墨宗旨本自不同程子之言似未精  
察蓋師商工夫疎而氣質之未變楊墨則本原蔽而  
心術之有差即其所差已是無父無君之本不可謂  
其未至於此也且師之過非過於厚喜於有為耳商  
之不及非失於薄怠於用力耳其流亦豈遽同楊墨

說理會編

卷之一四

二

孟子以楊墨子莫為執一與義襲者不同義襲者有所  
正助者也楊墨子莫則於世情無所粘帶而胸次脫  
然不掛一絲頭孟子特以其學術之偏有害仁義之  
本體則為賊道耳蓋墨子之兼愛似仁但執仁之偏  
雖至無父而不疑楊氏之為我似義但執義之偏雖  
至無君而不顧子莫則不兼愛不為我但執其清靜  
自然之中而其心無所經綸裁制不問其孰為仁而  
孰為義是無權也其所謂執非有執着亦非其德性  
然也蓋其學術原從一偏上立根至於習熟念茲在



茲而不知其為害則倚於一偏非所謂大本之中矣若伯夷柳下惠德性亦有清和之偏而能擴克仁義各因其質之所近以造乎其極則其中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流行無滯何嘗執其一偏以為終身之學術哉此其所以得與於聖人之列也歟

春秋時世雖大亂然士大夫猶知以先生之法騰口舌以制人鄉愿最為亂德亦是口談先王之法繩趨尺步皆不敢違但其心包藏一點偽心足以欺世故孔子闢之揚墨之說雖在孔子時已有但尚未盛行至于戰國先王之法蕩廢無存則覺二氏為能擺脫塵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四 三

網故聞者欣然趨之遂成無父無君之俗則又別生一害矣孟子於此安得而不辯哉

佛老 附論儒釋道

程子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因佛老之書說得微妙足以動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之趨其教者皆所親見故也然楊朱之教與老氏同墨翟之教與佛氏同古今之為吾道害者惟此二教而已當戰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蓋無賢士大夫不為所動者必其言亦甚深妙也但其事已往其書不盡傳而後世不及見耳豈可因所未見而

遂謂其害之未甚哉

佛氏之教與墨翟同其法主於普度眾生然常忽於所厚非聖人一本之學也老氏之教與楊朱同其法主於遺棄事物然常利於一身非聖人無我之學也極其所造俱能遠嗜欲不動於心然不過成就其私見而已謂之合內外之道不可也故用物以脩己則不至於自私用己以處物則不至於無別非成物不可以為成己非成己不可以為成物此合內外之道也釋迦佛家之至聖也其教主於捨身利物故於天下之至溺必能拯救之但視天下皆當厚之人而薄於此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四 四

親則不及帝堯之善推恩矣老子道家之至聖也其教主於愛身自善故於天下之紛爭必能遠避之但必天下皆難化之人而果於忘世則不及孔子之無棄物矣此堯孔之聖所以得時措之宜而佛老之學所以為異端之害也歟

佛氏捨身普施不論族之善惡一以濟度為心必不肯有其色相老氏愛身獨善不論世之治亂一以歛藏為事必不肯勞其形神然佛氏之學亦有用處以之待暴客可也以之居危邦可也老氏之學亦有用處以之保衰年可也以之避亂世可也要之其初釋迦



生於夷狄人皆尚殺法不可得而制也則以慈悲化俗老子生於衰周人方嫉賢志不可得而行也則以清靜全身其學術適與時宜相合雖有所偏未見其為害也然而不能隨時從道通變宜民此二氏所以卒歸於偏而偏則生害歟後遂各專一教別立法門其徒世守不失則為老氏者習於無君為佛氏者習於無父而流禍遠矣

佛氏之教失於縱故惡人肆暴而不知懲雖至親遭其殺戮則但曰劫數而已此豈父道哉老氏之教失於忍故善人被患而不知救雖天下墊於危亡則但曰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四 五

無爭而已此豈君道哉二氏之害蓋不待其傳流之失而始甚也

人謂佛氏所見比之老氏為大以其普濟之量周徧廣潤與萬物同一體而心無所著至於寂滅盡而老氏則但能清靜無為專於自守而已此由不知聖人誠明之學耳誠明之學全在幾動處知謹故時行而行時止而止無一毫失正處而佛氏之心則泊然任其所安耳佛氏比老氏雖大其為失心體之正一也

佛氏言空中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是六根六塵俱淨一無所着也然世尊為四大因緣出世

則欲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也為是出世終脫不得濟度眾生之根難以言不着於蕪愛矣着於蕪愛則以蕪愛為安而所成就者惟此一見是亦自私自利而已

佛氏常感常寂與吾儒同其所感而求精處與吾儒異佛氏慈悲與吾儒之惻隱同恭敬與吾儒之恭敬同羞愧與吾儒之羞惡同知慧與吾儒之是非同獨其所未精處如當哀時或有不哀者矣當喜時或有不喜者矣吾儒則必精察之是當哀也吾何為而不哀是當喜也吾何為而不喜其必有蔽乎於是治其已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四 六

私以求當哀當喜之道惕然常存此心則當哀當喜之神藏於中是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矣由是遇當哀自然哀遇當喜自然喜則為發而中節之和此吾儒學問之功乾乾不息正以求未發之中也若佛氏則遇哀而哀者從其心而哀之矣其所當哀而不哀者亦不復求之心遇喜而喜者從其心而喜之矣其所當喜而不喜者亦不復求之心惟一空寂使無擾焉聽其自然生意之動而已至於應事而學問以求中遂謂之外此即告子外義之學也異處只是不精黃父菴謂儒釋道三教皆以止為宗但其用不同耳佛



氏以出世為用老氏以忘世為用聖人以經世為用其體同一止也竊謂止處已自不同蓋佛氏之心主於出世則以出世之道為止老氏之心主於忘世則以忘世之道為止聖人之心主於經世則以經世之道為止體用一源豈有用不同而體能一者哉脩養術以閉三寶為要功非正學也詳見攝生正論

許行之學

許行之學出於墨翟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糲稊而治與夫市價不貳國中無偽之說則皆墨氏尚同之教告子之學出於楊朱觀性無善無不善吾弟則愛秦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四 七 人之弟則不愛之說則皆楊氏遺世之教也許行能使陳良之徒棄其師學而從之所造必甚超脫告子不動心已能不掛一絲頭至其成就則非許行之可及矣

告子之學

告子之學不知所終然其學亦漸進觀孟子中所載四條之問亦畧可見矣杞柳之問謂性中本無仁義但蚩蚩蠢蠢無所用心而為仁義者皆人所矯揉也此即性無善無不善之本旨而不知性本生理非若栝櫟必待於戕賊杞柳而後成也戕賊杞柳則抑遏本

性不能生矣此孟子所以有禍仁義之說也告子聞此則知性不可離根本矣於是又有湍水之問蓋謂善惡皆性所有但由人所為耳此又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本旨也孟子告之以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則謂性之為善本出自然非人所能為也告子因悟生生不已者為性之自然故又有生之謂性之問然自氣而言則善惡皆謂之生隨其自動而無一定之則不見性為主宰矣此又有性善有性不善之本旨矣孟子恐其認氣為生終不離於舊見乃以大牛與人分別詰之則示以生理之不雜於氣者乃

說理會編

卷之一四

八

可為性而告子始知良心之生者為仁矣但猶有分別內外之見故曰仁內也義外也蓋謂人本有慈愛之心遇親而即發用本無恭敬之心因長而始應酬而不知義乃仁之精別處即一本萬殊之道也告子不知此理反疑孟子之言義為義襲是欲外義而不知其實告子已能不動其心本無正助之病特於義上有未精耳夫告子心體已無所累其學問亦不自足觀其初問時以仁義皆人強為問至再三則知仁為在內其所見已漸深而毫釐之間亦易點化矣及孟子以嗜炙為說宜其盡悟而終不能如夷之之



憮然豈其有得於自然之樂而猶以觀理爲煩耶若  
朱子謂屢變其說以求勝則又不知告子矣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但欲澄  
然無事從心所欲耳求氣者義襲之謂也求心者持  
志之謂也持志正所以集義故氣可以不求心亦可  
以不求乎孟子斷其勿求氣曰可勿求心曰不可而  
養氣不外持志理自明矣理由內生所謂仁內也然  
外義則心有不精於物矩亦不能不踰矣故義者非  
他即心之裁斷處也

孟子目告子爲義外謂其以義爲外而不爲也象山目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曰 九

朱子爲義外謂其以外爲義而爲之也蓋告子亦謂  
孟子以外爲義者故孟子力辯集義之非外其言反  
覆開明告子本用心於內者何其終不悟哉

楊慈湖之學

楊慈湖之學謂心本無意必固我着不得一毫氣力故  
凡聖經賢傳有及於工夫者如大易洗心大學正心  
之類皆以爲非孔子之言所見甚超脫然此乃即心  
見性之宗也與檀經何異蓋曹溪以佛氏之言言聖  
慈湖以聖人之言言佛同歸於自然而已非精一執  
中之宗旨也將使人妄意高遠而忽於下學其害教

也大矣夫人性本善心果無蔽順其自然何待脩爲  
但氣質不齊不能皆無不善已私牽擾不免有意必  
固我之累必須用力克治乃能去之故孔子謂行爲  
力行是以工夫言也但工夫只自仁體擴充使其勢  
不可遏耳非工夫惡能拔去病根邪

說理會編卷之十四終

八卷之十四 十



說理會編卷之十五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雜術

後世占卜非古法

先儒以易為卜筮而作未為非是但所謂卜筮者主於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非若後世之論利害也聖人以百姓迷於吉凶之故雖父兄臨之師保誨之官法治之亦不知畏也所畏者惟在鬼神且如蠻夷氏羗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一

國不同俗然皆各信其神以知來事而况於百姓乎故聖人因其明而通之以卜筮先使齋戒以神明其德德既神明則機易觸發而後卜筮之師以言告之則無不聽信趨吉避凶身安用利此聖人所以為神道設教也後世不知易之為教欲開人心而執其象占立為斷例則不過以卜筮推測利害之粗迹耳先師有言著固是易龜亦是易可謂知著龜矣外易理而說著龜則其言豈不贅乎春秋以後卜筮別有繇辭如陳懿氏卜妻敬仲則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曹獻公卜立驪姬則曰專之渝穰公之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卜徒父筮秦伯伐晉遇蠱則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史蘇筮晉伯姬嫁秦穆公遇歸妹之睽則曰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旂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如此類者甚多皆不以易理斷也蓋後人自為繇辭如漢焦贛易林房火珠林之類耳或謂易中亦有此理不以其說為非則固後世之見也夫伏羲作易有畫無辭而因象觀變辭在其中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二

豈易理之外別有一說哉及文王繫辭正以發明伏羲之意而已周公孔子復申爻傳四聖一心亦無他意乃復別繫之辭則易外又添一說矣雖於利害時或測知然瑣碎煩難理非一貫何足以開人心哉其在洪範言卜筮於卜則曰雨霽蒙蹇於筮則曰貞悔兩霽蒙蹇者是以五氣占也貞悔者是以二體占也然其辭則皆本於易矣雖筮法僅存而卜法無考意其必不若後世於易理之外各以私見立說也不然則卜筮亦小術耳何足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哉貞悔詳見揲著遺法辯



易以下筮尚占故著龜常並言之易外豈別有龜法哉  
祭義有曰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  
兩面此言雖後儒所記未可必其為聖經然亦庶足  
以見龜之為易耳易之吉凶定於八卦而洪範言卜  
惟曰兩齋蒙驛克而已兩齋蒙驛克者以氣占也雖  
以氣占而亦以卦斷如筮以貞悔別卦之二體也但  
以龜起卦之例則不可詳耳古者卜龜史先定墨蓋  
取其下體平正呈兆分明故以墨界其上下左右定  
為六位欲使旁歧不相參雜既得吉則謂之食墨食  
與蝕同拂拭而去之有似於蝕也金滕乃卜三龜曲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三

禮卜不過三則卜或有至三者苟未得吉則俟再卜  
故未去墨如洛誥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  
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河朔黎  
水不吉則不言食卜洛而吉則言食也注家謂史定  
墨者凡卜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圻  
若從墨而圻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歧細出則謂之  
墨折墨音問器破而未離之名也夫著龜至公無私  
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至公無私故能傳著龜之  
意吉兆以畫先定於龜則非虛心以待命者矣而况  
兩齋蒙驛克之兆不係於圻之巨細而圻之巨細亦

不待墨而見也則定墨之法不亦贅乎大抵鑽骸觀  
圻之云乃後世殺龜鑽灼之術也龜天下之神物也  
龜龍麟鳳謂之四靈滿尺二者能知天道故王者得  
之以為大寶觀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則一龜世  
世以遺子孫何其重也聖人好生之德洽于人心  
庸忍殺至靈之物乎唐李華作卜論蓋已有疑於此  
矣况龜世所難得必皆殺之將何以待後卜乎竊意  
灼龜者必以焦火炷於燧契而稍熏龜以蒸其氣然  
後視兆焉契者鑿也燧者契之銳頭也但以此藝荆  
吹熾耳豈必以火鑽及龜骸而使圻哉聖學失傳易

說理會編

卷之一五

四

道俱晦在春秋時如左傳所載陳懿氏卜妻敬仲晉  
獻公卜立驪姬之辭皆自為一家之說卜無與於易  
矣然諸侯之國猶有守龜大夫之家亦或居蔡未聞  
其以死龜卜也况經孔子序易盛稱著龜之德而其  
法豈盡廢乎然則鑽骸觀圻之說起於何時世當極  
否人不畏天暴君蓋有惡卜不中而燒龜揚灰者聖  
王既不復興神龜亦遂不出龜不易得法遂不傳民  
間或鑽小龜自為一術以誠推測亦能前知故遂相  
仍以為古法耳周禮卜師掌開龜致墨墨氏掌藝燧  
吹契占人掌占墨占圻是皆鑽灼死龜之法也而命



龜作兆則掌於太卜其所掌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  
 頌千有二百其書雖不傳而其意可想也蓋龜有十  
 二月之兆又乘之以十千如甲乙丙丁之屬則為百  
 二十又乘之以十事如六親六畜之屬則為千二百  
 後世所傳龜經尚皆本此雖兆或異名而龜皆用死  
 所未得者周禮之所謂頌耳然其見鄙猥出於衰世  
 就使果得周禮之頌亦不過如陳懿氏晉獻公之繇  
 而已觀漢時猶有大橫庚庚之說亦全無意義也皆  
 何足以語易哉周禮成於戰國之士宜其說之詭於  
 聖人也龜策傳則周禮之末流耳其識抑又下矣其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五

兆視首之俛仰足之開胗身節之疆折內外之橋垂  
 則固觀其所灼之坻也而不復言史之定墨矣待定  
 墨而觀坻則墨固可廢也而定墨之本意亦豈果為  
 坻哉以後世龜法與易大相戾故著其說以俟知者  
 講求云

大禹謨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洪範  
 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既謀於心又謀於卿士庶人志既先定而謀又  
 僉同則何待於卜筮哉此見聖人之心至虛無物不  
 敢以人謀自私也若謂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則將有

執其私見而不聽命於天者矣舜又曰龜筮協從卜  
 不習吉是不再卜也而金縢則言乃卜三龜一習吉  
 其所謂卜三龜者非立三人以相參考也正如洛誥  
 所謂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豈再三之瀆哉蓋即一  
 事分條而異其命辭耳在舜卜禹而得吉則不必再  
 卜此則卜澗水東瀍水西之外又卜瀍水東以覆驗  
 洛之吉否則不嫌於相襲也故曲禮曰卜筮不過三  
 謂卜筮皆可以三為節亦豈謂必期於三哉然又曰  
 卜筮不相襲者蓋以卜人筮人各有專職故惟卜與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六

卜襲筮與筮襲而卜襲筮以筮襲卜則其法不相  
 通焉若卜筮互相為占則禮之所有也禮先筮而後  
 卜洪範亦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之說著龜固並  
 用矣但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曰大事卜小事筮而左  
 傳因謂之筮短龜長則二者並占以從龜為長耳卜  
 筮互相推決故各立官著為枯株不若龜有靈性故  
 尤以龜為長而小事則止以筮可也易以著龜並稱  
 其德本無高下著短龜長之說蓋自俗傳而著龜遂  
 分輕重宜惟以龜有血氣之靈著為枯槁之物哉夫  
 著龜所占皆本於易但龜主於象著筮於數象則窮



於五行數則觀於二體其所推極亦係於人之精神耳聖人不生龜亦不出而龜難著易業亦異傳意必當時卜師之術遠而深筮師之術近而淺推測各窮其術而事之大小因亦殊焉故大事卜小事筮禮家遂著為兩用而不知著龜之德豈有二哉龜筮之法不知起於何時觀舜言龜筮協從則唐虞之前二法蓋皆有之或謂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著筮雖未可盡信要之龜法在前筮法在後先有象而後有數亦事理之所或然耳

周禮龜人禮記月令俱有覺龜之文註以為攘卻不祥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五 七

此禮誠不可曉龜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筮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龜千歲乃滿尺二寸故著取六十莖以上長滿六尺即可用龜得長七八寸即可寶矣天生神物末世常靈苟有不祥必能呵禁何待於攘却哉意者世衰道微地常愛著生既微龜亦遠去取者不能中古法度則著龜多有不靈者矣因是殺牲取血以燬之將以假靈於血氣耳至龜策傳則言用梁郊被龜而灼亦此意也其曰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又則不神是當時未有覺也然而卜已皆棄去

之則待著龜何以如是之輕哉又曰古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十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則龜又非難得之物也其說亦自相抵牾矣又曰龜能十言十當而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又曰庚辛日可以殺龜及鑽鑽者以鑿開龜之下體而去其外甲即剝刺之義也是則所灼皆死龜矣又曰若已卜不中皆後之以知又曰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懲後龜則一龜可以數灼也以死龜之甲而又加之數灼其不靈宜矣乃欲假血氣而後之何益乎此足以知其法之非古也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八

末世卜筮多用小術或以鷄卜或以虎卜或以碁卜或以紫姑卜或以牛蹄卜或以灼骨卜其他擲錢聽鏡相字觀梅望氣聞聲求籤問筮多因推測而知然往往有靈驗此其故何哉陸龜蒙曰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惟在精誠而已精誠則能先知誠則明也因所感而觸耳故雖不法著龜而神謀亦自相協但所以開物成務者主於天理則是易矣昔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



龜筮為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道之以善聖人既沒易學失真雖卜法無傳而筮亦不盡合古矣要之君平所謂卜筮者蓋皆後世之術也然其言則固易理與專言禍福者不同矣

織緯術數之學

人言禍福有奇驗者如織緯之書術數之學亦能先事而知然亦因幾而動即往可以知來即感可以知應皆實理顯著而假人之聰明以發竅者也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則機緘未露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九

之前亦無由知也聖人於此等處未嘗強求其知聖人之所知者惠迪言從逆凶而已知其所起乃為知幾此至誠之前知也若今日晴明日雨則固聖人所不知也然則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聰明之偶發一竅已是用便近二矣人雖以為神然亦不能悉中非必然可求之理此聖人所以不語也

易緯

周易緯述陰陽日辰數讖及太一行九宮之法其書出東漢哀平之世蓋讖緯之學也讖緯之亂易道自此始或以為孔子以前作則偽作之人自文其說耳

焦延壽易林

焦延壽易林以八卦變六十四卦朱子易學啟蒙卦變圖蓋本於此此即文王後天卦序之意也可謂知貞悔之義矣但每卦各自為詩不用文王周孔繫辭是即左氏載卜楚丘筮成季之將生所謂同腹于父敬如公所卜徒父筮秦伯之伐晉所謂千乘三去獲其椎狐之類蓋附為一家之言雖所占驗畧與詩應亦胡一桂所謂偶然如讖辭之適中耳非易道之必然也

京房火珠林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十一  
京房易傳以八宮卦為序世所傳火珠林也以三錢擲之而求卦其法以納甲分六位以六辰配六親以世應生剋陰陽盛衰斷吉凶蓋以己意湊合而成斷例比於焦易雖加密而益遠於易矣房之術以候風雨寒溫各有效驗則圖象辨疑固有說矣何則天下之小術雖閱擇日辰筭布五行尋察地脈以至猥瑣邪僻之書無不借易以為說蓋天下之物無有不麗於陰陽者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為精深所以眩惑斯人而取售於世房之所以用之之驗者廼其術也而非易也斯言盡之矣又朱子曰京房輩



說數從他那影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便算得靜便算不得此即邵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之意也凡術數之學只從動處起故謂之推測

### 楊子雲太玄

楊子雲太玄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以三起數三三為九而窮於九九八十一為八十一首首各有名以擬易六十四卦每首而係之方州部家如中之畫為三應之畫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十一

為三失之畫為三之數是也于象于義初無所取特不過以四畫分之有八十一樣借以識八十一首之名耳朱子謂易中只有陰陽奇耦四象楊子雲見一二三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謂之天地人事要分作三截又曰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只此數言可以見玄之妄作矣

### 常法和所傳靈其經

晉襄城道人常法和所傳靈其經或謂其先張子房受於黃石公而東方朔得之以為占兆者也自淮南八公以後秘而不傳至晉太康中始有衣黃皮老翁以

竹筒盛此經授之法和其法以十二著刻一面上中下各刻四著一擲計其所得一二三四之數一為陽二為陰三為重陽四為重陰以上中下分天地人三位猶易三爻而成卦也或有上中而無下或有中下而無上或有上下而無中或止一位或漫而無字凡一百二十五卦雖以陰陽位次推斷吉凶而卦立別名自為一術蓋擬太玄而識尤淺陋者也然在南史已載經中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繇則此經自晉傳來信矣宋藝文志五行類有靈其經一卷其即唐志東方朔之占書乎故晁氏曰東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十二

方朔撰晉顏幼明宋何承天註唐李遠叙今觀其繇辭皆鄙俚類非晉宋以前有道者文字其必漢魏之季五行家所作而依託東方氏以為重歟顏何之註亦無取焉若李遠之叙意亦偶因一時靈驗而發耳觀元儒胡一桂著翼傳外篇歷叙諸家卜筮之書自太玄以下洞林洞極元包潛虛之類無不論述而獨不及此經得非以其無關於大道而不足錄耶

### 郭璞洞林

郭璞洞林亦火珠林之遺法也但其斷例於卦體上隨意取象比火珠林更加密耳皆非易之正理也



關子明所傳洞極真經

洞極真經莫知作者元魏關朗子明之所傳次也其為極也又起於洛書之數以北方為生之式西南二為育之式東方三為資之式而極有一畫矣又以東南四為生之式中央五為育之式西北六為資之式而極有二畫矣又以西方七為生之式東方八為育之式南方九為資之式而極有三畫矣每一極演而為九三九二十七而極終亦猶近世蔡氏皇極內篇演洛書之數至於九九八十一也蓋漢魏以後好奇之士所作自以己意畫卦立名而為之傳觀其以三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五 十三

衛元嵩元包

衛元嵩所作元包祖京房八宮卦不本於易而自為之傳其文字奇詭音義譎怪所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者矣定道哉

司馬溫公潛虛

司馬溫公潛虛以河圖生數五成數五合五十五而各立一名蓋溫公最好太玄揚子虛作太玄以準易溫公作潛虛以擬玄其以王公牧宰侯卿大夫士庶

人分十體亦猶玄之以方州部家分四位皆假說之名耳無所係於義也玄之數起於三分於九成於八十一故為八十一首虛則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定名而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七音為變猶玄之每首九贊也其變其占皆以意湊初無自然法象朱子謂溫公喜太玄全無見處觀此一言則潛虛之為臆見可以例推矣自易緯至此八書有聖人作而同文則必在所廢矣

邵康節皇極經世

康節皇極經世之數起於一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所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五 十四

謂一者太極也一動一靜之間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不過一本萬殊之理而所謂萬殊者亦不過陰陽之變耳明道謂其加一倍法一言以蔽之矣加一倍者陰陽也陰陽之上又加一倍則分老少而為四象矣四象者天地之大限也故於德則為元亨利貞於時則為春夏秋冬以此觀天下之物則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足以盡天地之體用暑寒晝夜雨風露雷足以盡天地之變化性情形體走飛草木足以盡萬物之感應元會運世歲月辰足以盡



天地之終始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足以盡聖賢之  
事業以至聲音之類事事皆分爲四因其機統隨其  
消長而推測之來物亦可得而知也然聖人之道一  
以貫之其能前知亦惟即所因之禮損益隨時而已  
殊途同歸何恩何慮豈假於識緯術數之推測哉故  
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氣數所限一定而不可易者  
雖聖人亦何能致力邪若及亂爲治變危爲安則聖  
人固自有道豈忍謂其時不可爲而遂棄之哉在易  
泰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此氣數之常也然而艱貞  
則吉于食有福不謂其時之必陂而不求艱貞之福  
說理會編 八 卷之一五 十五

也豐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氣數之常也然而不  
憂宜日中不謂其時之必消而不謹日中之照也觀  
此則知康節之所言蓋聖人之所不必知也觀其論  
萬物之變化象數之分合亦有牽強倚湊處故蔡季  
通謂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學  
者多所疑惑而朱子之論康節亦曰以術處事如張  
子房亦不可謂不雜蓋亦有以窺康節之微者矣况  
無康節之靜虛而欲因其說以求知則徒有推測之  
勞而安能有貫通之妙哉

邵康節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脩短筭

得來無一毫髮差錯如臨終時諸公在廳上議後事  
恐喧之盡出外說話他在房中盡聞得程子謂其非  
怪事只是以虛而明故聽得也竊意此即是蜀山人  
董五經之能先知而又以加一倍法推測所以一一  
皆驗也夫既知之安用數推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  
知耳此康節之數二程所以不肯傳而明道謂其於  
儒術未見所得也歟然自焦京以下言易者惟康節  
爲切要耳

康節以聲音分四象平上去入聲之屬於天者也開發  
收閉音之屬於地者也有有聲而無字者風雨雷電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十五 十六

之類是也有有音而無字者鳥獸虫魚之類是也然  
無物之先未嘗有聲形氣相軋而聲生焉當人生而  
靜始發於聲其聲尚未成字其字尚未成言以其氣  
未完而其識未全也則聲音之成其在有生之後歟  
然而平上去入開發收閉之四象則固因其形氣而  
有此限節矣故因是推測亦有可前知者而非謂某  
聲某音必爲吉某音某字必爲凶也聲音之學古所  
未有至沈約始爲四聲之韻鄭譯始爲七音之書以  
喉舌齒唇牙自相調諧則清濁輕重可以默識非言  
語可傳也康節聲音之說蓋本於此以干支互相推



測以盡聲音之變而數入於微則約譯之所不及焉  
 然亦但可以為有此象耳而欲求道於此則窒礙矣  
 康節以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為十二會每會一  
 萬八百年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戌而入  
 消物盡此以一年十二月推之而知其然也夫人消  
 物盡之後是為混沌凡天地間之渣滓已皆淪入窈  
 冥無可聞見然其升降往來未嘗止息即是斂藏之  
 陰陽也如人向晦宴息而其通乎夜之知但寂然潛  
 伏而已至於子半氣機火開即天開於子之時也清  
 氣漸開則濁氣漸降天地分形是為地闢於丑矣天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十七

殼者蓋即開闢初水中始生之遺蛻也或以為未混  
 沌之前銷鑠不盡之物則元會已終尚有未融化之  
 渣滓乎蓋自天地之大分言之從微至著自有歸無  
 雖有盈虛消息而陰陽相舍同一生意實豈可以先  
 後言哉

世傳康節有梅花數謂之觀梅之學此亦五行家推測  
 之一術因郭氏洞林而小變其說者也夫洞林乃火  
 珠林之遺法觀梅之以後天八卦分五行未有改也  
 所不同者卦則從上以起動則據數以輪悉依卦象  
 配時物之名專主動爻定體用之位以所問之象數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十八

分於先天後天以所候之中未驗於互體變體而吉  
 凶則一以五行之生剋盛衰為斷焉蓋自為一術而  
 斷例則亦猶洞林晉陵得鐸會稽出鍾之類耳於易  
 中奇偶之交剛柔之應凡至理之所在者固未之及  
 也今觀康節所精止是加一倍法乃從陰陽消長之  
 幾論進退存亡之道遠窮天地之變旁通萬物之情  
 類非小數自宋以來諸儒亦未有言其學如觀梅者  
 故胡一桂翼傳外篇作於元皇慶間歷叙諸家卜筮  
 之書尤詳詳發明皇極經世之旨而於觀梅之說畧  
 不一及焉則此術信非康節之舊也邵伯溫有曰先



君之學微妙變通無明意言象數之蘊而知易之體用與成卦立爻之所自卒無所傳乎時未嘗妄以語人故當時人亦鮮知之雖不明言其術然亦即其欲傳明道而明道不肯學者也豈於加一倍法之外別有異傳乎然則觀梅之書其必元末人所為而假康節以為重者歟

蔡九峯洪範皇極

九峰蔡氏沈洪範皇極以三起數蓋本太玄洞極潛虛而作以明數學但其列八十一數名而變至六千五百六十一周一歲之運比於太玄洞極潛虛稍近自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十九

然耳原其意以河圖為象洛書為數故撰此書將以補易之所未備也殊不知象乃數之定體即所謂剛柔立本者也數乃象之流行即所謂變通趨時者也數在象中本非二物故洛書即以明河圖而河圖之外豈別有數哉似亦贅言矣沉之先君子李通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名皆不知而作者也乃復自謂洛書數之原而沉復別為此書是將有加於易也豈李通言易亦未知洛書本止發明河圖而沉遂以洛書專言

數邪

諸家卦氣不同之說

自焦延壽以後京房揚雄司馬光皆有卦氣直日之說其所分級大抵隨意為之非自然法象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延壽分卦直日之法以文王卦序乾坤屯蒙起至既未濟除震離坎兌四卦外餘六十卦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坎兌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此費直易林序之說也項平庵則謂焦氏卦法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二十

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濟直癸亥盡六十日而四正卦則直二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與費氏一爻直一日之說不同夫以一卦直一日六十日而盡六十卦則一歲當有六週而卦氣不係於周天之運矣不知平庵何所據而為此說邪京房卦氣之法大抵本於易林其震離坎兌之直二分二至無以異也但每卦直六十七分六十卦而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蓋焦則舉成數而約於三百六十日京則比焦為密耳京所用卦皆用太玄卦序起中孚自復



此以至蹇頤與焦不同然京止以六十四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雜則以六十四卦配之不除震離坎兌四正卦直二分二至也故其四正卦所應節候與京不同雜每首九贊為四日半八十一首共七百二十九贊為三百六十四日半少歲日四分日之三而六十四卦均配於中以其數之不足以合周天也則加時贏二贊贏為半日時為半日之半正合四分日之三之數亦甚牽強矣至司馬光潛虛圖則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為名除元餘齊三名無變外其餘五十二名皆有七變共三百六十四變以當三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二十一

百六十四日少歲日一日又四分日之一則以餘之一名足之故其辭曰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之餘也則與雜之時贏同一牽強耳惟邵康節皇極經世以伏羲先天卦重六十四卦以為圖最為自然然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相乘以盡六十四卦而一元之歲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為終一歲之日以三百六十為限則亦言其大約耳未嘗紀閏餘也伊川謂康節曆不會差而蔡季通所用依康節三百六十之數亦猶焦易之以三百六十分而直三百六十日之例是未可以語造曆也

又何以必其終不差邪此曆家所以謂季通的不得也蓋以卦氣之說明周天之運則可以為曆法如此則不可蔡九峰洪範皇極圖起於一一而終於九九亦以八十一象周一歲之運皆大約言之不可以為曆法盡於此也

諸家各因象數撰著不同之法

焦京郭邵以卦起占皆用五十策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十有八變之法自京以後多以錢代著蓋後人務徑截以從卜肆之便耳其以著起數者楊氏則用三十六策虛三分二掛三揲三四度之法司馬氏則用七十五策虛五分二掛一揲十七變之法蔡氏則用五十策虛一分二掛一揲三八變之法楊馬揲法牽強為其蔡法於理頗順自然然於易道之外未免有所加其術終有不同耳

天文

古者曆象日月星辰所重在於敬授人時故溫涼寒暑得其正而後作成訛易順其常時有愆忒則生育違氣有氛祲則淫邪作非細故也是以聖人脩政務求合天君臣一德罔敢不誠觀先王庶績成熙之言可以見其所重在此因時自考非苟應虛文而已



至於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各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纏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為商星參為晉星龍為宋鄭之星鶉火為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為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為術家之所晦矣春秋昭十七年字星加心說者以心為天子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二十三

明堂之象其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夫彗孛之流氛祲之大者也其為咎徵明矣而王室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加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為占必在是則不可曰然則洪範言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而註家以為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其說非歟曰星之有好風好雨以時言也其月風雨以時則為從星所好云耳豈可以箕畢二星定為風雨之占哉知此則凡天象之變但當求占於氣不必指應於星矣

日食

日光為月所掩則食古者日不常食以陽氣盛而月不能掩故也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日食者止三十六可見其時猶不常食也一食即為大變惟伐鼓可以助陽故救日必伐鼓而又人人走且馳焉皆所以助陽也書言誓鼓齊夫馳庶人走是也此可以見古人燮調之理矣周官救月亦伐鼓者非為月也亦恐日與月相射則陽氣反為所奪耳否則疑於助陰矣

說理會編

卷之一五

二十四

日食雖有常度然有不入食限而食者如春秋莊十八年僖十五年二食杜元凱以長曆推之皆不入食限至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漢高祖三年十月十一月漢文帝三年十月十一月皆類月類食固不可以常理推也此古人曆法所以但貴於隨時考驗歟

歲差

歲差之法起於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家相傳以為有常度可推者也古曆簡畧不言所差自晉虞喜始立差法定以五



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復定以一百零九年隋劉焯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千數年內經數十人初無定法至於

本朝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據元授時辛巳曆距洪武十七年甲子積一百零四年推演仍又不合迄今嘉靖甲辰又閱百六十年大約七十年差一度術益精密而差竟不齊何哉竊意歲差或因天地之震搖或因日月之薄蝕氣機偶息其差甚微故不知其所起耳如周衰以後日有不入食限而食者皆卒然之變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二五

也不然則其行有常何至於屢算屢差哉此古曆所以隨時占候脩政以與天合而不強求其精也歟故雖康節之曆伊川謂其不差蔡季通深信用之而曆家以為用不得蓋以此耳

納音 附月忌

六十甲子納音之法不知何所起蓋皆鄒衍以後談天之術也沈存中以為隔八相生瑞桂堂以為大衍除數反覆推求殊無意義其必假異術以欺人如遁甲飛宮之類歟乃至金加海中火加爐中等號則漢景以前所未有蓋後人以其難記而附益之以便讀

耳日家以為納音泄天機之妙術豈非誇大之辭乎若脩養家納甲之法則借月之盈虧以明火候理却可通而火珠林以配渾天甲子亦此義焉然皆符象立意自為一說其傳不出於聖人不可謂易中所有而以此之既視易也况術家之說理不可通者甚多而可盡信哉後人乃欲強為之解如衛道夫以月忌為圖之中宮立數亦非自然法象祇臆說耳

擇日

擇日起於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其初為法亦簡蓋事有當順時者則擇時而行有當順月者則擇月而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二六

行有當順日者則擇日而行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大抵取於無拂陰陽之正而已其實宋嘗有所拘忌也其後諸家自為一術各以私意于時至於鄒衍談天動來厭勝語益紛紛不相合矣故各伸其說以決猶豫則可會通其理以定吉凶則不可蓋時日干支孤虛旺相其有盛衰亦氣運之自然耳而吉凶則由人事所致豈係於時日哉故順時者謂盡人事也人事盡則天之所助在是矣故自漢晉以來行兵拜將有避歲星有不避歲星者有避甲子有不避甲子者有避往亡有不避往亡者有避四廢有不避四



廢者皆未嘗以是而異吉凶也若拘於諸家之說則彼此各有禁忌百年不得一吉將廢所爲之事乎此徒惑人併其事猶豫而不能決非聖人教人擇日之意且太乙遁甲多用洛書飛宮之法逆順互用陰陽勝負固分主客此豈大禹叙疇之本旨哉聖人圖書所以明道乃爲術家之所侮弄顧欲假此以定吉凶不亦遠乎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脩人事之效也和則地利亦不足言而况天時乎註家亦以時日干支孤虛旺相言天時則似古者行兵信用此術而附會成書自神其說者矣然觀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三 二十七

武經七書未嘗一及於此則所謂天時者何所指耶意必謂陰陽風雨晦冥之可乘者耳使泥日時而行兵則十必九敗雖兵家亦豈肯爲此誤人之法哉故沈頴曰古者將有事於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精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斯言得之矣古之擇日者既得吉又重之以卜則猶恐風雨之有不時事變之有不測不敢以入謀決耳此皆實理之宜而豈惑人之術哉

風水

堪輿家以氣遇水則止乘風則散言地理者皆曰風水風水之說本於利心近世士大夫多爲所惑以爲有至理存焉不謂郭璞爲誣世之言也夫氣聚成形形散歸盡形之所散藏於大地地之所發游於太虛虛則必感感則必生生則復聚故藏於地發於天鍾於人此常理也禮記曰死必歸土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非藏於地之謂乎又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非發於天之謂乎又曰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非鍾於人之謂乎然地則有肥磽疏密之異且不勝其雜揉矣天則有明晦慘舒之異候又不勝其

說理會編八 卷之十五 二十八

雜揉矣男女構精之初所感則互有邪正純疵之異德又不勝其雜揉矣密也肥也地之吉氣也疏也瘠也地之凶氣也明也舒也天之吉氣也晦也慘也天之凶氣也正也純也人之吉德也邪也疵也人之凶德也地以吉發天以吉應人以吉承則所會者中和之氣謂之五行之秀而聖賢所由生矣地以凶發天以凶應人以凶承則所會者乖戾之氣謂之五性之偏而愚不肖所由生矣其間或以吉而遇凶或以凶而遇吉或吉多而凶少或凶多而吉少其界限之錯入分數之交加彼長此短其變不窮是以強弱壽夭



之殊遭貧富貴通之異受一出自然不知所起不惟人不得而知雖天亦不得而知也天且不得而知而地又安能為之主乎以地專生物之功而權不在天豈不拂乾坤之正乎若夫山川各有分疆水土因而異劑百里內外風遂不同此則地氣使然也然則大化渾淪氣相通貫一方靈秀人人可鍾豈祖宗之朽骨各私其子孫而往寓靈哉葬經有言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先於山粟芽於春此人所據以證風水之必有感應者也殊不知天地氣機固有偶相感者就如祖宗墳墓或為盜發或被水漂子孫惕然不安動

說理會編

八卷之十五

三九

於四體者亦每有之蓋人本於祖一氣流通形骸未盡餘爽猶存其相感宜矣然人鬼已分二體用各不同沉陰向靜鬼亦不靈欲以葬地陰朽骨而資之以福子孫則理之所未有也理之所有者必其祖宗嘗脩陰德氣流子孫及其積久而發耳譬之果木然以實之大者為母則種所轉生其實亦大以實之小者為母則種所轉生其實亦小豈有母木既死而其枯根所藏之地能蔭子木之實哉忘其本之所自而求福於幽陰隔絕之區惑亦甚矣或以富貴之家葬地多吉所以能惑人者正在於此自郭璞著葬經之後

人皆有風水之貪至於宋元其濁滋甚雖大儒如朱晦庵吳草廬亦津津喜談此又滋人之惑者也夫有財而圖風水孰不為之而又捐高崇卑以改觀栽松植栢以從望則風水益增其美矣其家富貴相仍子孫不絕皆以為風水所致而不知所以富貴者實本祖宗積德蓋由富貴而得風水非由風水而致富貴也乃歸功於風水可乎世亦有先得風水而後致富貴者蓋偶然耳不可遂以為常理也觀宋京丞相仲遠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富貴哉古人亦有擇風水者為定生人之居

說理會編

八卷之十五

三十一

耳夫地太高則多燥居之則生煩燥之疾太卑則多濕居之則生壅腫之疾以之栽果樹則不成以之畜鷄豚則不育豈所以利生民哉故幽都之相陰陽洛邑之營澗澗楚丘之景山京皆為生民計此人道之所以為邇也今以死骨而蔭生人則天道遠矣有求於遠必欲得五百年尸棺不朽之地或灌水銀以駐不壞之形使可以延長其福蔭可謂能知死乎聖人言知死者謂之原松反終以歸於大化也苟可物而不化則何以云死欲速朽乎况人死歸土無百年不朽之理而欲五百年不朽則又惑矣墓祭非古蓋其



所貴者神也魂升魄降上下攸分故葬則立主以主  
依神則形雖速朽可也凡子孫之所以獲福者皆神  
之所錫而欲倚墓以為福則亦依神於墓耳是福在  
於神不在於葬地也以葬地求神苟有誠敬神亦無  
所往而不依但不若事主而求神於上者之近且易  
焉此至理也惟洞察幽明之故者能知之故制為定  
禮而世乃輕主而重墓何哉且葬理之禮起於纍裡  
之掩蓋不忍棄其親而不葬也其後棺七寸槨稱之  
無使土親膚則亦因此心而加厚耳固未嘗資其蔭  
也故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曷嘗擇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地哉今之擇葬地者必曰葬地不吉則體魄不安體  
魄不安則子孫不靖此理固誠有之使果出於此心  
尚未失葬理之初意也然究其本根則皆為利耳何  
則欲求體魄之安則如司馬溫公所謂免於五患足  
矣而必謂其地當與其地當絕其地利長枝其地利  
旁枝此何心哉心惟溺於所好遂為術士所愚假非  
古之新物象無情之舊山以為術士所愚假非  
故可以顯武將於是謀人墓地構訟連年家業先傾  
亦不自省甚至屢搖父母之屍而遷以徼福陰遺兒  
弟之禍而剪以為仇則天理泯滅盡矣有一念之利

心而極於無所不至庸衆人為其所惑不足惜也士  
大夫亦惑之士大夫為其所惑不足惜也賢人君子  
亦惑之邪說之害人豈不甚於洪水猛獸之災乎使  
聖人果以此術為不可廢則以其說明示天下可也  
然而絕地通天之教惡所用於其術故故人知為善  
則以善感善而和氣應之人或為惡則以惡感惡而  
戾氣應之雖所遇之氣容有不齊而所惑之心未嘗  
不正則亦足以通靈獲福而鬼神之所佑豈在於骨  
肉所斃之地哉羅大經於鶴林玉露論此最為明正  
可以破世俗之迷而盧柳南謂郭璞精於水源地脉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三十二

之數猶不得其死此與楊誠齋論同則益足以明其  
術之無驗矣不信聖人之學而信郭璞之言惑世誣  
民之罪將誰歸乎雖然剖身藏珠迷而不悟者多矣  
安得郭璞復起而悔其術之無驗哉

風水之說若以教人尊祖敬宗似亦一術但鬼神情狀  
原不如此而又以禍福惑人此其所以害道也借尊  
祖敬宗之說以文其求福之心則加一自欺害又甚  
矣

祿命

列子有力命王充有祿命皆極言必定之數此謂氣數



之一定而不可易也至於流行之理則人事可以勝天非氣數所能限也夫祿命之數起於有生之初當其未生胎元雖具而形氣未全神知未發此時尚屬混沌不可得而推測也形生神發則有象可憑而數因之起矣蓋陰陽之氣默運於歲月日時之中彼此相交互為勝負故得其氣者或昏或明或強或弱萬有不同矣然自有生而推之則陰陽進退勢有盛衰精於曆者可得而知也昔人為祿命之術其亦有所因歟故李虛中以人始生直日夜支干衰旺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豈可以為無是理哉然終

說理會編 八 卷之一五

三十三

屬以人測天智必有所不及况天地之變難盡預期雖多言或中而立命在人所遭亦異其術亦必有坑卒不皆犯三刑貴人不皆當六合如吕才所云者此人所不必求也求之則徒足以生禍福之惑滋功利之圖於先難後獲之學亦大有害矣聖人所謂知命者知天命也天命非盡性者不徒知懼人之游心高遠也猶罕言之而况於壽夭貧富之無益於求者乎夫氣數盛衰亦理之常也自善人遇之當其盛時則道行而顯於功名當其衰時則身退而免於刑戮其所處常吉矣自惡人遇之當其盛時則志肆而無所

不為當其衰時則人怒而無所可避其所處常凶矣然則吉凶之發蓋在人事之善惡而不在氣數之盛衰也故聖賢但言脩身立命則天命在我而何氣數之能限哉若限於氣數而必不可易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

談命者無推五星經度若論七政理亦相須但七政之外以歲序羅計為餘氣而混為十一曜則誠有所不通者焉宋景濂作祿命辯議論極精當而世人迷於舊說終不能廢邪說入人之深有如此哉

相術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十五

三十四

相術比之祿命尤有實理可稽故精其術者亦每奇中但人深信喜談必為禍福所惑將有委於定命而怠於脩德者矣人能脩德則有形容忽變如裴晉公之以陰德改相者故相當先論其心烏在其以形體哉自荀况作非相以後曹植杜牧韓愈皮日休論相皆原於心庶幾知本矣孔門聽言觀眸子之法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占所以觀人者蓋如此此豈外於心哉學者以此自考則於相思過半矣

占夢

夢者人精神所寤而可占者即幾之先見與見乎瞽龜



動乎四體義同占之下者參之以夢故太卜掌三兆必兼三夢之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此武王夢卜相參之證也而又專設占夢之官以掌占六夢之吉凶正月詩所謂訊之占夢者是也但太卜所掌之三夢即占夢所掌之六夢也占夢所謂正夢乃無感而自至即太卜之致夢也噩思寤喜懼五夢自其本有此心而言則有所倚即太卜所謂疇夢也自其偶因物觸而言則有所感即太卜所謂感夢也其占亦如是推之而已若泥於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生尅亦小數耳豈不滋惑哉夫高宗之夢良弼有誠心之感也

說理會編

卷之一五

三五

牧人之夢魚旗無心之感也晉文公之夢伏楚子爭勝之感也楚襄王之夢高唐情慾之感也占者奚待於他求而後知吉凶哉若孔子之夢周公自孔子而言雖出於望治之誠而春秋之世政在權臣夢雖吉而遇則凶此即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數其大致可知已豈若左傳昭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趙簡子夢童子保以歌而史魚以日月星辰之賓主對待論生尅占其六年此月吳當入郢而又知其弗克乎至於兩楹之奠則夢出於無心而孔子之自占知其將死則固合乎天命矣豈有他術推測哉故夢有祥有

不祥而占有應有不應君子亦求之至誠先知道而已若占夢以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受之及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則衰世之感道也夫夢本神幾可以觀德雖聖人亦不能無莊子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此志世者之言也文中子曰至人無夢張橫渠亦謂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不願乎外也則皆莊生之遺意耳孔子自言甚矣吾衰則志不在於周公此其所以不夢也豈聖德至此方至而始不願於外乎且兩楹之夢在其臨終則將謂其時聖猶未至而於矩尚不能無踰邪蓋聖人之

說理會編

卷之十五

三十六

夢猶其書之有思也但不若世人之擾擾耳

說理會編卷之十五終



說理會編卷之十六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諸儒

文中子之學

文中子王通教授河汾以道自任隱居求志若將終身所著中說皆非空言又文辭簡約將以反朴還淳其門人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杜淹陳叔達諸公唐貞觀時攀龍附鳳翼成三百載之基業皆通啓之也亦可謂有用之學矣阮逸稱其為孟軻之徒程子稱其為

說理會編 卷之十六

一

隱德君子先師稱其為賢儒豈過許哉但當其弱冠時有志經濟挾策以干隋文失於不待其招蓋本不羈之士而招尤速謗實在此矣隋唐通錄謂其有穢行為史臣所削故不立傳夫通之穢行未必有之然或少年事亦不可以為終身難改之過惟以通第疑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無忌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疑直言非幸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無忌掌樞隋書列傳其削通世家不足怪矣當時魏徵雖總領史事叔達亦與撰焉然皆避無忌之權不能執奪房玄齡杜如

晦輩亦未有救正者亦可見房魏諸公信道不篤不能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蓋有由焉或疑歐陽永叔宋景文脩唐書房魏諸公傳中畧不及通姓名因謂其非通門人則唐人皮日休司空圖皆以房杜數公為其徒劉禹錫亦謂其門多偉人今觀中說所與諸公問難之辭亦非泛交之語其為門人信矣惟晁氏以關朗李德林薛道衡三事稽其年次似有不合者今亦各有說焉其曰聞禮於關生蓋傳聞云耳豈謂其面問一百七年前之人哉李德林之卒傳載於開皇十三年轉懷州刺

說理會編 卷之十六

二

史後歲餘則此時通約止十一二歲耳然曰歲餘而不知言其年亦不知其言之信不也薛道衡傳以忤煬帝縊殺其子收出繼從父孺長於孺家不識本生然考之唐史言收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則非不識本生者也意者德林道衡傳皆無忌所撰故為亂辭以疑人之信中說邪夫德脩而謗與自古有之當權勢相軋雖門人亦有自避形迹而不能使惡言不入於耳者苟非因言以考其行則闇然君子為記皆於後世邪

周濂溪之學



周子太極圖圈外有圈圈復有大有小又加圈於陰陽之中亦頗支離而周子之說義則其精也朱內翰謂此圖之傳自陳搏中放穆脩而胡五峯亦以為先生非止為中放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此言未為非是朱子據潘清逸稟誌謂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乃斷然以太極圖易通皆為先生所著而於易說則曰世無傳本竊謂易說即太極圖說也蓋潘誌言太極圖易說不謂之太極圖說則因有太極圖而為易說也是周子之意亦以太極圖為未盡善矣特以出於師傅不欲顯言其非而作易說理會編 八 卷之十六 三

說於其後以見意耳於圖蓋有光焉以結語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一言觀之則又易說之證也然則周子豈復別有一易說乎論太極圖詳見第一卷理氣條下通書之言得聖人之奧可謂能入室矣宋之諸儒其有能及之者雖與學庸語孟並行可也

程明道之學 明道之學近於一貫觀定性書可謂內外合一矣有論定性書之說見第三卷謹獨條下 程伊川之學

伊川之學執持不失其正但於文義上講求未可盡謂德性用事也此孔門游夏之流自此精進不已久之當自上達耳雖明道亦不能強其合一也

總論伊川康節

先師嘗謂伊川似子莫康節似鄉愿蓋以子莫為執為我兼愛之中似無所偏然當其為我時仍執為我當其兼愛時仍執兼愛是皆豫有所待而擬議以取正於迹循守繩墨而非隨時以處中也又以鄉愿看作鄉中一謹厚脩飾人人皆悅自外觀之人品甚高非聖人不能識而伊川之拘轍迹康節之混世塵各說理會編 八 卷之十六 四

邵康節之學

康節雄才大畧玩心高明其天挺人豪也但明道稱之為內聖外王之學則未敢以為必然耳蓋當其少時慨然有志於經濟及遊四方而歸隱百原便順自然只做借便宜事此却是莊列遺風聖人之學有天德



而語王道其要常在謹獨未嘗有遺棄事物時恐康節不及此也至於窮天下之變以為觀物則近於索隱行怪聖人豈為之哉餘論皇極經世詳見第十五

卷

康節天津橋聞杜鵑聲知天下自此多事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從實理上見得也蓋陽根於北方之子以次而升於南至巳而極萬物之所以生長也陰根於南方之午以次而降於北至亥而極萬物之所以收藏也陽之極也其體不離于陰故其氣常聚聚則靜而多寒陰之極也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十六 五

其用不離于陽故其氣常散散則動而多燠此一歲陰陽之大分也洛陽北方之地也杜鵑南方之鳥也天津橋聞杜鵑聲則其地常燠可知而天下將亂之幾在此矣亂之成也隨人事所感但謂不二年南人為相專務變更則似以意推說矣

司馬溫公之學

司馬溫公自幼勤學於書無不讀而篤志力行言不妄發其在相位以天下安危為己任人皆信之不但田父野老婦人女子知其賢雖遠夏之人亦必問公起居非其誠意足以感動人而能然乎但其論說不本

中和可以為社稷臣而未可以語天民之變化也行之而不著焉者矣而不察焉此孔子所以為知德者鮮歟餘論潛虛見第十五卷

張橫渠之學

張橫渠作西銘以事親言事天明仁孝合一之理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與中庸稱舜大孝意同但中庸工夫本於誠而以謹獨為要西銘旁引盡道之事以著事天之實則若泛舉耳楊龜山言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李延平指出知字欲人着力此亦知要之言也然理只是仁義禮智仁智合德所謂

說理會編 八 卷之十六 六

行之者一也是為理一而其散於萬事則達道也是為分殊道從德出其體本明矣必於理一上加一知字哉其欲於知字上着力者蓋亦以工夫言耳正蒙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上二句以出於天者言也下二句以具於人者言也又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此即其所謂天與道者也又曰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此即其所謂性與心者也又曰氣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又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



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大虛是虛與氣自為  
屈伸也又曰太和所謂道蓋本中庸已發之和而言  
又曰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蓋本率性之道  
而言又曰是生綱緼相盪勝有屈伸之始始者指幾  
而言即天德之良知故曰起知於易者乾乎而其自  
然順則處即坤道也故曰效法於簡者坤乎從微至  
著而散為萬物以成形質故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  
究也廣大堅固其曰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  
象為神即其所謂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則神反  
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又以太虛妙應為神而以天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六 七

無臭者無也而謂言有無諸子之陋則亦過矣  
正蒙之書出於思索一有所得則筆記之此推測之知  
雖其所言每有精義然憶說亦多不可以為合一之  
學也其學雖未合一而勇於為義亦子路之亞焉  
橫渠所見其精密其擔當聖人之道亦甚勇往其以禮  
為教亦甚切實自孟子以後罕見其比但其立言不  
若孟子見得主腦而簡易易知然亦不可輕視也  
子厚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只是從氣動上說自然  
非本體之真樂也聖賢却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於幾希上見得分明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  
說理會編八 卷之一六 八

與任氣自然之樂大不同也否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矣  
總論張橫渠邵康節司馬溫公  
明道嘗言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夫三  
子持已盡誠不欺暗室雖謂之不雜可也但其所見  
則不能無不雜者焉若較其優劣則子厚比之堯夫  
君實為稍醇耳  
程明道李愿中體貼體認天理之辨  
明道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  
來體貼者身有之而見得親切也李愿中言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則自用功而言體認者自察之意不可便以為義襲也

朱晦庵之學 附論陸象山

晦庵之志欲繼往聖開來學是何等氣魄其所論述皆明德新民之實學類非無用之空言自秦漢以來周程張子之外莫之能過也雖其論致知以讀書講學為第一義為陸象山之所短然效先覺之所為以明善復初則固以學開明其心也孔門中人以下之教蓋本如此由此日新亦臻精妙但陸象山則從本體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六 九

上擴充可以直超上達然亦不廢文字也至其立心制行之誠則皆無可議焉故浙東之政象山稱之荆門之治晦庵善之不以所見之不合而遂相非毀此可見其心誠於為道而無所私也學者當先求其誠意之所在而已矣豈可妄議哉

陸象山從尊德性上道問學此中庸慎獨之要功也故其謹禮之嚴無所正助非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比也

陽明致良知之學 附論湛甘泉

先師與甘泉翁同志友也二公之教各立一家先師則

主於致良知甘泉則主於隨處體認天理議者或謂致良知之說近於虛體認天理之說近於助殊不知良知即本心之明自然而動者也致則復其本體中間有多少工夫節次其言簡易直截而徹上徹下一貫無遺但恐學者從自然上說知不本其發端之善則虛而無至將不以生為性而混是非之本心乎天理即良知也天之明命其本體有何倚着身體力行而省察之以認其是處所謂體認也惡得謂之助但云隨處則未免物物刻雕此下學未見頭腦之事也若致良知則如論語之言一貫可以直超上達隨處說理會編八 卷之二六 十一

陽明之學由王司與發端

予少師黃輦子黃輦子姓王名文軒字司輿山陰人勵志力行隱居獨善鄉人薰其德者皆樂親之少學為古文絕類莊列詩偈唐人讀書不牽章句嘗曰朱子註說多不得經意成化弘治間學者守成說不敢有非議朱子者故不見信於時惟陽明先師與之為友獨破積說蓋有所本云及陽明先師領南贛之命見



黃肇子黃肇子欲試其所得每撼激之不動語人曰  
伯安自此可勝大事矣蓋其平生經世之志於此見  
焉其後黃肇子沒陽明先師方講良知之學人多非  
議之嘆曰使王司輿在則於吾言必相契矣

說理會編卷之十六終

說理會編

卷之十六

十一





據南京市博物館藏明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〇四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 雙江先生困辯錄

〔明〕

聶豹撰  
羅洪先批注



吾師雙江先生二錄序

武林有老賈出而以收舊瘡帙為  
事者故家蕩子或取先人錄  
之遺以充手口之資而傭兒  
所為  
必耦拾一二敗械亦嘗以市  
胡辨易  
燈膏者是賈無倫美惡完缺

序

仲百六

必任其低昂為寡而居之  
必有之  
而暇者不欲得則已欲得之必以  
為現聞時冊高其估而微于客  
客隨在仁合而恣取焉即高說  
俚語彼必曰是空賈也中不能  
萬一僥以而私藏之以待知者通

人類士時聞入之必大驚而  
知彼以為神奇固多矣爾彼以為  
臭腐而性之必十道義嘗駢以久  
棄以東園塵棟而了者之必秘寶  
恒在焉予道武林必經歛之而  
是賈之喜予之至必盡發其藏

序

序

仲百六

以為快凡三至得雙江先生困  
為必蓋先生所論點則定賈  
中而亦能從得此如讀其指大抵  
在鉢于文成而所批刺經傳及情  
先語俱卓見其大士方欲致之  
鄰以忘多士而家水新道以白



沙結之來已渡江以手結下結浩  
者夫三君子皆見道之遠以而二  
書先合而離之而復合是宜有  
傳遂放之觀生堂中以手此以性  
之滿也學人以此以為至不至聖  
痛派于是焉在不知者以為市切

本  
仲可十五

餅易燈膏与手口之資而主此  
以為魂聞時冊之聖學人憑取  
焉之矣

長水後學岳和聲書



困辯錄自序

嘉靖丁未仲冬廿一日予被逮至

京師又明日下

詔獄日無所事事惟面壁觀心并考平生所學於  
此時此地有所資焉否也故凡詩書所載舊嘗  
得諸管窺者每誦味所及輒錄而繹之然後知  
學必驗而後有得如艱難險阻非身所經歷而  
談之了了皆寤語也夫學以素位為得也位之  
所值不同而素其所得於天而習之於己者則

困辯錄序

無有乎或變是故縱火下石之難方解而絃琴  
自如絕糧之厄病且愠者多矣而絃歌不輟素  
定故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惟獨行  
其願而不願乎外則願之自我者求無不得其  
在外者本無得喪又何怨尤之有哉非有所假  
以勝之而強排遣之謂也是故精一執中堯舜  
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  
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厥旨微矣  
予以病廢林藪凡二十年未嘗一日廢書徒以



性昏健忘故不求甚記惟取領略其大意而止  
是錄也雜引經傳篇章離析語意混淆淹邛歲  
時聊以紀憂患自考之意以俟他日取正於有  
道緣是以為受教之地也予不以老耄自棄而  
世之君子顧以老耄棄予哉  
嘉靖戊申仲冬望白水老農聶約書

困辯錄序

二十

百

困辯錄序

雙江先生繫

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接相視不離  
垣戶塊然守其素以獨居久之諸子群聖之言  
涉於目者不慮而得參之於身動則有信慨曰  
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盡忘乎於是著錄曰困  
辯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或然或否或正  
以師傳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  
先與洛村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

困辯錄序

乙

後四年丁未而先生遠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  
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苦君輩也其容條然其氣  
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為辯  
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嘗昔  
者聞良知之學悅之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吾惟即所感以求其自然之則亦庶乎有據矣  
已而察之執感以為心即不免於為感所役吾  
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  
又嘗凝精而待之以靈無計其為感與否也吾



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似亦不可得而欺因  
自省曰昔之役者其逐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  
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  
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  
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  
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况有為之主者耶夫  
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主隨感而  
發譬之御馬衝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豈  
可得執道心之言微性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

困辯錄序

二

虛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  
先生聞之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  
之中廓然太公之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  
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也困辯弗明弗可以  
措斂而粹之質于知言者

嘉靖庚戌四月乙巳吉水羅洪先謹識

困辯錄目錄

卷之一

辯中

卷之二

辯易

卷之三

辯心

卷之四

辯素

困辯錄

目錄

乙

卷之五

辯過

卷之六

辯仁

卷之七

辯神

卷之八

辯誠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一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中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授命之詞萬世心學之源其肇於此乎人心道心皆自其所發者言之如惻隱

困辯錄

一卷

十

之心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感應流行一本乎道心之發而不雜之以人為曰精真常不雜曰一中是道心的本體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和即道心也天理流行自然中節動以天也故曰微人心云者只纖毫不從天理自然發出便是動以人動以人便是妄故曰危今人乍見孺子入井一段二心可棼見自夫中之為義不明允執之旨流而為義襲之學子思子憂人心之日危也

於是作中庸以明其祖述之原學者須從此處體識得明瑩則二氏五霸百家之學自有斷例中是真正主腦允執是工夫歸結處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困辯錄

一卷

二

中庸首章是精一執中的傳註不必更著一字為訓血脉貫通語意精備夫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命命即性也率其性之自然發無不中性即道也堯舜性之也氣拘物蔽道有所失脩而復之而後教立焉道即教也湯武反之也戒謹恐懼堯舜湯武之兢業祇畏是也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體便是戒懼去耳目支離之用



全虛圓不測之神。嗜聞何有哉。不聞曰隱。不嗜曰微。隱微曰獨。莫見莫顯。誠之不可掩也。慎獨云者。言戒謹恐懼。非他人所能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其際是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寂然不動。萬物皆備。天之性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命由此立。道由此出。萬化之原也。感而遂通。自然中節。猶太和元氣之流行。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本之人情。不涉思議。而夫婦之愚不

困辯錄

卷一

五

肖可以與知能。行性之欲也。天地位。萬物育。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一身驗之。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不然。三聖相授守一道也。故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獨知與幽獨二者不啻千里

○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過與不及皆惡也。中也者和也。言中即和也。致中而和出焉。故曰至其中而已矣。又曰中

馬止矣

○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之遊者甚眾。語其精思力踐。任重詣極。惟羅仲素一人。先生講論之暇。危坐終日。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作何氣象。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益知。夫天下之本真。有在於是。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自然中節。

○李先生門下。教人大抵令於靜中。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作何氣象。則處事應

困辯錄

卷一

四

物自然中節。此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以至若存若亡。不得盡心於此。畢竟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及。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此是千古學問的公案。文公悟後。真實語也。

○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以致夫擴克之功。一有不中



則心之為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每以敬而無失為言。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不如且只道敬能敬。則自知此矣。夫以事言之。雖有動靜之殊。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初無間斷。而常主夫靜。馬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評論致知格物。亦止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常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多急躁浮露。無復聖賢渾厚雍容。

困辯錄 卷一

五

氣象所見之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朱方悟以為病而衆乃當然以為得手何如

○以上三段是朱子語錄中悟後定論。看來精一執中之學。周程授受渾只是此家法。不三四傳而此意寔微。天地之心。或幾乎息。而生民之命。日以盛矣。尚何以望太平之端哉。  
○龜山一派。每言靜中體認。又言平日涵養。只此四字。便見吾儒真下手處。考亭之悔。以誤認此心作已發。此尤明白直指。而近世忽畧。

不復究三先生語意。至誣考亭為俗學。可謂不知量也。

○或問中則和生而位育以之何也。蓋未發之中。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千聖之絕學。故執中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往聖繼絕學。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未發之中。上養來。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中。是天德和是王道。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戒慎。

困辯錄 卷一

六

不睹恐懼。不聞修德之功也。或問發而中節。節何在也。蓋節者則也。猶節拍也。吾心自然之權度。一毫人力。與不得順其本體之自然者。應之便是發而未發。過而不過。動而無動。節之謂也。故曰道心惟微也。稱涉人為聲臭。畢露其則爽矣。又問喪子之哭。不知為動。節何在也。惟不知為動。而後可以語節。非夫人之為動。而誰為此天則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自精一之秘。不傳泥情以求。



節逐物以執中而未發之旨日以淪昏人心  
危矣節字說向未發始有節拍不然俱是至情或輕或重或厚或薄從何取則

○或問戒謹恐懼四字壓得太重初學多為所困何也蓋今之學者氣輕質柔不耐持久纔說戒懼便已畏縮不知乾乾惕厲周公亦本乾九三性體而言蓋性體本自戒懼也才類惰便失性體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因窮也自生知安行以下皆然既曰戒懼又曰不睹聞則戒懼不著於有不睹聞亦不著於無

困辨錄

一卷

七

三百一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用之不勤綿綿若存此丹爐火候而因藥發病醫家亦有過劑之戒程子云畧綽提撕常令省覺便是戒懼白沙先生云戒謹恐懼所以閑之非以為害也戒慎恐懼只是常存此  
○或謂易言密言寂言虛而不言獨何也曰四者同出而異名也易故言之矣如曰獨復曰獨立曰獨行非言獨乎蓋自我有之自我主之小而辨精而明尊而無對獨之謂也非天

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根極領要睹聞俱泯而機緘之妙鬼神莫窺其際密之謂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默識靜專龍蟄淵沉靈明內蘊神妙萬物寂之謂也非天下之至止其孰能與於此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其淵其天而空洞之體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謂也非天下之至大其孰能與於此是四者同出而異名均之為未發之中也虛寂言湛一之體密獨言歸止之與致虛極守靜篤藏

困辨錄

一卷

八

三百五

之秘慎之至聖人所以立人極先天而弗違者也易之為道不既深乎說四字甚痛快以其同出而異名故未有一四者畢  
○或問未發之中為靜乎蓋靜而常主夫動也戒謹恐懼為動乎蓋動而常求夫靜也然則孰為動孰為靜蓋動靜者時也若言其勢則資動有資於靜靜常發而為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不屈不能伸龍蛇不蟄不能奮故三代之易夏



首連山商首歸藏周易首乾而文先潛龍未發之學其揆一也佛氏以無生為體戒定生慧偈云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道經云生者生矣而所以生生者未常生化者化矣而所以化化者未常化又曰常寂常應貞常得性其言皆未可輕視也以戒慎恐懼言動是未為知言者不知戒慎恐懼

或言赤子之心不可以言中者以其動靜無常似非寂然不動之體然無營欲智巧之私

困辯錄

卷一

九

則亦不遠乎中也其謂求中於未發之前則可而遂以未發之前為中則不可者先儒之意得無以中涉事為不可以語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乎然非子思之前謂中也蓋中者天然自有不著聲臭未發之前本體寂然中涵太虛是則靜為動根坤之所以為復也及其發而中節不犯人為是則動根於靜也及其中止其所以復從良起故曰良以止之帝出乎震帝者心之主宰一念之動帝之出也不

止安有出出而未嘗離其所止求中於未發之前是皆指人體認而言體認得則是中無前後美惡為動根根無可離之時然須平日涵養故曰前

戒問思為靜乎蓋思者心之運既曰運則動矣然思故思誠儼若思思無邪之類則動而無動而常主夫靜也故凡用功似屬乎動而用功的主腦却是靜根然則何思何慮無思無為又何謂也此主感應言也感應者神化也纔涉思議便是憧憧如憧憧則入於私矣

困辯錄

卷一

十

其去未發之中何啻千里若夫精義以入神洗心以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所以立感應之本也故曰思則得之心有思有不思未發俱在其中論工夫則思是求入靜處不起不滅者心之體萬起萬滅者心之用然體常存乎起滅之中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也雖非別有一物限於一處實則未常起滅也悟之不離當處迷之追尋無跡起滅猶戶之闔闢不起滅猶闔闢之樞執中之學執其



樞而已矣周子之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亦  
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自掩常關常  
寂常止也開闔從方便常應常順而已無所  
與也陽明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意亦然也  
人自嬰兒以至於老死雖有動靜語默之不  
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氣主之也而立人極  
者常主夫靜何也蓋靜則無欲而大本立雖  
糾紛錯雜而不失其本然之則發而不發配  
義與道也是故君子之學要於意必固我既

困辨錄

八卷

上

仲

亡之後而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學斯  
至矣須先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後可要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  
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動則善惡分萬事  
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  
焉仁義中正亦自其發者言之無欲故靜發  
而未發也無欲便是不睹聞通書首篇是學  
問原頭要會得聖人所以合德天地日月四

時鬼神何所自何所自曰於靜也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與  
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  
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  
物之為累哉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  
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無事虛  
明太公順應澤是未發氣象佛氏有內迷不  
着空外迷不着相亦幾於兩忘之論蓋着相

困辨錄

十卷

上

三

之迷人皆知之而着空之迷知者鮮矣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是何等真正切實工夫而後  
知在彼者語彌近理亦不出吾範圍之內佛  
氏之徒乃謂儒者之學得其精之緒餘不幾  
於竊人之有而復訶其主耶定即止陽明先生云定是未發中之  
○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  
均之為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  
謂敬一者無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



又則內外齋莊自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者能之蓋天資明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於厭棄事物睡入別樣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所由也近時有名為講學而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禪學主敬為迂學而跳梁呼號坐作語默一隨其意之所便無所顧忌而名為自得哀哉

困辨錄

一卷

七

入頭便主靜一段固是然程子有言主一之謂敬或謂如何為一答一無適之謂一他日又言心有所向便是欲然則無所向適即無所欲也敬之為言非無欲之

○或問佛經云屏息萬緣一念不生見不着性離諸法相又云能所俱泯凡聖情忘若是與吾儒不睹不聞之學同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寂將以神天下之感彼則熱然無情至於究親平等一無所愛惡合而自同於草木瓦石也不幾於寂而枯者乎又問道經云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名又曰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若是將同

乎曰同而異也吾儒之虛將以效天之動而彼則嗜然寡情至於芻狗萬物一切簡棄厭薄流而為申韓之慘刻也不幾於虛而恐者乎然則與聖人之情順萬事而無情又何如曰同而異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疾痛痾瘵皆切於身一隨其感應自然之機而順應之其曰無情特言其所過者化無所凝滯留礙云爾若枯忍斯逆矣謂順應可乎無情二字是佛老自家招認的供詞而明道先生

困辨錄

一卷

七

自私自利四字却是無情的斷案毫釐千里之差非真知二氏之蘊者不免虛喝而嫚罵也  
○詩去衣錦尚綈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



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云素假無言時縻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末章反覆詠歎以足首章之意曰闇然曰淡簡温曰近曰自曰潛伏曰人之所不見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篤恭曰不

自辯錄

一卷

十五

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無臭他如溥博淵泉泔泔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未發氣象欲人識取真正面目而入頭下手便有實地可據而所謂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於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類又是形容其顯見曰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則性天德命天理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不曰為道而曰為德蓋未發之中天德也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能之而鮮能之又何也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也蓋民生不齊要不外乎知愚賢不肖四者而已賢知者好高欲速每不屑乎戒懼是過之也愚不肖者昏昧因循又不知所以戒懼是不及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鮮能之也

自辯錄

一卷

十六

百全

之義為是故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君子無終身之間違仁道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時不然故曰時中無忌憚者戒懼之反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是愚不肖中一個雄傑有才的故能侈然自放而反乎中庸若愚不肖之不及只是昏弱不



為耳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不須更離註云以  
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以其有  
小人之心中而又無所忌憚云云別是一意處  
中之中亦着在事上看非指未發者言此  
等處却須體認時中正說工夫與都見合

○或問學從何所始乎從河圖始也天不愛道  
而河出圖河出圖而道始顯於人而人於是  
乎有學也圖從中起何也非中則天地亦無  
所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邵子之詩亦

困辨錄

一卷

十七

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與  
人一也圖中數五何也中涵太虛五性具焉  
蓋五者數之祖也天數五地數五天曰五星  
地曰五嶽氣曰五氣性曰五性倫曰五倫曰  
五音曰五色曰五味象數理氣非五不備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則堯舜之執中是  
即河圖之中乎自有天地只有此中更無別  
中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學以希天  
也神圖也者其學問之源文字之祖鬼神之

與伏羲堯舜之師乎若是則戒懼又何所始  
也蓋戒懼者性體之良能健之為也成變化  
而行鬼神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小  
人之無忌憚自絕於天者也知戒懼為性體之良能而後能知盡性之功

困辨錄

一卷

十八

六十四卷

困辨錄卷之一終



雙江先生困辨錄卷之二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辨易

聖夏首連山

○艮

夏尚忠故其學尚艮純一未發渾然無跡蓋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陰陽有淑慝之分上下有消長之機欲以理勝人以天定又兩

困辨錄

二卷

乙

三

山連亘屹然不動艮之象也艮體篤實有三義自修德言之為疑畜自復命言之為歸宿自遏欲言之為止畜故曰艮以止之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之時義大矣哉君子以寂然不動立人極焉遏惡於未萌養善於未發舜以是傳之禹其精一之心法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背無思無欲其不睹不聞之地乎於止知其所止則廓然太公內焉忘夫有我之私故內

不見已外焉天地萬物皆我也故外不見人凡體皆動惟背為止然五臟非背不附而百體之津潤以之靜以制動也時止時行者常寂常感常應常止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曰光明何咎之有

○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無思無欲至善之地知止者止乎此也止乎此而後謂之知止定靜安最好體認未發氣

困辨錄

木二卷

乙

仲

象定言其不惑見之的也靜言其不動養之密也安言其常久不易守之固也慮言其明覺自然無所作也凡天下之言安者莫如山言定靜者亦莫如山山體虛故能與澤通氣為雲雨以潤澤天下故天下之言有者皆生於虛言動者皆生於靜言感者皆生於寂八卦之象廣矣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而得象者可以忘言程子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只看一艮卦旨哉



○兼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之所值不同然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分定便是思不出其位文王緝熙敬止而君臣父子上下四旁各得其所止是謂不出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故無咎以位為所止之地說得艮字有力

商首歸藏

坤

商尚質故其學尚坤收歛歸藏性情之實蓋

困辨錄

三卷

三

言全一前

坤六畫皆偶上下皆坤虛之極靜之至順之純也虛者藏之量靜者藏之體順者藏之機博也厚也其象為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故曰養萬物者莫善乎坤又曰坤以藏之又曰致役乎坤言萬物為坤所役歸而藏之養之道也君子以洗心退藏於密身備萬物而退然不居悉有衆善而容貌若愚致虛守寂而未發坤道其順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乘龍御天便是旋乾轉坤的手段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地無不可化之人坤則天下之至順也時有不可為故相時地有不可居故辟地人有不可化故因人隨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一無所強是謂坤以簡能善藏其用無成而有終也蓋坤之性體力量僅得乎乾之半故先後義利西南東北之不同有如此大抵黃老之學得之坤

困辨錄

三卷

四

二十九前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靜虛而順之至者地之無疆也因時順勢和順於道德而無所作為以害之是謂安貞以應平地也有一毫出位之思非分之願便不可以言安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得安貞之吉乎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龍戰而血湯之慚武之未盡善歟稱龍稱血所以立萬世君臣之防嚴履霜堅冰之戒微矣哉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德方

藏動剛於至柔運德方於至靜不睹不聞而莫顯莫見者寓焉乘天時行順帝之則坤之

所以為坤乎傳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意

當味往往此等處俱於造化上發揮而於學問全無關涉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

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由辨錄

二卷

五

三九仲

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本體自然曰

直物各得宜曰方敬則私意無所容而大本

立義則發中節而達道行內直則外無不方

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以方則不疑其

所行地道光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故曰不孤言其盛大而光明也程子曰釋氏

敬以直內則有之而無義以方外既無義以

方外要之敬以直內亦不是敬義立而德不

孤儒釋之辯也內直便是未發之中直方是

本體敬義是工夫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

天下無道咎足以召禍而無尤足以召禍故

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者皆譽之所致惟

影響俱幽過譽不著然後可以言括囊之謹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龍之所以為潛也無譽

精蓋自有所以然學到至處亦本無譽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正位居體黃中通理

由辨錄

二卷

六

三九仲

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言中德蘊於內通理言感而遂通事得

其理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美之至也黃

是中色仙家有黃庭黃婆之喻本體本色也

○用六利永貞

六者陰之變數利永貞者變而不失其常順

而健者也其有戒於上六之戰乎理欲交戰

兩敗俱傷人心危而道心微變而失其常堵

也南巢之放牧野之攻豈湯武之幸哉視



伯之讓文王之事慚德多矣坤之卦爻只是  
玩味得順義明白便學有得力處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  
者自在是即純坤不為無陽之象星家以五  
行絕處便是胎元亦此意若論復卦則宜以  
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矣邵子之詩  
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  
物未生時夫天心無改移未發者未嘗發也  
一陽初動乃平旦之好惡太羹玄酒淡而和

困辯錄

二卷

七

也未發氣象猶可想見靜中養出端倪冷灰  
中迸出火焰非坤之靜翕歸藏後而養之則  
不食之果可復種而生哉知復之由於坤則  
知善端之萌未不由於靜養也程子曰靜  
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陽明先生之詩曰靜後  
始知羣動妄

周易首乾

○乾

周尚文故與學尚乾顯見形著天下文明健

之為也乾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健之  
至以言其質則實以言其體則健健則不息  
實則不貳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其惟不貳不息乎其象為天萬  
物覆焉故曰乾以君之又曰戰乎乾言萬物  
之生長收藏往來屈伸之不已猶兵之進退  
離合惟將是命戰而懼也故易之卦爻凡言  
戒懼者必本其體德之健或不足於健而戒  
之故曰健而無息之謂乾維天之命於穆不

困辯錄

二卷

八

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是謂乾乾故希天之學君子  
以自強不息懈息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便是  
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物之純陽而至健者  
莫如龍乃能飛潛見惕變化無為其次惟仙  
學亦得此意故長生久視冲舉不測丹經謂  
仙是純陽一點陰氣者不得又云純陽丹也  
自強不息金也知此而後知聖學之本於乾



也三代之易首卦不謂前此未有能發其故者

○初六潛龍勿用

乾爻之初猶是人生而靜的本體明健靈覺純一未發其猶龍乎養之未克而遽用之則無以立大本而行達道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猶龍蟄於地勢重陰之下所以豫養其飛奮之身而後其力全其化神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困辨錄

二卷

九

乎潛龍是如此體貼則易之卦爻無一字不是學問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是天命之性三極之道也故曰大哉剛健者性之體中正者性之德純者體之全粹者德之備精則無聲無臭也非天下之至健則無以運乎四德非天下之至精則無以主乎至健健言其有精言其無太極本無極也未發之中其精矣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健之

至也四德備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寂然不動中涵太虛先天也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可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故曰天弗違觸之而動感而後應後天也何思何慮遂通而順應之故曰奉天時言一毫人力不與也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二語可併觀於此可想見飛龍

困辨錄

二卷

十

在天變化無為的氣象先天後天先儒未嘗發明至此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九者陽之變數龍之靈變在首無首則妙於無迹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無聲無臭天之則也至是則聖人之神妙亦天也故因聖學而見天則焉凡易言戒懼惕厲乾乾惴惴之類皆原卦爻之性體本如此非無故設此為性累也自易學不明而後世之言戒懼者異矣以歸於無聲無臭為天則蓋無聲無臭乃為天也此是實



語原非  
落空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亢龍有悔其惟箕子逢于夷齊之儔乎奴辱剖心餓死首陽與時偕極亢孰甚焉而悔隨之故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屈原不達漁父之諷而沉江不化故曰知幾其神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困辨錄

二卷

十一

二百六十九

人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性體自然得之於天者未嘗雜之以人天下之至健也堯舜性之也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干羽而有苗格揖遜授受而天與人歸恒易以知險也復其性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天下之至順也湯武反之也天命未革則為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順乎天而應乎

人而一毫意必不與焉恒簡以知阻也凡易

言吉凶禍福變化云為皆謂險阻

夫艮天下之至靜也德行恒寂以知感至靜無感性之淵源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艮之體德也知至靜至健至順為心之本體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可以不言而喻而堯舜之學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者天不變道不變故學亦不變也易學之晦又憂患乎

困辨錄

二卷

十一

二百七十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疏九河滄濟漯



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湯執中立賢無方十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仇也改過不吝檢身如不及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  
日辭錄 二卷 十一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布昭神武救民於水火之中皇建其  
有極民協於中湯武格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義大矣哉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維此文王小心翼翼不顯亦臨無斁  
亦保不諫亦式不聞亦入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故曰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

○周公思無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孫碩膚赤  
烏几几無夷狄驅猛獸左右孺子成文武之德  
制禮作樂教化天下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日辭錄 二卷 十四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  
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忘勿助長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詖行放  
淫辭息邪說以承三聖者

以上所述八聖一賢之事其盛德大業至矣  
哉要其所自雖有性之反之見知聞知之不  
同而皆本於未發之中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揆之其學無不同也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湯武之順天應人文  
王之緝熙敬止周公之公孫碩膚孔子之天  
地為大孟子之善養浩然設以身處其地察  
其心而思其作為然後知韓愈所謂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傳之  
文武傳之周公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  
其傳者非誣也

述八聖一賢俱是從此湯用  
在此處此對今欲希聖賢而日  
依儀不知所求可以自痛

困辯錄

二卷

十五

百六十五

困辯錄卷之二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三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心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

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  
有要耳程子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又曰  
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操猶操兵之操練也

困辯錄

三卷

乙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  
其亡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純一未發初心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

不慮而不知不學而能良心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無所為而為真心也學者須是識其真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有所不為不欲本心也本心真心良心初心

均之為道心也學要識得心體則用工便有

着落不然則狂狗逐塊後狃咬人毫釐千里

矣世固有終身弊弊自謂求心而反害之乃

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者惟在手

困辯錄

三卷

二

識不識養之得不得也陽明先生云功夫即

是本體本體亦是功夫此語須玩味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

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牴牾之矣牴之反

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

平旦之氣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虛明氣象

而不牴牾於旦晝之所為便是得其所養也

知夜氣而後知心之本體知本體而後知養

之之法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則

誠立明通誠立聖也明通賢也聖賢非性生

養心焉致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此當與

聖可學乎一節同看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

向便是欲故意必固我聲臭睹聞欲之大者

誠明二字便是精一戒懼工夫寡欲之學不

困辯錄

三卷

三

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

我聲臭睹聞為欲者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純一未發仁也發而中節義也發不中節便

是曠亦便是放求放之道莫切於致中故復

其心之本體則學問之能事畢矣哀哉二字

是孟子痛心處人能視其心如雞犬者亦鮮



矣况心非雞犬比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知天事天立命其義微矣非達乎心之本體與本體之所從來者不足以語此故性曰天性德曰天德理曰天理存心養性而意念纔有所着便非事天孟子言盡心養性皆有克拓涵養意只一毫矜持把捉便是逆天物所

困辨錄

三卷

四

百九十二

受為性天所賦為命性命之從來曰天意念所着便非事天只矜持把捉便是逆天此等句非實見心原不能開此性命關係也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不後耳目百度維貞便是先立乎其大者動而不失其本然之則曰立思則得之得乎此

也先立乎其大者是象山平生學問得方處嘗有譏象山之學者云除却先立乎其大者更無伎倆象山曰誠然誠然

○益動而與日進無疆

與是順其本體之自然而動無妄動也無疆是進而不已之意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造作安排設是造作安排然造作安排最難免日用種種忽不覺是此意用事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困辨錄

三卷

五

百九十三

厥躬念始終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助則不遜忘則不敏勿忘勿助自然上達故德脩罔覺才覺便是計功謀利意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者非以點鼓瑟而後之也正欲進點以造化二三子耳喟然吾



與之嘆一棒而四人疼其旨微矣若由求公西之志乃所優為只是有所便屬睹聞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如曾點則無此子做作安排意推之於禮樂富彊無往而不得其常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此語當玩味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南齊錄

三卷

六

三十七五

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渾是自得處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成章而達以道之謂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

義襲是養之不豫而思議竊取於事為之間猶兵家掩不備而取勝於一時者之所為也子渾是助的病宋人之喻孟子却於助處立亦今之學者其最高亦只是助下助一等則為襲襲與助皆失其本體而反害之者也集猶飲集也退藏於密以敦萬化之原由是感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

南齊錄

三卷

七

三十七五

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情農此二句是刻地出已見情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亡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言之動乎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之動於氣也只勿求二字渾是助意知言養氣是告子對症的藥蓋知言則無不得於言養氣則無不得於心其所以不動者乃克養積盛集



義自然之效畧無一毫把捉的意告子亦然

有見却是從慈顏帶來他看得本體上一塵

加不得即雖仁義亦謂非性所有故不得則

勿求以求之則為本體累也註云冥然無覺

悍然不顧是嫚罵語助字發得孟子意出凡屬意用事便不得不落

在助上若不收集義之功即不得不從意用事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

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自辯錄 三卷

○自益動而巽至此是言用功的節度蓋後世

學術不明不是錯認心便是錯用工故以學

術誤天下後世者不少未發之中是堯舜相

傳正法眼箴真正脉絡於此處體認得分曉

則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情命於性性命

於天丹府一粒徧地黃金程伊川嘗愛杜元

凱語云優而柔之厭而飲之如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道經亦云忘無

所忘得無所得心如太空內外貞白皆理到

之言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此顏子復後事稱之以見其復也常復故能

常知不善故能知之不復行才離本體便是

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

恐於本體猶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

知之非難不行惟難少有疑滯而融化不速

便已屬行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

自辯錄 三卷

爐點雪至明至健也知微知顯可與幾也何

悔之有殆庶則幾於化矣顏子之得一善與

有不善好並看善不善之間不易形容惟於

未發之中心體而力行者可以意會善不善

易形容此數句極有意味知此而後可以言學

○顏子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顏子學問不落聞見多學的窠臼其初便從本體上老實鑽求而不知本體即物理也夫子恐其墮於意見之渺茫故誘之以博約之學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蓋心體事而無不在故凡本體散殊粲然有跡曰文萬理同出一原故凡本體純密秩然有理曰禮隨時隨處無往而不學而要只求復其本體曰約約而博則本體隨在有見故卓爾不復如向馬之高堅前後也博而約則不睹不聞本體

用辯錄

王卷

十

三九

寂然無所見而從之末由亦無庸於仰鑽瞻忽也此顏子竭才之學殆庶之造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而精一之傳於是乎有屬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矣顏子悟得仰鑽瞻忽若處到此地位功夫猶難又大段着力不得恐未然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不遷怒者不為怒所遷常止也不貳過者不

為過所貳常一也常止常一久而不變三月不違也故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渾是未發氣象和風慶雲至今可想日月至焉者屢失而屢復也故曰顏復之厲陽明先生云不遷不貳須是知他有未發之中始能

○回也其庶乎屢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

用辯錄

王卷

十

三五

此而顏子則一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校屢空之象由太虛而後有天之名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以具顏子之所以殆庶也宋儒亦以此為屢空却為空字犯了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富貴可愛可求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彼者獨何心哉蓋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



求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  
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  
故能不改其樂見其大便是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困辯錄

主卷

十一

三十四

之節皆本於此故曰禮禮者體也克去己私  
以復其本體本體復則三千三百仁體事而  
無不在也故曰天下歸仁非禮勿視聽言動  
博而約也視聽言動莫非吾心本體自然之  
用便是中節之和便是天下歸仁少有一毫  
意必便是非禮是惟顏子之至明至健而後  
能請事斯語即佛學之頓教頓悟也復禮集  
義好並看發而中節曰禮物各得宜曰義禮  
義若在外也義而外曰襲禮而外曰聲音笑

貌克己復禮精義入神方是成性存存禮義  
之門復集之旨微矣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病痛在簡簡則徑情故不敬簡則厭物  
故不怨不敬不怨故多怨夫子因其病而藥  
之簡是仲弓氣質的病即已也敬怨是狂簡  
對症之藥顏子氣質純粹絕無形顯之病但

困辯錄

主卷

十一

三十四

令克己復禮於元氣上調攝耳如樊遲之籠  
鄙近利司馬牛之多言而躁問仁雖同而藥  
以告顏閔者告之非惟無益於病而反因藥  
發病也聖人之教猶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不  
強人以難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敬者心之生道德之聚也夔夔齊慄是脩己



以敬替。瞽。瞍。允。若。象。蒸。蒸。又。是。脩。已。以。安。人。替。瞽。底。豫。而。天。下。化。替。瞽。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脩。已。以。安。百。姓。也。五。十。而。慕。兢。兢。業。業。堯。舜。猶。病。也。故。曰。堯。舜。以。上。善。無。盡。桀。紂。以。下。惡。無。盡。敬。是。性。體。之。良。能。徹。上。徹。下。之。道。或。謂。論。語。多。言。敬。而。罕。言。靜。不。知。敬。是。靜。的。根。靜。而。不。敬。則。有。之。未。有。敬。而。不。靜。者。也。敬。而。不。靜。是。失。之。矜。持。把。捉。非。敬。之。本。體。持。敬。有。生。熟。之。異。生。則。難。熟。則。易。

自辨錄

三卷

十四

三百九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是無學也道問學而能以德性為主是聖學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德性之名目也致也盡也極也道也溫也知也敦也崇也問學之名目也自德性之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者而言曰廣大自德性之潛密滋貫無微不至者而言曰精微自其不屈於物欲而

無所汙雜者而言曰高明自其不涉於詭異而為衆人所同得者而言曰中庸自良知良能得於有生之初者而言曰故自知能之形著日長裕者而言曰新自生理之側怛肫肫其仁者而言曰厚自生理之等級品節不著者而言曰禮至德天德即德性也至道聖人之道也疑道本於脩德故此節備言脩德之事而洋洋優優峻極發育三千三百胥此焉出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疑焉務脩道而不

自辨錄

三卷

三

三百九

知原於脩德者未有不流於助流於襲流於伯也故曰知德者鮮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廓然太公故易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物來順應故簡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可大可大參天兩地而



成位乎其中矣。易簡天地之德也。人得之為懿德。故曰大本達道也。

困辯錄

三卷

未

+

困辯錄卷之三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 卷四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四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困辯錄

四卷

乙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已者也。位之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一則無入而不自得者。得其素也。正已居易。皆反求諸身之素。不怨不尤。非有所強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



願也故不願乎外願外便有不得怨尤之念  
與而微幸之事作矣大意全在素字上素即  
溫故之故豫立之豫先天之先前定之前故  
養之有素者隨其所值坦然由之而無疑卒  
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佛書云悟  
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悟即素  
也悟則智慧廣大不落輪迴即登彼岸佛氏  
以喜怒哀懼愛惡欲富貴貧賤夷狄死生患  
難為輪迴亦謂衆生亦謂煩惱普度衆生不

目辯錄

四卷

二

落輪迴斷除煩惱便是自得自得即彼岸也  
佛氏所占地位儘高豈經生容易闢得但渠  
所謂高者吾儒亦自有得在以下所叙困蹇  
凡九卦皆言反身脩德之事所以辯素也傳  
曰困之進人<sub>不期</sub>可以辯德<sub>暗合</sub>可以速感<sub>素位一段</sub>全是鄙見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

卦以柔揜剛為困蓋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  
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揜有凌駕屏

伏俾不通寔不能容媚嫉以惡之朋黨而危  
之之意然二五以剛居中為成卦之主剛中  
天德也天德克溢於內而道義有諸已故能  
不怨不尤無入而不自得身可危而志不可  
奪也然人謀之未盡豈可一委之命與時哉  
故凡義之所當為者為之而不失乎天理之  
正於時不忤於已不失趨之而非諂避之而  
非畏自曠而非行險于巷而非為邪斯則大  
人善處困窮之道也若徒以口舌爭則益其

目辯錄

四卷

三

困矣致命遂志志亦素也故曰素志遂則伸  
其志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便  
是遂志亦便是困而亨處大抵陰得時位陽  
剛必為所困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來  
之坎坎進退維谷故以陷名而為屯為蹇為  
需為訟為未濟一皆取義於坎聖人憂世之  
志可見矣<sub>困亨貞是身所經歷處說陰得時</sub>  
<sub>位陽剛必為所困其得古今情狀</sub>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及身脩德  
言天下之險阻莫山與水若也故山上有水



蹇而又蹇難也君子所以解其難者亦惟反諸已而已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其仁則愛無不周反其禮則敬無不至反其智則知無不明處無不當所以化暴慢為恭遜轉橫逆為祥順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而天下之難解矣難莫切於內困觀瞽瞍與象之化則解難本於脩德可徵也

○履德之基也 履和而至 履以和行

困辨錄

四卷

四

二十七

履以和說躡於剛強之後於處憂患為尤切故九卦先之蓋素履之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故曰德之基基所以立履之所以為履也履非強世緣人情辯上下定民志天地非禮不位萬物非禮不育故曰和而至

本和行是中和節

○謙德之柄也 謙尊而光 謙以制禮

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德言盛禮言恭有而不居素履之往故曰德之柄柄者秉也山在地

中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故卑而不可踰晦而不可掩謙以制禮尊而光也制有化裁通變之意

復德之本也 復小而辯於物 復以自知

已放之心約之而為主於內天理一念發動於潛伏隱微之地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美大聖神皆由此出故於德為本復以一陽動於群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萬物之始與生皆資之一念之微炯然在中百體

困辨錄

四卷

五

二十九

從令小而辯也本有真固之義而後履與謙非色莊也小而辯物小字發得極是

○恒德之固也 恒雜而不厭 恒以一德

守之不固則不免於頻復之厲惟久於其道立不易方者雖死生患難困窮拂鬱紛然雜至而在我者率其素履自得而不厭恒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動而冥天地之常性亦天地之大義也故有恒而後可以言固性曰恒性德曰恒德心曰恒心行曰恒行不恒而可



與父處約長處樂者鮮矣恒之時義大矣哉

動以與故可恒恒即素

○損德之脩也 損先難而後易 損以遠害

德之不脩欲與忿為之也蓋一朝之忿亡身

一及親一念之欲喪心禍已故脩德者尚乎損

損之卦變自乾坤而來者損兌澤之深益艮

山之高損下卦上画之陽益上卦上画之陰

皆有損彼益此損欲以崇禮之義益上下者

理歆之幾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德脩罔

與辯錄

四卷

六

三李仲

覺蓋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易溺而難

勝者莫如欲慾忿如山制而伏之使不得逞

室欲如澤過而絕之使不得流非勇於克已

強於自勝者不能故難習之熟而又則安故

易脩有克治之義害即亡身及親喪心禍已

之謂也

○益德之裕也 益長裕而不設 益以興利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蓋動而順乎本體之自

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其進自不能已蓋得

其所養無物不長利之大者也故曰裕裕有

克養之義益之為卦下震上巽陽動陰伏有

人欲日消天理日長之幾又風雷有相益之

勢如遷善則過益寡改過則善益純亦理勢

之相資者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施設造

作也指與處為順其本體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甚善

○困德之辯也 困窮而通 困以寡怨

大意見前辯有自考之意若尤未免於怨悔

則本有未固而所謂脩與裕者猶有所未至

與辯錄

四卷

七

三李仲

也設字辯字解得辨字

○井德之地也 井居其所而不遷 井以辯義

物之居其所而不遷者惟山與井為然故邑

可改而井不可改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又

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井養而

不窮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

此出蓋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地有

貞靜之義辯有泛應曲當之意

與德之制也 與稱而隱 與以行權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曰與與則化裁通變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見其迹與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有深入之義又與為風善入物者莫若風風溼溶溶被物而物不自知故曰制曰隱曰權井是天下之大本巽是天下之達道曰基曰本曰固井之未備者曰柄曰脩曰裕曰辯巽之未至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惟憂患為然是故君子以憂患為逆者以生全之所由出也

困辯錄

四卷

八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以一陽動於三陰之下有雷出地奮之義其於人也戒謹恐懼於隱微之中終日乾乾震于其躬所以過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維心亨也即雖變故禍患出於不測如震雷虩虩遠邇驚懼君子處之裕如而不失其所主之常蓋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不失其所主便是福震為長子七鬯主祭者執以降神是重器危懼故得平安

生全出於憂患亦亨義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處為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死生之際起而易箕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大象亦以恐懼脩省為君子之震故卦名震者只主學問言卦爻詞便兼禍患言

困辯錄

四卷

九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恒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屢遷者何也在天為太虛在地為至靜在人為未發天地人之至理也故曰周流六虛然不可以見聞思慮求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率性之道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使知懼也以動者尚其變以言者尚其辭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



其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辭也占也變也象也皆變之所適性體之感也人情之所故懼者父母之外惟師保耳不曰六位而曰六虛虛字當玩味虛是性之體彖之所以效也惟虛故能遷井居其所而能遷虛故也不食之井曰泥泥則不虛故是致虛之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心游太虛也虛字發得是師保父母之臨虛之時也可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勞苦饑餓困窮拂亂是煅煉人的一個大鑪錘承受得這個大鑪錘煅煉過者金是真金人是真人雖僂佛亦要從此關過故天將使斯人之大有所成也必先勞苦困餓拂亂動忍以助其成而人之將有志於大成也亦必先勞苦困餓拂亂動忍以自考其成順適宴安而能有成者鮮矣若舜之為法於天下可

困辨錄 四卷 十一

有味煅煉二字極生活人未言宴安是千古斷案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求諸心而不得故困研諸慮而不達故衡不安於困與衡故作作是性體之健勇不足以起懦強不足以勝私奮不足以鼓氣皆不足以言作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興即作也故德曰作德聖曰作聖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作之時義大矣哉而世之作者寥寥何也

傳於後世者始可以言大成也程子曰困窮拂鬱所以堅人之志熟人之仁又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動心而至於無所動忍性而至於不待忍始是增益其能無入而不自得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切磋磨治王之功操心鍊性操鍊二字要體識陽明先生云吟風弄月的受用却要擔枷抱鎖的工夫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只宴安二字斷送了古今無限豪傑將降大任一節是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



豈求諸心而無不得研諸慮而無不達而顧  
無待於作者耶抑嘗求心研慮亦有所謂困  
衡乃狃於昏弱欲作而不能耶抑冥然悍然  
不知求與研故亦不知困與衡而無所用其  
作耶詩曰遐不作人是在作人者思所以作  
之說作字處激烈豈亦作而言之耶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  
得剛

剛天德也渾是天德流行而一毫人欲之私

困辨錄

四卷

十一

著不得如顏子之不遷不貳三月不違其於  
剛為殆庶也故曰克己復禮乾道也顏淵死  
而吾未見剛之嘆作夫子之所以動也若由  
之行行棖之悻悻特其氣質有類於剛謂不  
屈於慾乎剛與慾正相反自弘毅之學不明  
浩然之氣未養而以悻悻之棖為剛以氣焰  
可畏之衍儀為大丈夫又何怪哉孟子曰是  
妾婦之道也一語而萬鈞者也不屈於慾之  
謂剛不屈於慾之謂作作非剛不能剛而後

能作也堅強不屈四字恐於剛義未盡以作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為不屈於慾甚矣

三讓何也泰伯之德足以朝諸侯有天下

當商周之際商道寔衰周德日新人心之向

背天命之去留已可槩見泰伯又太王之

長子其統緒又在我是三者皆足以有天

下乃棄不取逃之荆蠻示不反也斷文自廢

示不用也而人莫知其為何其心隱其跡泯

然無得而稱故曰至德是謂三以天下讓也

太伯荆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之後蓋有以

見夫周之必興商之必亡而已適當其難采

藥荆蠻蓋有所託而而逃焉者也夫利莫大

於得天下害莫甚於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

不取而以身當忘家之害而不辭惟欲求乎

此心之安以不失乎天理之常微太文則萬

世君臣之防裂矣即如集註所引史記諸說

困辨錄

四卷

十一

二十九



則周室畜不臣之心已四世非古今一大究事耶其曰肇基王迹曰其勤王家蓋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來遠矣以見興王之道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乃據以為剪商之志始於太王而以泰伯荆蠻之逃若欲潔已以遂太王傳季歷以及昌之私則於君臣父子之間不順莫大而可稱為至德耶夫子以至德稱泰伯稱文王而謂武王未盡善其旨微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據人心向背之分數

申辯錄

卷六

七

二百三十五

言耳乃曰荆梁雍豫徐揚歸周惟青兗冀屬紂豈有紂為天子坐視民之叛已文王亦坐受民之歸已而率叛以事紂俱於理勢為太逆以服事殷蓋誠服而事之畧無一毫忿怨的念渾是未發氣象故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至是則泰伯文王心事始暴白於天下後世先儒謂深有補於名教此類是也

困辯錄卷之四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五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存乎悔

介悔是性體之良知良能悔吝者人心順逆之機而介則審於決擇不疑於所行之謂於此而憂之則辯之早力之易莫顯乎微也咎者人心念慮之失而悔則得之省悟而不迷

困辯錄

卷六

七

二百三十六

於所向之謂於此而震之則知之至行之力不遠之復也憂則慮其悔之不早而或承之羞震則懼其改之不速而或沮於難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無咎者善補過者也凡卦爻之義介悔是本體憂震是工夫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而能惕然憂奮然震者鮮矣憂震即困衡之作人能如此憂如此震則介悔有依違於習心急緩於用力者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過則



勿憚改小人之過也必文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過者人心所必不免或生於氣稟或生於習俗或生於聞見或生於時位或生於天理或生於念慮凡非本心有意為之而有所不能免者皆曰過故易之卦爻言補過者十六亦本其體德時位言之故無過聖人有所不能改過愚人有不知見過賢人有所未精聖

困辯錄

五卷

二

二百九十八

人以未發之中為天則權度精切而纖毫莫適蓋察之精則見過益多而改圖益切學易可以無大過者以易善補過而趨時之變又改過之妙用也自訟是心口自相攻詰纖毫隱瞞不得必如此而後可以言悔言震言不遠之復纔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孔子只要改過鄉原只要無過便有許多包藏掩覆得在至於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便非直心

便是德之賊禪偈云常自見已過與道即相當孔子平生所友惟蘧伯玉伯王之賢只是欲寡其過而未能使者深知主人之心故夫子賢之上緣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是在才覺上論時時見有過是時時得本心

○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耻之一念是起死回生的丹頭無耻是無生理故孟子往往拈出點化人蓋欲迎其機而達之如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如耻之莫若師文王人役而耻為

困辯錄

五卷

三

後猶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至此又曰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中庸亦曰知耻近乎勇而周子亦云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為機械變詐之巧者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耻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羞耻之色卒歸於小人之無忌憚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其耻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必皆有所



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  
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  
也

不為不忍渾是惻隱羞惡的本心充滿得這  
个本心體量無所虧蔽則仁義不可勝用達  
是克己工夫不以一毫意欲自蔽以直養而

困辨錄 五卷 四 三百一十七

塞乎天地者方可以語達故曰君子上達而  
足此通彼推此及彼皆非所以言達也夫以  
言不言餽人者穿窬也非其有而取之者盜  
也夜氣牯亡於旦晝之所為者禽獸也嚮受  
爾汝之稱而不安今為禽獸盜賊而安之不  
達故也夫禽獸盜賊推而加諸小人未有不  
絕然怒今乃顯然加之士人而不諱此是孟  
子籠拳大踭打斷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案  
例註中所忍所為達字發得透徹於學問有益  
註中言使其文滿無少虧缺不但指一念

之發而言是謂欲使羞惡之本心無少虧  
缺始可謂為達也達則隨在而無非矣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  
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  
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為善

大舜渾是一個虛體無人無我無微而不入  
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同  
歸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此其所以大於禹

困辨錄 五卷 五 三百一十八

與子路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所不  
告者有遺過也禹聞善言則拜其所不聞者  
有遺善也舜則無時無處無不取無不與耕  
稼陶漁麻豕木石皆吾麗澤之益公於己者  
公於人天下無遺善也虛是化之體未發氣  
象可想見子路有遺過是矣言禹有遺善似  
善與虛體似有對待如前言大舜執兩端是  
執善惡兩端便覺禹於善惡處尚未能一視  
得來惟能一視得來故能取人與人與  
人為善只似大家事非在己也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

仁是生理不仁便是死漢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而為人之心生生不已故感於父子則為慈孝感於昆弟則為友恭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必如是而後可以言脩道之仁故凡脩道一涉於營欲謀慮而不出於生自自然之機者皆不可以言仁不可以言仁則襲也襲而取之則身與道二不可以言

百辯錄

五卷

六

二頁

合也故曰夫焉有所倚脫脫其仁又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仁也凝聚也有左右逢原之意夫子一個脩齊治平的全具家當付之哀公吾其為東周其在茲乎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道不足以盡天下之人足以盡天下之人而

人有一之不與知與能者不可謂為達道德不足以體道足以體道而人有一之弗具弗同者不可謂為達德一則無二無雜純一未發即仁也故純心事父便是止於孝其事之道昭察而不昧處是智愛敬懇到處是仁心之所能為而為之竭其力處是勇世有純心事父而知之有不明乎愛之敬之有不至乎心力之所能為者為之有不盡乎於此可以悟脩德疑道脩道以仁之旨而身無不脩

困辯錄

五卷

七

三百七什

也脩道以仁之仁是指全體言知仁勇之仁是指一節言一是指道德歸宿處即禮也約也三五是道德散殊處即文也博也理一而分殊也故我之所事者為君而凡事於我者皆臣也生我者為父我生者為子凡伯叔父從伯叔父及族之伯叔父兄弟之子及族之子皆父子也同氣而先我者為兄後我者為弟凡家庭之先後乎我宗族鄉黨之先後乎我家國天下之先後乎我皆兄弟也合志而同



道曰朋友凡群而居比而相出入邂逅而相  
因依而為斯人之徒者皆友也故凡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授受不相親言語不相聞  
所以別嫌明微者皆自吾夫婦之別而推之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則  
自吾君臣之義而推之出以事其長上出則  
事乎公卿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自吾兄弟  
之友而推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三人行必有  
我師自耕稼陶漁無非取諸人則自吾朋友

自辯錄

五卷

人

言子正

之信而推之也敬於慈孝友恭信別隨事異  
名而別其所施者皆主於吾心之一理之一  
也其為君臣為父子為兄弟為朋友為夫婦  
類聚群分隨在而異其等者分之殊也親一  
也在父母則如此在叔伯則如彼在從伯叔  
父又如彼以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者分之殊也義一也而手足腹  
心國人草芥寇讐之不同信一也或師或友  
或附或奔走之不同知其分之殊而不知其

理之一揚子之為我疑於義則無以類天下  
之族而裂夫道也不可以言達也知其理之  
一而不知其分之殊墨子之兼愛疑於仁則  
無以辯天下之物而賊夫德也不可以言達  
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  
當知天純心以下發得好亦先儒之所未發者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  
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自辯錄

五卷

九

不可行曰跲內省而惡於志曰疚行有不慎  
於心曰困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之類取  
之而不達其原曰窮如其涸也可立而待之  
類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豫故也張子曰事豫吾內求利吾  
外語有味前定二字然有力蓋自學問主宰  
一定而不移者而言曰前定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博學則無時無處而不學也。學而行有不得於心事，有不安於身者，不能無疑而有待於問問，而曰審必反求諸心，而無不得施諸身，而無不安然，猶不苟於從也。必假於思思，而曰慎極深研幾，夜以繼日，惟恐於本體毫髮有未慊，自以為是，而反害乎道也。思而得之，然猶不敢自是也。朋友講習而明辯之辯，而曰明必坦然，由之而無疑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反於人，於是乎篤而行之篤。

困辯錄

五卷

十

三百餘

者不已之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必止，於是而不遷也。博學慎思，篤行不苟，於自是審問明辯，不苟於從人，擇之審而守之固，誠之之道當如是也。學問無疑，只是不行，惟躬行而後疑生，疑生而後審問，慎思明辯，有所施問，辯慎思有所施，而後學進，故不疑則不進。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參淵戰兢之念，是曾子必教一段本領工夫。

全而歸之，非專自其手足言。

○毋不敬，儼若思，靜而敬也。安定辭，動而敬也。安民哉。

儼若思，靜而敬也。安定辭，動而敬也。安民哉。脩己以安人也。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自勝故曰日強，自棄故曰日偷。日強則陽明勝德性，用日偷則陰濁勝私欲，行強與偷為對壘之敵，故道心與偷心有主盜之分。敬是

困辯錄

五卷

十一

三

聖學始終之要，未有作聖而不由於敬者。故易詩書禮樂所載，曰乾乾曰愬愬曰惕厲曰恐懼曰欽明允恭曰抑畏曰祗肅曰齊慄曰寅恭曰敬，止不一而足。而中庸首章揭戒懼為要領，末復引詩拳拳而咏嘆之，蓋必如此而後可以作本體之健，本體明健而後可以言復。而世之學者，樂放肆而惡拘檢，喜頓悟而鄙積漸，至有倡言戒謹恐懼為不見本體之學，引禪家指授謂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



脫而以戒懼為禪定解脫第二義自誤可也  
以之誤人可乎達磨是東來衣法第一祖惠  
能亦五祖頓悟高第面壁斷臂腰石打碓而  
弘忍有為法亡身之喻其然喫辛苦比之戒  
懼又增數倍蓋戒定慧是禪家三字經乃不  
以其求悟之功為則而以悟後之言為定本  
適中其欲速畏難之心癡人前不可說夢信  
哉又聞詆王藻九容為俗學頭巾氣象蓋以  
直不直端不端當隨其本體自然可也而不

困辯錄

五卷

十三

知端直為本體自然之符蓋未有外齋莊而  
心不存外箕踞而心不放者亦未有心存而  
不莊敬心放而不箕踞者今世學者既無洒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習之  
於童非以磨煉消融其驕悍飛揚之氣獨有  
持敬一段工夫猶可以矯輕警惰鎮浮黜躁  
庶幾復見天地之心今乃舉內外夾持聖賢  
相傳家法一切破壞而以任情恣意為自得  
其不流而為莊周之放誕下禪之委弛不已

也可勝惜哉大抵後世之士各隨其氣質之  
性所便者以為學既各隨其性之所便才說  
持敬便自不安敬則些子氣質著不得若欲  
變化氣質闕却莊敬持養一段工夫更無入  
手處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  
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  
奧愚必明柔必強變化氣質之學本於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困勉之功而後能乃遽以自  
得脫洒為詞其誤人不淺也

困辯錄

五卷

十三

困辯錄卷之五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六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仁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克養得這箇真念不息則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為仁

困辯錄

本卷

乙

之本堯舜之道廣矣大矣亦只是克養得這箇念頭徹天徹地至於為法天下可傳後世故曰孝弟而已矣是故君子之學惟務其本本立則道自生無所強也孝弟之道其至矣哉一念非天一事非理一物失所皆非孝也曰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一毫人力着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的實功稍涉人為便是助長說得務本之學不落影響而孝弟為仁之本始有著落註謂孝弟是為仁的始誤事則矣

○夫仁也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惟近取諸身蓋及人之道不遠於已而得之因已之饑思人之饑因已之寒思人之寒蓋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有間故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困辯錄

本卷

二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地我位萬物我育莫非已也備猶言責備也禽獸草木一物失所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皆我之責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誠矣誠則無事洞然八荒皆在我闡樂莫大焉其次未至於誠不免



猶有人已之間有間故不通而去仁遠矣惟  
 強恕而行善推其所為者為近之強者人一  
 已百人十已千之意強之則私意無所容故  
 能視人猶已推已及人而求仁為近也西銘  
 一篇全自孟子三句翻出來以備為責備是  
出已意亦自好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學者須是識得仁體仁天德也渾是人一個  
 生身的命脉須臾離不得者君子以成德為  
 行於是乎有成德之名去仁則無以成身而

困辯錄

木卷

三

可以成名乎一飯造次須臾之頃也顛沛則  
 死生患難繫焉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  
 已於是乎有殺身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之事  
 盖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仁以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君子所以為  
 君子非固欲以成名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居仁由義大人尚志之事與民由之獨行其  
 道行其志也不淫不移不屈其志不可奪也  
 此其以道為體參天兩地謂為大丈夫信哉  
 公孫衍張儀不過縱橫豪俠之雄權譎詐謀  
 之傑善啓兵端陰持禍柄其氣焰足以進退  
 離合乎諸侯糜爛肝腦以塗其民當時畏之  
 如虎尚何足以言仁義也哉而景春輩以大  
 丈夫稱之學術不明一至於此故孟子闢之  
 為妾婦盖鷄鳴狗盜善依附以肆其姦妾婦

困辯錄

木卷

四

之心亦妾婦之行也富貴貧賤威武是考大  
 丈夫的三個關頭未嘗經此關者如未經烈  
 火煅煉終未可遽言真金也故烈火百煉是  
 真金的考案此關不易  
過要有脚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蹈之手之舞之

理義之悅我心無所勉強而自和順於道德  
 始可以言樂非真能克己以自憚其本體者  
 不足以語之樂則生意暢達莫非天理之流



行手舞足蹈中規中矩有不知誰之所使到此便是動以天凡說生字便當與助長對看則用工便不差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樂是心之本體有毫髮累於心處便不可以言樂惟仁義禮智根於心方可語此根字極有力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根之謂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心廣體胖睟

困辯錄

本卷

五

三百

面盎背手舞足蹈蕩蕩休休皆樂之符故以夫子之聖而樂生於發憤顏子之賢而樂生於竭才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非樂不足以語君子非時習不足以語樂是豈肆情恣意以自快者可及哉記曰君子致樂以致其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安安則又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戒謹恐懼所以

致樂而治其心也油然而生是豈人力可能哉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有非分之望者每取必於天故怨有過情之求者每責備於人故尤夫子之所取必責備者惟在於我而無與於天與人也蓋好古敏求惟知盡乎下學之功求以上達乎天理天監在茲知我者非天乎下學上達不怨不尤只是庸行之謹世莫我知宜矣只在想上者便怨尤不生

困辯錄

本卷

六

三百

稍離却便外面責備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曰適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莫無所主而無所不主無所不主而先無所主曰義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義之盡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知來藏往是謂神知大抵應事不足以盡義者有三病事未應先有個迎待底心既應又有個將而不化底心應時又有個偏重底心



即佛學所謂前念今念後念相續不絕也佛書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知與吾儒同異何在不能盡義三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如形則著之著察如察乎天地之察行道而有得於心得於心而行之久者未有不著與察也其不著與察者襲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言由於道而無所得於心也觀

申辯錄

大學

七

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則知著察之所由來著察二字發得好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好古敏求曰學行而不已曰適守而不變曰立變易以從道曰權故立而不能權未可以言立適而不能立未可以言適學而不能適未可以言學蓋學所以學夫道也人惟不志於學則已也夫既可與共為學矣而未可以

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乎其哉可與共學者之難其人也堂堂乎張曾子所不與無以其多聞見以干祿好苟難以為仁而非所以求適與立而權者乎曾子之學確故能慎擇所與如此說得別亦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申辯錄

大學

八

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也有同適焉性之欲也然得之不得有命焉君子不以為性之所欲而求必得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曲肱飲水樂在其中有非性之所能役動心忍性性命於天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之於父子而不得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而



不得於君臣禮之於賓主而不得於賓主智  
之於賢否而不得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而  
不得於天道命之所值有幸有不幸也然子  
之於父親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  
所逃於天地。是天地之性也。君子不以為命  
之所遭。委之於不幸。而不求所以自盡也。故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文王以服事殷  
而得專征伐。有非命之所能制。回天易命。氣  
命於性也。

南齊錄

卷六

九

言九土正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直在其中矣。

人之生也。直直本性也。佛氏有直心。是道場  
之喻。然好直而不好學。則無以究直之蘊。故  
有名為直。而反害乎德。有疑於不直。而本之  
天理人情之至者。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魯  
昭公娶同姓。而孔子以為知禮。直在其中矣。  
證父之攘。乞隣之與其不情。已甚。不但失之。

於絞而已。佛氏以究親平等。遂以平等為直  
心。均之為賊乎德。蓋好直而不好學。或好之  
而非其學也。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已憂。而  
六言六蔽。其所以進子路者深矣。卒以勇直  
不得其死。學之未至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億存心。即自詐。自不信。蓋逆億是機心。有  
機心者。必有機事。人見機事。多喜。既喜。便是  
種下種子。甚矣種心之不可有也。佛偈云。有

南齊錄

卷六

十

情米下種。因地果還。生明道先生早年好獵  
。既見濂溪。後自謂無此好。濂溪曰。何言之易  
也。但此心潛隱未露耳。十年後忽見田間獵  
者。不覺有喜心。嘗架橋。少一長梁。後出入林  
間。見林木之嘉者。必起計度之心。程子天性  
純粹。類顏子。一着意必。而融化之難。至於如  
此。况以億逆為心。則將無所往而不億逆也。  
故寧無億逆。以為智。寧無先覺。而為不賢。蓋  
養心之術。莫要於無種心。而要於有根氣。信



哉。不逆不億只是不可動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而不歌非徒以矜人乃所以養心也蓋哭歌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惟立心勿恒者為然天時忽然雨忽然晴者便言氣候不恒感不恒之氣者淫而成疾故凡情之無恒者其病心亦多矣夫子之心其天之定者歟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困辨錄

本卷

十

論語

專者其心不分致者其志不已用智不分乃凝於神莊子之言也真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今之學者欲速化而鄙堅苦惡拘檢而樂放誕雖講究入虛玄亦只是對塔說相輪其何以入德而凝道哉儒家想無成有佛氏想有成無要之專與致為之也豈惟佛氏下此如百家之學成章而可傳者未有不由於專致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

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者率性而已中和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因已之所惡公其惡於人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因已之所欲公其欲於人也不見所惡欲而寂然不動者中也欲惡不

困辨錄

本卷

十一

論語

欺其本心者忠也非中也然於中為近欲惡之發不待推而自然中節者和也推惡欲以公於人者恕也非和也然於和為近忠恕是學者求復其本體的一段切近工夫蓋本體自忠恕也中心為中如心為恕中心天下之大本如心天下之達道聖之所以異於學者動以天耳求即反求諸身之求蓋反求乎為子為臣之道以之事君事父有未能也慥慥進而不已之意訓篤實字欠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矣

此夫子因病而藥成德達材之教也蓋由也  
無人故其學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無衆人  
之能以為能者人之所稟材性不盡同惟能  
因其材性所近而學以成之均之為成人若  
臧武仲之知文之以禮樂則亦成人之智也  
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亦然特

困辯錄

卷六

三

三百

患於禮樂之道有未聞耳蓋學以變化氣質  
為要也變化氣質莫先於禮樂故曰立於禮  
成於樂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斯須  
不莊不敬則暴慢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  
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子路氣質剛勇擁盾  
結纓不得其死豈於禮樂之道終未有聞而  
不免於六言六蔽者耶成人猶言成材成章  
也亦之為言非其至者如註云渾然不見一  
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則至

矣說文之禮樂亦可以為  
成人嚴粦先儒之未發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耻心生於美惡之相形敝緼狐貉美惡相形  
之遠不知敝緼之為貧賤狐貉之為富貴不  
知富貴之在人貧賤之在我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非志於道而見其大者不能故子路之  
勇只是聞過之喜未之能行之敏衣敝緼袍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勇自足以卓冠三  
千而不濡不移不屈克之有其地矣乃終身  
誦之自居其有惜哉此當與士志於道一章  
並看

困辯錄

卷六

四

三百

困辯錄卷之六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七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神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心之生。生不已者。易也。即神也。未發之中。太極也。未發無動靜。而主乎動靜者。未發也。非此則心之生。道或幾乎息。而何動靜之有哉。

困辯錄

七卷

乙 三百七卷

有動靜兩儀而後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有四端而後有健順動止入陷麗說之八德德有動有靜也故健順動止而不失乎本然之則者吉以之生蓋得其本體發而中節也入陷麗說靜而反累於動者凶以之生蓋失其本體發而不中也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舉而措之天下而大業生焉天地位萬物育也易書造化皆然太極以下說得有着落於是見易之不可遠也或問八卦為入之八德何如以身體之自可

見聖人畫卦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

然故自天德之剛純亦不已而言曰健本之

天命而不雜之以人為曰順感而遂通曰動

寂然不動曰止善體人情隨事精察曰入合

乎人心之同然而彼此不相逆曰說合敬同

愛以聯屬人情曰履天理為人欲所困曰陷

易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剛健便能

困辯錄

七卷

乙 三百七卷

化生未本如此今混寂成體用而一之者不知何以觀此書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寂然不動者神之體感而遂通者神之用不

動者不動於欲也遂通順應而物各得所也

無思無為者易之學所以神而明之也一步

思為便是憧憧雖疾之而弗速行之而弗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感應之機捷於桴鼓影響其何以思慮為哉其可思慮者惟歸與致耳即爻言貞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要其歸而貞夫一所以立感應之本也過此以往亦隨其神化之自然感而應之纖毫人力不得而與也故曰未之或知觀之日月寒暑尺蠖龍蛇屈伸往來之機自可見入神便是無聲無臭發而中節便是利用安身入神利用便是神化德之盛也懂懂是著思慮而有

自辯錄 七卷 三一

心於感應者故象曰未光大此爻義須於貞字體貼傳曰貞者虛中無我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一貞而已以量而容擇可而受其去虛受之道遠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當豫之時六二獨能以中正之德介然自守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可與幾而知神之所為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吉凶之先見者幾也亦神也非至靜足以立天下之本者其孰能知之故曰介如石焉斷可識矣其曰萬夫之望蓋以時方溺於豫不鳴則肝君子獨觀萬化之原而游心於昭曠之境以定吉凶以成壘壘天下倚之如著龜神明焉故曰望介于石是知幾之學即大學之安而能慮也

自辯錄 七卷 四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神方知易貢易之德心之妙用也神之不測曰圓知有定理曰方貢則因人以異其用曰易心有所著則神明之體室圓神方知則一塵不累聖人以此洗心言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虛之至也密者妙用之原退藏於密無



聲無臭鬼神莫窺其際蔽之至則所存者神足以主天下之應所過者化足以蔽天下之往不但自神明其德而已制為卜筮所以使天下後世皆有以神明其德也齋戒者神明之原程子曰上一於恭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本義云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二語有味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神武而不殺者夫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困辯錄 七卷 五 二百六十一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冒天下之道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以崇德也感而遂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定吉凶以成亶亶以廣業也致廣大而極高明知之崇以效天盡精微而道中庸禮之卑以法地知禮者本成之性也效天法地存而不已而道義出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即聖人之用易以見易道之大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由氣化而後有道之名故迭運者氣也即道也自有天地後此氣常運自有生民後此心常發外常運而求太極外常發而求本體是二之也是有外也二氣氤氳於穆不已純粹至善天地之性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則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故乾道成男有屬乎陽

困辯錄 七卷 六 三百六十一

而為仁者仁則率其剛明之過而震動奮作之意多遂以道惟仁而已仁之外無道也坤道成女有屬乎陰而為知者知則率其陰靜之過而翕聚凝蓄之意多遂以道為知而已知之外無道也至於百姓則偏駁尤甚困於仁知之中而不知有所謂仁知也於是乎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知來藏性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固非百姓之溺焉不知亦非仁知者之著於所見蓋善反之天地之性存



焉觀天地之顯仁。藏用不與聖人同憂。則知君子之知來。藏往不與仁知同用。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自帝之出乎震。齊乎巽。而鼓萬物之出機。曰顯顯者。仁之顯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自帝之勞乎坎。成言乎艮。而鼓萬物之入機。曰藏。

困辯錄

七卷

七

藏者用之藏也。歛却神功。寂若無也。顯則流形化光。粲然日新。而可見則其中之所存者。盛而無窮。陽生陰也。故曰德。德言其仁也。藏則歸根復命。渾然富有而無跡。則其繼之所發者大。而無外。陰生陽也。故曰業。業言其用也。仁用相禪。生生不已。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之而成能。於是乎有成象。效法知來。通變之制行焉。德以之崇業以之廣。均之不可測之神也。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所以著君子。

之道而立人極焉。夫曰繼曰成曰仁知曰顯。藏曰生生曰象法曰數變。一陰一陽也。曰善曰性。君子之道曰仁。曰用曰德業。曰易曰乾。坤曰占事曰神。是即道也。程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然器即道道即器。知得生生是易。一陰一陽是道。不可測是神。則知凡有所見者皆不可以語君子也。不可以窺盛大也。

困辯錄

七卷

八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七八九六陰陽自然之化。參伍錯綜制而用之。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人之所以神而明之者。存乎德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神而明之也。默有極深研幾。潛乎冥契的意。成者默之契。不言者默之養。信者契之深成。而不默有待於外也。言而後信。不足於已也。故實理得諸心。而措之於行。



者始可以語知來之神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皆默而不言也顏之愚參之魯其有得於不言之默乎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毋曰不顯莫子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輯柔爾顏德之符也不遐有愆失之未遠而遷復也莫子云觀不顯亦臨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微之顯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困辯錄 七卷 九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滿佚作亂之事

反躬則動而不失其本然之靜故能節好惡而以命物者命夫物也是為主靜而立人極焉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惠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約其情使合於中反情以和其心也情多流而失之過故曰反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不遠人以為道比類以成其行也惟能和其心而成其行則耳目鼻口心志百體莫不各順其當然之則而發無不中故曰順曰義順義而後身體辟心術正

困辯錄 七卷 十

聰明聖而所謂悖逆詐偽淫佚作亂之事不復萌矣故曰和心要矣成行急焉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戰國之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遊說縱橫之徒氣焰可畏一怒而諸侯懼甚哉言與氣之為害也故聽之使人喪其所守見之而莫知其所適從來有不動心者也於是孟子發



知言養氣之學蓋知言養氣則所以距詖行  
放淫辭息邪說以閑先聖者有其具此其不  
動心之故所以長於告子也集義是養氣的  
丹頭點鐵成金變血氣為義氣化反側之民  
而歸之皇極天下之大勇也故不知言則多  
疑不養氣則多懼疑懼則動心養氣即是養  
心以直養而無害是孟子學問主腦養氣便  
知言蓋權度在我而天下之輕重長短莫能  
欺非養氣之外別有一種知言之學也告子

困辯錄

卷七

十一

資性剛勁過人故能隨其所見固執而不變  
雖其學失之於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非  
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者比也謂不得其養則  
然矣戰國之學告子為近裏楊墨次之陳仲  
子許行之徒又次之公孫衍張儀則其下者  
外此如樂正子其在孟子之門則顏閔之亞  
與次第諸家學  
與問有無量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堂高數仞楹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驅騁田獵後車數千乘此當時之所謂大人  
巍巍然者故說而藐之藐其巍巍然者耳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我  
者皆古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此其  
藐之之具先儒謂掀却卧房且就地睡此便  
是真正英雄人此等英雄皆從戰戰兢兢臨  
深履薄中來若血氣豪俠一些子着不得便  
見浩然之氣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  
其富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孟子之所以

困辯錄

卷七

十一

不動心而藐巍巍者蓋本於此若當時遊說  
之士豪俠之徒似皆能藐大人而逞其雄者  
要只是俠氣才辯所使耳惡足以窺孟子之  
藐哉先儒謂孟子猶有些戰國氣習恐是微  
露一斑處真正英雄須從戰兢中來苟說未  
知戰兢個甚未到江漢秋陽處與  
言英雄真及也  
鮮有信得及也

○然則有同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故一不辜而得天下  
皆不為也是則同



王不待大德之盛也。一不義。一不辜。至微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至利也。以絲毫不得於心。遂棄天下之至利。而不為。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而湯之漸武之未盡善。蓋迫於時。而所遭者窮於是乎。知湯武之不幸也。故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孔子之時。行人人殊。要其中之所存。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一而已矣。巢許讓天下。而市井小人爭一文之利。豹七日不食。隱霧成文。而鷄

困辯錄

七卷

七

犬終日營營。竟無超然之志。所存者異耳。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志者心之所之。心與行俱至。曰志。恭敬奉持。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曰尚志。居仁由義。而無一念一事之非仁義者。大人之所必有。事焉者。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靜則與居。動則與由。與生俱生死。而後已。故曰匹

夫不可奪志。可奪非志也。世顧以意氣念慮。知所嚮往者。便云有志。夫意氣念慮。能得幾時乎。是蓋淺之為志也。心與行俱至。曰志。此句極為有見。世人正以意念誤認終身無志。而不知之也。悲夫。

困辯錄

七卷

七

七

困辯錄卷之七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八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誠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繫矩之道王道也故曰大忠信是人的本心即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不失其本心者而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曰得之驕泰忠信之及天理存亡之機古今治亂之原皆決

困辯錄

八卷

乙

於此程子曰不聞君子之大道者任情恣意無所不至不但挾勢凌人而已周公之才之美後世無及也使驕且吝餘不足觀不足觀者言於宗社生靈一無所利徒以資其驕吝之心而已矣故碩膚之遜吐握之勤思兼待且之憂卒之孺子稱王無夷狄驅猛獸制禮作樂教化大行弭流言之亂感風雷之變而吾夫子思服之放至形諸象象忠信得之也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其曰

不肖非顯顯狼狽如世俗所謂不肖子也舜之戒均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傲德便不肖其父而天命人心之去留以之則知堯舜之所以大過人者亦只是欽明溫恭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為善耳忠信之至也傲便是驕泰傲凶德驕盈氣泰侈心一種而三苗者也只此三字斷送了古今多英雄秦皇漢武可鑒也註忠信驕泰朴實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困辯錄

八卷

二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古今大臣雖人品不同要之只是兩種故秦誓設言有一个大臣斷斷休休尊賢使能便自能明明德於天下宗社生靈以之而利設又有一个大臣媚嫉猜狠妨賢忌能便自播



惡於衆宗杜生靈以之而殆斷斷無他忠信之德也休休有容虛中之量也故能視人之德猶己之德視人之技猶己之技以天下治天下而已無所與也是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大人之學也伊尹周公其人也若只是一个小娟嫉的心腸違聖妬技禍人家國天下至於自禍其子孫者何限如崇侯虎飛廉李林甫虞昇賈似道盧杞秦檜等其人也要之忠信之德喪而虛中之量窒故曰寔不能容言

困辨錄

八卷

三

寔是容不得撐腸拄腹如眼中之釘必去之而後快三代以下之才齊聖廣淵之類不可得而見矣郊迎幕入不過曰強而有力智慮而能謀多聞見而善應變樂正子未嘗有一於此也魯欲使之為政而孟子有不寐之喜至為公孫丑所疑問而孟子與其好善且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又曰夫苟好善士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樂正子以忠信之資好善之量足以來天下之士則所謂

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士盈庭克幕取之左右而自足况以類相從有超乎強幹善謀博洽多能之外者尚何家國天下之不優為哉先儒曰無人無我無作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足矣其亦有得於大學泰誓之旨乎論二種大

臣由好善與否引證甚明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一介不以與祿以天下繫馬于馭弗顧視夷之清也五就湯五就桀惠之和也吾豈若處

困辨錄

八卷

四

吾豈若出姑試其可時也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道便欲堯舜其君民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卒酬其志即孔子之祖述也伊尹渾似孔子而謂其終有任的意思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非任乎桀暴虐猜狠主也蓋嘗囚湯矣伊尹湯所學焉而臣之者五就桀而桀不疑放太甲而太甲不疑天下人亦不疑復太甲于辟太甲安之天下人亦安之夫南巢之征弑也桐宮之放篡也履從古未有之變而處



自辯錄

八卷

五

之若夷湯之後伊尹一人而已。蓋嘗以身廢其地，察其心而思其作為，即以夫子周旋其間，恐亦不過如此。周公恐懼流言，狼跋而東，非風雷之變，金縢之啓，幾於不免。伊尹非周公所及也。伊尹渾似孔子，而或謂其微有迹。孟子比伊尹其迹，又著其序。伊尹出處心迹，煞痛快。孟子之後，無愧於尚友。惟周茂叔其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聖人復起，不易。伊尹絕學，孔子甚是。聖之任却，是孟子亦自見。任否不來。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堯之克明，峻德至於平章協和，舜盡事親之道，至於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精一執中，是立天下之大本也。位天地，育萬物，是知天地之化育也。夫豈有一念意必，纖毫人力倚於其

自辯錄

八卷

六

間哉！一本之純一，未發天理，自然流行之用。肫肫其仁也。仁即脩道以仁之仁，自仁之發，微不可見而言曰淵。自仁之克周不可窮而言曰天。浩浩言其溥博無外也。淵淵言其靜深。有本也。肫肫言其純密滋貫無一事而不體也。未發之中，克養到得純粹至精，恒久不息處，方可言至誠。故至誠功用至於配天配地，高明溥厚，悠久無疆，只是肫肫其仁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夫焉有所倚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至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人物不能自盡其性，便是化工不及處，亦是己之性有未盡也。故至誠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蓋如此。



贊化育之不及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等處最好體貼本體甚助精神若體貼得  
到精實處則知天地間鬼神皆吾此間顯見  
者孟子謂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此  
物也三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神者鬼  
神之樞又是慎獨的紫眼洋洋乎峻極發育  
此何物哉三極之道同此一物更無別物實  
體此意在心目間何處容私意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困辯錄

八卷

七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忠信廉潔是鄉愿實有之行故非之刺之無  
可舉可刺然要其居之行之之心不過欲以  
此為鄉人所稱而非自成自道畜德以誠其  
身之學至於同流合汙闍然媚世曲全密覆  
惟恐有可舉刺即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蓋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則利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謂鄉  
愿非蹠之徒與故曰德之賊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害乎德也三代以下之學號為有志者  
其受病只是好名鄉愿則好名之雄傑蓋以  
實行要譽故悅而從之者衆又則入而化之  
率天下而禍忠信廉潔者非鄉愿之學乎故  
孟子辭而闕之甚嚴惡之深而絕之痛也至  
於狂者之嚶嚶不掩狷者之蹢躅亦非之  
則可舉刺之則可刺然其心只要做古人只  
是要有所不為略無一毫為人的意思而人  
之非我刺我漠然無所動於其中若達則便

困辯錄

八卷

八

是堯舜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此是孔孟微顯闡幽發奸摘伏從咽喉下着  
力處程子曰鄉愿是个無識見的好人蓋以  
其忠信廉潔其行誠有足稱者鄉愿以德媚  
世祝鮀以佞媚世宋朝以色媚世觀媚世者  
之所尚而世道之汙隘可槩見也今之所以  
媚世者何哉是鄉愿是忠信之薄毀譽心動便  
是孟子明心術學凡學術之壞皆由心術無  
為夫動以天為聖學非用也與民相忘於無  
事治之端也動以人為端也狂狷却是動以天  
而莫之休也亂之端也狂狷却是動以天地



莊胎鄉愿却是伯者以下心術故孔孟屢言之所以防世也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子莫執中蓋欲監二氏之學擇為我無愛之中而執之而不知為我兼愛皆中也時當為我則中在揚子陋巷開戶顏是也時當兼愛則中在墨子過門不入禹是也蓋中無定體惟權是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天然自有之則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然後能發無不中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

困辨錄

卷八

九

五十六

則以中而賊道者何限蓋自堯舜之學不明而精一執中之學不傳往往以中涉事為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其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管欲着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事而擇已不勝其憧憧非惟日不足顧其端無窮膠凝固滯停閣廢棄是中襲也况未必中乎戰國以來無人識權字亦無人識中字故執一賊道之論孟子私淑子思而得之以告萬世不

獨為子莫發也權與中字發揮甚是即事求若未發作主一切事物皆吾顯見

○或問遷善改過將隨時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而遷之改之也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佛書云一真一切真一善遷而萬善融二句有善有蓋千遷過認得遷改真終日遷改不了方是萬善融方是萬過化

困辨錄

卷八

十

三十四

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隳突衝決反為本體之累惟其來也吾不知其來其去也吾不知其去惟日孳孳惟求所以立吾之大本譬之主將精健則間道梗塞竊發之盜又則化為良民而往來於康莊者皆堂堂正正之兵四境寧謐寂然無譁故欲祛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便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



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清掃。湯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青効於旦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達磨面壁九年。方纔降伏得一個身心。降伏云者。心為我用。我為心主。吾儒辦得達磨一個堅苦的志。便能屏息靜緣。寂滅六塵。尚何容慮之足。除哉。李延平先生嘗言。人曾中大惡念。最易按伏。只是那大段不計利害。乍往乍來。相續不斷的。却是難除。蓋人大惡的

目耕錄 卷八 止 三百卅三條

的人。迺謂良知自知。致而養之。不待慮學。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處。雖充為人倫之至。亦只是克養得這一念。到極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為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伯學裡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即道心

一尚何情慾。妻孥之足患哉。佛氏一生堅苦。只是空得一個情慾。至於棄其妻子而不顧。與草木瓦石同一無情。蓋求吾聖人養氣之學。不得而失之者。惜哉。

○或問良知之學。何如曰。此是陽明先生門下相傳指訣。先生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為儒者。所深耻。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閣了。天下無限好資質。

目耕錄 卷八 止 三百卅三條

心腸本少如弑父。委君媚盜。不良的念。即使之念亦不念。可見客慮之難除。種心在故也。

先須求復心體。此句最緊。心有安頓處。便不他處依泊。不知其來不知其去。是心已脫離得。能作主宰。更誰為來去者。此是緊要方。茲不知有能製服者。否不患病來。只愁藥少。此

語可

○或問匹夫悍卒。臨難而多能死節者。何哉。曰奮於氣也。至於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故君子集義以養浩然之氣。則能塞乎天地。齊死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處之。



陽明公之罪人哉

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致養這一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生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太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蔽而誤以知覺為良知無故為伯學張一赤熾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良知是未發之中四句乃為信陽明先生處不可草草看過斷陽明公良知發語之由却甚得其本旨只向此邊提稍重便有令人自誤處非

或問隨處體認天理如何曰此是甘泉先生揭以教人之旨先生得之豫章羅先生豫章云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天理則人欲便自退聽由此持守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又云學者之病在於無東解冰釋處雖用力持守不過苟免形顯過尤無足道也究其首意全在天理二字所謂見天理者非聞見之見明道先生云吾學雖

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世之揣摩測度依傍假借自謂為體認天理而反害之者多矣天理是本體自然流行如平旦之好惡孩提之愛敬乍見孺子入井之怵惻不假些子人力幫助學者體認到此方是動以天動以天方可見天理方是人欲退聽凍解冰釋處也此等學問非實見得未發之中道心惟微者不能及先師嘗有書答甘泉云究竟老兄立言宗旨微有不同

或問今之學者何如曰今世之學其上焉者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識障講求義理模放古人行事之跡多聞見博學動有所引證是障雖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從知識入均之為知識障也三家之學不足以言豫青之以變易從道皆不免有貽誤



困窮之患。蓋義理隨事變。以適用。非謀求所能備。事變因時勢。而順應。非格式所能擬。義理事變。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處。非一人所能周。故曰。障。然尚是儒者家法。可以維持世教。而無所謂敗常亂俗也。此外又有氣節文章。二家氣節。多得之天性。氣節可以勵世。磨鈍。庶頑立懦。文章又有古文時文。亦是學者二魔。魔則病心障。是障於道。故先儒嘗曰。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

困窮錄

小卷

十五

其本。而徒以其意氣之盛。以為為於世者多矣。彼詞令之美。聞見之博。議論之辯。節槩之高。自其外而觀之。誠有以過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人望。而無一瑕之可疵者。千百中未見一二可數也。障却三障便。是世情丟不下。若破得世情。便自安本分。陽明先生按本塞源之論。盡之。

困窮錄卷之八終

困窮錄序

鷓於燕臺得困窮錄。寫本初不知其為誰氏所作。及遍觀而盡識之。迺知

雙江先生遇困而亨。有所辯焉者之學也。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與授受之素。仲尼祖述以教萬世子。思子述其所得於祖者。發而為素位之訓。先生發明真切。精密通貫。厥旨微矣。但其間論說與儒先之所擬議。蓋有所不能盡。同余校文過安甯。以趙郡一子亦知是學者也。故校錄

困窮錄

與其學。子商之必有得先生之心者。而千載相傳之秘。其不在茲乎。

嘉靖壬子春三月丙申。桐城後學阮鶚謹述

困窮錄序終



中離先生研幾錄序

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蘊之曰性由之曰道動之微曰幾性也道也人皆有之人皆可能者也喪其有而弗能非他慢于幾而已矣故研幾者率性之括脩道

之樞要也是故學聖也者致中焉已矣致中也者惟精焉已矣惟精也者精于幾也精于幾則莫非道心之運而人心無自萌矣此理欲之源王霸之分聖愚之判毫釐千里不可忽焉者也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學者舍是無所容其力矣是故克己非幾弗淨圖事非幾弗遂感物非幾弗通聖人知幾大賢庶幾學者審幾大哉幾乎一真百真

一妄百妄有即百有無即百無毫釐千里不可忽焉者也是故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非幾也言而後信動而後敬非幾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志常存念常一精神意思常凝定而虛明而



後一有萌焉必覺也一有覺焉必克其善去其不善是之謂研幾吾

老師中離先生年十六聞講中庸遂志聖賢之學然求之十餘年而不得其門迨獲師承脩之

二十餘年而未成厥志一旦悟曰吾慢于幾已乎吾無貳其事而德弗崇無弛其功而質弗變吾慢于幾已乎乃嚴乃憚惟良知是則惟萬感之微是慎焉斯日新矣三極等日侍而日見其

精也錄其言曰研幾錄皆發明要約以貞夫一者也謀諸同志梓而受之用作于觀省嘉靖乙未冬日南至門人鄭三極謹書



讀中離薛先生研幾錄

茶少從家大人受書則有中離先生  
研幾錄曰先生為陽明首座讀此有  
禪聖學時有事帖括解者十七所未  
解者十三比仗斥家食搜此書無有  
始說先生裔孫諸生士彦得抄本讀  
之見其精密恢擴直發前人未發聖

人復起不能易矣近來姚江標柄人  
間疑其支離先生之學有入門歸宿  
而一生氣魄百折不回真為姚江功  
臣第此書殘闕祇存千百什一姑綴  
數語簡端俟獲全書當叙付剞劂為  
先生傳神歲已酉鄉人後學林熙春  
識

研幾錄

揭陽中離薛先生著

門人

鄭三極

輯

歸善葉

尊

校

立志真切界限分明方是學

收斂歸于一發用出乎一安有不是處

有問孔門未嘗言頭腦即事是學今人言之終恐涉

虛先生曰不知居處執事與人是事恭敬忠便是

頭腦何嘗不言

論語首章為學規模已具然未道破學之用力處故

次章便說為仁為仁只是孝弟孝弟是良知良能

萬善從出之地故謂之本第三章又說仁之樊恐

人在言貌上做二夫既知此意只是誠切用功學

便可成故繼之以曾子之言此孔門宗旨記者之

意也

道一而已聖賢雖千言萬語功夫則同不同便是異

端會得一時方是知學一者何天理也吾心之本

體也語其一謂之誠語其主一謂之敬語其無往

非一謂之貫凡語求仁語博文語集義語致中和



語道德九經皆存天理別名耳會得便見萬物皆備於我

問良知天理異同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味其知失其良則為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毀無以見易

君子義以為質義則善矣更有禮行遜出信成乃為精義乃為盡善

意中若見自家是處便是魔若見人不是處亦是魔

無事昏沉有事滯着其病一也惟作得主宰則精神常聚精神聚則本體常明

審而後發尚未能寡過况輕舉遺悔妄動取困者乎做得功夫是本體依得本體是功夫又曰功夫即是本體本體即是功夫此先師發明前聖所未發者也

大夫夫如何肯作市童憐之事

廓然無物之中有悠然有事之意

三聖授受在惟一致一之功在惟精持不逮之資為

過時之學更宜猛省

三德之用聖人妙用也而正直之用亦非一如孔子於孺悲於冉子請粟可見

孟子說箇體之充讀之三十年未能知其味蓋不充滿不能流行不誠切不能充滿故曰專心致志曰欲罷不能曰發憤忘食皆自一充字進

所向有物即為物縛所有有善即為善累忽其細者未有能成其大者也慢其下者未有能恭其上者也

一毫不放過才立得起一毫不苟簡才精得去學須要勇勇則氣充內直而守固

聖人惟能容天下之惡故能化天下之惡惟能取天下之善故能成天下之善惟能受天下之教故能教天下之人惟能用天下之智故能成其大智惟能任天下之能故無所不能

學要常醒悟不然得力處便是受病處悟入處便是自畫處何也至誠之道夫焉有所倚一倚便是病不着事便無事不逐物便無物



質美未學善入也不為不善是質美未學何學也世  
儒謂未探討探討惡能入聖人之室大將請問曰  
學是學求至善不為不善則所為亦皆善矣但求  
之事迹無事則無學矣須是常虛常明無動靜無  
人我此意常存久而純熟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  
神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  
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  
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為

上學學舍之便昏憤無用力處  
即望道而未之見便是道體若有一毫自見即晦塞  
矣

無為人移無為習變無為事勝無為物奪  
志剛而色和氣昌而情藹理直而詞遜  
堅刮起來件件事能一存放便通不見  
閑靜中用得功應酬勞擾中用功不得是有根在故  
其動易挽其物易引洗得意根淨乃過此關  
處忙處逆氣不動則心明而事自直一動便窒塞不

通。

有此念便有此事起一意便成一欲故獨不可不慎

也

論事取其要論人取其長

自處悒悒則義日精處人渾厚則衆日親

思前算後萬端起滅不將不迎一念見在

塞乎天地更無他物只是此氣氣清則和氣濁則亂

和則百善生亂則百妖作皆氣之為也故知言在

養氣養氣在集義

研幾錄

後儒紛紛理氣之辯為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  
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  
也

自任重則自治密責已切則責人輕

居官居朝得行其志者遇也不得行其志者勢也如

欲必行於勢必有所瀆居家居鄉得行其志者遇

也不得行其志者情也如欲必行於情必有所傷

瀆與傷失中和之體君子弗由也

德惡揚善處人之道也



二人之言未可據一時之見不可定

有為聖人之志則工夫自緊人欲自消

心一也然大人以大事之細人以細慶之常人以常

體之則各得其理而無怨

招尤取謗必有端非其學非必有其事非非有其事

非必有意氣言貌非三者既免然後不見是而無

悶

自卑而尊人禮也廓而達之道洽而情周

成王不知周公趙清獻不知濂溪意同而未察者也

察則一矣伯夷不知武王晏嬰不知仲尼意殊而

有蔽者也雖久不察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為石

大凡人有三種有為善底人有為不善底人有不為

善不為不善底人為善者君子也其純為聖人為

不善者小人也其純為盜蹠不為善不為不善只

是隨時順人意所謂未免為鄉人者也其純為鄉

原

學要懇切懇切便立得起擺脫得下顏子欲罷不能

孔子發憤忘食皆此意也北宮黝孟施舍粗猛人

也孟子與取焉取其銳意向往不顧利害然却要

有本領有下落不然只是意氣故便說出箇本體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得

此體存存便是道義之門一毫邪曲便非集義便

狹小便屈撓便有懣於心師友載籍皆是栽培此

意今人稍懇切即恐助稍寬適即恐忘故未知集

義功夫先講勿忘勿助不得

神至剛亦至柔剛而不柔柔而不剛非神也

人和讓則精神長暴戾則精神退暴戾甚則精神滅

學要根本正當不妨數改數改則數進如萌芽之物

一番剝落一番長

學有三節初則捨非求是中則有是無非後則是非

俱忘

安宅是良知無歉處正路是良知直遂處一毫有懣

便展轉不安一毫不直遂便非本體流行出來非

正也

眾人擾擾吾心不巧無言飄飄吾心不搖衆物離離



吾心不馳

有邪夢者。有邪念者。也有雜夢者。有雜念者。也。惟其然不動。則能無夢。感而遂通。則有應夢。

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逐於物。局於事者也。進中有退。退中有進。得中有喪。喪中有得。在吾取之而已矣。吾能取之。則命不能限。物不能病。天不能為。人不能使。險夷順逆。處之一也。

本體如一圓之璧。弗鑿何缺。如一片之白。弗點何汙。故慾也者。自欲之也。自欲而自克之。自勞也。謂不能克者。自誣也。

能克者。自誣也。

聖人應用。謂以體應。即不是。蓋萬感萬用。皆在本體。昭昭寂寂。中昭昭寂寂者。無際隨感隨應者。如太虛中一雲一雨耳。固非以此應彼也。若以此應彼。則動矣。

凡事凡物。有幾有漸。幾處弗察。漸處弗反。則積感不可遏。勢成不可回。

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與元凡云。吾聞之既欲。何能克。不欲何須克。視欲如

刀如箭。何欲之有。

精氣完固。神思充暢。精氣耗蝕。神思屈乏。真志不存。如無主荒地。蔓草自生。牛羊自牧。求無忿慾。不可得也。

應物見物。物者而不見。物應事。事事者而不見。事則應自當。

良知者。吾心之明覺也。常明常覺。便是作得主。常作得主。則一刻萬年。一念百慮矣。

未能廓然順應。故有用力處。於廓然順應之中。著一

毫力不得。

心之體。其明不可拘。一拘便塞。其大不可拘。一拘便碍。其得不可喜。一喜便散。其運不可懈。一懈便息。其神速不可測。一測便離。順適克養。使如草木之方生。忻忻向榮。如兒童之方孩。熙熙穆穆。自然光明。長成。便入聖域矣。

真機要常養。今人重外輕內。役心如奴。終日只是害味。孟子寒暴二字。可知。

害心害道有四。智者馳逐。愚者迷忘。賢者執滯。不肖



者愁忙。

一刻不閑度。一念不妄起。一事不苟作。此是兢兢業業。斬斬截截的工夫。

學要從頭整頓徹底磨洗使當地清冷事事鮮明若一刻不清冷一事不鮮明便不能日新。

天下之害。最怕行高而學蔽。論處是作處不是。夫行高足以孚召小識之人。而拒遠猷之士。故其害不可破。介甫之類是也。論是作不是。則人不能難。善不能入。虛談不切實用。故其害不可救。趙括之類是也。

是也。

此心隨處昭昭不染着者。即是道體。即是主宰。即是工夫。

學者病痛雖多。要之只有二端。陽病驕陰病吝。陽病輕陰病惰。陽病生事陰病廢事。

不立一幟不滯一隅。廓乎其大沛乎其順。蒸蒸而弗已者。其善學乎。

有所不足。速學有所未能。速學天下事不可便委餽。隨吾分義。爭得一分是一分。決

得一寸是一寸。

有範圍天地吞吐日月胸懷。乃是此樣人。乃做得此樣事。

得常不滿法。則隨地可樂。

戒否太明。甚害事。不赦小過。亦害事。

未得慶苦欲得。未順慶苦欲順。最是大病。

功純主定。則普照旁通。若志念未一。雖有見隙明耳。

雖有是一得耳。

心神不可勞費。亦不可隳頹。勞費則散。隳頹則昏。免

此二害斯得其養。

名節威儀文辭藩籬也。有家必有藩籬。然謂藩籬為家非也。謂家不用藩籬亦非也。

作室先垣墻而後棟宇者。不成為學。先聲華而後本實者。不成。

古人有寧饑死不苟取。凍死不苟受。廢死不苟依。遠以求成。故能審取舍安去就。

古今物障者易解。理障者難解。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克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



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睹之若無睹而有常睹則其視明聞之若無聞而有常聞則其聽聰

學有頭緒凡過差只是有懈不懈便是體乾不息安得有差

御童僕飽衆庶好畀善撲者忿疾求備之心爲之崇也苟虛心體悉因物付物便有箇矜不能耐訓誨之意

早素粥因喜一物欲取啖之忽覺此心又是貪善推之合行即行合止即止當生即生當死即死乃是致知格物實學

夜夢自念云無使一事之非義不致一夫之失仰

工夫未有頭緒須尋頭緒既有頭緒須求無間斷最怕平平穩穩無已無鼻過了日子便落禪宗道會須體當精精明有任重致遠之意諄然惻怛與物同春乃是吾儒面目

眼中見一毫有待於外即是走作

君子藹然皆春生惟當任而後有秋殺之行而無秋殺之心

臨事多忙事過而悟者事蔽之也日間不濤而夜清者動擾之也

自衆觀之有聖人之分量有賢人之分量自一人觀之有少年之分量有晚年之分量自一時言之有通時之分量有蔽時之分量

脩譽而後得譽避謗而後無謗知其然從而脩焉避焉固不是故行不脩不避亦不是其本正其迹明

自無二者之病

人生天地如水融結于水中耳遇其清處結冰白遇其濁處結冰黑寒氣降結冰厚寒氣輕結冰薄此賢愚通塞脩短之理也人何容力之有學問之功消融澄瑩脫換胎骨此變化氣質之道也

不正不萌不時不萌不切不萌念一而心存矣

問爲政奚先曰在正士習正皆知舍其自私自利而惟以萬物一體爲心然後公是公非明於天下致君澤民自有緒矣



畜俛喂蔬俛灌仰於人者也草陰則繁石虛則陷附於土者也雲自飛水自注靈龜不食庶龍能變遊於空化於氣者也能超有無離形氣則又何仰於人何待於外

耻者羞惡之發義也悔者是非之發知也皆進善之基也然有不當耻而耻不當悔而悔者毀譽利害亂之也

綿葛皆民用也然葛在冬而綿在夏則貴賤殊取舍異者非其時也故莫非道也中為貴莫非學也要

為先無棄人者惟其才無棄物者惟其用抑畏二字最有味

境逆思順事缺思完人鈍思利皆非也以善處逆善

補缺善化鈍為功

心常存則無施不可隨處皆樂若少沾滯事物即撥而亂矣

人心不起則道心不滅道心不滅則人心不起既無所起亦無所滅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箇良知亦是

障

學既有得須與善相忘猶有欲善之心在便添了拘檢意思反滯真機且以善責人以善繩人皆此病學問須辨形而上形而下功夫須辨第一義第二義耐得煩者神完喫得虧者德厚

境有美惡心無美惡事有順逆心無順逆物有得喪心無得喪一有便隨境轉便為事物所累

風一也在春生物在秋殺物以其氣之異也言一也和則感乎厲則拂逆以其聲之異也故古人重辭

命戰國之時以富強之心文之以仁讓之辭猶可以解紛可以已禍而况出乎其誠者乎

忿慾未平真體未見在非德也動聲色露圭角傾形迹非德之盛也

人多爭強不識無爭強之至也人皆樂得其欲不知無欲樂之至也故君子以不爭為爭無欲可欲

問學如何是端的曰識真妄是端的處如何是最要功夫曰一毫無著

學要悟未悟即景是景即見是見悟後自不同



處事須於合處渾融不當於離處條折處人須從善  
處引翼未可就過處救正

有一毫耽靜厭煩之心即是禪有一毫好大喜功之  
心即是霸有一毫趨避要人稱美之意即是鄉原  
儒以盡性為主佛以出世為宗仙以長生起念此其  
異也後儒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  
倫不在虛無着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是罪之  
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  
曰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彛倫日用即聖學也

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  
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  
不用全力不大定不大定則不能大明不大明則不  
能大有為

先師云大學功夫誠意而已此言信得及道即可明  
學即可成矣蓋吾心原與天一與聖一本至善也  
動而後有不善去其不善之動即至善復矣此易  
簡之旨學者舍此再無門可入無地可修此心之  
發是是非非昭然自見未有不知者惟溺於欲乃

自蔽耳下手工夫全在自決其幾知非必去知是  
必行懇切精專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透骨徹底無  
一物能碍無一毫不盡則此心常虛常明耳自聰  
目自明事父自會孝事君自會忠問有曲折未詳  
自會求究此意常存不雜是謂誠立此明未徹是  
謂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更有何事苟於明知  
處不肯實體却憑講習求明乃外鑠也更無明處  
外面尋箇義理依行乃義襲也是謂泥團過水輒  
散更無是處

心之病二非著則忘喜怒哀懼情之所有但不可着  
着則有所矣隨物付物無一毫作於其心而中常  
虛常明是謂無所後儒謂未怒之先鑑空衡平既  
怒之後水消霧釋如此則方怒之時鑑已不空水  
霧已塞豈能當乎人之本心如鑑常空故能照無  
水可消無霧可釋故常虛而無著然不着則易忘  
一忘又莫能應視聽不能飲食不知矣故此心之  
妙以其靈昭謂之明德謂之知以其應感謂之親  
民謂之物以其純是天理無聲無臭謂之至善以



其發用謂之意以其本體謂之心誠意功夫依靈  
昭自照照得是即行照得非即去謂之致謂之格  
故誠意之功真切向往是有為者也正心非更別  
有工夫就中順適自然為而無為而已正心如印  
板玲瓏端楷脩身是要印得仔細齊家即印之家  
治國印之國平天下印之天下原是一箇功夫  
人多思則多疑多疑必二三其德皆由計利害慮得  
失欲圖全也惟依良知利害弗計則定矣  
急促者氣質也踈懈者工夫也雖見得一真寥廓萬

境融融然而猶有踈懈者功夫未切也猶有意促  
徧狹者氣質未變也  
意根淨然後意不起意不起然後無欲  
功夫有張無弛有進無退緩急順逆利不息之貞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靜  
非不動也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其體也動非不  
靜也所謂感而遂通者用也學者不知此意但欲  
求靜遏塞令勿思反添一思把制令勿動久不靜  
矣

問學養子章曰此節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  
疑網後儒還是學養子之學未是嫁而生子之學  
自生得子時安有不能養者向學之士不肯用功  
漫且閑講外索正愁不知然却是未誠耳誠則良  
知良能無少欠缺間有未盡隨覺隨問皆良知自  
然妙用致之不容已者也更無許多說話  
絮韻書與挈同矩者人心之定體孔子七十而不踰  
者也人人自有箇箇完成特累於欲不能自振耳  
在位之人能挈而出之躬行於上提撕警覺則凡

此下民感發翻掀普地皆然正如異書所謂青天  
莫起浮雲障自然見出家日月此見人性皆善不  
假外求故所惡於上所惡於下者良知也天然自  
有之則也毋以使下事上者致良知也依天則也  
無染則本體自淨無着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  
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天地間渾是生生不息之意君子體之至誠惻怛莫  
非愛也忿怒作惡全無用處故教人必愛之則從  
惠人必愛之則懷履人必愛之則親刑人必愛之



則無怨若以自是忿疾之心而行雖勤而弗應矣  
虛明常自照萌一念動一步即在明照中言一言無  
一畫須從明照出離却一些不是我參錯一些不  
是道怠忽苟強一些不是學

存又便徹天徹地徹前徹後可以藏往可以知來一  
有邪妄即暗塞矣

廷實云無欲是工夫克欲不是工夫此有悟之言孔  
子告顏子克己正是無欲功夫非克欲也蓋有己  
然後有有我之私直下克己連身無有與物同體

何處着欲欲從何生故惟顏子為得作聖之要世  
實問非禮勿視聽言動非克而何曰勿是戒懼防  
非之意即是閑邪先求無邪乃閑邪故用無欲工  
夫未免欲萌猶有克用克欲功夫是謂規規外誘  
之除便落第二義矣

功夫落形氣志氣主張不得功夫離形氣血氣主張  
不得  
自非覺得是的人多自是覺得非的人少衆譽亦譽  
衆疑亦疑的人多譽而知其浮疑而知其真的人

少

體用一源學者全要立本本立而用自達譬如形端  
則影端形偏則影偏形短小虧缺則影亦然影上  
如何着得力後儒見二氏徑超虛淨養就靈通倒  
那一邊世學守禮度究名物以脩事實倒這一邊  
怕不完全便將本末作兩段用功但就中謂有先  
後謂有輕重此乃是子莫意見

問天理曰知是處是天理之源問人欲曰知非處是  
人欲之因問存天理去人欲功夫曰知是即行知

非即去以良知為主便是功夫便是學

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  
則明矣客曰汝蔽矣好異矣何見之殊若是耶曰  
吾蔽欲開吾異欲平汝方蔽方異耳口信然何自  
能善何自能希聖曰不識皆可好便作庶夫不知  
利害可趨避便作義士不知名為可榮過焉可耻  
便作務實無文過之人不見父母之非不知少艾  
妻子仕君可慕便學得舜不知天下為大便學得  
伊周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世壁問居簡亦是箇學問曰簡與敬類而意別上一之謂敬內一而外自一故行簡也居簡者亦寬得一的意思謂天下原無事何必自擾擾便一向不管故云居簡其視聖人兢兢業業直內方外自不同雖至易簡自有裁成輔相意在故為太簡然較之多岐多慮懂懂往來者又相遠矣故認聖學不精者便落此等學問

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一句是功夫是學之本下六句是發見可見處末二句是不必學處能貴之則

心常在道誠敬中存故見之容貌斯無恭慢以之正顏色斯近信以之出辭氣斯無鄙倍今却離本認末為道失其旨矣世學又離末認器數之在外者為道失之遠矣故學多岐不可不辨儀之行師何莫而非軍旅之務然有一卒一士之事有騎將步將之事有裨將之事有大將之事有特將之事一齊天之學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此特將者也一本萬殊動無不準乃操縱由已一呼萬諾者大將也見善則行聞過則改此承行贊決者裨將也

善成章各克其量此自成隊伍騎步之將也一藝一力均為有用此士卒之材所謂則有司存者也莫患多病學端的病自消莫恨未明涵養又明白微暴之必以秋陽濯之必以江漢不如是不精明不如是非致知

人品不同有是非邪正明白底人有利害得失明白底人有美惡精粗明白底人明乎美惡精粗者知物者也明乎得失利害者知事者也明乎是非邪正者知人者也然皆有盡而非無滯者也明乎有

而非有無而非無知天者也

伯高之喪孔子使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此真聖人之言如此乃見誠為實禮為虛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以直遇枉處久而不忿其枉者君子也此厚彼薄施久而弗以薄應者君子也一忿而應則直與厚又安在哉

一念明覺處屬乾依順處屬坤

問儒釋同異曰無染無着則同虛明廣大氣象則同



但於無染無着之中斬然無情釋氏所以自私自利也藹然而有至情者聖人與物同體者也與物同體故物各付物理一而分殊斬然無情故親仇平等混而不顧

未發非有時也雖發而未嘗發謂不動也當喜怒哀樂之時此心寂然不動故發而中節一動則心粗氣浮必過差矣如以動言發以靜言未發則體用二致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非神也非心體也吾心之體本如太虛二氣運百物生而此虛未嘗

有加戒有去來有起滅戒懼之功正求此體常在隨處無染無息久便渾成一片便與天為一故能位育此希天之學作聖之功學者舍此再無基可立無路可行後儒只為不見此意功夫分為兩段既以動靜為二本靜時不免着空動時不免着物落懂懂往來蹊徑成覓驅控口症候使學者終日勤勞無入頭處無得力處雖資性淳正持守堅定亦不著不察終難預乎大明且觀此章學至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功夫只在性情上用則相傳

世學之悞亦不辯自明矣

上下察謂精察也靜後見物理自昭融不然焉自能魚自躍於我何有焉傳曰人者天地之心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惡能察乎天地惟其存久自明精明之至察倫明物昭格于天皆窮神知化自然之妙用也然此非有待於外不過自良知良能擴而克之耳故曰造端乎夫婦與知能行神化之端也天地也聖人也愚夫愚婦也一也夫婦預知能行即聖人之所知所能聖人所不知不能即夫婦之

不能也

鬼神即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形氣而言謂之人物以氣之靈而言謂之鬼神以形而上而言故不可見不可聞然形而上未嘗離形而下故體物而不可遺學者落方所滯形迹則物而已非體物者也能不滯物則神自昭自靈目擊而道存矣常人

不信此理設使齊明威服以承祭祀即洋洋如見故出門使民能如見賓承祭意思則常如見矣雖若有見然此理至微至妙涵養自然昭着不可度



也度則失之尤不可數也數則失之蓋數者怠惰放肆不用其心者也度者揣摩窮索過用其心者也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與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常人亦有諄然惻怛到至誠處但無戒懼之功不能常耳君子自強不息此體常存蘊之為德發之為業與天地一故

曰配天地常人能自一念而克之及其完復亦可與聖人天地為一故又終之以純亦不已昭昭撮土卷石一勺一念之明也

至誠前知誠則自明非奇怪也人能不為軀殼所累忘我忘物全得天地之精陰陽不測之神自然明炳幾先有感必通其不能遠見豫照者俱有蔽耳有物欲者為物蔽有其善者為善蔽執意見者為意見蔽

問一向以無不知無不能為聖人事故須博聞而後

可學今以聖人為純天理學者惟在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此方自

陽明先生說起曰否此孔門遺訓也太宰之問直以多能為聖子貢言又則猶兼之孔子謂多乎哉不多也則氓乎其無矣太宰時人也其見然子貢賢人也其見然孔子之言則聖人所自見者也又何疑焉且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堯舜至聖也又何加焉曰然則無所知無所能惡乎為聖人曰天下之知聖人之知也天下之能聖

人之能也惟不自知故能盡天下之知惟不自能故能用天下之能知以天下能以天下是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我之私者非聖人其孰能之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

聖遠言湮儒學少傳異端競起高明之士厭此趨彼反謂二氏之學過於聖賢之學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又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周易之書未盡玄理豈其然哉千古以來未有能被其說解其惑者



何哉同文請其說曰他日嘗言之矣

今世之士每惜不見全經不聞古制之詳致賢聖難  
備天下未平不知人之未賢不在全書而在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世之未治不在制度而在不能視  
人猶已視天下猶一家知此可無望民之多於隣  
國也

學聖者非以容儀非以多知非以多能非以事功非  
以格式非以文字則可得其門而入矣得悟入者  
無推托無等待無攀緣無假借無慢易無懈餒無

研幾錄

倚着無自盈則可以躋其域矣躋其域者見而無  
見得而無得住無方所行無轍迹則可化而齊矣  
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之求自信卅有說夫子之  
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何也切與未切得與未  
得耳

鳳凰翔于千仞以千仞為樂者也騏驥日馳千里以  
千里為樂者也學鳩鷺駘不離榆枋槽檻之間亦  
以榆枋槽檻為樂者也鴟竊腐蝮竊穢亦以腐穢  
為樂者也志此則此志彼則彼皆自取之故志不

可不自審人其可如何哉

道經云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此真聖人之  
心也見得此意乃不充人乃無棄物乃能一視而  
同仁

或問貧分也憂之無益然明知而不能去何也一友  
曰某嘗失意亦知命也非憂可得而排之不遺碩  
聞其方曰去憂貧之憂不去是有欲富之心為之  
根去失意之憂不去原有必得之念為之根根在  
惡乎去苟無外慕自不知貧先非必得今則何失

研幾錄

故去欲之道須從頭理會未稍理會不得

因境磨礱就事煅煉乃為切實然必間見則可習見  
則不可久見亦不可明道先生徹心十二年猶萌  
坐不復見也使三年五年一見磨去久矣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  
之惡曾子易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  
過乎極絲為是則任絲為非非過乎

問中席之義曰無染着之謂中無間斷之謂庸夫子  
自解曰君子而時中蓋常中者庸也聖賢之言橫



說是本體直說是功夫故言廣必言運言私必言  
教言至誠必云無息言恭敬必云雖之夷狄不  
可棄曰庸訓善矣中訓未安仙釋亦無染無著安  
得為中曰仙着長生釋着出世故非聖人之中  
有善可以語善非至善也有得可以語德非至德也  
凡言至必有而無異形迹忘物我故曰至禮無文  
至樂無聲至德不德問太極至善同否曰太極即  
至善無極雖贊其妙然自渾淪無盡而言蓋亦不  
自知其至者也

聖學在倫理解釋氏之學在圓覺道家之學在神氣養  
其神氣以盡倫理仙而聖者也全乎圓覺以修倫  
理釋而聖者也然非彼所能也學聖學者非養神  
氣任綱常無力非得圓覺運化機無神故倫理者  
聖人之至變也神氣者聖人之至精也圓覺者聖  
人之至神也仙釋用其一聖人得其三故全也後  
儒見不出此凡涉其言類其意必推而出之而獨  
守乎名物文義之間愚嘗譬之神州本一統也至  
三國而後鼎立漢承正統反處一隅夫三代之時

道德一風俗同固有為其學而人其人不至分門  
立戶與我抗衡割據于中國者以上有真主下有  
真儒引而歸正故一也後之君臣迷者見其靈道  
趨而承之正者厭其遺僻攻而激之然而圓覺神  
氣之在人誠非可限者也故終出而峙立其間至  
勢成而不可及物別而不可化豈惟二氏之咎哉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  
斯無邪慝矣此克復神州之說也  
論語一書聖人撫世酬物之言徹上徹下脩之可以

見聖人之精蘊未脩未悟而謂聖人之精蘊止是  
非也蓋記者不同所與語之人不同問有微言多  
為訓釋榛蕪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周子曰惟顏子為能發聖人之蘊今求子貢  
所聞顏子所發何在則聖人之至精至神可見矣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  
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  
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問為異學竊柄誰復  
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  
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  
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  
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  
將王道把做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及致  
着善着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墻有茨之詩中藹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研幾錄

也此詩之體也其意已明其爲戒亦已嚴矣註却  
明言其事不可道而後道之失詩之旨矣  
博是約之地約是博之意多聞博識乃其一事亦隨  
力而進以致約也孔子問禮問官在三十而立之  
後故易之小畜但懿文德大畜然後多識前言往  
行然亦爲畜其德非有他也畜舍畜也此聖人所  
自訓也先儒於二卦之義皆訓止何也  
乾無弗包無弗體故曰大坤止承乾乾之所至坤亦  
至焉故曰至比陰陽之義合德之意也不明乾道

研幾錄

不可以爲君父不明坤道不可以爲臣子不明乾  
坤之義不可以爲夫婦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  
從王事無成有終夫子釋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  
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  
而代有終也本義云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庚其  
旨矣  
神者乾坤之妙用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曰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謂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  
悞矣

研幾錄

易六位時成先三後三合而成六甲者萌甲也事物  
之始也子月一陽來復至寅三陽而物始著又歷  
三陽而後滿故蠱爲亂之終治之始庚更也時物  
之變也一陰生於午至申而物始變巽陰道也五  
陰之盛也甲爲陽之中庚爲陰之中陽生於陰陽  
盛而治陰生於陽陰盛而變故聖人於二卦發此  
二義若以先甲爲辛後甲爲丁先庚爲丁後庚爲  
癸是謎語也  
臨之九二既云吉無不利何謂未順命也蓋臨者若

一五七



上御下之道也陽在尊位以臨群陰順也今二在臣位雖無不利未順命也如周公攝政致治非不利也然必動祗王命無敢違越不然寧無陵迫之嫌乎

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本義乃從晁氏尊酒簋為句貳用缶為句可謂信經不如信傳尊先聖不及尊先儒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專主卜筮是舉一而遺三也

研幾錄

家不可貳國不可貳人之趨向信任不可貳蓋一則和貳則乖一則成貳則敗一則百祥集貳則百妖作故學其惟致一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其惟致一乎

稟義勝者勝以仁稟仁勝者勝以義此損過就中之意也

人有恒言超凡入聖初學先須辨此二境那箇是凡境那箇是聖境萌一念作一事毋出此入彼便是脚跟點地

問講學不如言為學乃實踐曰講即為也猶云講禮即行禮也五官齊至是真講學就病求鑿是真講學冰寒人熱是真講學冬裘夏葛是真講學若懸談道理已隔公案况飾之以非情參之以殊徑者乎

問學須傳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撤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傳求傳求正為未闢未撤耳既見

研幾錄

或局慮力或限區域猶有方也立乎泰山之巔而遊日月之下則普天在目復何容言舍此而言性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略聖之學

直甫問虛無乃... 虛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為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為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辯曰



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三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至虛至無者吾儒之學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肯於為伏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問發憤忘食聞韶忘味與食而不知其味同乎曰食

不知味昏而忘者也聞韶發憤惺惺而忘者也曰惺惺而忘豈必聞韶曰亦豈必三月乎門人特因同德感孚記其精神聚會以美韶耳吾儕會得本體功夫明白以觀前言橫說亦是直說亦是不然字字窒句句礙

論曲直則非讓計大小則非容顧有無則非守蓋讓者以至崇而處至卑容者以無盡而納有盡守者取自適而非適物

無事時用得工夫一沾事便走此還是事重一沾物

便搖此是物重一沾毀譽利害便動心此是名利心未淨是謂質勝主當為不為必厭事當接不接必惡外物當理會處不理會必有推墮不啻之病是謂主勝質質勝主近乎俗主勝質近乎禪匪俗匪禪常虛而不息常應而無滯則聖學明矣

洗滌得潔潔淨淨抖擻得精精明明克擴得平平蕩蕩此乃是上達功夫若沾沾耿耿即為賢人之學悠悠陳陳而無峣崎却是善人之學

大學曰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病顯而易知戾病大而難識凡有計利近名占便宜之心皆貪也任情乖方不體物不宜土俗皆戾也又有矯情泥古守正自是亦戾也蓋不戾則本體周流廓然順應自然通志成務身脩而國治矣或曰凡拂人情謂之戾聖人之處凶頑刑罰流竄亦可謂之戾乎曰刑罰流竄彼自取也因物付物正不戾也且觀帝王之處頑諛使明捷識渾是並生之意安有戾也為囚求生道至三至五必不得已而臨刑猶為之恻惻為之下車而泣安有戾也其有改作人心未



諄諄以言語代斧鉞後世凡見已之非便掩餘見人之非便忿揚謂之義氣謂之名節有所改作操衆自迷謂之力量不知正是戾也此意不講人之所以難賢世之所以難治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拆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為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本體見在無染無着名之為中中則自和定靜清快氣象便是若無和意必是心中素有取捨

有向背有放下不得如此是有喜根怒根在至有根便非寂然不動便無定靜清快氣象曰先儒謂有知即是動何如曰此將虛靈知覺分體用故有此言然不知則昏忘矣且謂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在理又是何物亦鵲突心之本體虛明而已虛明是能見能聞能知覺的物事即是良知耳目是虛明戶牖虛明在戶牖聞雖不出入自是通朗所謂不睹不聞而亦常睹常聞者也虛明不在戶牖暗塞便無中和可見亦無復有致之者故知虛明

如月如鏡養得常存雖聞雖見不增不減無聞無見不減不去見得此意功夫自有落下

聖賢之言亦盡矣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也此見有言未盡無言之妙也聖人之教不憤不啓中人不可語上惟立象以盡意繫之以辭以盡言在學者自觀自悟而已故畫一以象乾畫二以象坤二畫錯綜易之道備矣然二畫惡乎盡二篇之辭惡乎盡惟觀象而悟焉引伸觸類而通焉則可以盡之矣故學者非得意以忘象得象以忘言未可

以語易也

對治之功因名責實隨方就真是為方便法如喜人稱善吾必好善如不及惡人言吾不善必見不善如探湯如此即病是藥不能善用即藥是病

問共工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煉五色之石以補天此語之誕雖至愚能明也史存之以疑世何也曰此出子書仙家多寓言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祝融君也共工臣也故曰天柱地維書曰自周有終相亦維終君失道不周故臣叛臣叛而天



地覆矣天純陽也石陰中陽也以女媧嗣位是以陰續陽也故曰補天

皇道渾而難知帝道廣而無為王道正而切實霸道炫而近俗故渾者其化簡廣者其用神正者必有所去炫者必有所要此治之所以不同也

嘗遇一尹縱言及王尹遷曰噫王道拘礙迂疎不可行矣居今之世惟雜霸為通曰斯見也匪獨王非王而霸亦非霸矣夫霸者行已責人必以正特未誠而卒有變耳若夫狙詐奸欺霸之弊也拘礙迂

疎亦王之弊也惡得以噎而廢食哉且子謂何不可行曰上吏難事小民難孚紛紜瑣屑執之則愈窒濟之以粉飾斯可通耳曰執而泥迹非王也通而念正非霸也且偽足以濟變飾可以禦急然而偽敗飾彰其窒不既甚乎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若保赤子此王道也今能事上如事親愛民如愛子者行弗行曰唯其失言矣

問周公之嚴管叔不如舜之嚴象恐聖亦有優劣曰

研幾錄

否象之罪在一家其欲害在已固可畧也管叔之罪係天下後世不得而有也且亂賊之人天討無赦周公明其首從是亦仁之至義之盡矣故明乎小大之分則知學明乎輕重之倫則知學明乎得失之源則知學明乎公私義利之辨則知學吉凶悔吝之來皆自取也君子將有行也有為也必自審曰是殆將吉乎凶乎悔吝乎量可而進知非而避此體易之道也

易有貞吉有貞凶有利君子貞不利君子貞有剛勝柔勝而吉凶異有同德同位而悔吝異者此易體也天道盈虛消長人事進退存亡君子與時偕行而已見得此理將迎意必着一此不得取舍憂懼亦着一此不得

人有正見有邪見虛明自覺者正見也習聞意向者邪見也正見吉凶得失之象悔吝憂虞之象也邪見之人固有以吉為凶以凶為吉悔非可悔而吝非可吝者此不可不察也

問講良知何不講良能曰依良知處是良能也非二



也。

有覲見之言有影見之言有臆見之言有昧見之言以聖語聖以賢語賢覲見者也以賢語聖影見者也以常人而語聖賢臆見者也以忌疾之人而議君子昧見者也治世者不得聞覲見之言得聞影見斯可矣不得遠臆見之人得遠昧見斯可矣不然臆者不足以定是非之歸治亂相半而用昧言是非倒置未有不臻亂者也

聖人無可無不可故無忤其次以忤之多寡為賢之

疏

四

優劣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又曰伏節死義之士當於敢言直諫中求之苟專以無忤為賢非容諛即鄉原矣於國家何利焉氣清則不怨氣定則不忿故氣不可不養也養氣之功時勞佚節飲食省思寡言動無違逆則清而定矣常能清定自然精明和藹以之臨事自有條以之處人自有恩古人相安無事以全天真正為此也後世惟西漢與民休息務為寬厚不計小過僅得此意治稱近古自是使人奔走勞役神罷不可

繼力匱不能支少暇則又晝寐夜酣莫知其所息坐此昏亂相尋莫知救藥

大游問治世以何為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事緊要只有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為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為法

問良知曰在目為明在耳為聰在言為忠信在行為篤敬在父為慈在子為孝在君為仁在臣為敬在堯舜為禪授在湯武為放伐曰禪授放伐亦謂之

疏

良知乎曰堯舜知其子不可以悞天下湯武知民之塗炭不可以不救是良知也

問自是與見人不是皆為虛何如曰心體即是太虛愈虛則愈精君子終日乾乾惟見無窮安有自是處自是便非虛便滯可見可聞可見聞者有盡不可見聞者無盡也君子之於人也仁愛之而已其有不是可告告之可戒者戒之不可告戒俟其自悔悟可也若只見其不是必生忿疾厭棄而仁愛之心替矣故皆是魔



言以明道其文以人殊亦以時異上世辭古至人辭約皆自然也。不希其本而希其末未有能精者也。天地之化有神氣形質神無不通者也神而氣已滯而能化者也神而質已偏而可變者也神而形則難變矣萬物形也五行質也陰陽氣也太極神也無極不神而神者也故學有自無極而學者有自太極而學者有自陰陽而學者有自五行而學者有自萬物而學者萬物之學成一材一藝之士也五行之學成夷惠之清和也陰陽之學成湯武之

仁義也太極之學成帝德之廣運也無極之學成羲皇之渾沌也

天地之生如一樹枝葉花實皆生意也然千枝百葉毓一花千花凝一實實者生生不已者也花謝則為虛秀枝葉槁則為餘物矣然則志士才人將為實乎為花乎為枝葉乎

不墮此不墮彼不墮中間此聖學之的也孟子於楊墨謂其墮此墮彼者也於子莫謂其墮中間者也於狂狷之於鄉原夷惠之於伊尹亦然

聖人之言無精粗賢人之言有得失于夏大德小德之言是也註非之先傳後倦之言非也註是之夫大德體也小德用也即中庸倬化川流者也體無走作而用自當出入謂應用也不然以于夏之文學豈迷不矜細行之旨乎洒掃應對可觀末也其所以可觀本也本猶木之根末猶木之梢木小則根梢小木大則根梢大既無有梢無根之木又寧有先梢後根之理乎故曰子游子夏皆非賢而無賢則聖矣聖而無聖則神矣

問德性之知本體之明明由中出聖人之事也聞見之知探討之力明從外入學者之事也曰此似是而非之言學之所以不明也凡明皆從內出未有自外入者水之能鑿水之清也未清澄之而已清豈自外至哉鏡之能照鏡之明也未明刮之而已明豈從外得哉雖聞見之知與實際之明不同然聞之而省見之而通亦電光影照而後有也不然雖聞雖見不省也明不從外得則學不假外求又何疑焉



問古人臺池苑囿之制甚靡何也曰為養君德非流  
豫也萬姓一人萬幾一心喜怒失平其關匪細故  
必有遊觀田獵以愉以適亦致中和之一助也計  
利者欲膏慾縱慾者欲去皆未見古人之意  
避世獨立未必無君也其流則然矣親仇平等未必  
無父也其弊則然矣

學在孔門已分四科然聖人成德達材均以仁也歸  
成其所長

生知學知困勉頓漸之意也後儒不究其悟之殊而  
避其頓之非引歸迂緩謂必先知後行先已後物  
以為循序使始學之士斂精汗漫馳神茫昧率致  
泛見難真而行無期性難空定而物非外蔽久莫  
解非細故也

當任貴誠不貴巧臨事貴正不貴通蓋誠則自明正  
則自理先巧務通未有不離道者也

問懲忿窒欲是學否曰學之損非學之益也遷善改  
過是學否曰學之益非學之本也請問焉曰損益  
有時當損當益時執主之必有學也無可損無可

益時何事必有學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  
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粗者也然無  
言此虛明也虛明常存動靜貫矣日用飲食此虛  
明也虛明不存食不知其味矣故曰人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  
知養則虛明常在為子知孝為臣知忠至於知化  
知天一也

學之病曰希慕曰厭煩曰執滯曰枯寂曰急迫曰懈

緩曰拘檢曰忽略曰想像曰表暴曰解說曰因循  
希慕則逐物厭煩則離物執滯則着有枯寂則淪  
無急迫則助懈緩則忘拘檢則微忽畧則疎想像  
則非真表暴則飾外解說則文過因循則久俗數  
者有一非學也日省而免焉則可謂好學矣

顯史近費之對解說者也曾元易筮之對因循者也  
問古聖彙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  
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  
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未明孔子中一貫



之旨一以上非類不開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  
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其繁  
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  
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燦之  
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  
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  
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  
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知學用功猶有比昵鄙僻之非未一也猶有粗浮輕

率之非未定靜也猶有纏繞憂疑之非未精明也  
總爲未真切一真切便無此病亦無層數  
主宰不走作便有溥博淵泉明鏡止水意思有渾是  
一團和氣有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氣象時時  
省觀體取養得此意常有諸已自然精瑩將去  
窮神知化精于幾而已忘已逐物慢于幾而已故幾  
也者一正則百正一邪則百邪有即百有無即百  
無不可不慎也  
仁之間其亦自謂精專百念已屏息而此心未清靈

和暢何也曰養久自適此學一念千年不可急一  
急便是計功欲速反爲心疾非悠遠博厚高明意  
也曰正爲稍緩則馳外稍急則滯內如何則可曰  
功夫落形器逐方所故有此病能如太陽當空懸  
虛常照何緩何急何內何外  
有異人行見一屍曰形在此神在何處復見傳神曰  
像在此人在何處聞者有省  
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  
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

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却去閑理會何益  
良家閑人來往不得清衙閑人出入不得人心閑念  
起得來發得出便不是真體不是功夫  
常見真體便有妙用未見未常而不能善應遂舍而  
他求是謂信道不篤  
見其小便迷其大見其大則小忘矣樂乎私便害乎  
公樂乎公則私舉矣  
問史斷以漢得天下爲正宋得天下以謀如何曰以



迹論人。以意臆事。鮮有當其情者。沛公初入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矣。此漢得天下之念也。視非富天下之心。正不正可知矣。世祖聞母之命。終始不渝。得一賢士。以昇其第。是豈詭謀於前。而被迫於後者耶。雄猜陰臆之語。燭影搖紅之詞。非宜傳世。故經不正。無真儒。史不止無良吏。

常存謹畏學乃精道乃疑少懈則昏大懈則散孔門惟顏曾得此意故曰語之不惰曰戰戰兢兢如臨

淵淵如履薄冰

問有志見頭腦為難既見調停工夫尤難曰學以太極為主便是頭腦調停陰陽不偏勝便是工夫又曰拘者守禮禮勝則若縱者好樂樂勝則荒聖人嚴敬中有和樂和樂中有嚴敬真體常存自如此問心非內物非外此意竟難省曰以有所求心以有形視物故未明曰廓然順應先生所亟稱者亦云物來來非外乎曰來何從去何往統在吾靈明吾仁愛之中其應有時故云來然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未應如鏡之虛已應如鏡之照虛照一體何有加減何有去來若以心為內物為外非墮遺倫離世之見即落別窮物理之學一病而兩痛矣得已即已便無事得過且過便無累能處人之所惡便可無欲

毋謂未知良知自致不能盡盡得良知無憊非大賢以上不能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

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捐金於野裨鋤不顧乃是清淨齊物意見聖賢之學雖不染不着然有裁成之道輔相之宜却不如是夜坐論無欲工夫端崇曰必如是才是聖功才為入門不然還行人口路尚作隔牆人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子民



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千般  
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然聖人之精不  
遺二氏之妙有弊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  
先有根以根為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  
書時優游諷誦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克養尤得  
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為主心為奴隸故精務  
博及為心害釋卷則茫然謂均亡羊皆非栽培之  
意也

水本清也鏡本明也泥埃混之非人心本靈也物欲  
害之耳故養之道去其害而已去害直其心而  
已直心者惟順良知一有意欲不為之遷就解說  
不為之方便則直矣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  
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權度失則輕重長短迷矣本體失則是非取舍紊矣  
故一言之差一行之謬不當在言行上追尋常察  
其時真體存不存耳悔而復存再境昭融不必晉  
滯晉滯展轉反為本體之害

問心學之要六經四書亦具矣讀者皆自謂既通  
可漫談耳及求之茫無可入何也曰學在心悟悟  
者必有口傳心受自觀自求而得者寡矣自周而  
來二千年間美質志士非不多也而知學開道獨  
稱洙泗濂洛之間以有孔子周程為之師也於是  
見學不可無師友

德紹問禹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然火稱其仁如  
天其智如神何相戾歟曰此正見聖與天合天地  
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夫一言而是一動而非夫婦

之愚真可與知也見入井怵惕是饑寒惻隱夫如  
之不肖可以能行也至三監不可封四凶不可任  
與夫博施濟衆誠所不知所不能也聖人亦惟靡  
然順應而已學聖者亦惟靡然順應斯可學矣君  
求必知求必能便是後世事求可功求成學問非  
帝王希天之學也

極問明物察倫何辯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何異曰聖  
人之心猶日常明日在天萬象畢照照其細既影  
照其大尤彰是謂明物察倫日出則天下之物山



日而煖仁人心義人路凡事從本心藹然惻怛處  
行將去是謂由仁義行若以煖為日而求其煖於  
物便在外面尋箇道理依行是之謂行仁義是義  
襲也辯此可以知學矣

聖人於慾下箇窒字垂訓極精切窒者塞之必密去  
之必淨也隱微之中才有一些便昏開一隙便擾  
不待著感也異書亦云一塵飛而障天去欲之道  
非如此不能去一在俱在學問無由克積

疑重從容自可寡過輕躁惰慢未有不離道者故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曰從容中道

無疾言遽色自是難事非稟來實厚資性近道須養  
得心體和平不尤人不著事始得

視人如已即愛人之心懇切愛人懇切則千乘百怪  
自道

先兄靖軒先生初見問行已之要老先生云聞公篤  
行有素姑言其意曰凡事亦依理而行不敢出範  
圍耳曰依理而行是猶二也隨事求無私心而行  
則一矣先兄忽有省曰平日在事事物物上求理

故有此悞今知求諸心心應不遺事物求之事物  
有遺心者矣

問堯水湯旱或謂之數或謂桀餘虐然乎曰否還是  
中和未盡致曰堯湯之聖安有未盡曰堯知縣不  
可用而終用之遂致九年其時廷臣亦未有能治  
水者此便是中和致未盡處湯前未竭誠致禱一  
竭誠亦便兩曰彌之于後誠然致之于前奚自曰  
亦由人若歸數歸命裁成輔相之責何以

山堂坐兩先生曰清時清景正可理會問學歸一曰

如何理會曰直求真體出來作主便一夾此意氣  
開見便不一至如知行合一等說亦須理會才一  
舍第尚遷過越時自謂已見得一老先生云如何  
見曰辟之行目視屬知足履屬行曰較精于著然  
視與履猶二也視履即行視而見履即知如此則  
一矣濟時問昨詰舜極其父用其子與禹忘親事  
君不嫌之義思未明曰君臣一心至公無我父子  
一體圖蓋前愆亦可見其一也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曰仲子之哇段干木之避非



義之義也子思不受鬻肉孟子不受萬鍾之養以非禮之禮也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後夜且忘寐人亦為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通天至寶遺之而弗顧何也

問孔門以仁為教以仁為學乃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曰此在名目事跡上求仁非仁體也求之仁體好仁即好學矣故曰六言六蔽凡可言可見者皆行跡也行跡有善有惡善惡交馳其心塞矣故

研幾錄

卷

愚仁體只是至善良心安處便昭昭不昧何愚之有然人無得而稱焉故至善之學難知名節之學易見人所喜也未達曰證父之直直可見也可稱也父子相隱無可見無可稱然直在其中此謂無善無惡謂之至善

本清問本心本性是道是聖存心養性是學是希聖嘗聞命矣敢問如何是本心本性曰公且自道曰即今語言動作是淡本心本性曰說得太易即此是本心本性便有寬裕溫柔否有發強剛毅否有

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否本清請問曰柳蕩廓清列風平浪靜時便自見曰見得何似曰虛明和暢與物同體曰此須養成而後有曰是又說得太難人同有時時發見但不知體取自逃閃自成枯耳孟子指夜氣程子以靜後見萬物皆有生意象山謂此時雖有美色過前必無悅之之心何須剛制皆點出真體示人仙家教人採藥結胎亦此意但主宰不同耳曰然則心性何別曰明覺是心明覺自然是性

研幾錄

卷

真體常有作用自別時時見此真體謂之知德純是真體流行謂之聞道

學貴美質有真切之志便是質美苟不志於道雖敏非敏雖強非強

問溫公忠誠博洽德望孚華夷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程子以為未如學未聞道何也曰觀對張天祺之語處東坡論助役之事亦可見學在致中和於此不明是未有戒慎恐懼時時刻刻功夫這功夫是主腦常用則常明事事從此照出乃不差



不然懂懂往來雖善必粗非大本達道之學也溫公謹厚前輩非有可議但論學不得不明耳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知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精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就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問看書處事不通則何如曰求之書與事故未通書者吾心之簿數也事者吾心之影子也數不明查其實則明矣影不直端其形則直矣猶未馬是急之斯室靜而澄之優而柔之必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矣問處人不通則何如曰毋尤人毋計是非惟自反自脩愈盡而愈不盡至誠惻怛必感而通矣若自盡九分猶有一分尤人亦要人自盡是猶二也舜不見父母之非書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文王於小民怨詈厥愆曰朕之

愆皆求諸已而已是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致一之功至則物我一天人一何不通之有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志不切功不密未有能熟者也龍溪添籠之喻最可體商辛才辨隋煬技巧亦聰明也而且以亡宋高宗朝經暮史字書至工可謂有文學矣而忘親事雙弟悟何也於此見聰明不足恃須求天聰明文學亦可尚須知正學

問如何是義襲曰襲如襲衣渾身外飾可觀而中不同者也非謂只行一事偶合於義而謂之襲也如何是行不著習不察曰著即形著之著察即察倫之察人患不為耳既行有中發外必有徵也若行而不著是種秕穀而不生者也習則日精日明必有察也習而不察是抱無陽之彈而弗育者也故學貴知要道貴真傳而後可成曰亦有知要得傳而弗成者何也曰志不真切而有累不成精神凝聚不完而有漏不成是又行習之不至者也問倒門法射石之學曰倒門開邪之意射石竭才之



功耳目口鼻四肢謂之六門收斂中存絕去外馳一毫非禮勿視聽言動是謂倒門法此學必用全力則專專則精精則神中庸至德凝至道象山謂獅子捉兔皆此意是謂射石之學

要知此理人人可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觀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未得

或謂學在一了百了研幾似瑣屑曰一了百了正是研幾主意研幾是隨處精此了的功夫不然只是

丟下便空疎去此儒禪之辯不可不察

問人心有忻然和藹時有朗朗通暢時有平平淡淡時有堆堆否閔時方閔求通不得不求亦不得將若何曰但求照心常在見念無妄勿論通閔聖人之心不可知天地亦有陽舒陰慘時節但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耳君子終日乾乾虛明常照而忻暢滲淡氣象亦自有時若時冬求春徒增想像曰四時皆春之語何如曰一念無間一元之氣不息是長春也

二氏之學致廣大極高明似有盡精微道中庸即無後儒之學及是皆二之也廣大高明本體也惟不盡精微故未致不道中庸故未極耳離則空滯則偏此聖學之精全也

至道無窮人為有限常人但見己能已有故矜喜不能進聖人惟見未盡未滿故日新日盛不可及或疑先生義利辯曰奚疑曰謂心迹為二曰恐看得草草考其實考其人正欲見其一也如奉檄之喜為親也不察謂其為利祿而鄙之則二矣為親者

為學如登山得其路徑進進不已必躋絕頂不然還是無志

子思戒慎恐懼功夫聖人只道箇敬類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閉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為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着力



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  
事一感即為一物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曰人倫庶物器用宮室舟車城  
郭稼穡六畜由心而作者心精則精心和則和斯  
領畧矣日月風雨鳥獸草木亦由心造乎曰三出  
善言災星為之退舍孝婦含冤東海三年大旱大  
旱則風雨不成山川枯竭草木鳥獸不育矣即此  
便見功化之盛

研錄

避利祿而不喜亦二矣

有守死善道之操方可成立

問致中和如何位待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  
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  
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  
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  
言之曰天地分言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  
者為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  
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

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  
友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至順至和學乃至德乃威有一毫是非相形非至順  
也有一毫人我之間非至和也

有法語有巽言有直遂有曲成有普施有旁通乃盡  
精微知一不知二非真宰非妙應也

知人然後能處事知事然後能處人

勇於為公怯於為私君子也勇於為私怯於為公小  
人也動應天人公私俱泯聖人也

研錄

古之所謂從衆者從其所同然耳非言行循情而衆  
皆悅之者也古之所謂獨立者言人莫言行人莫  
行非矯戾孤高遠衆以自是者也

為政在得人心私恩小惠易懷小民而不能得乎君  
子大政大義能孚君子而未必適乎小民

問前代革命之時死事之臣均是與抑有過與曰此  
謂氣節秋涼冬寒遇其時則然惡有不是若論其  
中正當在任則死社稷嘗為臣終身不仕曰可與  
成至治意切而禮勤則何如曰如箕子傳道則可



仕則不可。

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人皆知至變本至一至神在至近至靜能至動及下手便不然正謂見得信不得肯學不肯習習得雜淨則一矣昏氣消則清而神矣浮動定則靜而明矣自此以上能事便自見有立事立功之意便有求可求成之心求可求成便不是此天地此作用

君子處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慎乎其先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慎乎其時者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慎乎其後者也無毀成器無身質言語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慎乎其已定者也臨事心有覺處即須審處有不安處即須改圖若因循苟就必遺悔矣

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故凡明曰精明健曰精健進曰精進純曰精純蓋精即精精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與也二氏合下愛養完固

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講而弗信欲掣者也信而守弗固未有必成之志者也克恒問老先生以致知為訓先生以研幾自精其功一也不說明合一恐學者反多頭緒曰體即自一說即非一

先生曰心齋善養發人緒山善汲引人龍溪善省悟人皆吾所不及

昔江右有大巡嘗示學者云人要常自省省得不伎不求果坦蕩蕩斯為君子一有戚戚便是小人安

得不警策不勇往此最善論

知學之友一嘆不進一恨未成先生曰進在自決成須自習不必歎恨問如何自決曰向日思的今決不思向日為的今決不為向遇忿怒遇逆境消殺不得今決消磨潔淨伶俐這便是日新功夫問如何是自習曰引之猶起習得不起憾之尚動習得不動應後有滯習得無滯恍惚冗遽中有閑有息習得精明不息積累將去必有成矣

古人簡朴故學易成後世紛華志行難立學者知此



寧省事以養心薄物以養性。嗛俗以遂志。然後無思無為。寂然感通之地。可企。不然精神力量。支持未得。必至傾逐。此初學宜爾。亦孔門夫我則不暇之意也。

可學對

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自矣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

研錄

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為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煎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今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何不肯論

有束子者不肯學。長者呼之以木石。勃然色變。則告之曰。人不學與木石等。子何不肯斥之以禽畜。應忿不能堪。又告之曰。人不學與禽畜同。歸子何不

肯束子乃從事於學。研六籍。探百氏。十年無以娶於人也。遇見子而告之。故見子勸之。學曰。噫。吾探百氏。研六籍。有年矣。復奚學。曰。子謂之學。世學也。非古人之謂學也。啟之以其方。束子悅之。不肯為。曰。吾安於故。曰。子與賢者並立。人敬子乎。敬賢乎。曰。敬賢於斯。安乎。曰。弗安。然則奚而不肯。吾樂於縱。曰。縱於博。則勞形。縱於酒。則傷神。縱於名。則董心。縱於利。則危身。縱於忿。則亂志。縱於慾。則虺而短折。縱於懶。僻則荒頽。而莫振子於斯。亦樂乎。曰。

研錄

弗樂。然則奚而不肯。束子猶豫。曰。子覺其苦矣。未聞其真樂乎。人有倚沾沾。爾失倚。茫茫。爾遇事。依俛。爾臨利害。索索。爾終日如幽。如漂。如有逐。而弗寧。學則如盤。有針。如夜行。以燭。如登春臺。如遊名苑。如探武庫。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其生也。有益其死也。有聞陶陶。然始不知天地之為大。萬物之為庶。古今闔闢之為久。束子悟。乃從事於學。數年而弗立。見子曰。是猶炫外也。猶滯內也。炫外者。志踈。滯內者。用窒。其惟精一乎。子不見乎。耕者方。撥其



田人告之曰耕勤而獲遠若工一作而搗數金其人攻工不能巧歸視其苗則稿矣方殺其田人告之曰工有能有不能若賈其息且倍一出而喪其資斧歸視其苗亦稿矣其人悔之始一于耕遂以耕裕束子聞之乃一乎學數年而弗化兄子曰是非余所及也子謁者先生而問焉者先生不言者也指太虛而示之束子默自詳焉有非有也無非無也去之靡往得之靡將其昭昭不息乎其蕩蕩無方乎生生化其無窮乎見子曰子能是則肯

唯矣錄

之至矣

思學解

學以思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非思乎曰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然則學將何適乎從其必思耶馳求力索玩物而喪志者聖人放之也從其不思邪冥心息念淫蕩而離物者聖人放之也解之者曰聖人之言因病而藥也世固有不思者其弊然是故語思以救其偏也亦有

過於思者其弊然是故語不思以救其偏也曰道之所貴者中偏斯氓矣未聞以偏而救其偏者也解之者曰其未得也則思之其既得也則無所慮思矣故思也者為始學言之也不思也者為成學者言之也曰夫學一而已信斯言也本末始終二矣夫謂以思無益則未有庸思時也夫謂弗思胡獲則未有無思時也然則學將奚適乎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君子立本致用者也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本體也

唯矣錄

學問之道求復其本體而已故自本體而言無思無為感而遂通自其功夫而言本無思也弗思則憧憧往來矣本無為也邪為則昏昧放逸矣然思無思則何思矣為無為則何為矣故曰做得功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功夫此始學之事也本體即是功夫功夫即是本體此成學之事也是故言思思即學也言學學即思也思學並言則習而存之之謂學無時而離者也究而通之之謂思有時而感者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斯救



偏之說也書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念即學也即思也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在我者也後儒之學每欲懸虛而思遍物而格思在外者也此思學之辯也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然則周公非聖人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思之勤耶曰知此則知聖人之學矣夫周公制禮作樂監二代而成周之威制必將參諸象酌諸已歎其範圍而弗過也曲成而弗遺也傳之世世而無弊也豈必先事而可以預思之乎亦豈徑

率而可以漫行之乎是故聖人全其本體者也本體無體不可定也應用無方不可窮也故雖聖人必有就業不息之誠有極深研幾之功而後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也彼謂先無弗思者離乎體者也後無庸思者離乎用者也離乎體者着物之學也離乎用者着空之學也着物者空其可謂之思乎其可謂之學乎

格物論

物者身之物也家國天下之物也統之者心也發之

者意也覺之者知也非知則無物非物則心與意不可得而見矣心意不可見則明德親民之道幾乎息矣是故心至虛也物至實也實不生於實而生於虛故曰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其本體也渾然至善者也動而後有不善善與不善未嘗不自明也學問之道去其不善以歸乎善而已矣故心其體也意其動也知其明也物其事也去其不善以歸乎善則格矣是故心者物之體也體立則物明心未嘗有其物也心有之是實其體矣意者物之

用也用行則物彰意未嘗滯止物也意滯焉是汨其用矣知者其明照者也照之而是則行弗行弗格也照之而非則去弗去弗格也故格其心之物謂其不可倚也愈虛則愈精極深之謂也格其意之物謂其不可欺也愈精則愈虛研幾之謂也格其知之物倚歟欺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自知也戒慎恐懼通乎晝夜而知則無乎弗格矣是故傳學學而格也審問問而格也慎思思而格也明辯辯而格也篤行行而格也格之于視聽視弗明



聰弗聰未格也格之于飲食飲食不知其味未格也格之于動靜動而有動靜而有靜未格也為人子而未止於孝為人臣而未止於敬為人父而未止於慈為人君而未止於仁與國人交而未止於信未格也考諸三王而謬建諸天地而悖質諸鬼神而疑百世以俟聖人而有惑未格也格之由是也則知致而意誠矣意誠則廓然大公而心正矣心正則物來順應而身脩矣以其廓然而應之于家則家齊矣以其廓然而應之于國則國治矣以

其廓然而應之于天下則天下平矣是故語其廓然于已也謂之明德語其順應於人也謂之親民語其廓然順應而無聲臭之可言謂之至善

儒釋辯

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覺焉去慾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

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為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于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餘月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怒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

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揚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為庶幾乎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聰之而已稱羨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



其為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為本義多矣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為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為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為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為非乎夫以虛為非則在天為太虛在人為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為禪而必以弗虛為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弗清矣藩籬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

辨曰僂釋之虛雖世遺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彛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義利辨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吾嘗辨之人弗明辨之已弗

明何如曰子奚辨曰人皆曰是從而考之未然也人皆曰非從而考之未然也是辯之于人弗明矣自謂是矣而人弗與自謂非矣而人弗應是辯之于已弗明矣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見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辯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不考其人則失實不考其實則失人矣是故奉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

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閔天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蘄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為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掩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是故有精義者也有近於義者也有罔利者也有近於利者也有義而利者也有利而義者也



精義者何聖是也近於義者何賢是也罔利者何  
礫是也近於利者何俗是也義而利者何湯武是  
也利而義者何桓文是也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  
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  
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  
非孔以簞瓢學顏非顏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  
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  
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形尊周非義  
乎以其爲己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

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  
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造幅避形  
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  
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  
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跡之  
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  
則聖學其庶幾矣

正學篇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之柰何曰講其正者

而趨焉講其偏者而避焉則庶乎其弗差矣是故  
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有楊墨之學有子莫之  
學有告子之學有荀子之學有鄉原之學有管晏  
之學有莊列之學有老佛之學墨子之學偏於仁  
者也楊子之學偏於義者也子莫之學偏於非仁  
非義者也告子之學偏於內者也荀子之學偏於  
外者也鄉原之學偏於非內非外者也管晏之學  
偏於有者也莊列之學偏於無者也老佛之學偏  
於非有非無者也故可以仁而仁可以義而義則

正乎仁義矣內弗遺外弗遺內則合乎內外矣  
有未嘗有無未嘗無則超乎有無矣正乎仁義者  
中之謂也合乎內外者誠之謂也超乎有無者神  
之謂也致中者賢人之學克執厥中者聖人之學  
也誠者聖人之學誠之者賢人之學也養神者賢  
人之學所存者神聖人之學也夫道一而已自其  
不偏謂之中自其不二謂之誠自其妙用不測謂  
之神其實一也而學之弗一何哉彼數子又皆不  
世之美豈謂其偏而爲之亦固以爲全矣然念有



所重者有所宗則陷於一偏矣故有意於為仁則入乎墨矣有意於為義則入乎楊矣有意於執中則入乎莫矣脩乎內則入乎告矣脩乎外則入乎荀矣脩乎內外而有媚世之心則入乎莊列矣而着物則入乎管晏矣無而着空則入乎莊列矣有無不着而離乎世則入乎老佛矣曰聖人之於善無弗取是故於管仲則稱焉於老子則師焉賢者然後距楊墨闢老佛曰否孔子於管仲稱其仁而小其器稱老子為龍然龍非一也揚曰乘六龍

以御天又曰六位時成且聖賢何心哉彼其以之自為則過人遠矣而以步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墨楊皆荀告可乎皆管晏莊列可乎皆鄉原老佛可乎夫鄉原宜於時老佛近乎聖世尤弗免者也聖人見南子受陽貨事有可非迹有可刺而鄉原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老曰玄聖人亦曰玄佛曰寂聖人亦曰寂是非同異之間非知道者其孰能辯之曰古之學有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者何如曰此偏而正者也學夷而失夷則以隱為高矣學

惠而失惠則以仕為通矣學尹而失尹則以王為霸矣是故君子弗為也曰今之學有名節者始乎訓詁者始乎文學則何如曰此正而偏者也學德行而名節非德行矣學政事而刑名非政事矣學言語而詞章非言語矣學文學而訓詁非文學矣是故君子弗為也



研幾錄跋

是錄山居諸友紀其所嘗聞耳  
錄成貳守劉晴川先生至訪雜  
山乃命工鋟梓僑適順歸自公  
因謂諸友曰循是修之可以入  
德可以上達矣執此而謂先生

之訓止是也則諱諱懇懇引而  
不發之意孤矣弟僑跋

萬曆丁巳歲人日曾孫

茂杞  
茂參  
茂皇

刊



# 文華大訓箴解

〔明〕廖道南撰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〇〇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文華大訓箴解表

嘉靖十九年正月內 臣道南謹

奏為昭

聖謨以崇

國本事 臣伏攷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庚午

憲宗皇帝御製

文華大訓成以教

皇太子者

道傳至聖寔為

昭代之良規

文華大訓

治本純王允作

儲宮之懿範竊嘗著解以釋其義茲復獻箴以申其

忱弗揣蠢窺曷勝竊冀 臣誠忻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

聖主建中御九五而應

飛龍之象

儲皇麗正絳千億而開

詒燕之祥自有

天地以來凡為

日月所照有是

文華大訓箴解表 原刊本

臣道南啟 文華大訓箴解表 原刊本 嘉靖十九年正月內 臣道南謹 奏為昭 聖謨以崇 國本事 臣伏攷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庚午 憲宗皇帝御製 文華大訓成以教 皇太子者 道傳至聖寔為 昭代之良規 文華大訓 治本純王允作 儲宮之懿範竊嘗著解以釋其義茲復獻箴以申其 忱弗揣蠢窺曷勝竊冀 臣誠忻誠忭稽首頓 首上言伏以 聖主建中御九五而應 飛龍之象 儲皇麗正絳千億而開 詒燕之祥自有 天地以來凡為 日月所照有是



父有是

子膺

寶曆而繼繼繩繩作之

君作之

師撫

瑤圖而赫赫業業稽駿紀越創麗基軒皇作而紫

電繞樞誕神明之遙宵顯帝起而珠星聚室

臻沕穆之休徵堯勳載隆舜華重協塗山旌

啓明明禹則之垂簡狄生商奕奕湯獻之布

肆若文武佐啓成康三善咸具于上庠六儀

文華歲解

六

表二

胥誨于東序嗣茲以後浸亦匪弁賈誼陳保

傳於漢朝劉涓疏教養於唐室延至承華之

畧祇為充棟之餘遜閣前編遐披往牒未有

如我

皇明

聖祖

神宗冠百王而今盛我

皇上

聖子

神孫紹千聖而永隆焉者也其惟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敦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

帝

神發天明

聖蹟日敷績

高皇昭鑒之錄述

成祖心法之書圖微顯幽特者

文華之大訓搜玄抽秘彰彰

奕葉之嘉謨論治直游於虛夏商周綱有條而不

紊論學蕪采乎濶開闢洛日有序而畢張發

揭悉出於

文華歲解

六

表三

淵衷體裁皆定於

宸斷煥乎如揭台斗而列宿成象於天沛然若決江

河而百川朝宗於海上騰東壁不獨滌綯于

詞林旁燭西奎真為龜鑑于

天府故蓋其過

皇帝陛下

德廣運而

乃武乃文

道純粹而

至健至正叙九疇敷



皇極峻烈照耀於華夷正百禮凝

神禧協氣薰蒸於穹壤握

乾符以時御雨施而雲行莫

震器以世傳星輝而海潤矧逢

黃離之迪吉夙感

蒼昊之錫靈寶露團霄豫兆

璇源之行澤慶雲映旭先孚

璧景之澄暉

紫詔渙頒

青陽鼎育旁招俊又慎簡哲髦宅

文華歲解 六 長四

鶴禁以崇儒咨疑丞而詠輔弼董

虎闈而齒胃修禮樂而敦詩書謂

聖功必正於養蒙而

天德自昭於大蕃念終始典于學教承王人之多聞

於緝熙殫厥心允暨

皇祖之成憲以引以翼不愆不忘

尊所聞行所知盡精微而致廣大

繼其志述其事履中正而樂和平臣快觀

奎章恪瞻

文華大訓歲解 表

聖學之精蘊風儀廷麟游野昭哉

帝治之馨香寤寐宋受寶之純臣敬上

青宮之典詎希唐會昌之德裕度陳

丹宸之歲伏望

邁五超三

統一衍萬

德彌久業彌大弘

元化於兩間

謨丕顯烈不承宣

重光於萬世無任瞻

文華歲解 六 長五

天仰

聖激切忻躍之至謹以所撰

文華大訓歲解裝潢成冊恭進以

聞 三月二十七日欽奉

聖旨爾所進書宜覽該衙門知道

文華大訓歲解表

一八五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一

進學齋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有曰朕惟人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所以學修齊治平之道也昔堯舜禹湯文武皆汲汲焉以學仲尼亦皇古有所不服在聖人尚如此故人生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入大學公卿大夫元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然况為儲副則將有天下國家之寄者可不學乎古人論學多矣有宏綱要者焉取以為總論而學必

文華大訓

卷之一

一

稽古然後有獲故進學之日必先之以明典訓典訓之要在明義理吾性分之所固有而非自外來也我欲明而不知之所以用力以求復其本然者自有不容已故窮義理之然必與近而遠之磋商講論其有所啓益而易為功故資學蓋次之三以降聖王不世出處士橫議自來紛然雜出其間以乘吾道者非一不有以辨而擇之能不惑者鮮矣故又次之以擇君尚大哉

聖言真萬世帝王論學之心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

四箴其一曰明典訓箴其二曰窮義理箴其三曰資啓益箴其四曰擇習尚箴

明典訓箴解

解曰曷謂乎明典訓也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以言乎禹之造夏典則昭于邦國所當敬守而不違也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言乎文武之造周謨訓垂于朝廷所當率循而不越也夫敬守不違則明微定保而上克繩乎祖武率循不越則永言配命而下克啓乎孫謀是故古之教

文華大訓

卷之一

二

太子者法象象以果育而迪之以大中之極象震雷以潛修而啓之以至正之矩楚語曰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悖焉以固之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於乎觀斯語也所以明典訓者不在茲乎乃若伊尹述風行之以告太甲克彰一德之功周公述漆沮之詩以告成王終紹三后之緒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



歷世故創業艱難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其要至紬繹六年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又諭

皇太子宮臣諸府僚屬曰輔導之臣循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善德義者正己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資其德成德朕擇汝等為官僚各宜盡心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監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建

皇史宬以尊藏

訓錄之典豫構

迨先閣以大勅

祖德之詩典訓之明於斯至矣臣愚危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命官講解而知之惟精切已體認

而行之惟一宋儒程顥亦云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明典訓箴

箴曰稽古神聖法象乾文義畫爰闡軒紀式明開物成務秩典敷教東壁發祥南離炳耀堯敷既揚舜華載宣禹有典則湯有風德丕顯文謨丕承武烈克開厥後赫赫業業矧居少陽養正於蒙古訓是力乃隆聖功

皇祖有訓親灑

宸翰斗緯昭回奉章郁煥惟

文華箴解 二八卷之一

皇紹法達孝純仁

追先有閣

皇史宬成

聖嗣監茲

天藻有奕臣庸作箴萬世無極

窮義理箴

解曰曷謂乎窮義理也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言乎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所以窮神而研幾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以言乎道之統會存



乎心聖人所以盡心而知性也夫窮神研幾以契天道之妙則求端於天者罔弗至焉盡心知性以立人倫之極則垂法於人者罔弗至焉是故古之教太子者稽其良知而蚤論以開發乎聰明養其德性而敏求以緝熙乎問學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習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歲焉修焉息焉游焉於乎觀斯記也所以窮義理者不在茲乎乃若漢教太子以術數之學而無格致誠正之功晉授太子以申韓之書而非修齊治平之道誠可為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太子賓客梁真王儀等曰範金鑿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義禮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間謹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又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使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

情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文理密察而道贊乎三才

神明潛運而智周乎萬物義理之窮於斯備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致廣大必盡乎精微極高明必道乎中庸宋儒朱熹亦云人主之學以明理為先

不華成解

八卷之二

六一

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窮義理箴

箴曰大哉元命太極流行兩儀攸真四象攸分

自一而萬浩乎罔既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自萬

歸一淵乎無窮推而無始究而無終幾微而幽

神應而妙易知簡能騰訂忽後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誠明無盡允執厥中

皇祖有訓欽乃攸止居仁由義主敬窮理惟

皇紹法入聖超神坤直方大乾純粹精

聖嗣監茲



帝學有光臣庸作萬幾惟康

資啓益儼解

解曰曷謂乎資啓益也伊尹告太甲曰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以言乎資俊彥以輔儲德斯能凝命於天也周王命君牙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以言乎資諷訓以開胤緒斯能效法於祖也夫凝命於天則當慎乃儉德時有所啓而後有可久之功效法於祖則當繼乃舊服日有所益而後有可大之業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或資師傅以講道而必究夫格物致知之端

文華嚴解 卷之一

或資賓友以贊德而必賴夫繩愆弼違之益禮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文秋學禮於武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韓宗書在上庠於乎觀斯禮也所以資啓益者不在茲乎乃若魏之示簡諫以贊述殊無就正之規陳之江總誘以詞華漫非麗蓋之軌誠可為永鑒也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

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戚葉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止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又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廢事未嘗故嘗深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慮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官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日雖能視所見不踰於闕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昭然天下之治可得而致矣汝其敬之母志朕訓臣仰

文華嚴解 卷之一

惟

皇上光昭

祖訓



聖資天縱而猶

日御講愷以嚶咨

聖政日熙而猶

時蒞台垣以延訪雖無資於啓沃而自有與天合德

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朝夕納誨務底于熙明夙夜基命

務臻于宥密宋儒程頤亦云人主之學以當務

為急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資啓益歲

歲曰自昔皇王茂履際教驚靡齒南月虎闈稽校

文華彙解 卷之一

九

或于東序羽籥干戈乃武乃文式誦式歌或于

上庠詩書禮樂希聖希天先知先覺緝熙厥學

日就月將神識內朗篤實輝光懋昭厥德日新

月盛睿知旁通剛健中正

皇祖有訓佑啓保明周旋武牖顧諟湯銘惟

皇紹法靜虛動直謙謙允濟乾乾不息

聖嗣監茲啓心沃心臣庸作箴萬善惟純

擇習尚箴解

解曰呂謂乎擇習尚也伊尹告太甲曰今嗣王

新服厥命惟新厥德而必追論其習與性成以

言乎性相近習相遠必新厥德乃可以變其所

習也召公告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而

必先戒以節性日邁以言乎性本善德本同必

居厥敬乃可以端其所尚也夫新德以變習則

克終厥猷而天下之善協于一居敬以端尚則

緝熙敬止而天下之勳貞夫一是故古之教太

子者所親必正人而薰陶於至善所行必正事

而涵養於懿德戴記曰太子乃生孩提有識三

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

文華彙解 卷之一

十一

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於乎觀斯記

也所以擇習尚者不在茲乎乃若漢開博望苑

未聞有馮翼孝德之賢唐開弘文館亦多引浮

藻脩誇之輩誠可為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論省臺諸臣曰朕諸子日又務學必擇

端謹文學之臣兼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

史書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藉天下國家之

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

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



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  
矣又曰人君不能無奸尚要慎之蓋奸功則  
會名者進奸財則言利者進奸術則游談者進  
奸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  
故奸功不如好德奸財不如好廉奸術不如好  
信奸諛不如好直夫奸得其正未有不治奸失  
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惇崇理本而治必審其所尚

文華大訓

卷之二

十一

澄清化源而教必慎其所習固不待於決擇而自

有優入聖域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尊所聞日進于高明行所知日躋

于光大漢臣班彪亦云聖人審所與居而成慎

所謂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擇習尚箴

箴曰觀象大壯雷在天上君子履禮必審厥尚

觀象大畜天在山中君子畜德必廣厥衷矧惟

觀頤養正於始不顯亦臨乃能安止矧惟觀晉

自昭則明不見是圖乃能居貞擇術既端慎動

斯吉弗慮胡獲惟豫斯立

皇祖有訓諄切懇至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惟

皇紹法明燭煌煌知微之彰知柔之剛

聖嗣監茲克儉克勤臣庸作憲萬國咸寧

八

十二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二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二

養德篇

臣注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有曰朕惟人得天之理於心所謂德也是德也人孰無之而能不失者蓋鮮是以自古聖賢大學教人之法必拳拳以明德為言而大易取象於養家作聖之功亦必自德始矧太子天下之本宗社生民所繫可不以養德為先務乎然德之養不一也故總論其綱而其目則首之以端心志焉蓋心為一身之主宰而志則心之所之天下衆善皆由此出不正其心則所有或牽於外誘之偏不端其志則所守必狃於他岐之惑雖欲強進於善而德非其德矣然此特以養於內者言之彼外焉一言一動與夫衣服飲食之常皆吾心與德之寓也苟有一之不謹則為德之累大矣故次之以謹言動慎服食焉夫德之造造有限而人之逸欲無窮或聲色玩好之求田獵遊觀之縱盤樂自恣奢靡弗約皆所以害吾心喪吾德者尤不可以不戒也故次之以戒逸欲焉大哉

文華箴解

八卷之三

一

端心志箴解

皇言真萬世帝王修德之身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四箴其一曰端心志箴其二曰謹言動箴其三曰慎服食箴其四曰戒逸欲箴

解曰曷謂乎端心志也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以言乎帝王之道本於存心當執乎至中而不可偏也召公告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言乎帝王之學始於立志當守乎至靜而不可清也夫執乎至中而致決于惟危惟微之幾則精一之功深而天德純守乎至靜而致謹于玩人玩物之戒則敬止之學至而王道備是故古之教太子者諭以三善以充其赤子之良詔以六德以養其天真之粹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於乎觀斯典也所以端心志者不在於乎乃若唐之帝範之篇詞雖藻潤而無格心之要宋之承華之錄說雖詳贍而無定志之旨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文華箴解

八卷之三

二

太祖高皇帝因朱善進講心箴論之曰人心道心有



倚伏之幾仁愛之心生則枝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又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朕嘗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以長保國豕矣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心箴有註必揭

文華箴解

卷之二

三

敬一以為入德之基

養心有殿必象

九五以為崇化之地所謂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審幾於精微而究夫堯舜傳心之

中立志於廣大而察夫成湯制心之義宋儒胡

安國亦云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

其是之謂乎臣謹

端心志箴

箴曰玄渾旋乾黃儀真坤惟君至大惟心至靈

一哉君心萬化攸出無欲故靜有主則實志有

定向道有定體靜而常覺動而常止緬思精一

虞廷垂訓受中立極體元立命惟神知幾惟聖

克念泰宇涵虛良辰止善

皇祖有訓觀心有亭壘聲不已安安惟欽惟

皇紹法

養心崇德

敬一懋勤

九五恭默

聖嗣監茲之德之純臣庸作箴

文華箴解

卷之二

四

元首惟明

謹言動箴解

解曰曷謂乎謹言動也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矣以言乎王言如絲所繫者重不可失之於

易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以言乎君舉必

書所貴者時不可違乎其幾也六言出乎身加

乎民將有言也擬之而後言斯不失矣行發乎

遇見乎遠將有行也議之而後動斯不違矣是

故古之教太子者幼而居內必求姆傅之溫敬

而寡言者以保抱之使其所聞皆正言長而就



外必求師儒之方正而有道者以諭贊之使其所行皆正事戴記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踐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踐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於乎觀斯記也所以慎言動者不在茲乎乃若李百藥贊道之賦受之者無虛懷禱無量翼善之記聽之者無實踐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

文華集解

八卷之二

五一

一言一動上通於天下繫於人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監之不善天亦監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惟殃可不敬乎又命儒臣撰

昭鑒錄成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戒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常使之少忍職寒恐其不知勤勞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

及皆非朕之所望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淵默若神言而世為天下法

思睿作聖行而世為天下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遵先聖之法言而非禮勿言效先

聖之善行而非禮勿動宋儒胡宏亦云養太子

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其是之

謂乎臣謹上

謹言動箴

文華集解

八卷之二

六一

箴曰聖學之要厥本在心動直則公靜虛則明言為心聲聲必中律是謂是行敷皇之極動為世範身必中度可則可象遵王之路右史紀言慎乃出令遠猶辰告訂謀定命左史紀動敬爾威儀維民之則維德之基

皇祖有訓

昭鑒有錄其言如緯其德如玉惟

皇紹法作之

君師如金如錫如璋如圭

聖嗣監茲樞機必慎臣庸作箴



中心守正

慎服食箴解

解曰曷謂乎慎服食也詩曰朱帝斯皇以言乎君嗣之生當謹其初而其禮不容不厚也書曰惟辟玉食以言乎君位之重當宅乎中而其權不可不尊也夫能謹其初則大觀在上動不違則天下望之而不敢越能宅乎中則皇極在上權不下移天下遵之而不敢僭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司服以授之服既無不衷之制膳夫以調夫味又鮮不正之嗜載記曰左右之習及其師

文華箴解

卷之二

七

卷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詞應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斥此其屬少傅之任也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饑而憚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於乎觀斯禮也所以慎服食者不在茲乎乃若太公因成王嗜鮑食而禁之不登于俎史佚因成王加冠服而親之使近于

民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論

皇太子諸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事乎夫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敬溫良為德之容見於外者可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踰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度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育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必多取敗夫貨利聲色為

文華箴解

卷之三

八

伐德之斧斤讒佞諛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為其所陷矣又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四體勤五穀身不離畝而手不釋耜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衣布裳所飲食不過菘菜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今汝知之凡一居處服食之間必念農夫之勞取之有度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法大舜以章衣藻尤致嚴于



端凝之殿法大禹以菲飲食尤致省于

耕歛之亭所謂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已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清明在躬法服必稱其度

理義悅口鼎食必願以貞唐臣張蘊古太實歲云

間之夏后一饋十起亦有魏帝幸裾不止其是

之謂乎臣謹上

慎服食歲

歲曰書紀章服山龍繡黻錦衣九重惟辟作福

華嚴解 卷之二

禮謹膳羞滂瀉薌腴王食八珍惟辟作威服以

彰德被袞象乾服之不衷司服糾愆食以願貞

升鉉主鼎食而非禮膳宰致饗趨以肆夏既匡

既救食以采齊有芬有苾

皇祖有訓穆穆明明宵衣惟儉肝食惟勤惟

皇紹法慎獨謹節

燕弁有章

御廩有說

聖嗣監茲細行必矜臣庸作歲

至德文明

戒逸欲箴解

解曰曷謂乎戒逸欲也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以言乎人君體健以為先不可恣情而靡警也

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以言乎人君居敬以為

所不可縱欲而忘戒也夫體健為先則自強不

息而中正以貫天下之道居敬為所則自治益

嚴而憂勤以成天下之務是故古之教太子者

禁於未發以養其本然之中過於將萌以節其

自然之和戴記曰不論先聖王之道不知國君

蓄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

華嚴解 卷之二

典傳不聞成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不惠於

庶民無經於百官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

厚於德不強於行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處位

不端受業不敬進退節度無禮孔降揖讓無容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於乎觀斯記也所以戒

逸欲者不在茲乎乃若唐之許敬宗獻太子以

搖山玉彩未聞逸豫之規宋之蔡京娛太子以

異域寶器不觀防微之訓誠可為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家者惟創業之君中



與之主及守成之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之自此而殆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切若繼體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意惰危亡必至可不畏哉又曰前代庸君暗主皆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怠惰荒寧為垂拱無為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惕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既建

無逸殿以書

先皇稼穡之詩復播

文華大訓

卷之二

十一

恭默室以紹高宗惕厲之戒所謂有內聖之德必

有外王之業者是臣愚尤願

存心警畏而昧爽不顯

懋學憂勤而夕惕無違宋儒魏了翁亦云古之人

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戒逸欲箴

箴曰至健無逸體乾之剛一日萬幾兢業惟康

至靜無欲法艮之止一心萬化於穆不已朝而

訪道師保在前太公順應無時不然晝而咨政

丞弼在側至正明達無入不得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敦學有獲昭德惟新

皇祖有訓無逸乃迨保邦未危叙倫有極惟

皇紹法祗若寅恭悖大成裕明作有功

聖嗣監茲有嚴有翼臣庸作箴

至誠無息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二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三

厚倫篇

臣註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朕惟人倫有五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即虞書所謂五典周書所謂五教戴記所謂五達道者或詳言之曰七教十義或異言之曰三綱四行或總明之曰人文八記皆不越此五倫而已此五倫者出於天性皆所當厚而父子長幼夫婦三倫尤所當厚也目中所謂隆孝敬則父子

文華大訓

卷之三

一

親矣悖友愛則長幼序矣重內儀則夫婦別矣睦宗戚則親與序別之推俱備矣夫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明倫之家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

四箴其一曰隆孝敬箴其二曰悖友愛箴其三

曰重內儀箴其曰睦親戚箴

隆孝敬箴解

解曰曷謂乎隆孝敬也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以言乎人君之盡倫當始於愛敬以建家國之極也孝經曰聖人因敬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以言乎人君之悖教當推其孝敬以感和平

之化也夫盡倫建極則至治馨香達于神明存以經綸天下之大經悖教弘化則泰和洋溢于宇宙有以裁成天地之大道是故古之教太子者過廟則趨過闕則下所以示之孝執誓而饋執爵而酌所以示之悌禮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於乎觀斯禮也所以隆孝敬者不在茲乎乃若文王為世子而孝行載於禮成王朝宗廟而敬德歌於詩誠可為永

文華大訓

卷之三

二

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於朕躬撫臨億兆今進行今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若高樓愴若或見之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前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又

命書古孝行及起家艱難身所經歷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諭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崇

宗廟以極禋祀之誠大享

明堂以通神明之德禘

初榘於數千百載之後祔

顯陵於數千百載之遙雖虞舜大孝武王達孝無以

復加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孝因至性而察於人倫

敬本淵衷而達乎天德宋儒真德秀亦云知父母

文華箴解

八卷之三

三

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

道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隆孝敬箴

箴曰大哉孝乎天明地察以首三綱以基萬化

至哉敬乎享帝仁親以參三極以洽百靈一

三朝孝思維則問寢視膳是曰至德三老五更

敬施惟崇靈與乞言是曰至恭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爰敷天倫爰熙帝載

皇祖有訓木本水源燦然有文翕然有恩惟

皇紹法

純孝熙敬

廟典稽周

稷思慕舜

聖嗣監茲世德克承臣庸作箴萬國儀刑

惇友愛箴解

解曰曷謂乎惇友愛也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以

言乎友生於孝天性也不可改也詩曰因心則

友以言乎友生於心天顯也不可越也夫友生

於孝則自吾親一體而推之以擴乾父坤母之

情是之曰理一友生於心則自吾心一念而推

文華箴解

八卷之三

四

之以嚴君尊臣卑之等是之曰分殊是故古之

教太子者入學齒冑約之以遜恭之禮嚴廟收

族博之以敦叙之仁晉語曰文王在傅弗親處

師弗煩敬友二號惠慈二祭及其即位也詢于

八虞度于閔天謀于南宮是以億寧百神而柔

和萬民於乎觀斯語也所以惇友愛者不在茲

乎乃若唐玄宗宴諸王于花萼樓而為長枕大

被之好宋仁宗宴諸王于睦親宅而有板掖蘭

闈之頌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嘗問



皇太子近日講說何書對以漢七國謀叛事

上曰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局殺吳太子以激其怒及

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王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

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

下公法如此則為天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

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道又

諭廷臣曰先王封建所以比民周行之而久遠秦

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乘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

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

文華族解 八卷之三 五

此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推仁恩于

宗室而

詔諭屢頒廣友愛于

藩輔而

恩賚存錫賜粟帛以重老老之典賜書幣以篤親親

之仁雖武王頒玉成王歸禾無以復加矣臣愚

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承乾繼體必溥維城之德

顯比悖親必明于著之分宋儒程頤亦云建立萬

國所以比民親輔諸侯所以比天下其是之謂

乎臣謹上

悖友愛箴

箴曰武頌寶玉宗彝有爛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成歸嘉禾穎果實堅四國于蕃四方于宜鶴鳴

與歌鳥鷖奏雅周道燦然誰其作者嗣時厥後

古風式微豆箕有謠瓜實有詞念茲天潢夾輔

京室磐石為宗泰山作礪

文華族解 八卷之三 六

皇祖有訓敦睦藩服燕謀惟芭鴻圖惟毅惟

皇紹法肫肫其仁璇源衍胄玉牒展親

聖嗣監茲友愛天至臣庸作箴

本支百世

重內儀箴解

解曰易謂乎重內儀也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

以言乎王者修身以樹內則而乎乎人心不必

憂勤而自獲元吉也禮曰天下內和而家理以

言乎王者齊家以正內治而昭乎天德不出戶

庭而自成元化也夫內則樹而乎人心則其誠



有孚而天地之大義以立內治正而昭天德則其儀不忒而家國之大順以達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創孺子之室而其分嚴有以謹之于始就外傳之舍而其禮備有以成之于終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和內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於乎觀斯禮也所以重內儀者不在茲乎乃若塗山產啓遂承夏后之元龜太任開文克承周家之寶曆誠可為永法也已我太祖高皇帝諭

文華大訓

卷之三

七

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贊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嬪妃無寵幸之昵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微如履薄冰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又

命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論之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泰而措之爾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

成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閭門之失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首頒

仁孝皇太后內訓以嗣

高后之懿教繼梓

慈仁皇太后女訓以揚

先帝之成範所謂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爾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文華大訓

卷之三

八

象易之家人以立中正之方

敷禮之內則以效明章之治宋儒周敦頤亦云治

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其是之謂乎臣

謹上

重內儀箴

箴曰兩儀幹運三才奠位坤德中含陰教內治

慶都誕堯媽汭儀舜就日如神配天作聖簡狄

生商姜姬欣周帝圖昭錫天眷申休太任思齊

太姒思媚懿範式昭徽音允嗣漢之明德宋之

宣仁克閑家法永播賢聲



皇祖有訓

孝茲有傳寶典焜煌瑤編璀璨惟

皇紹法有乎威如

內訓有典

女訓有書

聖嗣監茲端本善則臣庸作箴上昭

峻德

睦宗戚箴解

解曰曷謂乎睦宗戚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

屬異姓主名治際會以言乎禮莫大於分而同

文華殿解 八卷之三

九

姓異姓之親各有其等也周禮曰金路鈎樊纓

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

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以言乎分莫大於名而

同姓異姓之封各有其器也夫禮先於分則收

族屬以嚴宗廟者不容於緩矣分先於名則正

體統以尊朝廷者莫之敢踰矣是故古之教太

子者履信思順以承天之道講信修睦以順人

之情禮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外朝以官體

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

以官尊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公

與族燕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於乎觀斯禮也

所以睦宗戚者不在茲乎乃若漢之金張許史

越禮則無叙宋之高曹向孟守禮則有恒誠可

為法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追封

太原長公主冊文曰朕惟古之君天下者既追尊

祖考又及於兄弟之親所以叙彝倫昭恩義帝王

之先務也朕當艱難之秋賴

祖宗積德

上天眷命削平僭亂統馭華夷每念我

文華殿解 八卷之三

十一

皇妣生兄姊及朕亦人今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劬勞

之恩無從以報而兄姊復無在者骨肉之親感

悼無已稽之古典宜有褒顯以稱追崇可封為

太原長公主又

命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政諭之曰國家

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問於疎遠使不肖何

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官庶元末困於敵政朕前

尤甚民困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母恃親故

以生驕恣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

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



議汝其欽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至仁覆冒以法堯之敦族

大智濟哲以效舜之察倫所謂有惻怛之愛有忠

利之教爾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親親有典而仁逮于行葦之敦

賢賢有序而禮周于萬羅之施宋儒周敦頤亦云

善則和親而已矣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文華大訓

卷之三

十一

睦宗厥箴

箴曰三善既備九族既敦凡厥戚屬咸沐殊恩

昔在漢初萬石謙謹迨于馬廖濯龍致警昔在

宋初諸杜微柔迄于曹佺貫魚無郵蘭畹飄香

桂池流馥育飾文腴豐澤霏渥貴不期驕富不

期侈疇與節庶永終厥譽

皇祖有訓以禮以仁肅然如秋溫然如春惟

皇紹法光凝休命處之以中裁之以正

聖嗣監茲睦姻任恤臣庸作箴

建其有極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三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四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古昔帝王之圖治罔不

夙夜祗勤誠以天下之大萬幾之繁繫乎一人

甚重也苟非理明而素定于中求其事至而應

之無失者亦難矣惟

天有成命我

祖宗受之以啓丕圖貽我後之人其日監在茲赫然

猶

文華大訓

卷之四

十一

祖宗之時也敢不敬乎况庶政得失庶徵休咎應焉

尤天意之昭灼者也故欲明治道其必自敬天

命始敬之所寓莫嚴于祀

天而尊

祖配

天之義

宗廟饗祀之制莫不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下逮群

祀亦猶是也其可瀆乎故嚴祀典次之近而朝

廷天工之代在群臣也故辨人才待臣工次之

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謹解其義附  
以四箴其一曰敬天命箴其二曰嚴祀典箴其  
三曰辨人才箴其四曰待臣工箴

敬天命箴解

解曰曷謂乎敬天命也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  
親克敬惟親以言乎天命無常惟德是輔人君  
當修德以享天心也周公告成王曰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以言乎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人君當  
凝道以承天祐也夫修德以享天心則君心與  
天心為一體淵淵其淵而萬化出矣凝道以承

大華箴解 八卷之四

三一

天祐則君道與天道為一致浩浩其天而三才  
位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於其始生而齋肅端  
冕以見於天乃所以開受命之端於其繼體而  
玉藻龍卷以象乎天乃所以崇基命之本禮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  
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於乎觀斯禮也所以敬  
天命者不在茲乎乃若周成王述敬天之詩而  
不敢康寧宋仁宗作敬天之圖而罔敢昏逾誠  
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德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  
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  
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  
欲永保天命者未之有也又曰天道微妙難知  
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  
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  
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箕子  
以是告成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  
修人事上合天道臣仰惟

皇上光昭

大華箴解 八卷之四

三一

祖訓裡祀

泰壇而無幽不格

祇薦

泰號而有赫其臨凡

御深宮大庭之時願若

郊天

饗帝之際自古人君之敬天命未有能越焉者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法帝堯之欽若而文思安安



法文王之昭事而小心翼翼宋儒胡寅亦云人君不可不知乾道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敬天命箴

箴曰皇皇大運蒼蒼上玄三垣中列七政左旋春元發生夏亨長育秋利平秩冬貞歲復五行順序萬象昭明陰陽交盪真精翕凝人君法象咸有一德歲省無愆日監有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法天之道惟日居諸

皇祖有訓惟天無常惠迪則吉純佑則昌惟

皇紹法

文華箴解 卷之四

大報惟誠明馨上達

玄德中升

聖嗣監茲敬之敬之臣庸作箴

天惟顯思

嚴祀典箴解

解曰曷謂乎嚴祀典也易鼎之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言乎帝王觀木火之鼎而大象昭焉郊以祀天而畫仁也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以言乎帝王觀風水之渙而至文著焉廟以祀祖而畫孝也夫惟仁人為能

事天自郊而下百神於是乎成秩矣惟孝子為能享親自祖而下百禮於是乎脩洽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郊見而祇栗所以豫養其法天之仁廟見而肅趨所以豫啓其法祖之孝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於乎觀斯禮也所以嚴祀典者不在茲乎乃若大舜類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尊烈考而右文母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

文華箴解 卷之四

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今有國大祀曰

園丘方澤

宗廟社稷其各具沿革以進又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必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不聞以物受福也

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復

四郊正

天地

日月之位載崇

九廟虔

祖宗

考妣之祀凡

大禘大祫以至四時之享

先農先蠶以暨百神之禋自古帝王之嚴祀典未有

備於此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精明其德恒如七鬯之持

兢惕其心儼若馨香之薦宋儒程頤亦云王者萃

人心之道至於有廟極也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嚴祀典箴

箴曰古聖作則尊尊親親壇坎攸區廟墀攸分

惟仁享帝泰時真位天宗有新明堂有配惟孝

享親宗祏惟明承嘗有序禘祫有倫徧于群神

以洽百禮爰真玉帛爰陳牲醴明德惟馨精意

以格以觀耿光以揚大烈

皇祖有訓祀事孔明致慈致愛必躬必親惟

皇紹法

祀儀有典以妥以侑至微至顯

聖嗣監茲是訓是行臣庸作箴

享于克誠

辨人才箴解

解曰曷謂乎辨人才也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以言乎國治莫難於知人在秉哲以拔才而後

克克其任也伊尹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以言乎朝儲莫要於得人在迪哲以贊德而後

可責其成也夫所謂拔才匪直采諸物望以尚

虛名而已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

無遺情是之曰秉哲所謂贊德匪直糜以官爵

以求備員而已必論之道術傳之德義保其身

體而無虛飾是之曰迪哲是故古之教太子者

特簡大僚以充師保之任旁招多士以備賓友

之官戴記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

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充潔庶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



之弼傳聞而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於乎  
觀斯記也所以辨人才者不在茲乎乃若穆生  
缺醴而見幾有介石之操桓榮賜車而歆羨育  
孛願之態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論

皇太子曰用人之道當知姦良人之姦良固為難識  
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  
而不能用以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  
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未知之初一舉  
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曰用賢勿貳去邪

文華箴解

卷之四

八一

勿疑爾等其慎之又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  
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  
暴者為君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寬第  
雖才有不逮者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  
刑獄拮据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  
武帝任張湯而政事乖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  
此事甚明可為明鑒臣仰惟

皇上光昭

訓訓

知人遠禹必察其心術之微

敷哲超湯必稽其德藝之著所謂帝王之德莫大

於知人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文明以照幽遐而擇之必精

搗謙以禮者舊而用之惟慎漢臣賈誼亦云太子

之善在於蚤豫教與選左右其是之謂乎臣謹

上

辨人才箴

歲曰軒皇六相虞帝九官仰清宵倪俯望壤端

文華箴解

卷之四

九一

矧若元嗣寔資良弼嘉謀嘉猷以引以翼或論  
道術養其德性近朱者赤近繩者正或傳禮義  
稽其問學如金斯嘯如王斯琢死厥有位崇

俊良出入起屬有弗滅

皇祖有訓甄才授職純臣是實佞人必斥惟

皇紹法神明內蘊藻鑑惟公辨別必正

聖嗣監茲取人以忠臣庸作儀允也大成

待臣工箴解

解曰曷謂乎待臣工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貳  
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以言乎君之遇臣隨其



任有不同當推誠以待之也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言乎君之知臣隨其才有不同當炳我以燭之也夫推誠以待之則有道者得以盡其忠而讒邪罔聞矣炳我以燭之則有志者得以効其用而檢小罔惑爾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慎擇師傅承弼之官以端其型範茂選馮翼孝德之士以礪其切磋禮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於乎觀

文津廣解 八卷之四

十

斯禮也所以待臣工者不在茲乎乃若漢叔孫通之敢言而猶假于四皓羽翼之功唐李世勣之留輔而終藉于五王贊助之力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東宮官屬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也人有善惡尚知寶愛太子承主重器豈得不寶愛之乎善惡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

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誠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又諭廷臣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替輔之職父子

文華廣解 八卷之四

十一

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交構之患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清心以處治而股肱必擇其良

純心以任賢而金玉用汝作礪所謂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體貌隆于師傅而務學時敏

麗蓋資于寶僚而作德日休宋儒范祖禹亦云君

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待臣工箴

箴曰三公論道握樞輔機天工是代斗氣斯輝  
六卿分職經野體國家職是補台垣斯列百官  
效用亮采浚明庶績咸熙大猷允升矧茲官條  
職專輔弼前望後俟左旦右奭或如腹心或如  
股肱師儒考德宥輔稽功

皇祖有訓相頌一體遇之以恩待之以禮惟

皇紹法顯忠遂良金玉其相追琢其章

聖嗣監茲望道如凡庸作箴

昭回雲漢

文華箴解

卷之四

十一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四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五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又曰遠而四方天之視聽在民  
也故恤民隱次之臣民之賢率本於教教化之  
行必先於養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志此  
教之大方也故崇教養正禮樂又次之至於審  
聽納則無壅蔽之患而上下之情通天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謹解其義附

以四箴其一曰恤民隱箴其二曰崇教養箴其三

文華箴解

卷之五

一

三曰正禮樂箴其四曰審聽納箴

恤民隱箴解

解曰曷謂乎恤民隱也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  
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言乎民之向背繫  
乎君當知其邦本所在而不可虐也召公之詩  
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以言乎天之視聽存乎  
民當知其天命所在而不可緩也夫知其為邦  
本所在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拂  
乎人情之公知其為天命所在則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不違乎天道之正是故古之  
教太子者在書有若無逸論以民生稼穡之艱  
在詩有若幽風誨以民風淳朴之厚禮表記曰  
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於手觀斯記也所  
以恤民隱者不在茲乎乃若干志寧論以民生  
利害聿昭直道張玄素諫其驕泰傷民足再諫  
論誠可為水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命

皇太子諸王往臨濠謁

文華歲解 卷之五

陵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

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  
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  
之政為商周令主今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  
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情况汝他日皆有國  
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郡縣遊覽山川經歷  
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  
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  
風俗之美惡耶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誠之

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又曰朕每觀尚書  
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言後世中主猶知之  
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  
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  
以然者只為視民輕故也惟能知民與已相資  
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  
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  
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溫論羣被視四海猶一家

文華歲解 卷之五

恩詔荐頒視萬民猶一體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上昭於天之明畏而敬哉有上下  
軫於民之幽隱而食哉惟時宋儒朱熹亦云天下  
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恤民隱箴

箴曰乾元稱父坤元稱母此民猶子藐焉中處  
堯仁如天加志窮民授時播教民俗惟淳淳德  
好生御衆以寬阜財解民惟安大禹胙手  
成湯剪爪拯溺救焚精格守吳文王輯和武王



教寧學生復性化被養生

皇祖有訓于聖一而不侮無所不無告惟

皇紹法文矜下民乎乾資始坤資生

聖嗣監茲視民如傷臣府作威四方為綱

崇教養箴解

解曰句謂乎崇教養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以言乎天道至神而四時不忒聖人

所以法天而立道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存養民

以言乎聖政至善而兆民允殖聖人所當體民

而施政也夫法天立道化而養之存乎變斯能

有以神鼓舞之教體民施政推而行之存乎通

斯有以盡裁成之宜是故古之教太子者豫博

其教以成天下之教豫博其養以厚天下之養

古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

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法則長幼有

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貴而貴德則聖智

在上而功不匿矣帝入北學一貫而尊爵則貴

賤有等而下不論矣帝入大承師出道道

而端於太傅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教

禮也所以崇教養者不在茲乎乃漢明帝臨

辟靡拜三老以先天下之讓唐太宗命東宮拜

三師以先天下之順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論

皇太子諸王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

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於

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於上

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君子孫者當取

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監彼

荒淫可以長享富貴矣又曰君之於民猶心於

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滯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

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

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

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信而信不令而從者矣

若惑於儉邪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

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重幸辟靡元化風行於上國  
歲說天田膏澤普沾於下土所謂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法順之養正而養賢以養民

法臨之教思而教家以教國宋儒程頤亦云民可

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其是之謂

乎臣謹上

宗教養箴

箴曰古聖教民教以五倫匡直輔翼民德惟新

古聖養民養以六府樹菁料獲民生得所鄉校

國學堂庠術序範圍不過禮教就緒鄙正鄭長

文華箴解 八卷之五

閭胥族師曲成不遺仁澤咸滋教養天下自國

本始篤厚民生肇修人紀

皇祖有訓軫惻元元敦崇政基澄清化源惟

皇紹法

身先天下

藉田厚生

幸學興化

聖嗣監茲

膏澤下民臣庸作箴

萬邦以貞

正禮樂箴解

解曰曷謂乎正禮樂也易履之象曰上天下澤

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以言乎天澤有高卑

之象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禮行乎其間矣豫

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以言乎陰陽有感通之幾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乎其中矣夫禮昭于履

君子履之而莊敬嚴肅之心生樂宣于豫君子

樂之而易直于諒之心生是故古之教太子者

禮以修外有文以形外心之勤樂以修內有質

文華箴解 八卷之五

以彰內心之敬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

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憚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於乎

觀斯記也所以正禮樂者不在茲乎乃若師氏

教之以三德三行而保氏亦有六藝六儀之習

大司樂教之以樂德樂語而樂師亦有樂舞樂

儀之詔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

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  
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又曰論禮樂者必原於  
德此至論也美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則禮樂不  
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於天下後世德不如  
古禮樂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以為有王者  
出三十年而後禮樂興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  
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致  
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故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正

文華箴解

八卷之五

八

大禮自

郊廟

朝廷以及邦國而大節與天地同體載稽

大樂自

大報

大享以及燕樂而太和與神化同流所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致禮以治躬而必率其性

致樂以治心而必約其情宋儒司馬光亦云聖人

履中正而樂和平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正禮樂箴

箴曰天尊地卑大禮必簡依夷典禮明倫叙典  
陰變陽合大樂必易后變典樂諧聲協律三王  
異世禮不相襲與時損益至中而極五帝殊時  
樂不相沿與化流通至和乃宣周禮大備虞樂  
盡善禮究十倫樂窮九變

皇祖有訓禮樂隆興作者謂聖述者謂明惟

皇紹法則象

天地觀禮于履觀樂于豫

文華箴解

八卷之五

九

聖嗣監茲中和位育臣庸作箴

萬年景福

審聽納箴解

解曰曷謂乎審聽納也舜告禹曰無稽之言勿  
聽弗詢之謀勿庸以言乎不稽于古不咨于衆  
者當遠而望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言  
乎鯁言逆耳異言從心者必審而納之也夫遠  
而望之則讒說不得以殄行而君心之精一者  
渾乎其有定體矣審而納之則蓄疑不得以欺



謀而君德之協一者卓乎其有定守矣楚語曰  
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  
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  
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滕不失誦以訓御之  
於乎觀斯語也所以審聽納者不在茲乎乃若  
晉之洗馬江統以五事進諫乃拒而弗從唐之  
詹事姚班以四事上疏或從而不改誠可為永  
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  
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視

文華殿解 卷之五

十一

唐虞君臣唐歌責難之際氣象從容後世以諂  
諛相欺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冊此誠可以  
為戒又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言有邪有  
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諛諛言近於忠諛言  
近於愛惟不惑於諛言則聰日聰而讒人自去  
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臣何惟

皇上光昭

祖訓

堯啟衛室咨四岳以明謨

舜訪總章闢四門以來善所謂清心以泄之虛

以受之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約以保盈奉奉服膺而勿失

謙以受益諄諄傾耳而不拒宋儒程顥亦云人君

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其是之謂乎臣謹

上

寄聽納箴

箴曰堯設諫鼓器訟必懲舜命納言總說周陳

禹縣韶鐸昌言必拜武銘尸牖丹書受戒堯璫

雖綴視於無形絳繡雖附聽於無聲矧惟重難

文華殿解 卷之五

十二

承基出震虛襟廣納撤膳深聽班彪諫言劉洎

法語逆耳當從犯顏弗忤

皇祖有訓必察適言芻蕘勿棄藥石罔捐惟

皇紹法作哲作謀恒采謙論茂啓嘉猷

聖嗣監茲虛以受人臣庸作箴

納誨惟明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五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六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又曰賞罰公則無僭濫之忒而  
小大之心服制財用則絕侈靡而經費有常飭  
兵戎則戒窮黷而扞禦有備馭夷狄則廣威德  
之施而謹夷夏之辨此皆制治宏綱臨御要道  
不可有一之不明也既總論其綱又條列其目  
舉而措之如運之掌耳尚其豫講而深究之哉  
大哉

文華箴解 卷之六

皇言真可為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謹解其  
義附以四箴其一曰公賞罰箴其二曰制財用  
箴其三曰飭兵戎箴其四曰馭夷狄箴

公賞罰箴解

解曰曷謂乎公賞罰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以言乎賞罰之權  
皆出乎天聖人所以奉天而不違也禮曰爵人  
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以言乎賞  
罰之典當公平人聖人所以同人而無我也夫  
奉天不違則慈惠以象生殖威令以象震耀其

諸天道之神矣乎同人無我則無作好以違王  
道無作惡以違王路其諸人心之正矣乎是故  
古之教太子者明政德以道之賞而賞必酬有  
功明精意以道之罰而罰必懲有罪漢儒董仲  
舒策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  
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  
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於乎觀斯策也所以公賞  
罰者不在茲乎乃若商高宗不借不濫名威中  
興之大業周康王畢協賞罰克稱守成之令主  
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文華箴解 卷之六

太祖高皇帝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  
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  
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必當功上不為德罰必  
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  
而害大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又曰人君操賞  
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  
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勸懲朕親漢  
高祖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  
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紹大舜之賞延于世而優渥屢霑于閭閻

思文王之罪不及孥而刑罰欽恤于囹圄所謂承

大意以從事而已無與焉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慈惠仁愛不施賞而民勸

莊敬嚴毅不加罰而民畏漢臣諸葛亮亦云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公賞罰箴

文華箴解

卷之六

三一

箴曰天以陽生雨露洋溢王者慶賞施德象日

天以陰歛霜霰凜烈王者威罰修刑象月賞匪

私好明試以功文錫圭瓚武貶彤弓罰匪私惡

哀矜折獄輕繫嘉飾重加誅戮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奉若天道罔有弗欽

皇祖有訓律誥昭章以正朝廷以肅紀綱惟

皇紹法至大至公賞以春夏罰以秋冬

聖嗣監茲明德慎罰臣庸作箴

萬世允法

制財用箴解

解曰曷謂乎制財用也易節之彖曰天地節而

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言乎聖人

順天之道節財以裕民而不過其則也繫辭曰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以言

乎聖人察人之情行義以正民而不罹于咎也

夫節以裕民則取之有制用之有度而國需弗

匱義以正民則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而民生弗

斃是故古之教太子者以冢宰制國用燕知其

錢穀之豐耗以太府司財賦周覈其出入之多

寡雖王世子有不曾之文而亦未嘗有擅用之

制大學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

末也於乎觀斯傳也所以制財用者不在茲乎

乃若劉涖之敷徵猷以宴安為墮業之戒張昭

之陳正論以紛華為蕩心之規誠可為未鑒也已

我

太祖高皇帝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

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

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昔漢武帝

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蠹財

文華箴解

卷之六

四一



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駭然此可為戒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其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足而君富豈有是理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準天地之節而損租之

詔屢頒

文華箴解

一卷之六

五

軫軍國之需而節用之

論類著所謂三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已臣愚

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克勤于家而知損益之道

克儉于邦而知盈縮之宜宋儒楊時亦云先王所

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其是之謂乎

臣謹上

制財用箴

箴曰惟天生財惟國資用六府孔修九州作貢

洪範八政食貨為先節其盈縮制以經權周禮九職農教為貴掌於冢宰稽之司會鑄山為錢煮海為鹽林衡澤虞罔弗攸蕪蒞華為利皮楛為幣角人卅入罔弗攸備

皇祖有訓君民一體視國猶家視民猶子惟

皇經法經國理民正之以義育之以仁

聖嗣監茲制節謹度臣庸作箴

承天之祐

飭兵戎箴解

鮮曰易謂乎飭兵戎也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

文華箴解

一卷之六

六

師君子以容民畜眾以言乎水伏於地兵伏於

民當養民而豫教之也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測以言乎澤依於地民依

於君當飭兵而豫防之也天養民以豫教則伏

至險於大順歲不測於至靜而天下之變定於

一飭兵以豫防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而

天下之政歸於一是故古之設太子者不惟明

昭利以道之文而又明除害以道之武禮曰春

夏學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

大胥贊之籥師學于籥師承贊之於乎觀斯禮



也所以飭兵戎者不在茲乎乃若夏啓征有扈而豫戒六事之官以征江漢而申命三事之緒誠可為永法也臣我

太祖高皇帝諭李善長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

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必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必謂府僚專之嫌隙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論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

文華殿解

卷之六

七

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軍旅一事多忽而不

講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三公所言不可忘也又

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

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

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

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執不曰天下平定之時

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之道可以消兵講

武然後可以偃武若唐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

之擾唐撤中國之兵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

驗夫當天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神武符堯勵樞府以布陣之法

聖武邁湯戒本兵以飭戎之機所謂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固大於其細而防微必謹

惟終於其始而制變有方宋儒張栻亦云兵政之

文華殿解

卷之六

八一

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其是之謂乎臣

謹上

飭兵戎箴

箴曰天懸五緯惟金含精地產五材惟金象兵

聖人則之神武不殺大振六師有嚴九伐中春

蒐田中夏蒐舍中秋獮田中冬大閱牙璋起旅

誅輪揚威內震姦寇外禦裔夷地水惟師澤地

惟萃觀其大象允宜深慮

皇祖有訓內安外寧赫赫威聲濯濯靈惟

皇紹法乃文乃武威震八荒光被九有



聖嗣監茲

天錫勇智臣庸作歲永孚萬世

馭夷狄歲解

解曰曷謂乎馭夷狄也蓋之戒焉曰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以言乎無忽於心無墮於政必迪諒  
而後可以柔遠也召公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  
夷咸賓以言乎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必昭德而  
後可以來遠也夫禹之文命敷于四海觀之禹  
貞嶠夷嚮化渠稷莘心罔弗來王而益猶以意  
荒為樂武王之休烈被于九域觀諸王會罔越

文華大訓

卷之六

九

裳獻雉西旅貢獒弗來賓而公猶以慎德  
為勸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守則國靜必有防  
微杜漸之規出則撫軍動必有大駕遠馭之策  
禮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  
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  
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  
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同欲不同達  
其志通其欲於乎觀斯禮也所以為夫彼者不  
在茲乎乃若晉甲申生征臯落不知春秋豫防

戎裔之規唐命承乾狎突厥罔識周禮嚴設象  
胥之旨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大祖高皇帝曰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  
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  
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馭蠻夷  
之要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為正以此  
爾又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  
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與兵古人有言  
地廣非久安之術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  
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

文華大訓

卷之六

十

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  
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國豈諸史冊為後世  
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  
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  
為中國患不得不謹備之爾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照臨萬國集玉帛於軒墀  
撫綏四夷通梯航於海嶽所謂帝王之御夷狄外  
而不內踈而不戚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鴻圖廣運修文德以招徠

駿烈弘敷全武功而振耀宋儒朱熹亦云聖王制

御夷狄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

乎紀綱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馭夷狄箴

箴曰天地界限河嶽網維中拱華夏外環裔夷

東際日域滄海澄波三韓冠帶航島極西極

月窺青雲干呂三笠共球梯崖宛至南窅炎垠

文華大訓

卷之六

十一

占星納書白雉輿謠黃支沸詠北窮冰漢望斗

翰琛玄奘修觀黃羅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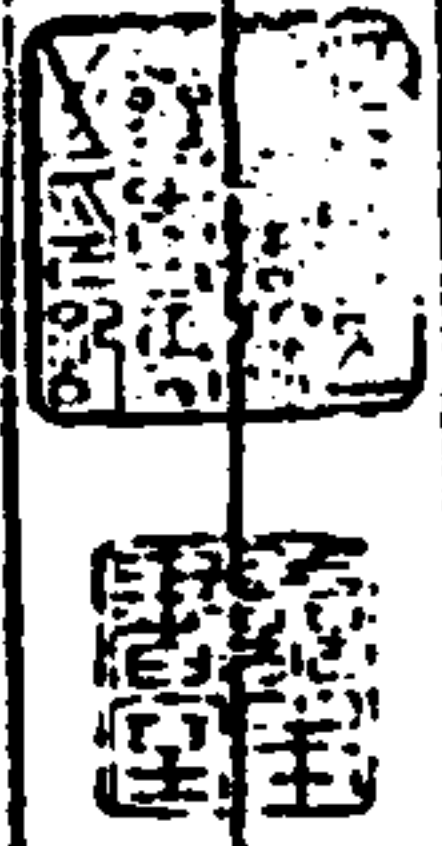
皇祖有訓無競惟烈于河海階玉帛萬國惟

皇紹法王者無外極天威極地咸載

聖嗣監茲勞燭無疆臣庸作箴

嘉言孔彰

文華大訓箴卷之六終





泰泉先生庸言序

嘉靖庚寅先生棄官歸養講學粵洲之麓

門弟子執業日錄所聞迄已酉罷講

十有二卷先生名之曰庸言云叙曰夫

理一分殊者也韓昌黎謂孔子之道大

能博惟孟氏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曾子

為得其宗可謂知約矣陸象山乃謂學

知本則六經皆我註脚而文則取漢史韓

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為法豈知博者哉

先生之學宗孔孟而黜百家非徒博也約

于一而已矣夫道之大原天人一也百家

皆離人而言天先生則曰陽動而水木以

生育為功知仁交際而萬化出陰靜而

金以制勝為事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此

全體太極雖圖書易範一以貫之而理

奚二之有繼善成性之後吾能存知

仁守則禮義是之自出叙秩生於吾心自

然而然乃明命之受於天而流行不已者

也自私自利之念萌焉則不受命矣故子

罕言利以防其萌與命與仁則無行而不

與也苟違聖人之言自私自用智非惟無以

知其所有則亦無以養其所有故必窮

明理以盡此心則仁知合而一者大是曰

知于天反身內省以存此心則禮義備而

大者一是曰事其天天之在人一而不素

者誠也敬以存之無惡於志自明而誠如

去粟中之秕鶴然一矣散為文章威儀言

辭皆非我也天也然久溺於流俗而驟聞

至道必自餒而不敢當舊習牽焉必自眩

而不能明外議奪焉必自沮而不肯奮求

勝其餘使明而不眩奮而不沮其惟責

于志稍立矣而又自欺以終敗則是志

於利欲而非真知義理之可說也故魯

示人篤信好學始乎說樂不愠終乎知

知命知言必真知之而無不誠之敬乃成

君子否則不誠無以自成矣豈非盡性希



天之矩而心所不踰者乎是庸言之大旨  
也可謂易簡而非支離者矣蓋篤志願學  
則孔子也故首之以學道志於道則德可  
據故次之以脩德德既脩則仁可依故次  
之以求仁然義理之趣存乎六藝故次之  
以游藝藝必首禮而非禮則不立也故次  
之以制禮禮先而樂後故次之以審樂禮  
樂以興治化故次之以政教政教立則事  
業成故次之以事業立言以明德與功者

庸言

序

三

也故次之以著述有象斯有意有意斯有  
言故次之以象數觀乎象數則見天地矣  
故次之以天地觀乎天地則見聖賢矣故  
次之以聖賢終焉是編也蕭山孫子學古  
三山鄧子遷衡陽何子介灌陽呂子天恩  
同郡陳子謂試梁子汝購工銀梓而嘉興  
陸子湯臣亦助之用庶于成  
嘉靖壬子秋七月朔門人從化黎民表頓  
首拜書

庸言目錄

海陽泰泉子黃佐才伯甫

第一卷

學道第一

第二卷

脩德第二

第三卷

求仁第三

第四卷

游藝第四

庸言

目錄

第五卷

制禮第五

第六卷

審樂第六

第七卷

政教第七

第八卷

事業第八

第九卷

著述第九



第十卷

象數第十

第十一卷

天地第十一

第十二卷

聖賢第十二

庸言目錄終

庸言

目錄

二

庸言卷第一

學道第一

君子之學道也弘于天而已矣天人一也陰陽之化其浸矣乎氣方就形而降中者天也氣既成形而受中者人也剛柔異質利欲異感聞見異習晝夜異氣日與天遠而猶牖且迪焉人自不察耳是故博學以明之反身以誠之知仁合一而禮義出焉惟一故大惟大故天其合也匯乎其小以教化其出也分乎其大以川流位育之功威儀之則無非天也出王游行流通貫徹無有間隔須臾罔念外

庸言

卷一

二

物隘之矣茲日夕所以乾乾者與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心欲虛而行欲實言欲柔而氣欲剛滿招損謙受益心欲虛也言之不出恥躬不逮行欲實也異與之言能無說乎言欲柔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氣欲剛也不謙則不虛不恥則不實不異則不柔不直則不剛

先儒曰地上之氣皆天也天之旋繞其氣急動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日與人事作息相陟降焉仰而視之高高在上昭鑒若遠而



不知人達其中如魚在水相入而不相離也是故一陰一陽循環消息降衷於繼善之初受中於成性之後凡所賦畀有條不紊是即理爾理一分殊隨吾心區別而名言之理豈在氣之先哉故曰二之則不是

夫道一而已矣天命之初非不中也剛柔成質雖有小異然其所性猶相若也習相遠則有善不善矣道之所以二也故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其本諸洪範乎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其太極兩儀四象之

庸言

卷一

五

在人者乎聖王作之君師又用三德各隨時俗而治所謂教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者也周衰則治教弛矣太和日漓保合弗貞豈獨氣稟之偏哉風俗之偏囿之好尚之偏徂之聞見之偏蔽之四偏作而天下鮮善人矣必也師道立而聞見正乎聞見正則好尚正好尚正則風俗不能移氣稟可從而變化也

心之所同然者理義性也喜怒哀樂情也吾嘗自考矣萬物盈天地間靜而觀之其理皆備於我未應則覺而顯諸仁物至而裁之已應則察而藏諸用

締而分之渾然者仁也秩然者禮也截然者義也灼然者知也而秩然截然灼然者常在渾然之中以其得於心如日月容光必照謂之明德以其根於心如物生不窮則謂之性此道心也情者性之欲也非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感於心者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應於物者也感而不察則心不得其正應物而辟焉則將為天下僂矣人心之危也如此哉周書曰小有所好則喜大有所好則樂小有所惡則怒大有所惡則哀學庸之說一也其亦太極儀象之在人

庸言

卷一

五

者乎又嘗自考矣喜易發怒易暴哀易正樂易流是故君子動必由禮節情以復性德盡其性則能性其情矣節情莫先於戒怒復性莫先於求仁知一也然有聞見之知有德性之知何哉德性之知如所謂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良知也不學而能焉聞見之知如所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學而後能雖得其正矣然猶曰知之次也知之次則非其至者矣蓋德性之知內也得於天者也聞見之知外也得於人者也故唐儒李翱曰視聽昭昭不起於見聞其心窅然光照天地幾於禪矣宋儒張子



曰聞見之知由物而有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其本諸中庸乎今之傳習者無非見聞之知影響焉而已然則終不可以合一乎曰見聞所及擇善而默識之必協於德性以自養焉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

且畫之氣昏於人者也夜氣明於天者也其說亦有所本乎曰有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聖人之常爾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又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詩且此則成湯反之之功也誠能於夙

寤恒內省焉一念弗興嗜欲未至如清淵影表裏洞徹無纖毫弗見則天之所以命我者昭昭矣有不善與詩且決去之有善與詩且決行之其亦盤銘之所以日新者乎故子嘗曰天遠乎哉勿棄勿棄夜氣清明願諷則至

太極之陽動先天之左方河圖洛書之水木也陽一而大故在天為神在人為知為仁太極之陰靜先天之右方河圖洛書之火金也陰二而小故在地為示在人為禮為義然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當發散則顯諸仁當收斂則藏諸用至為易簡聖人知

仁合一與天地同而禮義是之自出陽統陰也亞於聖者自禮義而反之於知仁陰復陽也知崇禮卑言知則仁行焉言禮則義寓焉知仁交際而萬化出其大至於發育峻極禮義交際而萬化入其小至於三百三千察之由之參贊在哉矣漢儒謂木神仁火神禮土神知金神義水神信水土交互非所謂各一其性矣惟子周子知性命之源故其言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堯之授舜也始言天舜之授禹也始言心性命未之及也然曆數在躬豈非命乎合人與道豈非性乎

口之令之命也品節限制於有生之初天命即人命矣心之生之性也賦予稟受於有生之後人性即天性矣聲也色也臭也味也安逸也生於心者也無此則不可以為人心然雖生於心而實命也仁也義也禮也智也聖人也命於天者也無此則不可以為道心然雖命於天而實性也惟天子能受天命而制人之命命以品節限制而異者也惟聖人能全天性而盡人之性性以賦予稟受而同者也惟異也故必俟命焉惟同也故必復性焉告子曰食色之謂性不知有品節限制之命矣君子



則不謂之為性必俟命焉則危者安商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不知有賦子稟受之性矣君子則不謂之為命必復性焉則微者著由是而知堯舜不言性命固性命之原也

天人本一也然而有上下之分焉故書云達于上下知行本一也然而有先後之序焉故易云知之未嘗復行也惟其本一是以合一

性者天之在人者人皆可以為堯舜其在茲乎學求盡其性始乎覺成乎習終乎行堯之欽明舜之文明覺也堯之文思安安舜之慎脩思永習也堯

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行也性之云者何也生知安行盡之易易也謂聖不待學而能人不可學而至然則精一執中何為者乎是故精而致一執中漏天下則大矣是謂配天

成湯始言性傳說始言學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然其言學教以至于成天德也則性在其中矣性不可以達言也必也理義以為據乎學習而說說此者也朋來而樂樂此者人或不知怒且不合焉

又何忿懣之有此之謂性其情也性其情則豈身溫恭而天德成矣詩不云乎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言立身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立人也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立極也孔子則躬行之矣學之不厭理義與已為一誨人不倦理義與人為一然猶莫我知焉不怨不尤則義理與天為一溫而厲恭而安猶之堯舜也非弘于天者其孰能與於此

心性之難辨也久矣心者氣之會而有覺者也是謂人之神明性者生於心而有則者也是謂人之生理辨之不可以不明也夫心有形而中虛萬物皆備其猶田之種穀者乎性無形而命於天物理若

有根抵生於心而不窮其猶穀之苗而秀秀而實者乎繼善之初性本天命成形之後性乃相近凡血氣之性從人心生記所謂無喜怒哀樂之常書

所謂節性惟日其邁是也凡天命之性從道心生記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書所謂上帝降衷若有恒性是也性必有情非情則性不可得而見然心統性情而其官則思故能管乎一身而節情復

性人心易為道心其猶啍啍原隰稂莠盡而嘉種自生者乎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以牛犬猶人關之正謂性生於人心有覺與牛羊異耳近世乃有謂性非止具於心為是耳目手足之屬亦各有性



是告子之說也。性若在身，然則情奚從而發？與故自古聖賢言心，必管乎身。言性，必根於心。語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明徵者一也。大學言：正心必及視聽而忿樂憂懼，因情以見性。其明徵者二也。中庸言：至聖必先聰明睿知，而後容執敬別。其明徵者三也。孟子則又詳矣。曰：盡心必曰知性，曰存心必曰養性。正以田能盡闢，穀必嘉生，可旋而占盡心。知性之謂也。詩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疆界不失，穀得其養，順而無害，存心養性之謂也。詩曰：實堅實好。

庸言

卷一

八

實穎實粟，舍其田而芸，若穴以蔣，殺穀必稿矣。舍其心而指衆體以求性，性必失矣。是謂棄天而不知天，棄天而不事天，殊不思一身之動人之為也。性本於命，非人之所能為也。其猶嘉穀之天降者乎？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是故農事雖小，可以喻大。

孔孟之言性也，一而已矣。而以為有性氣之分者，二之則不是也。孔子曰：性相近也，衆人之性則近求由矣，求由之性則近游夏矣。游夏之性則近淵騫矣。淵騫之性則近夫子矣。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

遠也。習於舜禹，則為舜禹之徒矣。習於盜蹠，則為盜蹠之徒矣。習固相遠也。以瞽叟伯鯀為父，而有舜禹習乎善，而不習乎其父，以柳下惠為兄，而有盜蹠習乎惡，而不習乎其兄，故曰：上智與下愚不移。人惟習於利欲，且盡之氣，狃其性而亡之為放，辟邪侈之事，在吾獲陷，窅之中，曾莫之覺也。鸞晦定息，至于中夜，而清明之體，還焉良心，復萌。所謂繼之者善，其在是矣。誰無此心，豈非相近乎？我孔孟之後，周人世碩乃曰：性有善有惡。荀卿則謂性惡，其善者偽也。則又甚於世碩矣。其論性惡，累數

庸言

卷一

九

千百言，至援引堯舜問答之詞，以為証其出於堯舜與否，吾不得而知也。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之先，嘗有孝矣。曰：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之先，嘗有信矣。曰：爵祿榮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榮之先，嘗有忠矣。由是言之，則性固本善而無惡也。

子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我不欺也。予廣之曰：言之切而不行者，理與義也。行之切而不言者，利與欲也。蓋亦內自省乎理義之心，日以重利欲之心，日以輕學斯進也。已及其久也，所欲即



理所利即義故曰可欲之謂善曰利者義之和原  
始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  
為利要終也所欲與之聚之何欲非理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何利非義此謂明德新民合一之學  
堯舜知不徧物仁不徧愛執其要也豈不易簡湯武  
反之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丹  
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制焉勝焉反之力  
也顏子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為仁故以禮制  
心然禮非義不協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養氣故以義制事然義非敬不行說文謂勿

庸言

卷一

十一

者州里所建之旗也州里有變則樹旗而民競趨  
立於其下其斯以為禁止之義乎是亦制勝也已  
人之氣稟鮮有不偏必由禮義以反之如知孰為  
禮孰為非禮孰為非禮之禮而所行一由於禮孰  
為義孰為非義孰為非義之義而所行一由於義  
操存之熟本諸其心見諸其事怠欲不存焉則亦  
無異於堯舜之知仁矣然則禮義果人為與曰人  
也亦天也臯陶曰天秩有禮祖已告高宗曰惟天  
監下民典厥義必終之曰王思敬民與同寅協恭  
和衷意合蓋禮義細微曲折非人莫盡天命之川

流者也非敬其孰匪諸惟敬然後知行合一  
三極大中之矩惟仲尼為能一之律天子上襲地于  
下允執其中以敦萬化得於祖述而心不踰焉立  
大中而時者也回也其庶乎大則無窮盡矣中則  
無方體矣文通其大禮約而中知行有所據矣既  
竭吾才行之力而自灼於知也欲罷不能知之至  
問乎惜乎未見其止也止則矩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孔子奚畧之也曰學  
教主乎盡性其心一矣喜樂而不愠其養和矣始

庸言

卷一

十一

乎覺而德脩罔覺成乎習而不習無不利學進而  
天德成矣其敬勝怠之功乎未有不敬而能致知  
者也未有進學而不能涵養其性情者也  
學求聞道而已矣堯舜之道敏明精一未可幾而及  
也其博約乎博之為言廣也而有大通之義約之  
為言要也而有檢束之義自學者而言所貴乎知  
要也守約足矣自教者而言則人之有生也精神  
有限而情欲無窮聞見有限而理義無窮必使之  
學為聖人焉聖人泯矣其先得戒心之所同然者  
文固在茲也詩書禮樂之藉前言泯泯之傳古今



事變之詳天地人物之賾皆博習而多識之以開發其精神增益其聞見教有正業退有居學日與情欲相忘而凡天下之義理舉皆聚諸其心而靡遺也精神之所會聞見之所擇而真知其有可欲者在焉是猶射者之志鵠操弓審矢已躍如在於吾前矣故博約相須者也非博無以致其約非約無以居其博不有弓矢無以命中不有巧力則雖日操且審亦何為者邪禮者履也節也有實之謂履有制之謂節向之所博非不燦然條理斐然成章也然散漫而無統泮渙而罔歸以此約之日夕

庸言

卷一

十一

乾乾恒自檢束焉履其實而去其太著節其過而引其不及發諸視聽言動者必統諸心得諸學問思辨者必歸諸行可欲之善於是乎始有諸已服膺而弗失之矣是猶射不求中於弓矢而求中於吾身之巧力也故曰學至乎禮而止有禮矣然後高者可及堅者可入瞻者可即忽者可執此謂大中此謂道之至也

命性者天盡性者聖復性者賢是故聰明明德自民天本與人一也明明德於天下人本與己一也性無不善善與人同則性與天合矣堯其大也而舜

協之其心問學乎好問而好察邇言即取諸人以為善也用六中於民即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性猶水也感而遂通猶江河之決也湯之知勇武之執競猶有待於反之之力其亦去壅而後決者與顏氏克己復禮為仁有餘裕焉明且健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至明乎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其至健乎不遷怒不貳過其至善乎無伐善無施勞其善世乎至明之謂覺至健之謂習至善善世之謂行其復性優於湯武遠矣欲為堯舜其必

庸言

卷一

十一

十一

以顏氏為先覺乎故孔子首言學非今之所謂學也堯舜之所傳顏氏之所好者也古者學道所以脩德也非徒空言而已故周官教國子第脩德學道師氏以德行保氏以道藝司諫糾之諸子致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合之凡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示皆使之歌詩行禮奏樂而學習必豫者養其心以致遠也邇而可遠孰有過於心者乎心也者統性情者也詩也者道性情者也禮也者約性之中者也樂也者宣情之和者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三者一時並舉豈可以



終言哉德行之首曰至德以為道本中和之謂也  
道藝之首曰五禮六樂以其不可斯須去身故也  
而又載以詩書焉正業之暇端居靜揆辨正衣冠  
之製調肄絃歌之聲分判度數之微窮探名物之  
奧聞其言則為其事得於手則應於心故學記曰  
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  
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  
其藝不能樂學知之而好好之而樂正在於此故  
孔門學道必言詩問禮鼓瑟而歌雖不屑屑談心  
語性養在其中矣先王之道固如是哉今之學者

卷一

七

其

不知正業居學為何物非沉空守寂廢棄詩書則  
藝服溢聲遠悖禮樂欲學道以脩德也難矣  
大學言心罕言性曰佛人之性喪厥秉彝者也至善  
理義之極致非性與從事於明德新民固無惡也  
然少或辟焉雖善非其至矣善不至則不能盡其  
性尚何盡人之性為哉是故知止者非他也惟理  
明義精動必聽於理義不任已私焉耳已私既絕  
則思慮不雜志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情欲不得  
而遷所謂定性也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事物未至靜而與理義相安至則審而後發發必

中節審則能慮之謂也中節則能得之謂也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真酢萬變畢協吾心大中之矩天  
下羣動皆吾役也觀於玄鳥諸詩則先事以緝熙  
敬止後得以恂慄威儀心其常存矣哉惟性根心  
生色身以此脩家國天下特繫而加之爾此人所  
固有而鮮能焉者何也利欲亂之也小人閒居為  
不善則縱欲及使為國家則貪利喪厥秉彝奚性  
哉君子則人心易為道心好善如好色惟善以為  
寶必內自省焉有所四病慮於其心之其所五病  
辟於其身是皆過也非惡也然猶視石起鐵以

卷一

五

其不肯毫髮染而斯須留焉故始之曰毋自欺必  
慎其獨而常恐偏之為害終之曰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而常恐辟則為天下僂日慎一日敬厥始終  
不憚於改而奚其貳茲所以為至善與卒章三言  
得失而決天理存亡之幾蓋人不忠信則事皆無  
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斯須不敬而驕泰前矣是  
則性之定者心之存也然則言心可弗詳哉茲固  
曾子守約之教也其諸三省之功一貫之道乎  
中庸言性不言心曰中和則心統性情者也堯舜始  
言中仲尼益以庸蓋慮人難知難行而不知其為



人倫日用之常也子思子憂道失傳而筆之其作  
聖之樞要執中之疏義乎嘗分論之道之在人也  
其體用全人之弘道也其功化大故始言一理散  
為萬事體用之全顯諸仁者也上承天命下立民  
彝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其微殆出於見聞之外  
者乎故曰費隱中言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功化之  
大哉諸用者也下學人道上達天道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德性之知與天載一矣故曰明誠漢志禮  
家有中庸說二篇分為上下茲固禮之本與然費  
隱非明誠則孰凝之此戴氏所以合而為一也

卷一

去一

合論之凡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形也於天地間者  
厥有恒性孰非庸哉克念作聖必知以知此仁以  
行此勇以強此致中和而後已焉是之謂德喜怒哀  
哀樂之節親疎貴賤之倫九經三重之政天下國  
家之治大至于峻極小至于威儀必參贊化育配  
天而後已焉是之謂道至誠無息其欽明允塞德  
之盛乎悠遠博厚高明其時雍風動化之神乎凡  
言品節限制操存於內者皆以坊人心之危也凡  
言天地人物發見於外者皆以廓道心之微也是  
故明乎善則惟精矣誠乎身則惟一矣其功化必

自戒懼慎獨始在乎下學立心而已故曰人皆可  
以為堯舜

格物所以明善也誠意所以誠身也身主於心心發  
於意意萌於知知起於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  
者知與意雖有先後其實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則  
意不誠而無物記曰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  
者好善惡惡感於物理者也好妍惡媸好富惡貧  
感於物欲者也道不離物物不離事盈天地間物  
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豈以空談悟哉不曰  
理而曰物者踐其實耳鄭玄曰格來也物猶事也

庸言

卷一

去一

程子因言物來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  
求其至朱子因言窮至事物之理溫公曰扞格外  
物以物至為外非合內外之道黃潤玉曰格正也  
義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誠意致知為哉是數  
說皆因記而億者也惟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  
声取義於木聲以諧之其訓精矣今夫五行之各  
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為一惟木不  
然挨接輻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正如桃  
李荆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及至條長之時形色  
別矣荆棘必鬱猶惡之落遠夫身者也桃李必培



猶善之欲有諸已也培其根而達其枝則木各滋  
息而長矣備其本而達其末則物各觸類而長矣  
是故耳目口體物也心為本而視聽食息其末也  
喜怒憂懼無節於內胡為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  
使心能為身之本明於庶物而後已父子兄弟物  
也自孝弟慈推之則身為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惡  
胡為而偏乎必使身能為家國之本至誠動物而  
後已天下大矣始于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  
欲則本根各異物既格矣至于天下平後得者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物各付物則枝葉亦各不同

庸言

卷一

太一

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誠也成物之  
始終而大道得孔子之成身不過乎物孟子之萬  
物皆備反身而誠皆知本之謂也或曰禮樂刑政  
之道鳥獸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汎而格諸曰否否  
本則身厚則倫經不云乎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物理曷謂之天理也本於賦予稟受自然明覺莫之  
為而為者如惻隱之心非納交要譽慕其聲而  
然是也物欲曷謂之人欲也不安於品節限制而  
鑿以私知非天之所以與我者如子貢貨殖而

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無而復其所固  
有則萬物皆備於戒矣夫理雖可以觸類而長而  
其出於天者物物各有當然不易之則自私用智  
則遠天而自賊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周禮曰則以觀德賤則為賊  
是也蓋汎言天下物理皆謂之則專言心之生理  
則謂之性子思本其繼善之初故以天命言孟子  
恐人鑿以私知而不順其自然又以成性之後有  
迹可見者言之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  
故者以利為本

庸言

卷一

九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自明而誠人皆可為  
也故子思子示其漸始曰天命下民之恒也敬而  
可顯是故其道中其德庸次曰知天君子之明也  
邇而可遠是故其道達其德行終曰配天聖人之  
誠也隱而可費是故其道大其德至天人本一惟  
聖人為能與天載為一

學然後能問然後知尤必思之慎辨之明然後篤於  
行焉知能不可以偏廢也尚矣今之談空以為道  
業舉以為文者自謂學問如是而已謂其無行猶  
能忍之如以無學問謂焉吾見其志且警也謂之



文滅質博潛心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者非邪  
蓋刪述以來聖賢方策皆物之已格文之當博者  
也學習朋來不求人知養其德性去其巧令即反  
身而誠約之以禮者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斯言也其傳  
道之淵乎能與不能則學與不學之謂也福本自  
有故曰養禍自外来故曰取三代以下有文無禮  
禍至撥也班固彌衡阮籍稽康謝靈運范曄之徒  
可鑒矣故孔門之教以禮濟文也其庶乎博約

庸言

卷一

二十一

則貫于一矣參之魯賜之達皆難以望回者故語  
以一貫博而反之約也大學言恂慄必及威儀中  
庸言尊德性必及崇禮殆其傳與有禮則整齊嚴  
肅而心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而所知所能亦無  
交離之患矣斯禮也聖者得之恭而安賢者得之  
和而節  
春秋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備  
令夜以安身士之未仕也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  
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乾乾而惕也  
如是故仕則能勤政以晉施其德今也情則好遊

豪則好飲其所知者干祿謀食而已學優而仕難  
矣哉

敬也者恭之薦於內者也恭也者敬之薦於外者也  
內外一於恭敬則身脩矣上下一於恭敬則天下  
平矣堯舜之欽孔顏之禮其為恭敬一也安勉之  
間耳欽則誠無不敬禮則由敬以至於誠舜之慎  
厥身脩思永希堯之安安者也大學中庸之必慎  
其獨希舜之身脩者也皆思誠之道也凡人之患  
蔽於一曲則闕於大道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而免蔽而不解則罔矣夫蔽於一曲則猶不

庸言

卷一

二十一

通而不蔽之處自其通而解之蔽去而全體可復  
也鏡去其翳則明水去其壅則流人能內省而去  
其疚則直此又致曲之道也然則道安在曰始於  
慎獨以脩身終於薦恭而天下平  
義源於理利源於欲學其必始諸義利之辨哉仁之  
於父子也懷利以事其父義之於君臣也懷利以  
事其君道心即人心矣食色人心也血氣心知一  
由理義勸懲必有節焉倡隨必有禮焉人心即道  
心矣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曰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道豈絕



今世者我惟得其正焉耳是故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理必有義則精而能一

學貴大成其不至者思不竭而志不立也思竭則永永則通澈志立則定定則崇功舜曰朕志先定禹曰予思日孜孜精一以協欽明其在茲乎夫子幼而志于此也真積力久壯而後立至于強則不惑矣艾則知天命矣事事明通始條理也老則耳順矣耆則不踰矩矣念念誠一終條理也明通故不滯不滯故神知之事與誠一故不息不息故化聖之事與知行並進豈待年哉謙言以示人漸進耳

庸言

卷十

五

然則質非聖者反之當何如曰倍其功而已矣是故竭思則意與幾焉立志則勇且篤焉合其小而大可成也意謂願欲可願可欲是也幾謂隱微莫見莫顯是也勇謂憤恥發憤知恥是也篤謂信實博信篤實是也自願欲而力研之謂之審自隱微而力禁之謂之豫自憤恥而力決之謂之果自信實而力行之謂之確

思欲近不欲遠則不能內省志欲遜不欲速則不能深造不能內省非思誠也不能深造非志道也思誠則可以存其心養其性志道則可以擴其

德依於仁

知也者知此者也行也者行此者也知欲及行欲過必明健而後合一盍觀諸天乎天常平運而舒日過一度日常內轉而縮日不及天一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乃與天合是知行之象也夫象言自者乾晉而已天一日一周又日一周猶之步也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不能為晝夜以日月為晝夜猶之目也故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目視足行一時並進其日月隨天而轉者乎知發於言患其有餘行見於事患其不足必自昭

庸言

卷十

五

而明焉必自強而健焉自有之天不言而信矣仲尼天也其明日月也天何言哉故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敏於事而慎於言斯盡之矣於乎人怠于行奚事講說天息于行奚用日月

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足也學問思辨而後篤行其目慎而足敏者乎夫好德厚倫未學也而謂其學是指目為足也博學切問未行也而謂其仁是指足為目也謂足與目不出於一體固不可偏廢而混名之尤不可

問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曰理義之在人心無古今也



古訓之中苟有獲焉前言注行吾先覺也天民之中苟有師焉嘉言善行吾先覺也吾求盡吾性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安知其人之有古今乎然則庖羲肇易孰覺之曰仰觀俯察帝迪而天牖之詩云牖民孔易民且不遺而況聖人乎是故學而有見是謂覺

人之不學也其易為喜怒者乎苟理義說於心維日不足奚暇愠人乎甚矣怒之為害也器訟形焉枝嫉生焉克伐怨欲行焉苟為不養將亂刑賞利欲喜其同理義惡其異則世道可知已故君子不以

庸言

卷一

同異

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問天下之達道前以言和後以敘倫何也曰天之生此民也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其發則情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本則性是二者一而已矣達也者通也道猶路也通衢皇皇人所共由非若邪曲之徑人或由之而不人人由也今夫婦愚不肖者與語至道則夢夢然惟問其喜怒哀樂與父子兄弟之屬則皆知之見暴戾放肆以接人倫者亦必斥其難處則人所共由也可見矣况賢知者哉然大學言至善惟君臣父子朋友

而已及引樵天蓼蕭之詩則夫婦兄弟備矣中庸言君子之道四惟子臣弟友而必與造端乎夫婦相應焉皆欲人盡其全故也夫愉色婉容可以事親而不可以媚上嚴威儼恪可以厲衆而不可以事親情之中節亦豈越人倫之外哉世之居喪酣歌保字非類自以為道者邪曲不可勝蹈也已故曰大道甚夷而人好淫

易心易也畫心畫也為學不外乎誠明敬義心其乾坤之蘊邪夫乾天下之至健也閑邪存誠誠則明矣大而化者也忠信立誠明則誠矣美而大者也

庸言

卷一

故曰

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坤天下之至順也直方且大可與入誠矣善信而美之至者也故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坤索乾而得三男震動也坎陷也艮止也健之類也而非其至也吾心感物動而陷陷而止必戒懼慎獨明善誠身斯至健也已乾索坤而得三女巽入也離麗也兌說也順之類也而非其至也吾心感物入而麗麗而說必直養無害集義以生之斯至順也已是則盡性乾也養氣坤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其誠乎此謂太極兩儀四



象八卦不求諸畫而求諸心焉則一陰一陽剛柔相推而凡上下進退動靜始終大小往來盈虛消長先後親疎尊卑貴賤對待流行萬有不同者皆生生不窮矣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心學之謂也或問楊簡嘗著已易何如曰其論高其詞費

先儒謂大學源於典謨觀諸克明俊德慎厥身脩厥類可樂見已曰欽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至善乎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格物知本之謂也其協諸堯乎父為子綱而胤朱嘗訟君為臣綱而四凶在

庸言

卷一

五

位夫為妻綱而有親在下一舉舜焉三綱正矣象格其傲野無遺賢則所以宜兄弟交國人者皆從而理也自其孝弟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以及使衆大而水土小而工虞顯而禮樂刑政微而鳥獸草木凡厥庶物繇本及末無一弗明者其知之至乎知之至則行此以南面堯舜之所以為君也行此以北面九官岳牧之所以為臣也故曰知急先務仁急親賢後世之學口耳涉獵心意固善未有一事知其至者用人理財繫于大道亦奚責爾哉尚何望乎興堯舜之治

道性情者也雖言敬不言誠然致中和以正三綱位三才則亦至於誠矣是故關雎之亂以為風始婦敬夫也鹿鳴為小雅始君敬臣也文王為大雅始臣敬君也清廟為頌始子敬父也風行乎邦國鄉土有地道焉雅行乎朝廷燕饗有人道焉頌行乎郊廟祭祀有天道焉其論學也成湯曰聖敬日躋文王曰緝熙敬止上則祇上帝假天命下則式九圍受方國殆德合天地之樞要乎夫心所以能為身之本者敬而已矣敬即禮也洪範五事孔門四勿視聽言動皆聽命於心焉小旻之或聖或不

庸言

卷一

五

或格或謀或肅或艾五事也懿戒之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尚不愧于屋漏四勿也中庸始之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終之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致中和之道也天德王道始于慎獨其源諸詩乎思無邪心塞淵則又思誠之道也故曰敬則可以至於誠  
春秋道名分者也名分莫大乎君臣父子斯固經常之始也天下不知有王則政自諸侯出矣書春王正月建寅在子示天下以尊王也行夏之時其亦也國人不知有君則政自大夫出矣書魯君曰公



他國則否示國人以尊君也從周之文其末也未  
有臣而不受之君也未有子而不受之父也隱公  
上無所受矣書元年不書公即位者明君臣父子  
之倫也書仲子之賵則夫婦不可以不正書鄭伯  
克段則兄弟不可以不睦書及邾儀父盟則朋友  
之交不可以不謹此所謂經常之始也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莫甚於商臣之弑故商臣立  
十二年而死不書者惡哉所不容禽獸所不為王  
法之所當誅也當誅之人死矣紀焉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

庸言

卷一

主一

呈

言行交際禮義之功效存焉國人朋友其交一也壯  
之經綸其蒙養之推邪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  
辭安民哉為學之道管是矣古之人所以時習而  
日省之者乾乾乎起居食息之常也昭昭乎語默  
動靜之幾也自明而誠敬不容己是故謹而信以  
至敏事慎言汎愛親仁以至就正有道無非敬也  
有子惡卧而焯掌其志薦矣故又加前定之功焉  
近義者信也近禮者謹也因不失其親者親仁也  
言不貽而事不困行不疚而道不窮推之順親信  
友獲上治民十乘雖大其在吾一塾間邪是則敬

以安民者也聖賢之言一也故曰為學之道管是  
矣

問帝王之學與常布異有諸曰大學之教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奚為而異也臯陶之責難於舜也身脩  
矣其思永傳說之責難於高宗也道積矣其念典  
學習之謂也有朋乎曰詩云之緇之紀蕤及朋友  
為而無朋也亦學乎曰書云作之君作之師故  
曰惟學學半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兩言與者何其與所慎齋戒  
疾不語惟力亂神異也曰與猶示也所謂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也夫利誠亂之源也罕言固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乃非常  
示人哉仁道雖大如已欲立達安仁利仁之類未  
嘗不言也命雖理微如道之興廢得之不得之類  
未嘗不言也示人以命則利心以義勝示人以仁  
則利心以理消觀於風人之箴小星蠅螬則言命  
矣叔于田盧令令則言仁矣茲固世俗常談也而  
謂吾夫子罕言可乎哉

庸言

卷一

主一

呈

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思曰忠恕遠道  
不遠矣其異曰夫子之道由忠恕行者也自誠而



明故曰一以貫之遠道不遠行忠恕者也強恕求仁故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吾能學習以明善誠身則心之出入操舍在我矣出也收之使開然而存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入也克之使廓然而大故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是忠盡而誠恕推而仁者也今也博通五車必以為不可及貴極三旌必以為大過人慕而希者衆矣如曰求在我者可以至聖人之道則駭異而笑且誹之於乎道之不行也由不明也道之不明也由不信也

庸言

卷一

手一

問形色天性也其根心生色之謂與曰然曷謂踐形曰視聽言動莫非形也聖人無待於四勿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是故視觴觶而惻隱之心生焉自然有慈憫之色聽爾汝而羞惡之心生焉自然有剛毅之色貌揖遜而辭讓之心生焉自然有莊敬之色言剖斷而是非之心生焉自然有辨察之色出於至誠初非偽為也則其性與形合形以性充夫奚歟焉何也有形必有性惟聖人為能盡性以踐形有言必有行惟君子為能脩行以踐言有室必有迹惟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天地之心中而已矣聖人之道中焉止矣周子曰主靜程伯子曰定性於子曰約情其說若異然卷其所受天地之中以學為聖人則一致也其斯以為道之真傳乎吾嘗觀於大道既隱善治何其蔑如也夫人蘊其心而事物動之利害相攻而忿生邪誘相感而慾生忿慾生則爭鬪作爭鬪作則禍亂成聖人脩道立教必視民使安其身而後動崇讓禁暴無即怡淫所以遏禍亂之前立人極而會歸之者也靜之弗主則動之弗慎動之弗慎則忿之弗懲慾之弗窒亡足恠者定性書謂然時遠忘其

庸言

卷一

三十一

怒而觀理之是非懲忿之要指也好學論謂覺者無縱其情至於邪僻窒慾之法言也然其源則存乎太極圖之主靜常能主靜以慎動則性定而情自約雖君相父母天下以建中而寅亮者其道亦豈外茲哉

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西銘之宗祖乎惟人之生受之天地而本乎父母者也天地父母理一而已矣不以事天之道事親者不得為孝子不以事親之道事天者不得為仁人故記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物者何實理



之備於戒者也實理生於心者謂之性有是性則具是形以生故張子將言踐形惟肖而必先之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非所謂性與形合者邪其後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此即不過乎物之謂也窮理盡性則至善存焉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夫奚過之有言養性而不言養氣則是盡人之性有以克人之形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性氣之非二也於是乎足激

道也者無有精粗大小遠邇激顯格天地濟民物曰

庸言

卷一

三十一

費而用之不可得而盡也正萬目以視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得之者蓋或窺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袂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荐雷言恐懼耳聞者也不睹而亦戒慎焉不聞而亦恐懼焉雖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廣坐之中其暗處細事必自知之及其微有迹也詩云無日不顯莫予云覲韓嬰曰匹夫匹婦會于墻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男女大欲不正則放辟邪侈將靡不為焉天命不能湏臾存矣是故君子慎獨必造端乎夫婦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

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豈非頤誕之功邪欲既過矣惟理是安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則此心全體虛明洞澈天何言哉昭昭於此已發者注未發者來逝者如斯澄滄於此充滿流動如川之不息天之不窮內外本末體用動靜洞然無一毫之間而為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至此則從容中道浩然之氣其生於性矣乎其成功也自其燦然時出者言則謂之聖聖則知命以盡性故曰如天如淵自其

庸言

卷一

三十一

渾然真切者言則謂之仁仁則盡性以至命故曰其淵其天敬以達誠斯其至矣為學之道有所當盡者四有所由盡者二尚言廢行則不與焉是故盡心也盡性也盡倫也盡才也所當盡者也良知也良能也所由盡者也心非學非大性非學非復倫非學非明才非學非廣格物致知則能盡其心矣誠意正心則能盡其性矣脩身齊家則能盡其倫矣治國平天下則能盡其才矣由良知而存之則盡其心即所以盡其性也由良能而克之則盡其倫即所以盡其才也豈不易簡



而奚以取知去能為哉取良知而去良能則其流必至於尚言而廢行矣尚言而廢行是禪也非道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配道義以制事直方大之道也復言收氣者明道義於性初陽復之道也故養性即養氣也體用動靜之分耳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孔子間居言哀樂相生出於性者非見聞所及而曰志氣塞乎天地皆此之謂也若夫經世之志則在春秋矣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夫詐謀取勝已失正矣其

庸言

卷一

三十四

華即夷失又甚焉二公之勝齊也孰不以為伸而君子曰否何也曲在戎矣苟以邪伸夫誰與戎故曰伸道不伸邪成十六年會于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會于平丘公不與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晉人不惟不恤且怒公而不見平丘之盟晉實主之德則不競而矜其威力不使公與二公之見辱也孰不以為耻而君子曰榮何也直在戎矣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憊焉故曰榮義不榮勢用是觀之浩然之氣配義與道者自反而縮焉耳性分之外詘伸榮辱所不論也

窮達外也理義內也在外者存乎時命在我者無須

史而可離也鄙夫於時命每欲以人力強移之於其不可離者則畔而忘反是故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覲得或行諸所易而忽諸所難或勉於其輒而不能勉於其久安逸則自保惴惴爾困阨則怨尤戚戚爾是皆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吾觀春秋隱公居攝不能薦實惇信制其患失之心乃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書曰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譏失禮也禮莫尚於謙何譏爾譏其不能稱物平施非謙道也昭公屢辱於晉為晉所止書

庸言

卷一

三十五

公至自晉而不書止公者何諱之亦深貶之也安於危辱不能自強發憤知耻者豈如是哉謙德之柄也困德之辨也達而謙則不中乎禮窮而困則不奮於義失柄而罔辨非復守禮義之國矣夫禮義天之所命雖精微曲折非人為也仲尼旅人爾居嘗謙已以誨人及其接物恂恂便發必中節處困而亨致命遂志不求人知而天實知之故其言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蓋所學雖不外乎人事然動即禮事即義所以反身漸進者未始須更離乎天也其視死生禍福如



四氣推遷之過乎前耳况窮達得而動諸今之學者達則納交要與下及汚賤如隱之盟昔未大得志則奔走權門冀其薦引如昭之事晉豈復知有禮哉是故先王之教道也格致則知及之誠正則仁能守之仁知合而禮義不可勝用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易有三大可以見聖學矣大有也大畜也大壯也剛過乎中者不與焉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言反身也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博文也大壯之象曰君子以

庸言

卷一

三十一

非禮弗履言約禮也夫俯仰喘息人未始離乎天則命德討罪天亦未始離乎人過而討之必欲其無諸已揚而命之必欲其有諸已反聽內視自欺之根拔而去之無邈形焉則天明也由是博文以見道於萬殊約禮以會道於一本合茲三大是謂明誠

文王之詩曰於昭于天又曰在帝左右形體者天氣也主宰者帝也理也先儒謂先有理然後有氣然則先有帝而後有天可乎天即帝也氣即理也三代而上人人知之衛人刺宣姜曰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正以其不淑訴諸冥宰耳註謂見者驚猶鬼神謬矣哉嗟乎世之甘為妾婦者是亦宣姜也已天惡乎庸之帝惡乎迥之

不可以不知學亦不可以不知禮不學則其心蔽而不明無禮則其心放而不敬故禹之罪有苗也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鬻夷固無恠其然矣魯之聞人如少正卯者夫子罪之有五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其所以為聞與夫禮主忠信者也協諸義者也出辭氣正顏色者也自卑而尊人者也言行交際恒自考焉

庸言

卷一

三十一

實勝而名孚矣故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其所以為達與天資詭譎不由禮義凌竊程朱之談掩其利欲之私好高自是養成偏性既負重名不敢議粗者類有苗奸者類以正卯如鬻如髦為鬼為蜮豈不哀哉

脩己以敬惟畏為切畏始于知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則可見矣何者天無欲也降其性於烝民之生則有欲是烝民之命天命也天無為也昭其德於大人之身則有為是大人之德天德也天無言也殖其道於聖人之心則有言聖人之言天言



也言其所不言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天始去之勑絕其命矣欲為君子則必畏天命以遏其欲焉必畏大人以法其行焉必畏聖人之言以則其言焉言之必可為也為之必可欲也可欲之善自是有諸已矣然善與不善而天之福禍隨之故抑之詩曰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禮與無禮而善不善之幾由之故小宛之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禮始於法則敬始於相畏弗畏則入畏矣故兩無正之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問張子清虛一大之說將無與子同乎曰是不同橫

庸言

卷一

三六

渠所謂一大必曰清虛者專言天而不言人吾所謂一大必曰誠敬者脩乎人以合乎天夫道一而已矣苟非篤敬思誠至于充實而有光輝焉能大哉故始之曰弘乎天盡心知性見此大也終之曰畏于天存心養性保此大也大既立矣仁自戒行倫自戒教義自戒教化自戒出弘而弗畏教而弗保譬則秦皇統一而巡遊弗謹陳項已擬其後矣聖易作狂可罔念哉故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庸言卷第一

庸言卷第二

脩德第二

脩德不講學不明講學不脩德不誠自明誠則精一之樞也敬義其基乎夫得道於心曰德聞道於聖曰學舍聖言而宗後儒則亦無益於得也已故學以聚之於博文問以辨之於師友寬以居之而涵理義仁以行之而無利欲道豈多術哉然思慮弗一衣冠弗正則非禮之動日玩以為常心斯放矣其或貌雖輯於須臾而自欺之根不拔則善不善之間出入無恒而情因物發每至昧幾而失節

庸言

卷三

一

一事之失一理之虧也積而萬理墮喪又奚所據以為德哉必也念念敬而無失戒慎恐懼必慎其獨則中矣事事義之與比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和矣由敬盡已之謂忠推義及人之謂恕言必由衷而不欺之謂信行必願言而無妄之謂誠誠之與邪猶粟之有秕誠立矣而少緩懈焉則邪乘之而入感召萬偽捷於景響事至物來困踰隨之故必玩索聖人之雅言而力去非禮剖析其義之精微惟恐過與不及凡其言行必謹而信常如蒙養之時則專一而無所移奪益秕去則渾然粟矣邪



開則渾然誠矣此之謂精一精一則齊明可以對越上帝而動容周旋中禮誠與敬合不容離畔得道之驗也夫故曰履坤之基運乾之樞道學以入其門自脩以正其居恂慄主於其中威儀見於其隅惟上達之至也故與天地合德而不墮於高虛問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也曰質美而未學也然則子以四教文行必主忠信豈大道非是則弗得與曰夫學者將以行之也學非忠信莫能進德逞其材智夫誰從之忠以行恕信以達順則大道立矣允體莫非氣也惟心中之氣為最靈故能主宰理義

庸言

卷二

二

所謂天君也流行兩間莫非氣也惟天心中氣為最靈故能主宰天命所謂上帝也天人一而已矣故可欲之謂善天機也物來事應四端發見其天機之自動者乎天地之塞而吾帥之性以學明則私智無所用之矣子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雖壽夭窮

通得喪萬有不同由氣之受於天者清濁厚薄長短不齊故也然心氣之靈生理不息本與於稷之化同一流行成性之後嗜欲深而天機淺人自過之耳安可以降衷者為理順受者為氣哉然則嗜欲曷由而深曰自私而用智

天行之健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亘古亘今繼續無息詩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事上帝也美里拘幽不以為瑕三分有二不以為利順受其正而已矣詩曰豐壘文王令問不已配天命也其生也天未始不為人故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其沒也人

庸言

卷二

三

未始不為天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非敬則貳而不一武王寔知之故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公陳敬之之詩於成王一則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昭其臨也二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戒其貳也是故法文王即法天也事必思敬義由心出一而毋貳則直方而大坤順承乾夫何私智之有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好高欲速厭常喜新學者之通患也凡經書所論敬義中和忠恕信誠之屬皆以為陳言繁瑣一切屏



之大氏以心為妙以事為粗多學博聞斥為枝葉  
脫九超悟誇謂本根曰吾固聖學也然其所謂悟  
者卒燕有也涂考其行則自私用智靡所不為易  
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人能博學反身絕利一源  
精義無二而殊塗百慮莫匪自然則義由中出應  
物有定泛應曲當隨寓而安波濤以私智者寧有  
是哉内外交養下學上達則其極也心之所存與  
天地之神為一身之所行與天地之化為一孰謂  
致妙不由於粗乎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迷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庸言

卷二

四

德之盛也德既盛矣而猶勉勉焉無射亦保何也  
憂勤惕厲不可須臾無意必固我不可須臾有也  
一有緩懈私智乘之誠中形外其西子蒙不潔之  
謂乎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人之德性本自不偏由受氣不齊而致異也據於德  
則克其偏以止于中焉耳后變典樂之教曰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幼而學者也皋陶  
之言行有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  
吉哉壯而行者也苟學而不能變化其質傲則亦

凶德而已吾常誦之得致曲之道焉

聖人之心理必有義日月之有明也浮雲過之光送  
四出感應不留渾然無迹故曰天之道也誠則明  
常人之心理義蔽於利欲其隘猶明鏡乎不刮不  
磨侵蝕將既故曰人之道也明則誠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斯言也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者也其諸天地之氣乎天一而大為  
奇為神乾健先坤而知始地二而小為偶為示坤  
順承天而有終兩儀既立四象著矣是故盛德在  
水質小而大老陰也為冬為知盛德在木大而本

庸言

卷二

五

一少陽也為春為仁盛德在火大下小上老陽也  
為夏為禮盛德在金大散小藏以陰也為秋為義  
冬日至陰根陽以發春則業自一而大知仁交際  
萬化出矣夏日至陽根陰以成秋則業自大而一  
禮義交際萬化入矣德也者業之始也顯諸仁也  
業也者德之終也藏諸用也一分而萬無時不顯  
故曰日新以昭其盛萬復于一無物不藏故曰富  
有以昭其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聖人執中其  
取諸乾坤二五者乎陰陽合一而不測繼善者也  
天命也吾大其心而誠焉知斯崇矣剛柔分二而



不易成性者也氣質也吾小其心而敬義焉禮斯  
 卑矣惟知崇效天故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乾之健  
 也閑邪以存誠者也惟禮卑法地故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坤之順也直方以承大者也知崇之極飛  
 龍象之位乎天德與日新者一矣禮卑之極黃裳  
 象之發於事業與富有者一矣夫天地之氣水木  
 火金成於土即事即物理可窮也理窮則知仁禮  
 義歸於聖及人及物性可盡也性盡則冬春夏秋  
 本乎天誠通誠復命可至也故聖人之道乾道也  
 誠而已矣學乎聖人必敬而後誠坤道也乾知太

始坤作成物然則坤之效法孰非乾象也哉由此  
 言之乾為聖人之德坤為聖人之業

考德問業士希賢也進德脩業賢希聖也崇德廣業  
 聖希天也德崇則久而無窮業廣則大而無外是  
 亦天地也已故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熾熾  
 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問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又曰克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其說同異曰義理克實則已正矣光輝接物  
 則物正矣奚不同其亦有所本乎乾之九二曰見  
 龍在田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一念之邪偽則

不能正己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一念之驕吝  
 則不能正物故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顏子龍  
 德而隱者也其學則不遷怒不貳過正己者也其  
 志則無伐善無施勞正物者是故用舍行藏其  
 幾在戒箴歌詠不改其樂言其為人則已大矣  
 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此為所以得聞四  
 代之禮樂也使天假以年則大而化之與天地合  
 其德矣

自脩之道有四忠信其主也日新之要亦有四茂義  
 急焉不主忠信則取友遷善皆偽為耳雖威重力

學無亦堂堂者乎脩德講學不務澆義之為急則  
 事事皆苟不能無過矣見得思義不既晚哉故曰  
 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得道於心也以義為利  
 澆義以制事也內外交養故曰崇德也或問大學  
 出自孔氏所以告子張者豈其要與曰然然則告  
 樊遲奚其異曰否大道之要明明德於天下而已  
 矣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先事也自本而及末  
 自始而至終後得也正義明道深造自得而絕謀  
 利計功之私是則同

乾之九三人合天也天子至於庶人之所同也其大



學之道乎理具於心道義出焉無妄也無惡也重  
剛不中德性偏矣利欲乘之惡自妄生去聖遠矣  
是故君子進德脩業日夕無一息之間必止於至  
善而後已焉務實勝法天行也德者何以言乎其  
心也業者何以言乎其事也忠信者何念念無妄  
行憚於心知所止而向迷焉德之所以日明也脩  
辭立其誠者何事事無妄言願其行得所止而歸  
宿焉業之所以日成也然有要焉慎德惟幾制事  
惟義幾之不察雖有善不能擇也義之不存雖有  
善不能守也皆本乎吾心之知而已知止為始知

庸言

卷五

八

其始則誠其意以至之一念之激實與不實而理  
之存亡係焉大學兩言必慎其獨故曰可與幾也  
能得為終知其終則脩齊治平以終之一事之小  
宜與不宜而義之存亡係焉大學兩言以義為利  
故曰可與存義也心必察其幾事必存其義則內  
外協于一一者誠也二之者幾也致一而大者義  
也幾審則誠通而德進義存則誠復而業脩德主  
知有乾道焉業主成無坤道焉故曰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賢人之德業學以  
至乎聖人者也

誠合一者也忠信純一者也曾子作大學曰敬止  
曰義利曰忠信以得之殆乾坤之蘊邪其省身也  
為人謀視自為少有間焉則存諸心者一念有弗  
誠矣處朋友視自處少有間焉則見諸事者一言  
有弗誠矣所習視所傳少有間焉則志于學者一  
時有弗誠矣本諸道學自脩所省者三而行之者  
一也及其將終也樂平生所得以示孟敬子曰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動之者心也曰正顏也斯近信  
矣正之者心也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出之者心  
也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以脩身為本爾驗諸

庸言

卷五

九

馬

恂慄威儀所貴者三而得之者一也始則敬以入  
誠終則誠無不敬其成德君子矣乎或問自唯一  
貫之後必不屑於三省曰否否一者誠也合而純  
之者戒也如以數言則所省所貴雖終其身亦不  
能一也已駟之就繼誰謂異其執乎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人  
心至危也情慾一動雖白刃亦不之顧孰有真切  
過於此乎苟能好德如好色則意誠矣由是推而  
為事親之孝此秉彝也此誠也推而為事君之忠  
此秉彝也此誠也推而為交友之信此秉彝也此



誠也如曰未學安知事親之孝不陷親於惡乎事君之忠不以順為正乎交友之信不以爽朋損友為同心乎郭道白公尾生之所為是已故大學之教知至而後意誠觀此則子夏之言抑揚太過其流必至於廢學甚矣脩德不可以不講學也

聖人之道盡性而安焉者也君子之道復性而勉焉者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則聖人之道凝焉自不須史離矣何也道率性出於天者也性為道之隱而未發故善言性者必激諸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然則性不可以聞見

庸言

卷二

十一

及而道固可以上下察與子思子立言蓋其傳也察乎天地之道不過知仁而已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地之塞其體也故語大曰洋洋合乎川流者也合則以知仁故曰發育峻極語小曰優優分乎教化者也分則以禮義故曰三百三千反身而誠豈惟吾有之夫人有之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是其教化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川流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戒懼慎獨而原天命於其始中和之至弘之而為道者此德性也是德

性也本自廣大胡為狹小本自精微胡為疎闊本自高明胡為卑暗本自中庸胡為偏倚苟不致知力行則昏迷侮慢至於無忌憚也不難矣故必學之博問之審思之慎辨之明而後篤於行焉廣大仁之致也精微義之蓋也高明知之極也中庸禮之道也溫其故而理義日知其所未知敦其厚而節文日謹其所未謹繇是仁至於有容義至於有執禮至於有敬知至於有別聰明睿知足以臨民皆性分內事耳是其致知也內省於人之所不見也其力行也篤恭而至於天下平也闇然日章而

庸言

卷二

十一

要天載於其終不顯之至盡之而至於命者亦此德性也德性用事無時不中道問學之功大矣哉夫何沉空守寂者曰吾尊德性也廣學多聞者曰吾道問學也岐聖人之道而二之立言以相排詆則亦非篤于自脩者矣故古之講學也脩辭立其誠今之講學也相率而為偽聖人立教不使人求諸良知而曰好學不使人求諸天理而曰好禮惟實而不虛耳是故博而習之學也理而履之禮也好學不倦則聰明廉知達天德矣好禮不變則視聽言動合乎天矣苟為仁智信



則而無學以明之是以或蔽則愚或蔽則蕩或蔽則賊或蔽則狂苟為恭慎勇直而無禮以成之是直不好學其蔽也與無禮一也由是言之博學於大必當約之以禮可知矣故好學之至知也好禮之至仁也知仁合一誠而不息是謂聖脩之極宋人有言曰銷偽去驕矯輕警惰惰則散緩閒適自以為賢其志也昏輕則便佞皎厲自以為美其動也躁驕則狠傲倨慢言以為剛其氣也悖偽則機械變詐自以為智其心也欺是四病也者皆所謂

庸言

卷三

十一

不善也故聖人立教知之以學習行之以孝弟表之以威重衷之以忠信忠信所以銷偽也威重所以矯輕也孝弟所以去驕也學習所以警惰也警其惰則惺惺如也其知昭明矣去其驕則雍雍如也其氣和順矣矯其輕則肅肅如也其動尊嚴矣銷其偽則慥慥如也其心果確矣氣帥於志動由於心合一不息至于誠則聖矣一念不誠惡自妄生是謂藝天終身不誠將由惡終是謂棄天惟聖罔念作狂而况非聖者哉夜氣清明願諷明命則四病除矣四病除則四偏皆正學不至於聖人之

道吾不信也詩云戒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順之卦象上下二陽內含四陰上巽下動內實外虛有養之義焉文王彖之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貞也者正也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所以考其正與不正者於已取之而已矣觀頤以養德也自志學以至于篤行一有不正則凶矣口實以養身也自簞食以至于萬鍾一有不正則凶矣吾惟養德以成賢大烹之養於戒何有哉苟知養身而不知養德肥甘以自快惡食以為耻饑渴以為害養其小體而失其大體則亦無所不至矣

庸言

卷二

十三

食色之性因形氣而有夫人之所不能無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蓋人之血氣心知其與禽獸異者在此與禽獸同者亦在此或有反不如禽獸者矣可不戒哉傳曰鹿鳴興於歎謂其見食而相呼也關雎興於鳥謂其雌雄之不乖居也見食相呼則有禮矣雌雄不乖則有別矣升歌必先鹿鳴合樂必先關雎使聞之者恭敬自持大欲日消矣周衰禮廢樂弛列國風變先王之教猶有存者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言不饜饕也雖則如雲匪戒思存言不怡滌也大舜仲尼其萬世之準乎



既糗如草非窮也二女果侍非達也食不厭精非  
泰也曲肱飲水非約也蓋其一於恭敬則道心為  
主人心自消焉恣其欲則指染於耳目逆於路篡  
弑生焉斯作於禽獸也已觀諸說文恭敬之欽從  
欠從金道心作聖者也溪壑之欲從欠從谷人心  
作狂者也作聖如金之鍊惟日不足作狂如谷之  
填亦惟日不足今之學者淡泊端莊不過勉強一  
時而已流連博奕之飲倡優歌舞之樂則戀戀而  
不能去母乃所謂質羊皮虎見草而喜者耶使貞  
知道味之腴德輝之美則無羨於彼矣是故謀道

庸言

卷二

十四

不謀食好德如好色夫然后君子

溺聲色者必棄禮嗜貨利者必恃義此成湯之不遇  
不殖必制事制心也三風十愆以訓蒙士大夫皆  
聲色貨利爾反諸身以立教舍禮義則欲惡乎制  
然則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其無欲者乎曰一者  
無欲也一於理義則無欲矣豈若緇黃之流捐贊  
產絕家室者哉是故八音克諧二女登降聲色之  
一於理義者也耕稼陶漁牛羊倉廩貨利之一於  
理義者也苟於理義少有違焉則適且殖矣是故  
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非其偶而亂之謂之淫慢

箴誨盜冶容誨淫知禮義者豈為之哉齊宣王嘗  
貴人也猶曰有疾今之犯風愆殉貨色者乃以為  
當然何也斯疾也曷由而瘳曰畏聖言友忠道

君子之脩身也惡欲其日損善欲其日益惡生於恣  
與慾誠能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故慾  
念當如山之摧室然當如澤之塞於卦為損損德  
之備也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奮於卦  
為益益德之裕也春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以其  
不能懲忿塞慾罪之也哀公八年齊人歸讎及聞  
以其遷善改過予之也有國有家者且然吾徒可

庸言

卷二

十五

以自警矣

人有言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何如則可以無過矣曰心過莫大於克伐然慾身  
過莫大於放肆邪侈言過莫大於詖淫邪遁三者  
交作雖欲改諸曷從而改諸心過根也身口之過  
枝葉也人能常除其私意則大過之根拔矣子絕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戒蓋誠意不可無私意不可  
有夫子所以聖者絕心過之根故也心過之根絕  
則邪閑而誠自存乾道在我矣故曰學易可以無  
大過



吾道一以貫之夫人所談也德惟一夫人所忽也曾子之唯豈若不二法門廓然頓悟我自堯舜至伊尹蓋常談耳夫得一其在心乎一者誠也閑邪則存矣無妄也亦無雜也無欲也亦無為也知此之謂智行此之謂仁主此之謂敬精此之謂義忠者盡此者也恕者推此者也信者成此者也勇者強此者也執此而不偏則謂之中由此而不易則謂之庸達此而不悖則謂之和節此而不紊則謂之禮樂此而不已則謂之樂學以博此問以審此思以慎此辨以明此志以立此氣以配此念以識此

庸言

卷二

六

意以發此慮以研此才以能此通明之極則性此安此者也通明之未極則復此勉此者也治其本則視以此明聽以此聰也以此溫貌以此恭言以此從厚其倫則子以此孝臣以此忠弟以此弟友以此信而感應以此同日見之行人以爲隱而不知存以此神過以此化位育參贊以此而成功一本無名也名之至於萬其名亦此一也一本無言也言之至於萬其言亦此一也費其萬乎隱其一乎合萬於一其脩之吉乎德二三則終凶也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畫此成音專且直焉是謂

禮本太一運此成規虛且圓焉是謂易有太極妙哉一也三極函矣雖天地猶為物不貳而况人乎是故君子得一成身而後貫天下之道

至誠無息緝熙敬止聖人之德也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保之於意必固我已亡之後亦惟從容中道而已下學者人情物理心以為宰不可須臾放亦不可須臾亂造次顛沛與浴沂詠歸一也今夫為在下則用力在上則無所用力而戾于天矣魚在淺則用力在深則無所用力而躍于淵矣率性自然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意勿忘勿助之間

庸言

卷二

七

正當處也是程門之教也謝顯道反約之曰勿忘之謂恭勿助之謂安恭而安之謂聖

伊尹之志志能帥氣者也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顏子之學好而樂者也故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然天民先覺未嘗不學學非為志亦何由而樂哉吾嘗解衣定息身心之外皆非已有也天德昭昭本自富足心廣體胖真樂自生波勢利何物能易吾志哉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隆中高卧庶可語此吾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一介不取諸人配義與道



德成於行賢也才成於藝能也長民非賢弗化治民  
非能弗理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  
德先知仁而後聖義中和六行先孝友而後睦婣  
任恤六藝先禮樂而後射御書數其本末之序邪  
何則格物求仁為學之本也事親從兄為仁之本  
也禮備樂和為政之本也知以盡其心仁以盡其  
性行以盡其倫藝以盡其才才與誠合天下之事  
治矣今之賢能何居

學明明德其始諸堯乎欽也者恭敬而誠也將言  
俊德先之曰光被四表將言黎獻又先之曰光天

庸言

卷二

六

之下具象理而應萬事也其良知良能乎靜而常  
覺則向於動動而常止則歸於靜動靜互為其根  
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存養於靜而動則否省察  
於動而靜則否功斯間矣豈緝熙之謂乎天經地  
義民彝物則實歲諸用苟能克之遇親則孝遇君  
則忠萬善出其躬矣吾嘗省焉雖在夢寐觸之則  
寤耆耄而憶韶齒之時猶赫赫目前也皆明德為  
之也釋氏圓覺似是而非吾儒則合內外之道故  
耳帝王明之庶績熙而天休永矣恭敬而誠其必  
忠信乎周語曰得之必有忠信之心間絕悖淫度

於天地而順於四時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詩有  
之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性命於天道之隱也道弘於人性之顯也聖人之道  
天命之流行一而已矣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自  
鄉黨朝廷宗廟以至起居飲食經曲禮節其即發  
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  
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為  
從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  
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

庸言

卷二

九

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聞人之  
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贊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  
故費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費隱以後言用則  
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  
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善言不為己有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絕利欲一於理義  
自費而隱不須更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  
持壺深汲水漸克滿滋漑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  
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  
口耳之徒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



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即在源中日月容光即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即在敦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即在大本之中堯明即在欽中舜括即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

中庸終篇一書之指要千聖之心傳也其猶詩樂之亂乎初倡以衣錦尚絅三引詩以詠之下學入德之事也再倡以不顯惟德又三引詩以歎之上達

中庸

卷三

三

成德之事也夫未發之中天命之性雖不可以見聞及而察乎天地道斯在焉淡簡而溫者理義也穠華而麗者利欲也苟無忌憚則恒舍此而趨彼君子立心小人之反也知以知此夫人莫不飲食也吾則玩味寧淡中自不厭仁以行此夫人能擇而不能期月守也吾則操存寧簡中自成文勇以強此夫人不可能也吾則直養寧溫中自條理行三達德而一焉其為已自成而誠之者乎幾則存乎慎獨動之之微理義昭晰雖欲不誠不形不可得已是以經綸起于造端聲教始于立本德性通

于化育潛伏孔昭微之顯也可知矣不愧屋漏風之自也可知矣奏假無言遠之近也可知矣闇然於敬信之前日章於勸畏之後發於事業即美在其中者耳激絅與錦不亦明乎非此道也雖見於也發於聲民莫之從也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何者小人象恭顯其敬而不誠無物君子為恭不顯其敬而誠能動物敬至於誠則心彌謹而德彌盛德彌盛而效彌廣為已自成而人物亦莫不成矣盡性自然之應其於穆之天邪始也妙用顯行自無而有天下乎矣終也神功收斂自有而

中庸

卷三

三

無聲臭泯矣故曰顯諸仁藏諸用舜之濬文之穆孔之默田之愚皆幽深玄遠之謂也柰之何以見聞凝道也仲虺言勇洪範言克易中庸言強孟子言浩然之氣皆果斷制勝之理也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者其健矣乎曰平康正直曰自反而縮曰直養無害一也天德完矣曰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曰南北之強習俗之偏也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曰抑而強與氣稟之過也必先自治而後治人克其氣稟之過則習俗之偏可從而克矣惠之和而不易其介夷



之獨立而不念舊惡聞風興起不亦宜乎甚矣自  
治之難也和而無節則流失其至剛而不恭者也  
不剛克則鄉愿德之賊也立而易方則倚夫其至  
大而隘者也不柔克則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盜也  
不諂不瀆吾何流不凌不援吾何倚和而不流則  
同而能異中立不倚則異而不害其為同也守茲  
不變豈惟淋其身哉雖斷大事決大疑臨大節無  
望不可肯者吾友舒子嘗從事於斯矣

子程子曰天德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無所污壞  
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  
舊如舊者復其廣大高明之體發之則至大至剛

之氣也知仁合一而析之則精激行則中庸斯  
配義與道矣夫心具天德猶居之有主受命於天  
以宰事物者也天德完對係於心之宰不宰猶主  
之賢愚也有是心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言猶  
居之有業也應事接物心常能宰知其善則行之  
絕無一毫私念則天命全矣威儀言詞皆由心而  
發發必中乎禮義事如其心焉言如其事焉天命  
之行無不誠矣意向之偏情欲之萌與聖言少不  
相似即究其根而拔去之務使方寸澄廓浩氣流

通則亦何至於污壞哉主賢居美業日富有善類  
從之猶景之隨形響之應聲也故曰德不孤必有  
鄰

六德日嚴顏曾問冉能之三德日宣則有子子貢游  
夏師開乎季路喜聞過知之之誨惡佞之懲野哉  
之責鼓瑟之戒亦之能行惟恐有聞故其言志亞  
於浴沂者也九德蓋得其二焉曰剛而塞疆而義  
冉求之藝於凌聚歛而已顏更之伐謀不忠矣有  
政之對言不信矣力不足而自畫傳不習矣省身  
與曾子畔者也雖有治材豈亦亂而敬乎幸哉隨

世徇俗言語惟馴井有人焉使民戰栗猶可言也  
身當脩則晝寢偷當厚則短喪不可言也使其遵  
教則擾而毅矣於乎才難不其然乎

德之在人者有吉有凶可不辨哉周雅曰王之蓋臣忠  
愛者也秦風曰公之媚子親昵者也穆王罔命先  
之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欲其蓋也又曰慎簡乃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而必申之曰其惟吉  
士用是觀之蓋為吉德媚為凶德亦明矣下武之  
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達孝也嘉樂之詩曰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媚令德也卷阿之詩稱吉人



吉士既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何哉所謂吉士與罔命同而以媚言則與格其非心異矣蓋媚之為義順愛也順理而愛則惠迪吉順欲而愛則從逆凶周雅秦風言媚雖同而實有理欲之異也應有似是而非者三曰正也直也明也事君以正貴諫不貴順故曰勿欺而犯事親以直貴隱不貴許故曰子為父隱明以事事貴斷不貴疑故曰浸潤之譖實受之愬不汙焉此其是者也以順為正其實則邪以許為直其實則曲以疑為明其實則暗邪而不改乃成佞臣曲而不改乃成逆子暗而不

庸

卷一

三

問

改乃成昏亂此其似是而非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是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問見聞不可以凝道然則耳目之官固可廢與曰耳目者心之樞機胡可廢也子張學于祿夫子以多聞見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焉則反求諸己也切矣言必心之所明行必心之所安合而一焉其經德不回者乎徒聞致知而不能格物有見於勿忘勿助而遺其必有事則亦非所謂心得也已故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夫何凝道之有

庸言卷第二

庸言卷第三

求仁第三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為桃者根幹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為仁亦猶人之所以為人者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為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為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

庸言

卷一

一

也今匹夫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少有不全雖為君子而未仁亦明矣我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斷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即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哉其生也自萌芽至于結實稊然不柰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為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為果猶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後為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  
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為木而乾為  
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乾歸根也生生不  
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以懈則與  
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  
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講學所當明辨者有六道德義理性命是也何謂道  
曰道者理之統體天地人物自然同有如路而共  
由者也德即道之得於心者也義又道之發用制  
事處物之宜也何謂理曰理者道之散殊天地人

庸言 卷三 二

物本然各具有條而不紊者也性即理之具於心  
者也命又理之所自出於天者也聖人作易著數  
卦爻備斯六者其統體之大於道德無所拂逆而  
發用之妙於義亦無所差謬是謂體用一源窮天  
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是謂顯微無間  
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積陰之極一陽未復前  
此天地之心幾乎息矣至此乃復可見於人則為  
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其端也於  
此存養省察無一息之停則純乎天理而仁矣仁

則復其天命之初道德自戒而全理義自戒而出  
以其純粹無惡則謂之至善以其真實無妄則謂  
之至誠此孔門問學既講明乎此必仁以行之故  
以求仁為要也求仁則六者皆在其中矣

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  
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也焉之謂賢其學二  
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  
碩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復其為仁也得乾道焉克  
已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  
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敏樹者也其為仁也得

庸言 卷三 三

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  
焉則亦誠也已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君子之於道也知所先後而已矣先難後獲先事後  
得其義一也仁者心德也豈易崇乎哉樊遲近利  
夫子兩箴其功利之私大槩引而不發欲其悟也  
顏淵仲弓則可以語上矣故因其憤悱而啓發之  
克已復禮先難也天下歸仁後獲也其學一而大  
則其效極於天下主敬行恕先難也內外無怨後  
獲也其學二而小故其效僅無怨於家邦二子者  
聞而請事焉惟知先事而不計其後得此其所以



長於德行也今之學者未能用力於先難而遽語後獲輒以上達自許豈非大言以欺人哉惟董仲舒明乎此故其言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可謂識仁也已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生意發則親親達之民物自不容已矣雖氣有闕闕物有盈虛而天地所以發生者無少間斷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可以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心非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

唐言

卷三

四

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吾心之發生亦源源而不息將有為也將有行也闔戶之乾以資始也既有為也既有行也闔戶之坤以資生也且晝之所牒亡者復于夜氣苟求其故亦可以見天地之心在乎人矣是則所謂必有事焉者非事其外也事其心也一闔一闢萬物皆備即謂之性一闔一闢無少間斷即謂之仁

孔門求仁自說樂不愠始說樂不愠則其心和順其心和順則愉色婉容下氣怡聲本諸深愛者油然而生非為偽也故能事親則孝從兄則弟以之日

用應爾必無暴戾之氣藹然若春陽之溫矣說文曰仁親也從人二聲以已及人之義也中心之仁必親愛乎人猶果核之仁必發生於外親親根而幹也仁民幹而枝也愛物枝而葉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仁之實自一而萬畫為碩果復命歸根矣是則涵養之功存乎時習推行之本存乎孝弟學習則已私盡克廓然太公而性無所蔽性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愛無不周然則有可徵與曰有顏淵德行得之好學者至矣孔子稱之曰無所不說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

唐言

卷三

五

不貳過此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也犯而不校又何犯上之有故曰孔門求仁自說樂不愠始

問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何其異有子之言與曰義者非他也仁之斷制也孟子因齊王以羊易牛殺其不忍之心而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夷之厚葬其親歲其無愛之失而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推思當有次序施愛當有差等求仁精義實相為用猶陽之收斂即陰陰之舒暢即陽爾是故溫清定省服勞奉養事親



則隆從凡則殺仁之實哉而為義者也自孝友而  
推之睦姻任恤以至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  
序焉一其皆度以吾心之權度而已然而親愛之  
情和順之氣出於天性者無一物而不體亦無一  
息而不存義亦豈非於仁者哉一念之前統涉  
已私則暴戾從之必自裁制而後斷其根則天理  
全矣文則精義正所以為仁也  
克之復禮為仁五子分言之曰君子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何也曰仁者禮之統體禮者仁之節文非  
二物也第有渾然整然之別耳渾然者渾然者  
於中整然者達渾然者於外相為表裏而後心之  
放者收性之激者著曰然則已不必克與曰已者  
有戒之私也欲之潛根不可留者也留則欲自此  
蔓而難圖矣禮者有物之則也理之顯設不可易  
者也易則理自此激而難見矣仁人心也本自廣  
大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惟夫物我相形惟知有戒  
而後欲日隔之於是乎狹且小矣必也私意甫萌  
覺悟屏去不待其成於戒則此心弘廓開明渾然  
之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整然畢具峻極之體立  
而經曲之用行矣容貌辭色小有差謬即自反求

庸言

卷三

六一

庸言 卷三

順行其正則節文無一可紊而統體無一非理聰  
明恭從攝於心官善端綿綿無容間息豈非天地  
生物之心哉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雖知內省而今日不克姑時來日聲色臭味營營  
妄為昏迷侮慢無所不至物則之慙天因秩之戒  
自失之惡加乎身而萬善於是乎廢矣故曰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戒未見力不足者春秋昭  
十有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多汙無禮聞祈招之詩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由此觀之已私  
必克於初萌則審而豫克復必決於一日則果而  
確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心之所同然者感  
而遂通天下之人莫不以仁歸之矣有戒之私毫  
髮少留於胸中則形於外者必有所不可掩人亦  
必以色厲內荏非之又何歸仁之有此為仁之幾  
由乎在已而無難也世之論此輒以過人欲存天  
理言之是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也不行譬則火  
盜猶留止於內克已則如將之克敵水之克火絕  
而不留矣欲由已潛理以禮顯有戒則妄而無物  
無戒則誠而有物妄根悉拔體用一源仲尼之門

庸言

卷三

七一

二五七



惟顏淵可以語此蓋其明睿之資並於絕四而不踰矩者也

周子謂愛曰仁情也程子謂公近仁意也謝顯道謂知覺為仁心也惟夫子指仁者之心以教子貢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欲立欲達心之明也以已及人情之愛也立必俱立達必俱達意之公也全體不息斯言盡之矣夫天下之可欲者二曰卓立曰通達世俗皆能言之是可欲之善也人孰無此心哉惟仁者能全天理於心與血氣周流貫徹已私斷絕而動容周旋中禮宰物制

庸言

卷三

八

事則能裁之以義不仁者非矜其所有以驕人則扶其所有以自吝無禮無義迷不自知惟求已私而已諛曰自己燈光他人火滅是不仁者之心也是故高於已者嫉而忌之班於已者笑而侮之卑於已者覆而凌之尚何立達之有由此觀之仁貴四德然愛而且厚必自孝始一孝立而萬善從之故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實此者也博施濟眾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已欲立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戒者也在戒則心之德愛之

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已欲卓立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頽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達之也已欲通達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為山卓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海岡阜丘陵必聯其岫無小無大如聳如峙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于川無小無大如躍如鶩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仁

庸言

卷三

九

人惟恣欲而無忌憚則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害物天理滅矣故為仁必克己復禮禮者敬也能敬則反躬而德聚周書之戒臣也曰助予體民無小不敬若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其洙泗言仁之源與子恒誦斯言自體驗之問有我則妄而無物無我則誠而有物何謂也曰理欲之辨也鷄鳴而起聲色臭味是求惟知有我不知有物物在身者聲色蔽而耳目昏則口有妄言身有妄動可知矣物在物者妻子隆而君父薄則長幼不序朋友不信又可知矣不聽且明則不成



耳目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不忠以孝則不成臣子  
雖謂之無臣子可也凡物始終無非妄者夫既無  
物安得有則茲亦妄人也已盍反身而誠乎故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鷄鳴而起知仁禮義是求  
惟知有物不知有我恭入拓謀而作聖物身者也  
親義序別而有信物物者也身既敬則廓然大公  
無物非體倫既博則秩然順應無物非用凡物始  
終無非誠者夫既有物安得無則茲亦篤恭者已  
盍推其所為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水木之氣知仁之理一也嘗觀於木截其根抵而潤  
存焉搗其枝葉而漿出焉知仁合一於木木相入  
見之矣是故學不厭知也成已則謂之仁教不倦  
仁也成物則謂之知知此理而力於行仁遠乎哉  
然水以火濟木以金成知崇禮卑居仁由義又不  
可相無者也遠禮義而談知覺以為仁常惺惺活  
潑潑無乃禪乎孔門學數所未聞也是不爨而食  
者也  
仁之成也鮮矣我嘗正劉子之說曰不以仁而自為

庸

卷三

十一

庸

卷三

十一

之不仁而自不為上也以仁而為之以不仁  
而不為次也不知仁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  
不仁又其次也不以仁而自為之不仁而自  
不為性而安焉者也未始入於非以仁而為之  
不仁而不為知而利焉者也非則恒出焉不知仁  
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庸而強焉者也  
出入而已矣不知仁而為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  
為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為之  
不知仁而不為亦有知仁而不為不知不仁而為  
之亦有知不仁而為之入於非而迷復斯下也已

是故中人以上極于上知中人以下極于下愚三  
品言性其殆有源乎

仁者無不愛也有時而忍於所當厚也有時而薄不  
遠復則仁迷復則不仁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殘忍刻薄之人賊恩亂倫其心頑如鐵石故曰未  
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志於仁者也故有過而無惡父子之親也君臣  
之義也兄弟之友也夫婦之別也朋友之交也以  
至臨民宰物過於愛不過於忍過於厚不過於薄  
故曰觀過斯知仁矣愛而不忍厚而不薄其斯以



為仁乎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  
然後其仁可知也桓公一匡天下迹類湯武而心  
則不同故曰仁未可知王伯功力之辨也夫過者  
人之所避蓋有不幸而致焉者周公使管仲以殷  
畔過於愛其兄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  
厚其君皆出乎心者也故曰其仁可知然自其迹  
觀之無乃偏乎黨者偏也非各於其類也故司敗  
曰君子不黨

視聽言動學之要也容貌辭氣德之符也夫視聽理  
自外入已自知之言動理自內出人之所共見也

廣言

卷三

十一

十一

溫厲恭安申天恂侃如愚不佞三道九思行行不  
得其死堂堂難並為仁孔門師友相觀而善者其  
在茲乎知劉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  
仁矣禹曰孔壬以大惡藏焉孔曰辨仁以天理亡  
焉其究一也然記云辭欲巧則異與之言也問為  
衛君而言夷齊是也詩云令儀令色則德之施於  
四體者也逞顏色怡怡是也夫豈祝鮀宋朝飭外  
悅人者哉是則動靜語默誠偽之間而天理存亡  
係焉故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春秋論事莫重乎志禮樂志之大者故志敬而節具

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魯用天子禮樂  
僭矣大雩大蒐禘郊蒸嘗之類莫不紀焉考仲子  
之宮初獻六羽則樂變矣禘于太廟用豝夫人則  
禮變矣望者郊之細也郊後乃有望曰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則志不敬而節不具也然猶可  
言也九月丁丑用郊禮之極變不可言也辛巳有  
事于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祭之明日賓尸  
之禮也既有卿喪而猶繹焉志不和而音不雅也  
然猶可言也有事於武宮樂入去籥卒事樂之極  
變不可言也至於韓起來聘猶聞禮焉季札來聘

廣言

卷三

十一

十一

猶聞樂焉由此言之魯望國也禮樂猶在而其變  
至此謂之何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

問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遠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  
所以為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  
日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  
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  
是庶是藜必有間焉疆場侵而生理過矣詩曰播  
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  
縣縣其庶此之謂也仁根於心夫猶是也心一息



少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遠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

堯舜之道載於書一言約之帥天下以仁而已故大學之道堯舜之道也物格之後知至意誠則所欲皆理心不踰矩故脩身以上仁也其即所謂敬脩可願者乎絜矩之道推已度物上下四方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也然心所同欲莫大乎仁仁則孝弟慈其所同惡莫大乎不仁不仁則奪民利自所

庸言

卷三

十五

藏乎身而推之用人理財必與民同欲而後已焉故齊家以下恕也其即所謂從欲以治者乎是故能近取譬恕以行仁則人皆可以為堯舜

格物則求仁矣物格故能明善誠意則志仁矣意誠故能無惡然猶有過則恒自省焉感物不得其正謂之邪不能存神而有所者是也應物不用其中謂之辟不能過化而之其所者是也存誠必閑邪反身必戒辟則中正以觀天下矣是故絜矩之道中正至善立於無過之地者也

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

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即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

遷革失其恒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夙興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為動靜語默之主則物至知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爾酢萬變情雖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

庸言

卷三

十五

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婣之殺以至匪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匪賢等殺章而為敘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天蓋此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察然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則德性常為中節之本必也涇泳其良知知日至則義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曲合而為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蓋此心之周流貫徹絕乎利



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然於中乎故堯舜禹臯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遠之則亦恭敬之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體初豈外乎吾身哉未發之前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真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為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為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折諸聖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成能脩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

庸言

卷三

十一

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先事而恐懼謂之敬後事而恐懼謂之悔敬而無悔則依乎中庸者也得志而為政則言行與事與道皆前定而有成不得志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知盡仁至而聖者其孰能之文王聖者也故詩曰其德靡悔顏淵幾聖者也故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是則悔乃悔尤之悔理自內出非愠與悶之義也求仁希聖者盍亦審其幾而豫為之圖乎天體至大也包厚地而華岳河海莫能外焉天行至健也運元氣而日月星辰莫能逮焉仁者法天而

已矣主義理而審富貴絕利欲而安貧賤故其心弘弘即天之體也自終食之間以至造次顛沛一於義理未嘗間斷故其心毅毅即天之行也弘毅心得也任重而道遠躬行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曾子益得孔子之傳者孟子又發知天事天之論則全體不息之功益明矣故船行仁者莫先乎心得

庸言

卷三

十一

語曰人之生也直又曰舉直錯諸枉蓋天地之氣一升一降直上直下生理在人亦如之有生之後不直則管管則為妄人故常示毋誑養直於蒙也不直則枉枉則為邪人故自反而縮雖成人適用亦惟養成其直易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直養之要也意誠心正氣克乎體望而知其為正人雖言貌過質剛毅木訥者也不否則所存邪妄氣克乎體望而知其為邪人言貌可取亦巧令者耳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此孟子論氣之源也夫志在心心有知則好惡無節即知自反尚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則喜怒為氣所使忤物取勝過分亂常小人哉是故持志養直仁斯熟矣

庸言卷第三



庸言卷第四

游藝第四

問游藝學文將無同乎曰藝所以學道也文所以載道也藝莫大於禮樂文莫大於詩書而射御書數之法亦載焉皆道之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三王盛時易掌於太卜春秋未作故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術之為言路也入德之路故崇之也豈四時異其教哉禮樂儀文度數絲矣故陰陽中和之候始興其藝焉誦詩讀書無煩執

庸言

卷四

一

業故隆冬盛暑所不廢也然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御絲請肄亦必及之但不如禮樂為用之急爾迨孔子生於周末王制不行乃翼易作春秋於是始以學文為藝矣故史記述孔子之言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道和詩以達意書以指事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如舍六藉而求心學固流於禪然凌尚文藝沉溺章句於心茫無所得是則玩物喪志而已故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弟子之職先力行而後學文成人則先博文而後約

禮相承之序也然則游藝亦豈可緩哉是故志道而有心得則躬行而可據據德而全天理則得仁而可依依仁也道得於心而全體不息者也仁而不遠則六藝義理之趣皆博觀而盡獲之矣是無本末合內外之謂也譬則游於園沼雲飛川泳其趣在哉夫豈顯以玩物為哉

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能弗畔猶未至於不可須臾離也顏子克己則不事學文而禮已復然則文藝在所畧與曰惡是何言也聖人之道上達則高矣允執則堅矣時措之宜變化不居則前後

庸言

卷四

二

無方矣仰而異及則無階可升鑽而求通則無門可入瞻之在前視之方微見也忽焉在後見之又未定也於是循博約之教焉蓋散一於萬謂之文會萬於一謂之禮視而有藝業聽而有答問言而有辭章動而有威儀孰非文哉惟視聽言動一於禮而心統之則擇乎中庸服膺勿失者即聖人之矩矣力求其矩而止焉則上達而高者如有所可及允執而堅者如有所可通變化不居在前在後者如有所不移然欲相從於卓爾之地而無由其所未達者一間耳是豈但弗畔而已哉真能不可



須臾離而猶未能化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是則禮也者中庸也博文所以擇乎中庸也苟不事學文而圖復禮曷由明善以克有戒之私哉世有舍六藉而求諸心者是舍筌蹄而求魚兔未見其得也是故博約本一心禮文非二物

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德成而上者也藝成而下者也道得於心謂之德器闡於文謂之藝養蒙之道隨上下以為輕重則聖功豫矣是故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所以立德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以游藝也主於立德則義理勝利欲而藝亦口

庸書

卷四

三一

以進不主於立德則利欲勝義理而藝日以不進使能脩其德行則人必從而稱之曰此德行人也迨有文藝則人必從而稱之曰此文藝人也豈非成而上下者哉言行交脩本末兼舉則其入大學也特擴而克之爾孝弟則事君事長之道皆基之矣敬信則慎德忠信之道皆基之矣愛衆親仁則好惡絜矩之道皆基之矣雖不以文名其人則大人也何況有本之文乎故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古之達禮三曰祀曰祭曰饗皆以為用而其體則天地人也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

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皆以為經而其緯則賦比興也所謂宮商角徵羽皆主此三者以成樂故伯夷之典三禮也以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示也而樂以降天神假人鬼出地示為成九獻之禮九成之樂各歌詩焉學士受成均之瀆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一時並作豈有始終之序哉

祭祀大饗有三始焉降神謂之歆陳饌謂之薦皆作樂以致之既乃禮之以玉而裸謂之獻夫天者統元氣焉事天以烟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祀者觀神道也地

庸書

卷四

四

者統元形焉事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蓋近而察之也故以祭禮接焉祭者察物類也人者統元識焉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饗者懷精氣也天地至尊不裸裸者獻配帝爾獻則大合樂歌以崇德舞以象功歌在上而舞在下者上德而下功也人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故能裁制八音優游中節故琴瑟四工一倡三歎連四為一以配下管之一聲蓋匏竹音高而絲音微每為其所掩故歌者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以律和之聲



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者則為商角徵羽  
大不抗越幽不細散蕭蕭如也曲折沉浮尋變入  
節雍雍如也故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如字有喉唇  
齒舌之異當使輕圓融入聲中令清濁高下如縈  
縷然轉換之時無少砢礧此謂聲中無字如字本  
宮聲而曲合用商聲則轉宮為商而歌之此謂字  
中有聲故詩樂之分詩以其辭也樂以其聲也樂  
歌有倡有歎倡者發其韻和者繼其聲詩辭之外  
樂字散聲歎發其趣故曰展詩會舞應律合節苟  
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一定而不易則其

庸言

卷四

五

矣此所以貴審聲也

樂正成均之教世子既與胄子齒知父子之道君臣  
之義長幼之節矣於是乎禮樂二者必並舉焉禮  
以安上治人為體以別疑坊欲為用以玉帛俎豆  
為數以周旋禘饗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  
不可斯湏失也樂以易直子諒為心以孝友中和  
為德以律度鏗鐸為器以綴珥舒疾為文器與文  
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湏失也故禮得其本則  
無體樂得其情則無聲以此養世子則其成也悽

恭敬而溫文故曰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斯湏失禮  
則暴慢之行窮於外斯湏失樂則奸邪之行窮於  
內故禮樂者君子以自養也

射之為藝非但有似乎仁人君子而已鄉大夫既獻  
饗餼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焉一曰  
和內志正也二曰容外體直也三曰主皮志正鵠  
也四曰和容進退閑於禮也五曰興舞節奏以於  
樂也其存心養性之方乎是故延射而無勇不忠  
忘親貪利者不與焉惇倫也揚觶而好學不倦好  
禮不變者終留焉敬身也誘射而倚旌侯中章知

庸言

卷四

六

馮

也履物堂上踐行也觀於射而自脩之道見矣其  
詢衆庶何也求其人豫養以詩舉也故曰此謂使  
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明試之也  
其敬騶虞用天子之節何也將復獻于王也科舉  
設而德行道藝泯矣洪武中場屋後必試以射其  
周官之法度乎

御之為藝見於曲禮少儀而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綬  
則蓋之矣綬安也索挽以上車者也乘車者必執  
良綬以為安焉故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綬取貳  
綬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綬授君君正立執之以



亦立于左僕執轡立車中以為御勇士立右以備非常故御為人僕所執最卑者也孔子常為大夫矣而曰執御則謙辭也觀其乘車之容非恭而安者其孰能與於斯

六書之出於易也轉注假借之前理義存焉何止性之生於心者乎天之為字一大會意命之為字口今指事明之為字日月象形情之為字心青諧聲由此推之學者赤子之覺也效言而漸覺無不言焉然步而漸覺無不行焉歲其見而人亦莫之見也德者行之直於心也豈其以敬而聚者乎業

唐書 卷四 七

木之不採取者也生遂至于叢則化育之功成矣是故以言成功也然則字畫有義與曰否天則孽人則鑿

算法九章出乎易者也伏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其乾元用九之所衍者與一十百千萬億地京城抄抄大數也度則忽絲毫釐分寸尺丈量則圭撮抄勺合升斗石衡則黍黍銖兩斤秤鈞石皆自小而大其數皆八然皆生於黃鐘之律用九生六故虞書同律度量衡先後本末之序也凡數有實有法實者積數之本法者升降之用升積曰乘降積曰

除其因乘也以所有物數為實以所求物價為法法實相命言十就身言如隔位次第以法求之其歸除也以所出率為實以所求率為法實為法而一言十當身言如次位求之法實起於黃鐘自一而九其數奇所生十一律自二而六其數偶奇圓偶方陽上陰下律書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律體圓而以命方算其積分則誤矣是故算法之實皆因物之方圓曲直焉以粟米計多少則必求諸方圓以勾股測淺深則必求諸曲直皆出乎易故子邵子曰大衍之數

唐書 卷四 八

其算法之源乎是以算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劉元城嘗解之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末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二月癸未絕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自文公十一年歲在乙巳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通七十四年而師曠以為七十三者蓋老人所稱正月謂夏時左傳所書二



月則周月也以周建丑之月詎乙巳元日則正七  
十三年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敬授民時猶  
自夏焉周雖正朔建子而民俗常談必以夏時紀  
之於此可驗矣以亥二首六身筭之則二萬六千  
六百六旬少四十日即為四百四十五甲子亦前  
所謂三之一也古以甲子計日故謂之旬出自虞  
書今陰陽家猶能言之所謂甲子旬中者是已  
夫子之文章見於繫易所言無非性與天道也如首  
言天尊地卑主於乾坤謂之意盡用矣與則謂之  
章象節通篇句從章演三陳九卦後以至巽語若  
庸言 卷四 九一

復而意益明雖左傳國語亦有此法然精潔弗如  
也乃若言出乎身加乎民與非所困而困焉之類  
則對偶之絕愁者王克曰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  
數以成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統故曰聖  
人之情見乎辭書之則文辭也什之則文德也故  
上天多文后土多理言之無文不為聖賢題我言  
手故繫辭萬世文章之師法也先得我心之同然  
者其周程乎

書本百篇遭秦燼絕漢文帝時傳伏生今文二十九  
篇景帝時魯共王得諸孔壁中百篇具在武帝時

遣使者取視莫能讀遂秘於中成帝時張霸獻偽  
書帝出所秘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班固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註謂五十七篇者  
是也且言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則  
是與成帝時所獻者異矣先儒因書序不類先漢  
遂疑其為吳澄斷以今文為正謂古文乃梅賾偽  
作然危微精一之訓豈賾所能為邪蓋武帝時雖  
秘於中漸有能讀之者至安國始開其訛損萃而  
成書僅止此爾漢志非誣也雖百家所引逸書皆  
蒐入無遺然堯曰數語說者謂當在舜讓弗嗣之  
庸言 卷四 十

下而今文無之古文亦然若果出偽手則此語必  
勦入之矣予以是決知其本出孔壁實安國之所  
萃者也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  
清廟為頌始刪定之序也故曰詩有四始以律和  
聲詩即樂也故升歌鹿鳴三終夔饗之常用之升  
歌文王三終兩君相見用之升歌清廟賓祭之大  
者用之升歌之後笙入南陔三終間歌魚麗三終  
然後合樂關雎鵲巢各三終是謂亂者樂之末章  
也上下合奏洋洋盈耳學詩樂者必此焉先周末



詩亡樂弛孔子正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近世楊鏡川五經私批刪去變風  
淫詩而移彤弓為小雅始程篁墩詩考則據劉歆  
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  
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今詩出于漢儒綴輯非孔  
子刪定之舊本矣予按刺淫之詩出于好惡之正  
朱子不信詩序始以為淫者所自作矯枉過直遂  
啓後人之疑觀左傳君臣所賦多朱子以為淫者  
是則國風完具固可徵也而况雅頌乎曰為雅為

庸言

卷四

十一

頌者蓋分類而肄之猶所謂女為周南召南云耳  
刪定舊本傳誦在人漢儒曷嘗妄有所綴輯哉又  
嘗作對佛問稱其凌髡緇能麗佛居擬之忠孝豈  
佛亦有彞倫者與於聖經則深疑之於佛教則篤  
信之吾不知篁墩之見何見也

夏以建寅為春正月平旦為朔殷以建丑為春正月  
鷄鳴為朔周以建子為春正月夜半為朔此所謂  
改正朔以新天下者也孔子曰行夏之時夫謂之  
夏時則必有殷周之時矣朱子釋孟子曰周七八  
月夏五六月是改月也據周禮正歲正月則曰周

實是元改作春正月是改時也論程傳夏時冠周  
月則以常差兩月非之蓋春秋所書冬大雨雪酉  
戌之月也春無冰子丑之月也觀社以夏西狩以  
春其非夏時可知矣先王正朔時月皆改凡其頒  
朔授時筆於經者用時王月數故曰春王正月民  
俗之時歲相與語言則猶仍寅月起數如詩四月  
維夏七月流火之類是也故書王正月者正以別  
于民俗所仍夏時云爾近世周洪謨承戴良之誤  
力辯春王正月即行夏之時然則王豈夏后氏之  
王與不通甚矣

庸言

卷四

十一

夫文有禮樂焉自其秩然有節度者為禮自其鏗然  
有聲細音者為樂夫禮理也中之謂也樂樂也和之  
謂也然非吾心中和又安有是禮樂哉

詩之文婉書之文醇易之文奧禮樂之文達以該春  
秋之文謹以嚴謹以嚴者主乎事達以該者主乎  
化奧者主乎道醇者主乎政婉者主乎性情是以  
孔乎述之楷法萬世矢口肆筆胥此焉師故夫騷  
賦頌贊歌謠詠歎源乎詩也匪婉則匪文也詔誥  
表箋策疏檄摺源乎書也匪醇則匪文也象圖序  
論原說辯解源乎易也匪奧則匪文也辭銘祭誄



引操篇章源乎禮樂也匪達匪該則匪文也紀傳書記志譜狀碑源乎春秋也匪謹匪嚴則匪文也或問文固貴正乎曰光被四表正矣方鳩僇功未嘗不奇也厥初生民正矣饑饉棘棘未嘗不奇也然則文必拘體乎曰讀易如未嘗有書讀春秋如未嘗有詩其體也方矣鳴鶴在陰易文類詩其在乎今詩文類書其用也可無變乎是故圓出乎方奇出於正者可以為文矣

人有恒言曰詩能窮人又曰詩能達人是安所取衷哉窮達者時也裕乎窮達者道也有人於此其心

庸言

卷四

十三

放其性鑿其情蕩其聲麗以淫哀以怨是豈可以言詩乎吾知其雖達而終必窮也有人於此心通乎道性定而情和聲一於正而脩辭立其誠是豈不可以言詩乎吾知其雖窮而終必達也昔者周公遇變居東貽王鴟鴞之詩以未有室家為比成王感悟迎諸郊而相亦惟終召公當平世從王游歌而矢卷阿之詩終以車閑馬多諷焉其後野無遺賢治致刑措蓋深有味乎其言而崇用之也二公可謂裕乎窮達者矣故二南風化由是大興而雅頌多出其手養成君德昭告成功詩之用大矣

我後世之詩匪僻則俳怨窮驕達又焉裕乎

詩可以言傳乎抑亦有不可以言傳者乎予不得而知也夫斷章取義則鴟奔墻茨春秋諸大夫猶樂道之佩玉晏鳴應門失守雖歌關雎世以為刺焉而況其餘乎是所謂忘言得意出於牝牡驪黃之外者也孔孟之教則又深乎是矣是故切磋琢磨窮理義也緝熙敬止釋至善也鸞飛魚躍章道體也于時保之申保國也然訓本進脩止迺語辭興在作人保指天威則若忘焉而寔非忘也是豈可以言傳者乎故曰善為詩者言近而指遠善誦詩

庸言

卷四

十四

者心領而神會

孔子誦鴟鴞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及誦蒸民亦如之夫盈天地間物物皆道民彛物則非精也鳥獸草木非粗也漢魏以後詩變極矣陶潛曰娟娟雲間月灼灼林中花杜甫曰風驚巖近渚雨燕集深條猶有三百篇比興之義焉如作詩必言乾坤太極為知道則蒸民是而鴟鴞非矣謝方石選集伊洛遺音而謂近世道學詩為識者所姍笑殊不知程朱佳什正合唐人也可謂知言矣

字藝之源說文尚矣宋鄭樵六書略元楊桓六書統



皆因之鄭杓乃著汗極曰書始於科斗古文古文  
變籀籀變篆篆變隸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  
秋隸如冬八分汗草歲之餘閏也且書肇於自然  
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有  
若日月星辰縱橫皆有意象蓋造化生於筆端者  
也王安石字說最為穿鑿楊龜山力闢之然魏氏  
六書精蘊多用字說豈亦有可取者耶

六書之用有七音焉鄭樵以五行為序而分輕重溫  
公以四時為序而分獨與開合皆用胡僧三十六  
字母又各分內轉外轉亦有有音無字者然亦解

庸言

卷四

五

碎矣予乃盡去胡僧之舊合二家而約焉四聲則  
以平上去入為經四等則以清次清濁次濁為緯  
錯縱而成七音蓋喉音為宮居中而總四聲土也  
齒音為商秋金也牙音為角春木也舌音為徵夏  
火也唇音為羽冬水也半舌少徵半齒少商皆閏  
餘也合東冬二韻則翁胸洪容為宮宗聰叢崇為羽  
商公蒿窈印為角東通同農為徵風苜蓬蒙為羽  
龍為半徵鍾為半商四聲則翁擁寔沃也四等則  
翁為清胸次清洪為濁容次濁餘可類推矣

庸言卷第四

庸言卷第五

制禮第五

聖人制禮本天秩緣人情而使之中節者也上下殊  
事古今異宜協諸義而協則以義起如此而已禮  
運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冠昏  
喪祭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  
而正也又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  
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  
天也禮之時義大矣哉極大曰太未分曰一一必  
有兩兩必變四太極儀象之在人者也故儀禮十

庸言

卷五

十一

七篇皆侯國受於王朝歲於有司以為正天下之  
具者戴記則後儒衍其文義焉耳蓋戒禮以脩義  
渾淪而無形體信以達順至誠而不貳本太一也  
堂階位著以辨尊卑柴瘞弁沉以秩上下明天地  
也昏則勝御交洗祭則君夫人異酌法陰陽也覲  
則壇有四門喪則服有四制變四時也羶鄰蕭光  
以報氣黍稷馨鬯以報魄列鬼神也天人本一而  
無二於斯見之矣節文形於外儀則誠於中自非  
周公多才多藝孰能制諸魯共王嘗得古文儀禮  
十六篇於孔壁中皆篆書也其十七篇與此合



災間有異同如關為熱闕為感之類餘三十九篇  
絕無師說秘在于館遂至亡逸後儒無所取衷惟  
億載記以制禮朝堂之上若聚訟災失辭讓之本  
矣可慨也夫

禮與非禮而仁與不仁係焉其於躬行也切矣其體  
也天理節文根於中天下之大本也其用也人事  
儀則發於和天下之達道也君尊臣卑父坐子立  
體固嚴矣災臣安於卑以事其君則氣自然屏足  
自然墮子安於立以事其父則容自然婉色自然  
愉一出於誠無所勉強故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

庸言

卷五

二

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非達道而何不以禮節之  
則和而流矣君臣主敬必至於藝敬父子主恩必  
至於狎恩其何以行之哉故天地之氣肅則必雍  
能敬且和何事不行在易上天下澤曰履禮之所  
從出也災以兌說而仰對乾剛則有和之義焉大  
傳繫之蓋禮非強世也加之錙銖則過損之毫髮  
則不及故曰履和而至躬行由禮則動無乖戾矣  
故又曰履以和行由此言之非有子之言也固孔  
子之言也行禮之時局促不安固為非禮藪狎不  
敬亦為非禮皆將失其本心是謂不仁可不戒哉

古者男女之別嚴矣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  
也考之儀禮註疏男子之坐在堂女子之坐在房  
大宗收族宗子奠食族人於堂宗婦奠食族婦於  
房是已兄弟不與同席同器雖未嫁者亦然春秋  
時敬姜與季康子闔門而語是敬姜在門內康子  
在門外也尊者且災而況於同等者乎况於卑幼  
者乎相見且災又何同席同食之有或曰父子不  
同席當與上文為一章言已嫁而反者雖父子亦  
不同席也大氏欲其別耳男女無別則亂生不可

庸言

卷五

三

以不慎

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大宗之庶  
子皆為小宗小宗有四五世則遷已身庶也宗禰  
宗其服禰已父庶也宗祖宗其服九月已祖庶也  
宗曾祖宗其服五月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其服  
三月已高祖庶也則遷而惟宗大宗凡祭主於宗  
子其庶子雖貴且富皆不敢祭惟以上牲祭於宗  
子之家是故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別之  
以禮義者大宗也宗也者尊也大宗也者尊之統



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適昆弟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則公子惟一而已諸侯之子身為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所統屬若無適昆弟則遺庶兄弟一人為宗禮如小宗若有適昆弟則為別子使之為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沒也子孫世世繼之其餘公子則以次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是公子本身亦有為宗之禮不待繼別而後為宗也故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庸言

卷五

四

宗子何以必明立後也立非其後則人鬼不享立非其人則無以保宗祊故宗子之義莫大於立後矣立後之義有常有變為父後其常也為人後其變也為父後有常有變當室以嫡無嫡以年其常也年鈞以賢義鈞以卜其變也為人後亦有常有變宗子無後小宗以其支子後之嫡子不得後大宗其常也若小宗嫡子無昆弟而大宗絕亦必後大宗其變也漢世宗法猶明嘗賜天下為父後者之爵則三代可知也不明則亂亂則恩絕恩絕則彝倫斁矣故立後以重宗重宗以尊祖尊祖以收

族人道之大綱也

問禮曰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待以其戚戚君位也位曷謂曰君臣也君恩可以下施是故有合聚燕飲之禮焉燕族人皆臣也臣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與君齒列故君必為之宗以恩聯焉此薦公劉之詩君之宗之必見於燕飲之時與是諸侯視天子以為準士夫視諸侯以為準者也故諸侯在燕必不敢戚天子而天子自戚之大夫在燕必不敢戚諸侯而諸侯自戚之親親之中尊尊者存焉然則一命齒于鄉二命齒于族三命而不

庸言

卷五

五

齒既貴固不統於宗與曰一命卑官也故與鄉里序齒再命漸尊鄉里不以齒先之猶與父族序齒三命益尊則父族亦不以齒先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此謂尋常聚會耳若宗廟之中則恩義無盡焉行禮之時同高祖者自為一行謂之昭同曾祖者自為一行謂之穆同祖同禰者亦如之所謂序昭穆也昭一行而昭之中有為士大夫者焉亦有為庶人者焉士大夫位乎行之中庶人則以次位乎兩旁穆亦如之所謂辨貴賤也授事以爵賢能而貴者執事在前賤者從之所謂辨賢也



宗子飲福均賜爵於族人之助祭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昭穆各秩奠不祭弟子必舉觶勸其父兄尊長而九羣執事無不與焉故曰羣有司皆以齒所謂族鼎也族鼎之事羣執事中不能無異姓者是即賓也賓既奠睞而出奠後宗子留同姓族人以奠私則惟序齒雖有三命之尊亦不復論所謂奠毛也宗以合族故奠私主於同姓衆賓則歸肉而已奠則合族之道其即奠毛之謂與曰以四時之祭推之固一事也族人既有親疎奠食亦隨世降殺服本齊衰者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

禮記

卷五

六

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後世同居共爨日夕會食恐不能久不如因四時之祭以親疏為殺如古法乃可行爾問後世大宗不明或愚且弱而支庶貴顯元宗亦可立廟否與曰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先於親親義莫嚴於貴貴先王因仁義為之節文而禮行焉是故以長立宗以宗立廟庶子雖貴不以車馬入宗子之家重有廟也尚親親也庶子為諸侯則立諸侯之廟而各為宗為大夫則立大夫之廟而各為宗尚貴貴也自貴貴之義行於後公義私恩始

得以兩盡矣親親大宗之廟也猶封建之有君也貴貴小宗之廟也猶國之六官分職也異宮同財以相親睦猶養民之井田也非立宗則雖行家禮皆為焉而已宗立則三代之治其在一家矣哉問臣之事君義也無違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周猶能言之伊尹周公之放攝何與曰曲禮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筭側龜於君前有誅書與龜筮且奠况敢放其君乎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路馬且奠况敢攝君位乎湯之放桀也以大惡也堯老而舜攝也以授禪

禮記

卷五

七

也太甲非有桀惡何以言放成王非若堯老何以言攝亦惟折諸聖焉而已矣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方諒闇身為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禮也因以訓于王焉義也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久在王宮則敗禮度矣故使之居桐宮適先王則內有所嚴憚以起其怨艾之心外有所瞻慕以成其仁義之德是亦諒闇之訓也三年喪畢則冕服奉鬯王歸亳何放之有三王之道皆典刑所在也成王幼冲顛蒙未有所知周公思無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而坐以待旦者凡以為成王也雖未堪家



多難而典刑幸未至於顛覆則所以啓沃匡翼者諸三王以為法者自不容已也是又諒闇之訓也幼不勝冕則遲遲焉而後即辟雖七年之中輔王立政未嘗一日敢踐天子之位也又何攝之有世但據其迹以放攝言之殊不知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委曲養成則二公之心也是故盡君臣之大義者莫如伊周後世霍光之於昌邑器視其君而易置之曰吾儆伊尹之放也王莽之於孺子嬰斧扆南面久假不歸曰吾儆周公之攝也篡弒白茲藉口矣故不可以不辯

庸言

卷五

八

周公之制周禮也本諸廣大高明之心發為精微中正之用予謂經曲之節出自峻極之體者是已故諸儒多尊信之然其嚴上下保小憲故諸侯深惡而去其藉矧周室衰微自設煩碎不急之職而黜其大者間亦有之故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冬官不存以考工記之屬二十九補之皆工之事也而缺士與農商之職則與其所敘異矣通稽其所載者亦多可疑自巫祝之屬除毒蠱攻蠹物去毒龜妖鳥用葺草炭灰牡鞠牡禱

之屬煩瑣甚矣猶諉曰驅虎豹犀象之餘智也小宰司會職內職幣簿書楛克之末豈所以贊太宰統百官者乎宰夫於失財用物而辟名者誅之其計利散矣凡式貢餘財以共玩好則非惟正之供矣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輶於大夫曰鞭五百人史曰殺小史曰墨法何酷也與禁殺戮者無乃相反乎甸師喪事代王受青災既啓後王忌諱之端矣夏采則專治王崩復土又安用是不祥者為哉衾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王乘玉輅建太常節服氏維者六人服皆衾冕徒行車後與王奚辨焉

俱言

卷五

九

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悖禮義而即恣淫豈所以坊民乎官府固當一體而閭第亦宜別嫌宮正比官中之官府次舍之多憲去其奇袤之民則男女混矣夫人坐論婦禮在衆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亦非所以肅相內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亦如之則后又有境外之交矣宮中禱祠禳禱掌於內祝是啓左道之門為厭勝之事也大喪九疇既帥敘哭者內宗從焉外宗復敘內外朝莫哭者而肆師又令內外命婦序哭一事而前後紛如



妃嬪官吏能無滄乎天官有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平臨于卿大夫之喪而女御從之哭諸侯亦如之春官亦有世婦每宮則有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大喪以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是或一職也而重出焉愆忘者之為也寺人既佐世婦治禮事則其屬自卿以下當為女官矣謂之卿大夫則又似士人居之而非婦矣采芻婦也婦人無外事而平臨又胡為者哉環人復有二焉夏官以致師秋官以授館王畿兵弱之後或轉用以詩賓客是不可知也司寇令民以財貨相訟者入束矢以罪相告者入鈞金而後聽之是豈貧者所能辦哉矧金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山師川師皆使致珍異之物司門復正其貨賄何汲汲於利若是蓋夷王下逮東遷陵替不競名為天王貪逾食采春秋書求金求車浸至竊缺逃債益自改竄而施行之故壞亂至此極也觀世婦則他可見矣是用錐精微中正而後王自作不典以亂舊章始有乖戾遠於人情者加以策士陋儒附會私意亦何所不至哉故吾斷以為非周公之全書也

卷五

十一

於是矣周公思無三王以制禮而法則大備孔子曰今用之吾從周豈此書與夫水火金木土穀民賴以生者也生不厚則死用不利則勞德不正則亂亂則其於勞且死矣故禮必有法法行於則則以觀德德以處事措不毀焉非用人理財無以舉三事而德其本也太宰所掌官府為先官職也以用人府藏也以理財凡嬪御奄寺酒食衣服器用貨賄皆在所領而王宮政令掌於宮正士庶子掌於宮伯奄不過上士寺不過五人膳服不過關市之賦職皆微官其為中大夫者無幾臨制坊馭得去其匪人惟恐皇之不極而失德之彰聞也其施于鄰鄙以任萬民者凡賦皆司徒斂之穀粟則羽荼炭掌於其屬而貨幣畢入于太宰之府百凡官府之祿各從其長均之大府授式法而分給焉其地之承天乎教必先富使有恒產則有恒心土均以辨之荒政以聚之脩六府也保息以養之本俗以安之和三事也合比閭族黨州鄉之眾攷德行道藝賢能之人其教德行也即師氏以媿詔王者也其教道藝也即保氏掌諫王惡者也故王宮

卷五

十一



門闈有學自上達下以為民極不服教而後刑焉  
歲時讀法書善戒過日夜提撥惟恐傷之司諫司  
教士訓誦訓則又自下達上惟恐嘉言攸伏而野  
有遺賢也五禮教之中六樂教之和而宗伯顯以  
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守內其春矣乎雖司  
馬之師田與射人太僕司士諸子必由禮樂訓方  
擇人傳誦四達必使萬民和悅而後已焉是長之  
以夏也司寇之聽獄訟也中而已矣士師布憲象  
背掌交亦使和說徧于化外雖朝士司儀禮序自  
國而大小行人無遠不屆夫賓客擯相何與於刑

備

卷五

十一

哉蓋刑以弼禮樂之教即秋以成春夏之仁也雖  
設官分職而實則相聯故太僕小臣御僕皆掌馭  
逆而宰夫總之是天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  
辟又涖匠師是地官聯冬官也司寇掌教不言財  
而返徒役則與司馬掌政不言兵而論官材則與  
精粗本末錯綜相成故六典職務太宰得兼軍旅  
一與五官成事蓋治典道也教典化也禮典仁也  
政典禮也刑典義也事典智也合而言之其惟德  
乎以善養君而後能以善養人以禮制心而後能  
以禮為國其機則係乎上之人也德之不正道則

不凝無以致中和成位育於天地四時奚官焉周  
之衰也小雅刺日食山川之變責諸卿士穀洛闕  
而太子晉歸咎執政史墨亦云水官棄矣物乃不  
育是猶知六府之當脩也晏嬰曰夫民生厚而利  
用於是乎正德以幅之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是猶知三事之當和也然徒能言之  
寔失其效尚何法則之施乎無惑乎九歌之不聞  
也

備

卷五

十一

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董正治官而作周官之  
書革邦事之繇惟掌邦土豈因是而遂棄不傳與  
其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則慶讓之嚴有  
變其君者矣土地人民藉在冬官其煥於力政之  
世又可知也世謂冬官雜於五官未嘗亡然左傳  
之匠師圻人陶正工正戴記之工師漁師司盥  
人儀禮之畜夫賈人工人士梓人國語之司商司  
事農大夫農師農正皆居四民時地利者也矧匠  
師載於地官為司空之屬明矣乃不之補其餘皆  
不經見於五官之中缺疑可也而億見補綴必牽



合焉何以道自專之罪哉蓋周公創其藉而未行故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五等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猶夫司空詩成王而後正也矧其命名各有取爾宰以制變為義伯以長人為義帥人者夫也正人者正也尊其智則曰大夫卑其任則曰士掌者守其物職者主其事司者總其領典者任其常虞者度其材衡者平其政師者訓其凌氏者世其官人者終其身非是名也則權其才而器使之苟補以考工記則其屬惟氏與人耳非周公命名之全制也然則冬官豈可補哉曰

庸言

卷五

五

周官首設公孤而周禮無之豈亦缺文與曰公孤坐而論道尊而無職者也觀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焉蓋無領於六官也而朝必北面立必尚右亦因可見矣故周公以太師無冢宰其既沒也顧命諒闇之始召公以太保領冢宰命仲桓南宮毛司寇蘇公亦無太史史佚為太史而作策則無內史天下之大惟六卿焉鄉老二鄉一人三公無之鄉大夫鄉各一人六卿無之大小相攝非專治一事而已也此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夷吾之變法也與

問於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以因者果三綱五常與抑損益則不因因則無所損益與曰禮有本有文因者本也損益者文也文可變革本則不燹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彌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詩亡禮壞而後春秋作是時諸侯力政綱常淪散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仲尼特書者五賊子如蔡般不討而恤小災親親之禮壞矣曰宋災故所以正父子之倫也亂臣如宋

庸言

卷五

五

督不討而受其賂尊尊之禮壞矣曰以成宋亂所以正君臣之倫也段雖有罪而鄭伯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災後以叛討之長長之禮壞矣曰克段于鄆所以正兄弟之倫也妾母成風私事成季反以為嫡而禘于太廟男女有別之禮壞矣曰用致夫人所以正夫婦之倫也至於胥命于蒲以示信其汲汲於綱常如此舍此而言因非禮之本矣薛繼遠氏論郊祀曰周禮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王安石解保郊所以防患祀于社所以弭兵非也當作一句謂郊社同耳蓋泰壇方三百步



四周為澤宮觀禮大畧可見故說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故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考驗陰陽之聲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奏之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正如人子奉養饋食於父必及其母豈可分別哉予按宋人宇文昌齡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夫祀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蘇軾曰舜之受禪也類于上帝以及羣神豈有獨不告地祇者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

庸言

卷五

六

也望祭山川也而獨畧地祇豈有此理我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則祀地祇故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春秋傳曰望郊之細也魯諸侯也故望及其分野山川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大合樂舞大韶以祀四望郊望同也觀此則天地合祭久矣洪邁謂兩說至當如此近世戴章甫氏是軾而非昌齡曰坤順承乾陽施陰受自然之理也謂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可乎其見與薛氏合斯言也惜不聞于子朱子

明堂以嚮明得名凡王者之堂皆是也周公宗祀文王特明其義爾勝啟而歸祀明堂以教民知孝武王始行之考工記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小戴記為宮三百步中為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四隅各有左右个个之中皆為太廟明堂左个即青陽之右總章右个即玄堂之左亦曰九室月令分為十二其實一而已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曲阜文王廟是明堂乃曲阜也鎬之去豐三十里而近故可步至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

卷五

七

朝焉蓋文王在時爾夫因壘崇隆功莫大焉發政施仁德莫尚焉神之陟降恒在於此故說禮有文王居明堂之篇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季秋大饗五帝嚴父以配之王服大裘而冕以霜露既降故爾其外水曰辟雍文王嘗作樂焉則豐之東也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遂為鎬京蓋辟雍之中亦有明堂太室是曰大教之宮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旦入東學以貴仁晝入南學以貴德夕入西學以貴義闇入北學以尊爵即東膠太學以養老西則禮在瞽宗書在虞庠為小學教六藝者也



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其  
明堂與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其四學與周禮司儀將合諸侯為壇三成儀禮諸  
侯親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  
其上而設六玉以禮天地四方此則巡守之明堂  
也自漢以來其說紛如故考正之

天子七廟太祖三昭三穆周增文武二世室則九廟  
也其制亦如明堂在中門外之左前為堂各有寢  
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後為  
室以藏主則太祖東向北昭而南穆故堂上度以

卷五

太

筵室中度以几筵九尺几五尺南北七筵則六丈  
三尺同堂異室而昭穆備矣東西九筵則八丈一  
尺上下各十有六几而毀廟之主皆可升矣祭法  
廟桃壇埤以漸降殺遠廟為桃二世室猶有寢廟  
高祖之父去桃為壇高祖之祖去壇為埤則有廟  
無寢去埤為鬼則遷入太祖之廟夾室藏之所謂  
毀廟之主也周語謂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桃時  
享壇埤歲禱大禘終王楚語謂日祭月享時類歲  
祀諸侯舍日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其說不同晉  
孫毓曰諸侯之廟外為都宮其說不見於經而朱

子取之准以天子之禮則九廟異室而同一都宮  
猶五帝異室而同一明堂皆北面對越駁奔之所  
也廟各前堂九尺後寢如之其深二筵廟門容大  
局七个凡二丈一尺闈門容小局三个凡六尺其  
廣三筵太祖居中不過二丈七尺東西昭穆如之  
凡親盡者於廟外兆域為桃即其虛寢與其地聖  
其垣於北壁為石室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是  
謂宗祏亦曰匱主先公遷則藏于太祖廟如共王  
特組紼是已先王遷則昭主藏武王廟為左桃穆  
主藏文王廟為右桃文王為穆不害其尊者以王

卷五

九

季壇存故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父子曰世廟必  
相向兄弟曰及廟必相並若拘於六廟分列太祖  
之南則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  
其廟逮夷厲則昭穆易位矣子孫曷由以世次為  
序哉故都宮之內自南而上廟皆相比隔以門垣  
故有每門每曲揖之文昭穆一直衡列者亦如之  
春秋書躋僖公以為逆祀蓋君臣之分重如父子  
則叔父兄弟之分輕矣故三傳以昭穆言者謂閔  
雖弟君也有昭道焉僖雖兄臣也有穆道焉其實  
兄弟鴈行與父子異也昭穆各一直衡列而君當



正位臣次其旁本支秩然豈非天叙哉世及不可  
豫期而有德之宗又無定數亦惟深廣倍乎明堂  
而已東西各十八丈九尺南北三之廟後太室深  
二十五丈二尺雖昭多於穆或穆多於昭堂事則  
各全其尊室事或虛二而對一度以筵几皆可容  
也後人廟制宏嚴門垣變絕祭時各列陪位及無  
地可容乃為同堂異室則又因陋就簡無復壇墀  
矣正由不知孫毓所謂廟外為都宮乃對越駿奔  
之所猶明堂也

問周廟同堂其制甚儉祭行於堂足矣而又合食於  
庸言 卷五 十一

室何哉曰事亡如存也古者垣周四面謂之宮中  
前半為堂後半為室室東南隅為門西南隅為奧  
是謂正寢朝夕饗殮合族綴食在焉室後為燕寢  
兩夾為房以居婦人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  
側階註謂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  
正階東房之房階也廟以栖神門亦如之祭則夫  
人副禋立于房中少牢饋食禮主婦被禘衣修袂  
薦自東房故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率世婦之  
老者實遵豆待徹室中之饌而後反故詩曰被之  
析析薄言還歸以此而准天子之禮可知矣蓋凡

祭裸獻皆王先之后亞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書  
曰王入太室裸不言后者諸侯為賓髦士奉璋豈  
可參哉故常攝行爾尸之出入君與賓從裸獻則  
樂作既裸而薦有薦腥禮朝踐為堂事太祖南向  
左昭右穆猶事存於堂也既薦而肆有薦熟禮饋  
食為室事太祖東向北昭南穆猶事存於室也既  
食而酌尸朝獻加爵禮終九獻樂奏九成於是設  
饗門外西室索祭于祊上嗣舉奠辟臣進獻更行  
三爵旅酬則爵無筭樂如之輝胞程閣亦逮賜焉  
湫明更以一事釋於祊賓尸燕于堂由是觀之都

庸言 卷五 十一

宮統廟堂南向故各廟大門亦南向闈門在其東  
君由宮之左而北入太室則門必自東南隅矣東  
戶西牖雖南向而尊在西南故神主皆東向於祭  
太祖西向對越者尸在東也後世誤謂廟中寢後  
有室合食以其淺隘遂混行室事於堂然堂門南  
向非復東戶故同堂異室雖存東向之尊而有昭  
無穆則太祖以下次第而東古禮於是變而不可  
復矣是故九廟前都宮而後太室周之制也  
禘大於禘禘大於時祭周禮六享肆獻裸者禘也饋  
食者禘也春祠夏杓秋嘗冬蒸者時祭也禘為王



者大祭王者既立太祖廟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  
祀諸太祖廟而以太祖配之其主藏於郊宗石室  
先妣之廟孟仲子曰是謀宮也禘則立尸逆之逸  
禮曰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毀廟之主皆升合  
食於太祖立二尸是已禮自外至者同于天地得  
主而止故堂事禘正南面太祖配則西向室事禘  
正東面太祖配則南向是謂追享餘皆合食而功  
臣從享非不饋食也而主於禘主以肆擗齊以獻  
詩序長發大禘也說者謂禘不及群廟之主故朱  
子謂宜為禘祭之詩然帝立子生商非所自出乎

卷五

五

玄王祖也相土毀廟也阿衡從享也禘為大祭其  
與禘亦明矣自諸侯遷廟禮君及從者皆玄服推  
之則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謂除服之後遷主于  
廟而吉禘以諦昭穆故曰禘者諦也大禘則太祖  
東向群廟毀與未毀者皆合食以王即位始朝于  
廟謂之朝享非不酌裸也而設饌於堂延尸入室  
祝直祭于主自士虞禮哀薦禘事推之則禘在諒  
闇之中與禘不同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  
王是冢宰攝祭以朝廟也新陟之王始升而大禘  
以告嗣位故曰禘者合也禘先而禘後者易禘改

塗更樂其廟必先遷當毀之主於夾室而通於焉  
是以歲月則可以納新祔之主矣時則荒服終王  
諸侯乃祭高宗寢成而殷武歌來王武王入廟而  
鼓是歌辟公是也故追享朝享為四特間祀者以  
其不常有爾然諸侯之禘及其太祖與禘無異故  
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  
嘗禘於廟禘且禘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  
五年而再殷祭者大也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蓋本於此後世遂以為當祀不復有知其為明  
祀者矣夫諸侯不禘所自出之帝者何哉魯當

卷五

五

周公而祖文王則尸用王者冕服饗以王者禮樂  
鄭祖厲王亦如之故諸侯不祖天子也魯之禘郊  
非禮矣或問禘之說孔子答以不知者以此禮不  
王不禘禘所自出之帝者必有天下明且易見莫  
過是矣以其所以示諸掌與乃若春則特祠王獨  
享于太祖攝者分獻昭穆惟有堂事王一獻卿大  
夫以次代獻夏及秋冬皆為時禘祝迎六廟之主  
合乎太祖惟有室事一獻以至代獻如之既祭而  
繹四時皆二日而畢登歌合舞同在都宮是謂常  
事後世每廟致祭各有樂舞之數陪祭之位非也



間一日而祭一廟歷十八日而徧九廟亦非也如  
以則黷且倦矣然則此亦立尸與曰始虞而祔男  
男尸女女尸由喪有考此特祀于主不得不然及  
饋食則此不立尸故曰周旅洲六尸文武四廟也  
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而壇壇設廟皆無尸此則  
大禘時祭之所同也

周人享先妣然後享先祖者立高辛以為禘神也故  
生民之雅歌姜嫄以及后稷亦如商頌長發歌有  
妣以及玄王皆為禘嘗爾祭法先禘後郊國語禘  
郊之事同用特牲藹菜其敬一也商周初祖同

禮記

卷五

古

而先妣則異故推言之禮緯祀感生帝於圓丘而  
以嘗配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  
子故稱天子祖之所自出必立郊禘蓋祀天而以  
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祭以為社也禘宮則姜嫄之  
廟也郊天之日稷尸從先妣廟出而亦壇象感天  
生子也享先妣即所以禘嘗也故郊宗石室嘗主  
藏焉禘于太廟立尸逆之則專主禘嘗而姜嫄不  
與魯有禘樂闕宮亦歌姜嫄以及后稷則先妣之  
為禘宮明矣祈子則用仲春玄鳥至日祀之而其  
正祀則在郊天時以取感生之象非別有所謂感

生帝也前漢大禘太祖南向禮如堂事後漢大禘  
太祖東向禮如室事雖稱堯後而不禘堯惟尊高  
帝為太祖以功德也魏晉以後但論東向之尊自  
是混室事為堂事矣唐追帝臯陶及西涼武昭王  
嵩皆別立廟惟藏遷主為二祧大禘則尊始封唐  
公虎為太祖位東向擬契稷而高祖太宗皆為昭  
穆玄宗始尊老聃為混元皇帝禘諸太清宮尋罷  
之宋禘太祖如漢高而不禘真宗用方士言立景  
靈宮祀司命天尊趙玄朗如唐老聃然亦不禘南  
渡後欲禘宣祖又不果行蓋推所自出有愧商周

禮記

卷五

五

而假托神恠又嘆其非類以禘之所以終廢與自  
是高禘惟一時權祭無復禘郊之事矣  
家廟唐制卿大夫皆祭三室觀諸昌黎韓氏所為廟  
碑稱室于東則曾祖初室在西可知子朱子家禮  
祭及高祖參以大全集謂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  
上蓋尚右之義相沿如以丘文莊公定為儀節乃  
遵洪武舊制高曾居中東祖西禘而祭儀則仍家  
禮豈吾夫子祝存商文從周之遺意與故予建家  
廟中貯板屋隔而為四一如儀節以奉四親夫請  
席何鄉固古之文也事亡如存亦古之道也方其



生存几卓尊卑既與古昔席地之時變絕畧做同  
堂異室之制俾父子殊席翁婦不相通于以栖神  
而致生之不亦協諸義乎雖韓朱復起吾知其必  
從也至若出主祭于正寢以做時裕則非禮矣翁  
婦相見父子相並如之何其合也故四時歲暮不  
必出主惟於四室冬為几筵是亦裕也已程子冬  
至祭初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雖近於禘裕明  
堂然報本追遠禮以義起吾亦行之祖考遠事者  
忌日則出主祭于正寢昭其事也配必以嫡妣昭  
其尊也凡歲時朔望與夫謁告薦獻之儀旁親皆

庸言

卷五

二十六

食之位皆從家禮儀飾其有功德當不祧者則立  
世祧祠別祀之義門鄭氏祀五世備矣魏校祠堂  
說必叙昭穆則難行矣吾無取焉  
予泣南雍特釋奠輯儀註以告六堂師生曰孔顏授  
受之禮其即堯舜之所謂欽乎視聽言動攝諸其  
心蓋合恭與敬而言之者是故常存諸中敬而  
不貳則動形於外恭而可象檀弓曰與其敬不足  
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岐禮於敬  
是以巫習於儀為禮矣豈知禮者哉夫設監立規  
聖有謨訓言必跪聽行必矩步凡衆之動有弗整

庸言 卷五

齊嚴肅則必糾而訂焉使其心常一於敬故也敬  
存則天性秩然章於人事禮之全體在是矣故夫  
梁盛牢醴匪以播馨香告充膈也品罍俎豆匪以  
侑明潔耀壬林也登降周旋匪以嚴等威美容好  
也屢擊綴兆匪以繁歌奏聳觀聽也可象之儀要  
有不貳者以為之主焉教養弗豫動罔或欽而望  
其嚴事盡禮吾見其難矣盍亦求其本哉

庸言

卷五

二十七

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故君子樂其發以少為貴  
者以其內心故君子慎其獨內之尊者外之樂也  
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一而大者乎辟諸木  
焉根幹枝葉生意常存者全體之仁也本也一枝  
一葉各具一理者散殊之義也文也舍流行運用  
之實而為操存虛靜之談求事功名物之末而違  
視聽言動之本皆非禮也然則戴記授受其諸仲  
尼之徒與  
喪服子夏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  
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脾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

二八三



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夫釋一體之義以首足牒合言父子夫其不分可知矣昆弟四體云者手足不容不為四故異宮也辟與避同私厚也宗者何大宗小宗共禰者也資取也分而異宮者以子必私厚其父若同宮有伯叔別父烏得而獨厚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及其同資財也則手足雖四體實即一體而已矣其曰東西南北則門垣之階焉耳內則曰命士以上父

卷五

二六

其宮謂同宮亦階別之俾翁與婦各不相見非若後世離析之遠也古禮之曲盡人情如以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三者何父也已也子也上因父而及祖下因子而及孫則為五上因祖而及高祖下因孫而及玄孫則為九上殺者祖以上服漸輕下殺者孫以下服漸輕旁殺則高祖以下之旁從服亦漸輕而至於親盡矣雖有九族所謂喪多而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对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

樂以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酒醴以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以哀之發於容貌者也布八十縷為升衰三升大功九升小功十一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本以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夫大功小功總麻服漸輕矣而皆不能無哀焉今之恭父三年者及是喪禮廢矣吾嘗學時有喪生母者以嫡母在與假心喪三年俾致哀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稽首頭至地久而後興頓首至地即興空首至手即興所謂拜手也

卷五

二九

皆為正拜餘皆依以為之振動謂鞠躬引手作禮謂之謂諾舊注謂戰慄變動非也吉拜謂拜而後稽顙凶拜謂稽顙而後拜喪服小記曰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是賓主皆同也奇拜謂一拜褒拜謂再拜肅拜謂推手曰折引手曰擗禮之尤殺者也惟婦人以肅為正軍中亦如之但男尚左手女拜尚右手為異耳喪服小記又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蓋軍中擗介冑婦人有首飾皆難俯伏止為肅拜及遭喪所重在夫與嗣故變其禮也朱子跪坐拜說曰兩膝著地



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即采薇之詩所謂攸也  
兩膝著地以尻著地而稍安者為坐即爾雅所謂  
妥也肅拜則拱兩手而下之至地杜子春解奇拜  
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  
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  
九拜之中稽首最重臣拜君也頓首次之平敵相  
拜也空首君拜臣也然周語言周公拜手稽首成  
王亦拜手稽首敬事故爾至於垂衣拱手則兩手  
端拱未嘗散弛王者且然况為臣子者乎故持拱  
之功雖睡覺燕閒暗室屋漏亦宜端拱以收其效

卷五

三十一

心夫學豈外禮哉此檀弓述二子之拱所以為  
等學也

禮記檀弓君又曰太史友內史友君之於臣有友  
道焉大饗于廟有戒有速大賓至王乘金恪之  
有故使人休享致幣神明之也燕則立一為賓者  
宰夫為主與之行禮實則君為主群臣皆賓也視  
朝孤卿特揖謂一一揖之三公可知矣大夫以其  
等旅揖謂中大夫下大夫各以爵而群揖之士旁  
三揖以上士中士下士皆卑於大夫故附諸旁焉  
及合諸侯土揖庶姓推手下也時揖異姓推手平

也天揖同姓推手高也蓋異姓有姻庶姓無親故  
漸殺其禮耳及其沒也必弔臨之同姓於宗廟同  
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  
總衰為大夫疑衰錫麻之滑易者也總則益細疑  
則擬於吉矣禮下之制大都如此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發音峻極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者也鄉黨一篇發音中節三百三十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者也士相見禮曰若君賜之食君先飯脾  
禮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私覲愉愉焉推  
類而觀執禮雅言見諸躬行者也是故尊德性而

卷五

三十一

道問學亦豈二事哉何則廣大高明本寂然也而  
細微曲折無過不及者皆由是出致知以涵泳之  
循理以培植之德日新而天命全矣道之洋洋皆  
會於我其本無非禮其發無非仁故曰聖人可學  
而至

軍禮有五合大宗伯與大司馬之職而觀之簡稽卿  
民即大師之禮用衆也均守平則即大均之禮恤  
衆也蒐苗獮狩即大田之禮簡衆也施貢分職即  
大役之禮任衆也比小事大即大封之禮合衆也  
其始也簡鄉民之強弱稽其衆寡必勇敢有智者



而後用之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也有肥瘠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法有詳畧恤之必均焉夫然後春以教振旅夏以教養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蓋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故必簡其技藝之精者焉歲莫起役帥其民而至任其財力家無過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其勞之也有節矣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必撫小以恩小必事大以禮則上下同心而一德使之冒天石當鋒刃非但不辭亦且不懼矣以帝

卷五

三十一

之道以全取勝者與後世軍不出於農官不恤其伍占役剝削以至絕維大閱以教練之徒為文具而已儀禮經傳不講求其源而採及司馬瀆孔叢子瑣瑣祭告非邦政之大者也

冕服有五自天子達于大夫各有等殺以辨上下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故冕亦十二旒法天數也鄭玄乃謂日月星辰畫於旒而冕服九章與諸侯同則謬矣冕服之次則有皮弁詩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謂冕與皮弁也冕則前旒以蔽明充耳以塞聰皮弁視朝明目達聰以其無旒與

充耳也說詩者混為一服則又謬矣齊風著之詩有充耳者昏禮攝盛蓋士攝大夫故也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何謂已重蓋其義如此

深衣類朝服祭服之中單乃衣之長遠者別有裳在內非連裳為一也昉自有虞氏天子至於庶人通服之上衣下裳取諸乾坤者易為表裏豈即所謂紵衣與紵者單也制十有二幅鄭玄註誤以為裳不思朝祭之衣短故有裳在下深衣長遠則蔽裳在內耳黃潤玉氏曰古者布幅二尺二寸除二寸

唐書

卷五

三十一

故縫惟存二尺故身材背縫左右各二尺外袂袂幅二尺二寸共四尺二寸所以袂之長中屈掩臂至尺間喪云扱上袂註謂深衣前襟也玉藻云袂當旁謂內外袂并四裾袂皆在身材之旁既有六幅而身材兩袖又有六幅則為十二矣以玄為飾白體黑緣可也何孟春氏曰曲袷如矩謂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袂乃所添兩襟也更加鈎起紐于肩上則鈎邊也若以斜為方則非矣冠用緇布幅巾加于玄冠其屨則烏垂大帶而佩玉庶合古制云



子朱子言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非古制矣  
今之燕服其胡服乎晚年以野服見客上衣下裳  
大帶方履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今予得  
其遺像於建陽家塾衣用白體皂緣長與膝齊裳  
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大帶用白絹以皂  
緣之鶴林玉露所載亦同凡言白體者今之玉色  
絹也君子非黃白不御非玄不以為冠飾

五服之衰縫皆向外與吉服殺縫向內者異前有衰  
常心者也後有負在背者也左右有辟領各四寸  
向外出於衰外以適體故謂之適焉衣之長過腰

冊言

卷五

三十四

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袷二尺有五寸袂屬幅  
衣二尺有二寸袷尺二寸則合袖一尺而留者也  
女子之衰如深衣十二幅而有頭帶以為首經蓋  
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  
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其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  
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  
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  
而齊衰情已申而禮殺也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  
服朞心喪三年為師亦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  
蓋謂弔服加麻也儀禮喪朋友麻而子為父斬衰

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袷徒跣交手哭是  
孝子未成服亦服深衣也制如深衣而純之以麻  
是為加麻而帶經冠素庶乎若父而無服矣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書言  
后王君公必及大夫師長禮於檀弓並言君親師  
也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執爵獻饋冕而德于  
事之如父兄然制為教長重嫡之禮冠昏皆長子  
家婦重而庶子介婦輕祭則上嗣舉奠嫁嫡女則  
娣姪媵異姓亦媵無嫁少女之禮春秋書李姬歸  
者變也夷狄之俗貴壯賤老而愛少子女正德間

冊言

卷五

三十五

謂州趙繼倍師對坐人呼風子今胥傲之矣悲夫  
命德討罪禮之大者也九儀之等宗伯司之賜予之  
用外府司之策命之出內史司之備賞如天命何  
成公安於慢而王事罔舉是謂不共春秋書天子  
使召伯來賜公命以見魯非往受頒自王也立司  
冠以詰四方立士師以禁軍國立訝士以掌獄訟  
失刑如天討何有芻豢於逆而國嗣蒙變是謂不  
執春秋書曹伯歸自京師以見曹未絕位者自王  
也周禮察廢至簡玉刑賞紊矣無禮其能國乎  
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諸侯有卿自殷已然魯乘



周禮見左傳者三卿而已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勳今死而不以是棄君命也雖一事而卿皆與焉卿大夫設官見儀禮者宗人樂正筮人卜人及祝商祝是已家臣上儼王朝不以為僭王朝特後庚革不以為愆如大卜為大人司閔為閔尹行人為行理之類宣王以魯孝公為國子導訓諸侯即師氏也後世欲行周禮豈必盡相沿哉

禮言

卷五

三十六

古不墓祭非也周禮凡祭於墓家人為尸夫葬必北首向則也必有明器神明之也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故廟已栖神矣而墓藏體魄所謂未施哀於民而民哀者可弗祭乎孔子封墓崇四尺識弗忘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是欲墓次於廟也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墓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墓孰謂古不墓祭哉

庸言卷第五

庸言卷第六

審樂第六

審樂謂耳聽而心察之也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哀樂喜怒之情感物而動於中則發而為聲聲成文而應於外則比而為音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歌奏相命舞以干羽樂之所由成也本諸虞書商頌周禮主大司樂而質以樂記則作樂崇德之理皆具於吾心而可審矣舜之命禹也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出納五言女聽漢志在治忽作七始詠謂天地四時人之始古文家

禮言

卷六

一

籥蓋相近也橫渠謂五言為五德之言雖宮商角徵羽聲出於喉齒牙舌唇有君臣民事物之象而其德則為五常之行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知單出之聲也黃鍾天之始函鍾地之始太簇人之始姑洗春之始蕤賓夏之始南呂秋之始應鍾冬之始雜比之音也聲比為音出於度數而禮義寓焉於聲音之高下驗禮義之得失覺其有失則抑揚以平之諧協以和之各得其理而反諸政治故宮音求之於君必和正其聖商音



求之於臣必和正其義至於角徵羽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夫天地之氣日與人接也入於耳者聲音既平且和與政事常相流通則自然合天地而感人心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安處若樂循理而天下和平矣樂之功化大矣哉

大司樂奏以六律左還為序斗建所在也歌以六同右還為序日躔所合也舞以六樂先後為序帝王曆數之相承也八音克諧萬舞有奕管協絃歌而已然合之之中有分之之序焉以致鬼神示至以作動物者合也天神四望曰祀地示山川曰祭先

禮記

卷六

二

妣先祖曰享者分也樂以和禮和故百物不失以其合禮以節樂節故祀天祭地以其分是乃陰陽離合之道故郊通方望地窾山川似續妣祖皆九變而終樂之和也其六變八變則禮之節也言鍾及琴瑟則依於磬聲可知言管及鼓鼗則合止祝敵可知以是主籥舞蓋聖人之德以文為至干戚非備樂也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百餘歲矣獻其所習即大司樂章也故郊祀之詩曰天地並况九歌畢奏又曰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則合樂之聲也東京猶然張衡曰雷鼓

淵淵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謂先舞干戚後終羽籥九變也律曆志曰玉衡初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其必周樂可見矣不知者主於分樂而不合故魏王肅曰孔子云兆圖立於南郊祭天而地配周官以六律五聲八音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是謂六同一時皆作六代舞獨分用之不厭人心晉武帝始用肅樂遂混一天下後為荀勗所亂南笛黃鍾用姑洗律以

禮記

卷六

三

君為民遂召五胡之亂聲音之與政通者如此作樂必先制器按律以孔竹吹律以調絃以律均聲聲從器出鍾音之器也音樂之真也聲與器諧雜比皆黃鍾之調然後成黃鍾之樂猶駕輿而行往則必返也故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夫聲出於律而形於鍾律始黃鍾九寸以該十一律九分為寸者為三分損益而立爾其實八寸一分者管之度也八十一絲者絃之數也半之倍之以至十倍皆以律爾故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球



琴笙簫之長短多寡莫不准焉凡聲高者琤正聲緩下聲肆之類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興皆視齊之輕重量之大小六分其銅而錫居一減錫則清益鈆則濁律若無與於聲然損益其齊量則本於律以所以謂之鍾律也師曠以六律正樂器之五音正如巧匠以規矩成材木之方圓豈有吹律於器外以和聲者乎蓋樂器重者從輕細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金聲重者也故尚羽絲聲輕者也故尚宮土聲微暗故亦如之石輕於金而重於土絲

卷五

四

四

尚角匏竹無細大之從故利制而尚議革木無清濁之變故一聲而不易以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雖鼓無當於五聲然五聲不得則不和故歌一句必三鼓宮羽角而舞應之冬至黃鍾之宮以角之羽羽之角聲應于大呂其律在前而氣伸夏至函鍾之宮以商之羽徵之角聲應于蕤賓其律在後而氣詘以九德之歌所由成也記曰聲相應故生變又曰節奏合以成文是故黃鍾之羽比於角也函鍾之徵流於商也大而九成小而五降莫不應而合焉聲應氣求自然而然故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豈非天地之和乎

禮運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參以秦漢古書易其樂之原乎夫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必義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以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律娶妻則林鍾代宮以變宮為角呂生子則大簇代宮以

庸言

卷五

五

變徵為角以謂正聲三調流轉用事宮倡商和則羽為徵角為商變宮大呂則南呂角也變徵夷則則姑洗角也五音還相為宮莫不有宮商角徵羽而九變成焉黃帝時鳳鳥至以孟秋之月庚申之日日在翼其鳴音中夷則取竹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含少其上變宮四十二分則無聲者也次制十二筩聽鳳凰雄鳴六為律雌鳴六為呂以比黃鍾之宮商合凡八寸一分還相為宮皆可以生之三寸九分清聲也八寸一分濁聲也故曰黃鍾之宮音之六



也清濁之表也又鑄十二鍾如律以和五音以於  
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  
曰咸池以承雲門清角而流徵生焉清角流徵始  
終乎黃鍾之宮而商羽藏諸用以其緩急作五聲  
以正五鍾令冬如五聲之色使之成文而不亂青  
鍾曰大音赤鍾曰重心者春作夏長顯諸仁也黃  
鍾曰洒光者宮居中而通明也景鍾曰昧其明黑  
然羽比於角而羽竭所存者角耳禮義交際為陰  
然徵流於商而商分所存者徵耳羽竭角存為徵

庸

卷六

六

之本商伏於羽文雖去而實存焉以出納五言之  
所由起也至於律筭本自竒一函三竒三為乾其  
用九三分損一則竒生偶偶一為二偶三為坤其  
用六三分益一則偶生竒是謂造六虛以迎陰陽  
作九九之數而天下化之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  
中呂之上六而律呂備矣斗日合辰建律運曆以  
應六十日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  
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  
也大合樂羽角六變奏黃鍾避無射商聲徵商八  
變奏太簇為無射之角九變則黃鍾歸夷則林鍾

歸夾鍾與球鍾合太簇歸無射南呂歸中呂與球  
鍾同惟姑洗歸于黃鍾之宮以大合樂必以姑洗  
之月也秋宮春律生氣行焉季秋大饗帝亦如之  
至若變宮比於正音故為和變徵不比於正音故  
為繆律位相衡其猶穆之對昭乎黃鍾羽角聲應  
于大呂生自蕤賓太簇羽角聲應于夾鍾生自夷  
則故口陰陽清濁穆羽相和餘律皆如之是故登  
歌園鍾金鑄合夷則鳴球以象上帝之音而宮縣  
擊石拊石依焉是謂集大成諸侯軒縣以下小成  
之樂不敢用也故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無總條

庸

卷六

七

貫金聲而玉振之帝出乎震夾鍾易名園鍾為夷  
則徵在下則仍其舊名為蕤賓羽合奏擊拊則園  
鍾夷則宮也聲應黃鍾為宮無射夾鍾徵也聲應  
函鍾為徵中呂無射商也聲應太簇為商以天地  
人之始也黃鍾以宮倡角羽並起則姑洗南呂合  
秋為春聲應于大呂協姑洗慢角而為中呂清角  
函鍾太簇宮徵相證以和之是為雲門宮角徵羽  
始終皆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以商和角羽並  
起則蕤賓應鍾合冬為夏聲應于夾鍾激蕤賓清  
徵而為夾鍾流徵南呂姑洗宮徵相證以和之是



為咸池宮角徵羽始終皆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一成以至九成皆特鑿始之特鑿終之其間五降之節皆編鍾始之編磬終之九成合生氣之和五節道五常之行所謂施英韶者也徵招角招至齊景公時音調猶存蔡氏清曰徵招內有宮商角徵羽角招內亦有宮商角徵羽抑亦知其聲相應而節氣合者邪

黃鍾之實其律九寸其數八十一以生十一律故謂之生鍾分凡立均出度皆該於其中蓋天道之行也一陰一陽故自一而二以下生地道之承也陰

卷一

八

為柔陽為剛故自二而四以上生其曰宮五者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自子一至辰五得宮之宮以林鍾之為徵宮五十四太簇之為商宮七十二呂之為羽宮四十八五者皆會於辰而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姑洗之為角宮獨與宮合焉以樂紀宮角必奏中聲以為節者與黃鍾倍其實以生林鍾自一為二故曰丑三分二三分者三乎一者也又自二而三之至亥得林鍾之實故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寅之倍其八為卯十六以生南呂與凡律下生呂者皆如之林鍾四其實以生太簇自

二為八故曰寅九分八九分者三乎三者也又自八而三之至亥得太簇之實故曰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卯之四其十六為辰六十四以生姑洗與凡呂上生律者皆如之律呂之數布十二辰呂必自其衝與律比焉陰從陽妻從夫也在六陽辰子為全律順間一位則寅九為寸數辰八十一為分數午七百二十九為釐數申六千五百六十一為毫數戌五萬九千四十九為絲數在六陰辰亥為全實逆間一位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法未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法巳二百四十三為

卷一

九

釐法卯二十七為毫法丑三為絲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鍾其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寸分釐毫絲皆如之凡五聲之宮皆有九分之一至酉而得故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宮筭至辰五聲之宮已備與



徵相合故云然也。酉實南呂之本宮前五後五數，復如之樂變移宮換羽，小大相成，南呂以羽從宮，推十合一而為九變，會於辰位宮五則徵九在焉，豈非天地自然之數乎？所上者用九而不用十，去前五後五之十而用徵九，謂徵之羽也。商八變，河七變，角六變，皆以羽反于黃鍾之宮，與律生數正同。故曰律以以生樂，以以成凡律，立均角羽五起，皆如之羽水調也。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以樂之所以變也。

子朱子曰：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

屬陰。

庸言

卷六

屬陰一大陰陽也。故呂在陽則下生律，在陰則上生月，令列以物氣者也。儀禮經傳鍾律篇蕤賓重上生與律呂新書呂在陽地倍數相同，又曰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姑洗為陽，中呂為陰，又一小陰陽也。故律為陽而下生呂為陰，而上生律書吹以考聲者也。生鍾分蕤賓生大呂半律，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亦如之，又曰半之此律也，倍之亦此律也。予在京師太常典簿李文察來受業制十二管吹之，含少三寸九分，與黃鍾之管翕聲八寸一分，雖清濁不同，然啟殿隆隆舉

相似也。天地之和應於聲律者如此，豈非自然之數與？故特舉子朱子三言以為律呂要法。

大司樂奏子辰申之律歌，丑酉巳之呂為陽，紀奏寅午戌之律歌，亥未卯之呂為陰，紀納音之法如之。故六呂為同三，曰鍾三曰呂，鍾與呂相間亦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丑酉巳曰大呂，南呂中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呂，亥未卯曰應鍾，林鍾夾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應鍾以陰應陽，林鍾以陰函陽，夾鍾以陰夾陽，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

庸言

卷六

十一

凡樂均律下生呂，呂上生律，正律也。中呂一均呂反下生律，律反上生呂，以所以為變也。蓋中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數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為小分，自此始有忽數。七百二十九者三忽也，三分一為二百四十三，乃一忽也，三分二為四百八十六，乃二忽也，一忽則有九初，二十七為一初，一初則有九秒，三為一秒，皆可於七百二十九內取之，則三分之數無不均矣。中呂陰也，下生含少陰道常乏而反，饒林鍾變律下生



太簇變半南呂變律下生姑洗變半亦如之會少陽也上生林鍾陽道常饒而反之太簇變半上生南呂變律姑洗變半上生應鍾變律亦如之至于應鍾以三分之又不可盡一筭數又不可行以變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京房不知其變止於六出於自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亦無所用乃別名中呂再生者以為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筭或棄或增破壞自然之數已甚尚得謂之律乎宋何承天妄增中呂生黃鍾之實以復本律之正出於私智非也錢樂之傳

庸言

卷一

十一

增三百六十律當基之日其謬妄尤非也六變律視正律稍短然後聲音均調皆不以為宮止以為徵商羽角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固不易也

作樂必先立黃鍾之均者聲律所由生也聲自子半合少三十九分於午為變徵於丑為變宮於申為角於卯為羽於戌為商於巳為徵皆右行以應日全律在子為宮八十一分以未為徵以寅為商以酉為羽以辰為角以亥為變宮以午為變徵皆左行以應斗斗日相合歌奏相命而諸均以異調應

之故曰黃鍾大呂絃歌干揚童者舞之成均之法也子朱子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陰而不可用故其始為宮而上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然後屬陽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黃鍾之宮也下自管之翁聲上至變宮有聲者為合少正在四十二分無聲者之下徵陽起按益陰昭乎象矣非聲氣之元乎太玄黃鍾七十分八分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張行成曰甲巳為徵合子午之數九乙庚為商合丑未八丙辛為羽合寅申七丁壬為角合卯酉六戊癸為宮合辰戌五己亥則四而已自九至四半之三十九分倍之七十分八分合有聲無聲與吹口三分則八十一分也凡宮律長而商角徵羽之律短則用全律正聲謂之太宮律短而商角徵羽之律長則用半律子聲謂之少黃帝內經曰太宮太商少宮少商之類是巳聲律相乘究於六十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應六甲五子陽極于中呂生黃鍾為徵九甲子也聲應園鍾夷則而丙壬合焉以避庚子商聲林鍾乙未則為中呂商八以至太簇丙寅羽七南呂角

庸言

卷六

十一

申七丁壬為角合卯酉六戊癸為宮合辰戌五己亥則四而已自九至四半之三十九分倍之七十分八分合有聲無聲與吹口三分則八十一分也凡宮律長而商角徵羽之律短則用全律正聲謂之太宮律短而商角徵羽之律長則用半律子聲謂之少黃帝內經曰太宮太商少宮少商之類是巳聲律相乘究於六十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以應六甲五子陽極于中呂生黃鍾為徵九甲子也聲應園鍾夷則而丙壬合焉以避庚子商聲林鍾乙未則為中呂商八以至太簇丙寅羽七南呂角



六姑洗宮五皆歸于夷則協慢角為清角也陰歷于應鍾生蕤賓為徵九甲午也聲應太簇南呂而丙壬合焉以避庚午商聲大呂乙丑為應鍾商八以至無射宮五皆歸于太簇激清徵為流徵也對待流行自已亥左還而六十日應矣以二變而濟九成歸于戊子黃鍾之宮則六十調中為八十四聲其實十二管還相為宮耳夫何繁之有

律之出度也周制八寸十寸皆為尺猶壁羨以起度也竹管自然圓虛徑三分則空圍九分以之出度則八寸容秬黍八百八粒今周尺是也加二寸則

卷六

十四

尺有二寸車工用之毫釐少謬則不利載所謂尺二之軌天下皆同是也汲冢玉律正同此尺觀其不為孔則候氣而氣已應累黍而黍已合亦可見矣劉歆以黃鍾之長為九十分者蓋因漢曆而誤洛下閎起曆之法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八十一寸乃八百一十分以千二百黍納之龠中不推自滿以之出度則十寸比周尺加二寸者多一寸五分八釐今景表尺是也故蔡氏新書以曆之積八百一十分者分作九方分用圓田術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強為實徑

之數是以圓為方也彭氏因謂黃鍾律管有從長有百幕有空圍有周有徑有積實紛紛多術務以合乎積八百一十分而後已殊不知曆家倚數立法以龠積起日分與管不同非律起於曆也以八寸一分之管而體又圓虛不方安能容千二百黍故徑三分必加四釐六毫強以方積美爾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即此法也空圍九分乃筭家內周豈空中容九方分哉律以出度乃圓管生方龠非方龠能轉生律也以律起曆既曰積八十一寸為一日

卷六

十五

之分矣又曰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謂終天數八十一終地數九十合為百七十分即九章歲數也乃九黃鍾之九以十乘之積八百一十分為日法應曆一統六林鍾之六以十乘之積三百六十分當暮之日八太簇之八以十乘之積六百四十分應卦之氣既以八十一寸為日法矣又以應曆一統則其倚數立法明甚黃鍾之管本非九十分則亦無八百一十分之積矣世乃執方龠為圓管反以曆起律何哉胡銓著審律論曰黃鍾之實八十一以為宮而以



九為法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與八十一雖多  
少不同而其實一也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與九雖  
多少不同而其實一也黃鍾既曰積八百一十分  
矣然以林鍾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為三百六十  
分太簇之實七百二十而乃以為六百四十分各  
以其長自乘則非矣豈非為曆法所誤哉子朱子  
論樂首出二尺曰短者周尺長者景表尺十二律  
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  
也韓氏邦奇謂車工之尺為是然則復奚以候氣  
累黍為哉

卷一

七

周尺所以可信者近取諸身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  
寸口校以中指屈而視其中節內文之兩端恰一  
寸從手魚際至關前亦如之人有肥瘠寸無不同  
者此自然之度也景表尺則不然若多截竹以擬  
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或纖微差等以二  
尺為準俟其氣應則用之夫氣無微不入者也豈  
其拘拘在一隅邪所埋之地沙石下阻蟲鼠弗除  
則氣奚從應邪韓邦奇曰必也洛陽乎天地之中  
陰陽之會也率天下之為樂者而路焉則律何時  
而成邪故樂者天地之氣也取諸身而已矣然十

月應鍾律距地面四寸六分有奇十一月黃鍾律  
九寸長短不接陽氣有升無降將何所歸乎陳賜  
樂書取淮南子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含少三  
十九分太素之元也冬至微陽初復盡五聲而六  
變右行於亥音比應鍾四十二陽氣漸升則八十  
一之數立矣是為黃鍾小素之首徧十二辰與應  
鍾相循環夏至陰生盡七音而八變左行於丑音  
比大呂七十六陽氣漸降則三十九之數復矣合  
樂亦如之太初曆候黃帝合而不死之法順夏至  
以應冬至則黃鍾之均得而蕤賓之律應所謂除

卷一

七

七

陽清濁穆羽相和者也若如劉歆候氣則律呂之  
數往而不返陽升不降貞下無復起元矣  
王禕氏曰古玉律長一尺八寸其內當中有隔隔有  
小竅以通氣隔上九寸其空均直徑三分以應黃  
鍾之數隔下九寸迤運管底以聚其氣而上  
之迎微陽也是則候之而氣應無孔者也蔡元定  
制小竹管為律吹之未諧子朱子教以依律孔竹  
吹之乃諧是吹之而聲和有孔者也蓋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為宮晉列和謂無一管自為一聲之  
理故金石必編縣絲竹必攢聚然後三調各有音



陰陽各有紀百度得數而有常矣故曰紀之以三  
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今紛紛爭校而暴  
方圓以候氣即欲吹以攻聲徒索諸渺茫而已  
六樂者黃帝命大容作雲門清角為陽樂伶倫作咸  
池流徵為陰樂六英九韶興矣帝顓頊命飛龍合  
之為承雲帝嚳因之帝堯命質脩之為大章帝舜  
命禹臯陶聽音律出納五言以六府三事為招本  
九功叙焉九歌勸焉楚辭淮南子皆曰咸池承雲  
九韶有虞氏之樂也是則清角流徵始終乎黃鍾  
之宮凡樂之所必有者五帝不相沿樂特名物度

卷六

六

數隨時損益而已大禹以萬人治水始舞干羽于  
兩階為萬舞臯陶作為夏箛九成韓嬰曰韶有干  
戚非正樂也自禹始也以大夏所以為文武之中  
者與成湯脩九韶擊玉磬故頌曰鈔鼓淵淵嘒嘒  
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蓋  
禮九獻樂九成夏殷所同也周文王作樂于辟廱  
奏以賁鏞歌以矇瞍蓋諸侯軒縣之樂爾武王克  
殷為天子始作武宿夜之舞其樂遲久六成仍奏  
文王象舞夏箛序與而九成周公輔成王乃告成  
大武命之曰勺以合燕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三

終故用象箭南箛頌合大雅亂以二南為樂之末  
章故詩曰以雅以南以箛不備勺者酌也酌先  
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奏勺則武舞干戈象舞羽箛  
與夏殷異故曰武象起而韶濩廢矣若大合六樂  
則韶濩仍存舞箛韶則雲咸在其中曾用天子禮  
樂季札觀樂於魯自周而夏殷始及於韶者韶削  
以九終故也

凡大合樂天子必帥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親往視  
之者合其數則含少也元士執事其間則八十一  
全律之數也黃帝以雲紀官人與天調故作雲和

庸言

卷六

九

琴瑟以黃鍾為宮下管以笙為主第一管為圓鍾  
而羽管黃鍾最長是謂孤竹之管取其獨一而大  
也導舞以雷鼓面廣九尺雷鼗面廣九寸其聲皆  
在八十一數之中人合天也帝顓頊實處空桑乃  
登為帝舞咸池承雲以祭上帝故作空桑琴瑟以  
太簇為宮應函鍾之徵而笙管姑洗以羽從宮是  
謂孫竹之管取其自子而孫也導舞以靈鼓面廣  
六尺靈鼗面廣六寸其聲皆在五十四數之中地  
承天也帝堯脩雲門大卷命之曰大章亦所以合  
咸池也大韶興於禹鑿龍門通滂水地平天成乃



作龍門琴瑟以姑洗為宮而應黃鍾為角笙管南  
呂以羽從宮是謂陰竹之管取其自北而南也導  
舞以路鼓面廣七尺五寸路鼓面廣七寸五分其  
聲皆在六十八數之中天合人也合三中琴角絃  
皆無二律而韶箏十六管其十二管者律呂之正  
聲也其四管者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也瑟之十六  
絃笙之十六簧應之五聲欲其成文不亂又用頌  
琴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和笙十三簧所以依玉  
磬而合宮縣也武音則有七律巢笙十九管其十  
二管亦律呂之正聲九管則黃鍾至蕤賓七清聲

禮書

卷六

十一

也雅瑟二十三絃其用者十九象削南籥應焉故  
六律六同以相對為列而其音謂之六英韶以相  
繼為義而其變謂之九成九為圓而參天六為方  
而兩地九招六列六英樂之所必有者也服虔曰  
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無射夾鍾以北為北風故  
雲門咸池合於九韶大夏大濩合於大武而歌奏  
則陰陽二紀唱和相命也觀於分樂而序之則可  
見矣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分干羽為六列行  
其綴兆要其節奏則進旅退旅莫不得齊焉以所  
以為樂中之禮也與

連球在上清明象天樂之聲也宮縣在下廣大象地  
樂之體也應鍾穆羽聲應黃鍾中呂如之終始象  
四時樂之序也金以起調玉以畢曲五降如之周  
還象風雨樂之節也故樂以合為本以反為文雲  
門六變咸池八變各有宮角徵羽然聲相應而節  
奏合則大韶九變陽樂反於奏黃鍾歌大呂雲門  
收聲陰樂反於奏太簇歌應鍾咸池收聲始終條  
理一黃鍾而已渾然教化之中粲然川流者在焉  
其即易之太極儀象矣乎是故殷薦之上帝以祀  
祖考潘柄以為樂皆九變是也文中子曰祀者制

禮書

卷六

十一

神道祭者察物類舉者懷精氣聖人以以接三才  
之奧得其義矣世誤分之漢人聲類相避唐人轉  
為變數宋人各為始終見於註疏史志者可考也  
然猶信之也元人吳澄乃謂大司樂之文不惟不  
經亦自背矣既曰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矣而  
五聲止用其四八音止用其三何以成樂殊不知  
歌奏相合則五聲皆在管協琴瑟則八音克諧澄  
豈知樂者哉夫樂得其反則安未有往而不反者  
劉歆倡陽升不降之說則不以反為文矣為王莽  
作新樂獻於明堂太廟或聞其聲曰厲而哀非興



國之聲也後果收滅自是作樂者混亂黃鍾之宮  
荀勗以姑洗為黃鍾劉芳以夷則為黃鍾萬寶常  
以南呂為黃鍾王朴以夾鍾為黃鍾於是古樂遂  
弛而不可復矣故吾著樂典惟主大司樂而參以  
聖經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即合樂之律自下  
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即雲和孤  
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  
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  
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成均之法也孰謂其  
不見於經而遂以吳澄為然哉故考樂必遵聖經

庸言

奏

二五

以折殺亂則名物度數皆出於義理未有舍此而  
能直以臆斷之者也

韶樂興於禹臯陶而夔典之非一夔所能作也舜之  
教胄子特數語爾而萬世立樂之方不能外焉所  
謂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者也音者人聲清濁  
高下之變比樂器而成陳澥專言詩詞誤矣記曰  
御替幾聲之上下歌聲必諧鍾而起者主中音也  
蓋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  
哀心感而唯殺憂聲之上者也怒心感而粗厲則  
下矣喜心感而發散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而和

柔則下矣樂心感而嘽緩宮以平之敬心感而  
直用以中之鍾聲諧焉不高而硯不下而肆惟正  
而緩優柔以合乎中使欣喜歡愛不至太過哀聲  
厲氣無自而入則肅雍和鳴矣以大聖作樂所以  
敦樂而無憂也聞之者能敬以和則直而溫寬而  
栗既敬以和燥心釋而欲心消則剛而無靈簡而  
無傲以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左宮商右徵羽  
角所以為中聲也出納五言絃不過五而十二律  
呂循絃益微還相為宮非繁文簡節之音與故孔  
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

庸言

奏

二五

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  
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  
暴厲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  
以南風之義也周人增火宮以商二絃則七律具  
矣以祀以祭以享分合三才故雲和之角無姑洗  
中呂空桑之角無蕤賓林鍾龍門之角無夷則南  
呂器數雖益而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其音均猶  
公舜也子朱子得慢角清角調法於吳元士因著  
琴律說而推廣之其義理明矣吾著樂均據以為  
准焉



五聲相生之序大小之倫商恒先角是春後於秋也  
聖王作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必使角徵生  
宮以勝水德而商羽藏諸用隋志曰鼓琴吹笛之  
人皆言三調其來遠矣豈非自黃帝正五聲而已  
然邪荀勗作十二笛各有正宮下徵清角三調七  
音共二十一變體中翕聲宮角混亂嘗製此笛自  
商孔吹之聲不平和必均七音於含少三十九分  
之中開竅徑三分吹之聲乃平和程子曰八十四  
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  
上生下生以要法也宮羽之中聲為角商羽之中

清

奏

二

聲為徵統之以宮其調為三蓋角始於慢然後清  
以上祀天故雲門圓鍾為宮而曰乃奏黃鍾者羽  
以角應也歌大呂亦如之徵始於清然後流以下  
祭地故咸池函鍾為宮而曰乃奏太簇者角以徵  
應也歌應鍾亦如之兩者交通成和然後高不至  
於噤殺下不過於暉緩優柔平中以享人故大韶  
黃鍾為宮而曰乃奏姑洗者宮羽之中聲慢角也  
歌南呂則大呂之清角與大蕩夷則之羽合矣大  
夏干羽合舞而曰乃奏蕤賓者商羽之中聲清徵  
也歌函鍾則應鍾之流徵與大武夾鍾之徵合矣

角羽並起宮徵相證姑洗本黃鍾之角變為商  
之徵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南呂本黃鍾之羽變為  
下徵之商是謂咸池承雲九變則慢角與清角歸  
雲門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清徵與流徵歸咸池太  
簇為徵應鍾為羽故曰樂究於九則反而為一由  
是觀之黃鍾元聲也宮統角徵則中聲也吳澄曰  
黃者中也黃鍾之聲中聲也其聲比十一鍾為尤  
下而曰中聲何也但以樂所有之聲而校則黃鍾  
之聲最下通以樂所無之聲而論則黃鍾之聲正  
當高下之中也聲下者濁聲高者清樂清陽也貴

清

奏

二

輕清賤重濁惟黃鍾為中聲截自中聲以上輕清  
者用之其中聲以下重濁者不用也其言本於制  
款與明道異矣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  
相為經未有外於黃鍾所生者又安得通以樂所  
無之聲而論哉  
樂記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而曰使之陽而不  
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於中而  
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何哉蓋合者樂  
合之也生氣謂造化發育本自和也運行或乖調  
之以樂乃大師所合陰陽之聲也道者樂導之也

一第 八册 黃參四庫全書第 20 反E勺



五常謂知仁禮義聖之德本善行也感應或偏導之以樂乃小師所辨聲音之節也姑洗南呂以南作長之氣擘緩矣得諧易則不歸於北無射夾鍾以北致藏之氣急微矣得擘緩則常流於南氣隨聲而成象使其陽之動不散於直遂陰之靜不密於翕聚所以和天地之氣也知仁交際而清角以莊三制猛奮則武舞駟伐為盛威禮義交際而流以順動清遠則文舞羽翥為得遜性隨氣而或質使其剛氣不粗焉而然柔氣不流辟而攝所以平天下之情也天地之陰陽不乖人心之剛

庸言

卷六

二十六

不偏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細縊於天地之中者交於人心流動於人心之中者交於天地元聲合元氣中聲合中氣發形於外而始終條理自不可已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舊說謂天地人心各自交於其中則非感而大和矣由中出者不統於同則聲不諧器安能免恣濫之音乎

樂有本有文文盡美本盡善惟大韶不可尚已禹言九德招之本也夔言九成韶之文也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去鍾徹箎以明至德或夏或擊以鳴玉球

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登歌人聲為先是時享禮初行祖考來格帝堯之後為虞賓者在助祭位群后以初就位皆德讓焉樂聲依詠球瑟從之以九為節是九德之歌也堂下之樂以管為主鼗鼓導舞每一成必合止祝歌而笙鏞間作與歌聲合亦以九為節是九韶之舞也管絃相合以成雖有上下之別合而名之則總名蕭韶鳴球特縣也韶箎十六管金石編縣如之故間合成曲奏之以鈞其律用羽節之以石其律用角而統於琴瑟之宮以蕭齊其聲必與玉球詘然者相應則中聲之所

庸言

卷六

二十七

止也黃鍾宣養六氣九德故為九成始終五絃之琴為南風之調奏姑洗歌南呂而黃鍾大呂應之則羽角以相生太簇應鍾應之則商徵以相制羽角相生則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於人聲則呼動腎與肝自水而木天數也自冬至而發春是以謂之陽也黃鍾之羽一變姑洗為中聲六變圍鍾九變歸于黃鍾之宮南呂之羽一變大呂以應南呂六變黃鍾為角八變太簇為角九變而歸于南呂之角然姑洗角聲之始也自姑洗之羽與其羽無射一變中呂以應夷則六變姑洗為羽九變復歸



于姑洗之羽而黃鍾大呂收聲矣徵商相制則禮  
義交際而萬化入於人聲則吸動心與肺自火而  
金地數也自夏日至而成秋是故謂之陰也太簇  
之羽一變蕤賓為中聲八變函鍾九變歸于函鍾  
之徵應鍾之羽一變夾鍾以應夷則六變太簇為  
徵八變姑洗為徵九變而歸于太簇之羽然函鍾  
徵聲之始也自函鍾之羽與其羽大呂一變夷則  
以應應鍾八變南呂為羽九變復歸于函鍾之羽  
而太簇應鍾收聲矣宮調以侶之商謂以和之故  
用宮逐羽而清角生焉本於黃帝雲門其聲如天

樂

五

之無不博象德之升也引商刻羽而流徵生焉本  
於黃帝咸池其聲如地之無不載象澤之降也故  
陽紀聲皆羽比於角陰紀聲皆徵流於商羽徵水  
火也商角金木也變宮變徵土穀也五行之氣形  
為六府因天施以正民德因地化以利民用因人  
事以厚民生而三事和焉樂其樂者沐化述情故  
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然君聲往而不反臣聲離  
而不合豈人情哉故宮主角商主徵九變則君回  
宮臣合君矣舜以地平天成歸功於禹禹乃尊黃  
鍾以主韶而和以太簇豈非君臣揖讓之德與夫

九官命益為虞治至於鳥獸草木而有禮以節文  
之則恩及動植矣政道成而後作樂以所以命樂  
典樂也德既格于上下以暨動植而韶樂聲和又  
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鳥獸踴躍然而來固不待  
九至於鳳凰來儀則非九奏不足以致之蓋咸池  
承雲而為韶則坤道承天而育物象形而流於聲  
故能爾與其既也夔嘆美之曰予惟知擊拊而已  
百獸自舞庶尹自諧則非予之所能知也是必有  
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舜禹之德非徒以聲  
容為也千載而下季札觀韶於魯孔子聞韶於齊

樂

五

其奏者固非夔也而感之之深則聲均存也是故  
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  
宮縣金奏晉鼓居中左鞀右應縣於四隅乾維合應  
鍾黃鍾大呂之聲艮維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巽  
維合中呂蕤賓林鍾之聲坤維合夷則南呂無射  
之聲大鏞特磬各當十二辰正位以應律節調而  
鐃鐃鏡鐸各二皆左右南陳甲丙庚壬設編鍾以  
應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角復建鼓設展詩會  
舞三鼓而句終五節而調成左祝右圍而籥管以  
齊十六聲焉有誓之詩始作樂合乎祖而終之曰



既備乃奏簫管具舉謂以也舞位兩階文武綴兆各有四表舞者聽鼓應歌而動堂上縣一鍾一磬而尚拊編縣之應鍾球也十二律聲各有太少黃鍾宮于北蕤賓宮于南夾鍾宮于東夷則宮于西應登歌也文舞羽角武舞徵商節奏合以成文歌者歌以而已舞者舞以而已是故圖鍾為宮乃帝出之方雷奮之地鈞天之野斗日之繫房心明堂之氣旦夜昏明之交也左三律冬至之聲黃鍾為宮羽角前應于大呂乾維應鍾朔鼓動而坤維應之右三律夏至之聲函鍾為宮徵商後應于

庸言

樂

三十一

蕤賓巽維中呂鞀鼓動而艮維應之王與賓尸出入九夏之奏者以也及大合樂既歌則鼓其羽籥之舞園鍾以起黃鍾而羽七合角六于三呂以倡流徵而姑洗角羽變入地宮以降天神所謂若樂六變者也無射以起函鍾而徵九合商八于三鍾以和清角而函鍾角羽變入天宮以出地示所謂若樂八變者也黃鍾至姑洗宮五合函鍾徵九黃鍾之宮歸夷則夷則歸姑洗姑洗復歸黃鍾為宮大呂之角歸南呂南呂歸中呂中呂復歸大呂為角是為清角始終函鍾之徵歸無射無射歸蕤賓

蕤賓復歸太簇為徵太簇之羽歸函鍾函鍾歸夾鍾夾鍾復歸應鍾為羽是為流徵始終所謂若樂九變者也管協琴瑟與鼓鼗雖分為三然要其節奏則貫而為一其三才合一之道乎不言七變則蕤賓與黃鍾之交耳大武六成惟聽金奏之鼓和以金鐃節以金錫止以金鏡通以金鐸是故君子聽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也六變既畢虎賁之士易服秉翟以合九成故籥師東西各二人教國子舞羽吹籥侑長各十六人夏籥象削編懸合應所謂鍾石啟啟羽籥鳴者也專奏象武及勺則用

庸言

樂

三十一

象節南籥而已於旅而語且道古其牧野之語乎故成均之教有樂德必有樂語語以成之正欲使衆聞其義爾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奏於宗廟以樂皇尸亦如之大武告成功大治辯必脩文德否則非備樂矣故孔子告賓牟賈以合樂終焉文舞所以別於武者播鼗而鼓從之擊祝而致止之吹壎而箎應之一均節奏成焉德音尚質其音寓於器有以六者故記以為德音之音然葦木一聲固云質矣土音聞微借箎明亮以發之雖若伯仲



然皆無餘韻故亦以質言也大壎有二聲合黃鍾慢角大呂清角小壎亦二聲合太簇清徵夾鍾流徵箎四如之七音九變而南風之調備矣奏者音之始節者音之終金春玉應隨六者之音而作止焉故曰樂貴和而尚質所以防隆滿而節喜盛也問登歌四瑟四瑟一倡三嘆而後可以配下管之一聲蓋絃音微故尚宮竹音大故尚羽以合鍾然大司樂琴瑟與管各三者何也曰詩云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又云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可見管協琴瑟依於磬聲以為節則上下音韻同矣笙之大者

唐書

樂

三十一

為竿三十六簧十二律各有大小中三聲離微大瑟三十六絃亦如之和笙十三簧大琴十三絃為五降之節以應三聲官羽角也如以則琴瑟與笙皆四矣三中琴皆七絃而雲和雅瑟二十三絃用者十九巢笙二十三管而簧亦十九空桑頌瑟二十五絃與大竿合龍門小瑟十六絃小竿十六簧與韶簫合諧南風之調則三中琴也中琴主君微與瑟相經緯左三右三各過一微為五降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清角在十微慢角在十一微餘可推也小瑟第四絃為圍鍾必先調

之與宮相和奏黃鍾則虛大絃而第二絃為宮以次取五聲歌大呂故也其應也一必於六二必於七三必於八四必於九五必於十豈非天地生成之數與聲太高必緩四絃則圍鍾以宮倡聲太下必急六絃則中呂以商和恒上下四絃之柱以合中琴而餘瑟皆應以簫韶九成之要法也陸象山曰黃鍾大呂施宣于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太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以夾鍾之所以象天而稱圓者乎

周書

樂

三十一

問周景王鑄無射為之大林宋李照去四清聲為仁宗鑄鍾二君皆以心疾崩是聲不貴大也後周鄭譯獻十二笙管皆十六應鍾聲益小隋萬寶常以南呂倍律尺製黃鍾文帝行之自是羽聲往而不反是聲不貴小也如何則可曰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紀官角奏中聲以為節也詩者樂之本聲者樂之用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可無節哉其始起律也一而三之及樂成而奏也移宮換羽而主中聲焉金尚羽則計自倍半石尚角則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統於琴瑟之宮十倍其律故詩為中聲所止者依玉磬也樂必立均



均者適也太鉅則志蕩太小則志讓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皆非適也入於耳感於心平德和其必倡和清濁而適中乎陳暘曰四清二變樂之靈也笙簫壎箎皆十二是師鄭譯李煦而不知其非也子朱子曰四清聲避陵犯也去之則臣民陵其君矣變宮變徵乃六變七變得之者宮倡商和則五均具而九變成豈可去哉去之則樂均遠而迭成滌濫之音作矣若揚者真耳學之士哉

問樂和民聲又云樂由天作何也曰天之聰明明畏因民者也出納五言歌之奏之則天之無聲因民

庸言

卷六

三

有聲矣惟天兼地惟人合天是故報氣以臭神本昭乎天也報魄以味鬼本歸于地也報實以大饗尚腥人本天地之精氣也禮得其報皆由樂以和之周還進退從容不迫則樂不厭矣圜鍾起羽角六變反于圜鍾函鍾起徵商八變反于函鍾黃鍾起宮九變反于黃鍾樂得其反皆由禮以節之優柔平中曲終告闕則安所止矣故禮節民心則樂和民聲樂由天作則禮以地制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禮樂相資合敬同愛其要道也夫

問傳云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周疏以相濟也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作樂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違聽樂必達諸此然後無不通要用惟適中而已矣大綱未之聞也曰樂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者也以聲召氣氣判成體而類從焉類聚成物而聲生焉聲比於律而音出焉音協於風而歌成焉聲物類體本一氣者也歌風音律奉五聲者也審一以定和則情不可變比物以飾節則變皆可知其文足論而音有倫者是故樂義九篇備之矣

庸言

卷六

三

問燕樂登歌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蔡元定謂二十八調譜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何與曰楚詞四上競氣極聲變已有之矣今俗樂本十六調宮羽倡則商羽和餘乃唐所增也詞曲各陳其情唱之則有抑揚即詩言志歌永言也和以樂器依歌聲清濁高下以律齊之如作宮調則衆音皆以合為節徵調以尺亦然即聲依末律和聲也但俗樂絃竹間促而聲高聽者情躁而心和古樂金聲圭振間遼而聲緩聽者平和而善心生雖不同而實相近故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庸言卷第六



庸言卷第七

政教第七

問政教曰政者正也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也教者孝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是也合而一之正心是亦為教也孝友是亦為政也其本諸心之所同然者乎蓋理義日深則應事及物無非達德達道之推於政教乎何有韓非商鞅亂聖人之政矣嚴刑以濟貪若力行之老

卷七

卷七

一

神聖亂聖人之教矣養生而談空者篤信之溺於利欲故也理義凝聚則利欲日消胸中浩然無敵然後一而能大其政教之本與

自有同矣知正色者鮮矣耳有同聽知雅音者鮮矣口有同嗜知正味者鮮矣至於心六合雖廣不能異也豈惟民哉天地鬼神不能異也前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人出焉不能異也後乎五百有餘歲而有聖人出焉不能異也其理義一也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斯道也其必求諸已乎將有為也將有行也推之使出則一者大天地之昭也鬼神之列也上下四方之矩也先後聖人之節也符合於彼而屈者信闕戶顯諸仁矣誠之通也既有為也既有行也收之使入則大者一天地之心也鬼神之會也上下四方之宇也往古來今之宙也歸宿於此而信者屈闕戶藏諸用矣誠之復也三極流通無有間隔孰能異之苟異乎以則異端也佛氏圓覺覺性體之圓而不知方之以義遺外者也老氏致虛致心體之虛而不知實之以理廢用者也今之陽儒

卷七

卷七

二

陰釋取孟氏一語以立門戶者不思理義其流也狗欲射利喪其良心傳曰心不在焉不見不聞不知其味其斯人之徒也夫

天下無道外之器故先王禮樂政刑皆出於道應事處物迹雖在外皆吾心之理之所發見以所以為道也凡雜服安禮操縵安紘與干戈羽籥用以為教者名物度數之中天人性命之理存焉至於刑名律令皆根於理內外一致心迹無二豈若異端虛無空寂厭棄事物之理專事本心虛靈以弄精神哉格物即物而窮其理理具於心而窮之則心



中之理發而為義非義外也必也目擊其器耳聞其聲手執其業身習其事然後心游其藝悅繹其理而道在我矣今之學者方業舉則以聖賢經傳為大累一旦發身得政如蒼鷹之脫鞲乳虎之出柙飛躍吞噬靡不為也溺於利欲豈復知孝弟忠信為何事哉其本亂而所厚者薄雖行行政教人之聽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以後世所以無善治也有好名者聞講心學超脫理障事障輒大喜其滌去大累則篤信而從之豈不以為經書政教皆器之末

庸言

卷七

三

而所講者乃道之本與及應事處物則茫然矣予督學特令諸生習射久之容體比於禮聲音比於樂宗室以及士庶莫不樂觀至有上書稱贊謂觀感之下自覺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迨復入翰林兼春坊司諫見大興隆寺廢址建議欲立為射圃如洪武舊制令觀政歷事諸士習射因講習車戰弩砲以備伏仍倣洪武辛亥會試四書疑凡銓試授官射策三十道中者得依本等除授不中者需次後銓策於經史三禮發問不過數語對者止陳註解名物如齊車蒲植之類度數如璧羨圭印之

庸言 卷七

類政刑亦論其大者各無今制如集禮會典律令諸書俾折衷焉所以驗其才識也後再入副官詹首相留讌因論邊事務得人材且置河套於度外夏色大沮因講心學大類禪和而予且罷歸矣大氏語心遺迹厭常喜新近時搢紳之通習也

夫子之翼易也乾坤開闢之後立人極者當志於正而世多忽之蓋屯有君道而主震初九利建侯長男宜君之象也蒙有師道而主艮六五童蒙吉火男求我之象也坎以中男當長兄幼弟之間故在上則後震而小貞在下則先艮而納婦發倫叙則

庸言

卷七

四

人極立可曠正與故震以陽下陰為民所歸當難生之初居貞求志思以濟難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蒙以五應二純一未發求長者告之故曰童蒙求我志應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今日之所養他日之所行其惟所志之正乎志也者心之所之也正也者事理當然之極致可欲之善也志於正則止於是而不遷可欲之善日長可惡之惡日消以心無復有不得其正者矣大學止於至善中庸無惡於志皆是之謂也將任君師之責以行政教者其可忽乎內省其善不善亦惟責志而已

三〇七



孔子言政刑德禮孟子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蓋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驟示以刑則驚駭而  
 不親矣必先御衆以寬臨事以敬寬則仁仁則有  
 德矣敬則莊莊則有禮矣以吾所履者立為規模  
 制度使之觀感變化其有不率不諫然後不得已  
 刑焉猶天地之道悠久所以成物也故德禮為先  
 政刑為後苟政刑是去則老莊之教矣吾其徵諸  
 書乎大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舜則命皋陶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伯夷本典三禮者也呂刑則  
 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契既作司徒敬敷五教

卷

五

五

寬矣然猶朴作教刑焉則是政刑未嘗一日去也  
 由以觀之政教皆以敬為主寬為用敬非於持也  
 整齊嚴肅一其心而不放也寬非縱弛也優游浸  
 漬入其心而不覺也寬則道之以德而後政以養  
 民敬則齊之以禮而後刑以弼教政教之善一而  
 已矣故桓撥之頌本乎率履者禮也敬之謂也放  
 勳之命至于振德者惠也寬之謂也觀於敷教而  
 政可知已易於乾坤不言志屯以下則屢言之者  
 天地之道存乎人也志立於未有為之時則能定  
 能應可以有為故博學而約以禮問辨而居以寬

非志之先定者與夫子之教猶堯舜之教也今以  
 脫灑為樂而不拘禮法非敬矣以頓悟為宗而不  
 由漸進非寬矣日喪其心而猶自以為是使之從  
 政則民事漫不加省嘵嘵然講心學而任己見蓋  
 其志素不明故也夫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

君子之道體用合一為學所以為政也立德所以立  
 政也顏淵德行人也告以為邦仲弓亦德行人也  
 可使南面政事冉有季路反不與焉其務本之意  
 可見矣是故敬所以執事也信所以孚民也不動  
 而敬先有敬德乃可以敬其事不言而信先有信

卷

六

六

德乃能信於民德惟儉乃能取民有制德惟仁乃  
 能愛人而時使夫時使乃愛人之一事耳衆而言  
 之何哉人莫不欲逸思所安之莫不欲壽思所保  
 之莫不欲富思所阜之濫費其財則民心傷嚴核  
 其情則民命戕害用其力則民時妨五者所以不  
 可相無也節用則藏富於民阜其財矣愛人則好  
 生之德洽其心矣時使則說道使民忘其勞矣雖  
 以敬信為本然信非敬不行則敬又為信之本也  
 敬者主一而已敬以安民則妙用顯行而一者大  
 民安於敬則神功收歛而大者一體用之易簡如



以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皆以物也季路他日問君子惟推脩己之敬告之其以此哉

先王之制兵車出於田賦詩云公車千乘春秋書用田賦魯論則有盡徹之義王制寢燹可知也當時盡民之財二猶不足用弗節矣盡民之情戰于升陘民弗愛矣盡民之力浚洙築臺使弗時矣夫子之言當世弗能用也漢唐以來無復知之者惟朱名相以節用愛人輔其君故仁宗之世幾致太平東萊呂氏有慨於宋神宗而追慕仁宗故論漢文帝而致憾武帝夫文帝惜露臺百金仁宗惟帝

禮

卷

七

繒以類皆不盡人之財也赦緹縈而愧張武與大辟必上讞以類皆不盡人之情也匈奴犯塞竟不窮兵慶曆兵制惟恐黷武以類皆不盡人之力也然二君者已無敬信為之本矣况武帝之虛耗神宗之新法而盡違夫子之教者乎故斯五者遵之則治違之則亂豈止道千乘之國哉帝王治天下之大本也

禮與非禮感動心志其機在目而耳次之古者胎教日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王后妊太子九重及太子孩提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保傅講明仁孝禮

義以導習之慎選天下端士孝弟闕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日見正事聞正言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合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以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深宮之中狎近婦寺鄙褻惰慢習與性成一旦出閣見正人則猶刺之近日也聞正言則猶風之過耳也仁孝禮義無由感動而反以非禮為是矣天下之本曷由正乎故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脩於內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予嘗撰次盡性盡倫之說為聖功論誌見其序則猶禮也聞其聲則猶樂也力進之而

禮

卷

八

夏公沮之謂待能識字知書而後可嗚呼難矣哉周易九為陽爻六為陰爻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正反是則不正二五為上下兩體之中三四為一卦全體之中是謂中文中在心正在身卦體身也而其用心也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者也開邪存誠正以立中故知崇於學問而仁行坤之六二陰爻居陰位則中正矣故直方大敬義立而德不孤貞者正也若利牝馬貞利君子貞而亦有大貞凶者矣孟康曰小貞臣也大貞君也初陽在下衆方歸之坎以中男



次震建侯屯其膏以待君施則吉苟擅行之凶可知也是故隨時之義又在中以行正焉正其矩乎均齊有一定之則中其權乎輕重適萬變之宜為政以德之象北辰也無為而守正者也故授民時之測中星也有為而隨時者也君子而時中未有失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則於理無所當是其正而不合乎中矣故中以正為體正以中為用夫然後時措之宜也當洪水之時使鯀治之豈非中乎然方命圮族則其體不正淮南王長之殺辟陽侯梁孝王武之殺袁盎豈非正乎然有兄

加

卷

九

為君近於大貞矣刑賞擅專其凶一也故中無不正正有不中必也正而後中則易之時在哉矣治人之道中正而已矣堯曰允執厥中舜曰罔或干予正以政治之源也君正不可以踰矩執中不可以無權是知矩誠設焉絜而度之於彼无往而不正也權誠懸焉舉而運之於彼無往而不中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凡正倫理篤恩義皆出於一原非心則孰為之矩乎自身達之家自家達之國自國達之天下凡立紀綱施法度散為萬變非心則孰為之權乎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之道形於政詩人未始言心也孟子推本而釋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心之在人矩與權也至于治人特舉而加之耳是故道也者中也政也者正也周易發明於文王孔子傳之於觀曰中正以觀天下為治之道固大觀之道也

大學體用合一明明德於天下一言蔽之蓋理一而已舉斯心而加諸彼絜矩必以義為利而後已焉夫豈外於心之所同然者哉具於內則性即理也盡性所以盡倫也應於外則事即義也盡倫所以

禮

卷

十

盡性也其本治則其所厚者自不容薄以體用之所以合而天下之所以困於吾德也德莫大於仁義仁以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義以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擴而充之慈以使衆恩及四海未有不本於此者固堯舜帥天下之道也明明德於天下則百姓人倫皆舉之矣然理義之悅我心者君子也天下之民汚於利欲舊矣惡乎悅之吾惟日新其德如盤銘日盥以自潔民之無情好訟不能其者奚責焉惟求止於至善則義利明于道學仁讓興于自脩忠信存于恂慤驕吝消于威儀初非有



意於化民也得於觀感則民志大畏而自新何則  
舉天下有恒性者孰非吾明德之具於內者乎此  
謂治其本也王者臨雍養老躬行孝弟以及孤幼  
用風厲乎人人故其燕詩曰視民不挑席有其人  
則侈為光寵故其燕詩曰張仲孝友不孝不弟之  
士必首刑之而後不嫻不睦者徒之耻之率教則  
復之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則舉天下有人倫  
者孰非吾明德之應於外者乎以謂厚其倫也治  
其本而達其末推其厚以及其薄則民之不能

卷七

十一

者皆吾盛德之至也是故明明德於天下一貫之  
道也

心之所同然者自一而大則與天同以言非不切於  
人也今夫婦之愚不肖見人無理者則必責之曰  
汝何無人性哉倏喜倏怒當哀而樂者則必指以  
為不情性即理也情無性宰則不情而為小人矣  
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凡有血  
氣者皆欲安全而教養之以性情乃心之所同然  
故也堯舜禹之相授受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以盡  
性為大綱其命契以五者天下之達道則以盡倫

為條目施及三代教者教以學者學以學問思辯  
實用其力察之真中之篤則至誠能盡其性天地  
戒位萬物裁育自一而大與天同矣道豈遠人乎  
哉夫一者誠也主一者敬也戒慎恐懼必慎其獨  
由敬而誠也雖三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亦兢兢業  
業無教逸欲奈之何弗敬邪後世學者自私自利  
燕辟則喜箴規則怒其有人性者暫時矯飾以為  
偽爾是故任道以輔君者心不容湏史放志不容  
湏史旅心放志隳則怠勝敬而偽萌矣偽萌於心  
則發於政事有不容掩者如病作於心而脉已形

卷七

十一

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勅諭有曰為學工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鹵  
莽間斷其於脩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  
體認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  
節事業可觀欽誦而深味之為學之道莫要於此  
蓋人之一心念慮萬起萬滅一念而正則敬勝怠  
而理以明一念而不正則怠勝敬而理斯昧當其  
一念正時實用其力使念念皆正充之所欲必正  
所樂必正凡厥所為無不一於正則此心萬理皆  
備有如天地翕聚而後發散是即誠之之功漸造



于至誠無息以心體認道理何往而不精切惟  
此心建立事業何往而不可觀然放心常須自察  
非生於慾則生於怠先儒謂治心以飲食男女為  
切要蓋人心惟危莫大於此以而能有定力則心  
常惺惺作得主宰復何放之有夫既口體不吾累  
而道行於妻子則其所以治人與辨義利公私者  
皆可知矣斯固胡安定之教法也予督學首以此  
訓戒諸生焉

學效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先源  
察其德行考其文學亦明訓也夫師道有五一日

禮

卷

十一

以倫理迪士二日以嚴敬率士三日以禮樂造士  
四日以恩義馭士五日以蕙實勵士堂名明倫即  
所謂崇正學迪正道者凡講誦經書程督課業皆  
為以而設若諸生有事于倫理者開導引翼務求  
盡善而後已然必反諸身焉是故迪士以倫理則  
道明矣教敷五教在寬非縱弛也因其本諸性者  
雍容教之必立規矩慎賞罰百務井井罔隳使樞  
趨者如對聖賢然後人知敬學是故率士以嚴敬  
則道尊矣邦國家鄉之禮當釋奠則臨以齊明斥  
黷慢之徒而時舉之射則習于圃冠則習于堂躬

率而酌行之樂則擇諸生之童者歌之舞之俾觀  
聽興起而和侈銷焉是故造士以禮樂則教化行  
矣體恤貧乏事皆從省凡有期約督責必量處之  
務求中節使忘其拘束之勞而知有師友之樂是  
故馭士以恩義而人知德矣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違之則日入於浮靡而營私取罪  
孰若安分之為福哉尚願訓誨不妄交游志尚玄  
虛反之以誠性度曠達崇之以恪言辭敏給濟之  
以詞舉止輕揚持之以重好尚侈華教之以朴血  
氣衰餒守之以廉是故勵士以蕙實而民知方矣

禮

卷

十四

夫為學之道嚴師為難道不明不足以為師道不  
尊不足以為師教化不行不足以為師人不知德  
不足以為師民不鄉方不足以為師因以五者而  
施德行經義治事之三物焉士固不令而從教也  
人有四端惟辭讓易失冠盜娼優其失仁義之心者  
乎然言及之未有不覺其非者蓋是非之心即虛  
靈知覺故也知善為是惡為非則華夷皆可化矣  
朱子解毀譽章曰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  
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  
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



也况蠻貊習俗朴野未至澆訛者哉予留學始至  
蒼梧沈大參良佐王僉憲世爵告以府江猗老多  
鈞官舟取賞者近李方伯費百金乃免予篋皆無  
有也惟令指揮凌溥揚舡先往諭以上下禮法比  
過大藤江猗老跪謂舟行迅急惟戒其改惡從善  
惟唯聽命至足雖則同徒數百伏莽中止令為首  
者三人出謁予開悟以人性本善必先孝順父母  
父母養汝亦甚艱辛何苦為惡以喪父母生成之  
軀汝肯孝順吾將擇汝子弟教于社學亦孝順報  
汝矧成材又有顯揚之日邪柳州種人已有助進

卷

五

士者矣汝猗乃獨無邪人能為善天必報之三人  
皆喜舉手加竹帽上曰天使公來教也賞曆各二  
冊拜跪稱謝如禮欣然而去未幾高憲使公詔過  
之獻雙藤曰已感教化不敢復索金矣予乃撰勸  
化文通行諭之後至平樂龍守大有領猗童俸倫  
韋仲金等三十八人入見皆知書循禮遂遣入社  
學於以見人性皆善直道可行孔孟豈欺哉哉  
予在懷集聞老母有病棄官歸養荒遊粵州之麓  
先人弊廬而休焉諸朋推予為師予以涼德力辭  
不獲乃依白鹿洞規以為條約其一曰親義序別

信為五教之目以即所謂道學也每講經書於  
倫常變當不必敬敷之幸及求諸身心其二曰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為學之序所以學以達  
道者也凡有論說隨即記錄先主傳註詳說明白  
各許請益務盡學問工夫諸儒之說與傳註有同  
異者及後折衷務盡思辨工夫仍冀見諸躬行毋  
得徒事口耳其三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為修身之要以即篤行之大端也學問之  
道在求放心心之放多不自覺何處求之只在言  
行相顧而已言能顧行行能顧言自然謙和謹恪

庸

卷

六

心便常存久則不怨天不尤人不遷怒不貳過所  
謂孔顏樂處皆在其中矣諸朋當為躬行君子先  
宜盡洗俗態每於夜氣清時歛神靜坐用朱子調  
息法久之自覺平日言行差謬所以招悔尤處朗  
然明白所謂心之神明真不可欺也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正在此時主靜立人極其要亦在此以實  
吾所自得者幸相與勵焉其四曰正其義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蓋合義與道是  
曰天理事之可對人言者也合功與利是曰人欲  
事之不可對人言者也能事事體認天理處將去



切勿瑣屑計較功利此心自無愧怍所處之事亦可對人言之所謂養氣配義與道於是乎在幸相與勵焉其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為接物之要以即所謂忠恕也人所以不能忠恕者只在自以為是而責望於人太深今與諸朋約凡交際之時務存渾厚人有長短不必彰揚惟點檢自己缺失為人謀事必忠托人謀事則不必盡人之忠如此用功推類以及其餘則非徒全文實為養德

予作鄉禮百家為鄉鄉立之社社立之學前置鼓以

禮記

卷

七

警衆後因倉以儲粟擇保長行鄉約以綜之保長綜五家為伍程伯子令晉城保伍法也約正約副月朔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做呂氏鄉約易簡以行之是故鄉約以司鄉之政事鄉社以司鄉之祀事保伍以司鄉之戎事社學以司鄉之教事社倉以司鄉之養事保約即為約正保副即為約副潤澤制宜務合人心而官毋督焉否則王安石之保甲可廢鑒也然有司必令社師選相聞而虞其變苟為力政則亦借寇兵齎盜糧也已吾廣藩叅西溪徐子乾見而梓行之比嘉靖

乙未鄉落多盜歲且不登諸耆民請于李方伯中

米行焉

見素林公俊為大司寇嘗與予論公平正大約謹和緩固君官之要也然不可無剛予曰剛天德也集義以生則浩然之氣也公平則不至於偏私正大則不至於苛細勤謹則不至於怠慢和緩則不至於躁暴是以以隨事精察是即集義之節度也已丹書曰義勝欲者從一於集義則無欲而剛矣少欲則自反而不縮焉得剛剛必欲其遜精察其在茲乎公世曰子之理學可謂渾融矣

禮記

卷

六

政有得失則天有祥異養齋徐子問者好學人也為廣方伯與予最善嘗論臯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人合應一氣故也予曰人其天之氣乎氣其性之動乎是非寂而常覺惻隱感而常通陽生於冬藏則盛於春作專一而後直遂故曰乾元者始而亨也辭讓動而常雍蓋惡靜而常肅陰生於夏長則盈於秋歛發散而後翕聚故曰利貞者性情也子朱子謂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以政之得失所以致祥異與蓋內外合一故心正而政善天人合一故氣順而民安若劉



向洪範傳則鑿矣徐子以為然他日又曰北辰  
其機以運元氣列宿各司其局分布以成歲功  
命九官宅揆分治黜陟幽明以熙庶績無為之象  
正是如以予曰九官各職其一察之必真由之必  
熟正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各不相兼以濟一身  
之用而成其心之所欲為故能從欲以治也後世  
士夫於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職悉皆駁歷安望  
其有成邪故為學為政皆專一而後直遂發散而  
復翕聚業成則翕聚於心者又可以專一而有為  
矣衮生亦如之徐子曰善

庸

卷

九

為政必有綱紀而重農桑學校使民得以衣食而知  
事親從兄喪祭有禮則四海不至於困窮矣後世  
王道不行不復以生民為念徒知歛財之巧不知  
生財之道徒欲防人之欺不知養人以善徒患法  
令之難行不知法令無可行之綱事上則誦猶滯  
妾婦也取民則重猶餓豺狼也徇彘壓人之梁肉  
上木被人之文繡猶噍以為奉已薄也計利錙銖  
視父母兄弟甚於寇讐而民之數倫者必刑焉科  
條雖嚴誰則從之學校雖設誰則化之蓋自周末  
而已然矣夫今之稽古言聖君必曰堯舜言賢相

必曰稷契豈真古人終不可及哉天道好生而不  
私堯舜順承天道亦好生而不私稷播百穀契敷  
五教又體堯舜之心以生此民也民樂其生昭明  
時雍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德其萬方之綱乎有  
綱則九族五典之紀以叙而理矣予故曰治其本  
厚其倫也

人之出仕不能為者由平素謀食愛貧凡可以趨  
時攫利竊不為也蓋尚倫乎宋人有言曰與其貧  
饑以招辱不若儉而守燕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  
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衮福放肆而逐欲不

庸

卷

三

若儉而安性予喜誦之  
造命豈獨君相然哉巡關守郵之吏一輕重其手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焉矧貴於此者哉是故君子端  
委而思民命之我寄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脩令夜以安身堂不求高室不求安不耀威不崇  
侈  
予蒞南雍風夜惟不能明彛倫是懼乃中五品條約  
進諸生告之曰為學求放心而已者也心放而知  
求則必先明義利之辨焉義則循理善之源也利  
則縱欲惡之源也以心常覺利之終害而惟義所



在則心日以收善日以積美在其中矣書曰怙侈  
威義服矣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開  
之惟艱是先王典學見諸政令者也夫崇習侈靡  
則制事亡一合宜者義斯滅矣其端萌乎恥惡衣  
惡食而弗知求美乎內故其服美則其氣盈其氣  
盈則其情蕩其情蕩則其色莊其色莊則其言肆  
氣盈曰驕情蕩曰淫色莊曰矜言肆曰侈諸惡作  
而侈將隨之可豫知也夫心放已久乃欲學以收  
之譬諸隄壞決又焉坊乎今之留都幾務參於  
元臣猶古保釐也統緒羅敷是之自出俗鮮由禮

禮

卷

三

御古世祿也都人士又偽以率之疊疊談道義其  
實戚戚營利欲嗚呼盍亦內省乎哉聖人之道得  
其傳者顏與曾耳為邦而問禮樂其志何如也而  
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黎矩以平天下其志又何如  
也而履穿肘見歌聲若出金石彼富貴何物足以  
易其內美也哉

問何如斯可以謂之人矣曰樂問樂曰畏未達曰人  
惟無所樂則營營然而謀也戚戚然而憂也惴惴  
然與物讐也其視為獸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  
則可以為人乎曰否人性無所畏則凡可以恣而

言者無不言也雖尤而不顧凡可以恣而行者無  
不行也雖悔而不顧既使其身儼然如不終日而  
其心亦不能以終日安也如是則樂安從生曰然  
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可知已守之一條之吉動  
之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樂心無所忘亦無所忽  
居其室與昊天入居其位與昊天出斯之謂畏畏  
則反身而誠而樂生焉樂則心與天地同流而人  
成焉世之談名理者類言孔顏之所謂樂而不知  
其根諸畏也非畏則心日放而無忌憚矣畏其聖  
功乎非畏則昊天明命曷繇而存乎夫天非徒高

禮

卷

三

高在上而已也氣以成形而理賦焉吾之明德惴  
然在中者天也士庶人能畏天命者斯能成其身  
侯王能畏天命者斯能保其國成其身者樂惟內  
融保其國者樂與人同是故畏也者聖功之始也  
樂也者聖功之終也欲樂學者尚求諸三畏

琉球梁生炫鄭生憲蔡生朝器陳生繼成受業于南  
雍既聞畏樂之訓矣且使之歌詩習禮聽樂他日  
其國君召歸俾國人式焉將行則又告之曰君子  
之事君也以人為大其事親也以身為大子之行  
兼有是責焉耳矣夫古之學者始乎畏終乎樂今



之學者始乎自用終乎乖戾子行乎哉畏之至及為至樂樂之至是為至人以此而成身而不能顯其親者未之有也其心畏者其言敬以謹其心樂者其言和以暢以式其國人而不能媚于君者亦未之有也非惟是也畏也者戒慎恐懼之謂也禮之基也樂也者歡欣交暢之謂也樂之經也大學之教立於禮成於樂而已矣禮樂之化達乎海外其自茲行乎

修身為為政之本知及仁守莊蒞禮勅而已矣凡物應事雖至微小未有不如以而供盡善者及

禮

卷

七

也大學以道學自脩恂慄威儀為盛德至善亦以道也故學必講明而知及知必踐履而仁守仁則助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故曰學至乎禮而止世之談道者張拱端好繩趨尺步其莊也人皆仰之然行不掩言中不孚外者多矣是故以言貌取人而不考其心行非哲也故曰論薦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則作都欲推所學以行政何如曰莫學非政也莫政非學也吾嘗聞諸夫子矣君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學莫有要焉者也雖然君處不恭不可以臨民矣

執事不敬不可以守官矣與人不忠不可以事君矣學也獨非政也乎哉又嘗聞諸夫子矣先有司故小過舉賢才政莫有要焉者也雖然有司不先不可以言簡矣小過不敬不可以言恕矣賢才不無不可以言非矣政也獨身學也乎哉夫學也者知之而後行者也政也者行之本於知者也其必以忠敬與忠先之乎先之以身則有司不令而從小過日可免而賢才日可興矣

於民然後民不賊政馬賊車車斯蹶庶民賊政政斯有不行矣今夫與人之為車也圜砥規方砥矩立砥繩衡砥水而凡益軫輪輻輳輟軹之屬皆焉是故君子觀於車而知政今夫馬驅之則行擊之則奔而逸控之則止而後騁之則進而前其性然也控之使行驅之使止其將能乎是故君子觀於馬而知民今夫轡革為之至剛物也執之者人也執之而練馬急而車尼執之而急倉穽迅厲無以遏其奔橫之勢練急惟宜斯馬動而驚鳴驚鳴而和應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

禮

卷

七

也



天下是故君子觀於執轡而知令之之道問若曰  
政貴一也由舊者也民貴順也作新者也令貴調  
也動惟特者也辟諸御辰軫效駕始諸今日乎而  
今而後思所以執轡矣予曰未也有六因焉震憾  
糾紛鎮之以靜顛沛蕙窘恤之以惠味弱庸闇牖  
之以害高建驕亢化之以恭逸欲披猖嚴之以法  
必慈端懿文之以禮樂此之謂六因因俗宜民  
要也

予歸自京師諸朋來集乃作講約曰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吾平生惟學乎此而已夫不學不習則善

卷五

五

山明不孝不弟則仁無由行不忠不信則身無由  
誠故文而後成學行而後成言誠而後成物敬事  
乎以信孚於民則千乘之國可道也堯舜之治可  
法也是故觀於魯論之首而吾儒體用之道備矣  
諸朋今後遜志力學好古敏求作文以繫辭為法  
一主於理經史必博通寫字必端楷凡吾所輯敬  
慎代書苟有疑悞敬加校訂所謂可與共學者庶  
其在此尚相與勗之諸朋禮謂官府拜跪惟恭以  
事父兄即為盡禮今後敦崇五教必先孝弟月朔  
必謁祠堂拜父母處事必務和睦明義利凡吾所

言必須踐履所謂可與並為仁者庶其在此尚相  
與勗之至於忠信以進德備辭立誠以居業尤為  
切要今後終日乾乾收歛此心存於中者無一念  
之或欺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受業聽講不許  
違約凡誑說妄為一切自省所謂大道必忠信以  
得之者庶其在此尚相與勗之

上知不教而善者無蔽也中人教而後善者其蔽淺  
也下愚教亦不善則蔽也固矣朱子小學數十萬  
言中人以下鮮克知之予採切要為小學古訓首  
以威儀次及於弟子之職者端其本也教習之時

書

卷七

五

歌詩習禮擊鼓為節使之趨向欣歡日忘其頑良  
知良能隨事務務則蔽以漸通矣而况不愚者乎  
朱子又謂女子亦當教以女戒諸書惜其不及刪  
述予輯姆訓以成其志首以內範若嚴辨內外使  
非禮毋由見也婚禮既正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孝順以處常貞節以處變與相夫教子皆基之矣  
夫蒙以養正為本然六三見金夫象女子之愚失  
身於外也謹其所見殆養正之要乎

庸言卷第七



庸言卷第八

事業第八

問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猶浮雲過於太虛可謂輕矣文言大傳何乃重乎曰事者業之始也業者事之成也文言坤之六五自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後發則雖美之至末也非其本矣大傳言卦爻陰陽道寓於器變而通之雖舉而錯之於天下之民用也非其體矣故程子先言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與乎山則是太虛以天言也堯舜道與天同成功所極雖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過道之所

庸言

卷八

一

形者爾事業形於道中亦猶浮雲形於太虛中也曷嘗重其末而亟於用哉苟規規於事為之末而期必功業之成見大意者亦所不屑而謂堯舜重之乎以吾之所謂一而大也故善有元事有會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知其元而衆善舉也待其會而萬事理也浮雲卷舒萬變太虛奚與焉程子以言雖論堯舜其實孔門傳心之要法也人恒言事業必曰經綸者以治絲况治世也凡處物應事必辨其分於先合其情於後則業可成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朱子訓釋不同學者惑焉自愚觀之經者引其緒而分之綸者理其緒而合之其義一而已矣易言草昧之時名分未定必先立君以統其民貴賤以位猶引其緒分之而為經也然君愛民則民愛君相與情洽則政治可辨猶理其緒合之而為綸也以貴下賤則有君臣之義矣由是推之乾坤始交見父子之親焉匪寇昏媾見夫婦之別焉先震後坎見長幼之序焉上無正應見朋友之信焉是即中庸所謂大經也已蔡氏清以大綱正萬目舉訓之綱之在綱與治絲若不相似然

庸言

卷八

二

然而大綱亦不出乎大經之外則其義固無二也又奚容以異視哉程伊川訓經為緯綸為緝則世已有辯其非者矣人之常情大抵自私而用智其有質美而能文者則不自是而好高自是而好高則私日勝而智日繁矣其務學也必不能遜志其取善也必不能虛心其禮下也必不能勞謙其臨民也必不能恭已剛復自用而庶事隳矣故乾不用七而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坤不用八而曰用六利貞以大終也天地自相依附則乾坤互為其用人之合天地者



其惟堯舜乎故夫子以大哉贊乾與堯而坤與舜則否宜若有安勉之異者及其德日見之行也曰允恭克讓曰溫恭允塞一而已矣何者不以陽剛為物先故也不以陽剛為物先故其心德昭昭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何物終能蔽之乎人能太虛其心以以務學以以取善以以禮下而臨民則堯舜事業即以而在矣是故謙虛遜順無往不吉剛復自用無往不凶君子以坤承乾法舜事堯則必溫溫其恭

人君致治之道取諸乾坤而已矣剛而有為不始勤而終怠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寬而有容不記過而遺功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下之賢焉得人人而知之惟論一相使簡九卿各自擇其屬舉其所知以效於上則無遺賢矣故曰乾以易知天下之政焉得事事而親之惟委任於相相分任百司而責其成功則無裨政矣故曰坤以簡能上以論相為職相道得而萬事理甚矣論相之難其人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嘗考帝堯之所以知人者有四焉一曰囂訟以知胤子朱二曰象恭以知共工

三曰方命圮族以知鯀四曰克諧以孝以知舜之見知以德行也朱與共工之見知以言貌也進賢退不肖萬世師之惟鯀則曰舜哉試可乃已治水弗績豈非知鯀有子禹終為之成與此所謂惟帝其難也後世銓衡身言書判之法猶以言貌取人而孝廉賢良之科則廢矣然則側陋有舜復出曷從而舉之吾以為科試之後舉其中有德行者不次擢焉則天下不賢者勸矣自非聖君賢相出於至公則天下烏乎服亦惟豫以善養人可也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安民之道其必惠而不費乎堯舜以欽明為政本以民時為急務行吾仁也是故幽冀雍梁多食麥之民青徐兗豫多食黍之民荆揚蠻貊多食稻之民并營戎狄多食肉之民五穀之中稻種尤美天下之同嗜者也神農之教曰日在奎斗指昴星昏中務民種稻杭日在東井斗指午房昏中務民種黍菽日在軫斗指酉虛昏中務民種粟麥日在南斗斗指子昴昏中務民獲

得獵飲若天道敬授人時其本諸此乎今也江淮以北民惟蓬末而惰於農燕齊以南良田污萊者多矣江南吳越力穡而多稅其耕至勤且悉也



周宮設稻人焉移南就北田日墾則稅日以補置  
同嗜所在民必趨之三年有成則邊食足而民安  
矣書曰食哉惟時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斯  
之謂與

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此  
兩言天下者皆自子孫既為天子而追言之也如  
以辭害意則稷封於有郃而為諸侯古公避狄於  
岐下而泰伯為之子曷嘗奄有天下哉是故躬稼  
非禹也有天下非稷也禹稷以絕德羿豸以絕力  
對舉而言之尚德之竟可見矣立人之道曰仁也

庸言

卷八

王

義泰伯讓國而逃王季之後因之而有天下則仁  
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皆盡其倫焉所謂至德者  
此也世乃謂泰伯讓天下於殷紂豈不謬哉

皇陶於堯舜之道見而知之其種德也邁矣明德慎  
罰實其肇端禹之次也其陳謨曰天工人代則天  
人合一可知曰言可底行則言行合一可知周人  
追稱之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  
命是其學本於敬表裏無愧身之所為皆可言於  
人德之在身自然合乎天蓋已入聖人之域矣夫  
天之元命不待遠求自能作之非聖人不能也以

仁之於父子言之齊號泣于昊天于父母以固命  
也夔夔齊慄惟知由仁行爾致替賸底豫而天下  
化則命自我作矣以義之於君臣言之文王遭紂  
囚于羑里此亦命也寃悔推遜上貢必適惟知止  
於敬爾致紂之喜命為西伯則命自我作矣不求  
元命於天而求元命於性故能以人合天以義立  
命皇陶之學近紹堯舜而遠開文王者也是故君  
子言必顧行行必顧言無須臾而不敬然後天未  
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

庸言

卷八

六

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始精一之傳  
開博約之源者乎凡得於心者謂之德德有古有  
古不可執一以為師也善為善德不善則凶天下  
之人萬有不同而事亦萬有不同吾之所主者善  
而已矣善在與與吾從而師之善在彼與吾亦從  
而師之薰收并蓄惟善是師博而求之於萬殊者  
也凡心之所同然者謂之善純乎理而無欲純乎  
義而無利則善矣如雜以欲而似理雜以利而似  
義則非善矣善不可執一而主之也必其理義協  
於心之所同然而無二三之雜則天下皆以為是



然後用之是謂克一約而歸之一本者也以此而取人為善天下其有不心服者哉夫理義安於自然則一一則見諸政事者純而不雜故傳說得之以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人之有生也為大化所驅日在波蕩之中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今日取以明日舍彼今日欲以明日慕彼憧憧往來溺於人欲之流其不載胥及溺也幾希聖人崇德廣業則不然取舍之極定于內私欲之羨絕於外夫然後至善可止德業可成也文王立德立功蓋用此道故詩曰無然畔援

庸

卷八

七

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也者至善當止之地也不曰至善而曰岸猶夫洪範以王道為王路也人能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必止於是何事功之不可建哉人之得志也暴著其形迹者有之誇大改常者有之逞其私智曰與天理背而馳矣事功雖建安能保其終不敗乎故詩美文王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單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過密之後將之以譙及其伐崇也因壘而崇降則易易爾今之公卿不先事而昧則後事而驕無一不昂然自負者其為德業可察見矣故曰文王我師也

二南之化其猶乾坤乎乾用九天德不可為首剛當濟之以柔也坤用六承貞吉柔當濟之以剛也故文王之德之純也緝熙敬止徽柔懿恭豈非剛而濟之以柔者乎大姒之嗣徽音也思媚而先之以忠齊相與和樂而存恭敬豈非柔而濟之以剛者乎剛而濟之以柔正位乎外而天下之男教備矣故彼其化者處之野人赳赳可用不徒可為干城而已曰好逑則與聖人同心同德曰腹心則與聖人咸有一德豈武夫而有文德矣豈非見群龍无首者乎柔而濟之以剛正位乎內而天下之

庸

卷八

八

教備矣故江漢之女被其化者皆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詩人咏之曰漢廣江永至于再至于三豈非以大終者乎剛柔相濟其化也猶九六之用也故曰二南之化乾坤之道也周公之頌文王也曰令聞不已又曰濟濟多士蓋君以得臣為明也其留君爽也曰若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臣以事君為良也說者謂鳴鳥鳳也故君爽矢卷阿之詩取以托興固未必可信也然其意則與周公同矣先歆之以福祿壽考之盛而後及賢才自輔之益所以歆動成王也其言君有



令聞必及於賢才之引翼君明在于得臣蓋可見矣其言多士之效用也必及於天子之命使是臣良在于事君又可見矣然明良感應何相頌之狀而相遇之疎也故其卒章又曰鳳梧桐為比而因以興車馬之盛焉其意正如周公之蓋成王令聞令望欲其如文王不已也藹藹多士欲其如文王以寧也二公忠君愛國之意至矣哉後世元臣務為忠悅而以順為正嫉賢妬能而不欲其進皆二公之罪人也

先王經綸天下之迹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庸言

卷八

九

治內則宜以天保以上之詩教人矣考之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儀禮曰登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何也人合莫大於君臣即君臣則朋友樂之矣天合莫大於父母即父母則兄弟樂之矣以其所以不肄伐木棠棣與肄鹿鳴之詩周行則效言有德也肄四牡之詩父母不違言有孝也肄皇華之詩周咨下情言有民也有周盛時大學之教行幼而學之壯而行之皆是物也迨于厲王小雅盡廢宣王中興內順治而外威嚴將以復天保采薇之治也言甫文武以憲萬邦猶有鹿鳴之餘焉張

仲孝友以冠萬善猶有四牡之餘焉召虎旬宣以及四國猶有皇華之餘焉先王盛德至善之澤於

賦可見矣

宋人有言曰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已不正而能正君者也今之學者情則好遊豪則好飲甚矣從善聽諫之難也而况尊為天子者乎舜之命臣翼為明聽而必申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可謂不自聖矣周成王之命臣也則異於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必欲其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無亦

庸言

卷八

十一

自是者乎帝降而王於斯見矣然禹告于舜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告成王曰無若放王受之迷亂酌于酒德哉今三尺童子好遊而斥其傲慢好飲而斥其迷亂則必艱然不悅矣以自恭他日學古入官其自負可知尚望其能格君心之非乎

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法天法祖而已故書稱周王曰惟典神天後世人臣所以望其君者亦曰惟天惟祖宗盛德大業祖宗之所以法天者也備德保業守成之君所以法祖者也故天保之詩首言天



福人君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日新之謂盛德也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即富有之謂大業也祖宗錫之以福曰萬壽無疆日新之謂也曰徧為爾德富有之謂也申言天之福俾爾殺殺以至惟日不足亦日新之謂也以莫不興終于以莫不增亦富有之謂也申言祖宗之錫福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而比諸日月南山松柏以章之盛德大業之祝已寓乎其間矣以人臣預宴者所以願其君也至如兩君相見之樂曰文王曰大明曰絲首言人君法天而德與天合終言祖宗之大業由於天授

禮記

卷八

十一

以此奏樂使人君嘗聞之若能法天法祖雖有姦邪告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其說必不行矣頌而無諂諫而無驕人臣格君之矩矱也諫者法語之言使人從而必改則無驕矣頌者巽與之言使人從而必繹則無諂矣其本諸書乎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頌之所由始也曰用遊于逸曰用淫于樂諫之所由始也三代而後惟漢近古頌如王褒聖主得賢臣果能無諂乎諫如賈誼可為痛哭流涕果能無驕乎漢晉之臣諫其君則指為桀紂桓靈唐宋之臣頌其君則稱為文武神聖不知皆能

格君否乎要之繫乎上之人而已好頌不好諫是驅天下而之佞也好諫不好頌是驅天下而之忠也女無面從退有後言唐虞之君好諫可知矣斯謀斯猷我后之德周之成王已好頌矣况其他乎君子於此可以觀世

端天下之本存乎德治天下之事存乎才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三皇五帝以至禹湯其君臣未有不全盡者也至于有周文王之德之純非無才也緝熙敬止其德著矣周公之才之美非無德也制禮作樂其才著矣孔子聞而知之是故兼盡

禮記

卷八

十一

人見天厚其德而兼有乎才故曰罔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司馬公曰才德兼盡謂之聖人才德俱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其論是矣又曰聰察強毅謂之才正直中和謂之德則是誤以德為才矣吾則曰德之全者大而化之合五常而成一德才之全者化而裁之通六藝而貫三才然後才德辨矣非吾孔子其孰能與於此或曰古聖人才德之全天地中和之至也後世則智愚賢不肖有難辨者有人於此飲酒淫色不脩厥行可謂不肖矣然而言詞敏給技藝巧偽使



之臨政治民剖斷如流毋乃近於智者過之乎有人於此言行謹勅繩趨尺步無莫不賢之然而言詞鈍拙技藝卑陋使之從政治民智識昏暗不能剖斷則又類愚者之不及也由前言之才勝德者也雖適用而終敗由後言之德勝才者也雖無用而免咎然則才德如之何其可以兼盡也曰學于古訓以致知則才日長矣篤于自脩以成身則德日進矣德與誠立則天下之本端才與誠合則天下之事治

唐虞三代之書嘗參考而融會之大氏以民心為天

命蓋天之視聽惟人人之聰明惟天人心向背則

必欽必敬終時者受上刑皋陶曰達于上下伊尹曰天佑民歸皆合一而言之以心法也堯舜而後時令莫備於禹詩蓋后稷所傳耕籍蠶績之候三代世守之者周公述以告成王以治法也商頌曰稼穡匪懈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夫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與周之王業所由成皆可知矣洛邑既宅周公歸政於成王召公作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必疾敬德及召公欲老而周公留

之吉以天命民心去留惟人垂數改周聖賢齊治者或以固其國家俾克款蓋于執喪大否雖念天而終之曰予惟用刑于天越民又曰嗚呼吾惟不知求道此畏天命悲民窮而且知民心為天

唐虞三代往矣其法存焉有能舉之其為道也

御書焉用哉  
心非懸空在內不著於事事非隔越在外不與乎心也天下豈有事外之心哉事隨物至心覺之而好惡形焉好妍惡媼者謂之人心口之於味之類是也好善惡惡者謂之道心仁之於父子之類是也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於彼間不容髮理欲不辨而泛焉應一日萬幾之繁則危者反以為安微者不復操而存矣於是聲色臭味皆貨取而操有



之天下之民不得以親其親子其子曰以因窮而  
簡曰吾固心學也堯舜之傳心也果若是乎故大  
學始教格乎物理非外也格以心之理若乎事者  
也推之治國平天下則絜矩即此而在夫豈以空  
談為哉夫公則一理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  
焉以私心也私心一萌人自為志吾不知其所終  
矣凡有血氣者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其本心未嘗  
不同也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  
其本心亦未嘗不同也皇天既付中國民而吾不  
之恤使之泯泯焚焚予則忘為天其謂斯何而命

庸

卷六

十一

可常保哉無亦因其本心之所同者通之而已是  
故君子敬脩其可願施諸已而不願則勿以施諸  
人執其兩端察之惟精用其中於民由之惟一非  
徒存吾心為也用人以正其德理財以利其用衣  
帛食肉不飢不寒以利其生無非事也則亦無非  
心也以孟子牖齊君推其好貨與不悉一牛之心  
達之於民即堯舜所傳之大道也曾子蓋親得諸  
孔子矣知至則察之惟精意誠則由之惟一精故  
明一故健易之同人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內明外健茲民志之所由通者乎

之紹堯也制亂以致治而已矣是時洪水方割四  
凶在朝黎民阻飢百姓不親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謏說殄行交作首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  
能邇博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蓋以人治人  
期其效也復咨四岳九官而後告之曰欽哉惟時  
亮天功蓋以人合天敬其職也必待考績無陟幽  
州而後無績咸罔始與堯同則其致治也已不若  
特難之易矣夫有中國則有蠻夷矣言率服不於  
中國蓋舉其難也難者率服為者可也夫致治之  
人非良固不可以後特也故民知於中至德也

庸

卷六

十一

而樂且無敗群則慕餘芻者自遠而至矣斯蓋皋  
陶安民知人之謨而舜用之治中國馭蠻夷萬世  
不能易也周循虞制養民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  
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  
為之恤則食之以時矣分天下為五服而以周索  
戎索辨其疆戎索以柔遠周索以能邇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儀刑用德賴以為命者故其博信  
必以德元而好惡必行屏絕故能遠至邇安後世  
一切反是非但中國民食之失時也邇卒窘於債  
帥本色折色支不時給雖有違即無由惠之家丁



部曲種姓極劾而內地侵漁則置而不問博信匪人視驅牛羊而就豺虎有甚焉者矣可勝嘆哉此則制亂以致治雖九官分職其必以牧民為志乎豈直牧民實籌邊之南策也

問人君至尊最也大人格心厥道何繇曰正己而已矣立德則誠日宜好學則才日廣篤敬則行日謹為善則譽日隆儀度肅雍見之而欲心消對揚開推聞之而躁心釋雖或深居簡接以其為人望所歸猶知倚重况於容勿相親者乎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以之謂也

庸

卷八

七

問井田封建學校肉刑皆相因以成治者為治非此終苟道爾然井田壞於商鞅封建廢於呂政肉刑革於漢文帝今之所存者惟有學校而蘇軾猶謂與古不合然則將何所秉乎曰井田有二法焉吾能言之禹嘗盡力乎溝洫矣周人因之鄉遂用貢法遂人十夫有溝其間容洫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都鄙用助法匠人九夫為井中為公田所謂溝洫者則限田之多少而正其疆界以二者所以異也今也起科納稅貢法猶存徧行於野不止於近城而

已然孟子之時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則助法之壞久矣至商鞅而盡廢之蔡澤謂其開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蓋勢必至於此而後可以杜其爭也立法之初山谿間阻田已不彊盡井後世焉能復之故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自漢以來行莫之成焉丘文莊公配丁田法一丁占田一頃當一夫差役仕宦優免及其子孫以寓世祿之意其庶乎否則無益之空談也封建有四制焉吾能言之一曰封先代之後以作賓二曰封宗子以作城三曰封異姓以作藩四曰封廢夷以作

庸

卷八

六

鎮行是四制而又經之以九服緯之以五等取之以廢讓道之以往來聯屬天下如一體然其法良矣然詩書所稱三監以殷叛居東三年斧破成缺殘奄至于將蒲姑猶勤成王而荆舒微徐淮夷與周公之世若以其紛紛也舟膠於楚而巡狩述職寢廢去成康之世若以其近也夫俶焉且爾而何終之能令是亦勢也然其實公天下之心乎愛惡相攻其人之情乎公天下以為心而不盡人之情勢不盡行而吾之仁固洽也今封建不可復矣慎擇守令久任郡縣將不為州牧鄉遂大夫之比



乎九載通考然後黜陟其明者增秩使仍治之  
自守令而牧伯自牧伯而公卿是亦加地進律者  
也而又奚以封建為哉乃若肉刑始於苗民之淫  
用堯懼其為世訓也取而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  
後准故曰報靈以威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  
於賄刑為九詳至周文武尤謹庶獄而成康措之  
者四十餘年穆王訓刑非重之也使四方知刑者  
聖王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是則文帝除之得  
聖王意矣其可復邪學校雖存而蘇氏謂取士論  
政弦誦不與古合斯則復之可也

唐書

卷六

九

古之學者說樂而不愠故其仕也休休如有容今之  
學者愠而不說樂故其仕也戚戚如不足書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以耐事已謂度內  
戚之而不稜拂之而不動何大事不可斷何大業  
不可建哉見譽而喜聞毀而戚相高相軋而不能  
以一朝安甚至忿疾鬪狠殺身亡家是則愠之流  
害也惟此心純乎理義則無入而不自得一毫拂  
之而愠萌焉譬若塵沙入目作急屏除亦惟誠之  
於思而已陽明曰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  
刀子予則曰不愠二字教人須就性情上用功

問有見於為邦無見於為道三子者之撰也有見於  
為道無見於為邦點之志也點雖見與而為邦者  
終亦違焉將安取衷乎哉曰舞雩詠歸非忘世也  
對時育物同乎人而無我而奚容心焉胸次悠然  
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德也舉而措之王道也必使  
有勇且知方焉者必使足民焉者必為擯相焉者  
雖皆為邦之才惜也有我而未大也聖人絕意必  
固我之私而用舍行藏奚容心焉故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安老懷少綏來勅  
和名得其所是無心而成化者也天體物而不遺

庸言

卷六

辛

仁體事而無不在育物仁之理也同人仁之量也  
上下同流仁之用也他日孟武伯問三子若之仁  
子皆稱之如其志而仁皆答以不知是則點之志  
志於仁矣雖若不屑於用世擴而充之心無非事  
是為道也寔亦可以為邦也其斯點之所以與乎  
問由仲尼而來濂洛關閩聞而知之矣何王道之終  
弗行也曰王道本於天德者也其體誠醇其用誠  
大其功誠遠其化誠緩故行之難也體誠醇矣矯  
偽襲取之術售焉而濫用誠大矣清淨浮誕之習  
徇焉而狹功誠遠矣富強近利之謀用焉而陋化



誠緩矣刑憲操切之令章焉而促是非行之難也  
絕有我之私之難也故仲尼之道大矣而天下莫  
能容也狂者進取有見乎其大不屑乎其小殆  
亦可與適道以達天德者與故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

聖賢之學用世而已矣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探  
群弟子用世之志也曾點以所見大意言之推而  
錯諸天下之事堯舜功業豈外是哉乃若公孫丑  
以加齊卿相得行道為問則亦自孟子用世言也  
時無仲尼以道自任其所以不動心者知言卷

庸言

卷八

二十一

皆運用自心以宰制天下不徒如點之有見而已  
固將以有行也知言則明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  
所疑養氣則配夫道義於天下之事無所懼天下  
豈有心外之事哉蓋無所為而為者義也王道也  
有所為而為者利也霸功也氣由義生而制事急  
遽則不能以無謬故常集義雍容為所當為欲所  
當欲而不預期其尤苟意必一萌則計功謀利道  
義弗存剛大者索然餒矣此天理存亡之幾王霸  
之所以分也勿正則易忘勿忘則易助皆相因者  
亦惟必有事焉時時自省而已勿忘者由不為達

諸所為而心無間息由不欲達諸所欲而心無以  
昏勿助長者惟無為其所不為而不見小以俟大  
也惟無欲其所不欲而不欲速以求剛也念念今  
天理之正事事即人心之安靜則植得待時成就  
浩然則大孰能禦之若義襲而取則駭而崩矣丑  
也並舉王霸以詩其師何其無見與後世心學惟  
以勿忘勿助之謂為文武火候陽明曰不於必有  
事上用功而懸空守着勿忘勿助是未曾清水下  
米而專放火燒鍋也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  
裂矣

庸言

卷八

二十一

皇陶明刑淑問而不仁者遠其言天叙有典必曰勅  
我天秩有禮必曰自我凡命德討罪皆自天出而  
已私不與焉謝氏顯道曰人誰識真我真我者何  
理是已若皇陶其識真我者乎今夫雞鳴而起凡  
百日用器物皆以為我而不知其非真我也甚至  
左右厮役雖惡且逆亦以為我而曲護之客氣一  
動包然震怒言貌變而耳目昏不能反躬而天理  
滅矣於戲天豈遠乎哉地上之氣皆天也呼吸視  
聽與天氣相入而不須臾離故天之聰明威無  
非人而人之出性皆非天也能識真我而以



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則循理而天矣苟認  
外物為我而妄亂天則是自賊者也仁者固如是  
乎是故必識真我以為天下國家然後能立仁者  
之功

敬一之義乎九經箴首脩身曰敬者內外動靜合  
之謂也齊戒明索以正其心心正則容正故一其  
內以制其外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容正則心正故  
一其外以養其中禮者理之顯也非禮者欲之肆  
也未動則防非禮之將萌既動則防非禮之投開  
動靜一於禮則是一者無欲也由敬至於誠矣推

庸言

卷六

五十一

之自尊親以至柔懷有條不紊孰非天理之顯者  
乎或問九經與禹謨九功洪範九疇同異曰皇極  
其脩和之本乎脩身則皇建其有極矣以人合天  
以人治人大氏皆事之出於心者爾可以心神會  
而不可以文字拘也

春秋者聖人經世之志也幽王之亂中國夷狄混而  
為一矣平王東遷世道益降而春秋作致謹於夷  
夏之辨必內中國外夷狄而後世道可復也故夷  
狄能送中國盟會則人之能行聘禮則爵之能正  
中國所不能正之罪則酌輕重以許之及行詐謀

用狄道則斥而外之猶夫故也經世之本立人之  
道仁義而已五霸桓公為盛其事功正而不誘恤  
中國之患仁也攘夷狄之患義也故春秋予焉為  
世道計也其聖人之權與然恤患則書曰次于聶  
北救邢次者行仁之緩也攘夷則書曰遂伐楚次  
于五淅者行義之專也自二君之故邢不如伐  
楚之烈然因怒燕桓遂受燕以伐楚其意私矣在  
帝王則由仁義行非行仁無益若假仁義而萌  
私者故專封並嫡則五禁先自犯之矣故楚滅  
黃狄復侵鄭晉文以下譎而不正况以貪欲行之

庸言

卷六

五十一

哉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王者其必求端於天  
乎故書元年備四時者示人君法天德也有天德  
則可以語王道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得兵勝者霸  
漢人以皇帝王伯象春夏秋冬者又在其後矣此  
皇極經世所謂天道之變聖人之權也永康陳同  
甫自謂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  
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  
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非有得於子邵子之書  
與上孝宗書陳其所學如共且謂今世之儒自以



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  
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拱手以談性命不知  
何者謂之性命乎最後請遷都建鄴守京口采石  
以為股肱雖名上致以定大事然竟不能用也嘗  
謂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  
足以開物成務呂東萊極推重之朱子過其山居  
與語現其祖素司有心派別後累書論三代盛衰  
盡倫盡制漢唐盛時雖不誅盡而亦有時公若  
之司今不盡巧無常法之六有不備而無常  
故之豈亦素秋之權子其大意則欲匡中興而

庸言

卷八

五

夷狄爾著酌古論二十篇首稱光武餘皆有見朱  
子與書詞多峻而同甫益謙予讀其集而深悲之  
同甫固奇才也時不能用與之適道可也元末我  
師取采石遂都金陵頓兵京口遂混一中原然則  
同甫之見卓矣哉

龍湖張子治論機權以濟天下事變予曰温公嘗論  
機權矣機者勢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  
中於彼差之毫微失之甚遠聖人所慎無過此者  
方動之微眈然見之故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  
凶權所以審輕重緩急者也彼重而此輕則舍此

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舍去就之  
間不難於道乃所謂權也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  
之平也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仲尼  
去魯去衛其審機乎斟酌禮樂其惟顏子可與權  
乎後世惟孔明近之下教今日諸有忠慮於國者  
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平以前定之機也  
然而不能止昭烈伐吳機不在我也又曰吾心如  
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以不窮之權也然而不能上  
昭烈立劉瑁妻為后權不在我也故合機與道  
道前定則不窮矣其誠乎開誠心布公道是也

庸言

卷八

五

子曰然  
詩稱正直是與吾觀聖賢皆以正直為本而忠厚以  
濟之三家者無曾矣季氏尤專八佾舞於庭曰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非孔子之正直乎王安石相  
神宗君臣如一人對上曰王安石之學不是其身  
猶不能自治非程伯子之正直乎吾深有感焉  
有子之論言行交際也謹始慮終得前定之機焉凡  
言論相接先自忍默及將然諾則必思曰義乎非  
義乎非義之義乎必近義而後許之否則駟不及  
舌不可踐也揖讓相見先自雍容及將致恭則必



思曰禮乎非禮乎非禮之禮乎必近禮而後行之  
否則病于夏畦亦可醜也交結相依先自審察及  
將委摯則必思曰可親乎不可親乎彼何人斯而  
可出入其門乎必可親而後依之否則比之匪人  
不可主也雖居大位負重名者其可忽哉徐武功  
悔婚於馬士推王威寧屈膝於汪直吳康齋稱門  
下士於石亨足為殷鑒也已矣故君子應事處物  
三復斯言庶幾趨吉而取福

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有實之名也易曰翰音  
於于天無實之名也吾觀有周文王緝熙歆止垂

唐書

卷六

三七一

法后昆故成王學有緝熙于光明可謂鶴鳴子和  
者矣垂鴻萬世不亦宜乎乃若夏啟能敬承禹之  
道厥有茲子曰五觀嘗叛啟作亂啟命彭壽討而  
降焉以子叛父豈特不敬哉及其為弟作五子之  
歌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說者乃稱其賢何也無  
亦翰音之謂乎後世巧言盜名者何以異於是餘  
冬序錄王安石解詩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  
畏不畏于天而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  
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及行新法乃告君以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也因併

及之

人若未嘗不好治而惡亂亦未嘗不欲用君子而去  
小人然訪之左右未必不如齊人之譽阿大夫也  
訪之百官未必不如八司馬之譽王叔文也訪之  
元老大臣未必不如張禹之黨李逢吉也訪之耳目  
言官未必不如劉栖楚之黨李逢吉也遂使人君  
聰明惑亂心無所主君子將用而復舍小人將舍  
而反用於天下禍亂始起於偏信之私矣秦二  
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  
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

唐書

卷六

三七一

不得聞故人君燕聽則明偏信則暗唐虞關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蔽也靖言庸違不  
能惑也彭公韶曰時御午朝與九卿商確大政其  
亦燕聽之道與  
自古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欲擠  
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然後君子不得以  
自容當庸暗之主則顯擠之石顯之於蕭望之是  
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擠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然  
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飾邪行者其惡難  
知唐高宗為太子李義府為其舍人嘗獻承華箴



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及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實  
誦事太子而文若謹直者及高宗立與許敬宗陰  
揣帝私將立武氏進言使帝廢正后易太子殺大  
臣一舉而三綱皆絕遂俱拜相惟斯是利賣官市  
獄門如沸湯其後武氏得志易唐為周嗚呼凶于  
而國一至以邪人主可以鑒矣

燕泉何公孟春為少宰嘗問曰王祥何曾褚淵皆孝  
友人也祥曾歷事魏晉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  
然則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揚雄之恬靜  
阮籍之放逸周顛之高蹈宜非利達所能動矣而

惟為莽大夫著劇秦美新籍為晉造九錫文顯代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自損忠貞之  
節何哉子對曰君子以成德為貴物交而心不動  
者德成之驗也不能勝物而動其心德固未成與  
公曰是則然矣小人難知甚於君子倚官掖以自  
固則去之尤難家事無預外人一語爾李勣以以  
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復以以言  
贊明皇廢三子以自結於惠妃詩曰盜言孔甘以  
之謂也盧杞則不然受知德宗初無所倚也忌張  
鎰忠直則曰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遂出為

節度使死於李楚琳惡類真卿挺正敢言則曰真  
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遂使宣慰李希烈為  
其可殺忌李愬才望則曰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  
辭遠使遣往吐蕃會盟還卒于鳳州夫杞非有所  
毀也湯托公論使聽者無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  
以其甘言視二李尤巧人主何由覺之予曰人主  
不兼聽則蔽臣欺罔言無不從矣國家大事必也  
會議推舉則被馬能投間乎以唐虞之所以必然  
謀也公嘆曰子可謂知成法者矣

唐王好謀能斷乃可以達大事定大業然謀固不易

而斷為尤難漢世僉謀果斷尚猶近古輔相公卿  
聽總群策而裁之乃取制詔可否棄珠厓則用詩  
詔賈捐之議止單于保塞則用郎中侯應議不受  
匈奴使者詐降則用光祿大夫谷永議許單于入  
朝則用黃門郎揚雄議棄涼州不可則用郎中虞  
詡議不絕西域以制北匈奴則用軍司馬班勇議  
交趾蠻叛罷遣大將選刺史太守以注則用議郎  
李固議涼州兵亂謂不可則用議郎傅燮議以八  
事所係利害甚大而郎大夫建白獨異元成哀安  
順靈六帝皆非明主能違衆用之而大臣亦不堅



執蓋公道存焉爾唐憲宗伐淮蔡不惑辟議獨任  
裴度以成功未真宗澶淵之役宰執有欲避其鋒  
勸幸吳蜀者獨從寇準謀虜乃輸平大臣得人故  
也孫權拒曹操吳人懼衆寡不敵張昭以舊臣勸  
權迎之果從其謀必不能成赤壁之功建昌時之  
國矣周世宗欲征劉旻馮道以四朝遺老力諫止  
之果從其謀豈能成高平之捷北取三關乎新不  
如舊少不如老而誤事若此則人君亦惟審勢度  
持義以理義而已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大業  
之成在戰與守自宋以來郊廟之議猶且紛然而

庸言

卷八

三十一

况於治內籌邊乎慎選論思之臣稽古以備顧問  
則人君果斷乃有所據故說命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

謀臣在內腹心也勇將在外羽翼也聯為一體不使  
損折則動靡不勝矣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破  
敵而還賞前諫者曰乘危徼幸天所佐也諸君之  
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袁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  
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遂  
敗紹還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於是殺豐觀二  
人所以待腹心者則成敗可知矣操之取荊州也

劉備孫權大破之江南諸郡歸心於備權假備領  
荊州牧而勸備取蜀則其心可知矣夫天下大形  
勢南莫如荆欲圖恢復而棄荆就蜀雖庸夫知其  
無益為之則荆近江陵權遣魯肅拒羽則其謀已  
露矣為備計者宜遣法正往江陵為羽謀立可以  
為子應援而方主漢中不復顧羽及羽自江陵拔  
去則曹操將曹仁於樊操帥師救樊羽敗走權使  
魯肅擊斬羽視公孫瓚不救別將遂為袁紹所  
討亦可以其夫羽翼既翦雖有復心尚安所施乎  
羽自是孤矣以備乃以不復中興也

庸言

卷八

三十二

天下之大患二有與天地俱者矣黃河是也有與生  
民俱者矣夷狄是也吾嘗謂治虜如治河然禹之  
治水醜而為二渠疏而為九河所以殺其勢也夷  
狄亦然漢之匈奴今之蒙古也唐之回紇今之瓦  
剌也春秋之山戎唐宋之契丹今之朶顏三衛也  
唐之渤海宋之女直今之建州衛也昔嘗分蒙古  
為二瓦剌為三朶顏建州衛所殆將百數其勢分  
則其情貳受我官爵利我賞賜猶河之分而不能  
決也今則虜合為一矣安得而不滔天乎詩曰心  
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庸言卷第八



庸言卷第九

著述第九

著述者道既晦而能著之使明聖既作而能述之使傳非謂一切言語文字鄙倍支離者皆可以為著述也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是皋夔稷契之時已有之矣丹書陳於太公放勳見於孟子世所傳誦無不止以方在方策教以樂王群夫民之俊秀教為庠序學校俾日講習以明其懿德焉學成而後用之以為國家宰及民物書不于古訓于何其訓詩曰

素

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文也威儀禮也博文約禮蓋周道也猶懼弗率於是乎學古入官有端而之戒有非聖之誅有造言之糾故天下大同罔有違戾及其衰也家自為學國自為政聲教殊而道遂晦仲尼有憂之述詩書六藝以式萬世故其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後周蓋憫闕焉懼作聰明而幾棄先王之彞訓也其所雅言躬行有得豈越著述之外哉苟謂皋夔稷契無書可讀則亦何必讀書子路之佞爾其在乎今厭棄聖經反宗語錄之鄙倍支離者自謂道學

無乃飲其流而迷其源乎是故束書不觀游談無根酒醴未成而惡糟粕者也記誦不遺玩物喪志筌蹄徒設而不獲魚兔者也周邵程朱皆學于古訓而有獲者曷嘗舍聖經以求道哉然學庸語孟之後未見醇而不雜者矣是故積學以明之聞見之知博文者也反身以誠之德性之知約禮者也知豈有二哉以尊德性為本而合聞見之醇以培養察之惟精由之惟一則道在我矣

素

順易以道陰陽卦爻未之及也孔子翼易始言之乾之初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坤之初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則凡九六皆舉之矣九二見龍在田坤之廣也乾施焉故德博而化六二直方而大乾之大也坤承焉故德合無疆知崇於學問寬仁則誠存而位乎天德自見龍而為飛龍言乎其崇也健故也禮卑於敬直義方則德立而見於事業以上體而居下體言乎其卑也順故也二五之相應也有如是夫九三言君子者何凡天下之為君為夫者也故詩三百臣詠其君妻詠其夫皆曰君子



小邑亦君也匹夫亦夫也故曰居上位而不驕  
下位而不憂六三言無成有終者何凡天下之為  
臣而送王事者猶地之於天妻之於夫也臣之不  
可以為君妻之不可以為夫地之不可以為天一  
也以下事上而已矣以內助外而已矣敢居成位  
乎哉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九陽而三亦陽  
剛之偏而能自備者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四以  
陰濟之則及時而躍矣曰在淵者何以言乎其陰  
也六陰而四亦陰柔之偏而能固守者也故括囊  
以示其謹三以陽濟之則美已先含矣曰王事也

卷九

三

何以言乎其陽也曰躍曰送者何躍則在陰猶健  
送則在陽猶順皆或之者何陽居陰陰居陽隨時  
未定之義也上九陽極則亢上六陰極則戰皆稱  
龍焉以氣而不以質也質雖分二而氣則合一其  
坤之承乾者乎合乾坤而觀之天下之道冒之矣  
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庖羲畫卦因而重之世皆真疑謂所畫不過八卦重  
之者文王也故謂之周易予考之周禮夏后氏連  
山易以純良為首殷人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周易  
以純乾為首其經卦皆八其列皆六十有四是則

不待文王先已重矣然則何所徵乎管子曰伏羲  
造六虛以迎陰陽周人循六虛以行陰陽繫辭曰  
上下無常周流六虛六虛者六爻之位也六爻造  
自伏羲而周人循之則是卦雖八而其列必六十  
有四自庖羲時已然矣又疑之有

理一分殊庖羲以來言理日以備矣凡經籍文之可  
博皆理之已窮者也有一聖賢出則名理各自不  
同故堯始言天舜始言心湯始言性而欽敬文明  
精一中正恭讓禮義寬和畏慎溫直剛毅仁信知  
勇之類見於禹皋陶之謨伊尹之訓仲虺之誥者

卷九

四

可謂殊矣分之殊莫非一理理之一則不越乎分  
殊之外此乃天然之妙也說文理治玉也物之脈  
理惟玉最密心如巧匠磨礪入細理日窮則義日  
精然後措之於事皆心之用而不差也夫氣一而  
已而乾主之坤承之文王彖易乾坤皆首言元蓋  
本舜所謂德元合人於天也天即人則氣即理矣  
太公望見而知之陳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曰於  
曰義而總之以仁仁即元也坤所以承乾者也夫  
子翼易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然  
非實有諸已則不可故又曰大人存誠君子忠信



及兩告樊遲曰仁曰知曰禮曰義曰信是謂五常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以其可欲者  
也由善而有諸已則信也雖美大聖神皆由性善  
詣乎其極焉爾是故盡其心則無欲無欲則其理  
一也殆猶治玉復其天然之質乎徒能作用心之  
知覺而不知窮理以盡吾性則工雖巧而所治非  
玉矣所以流為異端也

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非安排也會萬而歸一非  
牽合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又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庸言

卷九

五

不可不察以朱子即物窮理之說所自出也物身  
物物無一可同者析之精合之大豈可無稽古之  
力乎今自天言之堯言欽若昊天不言上帝天亦  
物也其象必有日月星辰其曆必有當其之日其  
氣下行于地則必有暘明昧幽其生物則必有民  
及鳥獸以皆自本及末觸類而長之也舜言類于  
上帝不言昊天格其物類六宗山川群神亦如之  
然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已不同矣日之與月  
以至群神其所以然者亦豈能同乎父子君臣物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其大凡也父慈子孝君明

臣忠則又異焉慈之則愛之愛之則誨之孝則溫  
清定省愉色婉容則益異焉至於無隱有犯有隱  
無犯又何為者乎耳目物也聰明理也視遠惟明  
聽德惟聰又曷而然乎否則學而不思義理斯罔  
也已矧義理無窮不可以頓悟也一物不格則吾  
心一理不明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本末貫徹內外  
昭融則吾心之知至矣雖天地之化育可一也而  
况其粗者乎

庸言

卷九

六

子曰惟以語截得上下最分明道非無形也無形  
則與器離而不合豈非窈冥昏默之說乎夫卦爻  
陰陽之見於奇偶猶有生之類肖形于天地者也  
凡物象可見者皆謂之形然形非道也自形以上  
即謂之道矣蓋其一陰一陽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不離乎形而亦不離乎形者也道非器也自形以  
下即謂之器矣蓋其囿于陰陽靜而無動動而無  
靜所象之物成形而滯於形者也不分道器則混  
精粗于一矣不知上下則岐有無而二之矣故曰  
道亦器器亦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聖人立言之妙本於物格知至觀於六籍取象立義  
雖鳥獸草木之微至理存焉然天下古今三才萬  
物之所共由者道也道之在人尤不可離一氣流  
行於天地古今秩然出於心之所窮者理也理之  
在人尤不可亂也者道之條目也性則理之命  
於天者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有生則有性無生  
則性滅矣山水亦有性而况人乎鑿山必平堙  
水必竭猶夫人之絕命也故曰毀不滅性非生之  
質乎質則人與物同理則人與物異故曰惟人萬  
物之靈靈其理之主於心者乎尚之興也湯浩曰

卷九

七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及其亡也周書多士篇始末言惟天不畀而中則  
言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蓋民之秉為即帝之  
降衷也天與帝一也自民受性則以帝言者豈非  
主宰有生異於牛犬之性與非獨牛犬為然凡有  
形色各得性命以自全者無一同焉惟人則全具  
此理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孔子言性近習遠於  
易尤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如勅百官相似受命  
捧勅而出其人何有不善及捧至所司遵奉成命  
入各不同然猶與所勅相近故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及至用時又各有能知能行之分下民  
聽命安能知其詳哉此知道所以難其人也故曰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由  
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聖人所以崇德廣業者知崇禮卑而已矣知崇則仁  
可行禮卑則義可集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信之成  
四德猶土之王四時也自心之著於事言則曰知  
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澁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自  
事之制於心而言則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  
信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所性根於心為仁為

卷九

八

禮知脩德由於人則知仁禮義而信成焉夫是之  
謂立誠

學之醇疵惟言性可以知之董子仲舒對賢良策曰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夫  
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韓子愈  
論性有三品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  
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知子周子則尤詳焉通書  
曰誠源誠立純粹至善言繼之之初也剛善剛惡  
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言成之之後也性之德愛曰



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孔孟以來三子者其醇乎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是以利欲為性也豈其本於告子食色之性與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況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是以五事為性也豈其本於莊周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與二子可謂大疵者已程伯子論生之謂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周子成性之說也王浚川廷相則非議

庸言

卷九

九一

子為偏殊不知性善本其初言爾薛文清公曰口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此又兼以具於身者為性矣豈亦揚雄之見與然則敬用五事所以脩身非以脩性也必率性而敬脩之子周子嘗言之矣曰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又曰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既以為一矣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

物與言理在氣先也註中庸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理又在氣後矣薛文清公曰理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又曰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為背而飛又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如此則理氣終不能合一矣何以明辨之羅整庵先生欽順困知記曰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闢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敬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

庸言

卷九

十一

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象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論出群疑亡矣秦漢去聖未遠帝王古訓見於呂覽淮南賈誼書猶



有存者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以逝者如斯之說也其誨顓頊曰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以效天法地之說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帝嘗曰德莫高於博愛人政莫善於博利人以主善行仁之說也帝堯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堦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以慎備故事之說也堯曰

唐書

堯

十一

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弗能勸也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君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以不矜不伐之說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以思不如學之說也又曰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與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

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以立賢圖治之說也雖或附會然辭不鄙倍吾有取焉孔子之道大矣其文存乎易其言存乎論語君子學而思焉則理明於心思而學焉則心安於理喜溫則中節言貌則中禮孝弟忠信備其本以勝之異端不攻而自破矣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陸象山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以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曷嘗

唐書

堯

十一

以行為知哉又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知本非明善復初之謂乎或問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問學當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由以言之註我之云備本之論也但其流則至於高虛爾頗悟為宗不由漸造則



是容易之易非乾之易知矣脫畧禮法不知本領  
則是苟簡之簡非坤之簡能矣周且殆焉自陷於  
異端者也而何以誦法孔子

聖人有激言非聖則謬賢人有辯言非賢則贅夫子  
之文章即性與天道也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故  
讀孔氏之書得激言焉讀說於行起自唐虞變至  
周末而邪說流行極矣楊墨御恩皆闕而息之故  
讀孟氏之書得辯言焉老子棄絕聖智仁義漢人  
崇之以並易潛矣哉柱周則虞士橫說之尤者也  
記名實壞禮教吾無取焉列禦寇言多利禍事多

庸言

卷九

三十一

乖錯張湛補綴晚出於晉其偽者與荀卿曰學至  
乎禮而止似知博約矣然既以善為偽又曰卷心  
莫善於誠謂姦言不合先王矣又欲法後王以為  
治楊雄曰由於獨智入自聖門似知條理矣然以  
五事為性反以仁義禮智信為之用豈非舛乎謂  
聖人之道若天有常矣又曰聖人固多變自相矛  
盾乃至此乎蓋不知性則不能定性性不定則其  
言不相副亡恠也文中子出於其第疑而宋阮逸  
刪潤之龔鼎臣得唐本則多與逸異蓋事之乖錯  
真屬相半猶列也然吾有取焉曰以性制情者鮮

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性一也而情岐之  
能敬以集義則不疑其所行矣故又曰與物而來  
與物而去來則應之若與之俱來廓然大公心得  
其正存神也去則念之若與之俱去情順萬事之  
其所而辟焉者絕斯過化矣優於荀揚者也斯六  
子者言多謬贅與佛氏相出入宋人立於學官命  
題試士茲儒術之所由雜與非聖非賢之書非有  
定世之學者孰能觀之知止主靜定性之謂也

孟子之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未之言見於他書  
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

庸言

卷九

三十一

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又曰  
黃鍾大呂不與繁會之舞其音既也其亦居簡而  
行簡者與墨子有書猶行於世大氏尚儉非樂而  
宗禹故述禹總德之戒曰允德不著惟天命是保  
既防凶心天弗加之欲不慎厥德天命焉荷述五  
觀之叛格也辭曰格乃淫溢康糶野于飲食將將  
鳴鳧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其亦慎儉德  
以懷求圖者與惟其太簡也行善致利尚以為非  
惟其太儉也責父崇春尚以為是其源若以則其  
流也無父無君亦奚恠乎後渠崔子銑曰世有大



室宇侈服用肆欺誕結權要規祿位植交黨皆自  
名曰道豈其愚邪將無所忌而然哉其心固亦不  
知有君父也然愧楊墨之簡儉多矣

問十三經註疏訓詁且贅矣宋儒出而盡廢之可  
乎曰訓詁之學與聖經俱者也左傳穆姜言元亨  
利貞孔子翼乾取焉卻缺言九功九歌註禹謨若  
取焉左史倚相言楚或而大學因之大學釋淇澳  
而爾雅因之推以類也雖更僕莫之既已轉相傳  
誦以至漢儒豈一日積哉王弼註易有太極曰有  
必始於無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如玄釋天命之

龍

卷

十五

謂性曰木神仁火神禮土神信金神義水神知以  
無極翁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孔安國釋仁  
者靜曰無欲故靜王弼釋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  
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皆周程所取而况朱子之所  
集者乎雖有謬贅在人精擇之爾故曰以我觀書  
則隨在而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問朱子釋太極圖證以易有太極一語周子自為說  
則終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氏清謂易繫與  
圖不同何也吳澄又謂古今言太極者有二夫子  
周即與老莊列子漢唐諸儒絕不相同蓋彼皆以

為先有理而後有氣以則理氣不分故爾若以  
以折衷曰太極豈有二哉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太  
極也太極分陰陽為兩儀兩儀分老少為四象八  
木七火九金六水而土王五中觀於河圖參以月  
令可見矣是則四象即五行也五行一陰陽陰陽  
一太極蔡氏二之非也陸象山與朱子書謂無極  
二字出於老子若懼學者泥於形氣而申釋之則  
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  
也豈宜以無極加於太極之上哉朱子送之以解  
圖說則是專以天言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

天

卷

十六

一天太極也元氣則行乎地而生人物至無之中  
至有存焉故謂之函也張遐少知易義徐稹嘗稱  
之陳蕃問遐遐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  
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  
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晉紀瞻與顧  
榮論易謂太極者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  
外形既極而生兩儀左思亦曰太極剖判造化權  
輿體無晝夜理包清濁唐孔穎達曰太極謂天地  
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柳宗元又曰無極之極  
濟瀾無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合而觀之理即形



氣也其源則漢儒謂易無體而有太極與周子實同柏齊何氏瑋曰朱子以上天之載釋太極而不知天地皆太極之分體也以天為太極之全體而地為太極之分體誤甚矣哉然考之漢志則朱子之所本也晉唐皆沿漢說孰謂其異哉若夫老子列子皆言無極然莊子言道在太極之先則是太極之外復有無極然空在先而謂之道猶洪邁改周子圖說自無極而為太極也是則異矣

周子言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其論先天圖曰無極之前陰合陽也育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

卷九

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與周子同乎曰同周子圖說證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及於原始要終三才之道雖別一太極而已心在其中矣蓋周圖之始終即邵圖之有無也邵子又曰夫無者燧而有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為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極者謂之有邪謂之無邪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

非無象也乃象之始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判兩儀之所以分者孰使之然邪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蓋道即太極太極即道言乎理之通行則曰道言乎理之極至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邪自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理即氣爾後世以太極為理陰陽為氣非知道者也

正蒙之談名理何所本哉黃帝正名百物世傳其書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列子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孫綽曰太虛遼廓而無閔運自然之妙有

卷九

故張子宗其說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自名心之外吾不能亡疑嘗通究之篇首曰太和所謂道氣化之中清通而神故以莊子野馬狀其細縕蓋言流行充滿有條而不息者理也豈即易之保合太和與次曰太虛無形至靜無感言性即天道也原太和之本合天人而一之豈即易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與次言太虛即氣猶水即水也則是性與天道一氣而已又曰太虛為清反清為濁分神形為天地乃及於此詞不已費乎又曰游



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是川流教化之說也然而未瑩也言太和不啻足矣易天理為太虛六經所未言也惟其名心乃符孟子故吾取焉

問二程更定大學各有改本朱子弗是也朱子重加更定分經補傳後儒弗是也其必折諸聖乎曰聖人之蘊盡在易矣折諸易焉可也夫大人之道閑邪存誠德博而化學為大人者忠信立誠知至知終觀於知所先後則詳矣其本治而所厚不薄則不雜施而失序所以為知之至也奚必臆斷其為

庸吉

卷九

九

經文而重補其闕乎釋誠意曰必慎其獨則天德王道全矣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故併綱領言之誠意在致其知者此也故曰以謂知本本立則意誠矣又奚必釋本末而遺終始乎脩身在正其心以次及末而治平好惡不可不慎正自誠意知本而至之終之也全篇渾成奚必分章陽明舊本之復良有見也曰陽明謂親民宜從舊本以虞書孟子為徵曰親之所以仁之也徐卷齋曰百姓不親自民而言若以民為親則是無愛矣二說惡乎優曰親新古通用矣書曰其新逆則又以親為

新是也况引及作新民乎親固與新同也

問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書固不可盡信乎曰孟子非誠不信書也救時弊也雖至仁伐不仁兩兵之交能無漂乎記者或文勝質然不可謂之盡無也戰國爭城與地血刃自功益有以收野藉口者故以不信救時弊也然則漢儒謂九年大統未集為文王稱王改元亦可信乎曰文王受命於商非受於天也出自姜里命為方伯專征故有遏密伐莒敗黎之事自受專征之命至九年而薨武王嗣位二年繼文王專征泰誓之作在專征十有一年并

庸吉

卷九

九

九年數之也不曰惟武王十有一年而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則其旨可見矣必待伐商而後追王焉以見所伐者獨夫也此民心所以為天命乎斯論也得諸王龜齡云仲尼作春秋撰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於王霸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於遠道以經世亦時當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壞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為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迂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詭智黔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



五道法銷蕩亡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  
而黃帝之若時可故本紀則有黃帝進項羽世家  
則首六自進陳涉項羽則首美齊律書則重兵械  
然於秦世恐其亡之不亟於佳兵則示不得已而  
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干戈以耗海內之故與不  
宗其景跡而宗其時義遂蓋善學春秋者也班氏  
宗遷無幾近之范曄而下史曰衰矣吾何觀焉  
其之帝迫詩之天時蓋言覺也伊尹之先覺其道  
乎非其道也非其義之覺之公於道義而後  
於心焉以大致君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通於

庸言

卷九

三

不殖貨利於澤民乎何有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合動靜而一之所  
謂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  
動也周公思兼三王以致隆平夫猶是也釋氏之  
覺則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以精神能視聽言  
動為性王安石詩曰圓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又  
曰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歸依三寶讚曰願我  
速登無上覺惟知使氣自用不達知理義為人心  
之主矣故蘇軾謂安石少學孔孟晚師釋氏曷嘗  
法伊周哉拜相之日對客擊麈作懷鍾山詩後蘇

相判江寧游寓鍾山宜終老矣而復相命下倍道  
趨赴不七日至汴京由人心用事進退無復禮義  
故也其告君則謂後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  
物費而不為侈自是蔡京輩專以侈靡將順由安  
石和說倡之也陸象山乃謂道術必為孔孟勲績  
必為伊周公之志也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  
分其罪嗚呼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凶邪實一  
心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  
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人心之危其  
禍至此昏昧偏私之辭將誰欺乎

庸言

卷九

三

問象山云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  
見議論恐自是黃氏震謂平日以此等為陷溺而  
今日之言乃如此乃知天下常理終不可逃也豈  
自欺者與曰釋氏自達磨即心見性不立言語文  
字然語錄傳燈之類乃更繁多昔楚人有鬻矛與  
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曰吾矛之利  
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  
人弗能應也談禪者大抵類此  
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集義養氣當大任不  
動心可謂內外合一之學矣漢初儒者論著猶不



此道今之陸賈新語屬本也予得諸論衡文選註  
者有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  
命則順矣與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同義曰順之謂  
道與中庸率性同義其後佛老與吾儒混為一途  
意文粹可槩見之白居易曰天地有常道萬物有  
常生道不可以終靜靜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  
之以靜取諸震而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主  
曰知養恬易曰蒙養正梁肅曰夫止觀何為也導  
寫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性之本也物  
之所以不能復者昏動使之然也照昏謂之明

論衡

卷九

三十一

動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李翱復性書曰  
者聖人之性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  
者是至誠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其心寂然  
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  
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  
能復其性也蓋高宗時六祖慧能說法曹溪有語  
錄號為法寶壇經士大夫宗之故雖名士如翱亦  
皆參禪而僧道多以老易講授儒者及師事之故  
其論著大氏以靜覺為宗至宋蘇轍序老子解直  
以中庸為佛法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

樂之未發也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  
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  
以當之朱子謂既合吾儒於老子又彌縫以釋氏  
可謂舛矣然轍猶云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  
居山林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之師可也以之治  
世則亂豈非以禪心起滅天地不復知有禮義故  
與南渡後大慧禪師宗杲者龜山門人張子韶樂  
其捷徑嘗師事之陸象山又師其徒得光杲教子  
韶曰既得禪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  
說法使殊塗同歸故凡張陸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論衡

卷九

三十一

愚人耳目使入乎禪雖欲復出而不可得傳燈錄  
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投在足運奔即象山所謂吾目視耳  
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不必存誠持敬者也嗚呼  
顏子所謂非禮孟子所謂義襲至是皆悍然不顧  
矣宗其說者不求理義惟談頓悟大氏曹溪之流  
派爾近清瀾陳氏建著學節通辯謂吾道節障至  
杲而極杲之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以其子易  
秦而秦人不覺杲以其學易儒而後世亦鮮知之  
始皇既立名號猶襲秦而血脉則已移于呂張



陸繼作名號猶襲吾儒而血脉則已移于禪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朱子自言平生傳註學庸語孟所得為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本義於臨不用啟正於震出謂繼世生生之謂易分理與書撰著以求交索難依序參伍引證之繁咸速恒久之卷至於卦變劉保齋病馬脚風柏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見孟子註菁莪樂育見白鹿洞賦皆異詩傳與禮舊說同比故鵲巢訓盈滿也謂衆勝娉姪之多鶴尾本白而翎黑訓鶴鳴誤曰尾黑餘多未瑩馬端臨楊守

庸言

卷九

五

陳皆疵之然觀其自言曷嘗自是哉

學節通辯首言儒佛混淆朱陸莫辨易曰豐其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象山援儒掩佛朱子終身排之近世通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晚始悔悟與之合始於趙訪對江右六君子策成於程敏政道一編王陽明因為朱子晚年定論於是考究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中年方識象山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攻之甚力象山既沒排之尤明所據歲月最為精確且謂其學遺物棄事屏思慮專務空覺完養精神不思義理

過定此心久忽明快方謂之得其為禪顯然其後有傅子淵者象山稱其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酌酒罵人又有顏子堅者素儒為僧朱子答其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識等以陷于邪說波行之流矣聞已得祠牒髮削有期願更思慮與子靜謀之然陸子與書一則曰高明終當遠到二則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呼飛首

庸言

卷九

五

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何道邪予謂象山嘗歎朱子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以道問學之功多也故其教人務在收拾心之精神閉目止觀一朝頓悟光含萬象見景自詫反至喪心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也此謂實際以謂標柄故象山嘗舉禪偈曰家有壬祭神能運千斛水又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其作詩則有嘒吼大嚼無毫全及始笑徒前着意聽之句收視聖經賢傳故爾然則其後



指狂亦奚誑邪

呂氏本中辨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曰致知格物備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然而識之朱子謂以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象山武陵學記亦言良知後渠曰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公之異言也則心當何工而至善有別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知良能以証其異剛良能而不挈非霸儒也朱子通鑑綱目大一統之義避矣推蜀繼漢取諸

唐書

卷

五

鑿盜黜周存唐取諸沈既濟皆温公所不及也立氏濟世史正綱閏秦隋而狄忽必烈黜丕宋裕梁晃與新莽同可謂卓識然晉武帝唐高祖皆一統者也晉雖篡魏而曹奐卒於惠帝時則非越矣矧又能行三年之喪乎唐起義兵實則篡隋而恭帝卒不旋踵曲諱不書而書司馬炎死書高祖崩偏矣書宋太祖曰宋主昶始終分註其年於漢下復與唐異夫劉鈞卒養子立例以春秋莒人滅鄆則開寶改元當帝來矣四海既同三綱無斁雖帝晉可也吾是以避朱子

於未冬子冊封道杭會同窓梁日孚謂陽明仰子子即佳紹興見之公方宅愛拓舊舍地築樓房五十間而居其中留予七日食息與俱始談知行合一予曰知以知以行以成以中庸兩言一也信矣因指茶中果曰食了乃是味猶行了乃是知多少緊切予曰知目也行足也詢知公居足以步目一時到其實知先行後公曰尊兄多讀宋儒書予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豈宋儒邪曰書意在王忱不履可見行了乃是知予曰知之未嘗復行也使知不在先恐行或有不善矣公默然俄謂曰南元等

唐書

卷

五

昨送賦用考考噫歎辭也豈可誦德予曰淇澳誦德亦用考似不妨公復默然自是論征涖頭諸賊待以不殺併及逆濠事甚悉予曰濠離豫章猶曹操離許使英雄如公構虛漢不三國矣公嘆曰直諒多開吾益友也最後出大學古本予曰明明德於天下仁也慎獨則止於至善矣意誠志仁無惡也無惡猶有過廓然大公無心過心正矣物來順應無身過身備矣家國天下舉而措之公喜即書夾註中瀕行詣予舟謂主一為在以此不學無益托日乎構之歸廣復論樂秋治河縷縷乃別始知公



未嘗不道問學也比平八寨駐廣予已僉臬江右  
時開講官師士民畢集先有簡托祝公叙招予予  
往見大喜曰昔論良知尊兄謂聖人於達道達德  
皆責已未能當言明德則良能可兼已作敷文書  
院對聯矣曰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予致謝而  
已且曰天下今皆悅吾言矣予曰顏淵無所不悅  
冉有則勉強謂非不悅爾恐人各自有夫子公笑  
曰是也非尊兄不聞以言予見其面色顰悴時燕  
宴宴以下痰勸之行公以為然季薛二子拉予往  
受業予荒遯山中公行復簡予曰明德只是良知

堯

无

所謂燈是火耳吾兄必自明矣予始終與公友其  
送善若此豈自是者哉公逾嶺卒二簡今舒柏刻  
于陽明寓廣錄中

程伯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  
故二程全書開卷語韓持國道即性也所以辨禪  
以心為性則非道爾濂溪少送鶴林寺僧壽涯山  
谷常答書勸其往參高僧歸文宗老逃禪歸儒大  
類橫渠故程子嘗曰周茂叔窮禪客朱子早年從  
漁開善下工夫就裏面體認延平嘗言之即僧道  
漁也覺其不同一變至道豈非天下之大勇乎

河上公註老子曰玄天也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  
鼻玄口乳受天地之氣為神其鬼曰兆人之不死  
者載魂魄抱太和曰一道藏大旨皆出於此蓋嘗  
考之元始居玉清境曰清微天其氣始青玉晨道  
君居上清境曰禹餘天其氣元黃混元老子居太  
清境曰大赤天其氣玄白以天中天也元始姓樂  
名靜信生於太無之先開劫度人劫盡而元始之  
體不滅其教尚歌音願學長生者稱兆焉有大洞  
度人二經皆四言繼以五言如選詩元始傳玉晨  
者也黃庭經言內景外景所謂老子閒居作七言

庸

堯

三

者也復有三十二天分三界曰欲曰色曰無色神  
仙必治名山皆曰洞天何則仙者人依山也惟張  
陵治龍虎山為天師其子孫曰角曰曾至今皆能  
攝治鬼神授籙為齋拜章為醮天師總之而老子  
之凌尹喜晉之葛洪宋之林靈素王文卿皆為真  
人分曹而治其神將則蜀之關羽宋之康保裔與  
天星王善地祇趙公明太歲殷郊之屬不可勝紀  
夫莊子明言老聃死史記載其子名宗則亦世人  
爾天積氣也聃與張陵果能白日昇天惡乎居之  
今齋醮所諷惟有度人而大洞黃庭則否方士脩



問載籍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文繁矣反約之  
其心乎曰然讀經易約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讀  
史易約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子  
易約曰衆言殺亂折諸聖讀集易約曰文以載道  
詞達而已矣古之學者志行篤而不自是故為已  
之學者志行不篤而又自是故為人飲食起居  
動靜語默日用之常也心悅理義則不暇謀食矣  
身安理義則不暇康居矣動靜必以理義則敏於  
事矣語默必以理義則慎於言矣志在是則事在  
是言在是則言在是猶必就有道而正焉無其人

則正諸經可也立言而言可則矣夫是之謂反約

堯

辛

庸言卷第九

庸言卷第十

象數第十

象數之學與理義之學一而已矣精一執中言理義  
者本焉河圖洛書言象數者本焉夫五十有五與  
縱橫十五雖異而中五則司奇者一函三偶者一  
分二虛其中為大衍而倍四與八以作易建其中  
為皇極而合五與九以叙疇津曆禮樂出矣因之  
立為制度品節聲色臭味以尊德性行典禮則危  
者安微者著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常賴象數以定  
命也是謂一本之學

庸

辛

一

問禮樂名物宜非聖學所先曰惡是何言也堯舜非  
聖人乎堯之命羲和也曆象測中星驗民物以正  
天地之氣而成歲如縷析然氣正而律定矣舜之  
命禹也欲左右有民則俾翼欲宣力四方則俾為  
股肱之象也欲觀象辨服以彰施五色則俾明欲  
聞聲協律以出納五言則俾聽耳目之象也蓋禮  
樂之興必先正名辨物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  
盡其大而無餘孰謂禮樂名物而非聖學也乎  
河圖者龍馬之毛點攢必五其餘散者一連之則六  
二連之則七三則八四則九五則十四象之位一



二三四用以歸奇五居中為衍母四象之數九八  
七六用以過揲十合五為衍子五生數配五成數  
先天也洛書者神龜之甲脊五旁八環二十四以  
合五行卦爻虛脊中一逆除三十六以分乾坤六  
子首尾左右皆一肩足皆二主五與八縱橫十五  
五奇數統四偶數後天也先天八卦因書位數後  
天八卦因圖生成蓋水木相生自地而天火金相  
克自天而地天變陰陽地化剛柔故水木不可易  
而火金可易陰陽不可易而剛柔可易也陽在上  
而生自下從下而左一而三而七陽長則進而

庸言

卷一

二

矣書之數九有四九太陽之數也四太陰之位也  
左三足八三少陽之位也八少陰之數也天位乎  
上澤匯東南火精在東雷起于地乾一兌二離三  
震四是也陰在下而生自上從上而右二而四而  
八陰消則退而六矣書之履一足六一太陽之位  
易太柔也六太陰之數易太剛也右七有二十七火  
陽之數易少柔也二少陰之位易少剛也地位乎  
下山峙西北水精在西風鼓于天坤八艮七坎六  
巽五是也兩儀變化四象對待故曰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對待必合則致用

皆洛書之九也星曆之法起於圓矣乾降三陽于  
西北左行而坤索之得一陽而成三男長者宜乾  
用於春陽之止者日動於下極于夏至則一陰生  
圖之地八震雷反易艮也天三離火上通震也地  
四兌澤反易巽也天九乾交坤中離也三八居東  
不易四九自西而南金將克木而震交離則火以  
土王至坤而金伏焉陰根陽也坤亦三陰于西南  
右行而乾索之得一陰而成三女少者歛坤用於  
秋陰之入者日說乎上極于冬至則一陽生圖之  
地二陰入陽下坤也天七坎水下塞兌也地六陽

庸言

卷一

三

止陰上乾也天一坤交乾中坎也一六居北不易  
二七自南而西火既克金而兌交坎則水以土成  
至艮而木萌焉陽根陰也五氣順布四時流行故  
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流行必對則具體皆  
河圖之十也州井之法起於方矣體用相因象立  
氣行發其機而帝出焉其一動一靜之間乎故希  
夷序龍圖之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  
下為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言陽變自  
震也象山論龜書水木各正惟金火易位而水生



火故金在西一變七七變九九復變而為一言陰  
合自兌也乾六成水坤二生火退居無事六子共  
成萬物可得而分者形不可得而分者神也出入  
於機合一不測象之不相射者一九相變氣相連  
矣相薄者三四相聯氣不相悖矣通氣者七八相  
應氣自通矣後天之流行本先天之對待一而已  
矣故曰易有太極

象數之理妙在意會難盡言傳王禘氏曰河圖洛書  
皆伏羲則之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  
非洛書也箕子告武王不言洛書可證矣漢儒以

唐言

卷一

四

洛書為洪範不過以其數之九爾然一在下指為  
五行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在肩指為五事  
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  
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  
乎其數通為四十有五則於九疇何取焉殊不知  
一陰一陽之謂道奇偶自相交通未嘗滯於一方  
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作易  
則圖以合書作範則書以合圖其理一而已矣書  
之合圖也水漸木升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鑄金  
范陰藏諸用故易其位生長收藏而四時成焉土

唐言

卷一

五

所以不言時者地之別名也五行言行者為天  
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臣事君卑者視事自同一  
行故唐五居中而十藏於五漢志曰太極中央元  
氣言地在天中也天包乎地則君臨中土而皇建  
其有極明矣裁成輔相自初一以至次九皆五行  
之用也用於外則十藏於五者翕聚而後發散縱  
橫皆為十五自然之數也且箕子之陳九疇也自  
絲陘洪水發之者何也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  
水水未平則三才弗寧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  
則地平天成民莫其居而後九疇可施矣彝倫之  
所為叙也水之象五行始於一三德又於六氣有  
陰陽則性有剛柔知而克之謂之知木之象八政  
用於三庶徵驗於八政有臧否則徵有常變厚而  
念之謂之仁火之象五事敬於二稽疑應於七事  
有得失則占有休咎神而明之謂之禮金之象五  
紀協於四福極行於九數有順逆則理有吉凶協  
而用之謂之義知仁禮義一主於聖則民人會歸  
有極而彝倫叙矣其中五之運用為九者乎合五  
行為四象以之作易可也備六府和三事以之作  
歌亦可也故曰立言所以明象也得象而忘言立



象所以盡意也得意而忘象

六書本義有天地自然河圖乃萬世文字之本原造化之樞紐也趙撝謙得於陳伯敷謂新安羅端良嘗以此圖示人乃建安蔡季通得於蜀之隱者其體至圓白黑交錯而八卦分之純白者純陽為乾在上白以漸殺居陽二分陰一分為兌對過陰在中為離居陽一分陰二分為震純黑者純陰為坤在下黑以漸殺居陰二分陽一分為艮對過陽在中為坎居陰一分陽二分為巽故古文互為天字以為坤字坎離立則水火字雷風山澤亦然八字

卷十

六

立而聲畫不可窮矣蓋駁馬之背旋毛白黑似亦有之然視五花攢點五十五數則不相象是可疑也季通得之朱子胡不之見乎豈撝謙參合太極先天二圖依托為之乎要之虛圖中五因書位數乃正論也

開朗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劉牧反之朱子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注云法龜文也此證甚明况大傳既陳天地五十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

之數誠相表裏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蓋

體用相因之說也及論明堂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各以居中者為太廟在左者為左个在右者為右个八室之中為太廟太室青陽左个乃玄堂右个明堂右个乃總章左个總章右个乃玄堂左个明堂左个乃青陽右个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布治耳其制九宮各一室正如龜文九宮各一氣中太廟居正各一應五奇數左右个居隅各二應四偶數初不拘拘於四十五點為四十五室也聲色臭味

卷十

七

因時節宣四立迎氣分至測日皆主五與八而為九內之九嬪外之九卿室亦各有九推之營國及疆理天下皆主五與八奇偶乘除而合於九禮樂刑政大數上九用德叙功以至建旂鑄鼎之類無一不法乎是也豈獨分州畫井而已哉

洪範所以合河圖者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生數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合乎天成數也五皇極則守常制變之主造命作則其王道之本乎翁聚而後發散故曰欽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及九則五行之用明兩作離民人歸



向五福故曰嚮用畏避六極故曰威用雖天所界實造命者之所勸懲也皇極之建是訓是行至此則避懲趨勸五福盡敷而易在我矣

緯書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蓋乾坤之用也漢人言之今不傳矣其可考者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蓋水火相生則感克則成器火金偏克則衰生則有基祿命之說也又曰凡入壽三萬六千聖人加七百二十而十之為壽百二十年蓋日時相乘六十其十二得命七百一十八六十之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寔合開物胎敷又際之心

卷十

八

歲六十其月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以五行推祿命亦皆有理詳見王魯齋集中

四端五事一而已矣其即四象五行乎惻隱之心生而不窮木也羞惡之心執而有斷金也恭敬之心有時而激火也是非之心無時不有水也知皆擴而充之其誠之於思乎鑑別於孺子入井之時則視其貌而仁知合惶悚於無受爾女之實則聽其言而禮義與自非內省其孰察諸

子印子皇極經世象數一先天圖而已先居粵州先生謂圖圓者易有太極道也心也一動一靜之間

造化分而經綸起矣易文從日從月日中一為奇動而生陽也月中二為偶靜而生陰也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易有真數三而已其是之謂乎自加倍法觀之初爻子午中分奇偶者兩儀也二爻卯酉中分奇偶者四象也三爻四象中分奇偶者八卦也四爻則八卦各分奇偶重有兩儀為十六矣五爻則十六各分奇偶重有四象為三十二矣上爻則三十二各分奇偶重有八卦為六十四矣逆而數之自乾至巽為圓圖順而疊之自下而上為方圖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為也方圓順逆對待

卷十

九

交互曲盡天地萬物之變而周子太極一端各為一圖一圖各具一理伊川嘗謂邵子曰向嘗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朱子曰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然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以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其用惟在乎交而變生自震至乾數姓者順自巽至坤知來者逆以元經會則變用運卦以會經運則變用世卦以運經世則變用年卦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時有分分有秒皆十二與三十相乘而後除之分秒之數



聲音律呂天唱地和以盡萬物動植之數大却則唱者日月星辰和者水土石也予按世言其學出於陳希夷然鄭樵通志畧有先天圖豈傳自古昔者與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日氣暘月氣寒星氣風辰氣陰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而交水火土石則天氣行乎地中似出於此晉干寶易傳曰乾之時當堯之世哀帝三國名臣序贊曰火德既微運經大過朱子謂堯時當乾九五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位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得天地之中數元明善謂夏禹

庸言

卷十

十一

年得甲子入午會初運當垢之乾推至漢宣帝五鳳元年得甲子為午會第七運當大過之夫與寶宏之說合豈非自古有其傳乎

程子易傳主理朱子本義主占語類謂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予謂大傳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程子之說也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即邵子一生兩以至六爻者也本義以即說足程傳理數備矣洪範曰卜五占用二春秋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體因此而

細曲者為水象兩邪向經為金象克背經為火象彌立者為木象驛橫者為土象蒙以卜五也三兆經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則數滋於象矣夏商易占用七八周易用九六靜則內貞外悔動則本卦貞之卦悔此占用二也衍數變或象益滋焉古之三兆不傳今吳越間龜策五兆用三十六筮六變成卦以合易而易卦互用龜殼擲三錢以為單拆交重休咎皆由渾天甲子謂父母退氣兄弟詐神而重財官子孫是為小人謀也漢京房易兩象數之學出於聖人者其不行矣夫

庸言

卷十

十一

人之臟腑宛然河圖洛書也心肺在上金火相易禮義是之自出肝主仁膽主勇木仰生火則次之脾胃主信土居中央腎與命門居下則火下濟水故腎水必亦而知崇心火必降而禮卑手之六脉左右各相對而相交陰陽互藏其宅營衛應之日視臍則心能交腎可以制慾矣息至踵則水能息火可以養生矣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故曰人身一天地也

周易之序後天卦氣合先天也乾陽止西北陰上與坤相薄而為屯蒙需訟師比坎在坤中與坤陰入



西南陽下交乾而為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離在乾中矣謙豫以至頤大過其中有離無坎而坎離不易終天地之用此上經皆乾坤之交也山澤通氣始於咸雷風相薄始於恒水火不相射終於既濟未濟而震兌反易終坎離之用此下經皆六子之交也黃震譏先天於易晚添祖父其不考也夫復言至日臨言八月卦氣因之主十二辟辟也者君也故裁成輔相以至厚下安宅多言后王政治焉夫易以道陰陽惟乾初九言陽在下坤初六言陰始凝泰彖傳言內陽而外陰餘則言剛柔而已

卷十

十三

入之道惟文言於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其餘陽剛柔之中正者乎一陽來復剛始反也以初九陽在下為主則陰為賓故六二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乾之仁已萌於不遠復之初自是臨二陽則剛浸而長矣泰三陽彙征則欲其進焉大壯四陽在下剛以動至夫五陽則剛決柔也極則以无號終凶戒之小人知戒則剛不至折寬以君之浸成乾辟之仁也一陰始姤柔遇剛也以初六陰在下為主則陽為賓故九二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坤之義實萌於繫金柅之初自是遯二陰則小利貞

浸而長矣否三陰以彙則欲其貞焉觀四陰在下順而巽至剝五陰則柔變剛也極則以碩果不食勉之君子知勉則柔不至廢敬以居之浸成坤辟之義也浸也者天地之道如水漸漬而化成於其間者莫之知也夫人豈無仁義之心哉居之濁亂而不一則行之乖整而無功子朱子有言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始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躑躅之孚甚可畏也蓋自審諸豫焉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賓而方消乎扶之抑之與時宜之浸而勿亟然而成之大化其在我矣哉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卷十

十三

朱子曰先天圖中函十二辟卦推步以管十二會綱定時節愚按京房卦氣以辟主公侯大夫均於十二月印子則謂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不過兩儀而已何以明之乾坤為易之門復姤為門之關鍵而啓閉焉者自冬至子中一陽生則乾之門即啓其動也闢萬物出焉故陽卦三十二震宮始於復歷十六卦天根著於卯中春分則陽進



一半兌宮有臨又歷八卦而後泰大壯夫皆在乾宮至巳則陽進極矣自是分大為小故曰震以長之乾以分之自夏至午中一陰生則坤之門即閉其靜也禽萬物入焉故陰卦三十二巽宮始於始歷十六卦月窟著於酉中秋分則陽退一半艮宮有遯又歷八卦而後否觀剝皆在坤宮至亥則陽退極矣自是長小為大故曰巽以消之坤以藏之關俞如戶陽來則啓陽去則閉也陽卦震兌各一而乾宮四陰卦巽艮各一而坤宮四以見陰陽二氣其始長也微而緩所以根抵萬物而養其源也

庸言

卷一

一

終也疾而速所以生殺萬物而成其功曷嘗細定時節如漢儒之見哉然不用坎離者水火二氣流行於天地間其不用者乃無性而不用也

古三墳連山首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素問六氣艮震厥陰風木其神青龍巽少陰君火其神朱雀離少陽相火其神騰蛇降交于坎以為泰否中央太陰濕土其神勾陳寄位坤而居中虛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兌陽明燥金其神白虎乾坎太陽寒水其神玄武乃其遺緒歸藏則先天圖圓坤乾則方圖也予得其書於姑蘇都子穆殆未可信云

漢儒卦氣揚雄太玄因之以協律運曆則洞極二十七象三分用一亦如之蔡氏沈洪範數天因太玄八十一首去其騎贏而為九九方積以該六千五百六十一與律呂生鍾分同其視先天圖同異得失何如曰先天圖本天理自然非漢儒焦贛京房輩所可望也卦氣以上繫七爻之用起於鳴鶴在陰故冬至起中孚至井八十九陽九十一陰下繫十一爻之用起於憧憧往來故夏至起咸至顯八十九陰九十一陽統以坎震離兌餘六十卦分主一歲五日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卦得六

庸言

卷十

十五

日七分而乾坤混雜於其中天地豈可下同萬物其源出於易緯十二辟外多不相對可謂亂矣洪範數之元即太玄首之中也氣候皆始於蚯蚓結惟先天圖冬至起復夏至起姤一陰一陽相對秩然不紊豈有一毫人為於其間哉張行成爲經世之學得掛一圖於牛無邪與先天圖作用不同然猶疑信相半祝泌始尊信之廖應淮玄玄集請運世歲爲大運起泰損大畜節月日時爲小運起升蒙蠱井且謂邵子親傳與王豫不復明言行成所得之由其失序甚於京房矣先天之學自是大亂



夏經世書中之異端也粵洲先君始作皇極管窺  
釐正其訛掛一圖二百五十六卦惟用諸聲音律  
呂仍循先天圖次序豈非撥亂反正之功哉

問象數之學世謂渺茫無據何以信之曰虛談易謬  
實數難差皇極經世雖如曆日亦類黃籍一際十  
二都三百六十圖四千三百二十里則元會運世  
也聲音律呂則丁糧也審其丁糧多寡以起力役  
夫何差謬之有大合樂則若譜牒然夾鍾金聲為  
宮中呂以商和之夷則玉振為宮無射以商和之  
猶祖禰也黃鍾統三律太簇姑洗蕤賓函鍾統

卷一

十一

呂南呂應鍾大呂猶子孫也歌奏皆合於金石倫  
理先後豈可易哉今置黃籍譜牒於文案人必不  
觀所觀者惟文爾所以忽畧而不信與

天數始於一中於五終於九地數始於二中於六終  
於十合二始則真數倚數剛柔定矣合二中則干  
數支數律曆協矣合二終則體數用數闡餘成矣  
極以三函方以四析而一二極則為之圖著以七  
備卦以八周而九六變則以之化凡方貞之象乾  
坤之理靡不該焉唐律曆志曰天有五音以司日  
地有六律以司辰倍之相乘而為六十陰陽老少

策數亦如之夫河洛天地之中也而圖書出焉故  
律曆紀自中數大哉易也其象數之源乎

三二合為中五數本於天參兩合為參伍變存乎人  
虛一分二掛一樞四若參伍矣必歸奇乃四營成  
變先樞先扚與掛為參後樞後扚與參為伍寡者  
參天而三自先考後毋益而多多者兩地而二由  
後數先母損而寡曰以者數之未定也扚以象閏  
再扚後掛若錯綜矣必合掛乃三變成數交而互  
之寡者始一與三二與二終一與二多者始四與  
四終四與三一左一右分扚則數辨總而挈之始

舊言

卷十

十七

則四八上為五九終則三七下為四八一低一昂  
合掛則數齊曰其者變之已成也通其變則三樞  
皆參伍也去初掛之一自十二為三三而九以四  
乘至二十四為三二而六極其數則六爻皆錯綜  
也究過樞之四自三十六為四九以四除至二十  
四為四六剛柔文成動靜象定則至變無方矣  
凡小成乾之三畫每畫分而為三是謂參天坤之三  
畫每畫分而為二是謂兩地蓋陽道常饒陰道常  
乏由坤之缺而不全者為二則知乾之全而不缺  
者為三也此邵子所以謂三為真數三而三之三



而二之為倚數由三而九四九三十六為乾之策  
數以元經會三百六十運四分之各九十由三而  
六四六二十四為坤之策數以會經運二百四十  
運四分之各六十以運經世二世六十年甲子一  
周十二世而為三百六十人所以合天地也凡歲  
差分秒日月盈虛天聲地音律呂唱和自此以注  
雖至於無窮皆不能外此而他立其數焉此經世  
所以用易者也

問易學啓蒙說至詳也惟卦變乃與本義異豈未定  
之見乎曰然予嘗約之矣太陽居一連九少陰居  
有言  
卷一  
十六

二連八少陽居三連七太陰居四連六乾坤交坎  
離坎離交震兌震兌互易艮巽此本圖書原卦  
之要也去初掛之一歸奇為原究過揲之四定  
為委三少者十二為一太陽之位三三而九即三  
十六四九太陽之數也二少一多者十六為二少  
陰之位兩三一二為八即三十二四八少陰之數  
也二多一少者二十為三少陽之位兩二一三為  
七即二十八四七少陽之數也惟三多者四六交  
協焉太陽以九變則化為少陰八太陰以六變則  
化為少陽七九六用而七八無也一卦變六十

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六伊川謂用九之道皆  
變自乾用六之道皆變自坤剛變則化柔柔變則  
化剛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六爻皆不變則占  
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一爻變則以  
本卦爻辭占始之卦爻辭占終二爻變則以下爻  
占始上爻占終三爻變則以本卦彖辭為貞占始  
之卦彖辭為悔占終四爻變則以二不變爻上占  
其始下占其終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始本  
卦不變爻占終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  
卦彖辭此則著策考變占之要也六十四卦之變

有言  
卷一  
十九

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  
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然三爻變者前十卦  
主貞後十卦主悔豈有據邪其原創自虞翻翻引  
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  
蓋緯書也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夫坤消而生姤  
遯否觀剝蓋十二辟卦也自復來者二豫師而始  
則小畜同人自臨來者六明夷震屯蒙升解而遯  
則訟巽鼎革无妄家人自泰來者九蠱晉恒損歸  
妹豐節井既濟而否則隨困益咸漸渙旅噬嗑未  
濟自大壯來者六需大畜兌睽大過中孚而觀則



晉萃艮蹇頤小過自夫來者二履大有而剝則謙  
比乾生於中者離而坤生於中則坎也沙隨程洵  
易置推廣於蒙因之非復翻之舊矣然卦中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其變有出於自然者上下以卦內  
外言也自內之外謂之往自外之內謂之來文王  
彖辭如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之類孔子彖傳  
如隨剛來下柔蠱剛上柔下之類惟賁尤詳柔來  
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分  
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內卦上而往文乎坤之  
柔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

漸

卷十

二十一

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他如剛自外來為主  
於內為无妄柔進上行為晉剛來而不窮柔得位  
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卦中之變也朱震推廣之不  
過變至三爻而止本義則又推廣其所未通惟訟  
二陰來自遯晉四陰來自觀與啓蒙同无妄剛自  
外來乃初剛自訟二移下而來晉柔進上行乃五  
柔自觀四往上去舊說也隨自困來兼噬嗑未  
濟蠱自賁來又兼井與未濟睽自離來兼中孚家  
人則創自胸臆不如伊川之易簡蓋未定之見也  
鳳鳥至雄鳴六雌鳴六而音樂和河圖出天數五地

數五而易象著聖入中和感應之常耳變理陰陽  
建律運曆恒必由之非尚瑞也故周公作誥惟恐  
鳴鳥不聞康王踐跡河圖猶在東序則實有是事  
可知矣春秋之時氣序乖逆夫子之嘆也蓋嘆世  
也夫

月令傳自周秦及漢故逸周書呂氏春秋淮南子皆  
有之但損益稍異爾每月必言中星與律呂者建  
律運曆以興禮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又曰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木  
也復以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味六和十

漸

卷十

二十一

二食還相為主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分之  
而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  
被色而生者也人所以協天地者備見於此郊社  
祖廟山川五祀自是義備而禮藏矣蓋二篇實相  
表裏其源於圖書者乎禮運所未發則月令詳之  
如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惟季夏之末言  
中央土然後曰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何  
哉角徵商羽非宮不成亦猶木火金水非土不成  
故八七九六皆舉成數而五獨舉生數者三得五  
則成八二得五則成七四一各得五則成九六也



土雖寄王於四時而實生於季夏火竭之日火能生土徵能生宮故十二管還相為宮皆併兩而吹之宮夫也乾也徵妻也坤也以管定絃每宮絃必和以徵凡羽角並起則宮徵相證蓋宮不離徵如坤承天以咸池承雲所以為九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行禮則奏樂其法殆藏於以乎始終條理皆律中黃鍾之宮故以中央統之漢律曆志曰黃鍾太極中央元氣亦於此可見

大明集禮有萬歲樂十二管還相為宮各以徵起調以宮畢曲乃洪武元年五月太常司少卿陳味協

禮

奉

二十三

律即今謙與學士詹同待制王禕所定蓋取月令徵火生宮土之義謙異人也其必有見矣

鄭玄注易多論互體復分辰位互體本周公文象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益指二至四為震謙之初六曰用涉大川蓋指二至四為坎泰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則互得震兌也左傳觀之否已有之矣辰位本乾鑿度乾貞於子為初九寅九二以至戌上九坤貞於未為初六至巳上六皆順行六十四卦通例也故泰六五以辰在卯為仲春嫁娶互體之變則大畜九三至上九有願豕居外為不家食而養

賢後有占婚遇小過互歸妹漸為吉者其法本於子於先君粵洲草堂面塘倚為築涵一亭而為之說曰天地大德生理一氣也河圖洛書生數一理也數曰後理理曰先氣二之則不是矣今天天一生水為冬為知天三生木為春為仁以陽統陰乾也地二生火為夏為禮地四生金為秋為義以陰承陽坤也是故水漸木升根葉滋澤可驗其相入而知仁合矣坎之謂函三為一乾元用九理一而象圓爐冶鍛鍊器成煖息故禮義制心制事反之為馬坎之謂二四為偶坤元用六分殊而形方然知

奉

二十三

仁合一則聖矣敬義立而猶日月至焉茲固安勉之分也與夫物理猶人情也陰樾觀瀾者坦蕩蕩司爨守藏者長戚戚理氣一故也其立言也大本淵泉出於自然斷金烈火利害切矣乃若川逝盈科樹德後彫天不外乎人也川流敦化栽培傾覆人不外乎天也水木之時義大矣哉且生數成於五生理成於誠吾惟謹行信言閑邪存誠日從事於聚辯居行則知仁合而禮義出矣又奚圖書之索耶今建亭林泉中名之曰涵一會景怡神而得我生焉浴乎沂風乎舞雩點吾志也木欣欣以向



學泉涓涓而始流陶吾情也欲知天地之化育者其尚潛心於此

明晉使韓起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象俱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禮於象數奚與焉曰象數者周禮之上下也周禮六官各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豈非先人象乎以之作樂亦加一倍法周語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他如天子衮冕十二章上公九章以次而後藻旒旂皆如之春秋

卷

二十四

書典禮命討皆天子之事也蓋九命九儀九法九伐之類故轍猶有可尋者非周禮而何後王復之則周公所以交易而興治者不徒言矣

粵洲先君嘗撰三五玄書著貫道論畧曰天地以無為祖人物以有為母三才以動為戶五行以因為府馮翼未形之謂無氣質始靈之謂有屈伸注來之謂動生剋迭用之謂因無則有有則動動則因因則終始始終以至無窮嗚呼大哉道也斯其神乎聖人握宇宙之柄懸萬化之鏡故能前民用知吉凶以窮理盡性至於命夫易惟八八其八而為

六十四皇極惟九九其九而為八十一太玄洞極潛虛經世其數皆不外是乎出然其究三五而已矣是故五曜緯天虛其中經以四方之宿五岳緯地虛其中經以四海之流五事緯人虛其中經以四德之端維北曰水玄冥司規正位乎坎在天為雲雨在地為川澤在人為聽在蟲為介其祥青黑維東曰木蒼精司矩正位乎震次乎巽在天為風雷在地為林藪在人為貌在蟲為鱗其祥青青維南曰火朱明司衡正位乎離在天為震電在地為閭陵在人為視在蟲為羽其祥青赤維西曰金白

卷

二十五

藏司權正位乎兌次乎乾在天為霜電在地為金石在人為言在蟲為毛其祥青白維中曰土黃靈司繩正位乎坤次乎艮在天為霜霧在地為墳所人在人為思在蟲為保其祥青黃是故三為五宗五為三輔五禮聲乎三統而民性中矣五音協乎三禮而民情和矣五倫行乎三德而民彝正矣虛其一倍其四中外相維則八卦九章皆五行也生數五成數五天地相承則圖河書洛皆三才也參伍而行緝之禮樂于明鬼神于幽政道于大術數于小苟違三僭五而能成吾未之前見也是故人知



易範為數學之宗而不知唐虞之世七政五典六府三事無乎而非此也蓋全則為聖為賢駁則為識緯為釋老惟人神明之耳

漢書儒林傳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故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之象皆著於十翼其自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孰謂聖學不在讀書哉先君謂五十益大衍數也猶十二與三十相乘以學皇極皆舉肯綮言也漢儒曰實象岩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假象若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先君

唐

卷

十

則謂爻有六虛象無一假薪火相傳風颺出焉環滁皆山則天在其中矣後予遊道州之月巖巖圍四面中見天宇血肉腔中心畜理義何以異以火熾則風生身脩則家正理亦如之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推類則一歲以至一元其理一也故皇極之數所以知天地始終者窮理於心而已矣惟天無地惟人合天惟數顯神惟理生數數不生於理則術爾廖氏玄玄集靈隱括其要今為諸朋誦焉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

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時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分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二萬秒一會三十運三百六十世一萬八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三百八十八萬八千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時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分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秒一運十二世如元之會數則年月日分秒即元之運世年月日時也一世三十年如會之運數則月日時分秒即

唐

卷

十

會之世年月日時分也一年十二月如運之世數則日時分秒即運之年月日時矣一月三十日如世之年數則時及分秒即世之月日時矣一日十二時如年之月數則分秒即年之日時也一時三十分如月之日數則秒即月之時也十二萬九千六百自乘十二萬九千六百為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秒凡遇事物之動占其始終每以十二與三十除之則會之分逆至三十與十二是也朱子曰數萬至萬曰億得此則明且約矣諸朋其識之母謂數學之難也



先天之易有意無言象數存乎六十四卦後天之易有意有言象數乃有三十六官然未嘗不合也八卦不易者乾坤坎離反易者兌巽艮震以六變八也重卦不易者八乾坤坎離之外頤中孚大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兌巽艮震之外屯蒙以至既未濟以三十六變成六十四也乾坤坎離為三十六官之祖去之存三十二則爻應少陰之策又去頤中孚大小過則兌巽艮震為二十八卦之祖爻應以陽之策又去兌震泰既濟存二十四則爻應太陰之策故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復起天根以

九

卷十

二十六

人至乾備性情形體垢起月窟以知物至坤備飛走木草子邵子弄丸微妙在此

問張行成謂胡僧三十六字母演三百八十四聲以切字即皇極聲音之法也但切字以翻求字此以字求翻如同字徒紅切則聲紅為乾卦音徒為赤卦乾亦起算天地卦合而成既濟則胎卦數在其也此說何如曰是舍中國而從狄教也西僧誦呪役使鬼神鄭樵七音略頗能道之字母謂之佛家等子聲多在齒舌唇故齒字十舌唇各八喉牙為官角字各四非中國聲音也中國聲音則多官

角矣如舌聲徵音有定字母定徒徑切以徒廷田為子儿用徒為聲者終歸於定母故徒紅切同亦其一也皇極天聲地音二百六十四字既有母矣何事乎此况拘拘一字以切求翻若二字以上又將奚從蓋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所謂既濟者以天地二卦互成也胎卦本因閉物會數如入在胎行成乃以三十分占人十二秒占物隨運世所值乘之皆謂胎卦數觀物篇無此法也先居引五行志東田翻切顛童為例以聲唱音清濁在下以音和聲關翁在上平上去入日月星辰變正

九

卷十

二十九

開發收閉水火土石化焉思慮未起雖十百千萬字以意會之而天地卦成矣奚用狄教為哉

問張行成云先天方圖自西北乾為天門至東南巽為地戶乃八卦正位自東北艮為鬼方至西南坤為人路乃八卦交位地之象也包以圓圖天之象也十六卦互相倡和正如太一總十六神游行八宮三年一徙不入中五運籌主客特蹉一位從乾為首益十二辰加乾坤艮巽為十六位天數在地以天目文首為客地數在天以地目始擊為主凡太一天目在八三四九宮算得偶為和陽合陰也

一第 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 頁 五



在二七一六宮算得奇為和陰合陽也若一三九  
七為孤陽八四二六為孤陰則非合矣故五子為  
元六甲為紀陰陽二道各七十二局而歲月日時  
有四計神馬小遊三百六十年大遊四千三百二  
十年猶運世也統行十二運周六十四卦始於天  
地否泰七百二十年乃入男女交親震巽以至睽  
革一萬八百年猶一會也其說何如曰否不然太  
一之神祀於漢武帝至宋仁宗而益崇黃香九宮  
賦胡翰衡運論已喜談之近時士夫每神其術以  
為先天所本豈其然哉夫陽道始冬至為順陰道

庸言

卷一

三十一

始夏至為逆凡舉事皆欲登三門順五將積年起  
曆因推治亂武乙二年甲子入乾不久商亡豈乾  
道與周惠王二十年入泰乃春秋否世也况乾坤  
六子皆不相對而相交否泰何由而致哉運既不  
驗則年隨六甲表以分野惟五福太一兩臨則有  
慶然周隋唐末禍亂多矣其術既窮則又以四百  
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百  
六陽九為厄會雖五福兩臨不能無禍然舜禹成  
康之治多逢百六小甲雍已之際亦逢陽九夏桀  
商紂之亡王莽祿山之亂反不逢焉則其謬妄可

睹矣先天以理論數初不言災福也事過七分則  
變卦過六日則反故曰復次剝治生於亂始次夫  
亂生於治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

問周官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事注謂式也唐六典  
太卜掌三式世謂式原於易今觀武經總要易與  
與馬曰易之支流也太一式原於乾坤策數雷  
公地式遁甲奇門原於九宮惟六壬入式原於易  
之坎離蓋其推日月行度參以時日尊天一居中  
如若自甲至庚且治北暮治南自辛至癸且治南  
某治北朱子曰六壬課水配火則吉象既濟也其

庸言

卷一

三十一

書金匱玉門見吳越春秋者最古范蠡用三月甲  
辰勾踐歸國乘德而歸留刑吳宮晉書戴洋傳能  
明之洋亦有乘德伐刑之驗是其術又在德刑也  
然先君於三式皆亡取焉豈非以其鑿與  
程子曰凡物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今之聽聲精  
者知人情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是故白  
水泉祥緋衣裝服八人乃火一土為王字畫驗矣  
柏人之迫漢祖彭亡之歿岑彭遮留則張駿防遮  
飛來則岳飛來取其名驗矣劉起卯金朱應斗木  
千里草為董兩角女為安其姓驗矣并桑告壽三



刀作州馮則行馬水邊幽則挂絲山上夢兆驗矣  
兩日永昌一止天正大亨了於二月天保人只十  
年年號驗矣商頌豫詠武王周樂末名贏亂諱聖  
祖玄朗為元明而識繼世銘大晟樂器以金字而  
兆金晟廢興驗矣推此類也形色臭味皆可前知  
於情性乎何有

王安石字說本於五行生成自比蒼頡楊龜山力排  
之如金正西也土於此終銅為火所勝而不自守  
反同乎火曰土王四季無終於正西之理如龍雖  
若龍者亦可籠焉曰龍非可籠之物如蟋蟀能帥

陰陽之悉者也曰陰陽豈蟋蟀所能帥哉當時用  
諸科舉音義氣理雖謬妄然亦足以兆亂

孔明造八陣圖有三夔州魚復沙上壘卵石八行相  
距二丈者六十四後如却月者二十四至今經洪  
流而石不轉蓋戰法也成都城北彌牟鎮築土壘  
一百二十八左右對列蓋教閱處也東南隅基盤  
市則二百五十六蓋安營處也自黃帝因井田制  
兵風后握奇大將居中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四正  
四奇陣間容陣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勢生矣  
臨衝鉤援因壘崇降者此也孔明法周制五人為

伍二伍有什長五伍為兩二兩有隊長五十有五  
應天地之數二隊共一百一十二人為小陣八之  
則三千六百人為中陣六千四百人為大陣此正  
兵也十取七為正三為奇則游軍也奇依中軍正  
隊於外伍不離什食宿必同遇敵則一隊出戰一  
隊駐守更番養力教閱如之故營壘虛實相半其  
為壘也天衢居兩端重列各四隊前後之壘左右  
為挾各二隊風揚輔天以員居四維各二隊共為  
三十二陽地軸居中間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軸上  
下為比各三隊雲垂輔地以方居四角各二隊共

為三十二陰前列不動握機攻心計敵心攝引游  
軍二十四隊逆後躡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塵  
以出四奇天前衛合地為虎翼風為蛇蟠以為主  
待虎中動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地後軸承天  
為飛龍雲為鳥翔以突擊待龍中起掖兩端向敵  
而翔以應之止則為營行則為陣皆逐天文氣候  
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因地而變四平則厚為  
方陣四高則攢為員陣左右高則張為牝陣後高  
則銳為牡陣前高則奮為衝方陣前平則進為車  
輪陣斥澤則蔓為果且陣城立則斜為鴈行陣方

輪陣斥澤則蔓為果且陣城立則斜為鴈行陣方



員相生以奇授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速亦  
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  
救是謂常山蛇勢因敵變化其在心乎先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醫家素問之運氣本草之藥性脈經之診病象數存  
焉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  
木火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  
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火在天為氣  
一而已矣在地成質而入左寸心脈為君火右尺  
命門脈為相火故有二焉凡陽氣自下而上陰氣

庸

奉

三古

自上而下心肺包絡在上屬手經自午至亥六陰  
生於上而走下肝脾腎在下屬足經自子至巳六  
陽生於下而走上下上以候外浮以候氣下以候內  
沉以候血故脈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為關去  
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曰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  
之尺極下男為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右尺為命  
根女為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左寸為命根診病  
莫要於此天之六氣應乎六脉必以地之五味應  
生長化收藏而治之上藥百二十品為君中藥百  
二十品為臣下藥百二十五品為佐使合三百六

十五應周天之度而五味錯行循星緯也寒生水  
水生鹹鹹以稟之熱生火火生苦苦以堅之風生  
木木生酸酸以收之燥生金金生辛辛以散之濕  
生土土生甘甘以緩之藥性雖相須亦有相反者  
制之無法皆能傷人而况大黃附子巴豆之類有  
大毒者乎養生治病當先明乎此

北星風水之說山川相向以凝生氣蓋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其來久矣水火土石合而為地猶血氣肉  
骨合而為人丘壠之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則  
土石中土也龍脈千里綿邈而來結穴如人

奉

三五

坐環衛因而朝向歸此吉地也五星形似曲直方  
角崇卑變遷且不足據而况九星四垣星筭倒杖  
之謬乎近取諸身可徵也已薦紳不燭理者委諸  
庸術溺信者則又遷易不常予觀孔林脉原泰山  
泗汶自東而北洙河自東而南夾界之夫子墓東  
塋伯魚南塋子思相去皆不數步而後昆東西環  
焉兆域之外纍纍其裔也中多楷木絕無荆棘豈  
非正氣乘生氣而發者乎岳王墳上宰木南枝亦  
頗相類孰謂體魄不靈乎擲棄骷髏能為光怪則  
堊得其所吉可知矣



曰吉日庚午則干支有吉凶周官保章氏以星斗封域觀妖祥則方隅有休咎皆聖人所不廢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祭木生於亥壯於卯墓於未以至土生於午壯於戌墓於寅德祿刑合見於淮南子而咸池在生前位劫殺在墓前位皆可推焉今通天竅年月回避三殺是矣而走馬六壬則以分陰分陽論咸池之衝為退方本以月建起而拘者亦以年論遂使殺與退參互與竅反豈有可用之日哉墓運克山冬至陽生則否由十月成梁之後而及於功築喪紀亦古禮也不解其理者

原書

卷十

三六

雖至後亦不敢用於是庸術猥立宗廟五行帝星煞極飛祿活馬之法以求售而受欺者多矣曹大家云大道神明生人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自然之道也至於術學幽通或察聲儀或觀志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同源分流其猶水乎拘於選擇者作彼婦人之知矣數萌於奇而滋於偶故天下未嘗無對豈是皆消息盈虛之理而已管子功利之師也法陰陽以富國強兵鬼谷子縱橫之師也借陰陽以游說押闔老

子則後將以先下將以上慈將以勇唯將以雄巧於功利矣六祖教其造三十六對問有將無對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禪和口鼓奚押闔異哉是知理數一也大易順叙之而人道正異端竊美之而人道乖

問揚雄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並出上古而孔安國乃分義禹歐陽脩則謂馬負八卦出河仍復俯仰天地觀取人物繫辭繁衍非夫子之言何也曰聖人睿知因之感發爾希夷云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是也始末兩言聖人則之中分

原書

卷十

三五

效象意可見矣天生神物著滿百莖自一至十合五十有五交易則焉自一至九合四十有五變易則焉天以陽變地以柔化天以陰變地以剛化效之為用陰為虎刑順應則吉陽為龍德亢戰則凶象之為占圖之一而西交九四而北交六二而東交八三而南交七書之一連五變六四連五變九二而七三而八變亦如之四象示矣故乾坤至既未濟皆兩相反對於俯仰觀取無不合也脩不知此理乃以言偽而辯詆夫子可謂非聖者無法庸言卷第十



天地第十一

天地之體北高南下渾儀可以測之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者知崇禮卑亦可見矣吾嘗驗之天氣之降也自北而南燕冀先寒而草木彫及燠則青徐先春而水解沍地氣之升也自南而北揚粵先暑而草木榮及涼則秦隴先秋而露為霜冬氣翁乎其藏天地之知也春氣益乎其和天地之仁也夏氣薰乎其暢天地之禮也秋氣肅乎其清天地之義也然經春猶寒水養乎木經秋猶暑火伏乎金

卷十一

一

是故知必識仁水陰根陽也禮必協義火陽根陰也太極圖書昭昭心目間矣然則效天法地夫豈昏默無形者哉

人皆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者何義也既曰天積氣也又曰天者理而已矣理氣判為二物豈天無之與抑理氣各有一天與以當慎思者也夫天高高在上其氣旋轉如風而其剛勁氣之積也充實之極也故能力舉大地而水火風雷山澤皆在太虛之中是地上之氣皆天也庖羲氏作畫奇一而大以象天畫偶二而小以象地六子從之

交錯為六十有四所謂易也而著數卦爻陰陽剛

柔之理備矣是理由義畫始也而文字生焉豈有

理在天地之先而乘氣以行如人乘馬者哉理不

能自燕而易洩之天不能自名而人名之後世名

理之學冥心畫前縱談有無孔孟所不道也今夫

天焔高曠年光耀照臨日月星辰為經為緯生殖

肅歛為氣為候有條不紊者理也自一而萬皆人

名之也說者謂心中之氣寓理而靈故曰心神然

太虛中亦有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故紫微有

星謂之帝人能學問涵養充實其德而有光輝即

庸言

卷十一

二

天也已上下通徹無有間隔是故以性情謂之乾

以妙用謂之神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苟

棄天焉天亦棄人矣書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

之謂也

國朝輿地之廣見於寰宇通衢者縱一萬九百里橫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後拓西南為貴州視唐虞

三代過之然金匱攷北征錄至長清塞已南望北

斗則高高當天頂之下為地中以中國言也若禹

使大章暨亥所步四極皆二億三萬三千餘里則

盡夷裔而言中庸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



高高今頴川之陽城仰觀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北至朔方則北極出地四五十度南極入地亦然南至錢唐則出入之度三十一又南至交廣則出入之度二十而已南極出地故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數十皆非星經所載若北逾鐵勒北極寔高至五十五度星辰漸微唐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易曉熟一羊胛而天明地勢至此窮矣蓋偏南則長短較少偏北則所較漸多夏日出寅入戌其地近北而北方晝尤長冬日出辰入申其地近南而北方晝尤短南方

高言

卷十一

三

晝夜長短冬夏無甚遠也古者立八尺之表驗日景短長當地中夏至午景在表北約一尺六寸冬至午景在表北約一丈三尺南至交廣北至鐵勒驗之景各不同地在天中天地小於此可見世謂天一日運一周既有限際其外不知又有何物子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斯言盡之矣天地之外奚以遠思為哉

問沈括云渾儀以候番象古璣璣是也渾象三重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創自張衡而李淳風因之僧一行以為難用宋復因之蔡氏書傳謂渾儀即

三重者乃璣璣玉衡遺法何與曰以理觀之一而已矣在外曰六合儀象上下四方之宇不以運轉者也天依乎地故置地平列十二辰八干四隅以定二十四向地附于天故側立南北二極分天脊於子午以為天經橫嵌赤道於其內絡天腹於卯酉以為天緯北極之南九十一度即天頂之南三十六度也天地定位乾南坤北於此可見矣雖刻周天左旋度數實乃周地之經緯各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惟不運轉故以周地言也次內曰三辰儀則七政也布列珠玉以準象緯如前製而

庸言

卷十一

四

圍徑小增黃道日躔去極九十一度黃赤相距二十四度弱而白環以輔之下設機輪晝夜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左旋而主日凡麗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故朱子詩傳謂曆家言日月右轉其實皆隨天左旋也最內曰四遊儀則有八尺衡管可以南北低昂而窺度隨東西轉運無往不可望焉蓋象緯浮於太虛而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其氣急勁故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不陷不墜而天一晝夜繞地一周七政送之冬至地附之上行自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附之下行自南而東三萬里惟春



秘二分乃其中矣天地密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  
 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此二者象往古來今之宙在  
 周管仲所謂宇同宙合者也極星入窺管去天樞  
 猶越三度常以天中為北而觀星者南面望之斗  
 循天而東日違天而西天與日會則為歲日與月  
 會則為朔斗柄述氣輒與日合是謂合辰故治曆  
 必以日至為元七政起自牽牛運五行而行四時  
 中星驗焉子午卯酉在天者動在地者靜中星昏  
 見正南惟仲春日中星鳥乃天之鵠火加地之午  
 位履載訢合煦姬萬物傳曰中星當中而不中日  
 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日之所行即為黃  
 道歲差則日與黃道俱差故治世必以中道而法  
 天則視中星以考歲差惟慎夫日軌之變焉所以  
 備者而日兢兢也此天人合一之理仰觀而可信  
 者也故予詳論之  
 問陰陽家以二十四向辨方亦以二十四時擇吉立  
 文並盤針考謂細以七十二龍百二十分金較之  
 用壬子丙午中針則差過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  
 午正針則差過東南者兩位有半吉凶禍福豈不  
 大相遠哉當如晝夜百刻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二

卷一

五

分分為二十四時則時得四刻盤亦如之如子位  
 分刻初一初二屬壬初三四正一二屬本宮正三  
 正四屬祭餘皆如之其說何如曰地理盤針即渾  
 儀地平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辰辨其叙事以會  
 天位今大統曆方位有圖是巳十二辰正也八干  
 輔也乾坤艮巽四隅也乾艮之間亥壬子祭丑則  
 子中為坎巽坤之間巳丙午丁未則午中為離卯  
 中震酉中兌亦然仰觀天文尚以地支為主而况  
 俯察者哉予敢斷以正針為是也至於晝夜百刻  
 則初初刻至初四刻為夜屬本日正一刻以後則  
 屬次日故曆不書夜節氣月蝕皆以此分術若因  
 自上下各四刻之說與地理分金亦自不同豈亦  
 牽合哉  
 問史記天官書惟言中宮天極四宮各七宿乃春秋  
 所書而星也占察發欵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則書  
 所謂七政也恒星為經七政為緯漢志因之許敬  
 宗撰晉志始名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帝星朝  
 夕惟在紫微前朝則東南太微也日一臨之後市  
 則東北天市也歲一臨之故各有帝座星而不曰  
 帝星然則北辰天極不動者其帝星乎抑在鉤陳

卷一

六



中乎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蕪之所送來久矣然分野四鄉未嘗相殷也豈辰光所照則屬之乎曰天人一也以主宰謂之帝猶心不動乃能主宰極星是已求諸鉤陳則耀魄寶之謬說也凡恒星在人象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然則三垣昂立其亦人君用人理財之象與人合天故也分野則天依地附之合者乎地理向上斗漢通焉天文向下星土通焉斗無時不運漢則地亦無時不承天也夫渾天者天包地外如卵裹黃地順天氣出入於水如黃結白融隨卵欹正也絡卵之腰豎而觀之

庸言

卷七

七

上規虛明如北極常見下規疑闇如南極常隱天形北倚而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日行黃道出入斗極之南與赤道東交於角而中於房心西交於奎而中於昴畢北極居天之中地之北自北旋東則東宮蒼龍角亢為壽星主鄭克氏房心為大火主宋豫前值紫微故心為明堂其南宮朱鳥則太微三光之庭也鶉火主周三河權漢在焉宗于中州故周興而歲在鶉火宋鄭彊則候在歲星占於房心豈木火固相擊者與北極起于子中而出地上除三十六度之外皆南也南下盡

于子中在赤道外極遠者為南斗日躔星紀之次則為南至斗衡殷焉以運杓魁自乾攜巽天之綱也故斗牛麗天市之外主揚吳而鶉尾主荆楚蕪及甌粵是以吳楚之強候在鶉感占於鳥衡而雲漢左端運於斗杓自華山以西南則實沈蕪主梁州滇蜀非但參為晉星也河濟江湖上交天文有如此者自南旋西則西宮咸池奎婁為降婁主徐魯胃昂畢為大梁主冀趙後負紫微故昴畢為天街畢南主中國昴北主胡戎而華夷辨矣中國山川東北流而鶉首統之南極起于午中而入地下

庸言

卷八

八

除三十六度之外皆北也北高盡于午中入赤道內極近者為東井日躔其次則為北至雲漢在馬斜界南北自坤抵艮地之紀也故井鬼麗太微之西北主雍秦連三晉冀趙故秦之強候在太白占於狼弧晉之強候在辰星占於參罰而雲漢右端運於斗魁自海岱以東北則姬晉主并衛蕪及涼州甘伊析木主幽燕蕪及營州遼海而北宮玄武青齊東海揚粵南海亦皆匯焉惟其匯也是以燕齊之強亦候在辰星占於虛危象緯下接地維有如此者由是觀之天南低入地下則水行於北北



也者背也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  
東西南可見而北不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  
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用之用而陽生於子為曆  
元焉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問高明覆物在天之天也渾象在器之天也制器精  
緻則天之子午卯酉旋轉而不息地之子午卯酉  
一定而不易沈括云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  
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劑之會其法一寓於日素問  
言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自卯而望酉自  
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

庸言

卷十一

九

卯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皆曰南面蓋常以天  
中為北而極星則常居天中也今南北總五百里  
則北極輒差一度而數千里間候日皆出東而入  
西則天樞常為北無疑矣北極恒居其所而不動  
南極恒入于地而不見堯典中星惟日所在於北  
極之南當地正午觀之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送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離月所宿也周禮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  
時之叙故曆法步日躔則必步月離然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何多端與且日月俱東行而日遲月疾

曷為而食與既有南北兩極黃赤二道則九行安  
在與天行健矣又奚以斗運雲漢為與願約其說  
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  
覆地下兩端為南北極則子午之位也赤道當兩  
極一百八十二度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則卯  
酉之位也黃道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黃者中之  
色也白道則與黃道交貫月行必由焉隨方主名  
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則一而已惟其  
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是故日有  
四時東出自水乃升于天曰旦行至午中無物不

庸言

卷十一

十

北曰晝及其西下又入于水曰夕行至子中無物  
不隱曰夜是為四時特別四辰以一歲言之冬至  
在斗日道發南出赤道外去極最遠故景長晝汗  
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強故出辰入申而日短日低  
而南至子中行地下之度多故井水溫而夜長南  
至後日軌漸北積九十一日而春分在奎與赤道  
值晝行地上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出卯入酉而日  
中矣陽功顯而萬物作故曰實實出日夏至在井  
日道欽北入赤道內去極最近故景短晝行地上  
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出寅入戌而日長日高而北



至午中行地下之度少故井水冷而夜短北至後日軌漸南積九十一日而秋分在角與赤道值夜行地下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入酉出卯而宵中矣陽功畢而萬物成故曰寅饒納日若日失道於南則谷過長而恒寒失道於北則谷過短而恒燠故周人冬夏致日以赤道度數而檢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必自短長之極而察其損益故也日雖逆天左旋而日不及天一度蓋日退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退盡則復與天會矣日之出入赤道也各二十四度月之出入黃道也不踰六度

相言

卷十一

十一

出黃道外為陽曆入黃道內為陰曆北至井南至斗東至角西至奎相距各七宿者黃道也以日經行為中月不取當道者臣逆君也行二十九晝夜六時強退交於日為朔漸分天中為望近一遠三為弦光盡體伏為晦出入中道陰陽一周是故月有四象焉初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為半交度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為半交是為四象象別七日以一歲言之立冬冬至日自東而次北陸月亦退行黃道之北而交之故陽曆在北之北名外黑道陰曆在南之北名內黑道黑者北之色也日

在斗望於井上弦奎下弦角則入交矣立春春分日自北而次西陸月亦退行黃道之西而交之故陽曆在西之西名外白道陰曆在東之西名內白道白者西方之色也日在奎望於角上弦井下弦斗則入交矣立夏夏至日自西而次南陸月亦退行黃道之南而交之故陽曆在南之南名外朱道陰曆在北之南名內朱道朱者南之色也日在井望於斗上弦角下弦奎則入交矣立秋秋分日自南而次東陸月亦退行黃道之東而交之故陽曆在東之東名外青道陰曆在西之東名內青道

相言

卷十一

十一

者東之色也日在角望於奎上弦斗下弦井則入交矣八道而曰九行者以入交黃道故也周人春秋致月自二分之弦以赤道度數而檢之白道則月行有遲疾蓋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而立初末二限則其損益可得而察矣平行雖經宿度不入宿中若月失道而入宿中則以其所好應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蓋其際也日月之食以當交會而兩相遇爾月行陰曆在黃道之上西北而漸下行東南在黃白道交前度則月掩日體而日食若在未分交前則月入暗虛



不受日光故月食行陽曆黃道之下西南而漸上東北則皆以後度求之大氏日從天月從日月之遲疾不因日五星則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然非斗運雲漢則天地之氣無由交通故夏小正耕織必候斗與漢斗為帝車杓攜龍角繫於卯運雲漢於西南則啓蟄可耕而候初昏參中魁枕參首繫於酉運雲漢於東北則藿葦可蠶而候初昏織女正東鄉故落月橫參七夕牛女至今傳焉及周之衰民勤衣食而歌大東以敘天象斯亦可見矣

問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故有正朔正歲豈即

曰冬至與曰是也鄭玄謂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自冬至始必交來歲冬至則日與天會朔氣匝則為年必月與日會十二合朔則為三百五十四日有閏則為三百八十四日此歲年之所以不同也

問何燕泉云曆家至朔同日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合最難得遇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期也弘治三年十一月巳卯朔夜子初三刻冬至日在箕五度月

昏度斗三度自後正德四年嘉靖七年皆至朔同日但非夜半甲子爾必有聖賢應期而生曰此章法也十九年為一章七閏而氣朔分齊特餘三時爾七十六年為一部凡四章合所餘三時為一十二復得全日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部該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分為三時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是以一部合四章之餘而朔亦無餘分也此乃四分曆法蔡氏書傳從焉前此太初曆以黃鍾定後此大衍曆以著策成凡歷代造曆雖多獨三家盛傳皆有積年日法然不久輒改惟

郭守敬授時曆考以晷景參以四海遠近酌其中而用之以歲前冬至所得日時分秒為氣應以冬至距朔日為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為萬分分為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置歲周加氣應滿句周去之即來歲之冬至也置中積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天運之分常有餘歲周之分常不足其差甚微人初不覺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



退天一度定為歲差今則冬至日在箕六度矣順天求合至簡且要可謂善求其故者洪武初太史令劉基因之為大統曆既平元都遷其儀象于留都雞鳴山其所增簡儀仰儀景符長表等器皆在焉然則章法又焉用哉

問楊簡言曆家好為欺罔極惡太初大衍二曆何也曰太初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為弦望晦朔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至於統法會月皆以朔數言章中統中皆以中數言大衍通法三千四百一十九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八日之一千六百一十

庸言

卷一

十五

三則月與日會為一月亦以弦望晦朔為四象之策周天每度三千四十分積為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名之曰乾實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積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名之曰策實皆起算之常法也夫何欺罔之有今大統曆法有所謂歲實朔實朔策氣策之類其名多至十餘使簡見之其厭惡將何如也

問元世祖遣使行四五千至吐蕃采甘思部有火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得河源焉宋景濂信之著論謂星宿海發源應九

渡河始經崑崙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滇越之外境近王守谿以為不然何也曰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出於崑崙崑崙在西北七萬里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其所圖乃在西南何也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真之南山北流與葱嶺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真國復分流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中國河此定論也別有小崑崙在鍾山西六百里然則元使所踰景濂所信者其殆是乎

庸言

卷一

十六

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睹也守谿之論謬矣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宇宙在其手者也是故王必稱天不以人合天則天之垂象星辰變異君必造命不以義立命則逆氣流行陰陽不和故莊公七年恒星不見中夜星隕如雨此法度滅絕威信凌遲之象也其應則五國伐衛以拒王命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自諸侯出矣王人者誠能以人合天則北辰居而衆星拱天之垂象夫何星辰變異之有僖公二十七年秋大雨電是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其應季氏世卿



公誓之執仲遂專權至舍中軍政由大夫出矣君  
入者誠能以義立命則陰陽和而雨澤降命之流  
行又何雨電不和之有由此觀之周王天下之共  
主也魯君天下之望國也仲尼志在天下則尊王  
室志為一國則尊公室今國與天下若此柰之何  
哉是故志氣盛而望道之將行則文王在茲志氣  
哀而知道之終廢則周公不夢

先天圖月為太陰水為太柔其氣類固相感也故邵  
子以潮為地之喘息而應月余襄公言之尤詳朱  
子送之及馬吉父始言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

庸言

卷十一

七

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  
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  
弦望潮汐應焉其論益精矣予擬鮑雲龍之說而  
裁諸易焉蓋人知水行地中而不知其生於氣從  
日消長知日行天上而不知其繞地四游出入水  
中故天地陰陽日夜熏蒸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  
氣氣與水未嘗相離而水溢則日餘潤之日為火  
精而常明月為水精而有盈虧者隨日進退也驗  
之潮汐可見矣明夷之象明入地中日從地下轉  
也穀梁傳莊公十八年三月日食不書曰辰晦朔

謂日有夜食朝出而後見其虧是也需象天在水  
中浮之以水江海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  
為雲漢一名天河秋水盛則南下夏小正七月漢  
按戶是也故日一亦而在天之陰氣無不散所以  
為晝日一入而地下之水氣無不消所以為夜其  
出入處湯谷咸池皆以水言水雖類從於月而其  
氣則通於日是日也者下抑陰上扶陽以與天地  
相為悠久者也曆法月離四象從日而成晦朔弦  
望則潮汐應之水盛潮大則雖瓶罌注水皆浮溢  
而出蓋陰類乘太陽之氣如臣奉大君威令無地

庸言

卷十一

十八

不到也若以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  
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皆不由日焉  
類於臣擅君權矣夫豈含章之道哉  
邵子曰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  
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  
體見矣予按天之陽在南故堯典舉中星以正四  
時必於正南觀焉地之剛在北故禹貢治水必自  
正北冀州始焉然月令十二月昏旦各舉中星大  
率與堯典四中脗合天之星辰繁而易曉如此禹  
貢之言地理揆諸今之山水反有難知者何與梁



岐二山雍州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治梁及岐沱  
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  
其叙山於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必曰逾于  
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  
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  
入海過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南入  
于江匯澤為彭蠡矣二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  
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  
中江入于海夫江漢合且匯為彭蠡豈江復于北  
而漢又復為中江邪近世有以地脉論山者取漢儒

補言

卷十一

十一

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唐人之三冷禹治水  
方胼胝不暇於山川豈以脉與味而知之蓋水源  
於岷委於彼山本於彼支於岷自有相聯而不可  
判者非若恒星與天為體亘古有常而不易也  
問漢志於律言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於曆則分言之  
何也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  
行於下蓋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天數西行上承  
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  
者在天之太極也斗日合辰是已太極中央元氣  
即土之成水火木金者地在天中承天元氣即一

太極爾朱子謂太極只是一氣分二則裏面動底  
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所以解  
無極而太極以上天之載者太極圖乃天包地外  
也

問禹貢治水始於冀州者以帝都三面距河也水患  
既平盡力溝洫任土作貢所以利民者至矣然揚  
州貢木去帝都最遠必於江海達于淮泗與各州  
浮于某水者獨異然則言必由海運豈  
以著其險與曰禹治水始自冀州既載壺口以河  
必經大陸乃如雍州自積石三千里至于龍門鑿

補言

卷十一

十一

而通之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又鑿為三門以通之  
今自陝以西左丘陵右岡阜河行於中是其所導  
處也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在今河南鞏濟之間  
則地形益下而平原弱麓不足為固故禹釀為二  
渠又播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以一迎八  
謂之同為逆河至碣石自北而東入于渤海又導  
濟自王屋會于汶至青州入于北海河既北趨而  
水由地中行所以不能為害惟導淮自桐柏會于  
泗沂至淮浦東入于海勢亦東趨不流於南今則  
以人力所築堤為杆乃水行乎地上非由地中矣



安得不決而南乎苟因揚州貢木於江海之道  
欲通海運則險甚矣蓋其所謂沿者至淮泗而止  
爾非元人海運之道也今河屢決矣誠能畧激禹  
法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為河身縱其  
游波而不壅塞則患庶乎其少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川流在教化中故至誠無息  
必言天地山川之生物者猶孝經言天地之性益  
子言山水之性也觀人物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  
行不已可見矣聖人之於天道也亦惟全其理之  
生於心者而已文王孔子性合天道者也湯武放

庸言

卷一

主一

伐曰帝命不違曰克相上帝非性之者也中庸無  
述焉掌自天地生理觀之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  
屬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陽本草謂空青法  
木故色青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主心雌黃法土  
故色黃主脾雲母法金故色白主肺磁石法水故  
色黑主腎雖枯槁而但有形質臭味者亦皆有性  
而況生氣如草木者乎況於有血氣知覺如人與  
鳥獸者乎形形色色生生化化初學小子類能言  
之然窮其理則發育之妙萬古不易有主宰存乎  
其間而非人之所能測也形者自形如人形自人

物形自物牛不生馬犬不生羊色者自色如青者  
自青紅者自紅鶴不為烏桃不為李生者自生如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化者自化如青蟲之化  
蝶黃魚之化鳩秩然不紊無有相害相假者焉此  
所謂理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其理之生  
生無窮所謂性也須臾離道一念不善即與天地  
不相似入於悖德不才而不自知矣擇善固執反  
身而誠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天命流行之全  
體具於此身發為文章動靜語默皆天道也豈非

庸言

卷一

主一

言而後明哉  
二氣屈伸往來流行於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也然經  
傳有指魂魄言者金縢周公以鬼神稱三王詩曰  
三后在天又曰文王在上蓋沒為明神上與天合  
非但為人鬼而已也易彖傳文言亦同此義而豐  
彖尤明白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盈虛消息乃造化  
之迹而鬼神則人之魂魄也合大傳祭義而觀之  
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神合精



氣為物既沒猶如生時若魄雖終而遊魂不散則為變矣變則滯而不化出為妖怪如伯有為厲是已故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夫匹匹匹婦強死與殤者魂魄猶能憑依人以搖厲况伯有乎僧道之為僊佛魄降魂遊亦猶是也聖王生而神靈參贊二氣宰制百物衆生死則歸土其魂氣昭明于上著為百物之精聖王則神魂降降在帝左右功用若人所為猶能役物非其感德何以有是故生則魂氣在身而為人死則魂氣在天而為

唐言

卷一

三十一

神其歸土為鬼者乃其魄爾此魂魄始終雖非見聞所及死生皆為物之體而不可遺者也若日月星辰雷霆風雨則有形與聲非中庸之鬼神矣盜以易豕先言天地日月後言人及鬼神豈非屈伸往來理一而分殊者與

周官大宗伯既典神鬼示之禮矣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謂日月星斗至于辰而畢見也以猶神鬼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坐位也報天主日其氣常伸故謂之天神而位乎上禮月及四瀆山川顯以示人其氣二而小故謂之地示而位乎下祀

四望享五帝祖禰在陰陽之間故謂之人鬼而位乎中名物則禮樂之器也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應陽氣也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形應陰氣也豈非大司樂分而序之者與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翁聚則為人發散則復歸元氣著於陽明則為百物之精其在陰幽則謂之彪正氣則為五土之示五物之神先儒曰廟宇得地之勝而人心歸附之則有靈如廣德之祠山興化之九鯉湖是也然人道可擬鬼神豈足憑哉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邪氣則為罔兩之類亦顧人心正否何如爾

唐言

卷一

三十一

予督學廣右時臨桂東鄉桐里嶺有武后淫祠素號靈應姦盜叢焉師巫有迎神祈晴者予擒治之隨遣官毀祠焚像天即晴霽於是出榜曉諭盡逮群巫治罪諸淫祠皆改為社學其前各設里社以祭正神人心稱快風俗亦變比至蒼梧分巡公署舊有妖怪予入居之初夕滅燭定息吏役忽來奔迸呼救各言有物壓胸木石交擲予叱使前導乘暗至其所跂待良久無有也燭至升堂群隸響集欲捷呼救者已而釋之自是居七晝夜間亦無事後一少叅居之即見被髮與無首者雜臧獲中驚



駭成病夫婦淪沒豈非心感之故邪詢知其由益  
嘗禁賊囚哀首級多遺枯骨血燐是以罔兩乘游  
魂為變爾夫懷天地之氣而神生焉神在胸中則  
為思慮出胸外則為感召其循入戶而坐出戶而  
行若乎出入惟正孽無由興心既惑則禍難追矣  
天地之氣常與人相接而無間斷人自不見爾心聲  
總動必達於氣與屈伸往來自相感通天子祭天  
地禮樂合之也鍾磬編縣雜於八音節奏成文則  
和其特縣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作止  
之節而禮行焉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

庸言

卷一

五

地凡登歌園鍾金聲夷則玉振姑洗南呂各在前  
一律為黃鍾角羽其氣來而伸文舞應之太簇函  
鍾各在後一律為黃鍾商徵其氣往而屈武舞應  
之雲門園鍾為宮黃鍾姑洗各以前一律倡而函  
鍾太簇各以前一律和之主清角故姑洗之角夷  
則之羽終焉六變則天神降咸池函鍾為宮函鍾  
太簇各以後一律倡而南呂姑洗各以後一律和  
之主流徵故函鍾之角應鍾之羽終焉八變則地  
示出大韶黃鍾為宮姑洗合黃鍾各以前一律倡  
而函鍾合黃鍾各以後一律和之主宮倡商和故

太簇之角蕤賓之羽終焉九變則人鬼假分樂而  
序之者皆在其中矣劉歆以前用張蒼律歷故漢  
樂近古合奏既久聲與氣隨高帝神靈能攝新莽  
而况周乎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自帝世命重黎絕地天通而巫祝興焉今之道家符  
呪其遺也黃道斗星禮醮似亦三辰猶居以正物  
彫者月隨天罡方位與吸其炁而口吐之即所謂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但以綱為罡爾又書聲字以  
降妖魔宣室志曰裴漸謂人曰當今制鬼無過漸  
耳自是俗合二字書以制鬼而不知乃漸自謂也

庸言

卷一

五

都玄敬曰急急如律令者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  
云符到奉行漢米賊私制符呪亦私用之自此遂  
指為鬼神爾由以言之可信否邪  
釋氏謂須彌山四畔有四大部州北鬱單越南閻浮  
提西藥拏尼東汾維佉皆隔山不相見日月星辰  
皆圍繞山腰而行南盡則北夜東夕則西且是地  
大於天也予深究其故蓋局於所見爾東夷自稱  
日出處而目中國為日入處中國月哉生明在每  
月三日今西域尋斯干城則朔夕見之東極日域  
西近月窟局於所見明矣



庸言卷第十二

聖賢第十二

聖賢之學肇自堯舜語孟終篇可樂見已夫道若大路然堯舜雖聖豈能專哉惟其盡性立命與民由之無偏無黨坦然正途舍此他學未有不陷於邪曲者也是故道率諸性命於天命之流行不可見見於日月星辰則有曆數性之流行不可見見於喜怒哀樂則有中道曰曆數在躬允執其中此心法也天命即吾性也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亦心法也民心即天命也心法豈空寂者哉察夫天

庸言

卷十二

一

叙天秩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富辰曰耳目者心之樞機也趙岐曰心者人之北辰也合二言以弘道吾有取焉是故視聽所在言動從而轉移非樞機乎道心為宰百體莫不從令非北辰乎舜稽于衆舍己從人而好問好察所聞非但一善言也所見非但一善行也來四方之賢俊如一家焉合天下之耳目如一身焉心斯大已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未有耳目狃而心廣者也禹惡旨酒拜昌言以坊人心之危而存道心之微不待授受斯前定已故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安

女止則定靜能安之謂也幾則內省其事之發安能慮矣康則外獲其事之宜慮能得矣心安至善以宰萬物猶北辰之網維衆星未有心不定而能應變者也人非舜禹則將如之何吾嘗言之矣心欲虛而行欲實虛心以取善而不狹是故謂之弘定志以主善而不易是故謂之毅

舜禹之咨詢拜言暨皋陶伯益之陳謨也不曰欽則曰懋不曰都則曰俞不曰德罔克則曰未有知其言巽矣然庶頑必懲焉姦宄必刑焉有苗必征焉命討庸威率作興事其氣何如哉匹夫而施若舜

庸言

卷十二

二

禹者莫若孔子觀諸鄉黨則恂恂在朝則闐闐侃侃或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諾吾將仕矣及却萊兵誅少正則浩然奮發莫之敢撓對王孫賈則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斥季氏之僭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勢焰熏灼視之藐如其與舜禹實同一揆蓋時措之宜也後之從政者臨下民則呵斥陵靈謁權奸則委靡詭隨雖時為正言亦色厲而內荏者耳甚至陽發其罪惡而陰媚附之此鄉愿之流衣冠之盜所以接迹於世也豈聖人不



言以顧行而不肆是故謂之敬持志以養氣而不  
餒是故謂之義

天道至大而無外本天之誠以立德故信則人  
任焉天行至健而無息本天之健以篤行故敏  
則有功天理至明而無私本天之明以順理故公  
公則說弘者寬之本也毅者敏之本也敬者信之  
本也義者公之本也

問聖賢之學心學也今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者何  
與曰堯始言天舜始言心心自血氣知覺言而

道心則大原出於天者也禹臯陶見而知之不言  
心而言天豈非道之所本乎天叙有典典者人倫  
之有常而不可變者也天秩有禮禮者等級之有  
節而不可亂者也禮不外典猶物則之為民彝也  
是皆天理之自然出於天性者猶川流之本教化  
也聖人因天本有是理叙者悖之秩者庸之君臣  
一於恭敬和協適中則天下之大本以立而民彝  
物則各得其正矣天命有德德者得乎此者也服  
以彰之喜以物之當喜也天討有罪罪者違乎此  
者也刑以懲之怒以物之當怒也自心而達於政

自政而散於事懋懋焉惟恐動與天違曷嘗敢作  
聰明於其間哉奉行天法而已學求至乎聖人者  
恒於血氣知覺顧謀天命以為主宰焉則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者皆從此出而人心  
即道心矣是故天人一也釋氏則離人而言天四  
端五常之有於吾性者以為理障又子君臣夫婦  
長幼之倫則以為緣合棄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  
以作用之其本心乃以精神知覺言也安得與聖

易曰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此雖言象爻而聖人之心學在是矣  
若象生於意言生於象乾為飛龍而及馬者健也  
義苟應健明夷亦稱馬坤為牝馬而及牛者順也  
義苟合順遯亦稱牛凡擬諸其形容而觸類盡意  
皆物理之當知而可好者雖雜亂不可惡也動者  
感物而動物必有則乾為天而理會于君德九二  
臣位時義亦通於君坤為地而理會于臣道六五  
君位時義亦通於臣凡觀其會通而隨時處中皆  
因天叙天秩有是典禮循而行之雖變動不可亂  
也苟惡其末亂其本則心有外而違天心矣何以



酬酢萬變也哉

中也者可之謂也允執其中雖曰帝王心傳而民心莫不有之盤庚誥民曰各設中于乃心穆王同命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訓刑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由以觀之則俚語以不可為不中已見於以古文苑漢高帝與太子勅內已有不中立之語杜預注左傳無能為後曰不中為之後使謂不可為不中是晉猶有此語也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堅執乖方故處物制事有不中爾為政不合民心人人皆以為不

庸言

卷五

五

可即不中也夫豈微妙之理哉

成湯所以聞知堯舜之道者始言性也伊尹曰顧誤天之明命其大原中允曰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精一復禮集義蓋本於以孟子稱仲虺為萊朱者蓋猶伊尹之為莘摯也文王之德之純章於雅頌基於二南其惟誠乎其演易之无妄也本乾卦德而言曰元亨利貞彖傳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道心之謂也其匪正有青不利有攸往則人心之謂也聲色不大而順帝則之正則人心即道心矣非徒言之寔允蹈

之是故不思而擇善惟精昭昭之至也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勉而固執惟一存存之至也故曰不顯亦臨無教亦保以謂誠者天之道也誠則從容中道自無不敬矣敬則發皆中節自無不和矣能敬且和則邪閑而誠存是思無邪之本也四詩之大旨也自非恭敬則和樂易流故詠文王之德肅肅雍雍必曰昭事上帝乾元乃統天也詠太姒之嗣思齊思媚必曰倪天之妹坤元乃順承天也齊也者以媿乎其肅也媚也者以媿乎其雍也一而已矣故昏義擬諸日月吾則曰關雎相與和

庸言

卷五

六

樂而恭敬地承天也葛覃孝敬卷耳專一誠乎身也樛木與其樂螽斯比其和仁於家也桃天之宜兕且之肅采芣苢之樂漢廣之莊仁於國及天下也至於汝墳戴之如父母而麟趾以仁應焉是序周南之義也召南之鵲巢騶虞夫猶是也其間和敬之化曰夙夜曰有齊曰夷說曰嘯歌不一而足至於肅雍施于平王之孫則家教遠矣是故於昭之德與於穆之化同一不已則太姒徽音與文王令聞亦同一不已雖百世祀儼然見之故行其禮則曰肅雍顯相奏其樂則曰肅雍和鳴聚德凝祥徵



則悠遠也如是夫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弗敬弗知日入於邪三綱淪矣非獨列國之風變也室家化離白華嘆父子乖戾小弁怨君臣不交板蕩亂如惡之莫若治性情而師大正記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爭不行吾故曰思無邪之本也四詩之大旨也中庸首言天命示君子戒懼慎獨以致中和末引文王之詩以終之蓋亦有見乎此

元亨利貞文王本謂大亨而利於正孔子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見元亨必待利貞

庸言

卷二

七

而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也文言乃有四德之說譬諸木焉萌芽元也發榮亨也枝幹堅強利也果實成熟貞也貞則所成之實天可種而為元循環無窮矣侵晨觀於禁露光潤可以驗天地之生意所謂仁也在人則為夜氣第人不自覺爾惟不自覺物欲昏迷至於旦晝而枯亡之豈能存仁義之心哉吾心之知覺常合理義而為一則夜氣常存於旦晝而乾道斯在我矣書稱文王敬忌克明德而曰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茲非法天行健

使物得以自全者與曰懷保則貞固矣曰惠鮮則有生意矣一息自怠曷由脩和之大公望陳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敬宜生迪茲舜啟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此所以為見而知之者也帝王之政導民之性因民之情阜民之利去民之害民知上之為我也相率而從之其治不勞而成其教不言而化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非執中與九二則簡在之臣承君者也上下志同而成德業故其繇曰包荒用馮河

庸言

卷三

八

不遐遺朋亡蓋以寬為本公為用而信敏行焉保泰之道也皋陶知人安民之謨禹實用之故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豈非見而知之之同乎自是成湯聿求元聖用伊尹曰上天孚佑下民武王既獲仁人用太公望曰承上帝遺亂畧蓋民之罪過由已臣之簡在由天善者富之仁者尊之凡以奉天惠民達于上下而形體之運主宰存焉天人本一故也自典禮之施言之謹權量則取之有制審法度則齊之有揆備廢官則治之有人仁政行而不為凌辱國滅則興之世絕則繼之逸



民則舉之仁心洽而不為伎法其覆天下也猶天也於是四海之民食以養生喪以慎祭以遠遠無有困窮者矣而天祿亦以永綏以謂執中偏天下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孔子聞而知之要道有三焉曰求仁也徒義也主忠信也其殆集群聖人之大成者與博約之授受猶精一也已克禮復則人心易為道心以此求仁斯仁至矣制事取諸成湯故日新以徙義為志存誠取諸文王故自脩以忠信為主觀於翼易則乾坤畫之矣若曾子則見而知之大學始終本斯三若

庸言

卷五

九

若孟子則聞而知之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以天爵也皆可謂知要道者已

聖人之道知而後好好而後樂豈容頓至哉德之未脩則相與講學徙義改過行必求慊於心見可而動心之慊也知難而避則心弗慊焉者也故曰樂則斤之憂則違之既立乎其大者而言行相顧猶謹信恒如弟子之時操存緩懈則邪妄乘之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德進業備藏而後發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日見之行無注非樂矣以人之所以請乎天者也仲尼之

樂得諸發憤而忘憂者其在茲邪故曰聖人之道乾道也世之誹誹焉樂者棄下學而圖上達喜後獲而惡先難吾見其終於狂惑而已矣

形色天性謂所性根於心生於色而世誤以五事釋之耳目聰明豈色乎哉自是遂謂性具於身耳目有耳目之性手足有手足之性而性大於心是乃告子生之謂性而非聖人所謂道心矣聖人者見道明則自然躬行知仁交際而萬化出故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制事宜則自然中禮禮義交際而萬化入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其盛德光輝接於

庸言

卷五

十

人者和厚曰溫仁之發也易直曰良知之正也莊敬曰恭禮之中也節制曰儉義之裁也謙遜曰讓虛之本也蓋心為太極而形色則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誠之不可掩者乎來儒嘗學恭而安然竟不咸予謂當自溫而厲始學習而說其心和順惟恐不重則不成內外相養主一無怠則萬實光輝大且化矣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問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胡傳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自序其績是以天自處也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胡傳曰春秋何以絕



筆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席書若論以為齊田之歸歸以平也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夫子說以十餘言殆類曹劇而後來歸者非也西狩獲麟春秋終焉恠也非祥也昔企吾道之將行今知吾道之終已以所以書也謂文成而麟至者非也其何所衷哉曰吾皆有取焉而二傳言天且相合矣左氏記夾谷之言與觀麟之事則豈盡如席氏所云哉聖人之心表裏人物進退古今凡宇宙內事皆其性分也故志氣天人交相感勝上下四方波以大同注古來今

庸言

卷三

十一

豈容小異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其在人也猶其在我也斯文喪否天實為之吾之責齊知有禮而已矣綏來而動和吾何知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昔嘆鳳鳥不至今乃文成麟至其在古也猶其在今也天道昭合人實為之吾之作春秋知有天子之事而已矣賦性由天立命在人祥與不祥吾何知焉視宇宙為性分初無意必之私於二者所書見之美哉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

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而禮為大禮之弗庸五典無由博矣夫子志學好禮年三十而孟懿子與南宮适師事之學禮焉夫子乃與适適周歷如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襄私其志欲行周公之道益可睹矣反魯而弟子益進居五歲昭公奔齊夫子如齊聞韶及定公立而反魯年五十一始仕為中都宰明年為大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侵疆魯國大治又四年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庸言

卷三

十一

郊又不致膳沮于大夫夫子自以為有微罪遂行適衛主於顔濁鄒有諛於靈公者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復反衛主於蘧伯玉靈公無道乃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自宋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會晉楚及吳寇陳以危亂去之至衛復主於蘧伯玉靈公問陳明日遂行復如陳絕糧聞楚昭之賢乃自陳如蔡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昭救陳軍于城父聞夫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乃至楚沮於令尹子西於是自楚至陳自陳反衛



出公輒將用夫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遂不果用  
明年自衛反魯乃叙書刪詩正樂哀公問政告以  
九經蓋周公之道管於是矣魯之君臣終不能用  
夫子亦不求仕時年七十乃贊周易慟顏淵之死  
曰天喪予明年絕筆於獲麟告子貢曰知我者其  
天乎又二歲年七十三夏四月己丑卒哀公十六  
年也雖歷聘列國然未嘗仕於他邦孟子言為陳  
侯周臣者乃所主貞子爾故語不曰仕陳而曰子  
在陳史記亦曰居陳三歲其不臣於陳也明矣夫  
子嘗曰事君盡禮謂魯君也曰為國以禮示仕於

庸言

卷三

十一

人者辨上下正名分也其躬行有得者與夫魯一  
變至於道則可以輔周矣為之兆矣魯之君臣乃  
自沮之而列國又皆無可與為東周者經世之志  
將安寄乎因魯史以撥亂反正而春秋作故曰我  
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知我者謂我尊周  
罪我者謂我過求以天子之事所以紀於春秋也  
非自行天子之事也其以天自處亦謂秩叙奉天  
者吾得諸心未嘗敢自變亂云爾吾何忤於人乎  
哉世儒不知夫子始終事魯尊王之志立論紛如  
子故詳焉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不利已而利物則足以和義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也 傳曰利誠亂之始也 不利  
物而利已則足以致亂 放於利而行多怨是也 子  
罕言利其告子張送政宜導以民心之中而首以  
者果何意與蓋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  
可以成天下之務否則竭心力而無成帝王之世  
明良翕而治具張其勢之盛猶禹決九河而注之  
海也 四凶窟伏而民脫昏墊於蒙震陽順動允陰  
送焉故曰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自平王東遷  
其勢之衰猶燧息驪山而炬易為光也 雖秦襄之

庸言

卷三

十四

庸以大夫送王得國而岐西之地輒奄有之自是  
民罹交害困窮可知於豢民陽上止巽陰入焉故  
曰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夫除弊以得民心易  
興利以造民福難何則除弊如解懸民心即悅興  
利非用民財勞民力弗能成也苟知之不詳蠱之  
不實吾以為利而興之或不知其為害則民怨矣  
矧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弊隨生而害復起矣以善  
其後哉堂堂乎張達材者也 以德濟材民可與仁  
也昔者嘗問為仁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寬與信  
敏德在已矣惠與恭其合人已之道乎於時義則



蠶之振民育德也作丘甲用田賦而二猶不足  
武之政壞也久矣上下方交征利而吾惟利物不  
圖利已不過因其田廬種桑教之樹畜而又以佚  
道使之取必中正用必限節泄下必莊自治必嚴  
如此而已矣是故惠而不費阜民財也勞而不怨  
愛民力也欲而不貪體民心也恭而不驕敬民事  
也威而不猛畏民志也臣送君事如子幹家而材  
德備矣故六五曰幹父之蠶用譽承以德也然吾  
之送善未盡則生民之道有窮是故不教而殺虐  
反寬也不戒視成暴失信也慢令致期賊害敏也

庸言 卷十一 十五

出納之吝私滅公也恒自省焉有則改之此謂屏  
四惡四惡屏五美尊則帝王之道不易轍而成矣  
是亦道以吾性之中從民願者也故隨之九五曰  
孚于嘉吉嘉善也信于善而不惑于不善則自蠶  
而隨勢復為泰固無難也

天人相為表裏天道惟陰與陽而人事符焉天子也  
諸侯也大夫也庶士也庶民也陽類也女后也閭  
寺也武人也盜賊也夷狄也陰類也唐虞禪後湯  
武起於諸侯秦襄起於大夫漢高起於庶士光武  
起於庶民雖后羿篡夏亦起於諸侯而陰類無居

天位者及王莽起自王后外戚曹操起自曹騰卷  
子劉裕起自武人朱溫起自盜賊胡元起自北狄  
獨元混一天下與武嬰躬為女后皆居天位則開  
闢以來大變也唐宋間有小康然陰盛陽微雖漢  
治亦不可幾及而况唐虞三代乎曆家統元謂漢  
武以前皆八十一章而至朔復齊陽生於黃鍾也  
漢昭以後皆五十七章而至朔猶不能盡齊陰生  
於巽宿也陰陽升降之幾判矣聖人則圖書以作  
易曰利涉大川曰乘木有功數數言之曰金夫曰  
金車曰焚巢曰焚如僅一二而止豈非扶陽抑陰

庸言 卷十一 十六

之意與故陽類用事則浮舟作貢而賄賂道消陰  
類川事則殉財亂作而水木途梗寇虜亂外者易  
治婦寺亂內者難防惟審諸豫爾乃若反之之聖  
必由禮義而合於知仁然終不知性之者知仁合  
一而禮義裕如也不通聲色則能恭已不殖貨利  
則能惠民孟子迪齊梁之君亦然道器固合一者  
和觀於象數則見天地矣觀於天地則見聖賢矣  
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則可以入道俟然莫知  
所之而望至聖賢之域難矣大學之為是言也蓋  
受諸夫子者始乎明善顧設以誠身則格知天命



矣終乎威儀而聽訟知本則自作元命矣知命也知禮也知言也三者格致之要也夫子自志學而立而不惑則天命其所格知也由以而耳順而不踰矩焉則禮與言一以貫之矣今夫人生而靜天命之性存焉感物則不能無視聽言動而秩叙存焉但人自不察爾不自察則惟利欲是趨昏迷侮慢送以始矣知命云者由盡心以知性也世之談性命者索諸空虛而不知其不外乎人倫日月也性出於命則食色聲臭安佚莫不有節命立於性則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各安其常是易人心

唐書

卷五

十七

為道心也道心常存則明命在我奉而行之何禍福死生之惑乎譬之遵制勅以行政而聽予奪誅賞於朝廷吉乎凶乎莫之致而至非吾所敢料也吾惟順受其正爾由是而應天下之動順以若為禮逆以則為非禮聽天下之言合以者為經訓悖以則為和說吾何容心哉命在我者明逾於鑑而妍媸邪正自不能逃也今也官司出令輒守之而不敢違得之不得則視命為茫昧板築之工非榦則廢夫人知之立於禮則夫人不知也卜以決疑夫人信之聽其言而人焉度夫人皆不信也命天

之令也禮人之榦也言心之聲也知命則在天之中我其受之知禮則在己之中我其建之知言則在人之中我其用之利害吉凶順令而安德義明矣視聽言動依幹而立德性定矣賢否用舍因言以察德政舉矣以論語所以歸宿於終篇也言天必徵於人言人必本諸身所知有三其理則一而已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德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唐書

卷五

十六

里之外違之是故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禮以定命言以度禮記者繫以於執中送政之後則知斯道也庶幾備其身而天下平矣一有周之文禮樂制度雖監於二代然實本於文王之所聞知庶虞心法存焉故冢宰之統五官猶天之主四時也其職在格君心然所領者乃飲食衣服閭寺之細何哉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寓豫防陰類之深意也行之於上則保身體傳德業行之於下則心術有養嗜欲有節於聲色臭味安佚之命而尊卑貴賤親疎老少之禮秩然矣師氏掌以



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掌國中失之事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藝之首則禮也勢近情親其言易入豈師保以公孤坐而論道不違咨訪故設此二氏使教實以告王與凡國之貴游子弟皆以什伍之法寓於道藝之間以羨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故在軍則守公禰在國則守公宮蓋禮樂征伐合而為一也若民間俊秀鄉以三年大比則每年正月攷德藝黨則四孟攷德藝族則每月考德藝閭則凡聚衆庶之日考書之比則休

庸言

卷十一

十一

相關無時不相親也動必由禮言必由衷其知之灼矣故善者可富仁者可用誰得而欺蔽之乃若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者出屋粟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証所養浮泛之人也此以詩大夫之有士者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以則以待庶民而輕重之等辨矣所重民食惟恐其困窮者如此施及春秋之世聲明物采猶存夫子得其美意於方策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今之言斯文者惟指文墨而不知其為經世之用也律令條章委諸吏牘而禮

樂名物謂非理義皆一切不講所宗道統不過心性空談而已蓋自詞章之學興天下始有無用之文自釋氏之教行中國始有無文之學士習雜亂其來已久可勝嘆哉

春秋傳於邾文公卜遷釋曰知命於范宣子承彤弓曰知禮於士鞅論欒氏之亡曰知言非惟文公也仲尼之不主彌子瑕叔向之不拜樂王鮒皆知命也非惟宣子也鄭伯之舍許叔叔弓之辭致館皆知禮也非惟士鞅也臧紇之言道趙孟之語偷皆知言也三者自古道藝之士類能知之而入德之

庸言

卷十一

十一

幾在此夫利害在前屑屑計較趨避奔競凌喪所守知命則安於靜聽如行舟執舵雖風有順逆終不傾危人定勝天而天亦終定矣紛華波蕩之中得志易於放肆知禮則循天之理不為外物顛覆而陷溺其良心異端邪說盈天下厭常喜新鮮不以為賢知言則能辨其是非而取舍不為所欺罔勅天之命禮自我庸敷納以言其堯舜之道與賢知殉意見愚不肖殉物欲知三者之為中蓋鮮矣問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程朱訓釋不同何與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周公



康誥之格言也心體本弘人惟枯於氣習局於見聞則蔽於物欲而有已矣驕則挾為已有專於揚已凡矜夸自肆外若有餘者是也吝則固為已私不肯舍已凡鄙嗇自利內常不足者是也藏而後發勢常相因已不能克而使之逆政雖有才藝乃斗筭小人爾公戒伯禽曰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謙則心體廓然虛能容善驕不發而吝不藏矣舜之舍已禹之不矜皆是道也故其為制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發育峻極中流出其有美弗居也

庸言

卷一

五

素履之注安土樂天東人歌之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非弘于天而無私係也乎子思之言致廣大孟子之言盡其心蓋本諸此

問顏子陋巷匹夫爾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為仁一為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究其所深乃在於如愚何也曰天地之道不富有則不能日新君子之道不闇然則不能日章道也者以有言而傳無言而得者也有言之謂精無言之謂一精故川流一故敦化夫子之於性與天道也發為文章則禮與言也其言也即其履也履也存神言也

過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自如愚而觀之領之以言識之以默聽之以耳服之以膺誠諸中者也思履其言無所不說者也闇然者也合萬於一則富有而藏諸用自其不愚而觀之動與文貴靜與禮安語與博借默與約會形於外者也言見於履未見其止者也日章者也散一於萬則日新而顯諸仁夫言不至終日則無以考其乾乾之功省不於燕私則無以察其昭昭之用其不違乎夫子與夫子不違乎天地一也其發夫子之蘊與夫子發天地之蘊一也不違則可與為仁矣發則可與為

庸言

卷一

五

邦矣自得一善有諸已以至充實而有光輝其庶乎乾坤闔闢大矣哉惜也大而未化也曾點志見乎其大矣而行有不揜終流於狂非不履其言者與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語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一息與天地不相似則耻焉而敏於行足目俱到者也是以為法矣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書曰敬脩其可願易曰閑邪存其誠二言者聖學之要也其究則一而已矣天下無不誠之物在人不容有不誠之敬一者誠也主一敬也至靜之中常



自內省人心易為道心以主於內昭昭不昧無復障蔽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之受命於天者本如是其善也此謂盡其心而知性知天性者心所同然之理也在中為理方外為義人倫物則之叙秩於天者皆由大本而行達道所謂可願者也雞鳴而起至於嚮晦定息惟是動容貌整思慮一動一靜皆敬備乎此而視聽言動無違焉則鄙詐易慢無自而入於心矣此謂存其心以養性事天是則敬乃閑邪之道邪退而誠自存也好好惡惡欺與不欺必自知之少或過節必知自反修

庸書

卷二

三十一

求行慊於心而非有與於人推之人倫物則達之家國天下莫不遂其同然之願忠恕一以貫之戒懼慎獨誠者自成而道自道皆此理也一息不敬不能操存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言不顧行而言皆無物或至於凌人行不顧言而行皆無恒或至於敗俗雖曰學道不過色取行違作偽欺世而已非敬無以閑邪而存可願之誠是則在人豈容有不誠之敬哉用力於敬則日用之間殊途百慮自然統會而物之終始不雜邪妄視聽言動大亨以正無姓非天此顏冉之所以請事而曾子子思孟

子之所以相承者也象山曰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其言高矣無亦尚點狂而流於禪乎

夫子以誠敬發天地之蘊中而舉其要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予夙夜服膺以自警焉蓋志者心之所之匹夫不可奪而氣之帥也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於中者非疚而何內省不疚身心俱安如無病痛然者豈無故哉寔由心之向往有可欲無可惡而已可欲之謂善人之

庸書

卷二

三十一

所同願也今吾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身而誠善有諸已而無可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故夙夜以思果志於可欲與抑亦欲其不可欲與可欲者我物也不敢失也不可欲者非我物也不敢留也古人為學一年離經辨志者以此也辨之不早辨學業雖不離經書心已舍理義而之利欲矣如人經商求仕自粵之燕其所嚮注萬里必到氣習日變為燕復求其粵也豈可得哉是以程子有責志之說性以志定志與性合則氣質不能移矣故曰水性勝火分之以釜既則火



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志於理義一而不分則欲仁而得仁尚何惡之有哉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將發時也情隨氣動喜怒見於形色必自知之發言作物必豫禁之溫恭儼恪以成其德則動無不和矣夫人心統性情而西銘推本之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情即氣性即志也情動氣和所過者天地之化性與志合所存者天地之神故又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夫是之謂至誠

公孫尼子作樂記本於虞廷微言與大學中庸相表

中庸

卷五

五十一

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而已矣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道心生而人心亦雜其間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至吾前血氣心知自能知之好惡意也意生於知知於物知莫真於欺與不欺而物必有善惡以格致所以歸宿於誠意也形者誠於中形於外也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蓋物理知其善而好之物欲知其惡而惡之道心本乎天性者也然耳目口鼻四肢發於形氣豈其性之欲則好違之則惡人心之危其幾在以此可無節哉節與無節係乎道心之

與不宰爾宰則好惡有節率乎天性之常易而為道心不可以欲言不宰則大本不立內無定志外物又從而誘之聲色臭味安臥昏亂其血氣心知情日蕩而天性失矣人能反躬而求其理之是非克去物欲念念勿忘則人而靜者昭昭可見天性之生生不息者以扶有餘而不紊顧設存養微者日著而天理察然矣精一執中之要也亦可見反身而誠則心正而脩齊治平無難者以大學釋誠意中庸言至誠所以詳與何燕泉曰尼子衛人七十子之弟子立言有功於聖門當列於祀

中庸

卷五

五十二

宴公論也若夫日格一物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則學文事爾夫子嘗言之矣小子何莫學夫詩是也二程學主天理蓋得於此而格物乃忘其要何哉聖祖去楊雄從祀正臣紀也學節通辯曰盧格荷亭辯論深非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夫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龔勝之伏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乃作劇秦美新諛莽者龍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則夫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格乃非詆朱子敢違時制而稱雄賢善惡倒置乃至以此哉予按荀况



失身於黃歇與雄失身於王莽亡異近用程篋墩  
舊議去况大快輿情所去併及王弼則予惜之獨  
通易理年二十四早天身罔失德言雜黃老乃漢  
魏儒者氣習也有生於無及性其情諸說多為周  
程所取其言有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  
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  
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此亦格言也較之事佛談禪不亦優乎

天人一也達于上下董子能言之命非聖人不行非

庸言 卷二 二十七

君子不知知命者明於天性安處善樂循理然後  
謂之君子是也人已一也合内外之道韓子能言  
之原道語用以見體由仁義而之焉斯之謂道克  
仁義而足乎已斯之謂德是也其所以一者性命  
於天自然而然聖人與天合德體用一貫應事接  
物亦自然無注不當賢者未免内有所蔽故所發  
或偏外有所誘故所施或謬然而既見大原則處  
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  
甘心為之而至靜者未嘗亂也觀於相江都而易  
王敬重貶潮陽而浮屠蘭師樂楚之游誠能動物

踐履其言殆得龜陶伊呂孔孟之傳者與劉向稱  
董子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而其子歆非之固  
不足責伊川稱韓子所得甚多而其徒佞佛者乃  
謂博愛非仁偽撰語錄以譏之然則論語通書亦  
皆非與二子之亞則孔明敬輿也觀其開誠心布  
公道而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實開太極主靜之  
門殆亦漢之濂溪乎奏議萬言一本仁義以至誠  
啓沃德宗而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  
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可謂唐之皋  
陶矣二公不與楚祀而增歐陽脩夫性者生之理

庸言 卷二 二十八

與天地共者也違其性則生者息矣而何以宰乎  
人物脩以詞藻自雄素缺行檢所作小詞淫褻鄙  
倍則其為人可知既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復詆  
繁辭曰古之言偽而辯順非而澤者殺無赦焉斯  
說者王制之所必誅也其詭異恣無忌憚如此在  
門墻則麾之豈宜廁諸孔子之庭乎  
問天者道之大原也聖人之道天而已矣學者弘于  
天以廓心則可以入聖畏于天以存心則不  
至作狂然二程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與  
氣象而陸子謂後來明道尚存此意伊川則失之



豈點狂固聖基邪曰夫子與點取其見大心泰而已非有用之學也故許三子為邦於後所以抑其狂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理則心之所同然者窮之存乎人爾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周子合易範太極陰陽五行為圖與川上之嘆一貫之旨同條共貫蓋理即氣也一氣渾淪名為太極二氣分判名為陰陽陰陽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為五氣皆自吾心名之所謂窮理也非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理而理在氣先亦非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而理在氣後嘗近取諸身則耳目視

書

卷

三

聽有聰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聰明之理在未  
有耳目之先出於視聽之後也口體言貌之恭從以至於萬理皆然以天地人物之各具者雖欲察之吾心自能窮究惡得而察諸明道謂一陰一陽即此是道伊川則謂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於是後儒求索有物混成於天地之先而太極為理陰陽為氣理乘氣機而動自此始矣由是而推夫離細瑣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讀書稽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而已諸說同異莫知適逆凌亂人意此點狂氣象所以為人追慕也要之

見大心泰固為聖基而精微縝密收斂其心為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敬以入誠尤不可無者弘毅敬義合一斯可以希聖同天矣夫

人之用處無非心也日用之間一事一物無非理則無非天也志立性定腔裏常存不偏之矩視聽言動依此而不違喜怒哀樂審以而後發達而在上典禮行而命討公矣事物之來至雜亂也一息不審察則理昧而惡生周語曰祓除其心精也以惡實心則棄其精矣格物致知屏惡而存理猶粟之有秕去其秕則其粟一也若放蕩無矩以自立而

書

卷

三

欲搜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克己則茫無所據奚所用其心邪所謂天之秩叙如知父母之年則喜且懼焉此天理也必愛日而致養然後謙於心否則愛親不誠而惡斯實之矣推之仁民愛物皆自此始故曰仁之實也入則送兄出則尊賢亦莫不有秩叙自然之誠故曰義之實也達諸天下則為絜矩之道吾心之理與天之所為一而無二則貫萬事萬物皆吾之一理而已所謂天下歸仁也堯舜心法不過如此夫子自心不踰矩而稱顏子心不違仁則其自立可知矣子貢善言而行不



審察故不受命而貨殖子路勇於行而言不審察  
故其言不讓必也自博而約身而誠立於禮斯  
至於仁矣此之謂精一一則始終不備乃能執中  
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  
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  
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心之所當為雖  
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  
嘗不在吾之分內也道統之傳管是矣其克已也  
嘗內省自謂氣質有病多在忿懣而呂東萊規其  
私大平粹則謹書坐隅其志於仁如此自漢以來

庸言

卷三

三十一

言學皆不明於天性惟求諸說樂不愠斯大原也  
已豈可以著述繁瑛而疵之其上孝宗封事謂記  
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庶無弊滅非所  
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殆堯舜其君者與元許衡生  
長河洛久非宋民未嘗如劉因賦渡江詠降王以  
譏宋然歿猶愧不能辭官則華夷之辨明矣啓沃  
以慎喜怒為本而作大學章句短詩使之諷誦用  
華言為孝經直解使之易曉其用夏變夷之志亦  
切矣哉世祖使丞相安童受學而朱子則遭偽學  
之禍宋元興亡係於此矣道言統者紀也紀常理

則道常存是祀若曾齊者其可廢哉

吾嘗讀程陸之書矣言必稱孔孟又讀孔孟之書矣  
言必稱堯舜又讀堯舜之書矣言必稱一一者義  
盡之乾也大人存誠而天下之道源於此自庖羲  
率而下之皆子孫也由程陸等而上之皆祖禰也  
取程陸一言以立門戶是舍祖禰而師童穉也且  
又陽儒陰釋自謂超悟而斥孔子為鈍根下乘殊  
不知超悟孰若庖羲而畫卦必用心觀察乃協圖  
書則其悟亦由積累而致爾今也竊主六祖壇經  
以為聖門衣鉢是猶雞髮之僧指其顛曰吾闕里  
之幼孫也吾誰欺欺天乎或曰剖破藩籬即大家  
也欲引之同歸于一而不知披披招昏墊惡乎其  
能藩籬而又何事乎剖是故讀書窮理知天之所  
為而性合之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大家在吾胸  
中矣一誠立則萬偽消大人出則群兒退苟厭此  
常經樂波狂噪及其自敗則又棄焉無亦喪心者  
乎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此之謂也

庸言

卷五

三十一

庸言卷第十二終



# 胡子衡齊

〔明〕胡直撰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曾鳳儀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四毫米寬二七四毫米



士

胡廬山先生講道螺水之

上四方考德問業其門者

屢恒滿焉余從鄉邦後雅

慕先生有年昨遊吉之祠

江思造請函丈先生聆余

胡子衡齊 序

至翻然就之會余以親病

返舍尋為時迫出山至人

雖遇大道難聞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矣頃友人來自

長洲傳曾明府手書示余

新刻胡子衡齊且委之序



初讀之洋洋乎纒纒乎何

其工而則辨而不肆也嘆

曰富哉言乎再讀之雍雍

乎井井乎又何其平中不

偏極於變而不離乎宗也

復歎曰至哉言矣昔謂孔

胡子衡齊 序

子沒微言絕七十子率而

大義乖言曷稱微天下隱

然而莫測其指是也義曷

云大天下曉然而咸通其

故是也揭大而涵微者聖

也闡微而翹大者賢也試



取魯論中庸二書覆誦之  
而尼思之所繇判可識矣  
夫大道甚夷至理無二聖  
人懷之斯欲忘言衆人辨  
之以相示率莫能定彼局  
見拘方者人置一喙妄生

望衡齊

一序

三

分別秦漢以來何其嘵嘵  
也今天下之論滋矣胡先  
生安能以已之說為天下  
司平而斬然齊一之乎蓋  
胡先生不能以其說均齊  
天下凡天下譚名理指歸

卒不能外先生之言為言  
是則所謂衡齊云爾今夫  
臆斷輕重誰能自信誰誠  
設而低昂不爽者當也意  
料長短未色有差度誠設  
而尺寸不欺者亦當也在

望衡齊

一序

四

我權度惟茲惟靈不墮封  
畛不囿象數精入無倫大  
至不可圍知止斯定定斯  
徹徹斯融達乎巨細之倪  
而洞乎修短之故由是百  
家殺乳庶幾哉其可折衷



乎處窅奧者陵藪蒙翳兮  
町折畦引而登諸泰山之  
巔則萬里曠然何闕之有  
井鼃谷鮒擅耳目以相娛  
莫吾能若試遊乎溟渤之  
區望洋東視異派同歸始

胡子衡齊

序

五

足以語大方之家矣蓋見  
大則罔弗平冥會則罔弗  
一胡先生之學以盡性至  
命為宗存神過化為功固  
已見大而窺源由是千古  
之輕重長短疇能越焉昔

王充論衡之著扶疎二十  
餘萬言闡摘詭譎取尚理  
實察邕秘之以為談助乃  
其書猥襍無關奚足觀也  
莊生齊物論非舉物論之  
不齊而齊之也蓋謂未有

胡子衡齊

序

六

物先本無可齊既有物後  
自不能齊始喻風竅卒歸  
之虛景幻夢為說汪洋自  
恣范無畔涯以余觀於衡  
齊懸衆說而歸宿於道之  
子室有冢三尺矣斯其可



傳也奚疑會心人遠合并  
何期日手茲編面譚千里  
是書藏諸名山知其解者  
旦暮遇之又何有於余哉  
曾明府昔受學胡先生門  
一嘗訪余山中高朗士也

胡子衡齋

序

七

甫宰巖邑席未遑暖孜孜  
首此以付剗厠豈特侯芭  
之嗜玄哉夫亦漆雕之志  
大矣

豫章張位序



胡子衡齋序

胡子之書曰衡齋既成而長  
洲令曾鳳儀氏刻之屬不佞  
貞序焉夫胡子何以稱衡齋  
也衡者平也所以平位昂而  
使之當也齋者和也所以和

胡子衡齋

序

諸味而使之成也胡子之所  
為衡齋也其大指曰吾傷與  
他道角吾處吾勝而求彼負  
以為異端彼亦愛其勝以求  
吾負而饑吾之未至不平而  
後有事而不能和則害彼兩



謂佛也老也揚也墨也申韓也彼皆有以自持之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則皆為我用也洙泗之後而有滄洛之後則吾傳與吾傳角彼此不求是而求相勝曰尊德性也道問學也主靜也致良知也隨處體認也體仁也源一而流漸異吾衡而平之然後劑而和之而其源湛如也故曰衡齊孔子之言純者為魯論而小雜者為家語有問答

胡子衡齊

序

三

有自言皆門人紀之者也孟子之言有問答有自言皆身著之者也荀子揚子文中子亦身著之者也莊子列子身著之而問託之問答者也其後而為周子張子至明而為胡子皆身著之者也為二程子朱子至明而為陽明子皆門人紀之者也胡子之為衡齊也身著之而問託之問答者也身著之得無有差乎哉聖人之教以盡意不盡則

胡子衡齊

序

三



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大者以道立言次者以言明道以道立言曰經以言明道曰傳胡子之衡齋傳也其所以衡齋之意則明道其明道將以濟人而執世也忘在明道何害

胡子衡齋

序

四

於忘不在名何損於道甚矣胡子之意之審也雖然其辭得無過脩乎哉孔子之繫易曰脩辭立其誠立矣何脩辭之足病且胡子之學心學也反之心而苟有協耶已蕊嶺

苦縣不律同也其猶有扞耶即閔洛閭越不憚異也如其羽翼乎即弼史卷議不辭采也可借而彈射乎即齋諧虞初不虞說也是故辯善儀泰而亦為強工若丘亦而亦為刻

胡子衡齋

序

五

逞若蒙莊而亦為縱博若僞向而亦為濫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胡子其將庶幾乎哉余與胡子先後仕于朝而不相值第聞胡子倡道于東南天



下之有志者慕而趨之若流  
水而胡子顧不立門戶惟道  
之是明而已雖然吾終以胡  
子之辭脩懼天下後世之以辭  
求之也然則治胡子者當如  
何反之心而協如胡子之於先  
哲可也是所謂衡齋之衡  
齋也

弇州山人吳郡王世貞撰  
六心居士周天球書

胡子衡齋序

衡齋何為而作也胡廬山先生憂世之  
儒者論說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  
惡乎齊道惡乎衡揚子有云衆言淆亂  
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  
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  
載之神又云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吾  
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  
而微言絕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  
訓詁唐溢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絕如綫  
迨於宋室真儒輩出理學始明其一二  
鉅賢力攻著述以開來學精神力量可  
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  
矛盾於孔氏哉  
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  
厥旨弘暢矣乃其未流侈虛談而勘實  
行世之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明則  
胡不折衷於聖人又胡不求端於吾心



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易以故我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視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別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為天下則私役于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探索於形名度數禮樂名物之煩而日亦

序

二

不足則支馳騫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域而實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罔也有一於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備之私而擴之悖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選之不可不及不可免舜之所謂執中孔子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

為世學者之準的也哉先生銜齊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則辨物理之非外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論証既已深切著明其謂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不能盡心之過一言足以訂千古之是非學者苟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性其究至於出離生死猶於此心此理未盡而况其揣摩測度視大道猶徑庭者乎傳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貴知其

序

三

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泉山之崩崑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貴觀其全也又曰道若塗若以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貴於自強而不息也學者苟知其本又觀其全而能自強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推衡乎天下之言矣其不齊也無所加損於道也先生不遠千里緘書遺乎遠屬之以序遂不辭固陋而敬識其大端云



萬曆癸未孟冬建昌守德清許孚遠謹

序

序

四

胡子衡齊目錄

卷一

言末上

言末下

理問上

理問下

卷二

六鋼

卷三

博辯上

博辯下

明中上

明中下

卷四

胡子衡齊目錄

一

徵孔上

徵孔下

卷五

談言上

卷六

談言下

卷七

續問上

續問下

卷八

申言上

申言下

胡子衡齊目錄終



胡子衡齊卷一

泰和胡南

門人同

吉水鄒元標  
陳天浩  
王用中  
同校  
未嘉王繼明  
校刻

言末上

胡子閒居二三子從遊孟山之陽咏歌螺水之濱返而休於長洲之館魚魚于于翼翼疑沛焉若有喻其所之已而避席請曰學如是而已矣茂弗一也道

胡子衡齊 卷一

如是而已矣茂弗明也而世儒之爭之也有弗一弗明何哉意者言弗可已與胡子仰屋而肝痒然不能出語崖然嘆曰言何可恃也言何可恃也弟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不言已諸胡子曰道之弗明學之弗一則珠見者之為崇也珠見如雲健言如雨以珠見出健言而天下束書始業業乎若撒汙汙乎若海矣夫道何病于見哉昔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魯與天下非故小也孔子見之養全故也然孔子猶儉然自命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子欲無言孔子豈知其為見乎其不為見乎而為

乎珠寧知其可言乎其不可言乎而為乎健雖然孔子固嘗循循為誘終日為語周易為之十翼春秋為之筆削未能一朝而膠口廢言也然而孔子言之几席非為近也而遠如天言之四海非為遠也而近如帶言之甌毛非為小也而大莫載言之昆侖非為大也而小莫入言之膚革非為淺也而幽者聞言之神髓非為深也而顯者藏言之瓦礫非為粗也而幾微者言之金玉非為精也而庸常見言之九乾上也而無不言之九淵下也而無不上言之一二簡也而無不繁言之億兆繁也而無不簡言之三千三百

胡子衡齊 卷一

外也而無不內言之無聲無臭內也而無不外乎也如衡變也如權方也如律員也如著眉睫也而長上古旦夕也而挹千萬世孔子豈巧為持乎孔子亦豈得其全而已矣今夫窈人之子見一金一綺則唐然矜闔閭之士見一溪一壑則奕然詠唯夫宅通都而擁瓊庫戶莽蒼而臨巨浸則非不見非不見非不言非不言此全不全之分也古之聖人推全故中中而之言焉則不隅唯全故悉悉而之言焉則不危唯全故實實而之言焉則不裂唯全故化化而之言焉則不闕非獨聖人不自為隅為危為裂為闕雖後



之論之者將腹臆而似之曰是隅耶危耶裂耶闕耶亦不得而似之也易繁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此明聖人之爲言也而教無窮也世之爲言則不然世之語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則之近小淺粗繁下而外焉健語遠大深精簡上而內焉則之遠大深精君之王之不啻也當其詆難仇之虜之不啻也彼惡觀斯道之全哉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知非不難也見仁則病知而亦以病仁見知

胡子衡齊

卷一

三

言末下

何以明其然耶曰老氏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輻數與無之兼爲用也明矣唯老氏見無不見有夫斯以言無焉健彼固不知健無之賊于有也而賊有亦以病無也荀氏曰鈞木必待槩括而後直鈍金必待礪礪而後利人之性惡必待師法而後

正夫木之待槩括金之待礪礪人之待師法皆其性之本具而後能也假令木之性若黃金之性若木人之性若金木又惡能槩括而直礪礪而利師法而正也哉人性之能爲善也明矣荀氏見惡不見善夫斯以言惡焉健彼固不知健惡之賊於善也而賊善益以剝惡也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夫楊朱既不能損一毛利天下則又孰肯出身令天下不損不利哉爲我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楊朱見我不見人夫斯以言我焉健彼固不知健我之賊於人也而賊人亦以病我也墨氏曰仁者兼相愛

胡子衡齊

卷一

四

交相利又曰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兼相愛交相利猶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不可防止于天下夫賞罰並行則既不得以兼相愛矣况欲愛秦人之兄猶己之兄愛秦人之父猶己之父則雖有賞罰亦莫之能強矣兼愛之不足治天下也明矣墨氏唯見人不見我夫斯以言人焉而健彼固不知健人之賊於我也而賊我亦以病人也此四家者健而推者也彼其隅耶危耶裂耶闕耶彼弗皇省也嘗言辭之天地無弗全矣而見者自異天有高虛地有廣漠彼見而健言之則老氏之家似也天有冥晦地有陰



塞彼見而健言之則荀氏之家似也天之四時其運地之五方殊風彼各見而各健言之則楊墨之家似之四家者之後乃又有泥洹家彼泥洹者之為教也寥然見諸天地無物之先邈然遊乎天地有物之表故其為言滋健而世儒之病之也滋厲匪徒病之又且高壁深壑以拒之長鋌短矛以攻之矻矻無遺力天下莫不曉然白也雖然世猶有見者焉而天下未嘗曉然白也是則可憂也彼其為言曰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之實畫是矣山川土石水火木金地之實畫是矣總總焉憑藉其實而健言之則世儒之家似

胡于衡齊 卷一

五

也夫世儒豈為非我亦唯球而健之則與彼數家者之執一而賊道亦均而已其為隅耶危耶裂耶闕耶尤弗皇省也今夫天下健其不可見以詆其可見則信者十一健其可見以詆其不可見則信者十九世儒者曰是器數是文章則帝王之鴻猷聖神之懿軌在焉是猶天之日月星辰地之山川土石而人之實畫是矣則天下孰不拱而信曰允其言乎世儒又曰若凡古今士所稱心性原本皆窳言無實用此其流必為泥洹氏勿可以聽則天下又孰不拱而信曰允其言乎非獨拱信之亦將高壘濬壑以為拒長鋌短

戈以為攻有若驅泥洹氏不肯遺餘力豈皆甘器數文章而毒心性哉誠以器數文章可見而心性不可見也辟之指一江一淮示人曰此水之至也人莫不信談岷山之泉求桐栢之源曰是江淮之出也人反不信則見不見之異也然則夫人烏求其曉然白之日也世乃不知岷山泉涸桐栢源竭則焉有江淮是故不見固見之從生也然而多見先焉則真見諱不聞固聞之從生也然而多聞先焉則真聞贖此世所為穢其根以成其生鑿其真以幸其全雖天下俯夫織人咸堯堯填填安也久夫有不然者厲而相彈而

胡于衡齊 卷一

六

子欲奮舌軒楮並馳而明之雖孔孟生今時愚不能克而况其下乎予故曰言不可恃也雖然吾不可已于二三子昔者子思之語天未嘗不取日月星辰然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其語聖人未嘗不取器數文章然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所以為文蓋先其本也此子思所為全也今之君子恂知文之所以為文夫然後能全全能全全則不以見見不以言言斯可與有言矣

理問上

弟子問曰先生之不恃言也豈我雖然今之學術芬



擊膠輻是非異同其華若訟其拒若攻惟理內外為  
辯各工第子蓋聞之矣自漢儒來咸言物理至米程  
叔子則訂之曰在物為理紫陽夫子推曰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窮理者窮究物之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  
則物格知至矣此非自儒者詩有之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  
之德未有物而無理者也然則理之在物所從來遠  
矣近代儒者欲挽之入內曰理不外心而子故張之  
甚是不將絀古而溺今也哉吾俱後之覆議今也胡  
子曰嗟夫乎此非予所謂難言者乎夫以千百載之

胡子衡齊

卷一

七

惑而僅暴于近代之一言宜其絀膝而不可解開蓋  
而闕其非也言何用益聽雖然子安知古之為今而  
今之非古哉予不聞昔人有先世之慮稱穹廣焉不  
幸罹罪借其妻擊幽于犴狴厥子長育圓扉罕覩天  
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圓扉為家日促母  
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惟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  
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  
也其父識之引子復家授以帑藏退不敢當已而其  
祖証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室廬  
慈父之帑藏哉彼固無以奪習見之先入也况夫理

者非可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固是非于先  
入哉故難言也雖然子今誠以為理在外與第子曰  
吾嘗求之矣將為內乎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雖三  
尺童知其在外也強為內不可也將為外乎則維皇  
降衷若有恒性雖三尺童知其在外也強為外亦不  
可也若是則果無內外歟曰理豈有內外哉雖然子  
之信外非信理也而信程叔子之一言予姑以叔子  
一言明之昔者先府君嘗讀叔子之言乃著論駁之  
曰既曰在物為理而又曰處物為義謂義非理也可  
乎既曰在物為理而又曰性即理也謂性為在物可

胡子衡齊

卷一

八

乎是二語者可謂明矣叔子之非寧待攻而破哉惜  
先府君之論散佚不全而世之聽之亦猶圓扉行乞  
之子惟惑疑懼不肯自信非借証其父祖終必不信  
也請舉其証今夫理之說身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  
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  
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之者曰  
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  
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  
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



最後曰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其下文則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言聖人作易感理于吾性之義故窮理者窮斯盡性者盡斯以逮夫致命者咸繇之夫吾未聞理不在義而在物也亦未聞窮理之理非理于義之理也故夫子又明言之曰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嗟乎吾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為在物何哉易書詩與吾孔子之語理若此是吾不得已借証于父祖之說也世既不自信又捨父祖而不信則誠莫之何焉已矣而又惡用言為弟子曰弟子得夫子性命之理一言已冰解十五矣不然是教

胡于衡齊

卷一

九

父絀祖而猥從衆子之謬也然詩所言有物有則何哉曰今子也以耳目父子語物以聰明慈孝語則近矣然謂聰明慈孝果在于物乎抑不在物乎世固有病風狂者夫其耳目父子人也曷為其不聰明慈孝也哉子也寧知聰明慈孝之則不則于耳目父子而則于人心也故謂則能則乎物可也謂則在物焉不可也是以詩人稱之曰秉彝又曰懿德審如世儒之說則秉彝懿德皆當為在物而不在人矣抑與書所稱降衷恒性記所稱生而靜孟子所言根心固有非由外鑠我者一何其盡戾也彼世儒者信子所謂教

父絀祖而不知反顧者耶而世之徒猶狂奔倒馳唯愚叛之不先絀之不至若怒濤然鼓晝夜而掀河海終不知風之自也悲哉故難言也

理問下

曰理之不在物弟子已冰解十七矣蓋嘗繇聰明孝慈推之則人之統為五常率為五倫發為四端修為四德敷為五教為五事為三物四術為五禮六樂其極為九德其事六府三事九疇九經其著為百行為萬善其放之準四海施之天下後世無朝夕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制作孔子之刪述為之裁成輔

胡于衡齊

卷一

十

相為之範圍曲成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成天下之盛豐贊天地之化育鮮不自人心出之是則內者乃未嘗不外也謂之無內外誠然也然而天之高而覆也地之厚而載也日月之明而照也是辰之列而燦也雨露之潤雷風之薄四海之廣六合之大歲序之行而不紊鬼神之幽而不遺河海之流而不息山嶽之時而不毀鳥獸草木之繁育不一其性火之炎水之潤木之文石之脉金之精玉之光是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螻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鴻鴈之昆弟睢雉之夫婦鴉之仁鵠之智鳥之孝神羊之正



犬馬之義麋鹿之慈獺之祭魚豺之祭獸玄鶴之珠  
黃雀之環象不拜叛而泰吉了之不願為夷是孰理  
之哉謂皆由人心可乎夫人之百骸九竅五臟三關  
莫不有經而醫之治也寒燥溫涼若臣制使投之各  
循其軌又孰理之哉謂皆出人心可乎是則第子未  
之徹也于其謂何胡子於是復仰屋拊膺嘆曰是奚  
獨子一人未徹哉蓋昔者孔門語理咸不遠人而語  
之也故無內外今世之語理遠人而語之也故有外  
而已矣子惡得徹子不聞孟子之闢告子曰且謂長  
者義乎長之者義乎知義則知理矣子又不聞子思

胡子衡齊

卷一

十一

上下察之肯乎今夫為飛戾天自人視之為在上也  
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上察也魚躍于淵自人  
視之魚在下也而不知斯人與知與能者之下察也  
大哉察乎其諸人心神理之昭誠之不可揜夫是故  
察之外無理也子知之乎曰聞諸先儒之言謂道自  
察也而未屬人也曰嗟乎此所謂遠人為道者也夫  
子思本以費隱言君子之道而世儒必欲推費隱於  
君子之外何其與孔門千百徑庭哉此正數千載之  
惑毋父語之而不信者而美子尤子見皎日乎吾請  
為子譬之方其未有皦日也黝墨荒忽未始有天地

萬物也已而皦日照之則天地萬物列矣然是皦日  
也其體在天而其光與氣散於天地萬物之間人之  
執其光挹其氣者一盤盂一皦日也一甕盎一皦日  
也一淵谷一皦日也一江漢一河海有萬皦日也今  
如有夸父焉逐日於谷彼亦惡知皦日之體不在是  
也子知皦日之體之所在則知理之所歸來夫是故  
天者吾心為之高而覆也地者吾心為之厚而載也  
日月吾心為之明而照也星辰吾心為之列而燦也  
雨露者吾心之潤雷風者吾心之薄四時者吾心之  
行鬼神者吾心之幽者也江河山嶽鳥獸草木之流

胡子衡齊

卷一

十二

時繁植也火炎水閔木文石脉疇非吾心也螻蟻虎  
狼鴻鴈雉鳩疇非吾心也一身而異數百物而殊用  
疇非吾心也是故皦日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吾  
心者所以造日月與天地萬物者也其惟察乎匪是  
則亦黝墨荒忽而日月天地萬物熄矣日月天地萬  
物熄又惡覩夫所謂理哉子故曰察之外無理也曰  
若是則子之言理亦猶夫燮理疆理之謂理即孟子  
長六石之謂義也所謂不遠人而語之也果非外亦  
非內也然則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萬物之各有  
區別卒不為理乎曰子之見皦日方其在盤盂甕盎



池沼淵谷江漢河海雖指之曰是盤孟龜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日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也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萬物之區別雖指之曰是天地日月萬物之理亦何不可也然而莫非吾心之理之所察也故子思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子承子思者也則又直指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程伯子得孟子於千載之後者也則又直指之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噫亦既既乎矣乃世之末儒棄母父而不信而猥從衆子之言則誠莫之

胡子衡齊

卷一

十三

何為已矣曰理之不外心第子已冰解十九矣雖然猶有請焉易言乾道變化詩言維天之命上天之載子思言天命之性孔子繫易曰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曰天地之道貞觀日月之道貞明子思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凡皆自天地言之未可以人心繫也曰善乎而問之也夫君子之語道有語乎其所自者有語乎其所有者古之人恒語所自以明所有今之人則執所自以疑所有非徒疑之又從而仇之今夫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方其在先世慈父則謂之父祖之物及其自人子承之則疇非子物也於此有

人焉對人子而談曰此乃若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若不得以有也則人子必絕然怒夫人子之怒非無故也誠以父祖之物自己承之即已物也而必執父祖而拒之謂人子不得有則將置人子何地人子惡得不絕然怒也故語父祖之所自以明人子之所自以疑人子之非有則必不可乃若繫辭所言天地日月之道子思所言天地之道皆自父祖之物言也而亦莫非子物也推而語之則曰天地之道散而語之則曰萬物之道合而語之則疇能外吾心盤孟龜盎池沼淵谷江漢河海之皎日

胡子衡齊

卷一

十四

已詔之矣子則易疑且也先天地長上古而不為老後天地毀萬物而不為弊者詎外是哉詎外是哉于未可語此也曰是未敢語然第子知天下無心外物矣况理乎曰若是則子能信其父祖進而自信幾夫

胡子衡齊卷一



胡子衡齊卷二

泰和胡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 郭子章 廖同春 陳以躍

吉水 鄒元標 王用中

未陽 曾以誠 同校

未嘉 王羅明 校刻

六錮

弟子曰且且乎先生之語理弟子已冰化矣然而世儒之訓熟爛乎耳目微經乎腑臟辟諸管崖陰黷非太陽為之曲照莫能覩也溝澮積淖非霖雨為之終

胡子衡齊 卷二

日莫能滌也蓋二三子之錮于中者有六請竟宣之以瘳承學胡子曰何哉六錮曰世儒之所為爭而未肯降者則虛實也天人也心性也體用也循序與格物也此六者彼方挾以攻我我又安能令彼之有人哉夫彼之挾以攻我者非其故為也彼固有似是而難明者以錮于中也而近儒者語之未竟則是我固未盡于彼而欲彼之有人于我無異乎其矐然明而淪然塞也胡子曰然然則何謂虛實之錮曰昔者世儒立教以萬理為實是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父子實父子君臣實君

臣夫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唯求理于心則

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于父子君臣哉

此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

又何以殊也胡子曰然非也夫萬理之實豈端在物

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而

下文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于

物則萬物美與于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

心唯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于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

一偽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其極至弑父與君

胡子衡齊 卷二

而弗之忌彼烏視父子君臣之為實理哉彼其視天

地萬物夢夢然也其極至墮天瀆地而弗之顧彼烏

觀天地萬物之為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子

欲求實理乎孩提之愛親敬長則實理較著焉今人

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實理較著焉見

牛斃絀而不忍殺則實理較著焉豈當求實理于親

長孺子以逮牛羊哉故理莫實于盡心而莫幻于索

物而世儒者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獵獵

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為實曾不知其所索而認者

乃其口吻之為名也楮墨之為書也影響之為傳也



意念之為執也而自謂實也而實固不居乎此也是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以究竟矣而強以為實而不亦左乎若夫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為妙明心中物其言雖少偏而亦不至大繆蓋釋氏者雖知天地萬物之不外乎心而卒至于逃倫棄物若是異者非心之不實也則不盡心之過也蓋釋氏主在出世故其學止于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于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貴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之有則是吾儒與釋氏異者則盡心與不盡心之分也所謂臺登千里者此也

胡子衡齊

卷三

三

而矣以罪心哉今夫心之能察物猶水之能流火之能炎也苟有人焉瀦水不流而欲其常澄宿火不炎而欲其常熅亦豈水火之罪哉而世乃獨以虛幻不實歸罪于人心則又烏取實哉雖然使世儒誠有得于盡心之旨則實者未嘗不虛而虛者乃所為實也實無不虛費而隱也無聲無臭是也虛無不實微之顯也三千三百是也其究一也而世儒未達也

何謂天人之錮曰程叔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為道之大原出于天故叙為天叙秩為天秩命為天命討為天討工為天工官為天官咸自天

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則曰物者理之所攸存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于天者以為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是故聖人之道達諸倫物以為經常行諸萬世以為準則者誠得其天也彼釋氏者曰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觀三界與山河大地不足有無於是焉屏居以觀空踰跌以求慧禪那足悅而寂滅為樂其極則逃倫棄物而卒為天下之大愁斯道之魁賊此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然非也夫程叔子以聖人為本天將本其蒼蒼者與抑本其所以為天者與

胡子衡齊

卷三

四

若蒼蒼者則莫為之本矣若天之所以為天則當其皇降之表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曩所謂先世之室廬慈父之帑藏莫非子物者是也然則聖人之本天舍人心又孰為本哉書曰惟天生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夫人之靈且貴者以是心之出于皇降天命者也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者此也非心之外而別有天也是心也在詩曰帝則在書曰皇極曰天之明命在記曰天理在孟氏曰此天之所以與我儒者又字之曰天神天明曰天聰明又尊之曰天君故其達諸倫物曰天叙天秩行諸



政治曰天命天討蓋不得以一私意奸於其間故曰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悍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憚苟一私意奸於其間則雖自愚夫當之必有悌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爲之也程伯子曰以心知天辟如在京師更不可別求長安言至一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一理居焉何天之厚物而薄人者甚也其可通乎謂凡人之本心者即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因爲人之大崇人固不幸而有是心天亦不誑而昇人以心矣其可通乎若是則聖人謂人

胡子衡齊

卷二

五

爲靈且貴者咸歸之誣而帝則皇極明命天理皆當列心別性別有一物以索諸焚焚芸芸而後爲得也其可通乎若是則仁義禮智不可謂根心愛親敬長不可謂良知而世之言根心良知者必皆獲罪於天而非吾人之所當本者也其卒可通乎審如叔子之言吾不知天者何在而本者又何物吾聞古之人有不雜知識以順帝則者矣未聞多其知識以求帝則于物者也有不作好惡以建皇極者矣未聞恣其好惡以求皇極於物者也有顧誤以奉明命天躬以窮天理者矣未聞不顧誤不反躬求明命天理于物者

也有先立乎大以不失天之與我者矣未聞舍天之與我而別求諸物者也蓋惟不雜知識不作好惡反躬顧誤以先立乎其大則達諸倫物爲天之叙秩行諸政治爲天之命討運諸靈靈而通諸天下之志宰諸方寸而準諸千萬世之衷將俾賢知者不以爲少而愚不肖者不以爲多千萬世之上不以爲古千萬世之下不以爲今所謂不得以私意增損其間者不增損其心天故也是所謂本天也伊尹之告大甲曰一哉王心周公之告成王曰既厥心殫厥心未聞外心以求天亦未聞本心之遷焉釋氏也世儒者不能

胡子衡齊

卷二

六

自信其心天也乃果爲索諸焚焚芸芸以求之吾見世儒者勤如算沙探如射覆析如擢髮泛如望洋勞積磔裂膠固紛披不勝其推測不勝其安排思匠攢于戈矛心機馳于猿馬搜窮愈精比擬愈似而天者愈離曾不知意必勝而固我橫吾未見世儒之能本天也叔子之言亦自枉枉天矣曰然則釋氏曷爲其棄倫逃物若是異哉曰釋氏之失吾前已言之其失在偏于出世而已何謂出世超死生是也即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莊氏所謂有且宅而無情死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者其爲學亦非有大展



于天者之比而吾聖門盡性至命之全則亦未嘗不  
馴至之而不必偏以為功也夫惟釋氏者之偏以為  
功則不得不逃倫棄物裨那寂滅以從事于不生不  
滅之歸矣吾前所謂宿火欲其長熅宿水欲其長澄  
即彼之不生不滅是也是其見偏而學駁者之過也  
而未可謂心之罪也亦猶夫宿火宿水者之過而未  
可為水火之罪也彼也自謂之先天矣而不知吾聖  
人合先後皆天也故為全彼也自謂之形上矣而不  
知吾聖人通上下皆道也故為大彼之火專宿而已  
矣而聖人之火宿而靡不炎炎而靡不燎也彼之水

胡子衡齊

卷二

七

專瀦而已矣而吾聖人之水瀦而靡不洩洩而靡不  
灌也彼之心專寂而已矣而吾聖人之心寂而靡不  
通通而靡不盡也今不知咎在專寂以出世乃獨詆  
人心而罪之可乎夫聖人盡心而達天賢人存心而  
事天吾無庸言若二氏則遺物溺心任天于内世儒  
則執心徇物擬天于外二者均未得于心則均未得  
于天矣孰曰心與天二本哉

何謂心性之錮曰先儒以為心者止于知覺而知覺  
所具之理為性故其言曰能覺者心所覺者理意者  
覺虛而理實則心虛而性實此心性大較也故心性

雖不可離而尤不可混其果然歟胡子曰然非也夫  
先儒以知覺為心以實理為性固可謂不混矣然以  
理為在物則性亦當為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  
免與物淆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  
曰心統性情則未嘗不以性具于心者也獨未認知  
覺為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理與性也一以為在  
物一以為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相半焉已矣其又  
可通乎曰然則子將奚析曰心性奚能析嘗試譬之  
心猶之火性猶之明有一星之火即有一星之明明  
不在火之表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有一星之明

胡子衡齊

卷三

八

即有一星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與明與光異  
號則可謂為異物則不可也謂心與性與情異文則  
可謂為異體則不可也子不見性之文從心從生夫  
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  
假令捧土揭木儼若其形象以衣鳥載以啤冕立傳  
而告之曰是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而况  
物理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舍人心之覺則無  
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蘊而仁義禮智藏焉始非有  
物焉以分貯于中也則覺為之宰也感之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于外也則覺為



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又烏有夫覺虛理實心虛性實之謂哉夫覺何以若是至哉帝降之衷天命之性靈而則生生而能理故也是故帝堯之謂欽明帝舜之謂濬哲文王之謂緝熙大甲之謂明命成王之謂光明伊尹之謂先覺大學之謂明德衛武之謂有覺德行程伯子之謂明覺自然紫陽夫子亦謂之本體之明疇非是也曩子所謂五倫五教五事三物九德四術五禮六樂六

胡子衡齊

卷二

九

為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為覺于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為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謂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此未可以正其非夫覺性者儒釋一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辭分也吾嘗比釋氏於宿火涪水而水火奚罪哉今奈何嫌于覺性之相近乃至駢拊物理以相別也可乎昔漢廷欲盡誅中常侍而濫及于無髮者他凡無髮者惡及已也乃皆盡髮以自別今之儒者惡近釋氏而必求物理以自別是亦盡髮者之自為贅也豈不過甚矣哉曰子固合心性而一之矣然夫子稱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又以蕞麥喻理義若是乎折也何哉曰世儒之藉口也久矣甚哉其泥文牽義之無察也信如世儒之疑則仁亦為在物矣顏子又安得挽在物之仁而不違於心哉不知仁人心也心存則仁自不違非心外索仁也顏子雖大賢或不能盡存于三月之后夫子所以稱而激之豈謂仁與心為二物哉若夫理義蕞麥人孰不知孟子之取辟也豈誠以理義之在物哉世儒外理而物之而義又可外乎甚哉泥

胡子衡齊

卷二

十



文章義之莫彥也子姑反觀無滯吟藝惑也終身何謂體用之錮曰夫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記稱未發體也發而中節用也易繁稱寂然不動體也感而遂通用也性即體也情即用也體用苟可相遺哉今子也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與胡子曰然非也夫發與未發寂與感雖有體用而無先後蓋嘗以火之明與光言之矣明與光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火之明曰是光也又呼光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又不觀諸鑑乎鑑之未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胡子衡齊 卷二 十一

有損既有物也其明與照自若也而非有增明與照亦有體用而無先後假令有人呼鑑之明曰是照也呼照曰是明也則無不可者然則體用又曷可執言哉昔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孟子之語性善曰乃若其情孔孟豈皆溺於用者與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為用語則截然曰是不可為體彼其截然者以其不貫於心而局於字也是亦泥文章義之為賊也亦猶為火爭明與光焉為鏡爭明與照焉爭者方紛然分別而火與鏡

固未嘗分也豈不贊哉且體用之義六經無有也唯釋氏有之釋氏曰吾言如黃葉止兒啼耳非可執也今吾儒襲用其義乃至語理語物必因體用而成四片自以為分更漏算兩絲不知其文義愈析其論辨愈執而道愈不謀矣其又不可悲乎然則謂心之覺為性為體謂心之察為情為用可也謂覺性兼體用可也謂覺即察察即覺體即用用即體亦無不可者然則語道而必曰有無虛實動靜內外體用截焉是誠無異乎其刻舟而劍已遠

何謂循序之錮曰古者學不躐等教不凌節貴有序也否則欲益而賊之者至矣以孔子上聖猶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且不能躐等而學凌節而教而况衆人乎故古之小學必習於少儀曲禮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也今子嚶嚶然唯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吾恐先後序紊而中下者惘然弗之入矣然則書所稱學于古訓易所言多識蓄德則又何也胡子曰然非也不聞大學之教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為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為序也猶之種樹必先



植其根而爲之培灌積日而累月焉然後其枝幹葉  
葩從而敷茂其爲序何漸也猶之治水必先濬其源  
而爲之疏決積日而累月焉然後江淮河漢從而溼  
浸其爲序何漸也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古之大學  
欲明明德于天下國家者乃推極其本曰先修其身  
而修身先正心正心先誠意誠意先致知而知即性  
也然則君子曷嘗不務先于心性哉其爲序亦何異  
于植根濬源而積日累月者之爲漸也世儒乃反以  
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後求于末終又何異種  
樹者先求其葩葉導水者先事于江河非獨凌節躐  
等亦將莫究其所底矣是不爲紊也孰紊哉夫本末  
非二物也立本固以豐末而顯末未有能生本者也  
若孔子所謂語上語下下學上達要亦本末之間均  
有上下非謂以本爲上以末爲下也蓋自用力者而  
言謂之下自得力者而言謂之上孔子告顏淵仲弓  
則并其得力者而語之是所謂可語上者也告樊遲  
司馬牛則止曰恭忠敬曰訥言而未嘗及得力之事  
是所謂不可語上者也然仁即心也性也恭忠敬訥  
言即存心也養性也孔門曷嘗不以心性教亦曷嘗  
不以心性學哉蓋心性自不離乎言行而言行固皆

胡子衡齊

卷二

十一

出乎心性第曰心性本也而未可後焉爾非離言行  
爲心性者也小學者習于少儀曲禮治于詩書禮樂  
皆將以收攝其心磨礱其性禁於未然而非專求其  
文義已也故曲禮發篇曰毋不敬風雅大旨曰思無  
邪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謹信親仁最先而學文特  
餘力耳然則聖人教學先後之序蓋可觀已豈嘗以  
先末爲序哉且學於古訓者其孰爲古歟蓋莫古於  
精一執中之學而人君尤務先爲人君者雖未可以  
廢書然一日二日萬幾若必如經生學究以討求乎  
物理其勢不可得矣堯舜之智不能徧物况後世乎

胡子衡齊

卷二

十四

經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  
爲在物從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通於天子下必  
不能通于庶人又奚足以言理若夫前言徃行亦莫  
非自古人心性出也故君子多識前言徃行專以蓄  
德非曰泛然馳騫物理者倫也昔者謝顯道舉史不  
遺一字程伯子譏之曰玩物喪志然則古人之學古  
多識又可觀已亦豈以先末爲序哉而世儒迄不自  
知其爲紊也嗟嗟

何謂格物之綱曰第于祈明訓內反諸心外印諸經  
其於致知之旨瞭矣何則知也者即經文所謂明德



是已致知者即經文所謂明明德是已以是知東越致良知之訓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然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于正則似與正心義相涉矧初學者粹難了也蓋嘗聞之舍頤觀鳥跡而作字矣仲觀轉蓬而造車中古聖人仰觀俯察制器尚象莫不取諸物觀冠冕象天履方倣地聘取圭璋樂徵律呂婚陳鴻鴈贊用雉羔授時假諸璿璣考祥驗諸耆龜三公擬自三台五等法乎五行帝堯之十二章咸有取義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禹象見古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

胡子衡齊 卷二 十五

人者雖未嘗索物求理亦鮮不因物觸心哉然則致吾良知而無遺物豈亦其旨與胡子曰然非也夫以經訓經則經可明移經就己則義益晦世儒以至訓格矣乃轉而為窮以物語物夫乃增而為理是正所謂移經以就己經安得不晦焉經上文不曰物有本末而下文即以格物應是寧有二物哉格有通之義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恒在於通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即格物而致知之功不雜施矣故其下文曰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

而末治者否矣其卒語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吁亦明甚矣異時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反求諸己又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曰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其求端用力茲茲反顧尤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而未學者未嘗一力其本乃先以窮索物理為事濫焉浩焉如買舩之無所歸不倒置而拂經也哉彼既倒置矣而猶自以為知序不尤倒乎而子又以制字造車仰觀俯察制器尚象者言之是特以語聖王開物成務之故而無裨於學者求端用力之方此正謂先末後本先終

胡子衡齊 卷二 十六

後始其於大學之道不尤倒而重傷乎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而非謂窮索也易繫曰窮神知化大神不可致思矧可索乎故窮神有極神之義焉窮理則亦然矣記曰窮人欲滅天理得非謂極欲而滅理者耶誠使極天理則滅人欲矣窮理者即極夫天理之謂也豈在物哉是即所謂致知所謂明明德故程伯子曰才窮理即盡性至命更無次第不可以窮理屬知之事而世之言窮索物理者遠哉曰先儒曰理有所當然所以然此非獨自人身雖一草一木亦皆有之曰一草一木則鳥觀夫所當然



所以然者哉儒者豈不曰草木之生有時而形有定此所謂理也然而有春花產乎冬實樗質生乎人而仆而毘伐而血者何哉人曰此草妖木怪也然謂有怪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天清地寧日晷月夕此所謂理也然而有裂陷眇胸仄慙掌珥晝生而夜日烏夾而蜺貫其極則有雙月兩日日中見人馬戰鬪之異又有山移數里而重魚猝生雨毛隕石穴犬井羊之殊者何哉人曰此變象也然謂有變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豈不曰大德受命作善降祥此所謂理也然而孔子旅人下惠三黜顏回夭折仲弓癩死者何哉人曰此異數也而謂有異理可乎彼其所當然所以然則奚以窮也曰弟子聞諸陰陽人物之失傳洪範者皆歸咎於人事乃至春秋以降明王不作則何疑於尼惠之不過曰若是則理之在人不在物也益瞭矣知本之學可後乎哉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一

胡子衡齊卷二

胡子衡齊卷三

泰和胡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

郭子章

廖同春

吉水 陳秉浩

廣陵 王用中

未陽 同校

未嘉 王繼明

按刻

博辨上

弟子問於胡先生曰孔子之亟稱博學也何哉胡先生曰博乎哉博乎哉知博者希也夫伏羲所謂聖非以結罟網立庖厨而稱也軒轅所為靈非以教熊羆

胡子衡齊

卷三

推神策而擅也神農所為神非以察百藥斲耒耜而號也夏禹所為智非以裂橈梓沉金匱而名也周公所謂才非以造指南立土圭而推也孔子所為至非以對羶羊識專車而謂也彼其所以聖所以靈所以神所以智所以才所以至則有歸也孔子教人以博學明夫他日語多能則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多知則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語人以博而不自與博孔子非故也彼其所以學所以博則有歸也今夫人性一也故兎宜野人可與上聖同腹心才質殊也故巖廊上聖不得與匹夫爭技能是故大撓造甲子春



顏立書界力牧著兵法羲和在日月胡曹製衣服奚仲作車與禹專水土稷任稼穡夔樂夷禮舜教陶刑皆終身不易其能者非侈而不能者非訕也誠以才質殊而實用顛也其在後世若后羿之射王良之御師曠之音郢匠之斤各不易業非不欲易也易業則顛其藝大夫種之治國蠡不知也范蠡之治兵種不知也子房之運籌決勝淮陰之戰勝攻取玄齡之謀如晦之斷各不易用非不欲易也易以之易則顛其國昔者樊遲之在聖門請學稼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子入大廟每事問夫農圃

胡子衡齊

卷三

二

之役大廟之事孔子且不能兼知况學者乎子思子曰雖聖人有不知不能此非獨才質殊也勢力弗兼也而後之儒者惑窮理之誤訓則謬悠其說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夫既耻一物之不知也於是焉驚知所不能知驚能所不能驚兼所不能兼辟之臨海筭漸而欲以窮源登嶽辨枝而欲以探本非獨失其源本其疲天下後世不可竟也天文地理古之人有布筭者要多出于偏長專家而君子難強焉世儒者曰聖人仰觀俯察吾何獨不然不知此觀察者非聖神弗能也故惟伏羲而後能仰俯觀察窮極象數吉

凶與民同患不然者則一毛千里矣唐一行之曆法得之國清郭景純之地理受之錦囊陳圖南數學傳穆伯長以逮克夫象學傳種放至范諤非獨受者弗可以強雖授之者亦弗以強之人而宋之蔡元定之徒必欲強知之強能之而又強兼之豈不左甚矣哉始元定以天文傳諸其子載諸書傳既自謂得之人莫有非者矣

明興高皇帝軍中置表乃歷驗書傳天文之課丞語羣臣改削蔡傳割示天下學子無蹈其誤又嘗聞宋麗元英記元定與鄉人卜壠咸終鄉人至作詩刺讖

胡子衡齊

卷三

三

之然則元定之天文地理亦何殊于見夢中之蕉鹿而書訟于官家者也夫夢蕉鹿非誣也然而以夢求則不可執而訟矣此奚獨元定哉參同契者漢魏伯陽所作火記之亞篇也雖假諸易卦而義實不貫不註可也晚宋儒者必為較釋而托諸鄒訢至今丹家者反譏其失天之為體也尤不可推測求也宋儒者或言如子或言如蓋或言如磳或言如郊而皆未可知晚宋儒者必曰有天殼吾未知殼之外又孰物也亦孰從而規知之也嗟乎宋儒者何其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若宋儒則幾於



不知為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當春秋已貴博其著者左史倚相子產叔向然二子者治國不倚于博漢臣博者稱司馬遷東方朔劉向揚雄方朔至能辨好灰識學方事涉奇晉臣博者稱束皙杜預郭璞張華華能識寶劍之氣明銅山之崩辨龍鮓之色審石鼓之扣記然石之異訓海鬼之毛事浸奇唐臣博者稱虞世南段成式杜佑賈耽就能兼曉陰陽象緯醫卜星相位特民有失牛者叩之馬上就發筒推盤知牛所在有病鼠燕者即知龍水之為療又知枯井藏書事尤奇又有

胡子衡齊 卷三 四

人主者石書報乙其處又有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至于辨食草之非蕪蕭蕪跳脫之為脫劍之數君臣者可謂博矣然而以議道則荒以窮經則賊以制事則繞以修詞則靡曾何補於是非之實理亂之原莊生所謂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侮於手者樹無用之指此後儒者之為博也雖然使數君臣者誠用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夫水一也而史兒易牙辨味淄澠陸鴻漸則能辨江水與南零水之殊一斛之中孰首孰尾乃李贄皇亦能之贄皇辨江表水與石城水咸不爽此皆為異然猶以口飲而別之也

若鴻漸飲茶知為勞木所烹此尤為異耳之數子者之於物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漢真玄菟曹元理數人者咸稱名博達一日陳廣漢謂元理曰吾有米二困忘其碩數子為吾會之元理以食箸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有奇西困六百九十七石有奇後果覆如其數已而元理復筭廣漢資業其蔗廿五區應收一千五百卅六枚疇抵卅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後皆覆如其數又有用勾股法筭南北極曰相去不啻八萬里又云東西南北相去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又云地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云日去地常八萬里之數子者之於物之於天地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

胡子衡齊 卷三 五

博辨下

曰夫子所稱博學豈異是與曰夫子所稱博學言無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非言博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于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恭  
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  
如是何其博也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曰立如齊  
坐如尸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顏容靜頭  
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曰學之為父子為學之  
為君臣為學之為長幼為學之為何其博也昔者子  
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夫請息事君子曰詩云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于

胡于衡齊

卷三

木

曰詩云孝子不履水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賜願息  
于妻子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  
焉可息哉賜願息于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朋友焉可息哉賜願息耕子曰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坐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  
息乎曰望其墮舉如也慎如也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夫以事親事君至于妻子朋友耕稼死  
而後已學如是何其博也若夫讀書考古博物洽聞  
特學一事耳而未可言博學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  
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

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  
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  
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夫子  
知約之為博也而後知孔門博學旨歸也此不可不  
辨也曰若是則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  
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夫子示顏氏為仁之日其即  
博約之訓乎曰然曰約禮則約矣然而出門使民與  
執事之敬也居處之恭也與人之忠也終食與顛沛  
造次之仁也言行之忠信篤敬也視之明聽之聰色  
之溫貌之恭見得之義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

胡于衡齊

卷三

七

也父母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妻子之親朋友  
之儀播谷之勤也亦若是乎其燦燦弗一也而亦謂  
約禮可乎子曰以謂是燦燦弗一者果自外至耶抑  
亦自中出根於人心者耶曰疇弗根心者矣曰子以  
為人心之燦燦弗一者必有宿貯分具候時位而出  
耶抑亦其靈則至一者無有宿貯分具隨時位而出  
耶曰疇弗出靈則至一者矣曰若是則謂非約禮可  
乎故曰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是故有  
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  
博先約後也子欲知禮乎請詢子之靈則



明中上

弟子曰學有至乎胡子曰有之靈則至也曰靈則奚謂曰堯舜之執中是也雖然子不求道心之微又焉識所謂中

曰心一也曷為有人心道心之異曰心之宰性也而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為道心道心故有者焉役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為人心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為為之者也無為者其止若

胡子衡齊

卷三

八

淵其行若雲子思所謂不措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為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為為之者也有為則其動如波其行如驟抑詩所謂愧于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愆心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為有危曰精一何居曰微哉道心弗以人心襟曰精弗以人心二曰一弗襟弗二則內無偏倚外無過不及中不在斯乎故曰允執厥中是故外執中語學非堯舜學古也外道心語中非堯舜中旨也

曰允執之中與未發之中同乎曰未發之中中也發

而中節之和亦中也焉弗同與中庸之中同乎曰發而中節焉弗中庸亦焉弗同與易之天則書之皇極詩之帝則記之天理孔子之矩管子之至善同乎曰焉弗同與約禮之禮同乎曰焉弗同

然則世儒所稱至當同乎曰世儒所稱至當非不同也世儒唯唯焉索至當於物者非同也夫心盡則天下無遺性性盡則天下無遺理理盡則天下之物從之矣豈及假物共而世儒者必曰一物而窮一理一理而求一當方其見一物一理也則雖有萬理萬當而弗之顧也方其守一理一當也則雖有非理非當

胡子衡齊

卷三

九

而弗之恤也其去至當也朔越矣一弗觀慈母之為鞠乎時飢時飽時涼時煖時澤時暍時燥時浴時其寢處時其嘔兒時其蟻作而搜溺之晨夕抑搔出入顧復慈母之愷施而曲中者豈索物而得哉彼其為處子也身不敢離閭閣口不敢齒兩髦雖有姆母焉詢鞠子然而鞠道靡不當者其天慈必至者性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蓋言性也苟得諸性則雖億萬其感億萬其應億萬其當而億萬亦一也其疇能二彘所謂盤盂夔盎池沼淵谷江淮河海之日莫非在天之日之所括者



是也故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性一之也雖然世儒區區特小當耳焉識大當既未識大當又焉知變當

曰何謂大當曰古之為君者以和萬邦行海宇至鳥獸魚鼈咸若為大分以天下得人為先務而它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為臣以天下飢溺為已飢溺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為已辜而他未皇焉此大當也古之為子以悅志為善養以立身行道全生全歸為無忝而他弗皇此大當也古之為師以學不厭教不倦為分以得天下英才教育為樂而它未皇此大當也

胡于衡齊 卷三 十

古之為士以仁義禮智根心生色下而盡背四體不言而喻為所性之存而他未皇此大當也故古之儒務當其大當以該其小當雖有小弗當弗暇恤也今之儒務當其小當以拒其大當雖有大弗當弗暇問也審如世儒之論摘其小以刑其大則堯舜玄聖鮮不為闕行湯武明王鮮不為逆節伊周鮮不為跋扈孔孟鮮不為遊說之數聖人者將被之以大不韙之名而不可辭而况其下乎嘗試觀之堯使二女降于一夫則姊妹之倫實以天下讓舜則宗廟之享易冊朱傲慢而不能化則殺子之效京伯鯀比族而不能

辨則知人之哲昧堯且不得匹於時君世辟而又况其下乎然而堯之必為此者何也堯固以天下得人為大當而殺子則有命焉不可得而強也傳曰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語曰銖銖而備至兩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謬此世儒之為當也溺於小故也

曰何謂變當曰子弗觀之兩暘水火天地且不能操其變也而何獨必于人古今大變聖人不能操而禦也久矣然一日一夕小變億萬不啻兩暘水火之不測聖人又烏能豫逆其倪豫射其形而懸定其當哉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其為道也屢遷

胡于衡齊 卷三 十一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唯變所適不可為典要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當斯時也聖人易當聖人豈知其當吾之道心雖億萬變而中常執矣聖人易所將迎於其間哉天下非小物也死生出處非細故也而唐虞以禪夏殷以繼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天微子以去箕子以奴比干以死伊尹以五就湯桀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聖人非必欲異也唯其仁孔子一身仕止久速非必欲異也唯其時易詩書禮春秋非必欲異也唯其經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非必欲異也唯其中且和忠質文也殊尚貢助



徹也殊制校庠序也殊名楹足懸也殊器收呼見也  
殊服養老則殊序又殊食聖人亦非必異也唯其用  
故聖人之道苟當於性則如耳目口鼻之無不相通  
也不假鑽磨四支百體之無不相為也不假告戒又  
焉用以懸定為世之儒者語養民則斷斷然曰必井  
田為當不知井田成而民骨腐久矣語任官則斷斷  
然曰必封建為當不知世祿之子孫劉以逞天子且  
不得時巡而易之矣斷斷然曰必肉刑為當不知末  
季之君一日而千百紂信不難矣斷斷然曰必明堂  
辟雝為當然而後世非不明堂辟雝也而未嘗底於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三

治一深衣也而爭之數十世一桐板也而議之數百  
言知圩尊古矣而不知孟竿之適于持也知章甫古  
矣而不知巾幘之良于服也知籩豆古矣而不知今  
之祖父之未嘗席于地也知篆隸古矣而不知今之  
君臣之未嘗嫻于書也刻刻然也鑄鑄然也懸定其  
小以豐鄙其大執一以距萬徇已以卻人矜好古之  
名而不怵于當務之實天下之事債且去矣猶曰是  
符古禮是不符古禮廢時失日而不適於變不可通  
於天下之志不足以成天下之豐登此世儒之為當  
也弗究于性弗由于道心弗靈弗則故也故曰世儒

之去至當也朔越

曰弟子聞之天下理一而分殊夫分殊故必先析精  
而不亂理一故必後合大而無餘今子示理一而已  
而未逮乎分殊吾恐仁而之墨義而之楊忠而之荀  
息信而之尾生執中而之子莫虛無而之老聃寂滅  
而之釋迦是何辭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之為議也  
曰世儒自以為得星寸矣然未有求星寸於所揆之  
物者也若求星寸於所揆之物則物未至而為之先  
卜境無窮而局以定畫非獨畫餅難以抹餓膠柱難  
以奏瑟吾恐星寸不生于所揆之物而強所揆以求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三

星寸雖白其顛不可得也孟子不曰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其心者夫人之天權天  
度者也故有天權則有天星有天度則有天寸之星  
寸也孩提得之知愛其親知敬其長鄉人得之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凡民得之冬日飲湯夏日飲水孝子  
得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時君得之大賢則師小賢  
則友君子得之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當其時也物不  
得先與也之星寸也堯舜得之而以揖讓湯武得之  
而以征誅伊尹得之而以放伐周公得之而以制作  
孔子得之而仕止久速各當其時群聖得之以官天



地以族萬物以儀日月以俞山川以儀鬼神以和四時以範圍之不過以曲成之不遺當其時也物不得先與也語其藏則渾渾則淵淵則空空一者不得不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斤斤則井井則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而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為殊後合之為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為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為物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天權天度

胡子衡齊 卷三 十四

之所存也天星天寸之所出也荀氏曰兼陳萬物而中懸衡諸葛氏曰我心如秤則亦測而知其故矣若夫楊墨子莫苟息尾生老釋之偏則皆未聞盡心之學者也未始求諸天權天度者也又曷有天星天寸哉今世儒者乃自仇其心自適其性而索當於物非獨情於星寸且并其秤尺棄之夫夫焉得當是故繇世儒之學而學焉是路天下也路而天下之趨之也蹇蹇爾夫繇世儒之當而當焉是棘天下也棘而天下之入之也憂憂爾夫然而天下猶然奔走鑽斷而不可已者則浸漬之蔽深也堯舜之中肯不著于天下

非一日矣悲乎

明中下

曰子之言盡心者謂人心乎道心乎曰孔子之言人心也寡而言道心也多然則道心何以能當曰道心者性也性靈承于帝也靈故微微故辨辨故不入于遊不及故能中而當當之不出于物也審矣曰世之人鮮不有靈性然而弗當焉者何哉曰性無弗當矣有弗當者非性罪也子不聞之浯溪之山有石鏡焉能照百里已而鑿之則不能見尋丈是人亂其天也四明之水有鑑湖焉能鑑鬚眉已而洩之則不能觀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五

舟楫是物混其體也世之不能得當則人亂物混之為賊也所謂人心惟危者是也非性罪也世儒者仇心疑性而必欲索諸物是愈亂而愈混也且夫夜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必引火而辨之當晝見石而猶曰求火則贊矣醉者見蹄泔以為濇漬必攝衣而涉之既醒見泔而猶必攝衣焉則眩矣是心之靈何嘗晝且醒也而儒者之必索諸物亦何異見晝石而求火當醒涉而攝衣者歟是愈贊而愈眩也離婁之目稱至明也而加以金玉則反昏師曠之耳稱至聰也而飾以珠琲則反聵世之儒者不自信其明與聰也



而求加以玉珠非之為美是愈昏而愈賸也吾聞  
堯舜惟精惟一而中斯執矣而今也以不精不一求  
之文王不識不知而則斯順而今也以多知多識求  
之孔子無意必固我而短斯不喻矣而今也以意必  
固我求之是愈求而愈離也何以然以其遠求不靈  
之物而近傷性靈也夫亦物之相物而已其何則之  
可循而當之可得諸

曰子言性之無弗當也則常人有諸曰有之吾請證  
以往事可知也昔者陳平宰肉而均于公讞獄而平  
此皆木始問學而能之可見常人有當者矣曰女婦

胡子衡齊

卷三

十六

有諸曰吾請證以近事可知也建文間有范氏婦者  
燕山衛卒儲福妻也福聞靖難兵起仰天哭曰吾雖  
賤卒義不忍負舊君竟不食死范氏齠年有妾奉姑  
特謹時哭其夫則走號於山谷中懼姑聞而痛也官  
有欲委禽者聞之不敢犯而范氏竟全其節焉又有  
牛氏者其夫翼天保嘉靖間景府護衛軍也天保病  
卒牛氏誓以借死粒米不入者十有七日時有義之  
者爭捨槨以葬其夫一以先施言一以水美請婦泣  
語曰吾業已許先施者矣請必從之已而天保葬無  
乏事而婦始長絕夫范氏懼痛其姑牛氏誼取先施

此亦謂至當非歟夫此二當者豈嘗窮索懸定而得  
哉彼所謂天性篤也是靈則也詩曰如彼飛蟲時亦  
一獲此之謂也然得其一不得其二抑亦未聞盡心  
之學者也是故行之弗著習矣弗察日用而不能知  
故君子之道鮮也

耿子謂胡子曰古之語至當者辟如索瘵今之語至  
當者辟如訟馬何謂索瘵昔人有瘵令其子索之三  
索而三弗中今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恚  
曰妻子肉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搯而瘵絕何  
則瘵者人之所自知者也自知自換瘵弗中耶是故

胡子衡齊

卷三

十七

求至當者求諸自知者而得之矣何言訟馬昔人有  
觀馬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馬烹  
宜翔馬燔宜競閱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馬烹燔牛  
焉而索馬則凌空遠矣世儒之求至當何異爭翔馬  
之烹燔哉吾不知世之爭翔馬之烹燔者將幾千百  
人幾千百載耶胡子以耿子之言語弟子曰惟自知  
者無爭曰然則學者奚所從入曰易繫不云復以自  
知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夫自知則辨物而當自蔽則  
弗克辨物弗之當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善自知也善復者也幾當矣乎小子墜學復



無亟學當當乃入

曰今之語良知者有當乎曰良知即覺也即靈承于帝者也良知而弗當則疇焉當雖然昔之觀良知者致之今之觀良知者玩之彼玩焉者辟諸子夜暗日於海雲之間輒跳躍呼曰日盡是矣然而未遠見晝日也又况日中天乎何者玩其端不求其全重內而輕外喜妙而遺則槩不知天權天度之所存天星天寸之所出騁于汪洋宅于苟簡而恣所如徃出處取予之間不得其當益令天下變色而疑性則委曰吾無它腸鮮不瀆于琴張木皮之徒此猶其高等也其

胡子衡齊

卷三

六

下則多幾十人而病物荀氏所謂飲食賤儒非人哉嘗試較之世儒懲二氏過焉者也其流執物理而疑心性今儒懲世儒過焉者也其流執心性而藐物則之二者蓋不知心性匪內也物則匪外也子思不云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是知當也此堯舜相傳中旨也

胡子衡齊卷三

胡子衡齊卷四

泰和胡

門人同

吉水 陳秉志  
廬陵 王用中  
未陽 曾厚儀  
未嘉 王繼明

王用中  
同校  
校刻

微孔上

弟子曰弟子窺測靈則而知堯舜之執中文王之順則孔子之不踰矩皆不越瞬時而髣佛其都矣雖然孔子之身通于上下學不知取裏孔子是猶操弓而

胡子衡齊

卷四

一

不知正鵠之為的也運轂而不知周行之為趨也則學非其至矣夫世儒者亦豈不知孔子之為至哉其於孔子之學果有近乎胡子曰甚哉豈易言與夫世儒自以為戶籍孔子矣而不知自失其正貫也自以為俎豆仲尼矣而不知自違其主也夫世儒自失正貫而違主也者非孔子高且遠也以孔子近在衣帶而世儒競索之道塗也今夫世之譜孔子之年者則曰孔子某年在魯某年在齊某年為中都某年為大司寇此特譜行跡耳而夫足以得其年也惟孔子自名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從心所欲



不踰矩此則自譜其年者為獨真也世之譜孔子之宗者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宋殷之裔也自微子五世至孔父嘉以孔為氏此特譜世系耳而未足以得其宗也惟孔子自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則自譜其宗者為獨真也譜孔子之聰明者曰孔子辨類羊專車識長人格夫測釐廟之灾別五土之性預知商羊洋實之應大夫諸侯有問專對若轉輪焉而不窮也此特譜孔子聞識耳而孔子不貴也孔子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已而自名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

胡子衡齊 卷四 二

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則孔子自譜其所為聰明者為獨真也譜孔子之形體者曰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月角日平龍顏河目有聖人之表又曰其頂似唐堯其額似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特譜其形似耳而其神不存也唯門人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而曾子之告門人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則譜孔子形性為獨真也夫世之譜孔子者非不高且遠也

然而不如孔子之自名與曾子之所名者何哉誠以孔子與門人近取諸身而不在于物也夫孔子之學果高且遠也則亦孰愈其自名與當時門人名之之為真也今也欲尸籍而俎豆之乃猥以己意而競索物理之表是何異于適京而馬棘引聘泰山而流沙其車也其不得為孔子正貫主聖者則儒者自遠也豈孔子高且遠哉故亦不易言也

曰孔子志何學也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即習乎古大人之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者是也凡十五入大學者未必能志學唯孔子十五

胡子衡齊 卷四 三

即志于學焉所謂志即孔子所自言發憤忘食者是也非曰其心嚮慕之而已也曰發憤何與于明德親此止至善哉曰明德者人心有本明即朱子所謂本體之明是也此本體者以為君為仁德也以為臣為敬德也以為子為孝德也以為父為慈德也以及于國人為信德也是謂明德慎之義從心從實實即明也唯孔子發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於仁敬孝慈信而不失其體也故曰在明明德於為君而仁以治民也為臣而敬以事君也為子而孝以事父也為父而慈以育子也為國人而信以相交也而皆不失其體



也故曰在親民於為君而止於仁也為臣而止於敬也為子而止於孝也為父而止於慈也為國人交而止於信也而所謂不失其體者無不用極也故曰在止於至善凡皆啓於一念之貴一發憤之功故發憤即為孔子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學他人非不憤也而或作焉輟焉者多也孔子發憤則至於忘食可見孔子之志于學焉者與他異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曰三十而立何也曰孔子自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用力也不能無乍興乍仆乍明乍昏之病已而用力

胡子衡齊

卷四

四

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為氣昏欲蔽隨地應用而屹然有立矣此體屹然有立始可言志立故曰三十而立是立也即大學知止有定顏子所立卓爾孟子有諸已之謂信是也學至於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

曰孔子既三十而立則世之得失利害弗之惑矣然又十年而後不惑何耶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

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動心同也

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為性性即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辟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即主也方其立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造化在我則非無窮通而窮亦通也非無治亂而亂亦治也非無死生古今而死亦生今亦古也即易

胡子衡齊

卷四

五

所謂先天弗違中庸所謂達天德者是也故曰知天命曰若是則孔子之學與先儒所訓窮至物理者一何其徑庭也曰儒者必曰先知後行今如所訓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為先行四十不惑則為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為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為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為過早而在孔子為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今操筆童子莫不曰吾性之仁知其為天之元吾性之禮知其為

一第 一册 黃參日 7 三三卜



天之乎以此爲知天命是操錙童子賢於仲尼遠矣其又可通乎曰然

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然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記曰雖聖人有所不知若謂聲入心通此恐未然

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即所謂止至善者亦即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吾所謂靈

胡子衡齊

卷四

六

則所謂天權天度者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即志此矩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孔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非曰以是爲謙而誨人者也嗟夫今人自謂從事終身乃不能望孔子之立與不惑又况知命耳順從心不踰矩乎何者以今人不如孔子之志故也然則學孔子者其亦自審其志已乎若夫求之物理則益遠矣

曰發憤忘食既聞命矣然則孔子惡貴何也曰孔子

惡夫貴於外者也夫唯無意于外貴然後能發其內貴矣又何患不外貴哉曰樂以忘憂何也曰人心之體本樂也唯自昏蔽其體則恒多憂方其昏蔽雖飲食歌琴讀書考古墳覽適耳憂可免乎唯能自發其本明無一昏蔽則心得其體自無弗樂又何憂焉故憤無弗樂也樂乃爲憤也孔子爲人終身憤樂已耳故曰不知老之將至

曰孔子之多聞多識遠絕常人謂君子不多又自謂無知孔子豈重遺聞見哉孔子非重遺聞見以其本不在也本者何真知是孔子嘗曰蓋有不

胡子衡齊

卷四

七

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孔子所作於真知而非真知者非所作也夫真知者雖不聞見自不違故爲上也若專以多聞多見則不免探索影響而自牴其真者多矣故爲次耳孔子上真知而次聞見者即大學知本之意旨也孔子豈遺聞見哉曰何以見孔子之言真知也曰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夫知之與不知者聞見逮不逮耳假令孔子專上聞見則逮者論矣彼不逮者乃不以疎漏斥而樂曰是知也則所謂真知者可知也蓋



天下莫明於不自昧而其不明於自昧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可謂不自昧矣天下孰有真知過此者哉聞見雖有疎漏何患不能隨時位以自增耶此真知即所謂心之實所謂明德所謂本體之明所謂覺者是也他日孔子與顏子之學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他日曾子曰毋自欺曰慎獨子思曰自明誠曰內省不疚皆以明真知也舍真知而曰孔門之學蔽耶支耶

胡十衡齊

卷四

九

者也曰史稱伏羲生而神靈黃帝生而狗齊孟子稱堯舜性之此必其天性靈覺自少至老而無纖毫之雜且二也故曰生知孔子豈其初亦微有雜且二耶故自曰非生知觀其十五始志學至三十而後立則孔子為學知者明矣夫古未嘗言學也堯舜亦未言學而實發其旨孔子之好古敏求正從事堯舜精一執中之學也精則不雜一則不二孔子自既立至不惑則不雜不二而執厥中矣從心不踰矩則不執中自無不中也至是則孔子雖學知而實與生知者等焉是故優入聖域直同伏羲堯舜以逮文王而他聖

不遠矣夫古莫古於堯舜精一之學今世儒者每言古則止以考古者當之何其淺也又或以是為孔子謙已誨人之辭若是則孔子且以知之為不知亦異乎所謂真知者夫是皆不信真知故終不識孔子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聖與仁有異乎曰仁者聖之事也聖者仁之極也一也何謂仁曰孔孟詔之矣孔子曰仁者人也人生之謂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覺之謂也唯生而覺通乎民物察乎天地無不惻但是乃仁之全體仁雖自孔門發之然在唐堯克明岐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鳥獸魚鼈咸若則仁之

胡十衡齊

卷四

九

全體著全功備矣二帝三王君臣上下所為民物造命天地立心者時非仁也特未明言之至孔子始言仁可見孔子直接堯舜以來學脈登吾儒與二氏異者在此仁耳若夫中心安仁極而化之則聖矣當時必有以聖與仁稱孔子者故孔子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已而曰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乃知孔子非仁聖弗學非仁聖弗教而其作聖則必自仁始異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修齊治平中庸自致中和以至位育自至誠以至盡人物天地之性咸以譜仁也記曰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語曰仁



以爲已任不亦重乎蓋爲此也故孔子不以仁自居亦不以輕許人而其實則專以此爲學亦專以爲教今世學者語仁則憚而不致學乃孳孳焉索之物理以爲入門吾孔門無是也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皜莫尚則盡發此心之貴譬諸大明中天纖纖皆淨萬類畢照即所謂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者是也匪曾子疇能傳神

曰孔子以上篇有武周二聖然但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何也曰是非承學能盡知也雖然孔子專言文王豈無謂哉嘗讀詩窺文王之學矣詩既稱文王刑

胡子衡齊

卷四

十

寡妻惠宗公魯髦新士綱紀四方以至遏阮伐崇求寧觀...思不服其功業不顯矣而其德之當帝心者則唯曰不大聲色不長身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若此者可見文王之學不事知識而順帝則上同堯舜道心之微而執中下同孔子之不貴知能無意必固我心不踰矩古今若一轍耳後之煩者又括而言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異時子思又括而明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楊雄亦曰仲尼嘗潛心文王矣達之然則孔子所以爲專言文王者非出此歟於乎此以俟文王孔子可也

曰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鄉黨一篇極言孔子泛應曲中孟子稱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豈皆所謂不踰矩者歟曰矩則是矣然非在外也夫人心未能忘意必則雖能緝柔其然未有得其安者也雖能比擬安排于外未有曲中而當可者也唯孔子發憤至於皜皜則無意必于恭而恭自無不安無意必于應而應自無不中無意必於仕止久速而仕止久速自無不可人見孔子無不安無不中無不可而不知實皜皜無意必者爲之故皜皜無意必即矩也是矩無不內也亦無不外也故曰君子所性仁義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一

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而非緝柔比擬之可得也彼世之學者不知求孔子於此乃愈以意必求之而不知其愈不得也然則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與夫執鄉黨一篇爲畫出聖人者亦無異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衆聖遼邈微諸孔子今子以孔子之言明孔子之學亦可謂至詳矣曾有一於物理之訓乎然則世之儒者戶籍孔門俎豆仲尼一何其自背也曰此吾所謂索之道塗者也嗟乎吾無徵焉徵諸孔子吾無學焉學諸孔子曰夫夫世之欺孔子



也曰子無欺其靈則斯無欺孔子矣

徵孔下

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然乃皇皇乎平不維席不溫若求亡子於道路者何哉曰是乃仁也今夫人自形氣觀則一身重次及家族自宰形氣者觀則民物天地皆吾大一身也是故天地吾頭足君親吾心腑家族吾腹脇庶吾四肢群物吾毛甲是孰宰之哉即所謂生而覺者仁是也唯生而覺則此大一身者理而不痺矣苟人地不得理焉則頭足痺君親不得理焉則心腑痺家族不得理焉則腹脇痺庶群物不

胡十齋

卷四

十一

得理焉則四肢毛甲痺孔子之時豈獨頭足心腑痺也乎哉使孔子而無覺則已孔子先覺者夫惡能麻木然不疼痛求理也孔子曰天下無道其不與易也而誰與易之故曰是乃仁也曰仁者吾性之一也孔子專為仁何耶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非識仁者不能知曰若是則孔子所以為仁即盡性是也子言吾儒與二氏有盡與不盡之異則仁與不仁是也曰然  
孔門言仁詳矣其曰甚于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

沛必于是為仁若是急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為仁若是近也而記者曰罕言何哉曰記者各以見之所近筆之意其誤耶抑陋夫

孔門以仁為學故各以仁問而答之各不同何也曰是因林之教也雖然語不同而旨同口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不欲勿施曰認言曰恭忠敬皆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而皆不外存心

曰克己復禮為仁何也曰自漢儒以勝私訓即子夏戰勝之意然嘗疑夫子告顏子或不然且克己由己

胡十齋

卷四

十三

一語而頗分二義殊未愜哉觀下文孔子止言復禮之目更無克己之文乃知二已當為一義克能也孔子正言能於已而復禮則為仁矣能已即與由已應蓋為仁功在復禮而復在由已夫禮何與于為仁哉人心莫不有靈則焉有靈則則無不理無不理則無不生也故復禮則為仁復禮為仁則天下皆在已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嗟乎明矣今人不能復禮不能天下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 莫非已而異視



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儀節者當之不  
求其本而專事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之道  
反以痺焉孔子既曰復禮爲仁然又曰人而不仁如  
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非禮又曷有乎天  
地萬物之得其理而生生者哉至哉禮乎大哉已乎  
禮本在已而復之亦由已天下歸仁亦取諸已而已  
矣天下歸仁取諸已則器數儀節特餘事耳故伯子  
又曰認得爲已何所不至夫惟知伯子之認已然後  
知孔子之由已知伯子之何所不至然後知孔子之  
天下歸仁是可見孔子血脉堯舜者在是唯顏子能  
傳之唯程伯子達之彼言勝私者非不致力然而猶  
二之也

胡子衡齊

卷四

十四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  
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  
者人心一有昏微而震則志焉弗得其理即爲非禮  
故視而非靈則則非禮之視也聽而非靈則則非禮  
之聽也言動亦然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于靈則則  
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  
在已生生之中子器數儀節非吾餘事乎此不由已  
而將誰由故顏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已而

直爲已任非顏子時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  
數儀節之失者當之此不知禮故不知仁也且如粹  
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焉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掩  
耳又何以爲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  
其靈則而常得理焉是謂之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存心問已所不  
欲勿施于人曰如心唯存斯能如唯如斯能盡唯盡  
心則亦天下歸仁矣曰世儒者曰賓祭之大者敬之  
大也則何如曰人人一見大賓一承大祭則敬心肅  
然自生豈窮索而得哉誠以人心有本然之敬故也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五

故孔子告仲弓欲其出門使民時皆如見大賓承大  
祭之心則無不敬可知矣非謂出門使民時恍然見  
一大賓承一大祭也若恍然有見有承則惑矣又安  
得謂之敬矧曰敬有小大不尤惑乎曰何以爲敬曰  
存即敬也曰訥言與恭忠敬又何也曰無不存則無  
不敬曰若是則孔子之語仁亦詳矣亦嘗有一于物  
理之訓乎且夫樊遲之在聖門先儒謂其粗鄙近厲  
其或不誣矣孔子乃不告以窮至物理以消其粗啓  
其鄙也乃誨居處執事與人之恭忠敬孔子不  
近于凌節之 又况異日廣問屢告咸弗達物理



焉以斯知物理之訓益無據矣不知先儒之窮物理胡不一窮于孔子之教而徒為是杜撰紛紛者何也曰此亦未易言也

曰博文約禮何謂也曰吾於博辨見之矣曰請申諸曰昔吾業舉嘗從事先儒之訓矣然私竊疑之意者以博文為窮至物理矣然約禮之禮亦理也其亦在物乎若約禮為在物則人心竟無一理恐必不然此一疑也訓禮者唯曰節文曰儀則若使約禮者於節文於儀則一一而求之則又不得以言約矣此二疑也仁義禮智性也若禮為在物則性亦為在物仁義

胡子衡齊

卷四

十六

知皆當為在物矣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謂禮為在物亦必不然此三疑也若以博文為窮諸物理以約禮為歸諸人心則理自理禮自禮內自內外自外既截然二歧矣乃欲先博而析之於外後約而合之於內吾懼二歧之不相為用也此四疑也予有此四疑而無以自釋比得東越博約說而讀之粗若有明然似東越亦不免岐內外而觀之又以博文為約禮工夫則今始學者茫無入已而掩卷置之乃恍然若有契於孔子之旨孔子教顏子若曰夫今為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

事物變化云為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執宰之執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也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而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為約禮之事約禮為博文之功顏子領此則知文不可違而禮不可已固無間可罷矣故欲罷而不能然不竭才終無以得竭才者盡吾力而為之諺謂獅子捉兎用全力者是也由是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立也者言吾心之靈則卓然呈露不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七

為事物所侵亂吾將以其至一而應天下之至不一無復高堅前後之可惑矣此與孔子三十而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同可見其功力到也然顏子又自謂欲從末由非曰未達一間也夫如有所立則本無形象之可執雖欲從之而執之不可得矣蓋既無高堅前後之形則自不容有意必固我之私非顏子真得此體其時能言之曰若是則禮之外不復有理約禮之外不復有窮理庶乎免于先儒兩歧之失而亦不患於茫無入矣使孔顏復興子之言其不易夫曰吾安敢言不易吾又嘗求之孔子矣孔子言視聽言動



之交於天地萬物者博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約禮也此其證昭昭乎又嘗證於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博文也反身而誠約禮也此又不昭昭乎雖然孔子所言禮即記所言有本有文無內外者也而先儒也外之今儒也內之學者慎無以內外裂孔顏正脉哉曰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得無有類于窮至物理乎得無應一事而擇一中庸乎不然何以曰得一善也曰孔子之書其在未見有言物理者也孔門之學較著未聞有窮物理者也若曰應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况一事之中庸且與化胡子衡齊 卷四 十九

理也靈則或故也唯顏子心不蔽而靈則著則雖未嘗不怒而亦不為怒所遷也夫遷怒者蔽之大者也顏子不獨不遷怒而又能不貳過孔子嘗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蓋人未志仁則有惡而已未可言過也唯志於仁則僅可免惡未能無過也顏子雖卓立然或不能無小蔽小未盡善即謂之過不貳過正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知之著察亦何異太陽之中天而浮翳潛泯有不移晷而得之矣是顏子之改過改於其幾者也故孔子謂之庶幾謂之不遠復所謂復禮之實功不彰彰哉曰孔門學者多胡子衡齊 卷四 十九



提何以能愛敬見孺子入井何以能惻隱見牛殺棘何以能不忍若是也世儒世不知愛敬惻隱不忍之根于心然必謂心與仁二者則泥文執義之為過也亦自背甚矣曰子又不觀乎孔門不言事不違仁而言心不違仁蓋以是知外修者之遠於仁也况求諸物理乎

曰也其庶乎屢空何謂也曰孔子嘗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蓋自言吾空空無所知唯叩夫入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吾亦不能有所告也蓋孔子自得其本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一

心不墮知識不措聞見絕意必固我之私即謂之空空空空正見無知之意非曰如釋氏者偏於寂滅逃倫棄物者之比也自孔子以下唯顏子庶幾乎空空故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屢空者即近道也今訓者特以其庶乎為一語謂其為近道以屢空又為一語謂其為空窈不獨垂孔子無知空空之本意即文義亦割裂不馴貫也大抵先儒以釋氏言空乃遂諱言空故其訓無知空空之義已稍戾至訓此章則大戾矣不知吾聖門言寂釋氏亦言寂吾聖門言虛釋氏亦言虛其幾微毫釐之間固自辨也又安得曲為諱

忌而重垂經者我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曰漢儒以子貢為貨殖集註因焉曰或者以子貢多學而識即為貨殖可見其不如顏子之空曰亦嘗疑貨殖非子貢事是義近也

曰曾子三省其在一貫之前與曰然曰今之言一貫者以一理貫萬事如其一繩貫千百錢也其果然與曰一理孰在即所謂不貳心是也以是不貳心事君則止于敬事親則止于孝以是不貳心應天下則無不止于至善故古人云一哉王心又曰貞夫一唯一則無不貫夫是一也豈若今人想像一理道以應天

胡子衡齊

卷四

十一

下之事乃自比于一線穿萬錢而縲謂一貫者何其相萬哉唯曾子獨知其故荅門人曰忠恕而已矣忠中心恕如心夫人心至中而自如則可謂不貳心矣其曰而已矣云者言忠恕之外無一也一之外無貫也先儒嘗憂有一而不能貫夫有一而不能貫則非一也且謂一為一事而謂貫又為一事是已自二之矣又烏觀所謂一貫者哉曾子異特稱夫子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皜皜乎不可尚已至于皜皜則一矣此得一者之言也故顏子既沒唯曾子獨傳大學得其宗也



孔子與曾點者豈情與乎曰孔子而不為情與則孰為情與者曰孔子始問侍坐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究其用也而點乃為之鼓瑟而慢對違衆而異撰矯然欲為暮春童冠之遊浴風詠歌之事殆與嬉遊者無別此豈足以用于世哉然而夫子情與之者不已過乎曰昔者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咸若無意于天下者之為乃不知異時堯上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已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嗚呼旨哉後

胡子衡齊

卷四

二十二

之學者未始誠有天地萬物之心乃欲矻矻攘攘焉以行于天下措諸當時吾未見其不出于名與功也矧曰撓乎即若諸葛孔明其樹建非不現瑋亦終于方駕管樂爾已其於了天地萬物之心何如哉然吾聞孔明以靜為學而猶若是則其它憑才能意氣依倣古人以建事者其又何如哉此無它志卑而見局故也曾點所陳若已悠然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又能不以天地萬物撓已故夫子不覺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夫子非與其即能為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固已超聲利下事功而了了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

在也其將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者較然矣然點止于狂簡不能克念以入聖則固其自怠之失而非夫子之過與也雖然孔門三千唯曾子獨得其宗則點所為詔其子者亦必有在而未可以大杖事聚業也吾景行孔門不敢于點也勃不敢於與點也忽曰孔門自仲弓閔子騫南宮适數子咸坐稱之然而襲磨責望則浸加于子路子貢其不以子路剛果子貢穎達故耶曰然昔者夫子嘗誨由以知之道又告以知德者鮮蓋欲其從是以入室也異時問君子則告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安百姓此則揭典謨學

胡子衡齊

卷四

二十三

庸大古而盡發之至與以一貫啓曾子者無殊致而與告仲弓者若有加矣然子路似終未寤豈亦以前聞未行而終為累者耶陸子曰子路結纓是其次第蓋言子路雖未中道而其剛過人遠矣子貢之語必有近似于顏子者故夫子有與回執愈之問將啓其如同之潛心於內也而子貢不寤異時乃以寔空與億中者對言之而又不寤無言之誨其所以寤之者尤至矣而反有何述之疑故夫子不得已詰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者與蓋示其非多學也而子貢猶為兩可之對已而夫子明言曰非也予一



以質之子貢乃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以發聖人之蘊  
異時猶判性天為二道又推夫子文章於性天之外  
何其岐也嗟乎類如子貢乃及不得豈其以穎障耶  
然則孔門之不事多學不貴知識聞見也豈不諒哉  
雖然第于築場三年子貢又獨居三年予以為子貢  
獨居靜處加三年之久其所得又不可以常情竟矣  
今猶以常情語子貢者非也

曰今先生已上徵孔子旁證顏曾授受心精源委根  
枝千載非遙較在日前洙泗若此末學如彼何為其  
然也聞之孔門弟子曾子子夏年最少至晚歲各以

胡氏衡齊

卷四

二十五

其學為列國師惟曾子一貫自得發之大學知本其  
先以授子思逮於孟子遂失其傳子夏之學篤信聖  
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為聖人始事以本為聖人  
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器數今著于記者可  
考波被漢儒訓詁繁增太史氏已譏曰儒者博而寡  
要彼儒者卒不知其與孔門徑庭而知本霄淵也嘗  
試究之為曾子之學者以由本達末為序為子夏之  
學者以邇流窮原為序邇流窮原者襲所謂臨海筭  
浙而欲以尋源登嶽辨棄而欲以探本雖白其蘊而  
不可得者也嘗早夏在聖門時夫子已詔之曰無為

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為利小人哉所謂小儒是  
已孔子固已逆知有末學之卒為學累矣雖然末學  
者流則猶止于遵聞見謹器數比于識其小者之倫  
未有主在物為理以為教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于  
心又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蓋猶知根于心節  
于內之為主亦未有仇視其心而專求物理以為學  
也嘗試究之末學者流其在孔門比之門庭者也求  
物理者則直索之道途爾已曰乃今知之棄祖父而  
信眾子者匪一朝一夕矣雖然先生指我靈則示我全  
全證諸父祖徵諸孔子大哉貫罔未可以口舌承也

胡氏衡齊

卷四

二十五

願言請事以俟百世

胡氏衡齊卷四



胡子衡齊卷五

泰和明直正甫

門人同出

陳以曜

廖同春

陳以曜

王用中

同校

談言上

談子曰東壁之子嗜尚陸博至忘寢食遺遠父母捐  
棄妻子胡若是之癖也浮休山人曰古今嗜尚奚必  
斯人昔唐潘彦嗜陸博一日浮滂舟破彦猶手握陸

胡子衡齊

卷五

一

局口對散子翌日達岸兩手見骨而二物不離漢劉  
雍嗜葱茹嘗詣太守孟靈休適茹墮地雍即俯取食  
之至有鞭撻健卒以供茹食宋明帝則嗜鱸鱖唐鮮  
于叔明嗜食臭虫權長孺嗜食人屎而海上又有嗜  
臭之夫今夫人性常嗜之外有剩嗜焉鮮不為癖矣  
必斯人子獨不知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魯曾嗜  
羊棗屈到嗜芟魏徵嗜醋芹背剩嗜也推之且僚之  
九成公之饜稽氏之鍛阮氏之履顧氏之畫劉氏陶  
氏之酒王氏張氏之書又推之五侯之爭六王之戰  
蘇張之辨楚漢之攻衛霍之貢土石之富皆剩嗜也

子又不知談天行雕龍與公孫堅白惠施五車需熊

子華韓非虞卿司馬子長相如子雲之徒迭相著述

列屋盈家未儒訓詁百葉千葩自賊根芽競相雄誇

皆剩嗜也夫孰為不癖又何此之愉悅而彼之嗜嗜

客曰若山人者舍軒裳耽林壑是亦所謂烟霞痼疾

泉石膏肓者耶山人既有剩嗜寧責他人山人曰與

其辨詞章訓詁寧辨烟霞泉石第子以告曰甚哉山

人之言先生拳拳而語曰剩嗜率性技見賊道山人

之言其則甚矣而為吾徒者可無辨哉可無辨哉

隋田揚與鄭法士俱以能畫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揚

胡子衡齊

卷五

二

也乃從揚求畫本揚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  
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畫本也子知之乎由  
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召入供奉明皇詔  
令從陳閔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飛黃  
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喻  
閔若田韓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  
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  
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  
乎  
昔者揚子筆畫馬於壁居者如聞鳴蕭李惠訓畫



碎波濤而去宗夜聞水聲此非馬鳴與水聲也聽者自辨也吳道玄畫鬼神數壁而颯然風起馮紹正畫龍而白雲出庶此非風起而雲興也覽者自興也學者可以知妍媸之從生矣是故知物所從坐則物物而不物于物

漢儒者馬融自擅知經又善推步常筭渾天不合群弟子莫贊一辭唯鄭玄一算而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乃潛欲殺玄推式以算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亦預知乃入橋之底俯伏柱上融踟躕嘆息而反玄由是得免嗟乎

胡子衡齊

卷五

三

融之所為是烏知詩書禮樂之豪芒哉故曰漢儒尊經而經愈亡

雲之樵遇設罟者於途曰慎無獵人設罟者曰吾所獵者豈而角毳而翼何謂獵人雲之樵曰子弗聞昔者羽山之熊貝丘之豕牛哀之帟其先固人也况乎都木之野彘彭世之鹿又王祐之道士鹿也劍南之傑然中牟之馴雉茂先之鸚鵡賈人之秦吉了也之數者形則物矣而心人焉子謂之人非耶今之豉而角毳而翼者安知不有若人然則子之獵人多矣設罟者聞言而懼遂裂罟拆矢誓終身不復獵宅日設

罟者從上邑通都遊而歸謂雲之樵曰曩所謂形物而心人者為其有義也吾頃見冕而相固弁而相奪競利志義者何啻十九不亦形人而心物乎謂之物非耶况以人獵人世不見罪而子獨罪予之獵物雲之樵恍然不能答久之吁曰吾奚忍夫以人而相物且相獵也

海儒生曰海之渚有海鏡為其腹空洞無臟唯中藏紅蟹子小如黃豆而熬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為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

胡子衡齊

卷五

四

亦出海中脰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蠟寄躡腹下代為之眼蠟行而行蠟止而止一日波盪蠟離而水母竟墮死泥沙彼其所為墮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己故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異哉學者之遠內迷已而終弗困墮者希矣弟子識之

星之徒問於扶桑君曰子不見昭昭者之為光也非神明乎扶桑君曰非也子不觀吾扶桑之日輝映四海神哉明哉豈昭昭者與之星之徒曰凡共日之為神明也夫一人曰日雖大俾墜戶而塞牖則光無入矣奚其神且大若夫神明在我五通十達無所不



之之天地而天地焉之四海而四海焉之古今上下而古今上下焉四海何足以竟雖然則無不自昭昭始夫星與日雖影有大小其爲外一也影烏足以達神明吾重悲今之以影學也曰學胡以不墮於影曰子思子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日南之國保人所居保生既長則縛制大樹取物如紫粉然畫其胸而刺之班班若異物謂之文身華人視其文也恒用爲怪而彼視華人之弗文則亦用爲怪然世徒怪保人文身之非而不知自文其性之非

胡子衡齊

卷五

五

下士畸人姑不逮其儒而擗管一日之間不知幾淫思而溢慮也幾調言而枝說也何況體節之繁註疏之多燬爛瀰漫於天下冗踰九牛毛彼其於真性何啻素之受繪劍之受和將求其初而弗得抑且以繪和爲真矣視彼文身者一何多寡之遠然則君子奚彼之怪又奚怪怪乎哉

錮俗多實有士人父壯時賈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擬無一肖拒曰吾父像肥背今瘠鰲像寡鬚今辯多鬚皤乃至冠裳履屐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遠矣

已而其父與其母誦話疇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顛末乃慨然何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成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何則帝王聖賢之道出於心著於事而載記於經史是即所謂影堂父像者也經史載記有定體而道之出於心者無定形今世儒頌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即所謂泥繪像而拒真父者蓋幾人哉

胡子衡齊

卷五

六

甌甌五以盛仙人斃骨洞外有黃心木爲棧雖險不墜而火不爛又有四船相覆以盛仙巫船皆圓木刺成外懸而半枕於洞土人禱雨者輒用竹繩綴梯造其處又有小蕪峯二小船大蕪峯橫插板木中有圓器如管方器如筐餘者如杵如盤咸不知幾千萬禩而未有毀也此何理以致之通一先生曰是何理可窮也同坐客曰以予所經仙岩亦有床櫬之異其他如西川之火井油泉峨眉之光相登之海市靈岩之飛瀑華陽之喜客泉是皆不可理喻豈惟是哉稷生以武敏契育以鳥外其事表諸經君子雖不語怪然



前史昭晰若晉杜車騎出于蛇是蛇而人也疑非獨  
柱預也唐張路斯出於龍龍而人也疑非獨張氏也  
宋韓斲王出於虎虎而人也疑非獨韓王也李侍郎  
出於龜龜而人也疑非獨李椿也夫人物相去遠矣  
物之能為人則人之能為物亦可知矣儒者必曰理  
則無是是何理可窮也子思有言及其至雖聖人有  
不知歐陽永叔曰治其所可知置其所不可知是之  
謂中道先生曰是則理也

吳門之貴冑其先世曰廬賈藏稱雄撫而有子其  
伯長唯日鶩飲博恣聲伎駘宕不返卒為窶夫莫以

胡子衡齊

卷五

七

享其業其仲懲之則卸醴絕聲身不離闕研稽業藉  
窮所自出畫畝而記刻銖而題下逮于鼎盤穀枷之  
微簿札充楹自謂擇祖父之遺筭矣然而口卒污菜  
泉貨內耗事至必曰俟茶籍為之籍日紛紛而家墮  
猶伯兄也至季第則大懲曰吾二兄均左矣於是躬  
履南晦目徵貨器日課子毋錢不多載記而先業益  
充妻孥享其羸隣里食其餘伯兄志曰是齷齪者異  
我仲兄鄙曰是未嘗觀農器譜而妄治農也未嘗讀  
貨殖傳而遠治貨也至詬之不容口季終不顧而修  
業自若洞先子曰季得矣季得矣夫人心受命于天

萬理皆備比之先業孰不雄撫然而衆人奪於聲利  
色欲則伯長是也世儒荒于物理載籍則仲兄是也  
今也反諸身心直求天命之性有類季第之為者則  
世儒莫不詬之猶二兄之詬季不已也雖然人固已  
享其羸食其餘矣詬何患為

樂仲子曰吾昔好種橘吾種輒前春而植私竊懼晚  
也植而遂者十不得一二焉訊之老圃圃曰橘不可  
以前春種也蓋後之吾從而後之植而遂者十嘗得  
八九焉又訊老圃圃曰冬榮之木其氣外周外周者  
非陽盛不可活也冬謝之木其氣內固內固者雖陽

胡子衡齊

卷五

八

未盛活也推此則百種百活矣仲子俯然嘆曰吾益  
信枝葉繁者之本根墮也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  
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費而况  
於人乎是故君子貴歛其真不墮其根萬類以生  
南海鍾生曰吾國西樵山之坡陀有行木一則可滋  
千百若種若者觀一行木之地則躍然喜已而樹之  
千若雖有旱乾不灌而榮蕤無俟汲也桔槔無俟開  
也非他有繆巧也行木性能召水者也有行木則  
其地之百泉為之漢涌津液而餘潤被茗者多矣故  
時稱行木有賤工者憂曰是亦一木也夫惡能生水



况以陳吾若遂集斧而薪之捐捐然走于山澗之間  
朝汲而灌慕負而溉人百其勞而榮弗若之矣胡子  
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夫人心之生理豈啻行木共而  
世儒者不反諸心而求諸物又奚啻工人之舍行木  
而走山間者共嗟夫行木世不恒有者也而人駭於  
希道乃曰人心亦為希道智乎

談子曰昔唐郭元振未第時已能為汾民祛烏將軍  
之害其膽志蓋一時異時忠孝文武已兆茲夫又有  
言元振嘗山居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于燈下元振  
了無懼徐染翰題詩其頰題畢塗之其物遂滅若元

胡子衡齊 卷五

九

振膽志豈其獨鍾耶抑人皆可學而有者耶洞先子  
曰稽之元振故書大學時適其家寄資錢五萬有叩  
者曰吾五喪未葬願有句也元振即舉五萬錢盡昇  
之不復問其名元振器量固若此然則膽志良有本  
共力本則可以學矣弟子以告先生曰器量生於明  
明為本也子不聞濟南郎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  
三大餘也山魁行伏了了然著鏡中莫之適至南燕  
時山魁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白鏡石漆而山魁  
畫熾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魑魅魍魎隱不  
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

魑魅者矣其不為魑魅怖伏者誰夫弟子曰昔宋顏  
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  
年反哭之慟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  
則魑魅夫人自為之也先生曰然

胡子衡齊卷五終

胡子衡齊

卷五

十



胡子衡齊卷六

泰和胡直正甫 譔

門人同邑 郭子章 廖同春 陳以耀

吉水 鄒元標

東陽 曹鳳儀

永嘉 王繼明

談言下

戎夷造齊如魯而後門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是愛

胡子衡齊 卷六

也子與我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又惡與國士之衣我戎夷大息曰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夫戎夷始欲為天下惜死不嫌生也終能為弟子採生不辭死也戎夷可謂知處死矣使戎夷誠知道則雖為天下士可也彼陳三之徒侯彘之流區區殉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父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諷其故於父子父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

我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人也

梁天監中有扶南大舶歇坡黎之鏡鏡面廣天五內外皎潔方員照三十里訊其直曰此波羅尼祈福樂寶也約值百萬緡帝令有司算之傾府庫償之不足朝臣無敢議其值者已而有國工沉隱士也舉鏡熟視斤而去之曰是照不過三十里奚足貴吾中夏神

胡子衡齊 卷六

州有神鏡能照左右及秋毫咸徹表裏以逮萬里四燭無疆則天子之心是已夫天子神鏡有赫其明有濯其靈而德威政刑出焉內無苛繳外無姑息則天下拱手而治福樂孰踰此焉用傾府庫以酬彼鏡帝不能用竟酬其值晚年專務姑息政刑大地卒有侯景之難國亡鏡亦隨喪

談子曰南海之濱有龜市焉龜保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百里也居民眠為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不知幾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為缺冶者天旱火熾躡不勝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或譏之曰是豈



居者不審也而不知置天下者不處其安而虐且燻則鮮不成龜市也東海之濱有巨閣焉蜃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霧之表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或譏之曰是為鳥者不審也而不知人之宅貴富者不擇其從迷昧終身則鮮不墮蜃氣是故惟大人者斥天下為龜市不以欲熾珍貴富為蜃閣不以身迷斯人也雖為天下處貴富也可矣

昔唐寧王嘗獵於鄆縣介搜林莽草際一櫃局鑰固甚王命發視之乃貯一麗妹問所自姓莫氏出衣冠

胡子衡齊

卷六

三

家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會獵者獲一生態因納櫃中乃局留草間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夜久腦膈有聲遲明寂然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一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二賊也談子曰彼二僧自謂得麗妹如莫氏足樂矣而不知櫃中之忽化為熊也明皇自謂得莫氏矧又得大真是樂矣而不知域中之忽化為胡也明皇能咲二僧後之人又咲明皇於乎人

主其無令相咲無已也

談子曰齊桓公唐明皇二君皆始治終亂而皆起于好內桓公始聽鮑叔薦管仲遂忘射鈞然而獨任以政人不能間何其難也已而修內政興海利瞻貧窮祿賢能踐盟曹沫割地燕君拜胙周使軟血葵丘責楚尊王平戎安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何其智也比管仲卒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於外嬖長衛姬等如夫人者六人長姬淫於雍巫雍巫又厚結豎刁以惑惑於內桓公病易牙豎刁作亂築塞宮門桓公欲食食絕欲飲飲絕慨然涕曰吾何面目見仲父

胡子衡齊

卷六

四

乎遂蒙衣袂死既死五公子爭立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盡出於戶夫先後一桓公也始任管仲以一人夫命令天下終惑內嬖近用小人不能庇一身抑何悲也雖然仲有罪焉初仲齋祓受相桓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尚可以為國乎寡人不幸好田田莫不見禽而後返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好酒日夜相繼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寡人不幸好色而姑姊妹有不嫁者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夫人之好內實宗則亂莫甚矣仲乃云非急仲固導之內仲又安能禁辟嬖於身後乎仲雖平



戎其若女戎何哉故曰仲有罪也明皇自少已定維  
剛亂誅常黨而安朝社又誅滅李元楷等陰謀立殺  
長孫昕之怙威可不謂英哉任用姚宋聽諫擢澤增  
置侍讀以弘嘉謨追封五王以配廟廷不可謂不英  
且明也橋陵襄事已前年矣猶不受朝賀踰十年猶  
望陵灑泣既耕籍田猶種麥後苑自太子以下令躬  
收獲示重萊盛蒸知民艱可謂能繳然為義者也史  
臣贊曰焚後庭珠翠以戒奢禁女樂出宮嬪以懼荒  
叙交于敦骨肉以厚俗蒐兵責帥以明軍法朝集計  
最以校吏能西蕃競款北狄趨風冠帶百變車書萬

胡子樹齊

卷六

五

里咸非溢羨然九齡既味林亦日親太真擅內而漁  
陽羯鼓遂震蕩於寰宇明皇傍徨望賢朝食不供頰  
輿馬鬼六軍不發乃勉誅國忠而縊貴妃宗廟立城  
生民塗炭明皇雖掩袂涕泣不既晚乎明皇晚節詔  
天下祖奉玄元皇帝習四子立學官博士弟子負尤  
為亂命又招集張果羅公遠葉法善之徒且欲從公  
遠學遁漢文帝云朕乘千里馬將安之明皇學遁亦  
安所之耶當其在望賢馬鬼之間曷為不能遁耶其  
倒繆益甚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利其蓄  
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此桓公明皇之謂也夫桓公明皇英主尚有是而况  
其下者乎然則女禍於人國也烈矣

談子曰女禍有二一內嬖二外戚外戚則漢甚呂王  
唐甚武氏至莽遂竟移祚呂與武帝移祚且十之  
九其原出漢祖唐宗無刑家大道亂不亦宜乎史又  
補莽將篡時挾漢婦已女為平帝后平帝崩后年才  
十八為人婉嫵有節操莽既篡乃更號黃皇室主而  
令別婚后大怒因病不肯起莽不能強也及漢丘誅  
莽燔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遂投火死夫以莽之篡  
漢廷大小臣工爭頌功德宗室子為作符命而其女

胡子樹齊

卷六

六

獨不欲更節且為漢死然則人性之善不以類移不  
以習易若莽女尤難也嗟夫人主創承無刑家大道  
以為子孫型模欲無亂也艱哉  
秦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  
駭因持鹿獻曰馬也二世曰丞相誤耳問左右或言  
鹿或言馬高遂陰中言鹿者以法群臣莫敢不聽高  
及二世責讓高以盜賊事高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  
樂謀弒二世使郎中令為內應閻樂將吏卒入望夷  
宮數二世曰足下驕恣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為  
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欲得



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  
爲黔首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  
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遂立子嬰去  
帝號爲王以黔首堊二世談子曰高之威燁矣詩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三代以來女婦稱妲褒乃寺禍  
未有其高者也秦惟祖龍稔禍二世倒執太阿授高  
其柄乃至求見丞相乞爲黔首而不可得皆秦之自  
取也秦乎其孰讓

談子曰寺禍自東漢唐末浸盛史稱漢仍秦制中常  
侍雖至親幸止金璫右貂不復雜調自和帝朝竇憲

胡了衡齊

卷六

七

秉權鄭衆謀除大慙遂獲侯封起任官卿至鄧太后  
女主益近刑人手擡王爵口含天憲已非復掩庭故  
步矣其後孫程立順曹騰建桓單超誅與乃遂植茅  
分虎南面人臣者紛然若拾果焉其邸第擬諸天家  
養子出自帝制忠良摧陷毒盈海宇節張讓彌爲  
魁雄竇武何進之徒雖以周戚上將機事未密先歛  
其劍已而袁紹兵入根苗痛絕而國隨以殄矣豈不  
悲哉唐制貞觀以後七十年間內官唯職守籙中宗  
乃濫署七品以上員外官至千餘人而衣朱者尚寡  
玄宗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衣朱者亦千餘人而

兵柄未與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朔衛代宗乃  
至三公王爵柱國尚父與天子共政事矣已而魚朝  
恩爲監軍容使又有護軍中尉分掌禁兵自是神策  
天威軍柄亦全歸於瑞臣貞元之後威焰日赫五位  
之廢置九重之生死咸出掌握遂有定策國老天子  
門生之稱文宗終托匪人謀用不臧其露之變幾已  
覆國昭宗被季述等持搃數罪收置幽辱鎔錫固局  
斃竅通食至不忍言崔胤雖快仇屠戮流血成川而  
國祚旋亡不大晚乎昔者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  
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愚乃

胡了衡齊

卷六

八

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  
身穢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  
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癰不剪浸成古今悲嘆而卒  
無棟也於乎慎哉其惟明禕  
僖宗吟曰紇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  
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爲齊民而不可得讀  
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  
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禕之斯語也固亦所  
謂貝丹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  
效醫當之至貝丹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



因以蕭簡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  
賢士詩書閣寺忌之火矣人主治閣寺唯親賢講學  
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皇其他寺人資功唯背無惟  
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未多見婦寺大禍此  
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夷禍  
則豈後婦寺哉宋懲藩政不飭武備唯恃賂獻馴至  
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既下  
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詢普普回奏止之藝祖遂  
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

胡子衡齊 卷六 九

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吁普言左矣即如藝  
祖取天下而帝之又曷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  
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藏異  
日之疆場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伴暴虜都華夏冠  
冕為魚肉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  
議敗三恩敗夫天下好戰必危忘戰亦必危自普以  
銷兵為長策其後太宗始奮力收太原已而北伐契  
丹互有勝負乃至寰州之隔太宗若臣遂絕口不言  
兵真宗之朝民不識兵虜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  
濟河大稀其氣然竟以歲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

宗中簡曰謂不共戴天憤恨為之泣下後值王韶等  
復敗遂弛幽燕之念摠之皆襲普智識者慨焉蓋當  
時不議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猥以兵不可用為言不  
寃乎日無謀虜之實而徒以虜不可謀為心歐陽修  
曰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形而無憂虜之心夫不憂  
而懼則積懦之為累也異時虜至城下徽欽父子竟  
不守死相繼請降懦劫之也故曰懦敗歐陽修曰近  
年朝廷間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十至於臨事誰  
策可用又曰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斯語誠  
中宋政之膏肓凡皆多議之為過也虜人譏曰待汝

胡子衡齊 卷六 十

論定吾已渡河其言足警矣而南渡七大夫議戰者  
則不知所為守議和者則不知所為戰曾無范蠡一  
定之畫生成秦檜賣國之奸群臣固知厝火乃至區  
區弊精故紙奔走一世以趨窳言雖言滿上下何資  
實用故曰議敗宋既增益歲幣計數十萬至於郊祀  
單恩任子之多乃逮于女夫外孫濫亦甚矣當實似  
道秉政國事已去猶推恩至大學生是何異于疏旱  
苗之水以沃魚藻兩無裨矣故曰恩敗此三敗者儒  
者與有責也  
杞翁曰前代尚有文臣樹將業若羊祜杜預謝玄帝



徽裴行儉張仁恕之徒儻然爲世虎臣至宋室鮮有  
文臣能將者亦懦果也夫吳越之人狎舟燕趙之人  
輕騎豈其性能哉習使然也古者男子生則有桑弧  
蓬矢以射四方六藝有射豈獨教文亦所以修武也  
昔者諸葛讀書獨觀大旨李靖不欲作章句老儒知  
其無裨而有妨也故國莫病於畏言兵士莫忌於疲  
虛文假今宋之君臣不局局於聲容訓誥間以困略  
其餘氣鬱銷其英風俾士之才力相近者習於武事  
而試用之亦可以廣材而破懦矣詎至以中夏衰帝  
非夷虜臣僕哉雖然此非獨過宋也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一

談子謂杞翁曰子過宋甚矣然而未知擇將之弗易  
也乃若今日擇將猶難而子胡易之杞翁曰嗟哉宋  
耶繇神哲而上未始擇之而謂曰世乏其人則誣世  
繇高孝而下未始任之而謂曰人非其材則誣人夫  
觀日之玉照夜之珠遠出異域來自重譯此非古今  
所希觀耶然無足而登玉庭無翼而棲瓊庫者何也  
則所好存也宋徽之爲良歎也杏岫梅嶺猶爲宜土  
之樹若炎州荔枝素非中土宜植亦莫不簇集而蔚  
生之則所好存也向令宋君臣以揣良歎之心構國  
家以集花石之力集將材則何患擇將之艱哉不然

祿山亂而李郭顯兀木至而韓岳名豈假之異代哉  
古語云將相無種古之取將或出奴隸或出敵國或  
出亡命亦或出盜賊惟英主良相多方試之不次庸  
之則無弗得矣而必謂擇將之弗得是亦所謂過活  
烏坐待終斃者耶雖然亦非獨宋也

談子曰縱尤有言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後世三家  
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  
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  
之盡境而還辟如螻蟻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  
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齊輕振深入遠戍雖有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一

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  
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恐小耻  
而輕民力築長城袤延萬里疆境既完民力內竭以  
喪社稷是爲無策信如嚴尤言則禦夷終無上策其  
果然歟杞翁曰不然昔周宣王之先周公相成王撫  
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厥兆民其始在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弘化六卿分  
職率屬以倡九牧以阜兆民而大司馬則克詰戎兵  
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當是之  
時虜雖天驕不敢望柱月南牧矣此非上策而何然



則策莫上于修內政莫要于得賢相得賢相則能得  
大司馬得大司馬則能撥良將飭武備其禦之也不  
在彎弧鳴鏑後矣而必謂禦夷無上策者是猥以後  
世之事言之者也又焉知帝王者之為策曰帝王者  
為策何如曰不策于策而策于道夫唯策于道者治  
未然

杞翁曰不聞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  
事十謁而規禮聘其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西海之  
句歸范守逸咸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  
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亡走西夏芬名張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一

元吳昊觸夏主諱聳其聽聞夏國收為謀主勢日強  
大開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為四路招討駐兵延  
安忽夜有人捉七首入卧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  
公頭不忍加办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  
談子曰孔子曾子豈非所謂前知者耶孔子修書終  
秦誓曾子著大學亦以秦誓一个臣終之彼一聖一  
賢豈皆知秦之繼周者耶不然何借取于秦誓也洞  
先子曰孔魯之前知吾弗得知已然吾知秦誓一个  
臣之足以相天下也相天下舍此雖有善者如丙魏  
姚宋亦節士耳何足與于大臣之道哉曰然則後世

孰為近曰韓范升其堂房炫游其藩

談子曰大臣之事大矣然使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而坐辦天下大事恐未可也洞先子曰子不見龍乎  
龍赤身耳然能以雲為輿以風為駟以霆電為徒御  
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  
而用神也方龍之始潛也不患不神而患不虛唯虛  
無弗神矣風雲霆電之從之者後於虛也龍身虞不  
辦大事也假令龍如魚魚喜能負重則技止龜跌而  
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陔首而已如蒲牢則技  
止鍾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技止葦蓋睚眦技

胡子衡齊

卷六

十四

止刀環為此者變彼為彼者蹶此又安能役風雲霆  
電而變化而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下  
之技用天下之技為技猶用天下之耳目為耳日用  
天下之手足為手足謂一个臣不辦天下大事亦未  
可也不然則亦蟲蠃螭吻之尤而已又惡足語大臣  
且夫大臣學道不學技曰大臣學矣道耶曰休休是  
已彼休休者范乎若愚綽乎若暇恢乎若無畔渾乎  
若無擇視天下人皆我人視天下耳目手足是一耳目  
手足也我方有羨技何患無技是故大舜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桀取諸人以為善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



則善用休休者也休休已天下治矣曰然則周公多材多藝何先曰周公有而無實而虛故曰公遜願庸赤馬几几周公何技焉口使天下皆為龍不為蟲為螭則孰為起而作事者與曰古之人臣有坐而論道者龍之徒是也有起而作事者蟲魚螭吻之徒是也雖然自其修者言則不可以定擬是故有坐而論道者之道而下兼乎技則未始不可以作事也有起而作事者之技而上學乎道則未始不可以論道也是亦在乎人耳雖然世固有論道之賢而宅作事之地則稷契之分職孔子為乘田委吏繼為司寇皆是也

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言開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聖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聚盡地之利臣不如審威請立為大司田平原曠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於是桓公聽管

管子衡齊

卷六

十五

仲立五子者而國大治談子曰若管仲亦幾于大臣之道者與洞先子曰管仲善才者也加時相多也然而非知道者管仲自云若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夫管氏不知帝王大道而徒以霸王自處夸毗世主之前於休休几几何嘗干里管氏而知大臣之道孰不知道

談子曰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明光者性最妬伯玉一日讀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足矣明光曰君奈何悅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患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死越七日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

管子衡齊 卷六 十一

矣伯玉覺遂終身不敢渡水其後有婦美者渡此津雖枉枉風浪暴起卒不得渡醜婦雖盛粧無弗渡也故稱妬婦津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津旁好醜自彰妬婦何其烈哉嗟夫後世不有妬臣津耶凡人臣賢者未有能涉妬臣津者也或曰唯大人者秉衡則無津而賢者利涉矣

小說家載則天末年有益州父老賣藥城市得錢即博濟貧乏經歲餘病者得藥無不愈常時遇有識者輒告之曰人一身一國也人心帝王也旁列臆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揀矣何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一



異君亂於上臣下無不病者故凡欲身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亦無由受病矣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故病則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如失其序必自亂矣又何能治病此猶家國任人也吾老嘗藥皆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醫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父老之言言哉豈隱者耶

談子曰莊子所言聖人之道聖人之才岐夫夫有其

胡于衡齊

卷六

十七

道斯有其才未有其道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道者也故曰岐也洞先子曰否自吾涉世而驗之世之不岐也難矣何以明之昔者漢高武唐文皇非謂有聖人之才而無其道者與不然何其能一天下而不能與湯武齊化也衛武伯夷柳下惠非謂有聖人之道而無其才者與不然何其擅聖稱而不能與周公比跡也若夫以聖人之才行聖人之道兼有而不岐者其惟堯舜三王契禹伊周孔子乎其次學聖人之道而近其才稷奭傳說魯子是已具聖人之才而有其道穎子子思孟子是已傳說之後程伯子近之

孟子之後東越王子近之雖然古未有遠聖人之才而能大濟天下者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夫難也者難夫兼有不岐者也

談子曰昔宋蔡條著古器圖說極言當時好古風盛至元符間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典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考古作宣和殿傳古圖所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故有一器值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天下塚墓破伐盡矣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十餘數百器已盡見三代典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有可哂者始端州上米成公之鍾而後得以作大晟及被諸制位於

胡于衡齊

卷六

十八

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復古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所重唯三代之器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不収及宣和後則累至萬餘若岐陽宣和之石羈約文翁禮殿之繪像周問鉅細索入九禁又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貯古諸器彝禮器及圖畫然世事則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考驗俄遇僭亂悉入虜營若孔父子產之景行散召公季之弦辭牛鼎象首之規模龍甌馬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散滅不存中國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若是則好古非歟洞先子曰好古何可非也雖然古不在書亦不在器物



宋人君不好古道而好古器物其覆國廢古也宜哉  
古道奚貯乎貯在人心載記在六經是故正諸心措  
諸事與政以敷錫生民施及蠻貊則可以坐對文武  
而寤寐克舜也好古孰踰此而奚以器物爲若必唐  
宕其心突事與政而唯沾沾焉器物之好圖錄之研  
雖盡移三代禮器樂章充溢于後世之朝野亦何以  
別于操顏氏歌而乞大公九府錢之譏也耶

唐安樂公主嘗令尚方織百鳥毛布二疋而服之正  
視一色也旁視一色也日中一色也影中一色也而  
百鳥之狀悉見方出降時益州獻單絲碧羅裙鏤金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九

爲花鳥細同絲髮大比黍米眼鼻嘴甲皆具唯瞭視  
者能視之帝后效之亦集鳥獸毛爲羈各省其形貌  
工費爲之巨萬談子曰左氏服妖之譏至是極矣洞  
先子曰子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良嶽焉極也有  
器妖則髮幕珠炬焉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焉極  
也文妖胎于宋景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  
徐庾之徒自是則木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  
六經誰何指也雕績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  
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  
綸誰何事也蓋數百稷情乎若不旭之夜其後陳叔

寶江摠筆富隋師歷境猶然與狎客賦詩爲娛彼豈  
真能忘利害哉誠以淫詞鄙言而豔曲塗耳也其禍  
若是烈也久之王文中出天下始聞六經仁義之言  
而唐室以興蓋世與文交興交喪非一代矣今也復  
何悲崇妖辭禍斯世也

或曰聖人用文乎洞先子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聖  
人用文爲道與法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道揆  
法守不可一日寢則文亦不可一日弛是故文者聖  
人所以壽道法教萬世如一日者也孔子曰言之無  
文行之不遠蓋爲教也彼能言者乃不知聖人之爲

胡子衡齊

卷六

二十

教乃徒頊頊焉鶯爲文采表見于後世且曰易與春  
秋皆聖人發憤所爲作嘻六左矣於是有所不得勢則  
窮愁而爲著書有得勢則招集遊談者而爲著書咸  
以微後世名彼其咄道圯法已甚後之讀者鮮不醜  
其德而腥其人即不醜不腥亦何足以肉枯骨血遺  
皆哉今之世尤喜稱詞客文人曾不知此優伶工耳  
優伶愈稱于人則愈工當其愈工也雖嗾之魑魅即  
工爲魑魅嗾之犬彘即工爲犬彘三尺之子鮮不詬  
優伶彼魏夫夫乃不自知爲優伶且將決性命而誦  
之其不謚曰倒置之民乎魏文帝曰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彼其父子雖好文然時道圯法后世所醜而淫者至也其不朽也奚在故曰文非聖人不能用也

曰文有古今乎曰有曰古亦有體乎曰有然而無定

體曰文猶諸人也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也文猶諸

居也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也而謂無定體可乎曰

夫人莫不橫目而豎鼻然欲朔之面肖粵之面可得

乎夫居莫不橫梁而豎棟然欲秦之室肖楚之室可

得乎今語人必曰肖堯之八采舜之雙瞳是古也則

司命不如塑師之能語居者必曰肖楚之章室魯之

靈光是古也則般輪不如畫史之便子不知世之為

胡子衡齊 卷六 十一

古非獨優伶且將為塑師為畫又二者雖極肖似而

古之精神亡矣曰然則聖人好古述而不作何哉曰

聖人好古好道法也述而不作述道法也是故惟聖

人之言為能傳神曰漢唐宋之言孰優曰道法闡發

姑論其槩漢渾而蓄唐漸明罔至宋彌昌弟子以告

先生曰吾知聖人之道法已爾吾焉擇漢唐宋

胡子衡齊卷六

胡子衡齊卷七

泰和胡氏

門人同

陳秉浩

王用中

同校

續問上

弟子問曰昔之語物理者曰菱芡皆水物然菱寒而

芡暖者以菱華背日芡華嚮日故也稻麥皆土物然

稻滋而麥燥者以稻生卑濕麥生高燥故也此其理

胡子衡齊 卷七 一

在人乎在物乎曰子即以背向卑高為理乎抑以別

擇其背向卑高為理乎如以背向言則向日理也而

背日豈理哉夫此四者方其在背向卑高也塊然物

而已矣物各無有也及其離背向卑高也塊然物而

已矣物亦各無有也而奚理之言惟自人而理之則

曰是為背向故有寒暖是為卑高故有滋燥品而題

之區而用之鮮不自人心故理在人不在物也且夫

參茸世謂補物苓連世謂洩物而內熱者則以苓連

為補燕麻世謂泄物姜桂世謂補物而氣虛者則以

姜桂為泄然則補泄之理亦在人不在物也天下之



草木多矣其具寒暖燥滋補泄之質奚啻此數物哉  
自人弗識之而品題之未加區用之弗逮則鳥觀其  
爲理哉夫點蒼之石倚山水之態桂林之洞繁人禽  
之形苟人跡之弗至與至而弗遊者寧復有山水人  
禽哉是故知山水人禽之從出者則知理矣昔有國  
工善畫見者盡鬼之怪異時見而畏之以爲真怪也  
不知其怪自己出也善畫姝者盡姝之美異時見而  
愛之以爲真美也不知其美自己出也今之求理于  
物者亦何異國工之畏怪而愛美者哉然則理之不  
在物而在人也益明矣

胡子衡齊

卷七

七

弟子問曰庖丁氏之解牛也曰循乎天理言循其經  
絡天然之理者也然則經絡不謂理乎今人恒言地  
理脉理腠理膚理韓非子曰理者成物之文也故人  
有文理今皆不謂理乎曰經絡與地理脉理腠理膚  
理文理此取類而言之曷不謂理哉猶之曰物情曰  
藥性水性金性又猶之杜子美曰岸容山意亦皆取  
類言之曷不謂情與性容與意哉雖然盤盂甕盎池  
沼江河湖海之曰疇非上天之日之所括也然則經  
絡與地理脉理膚理文理疇非人心之理之所  
該也苟無人心則惡稗所謂經絡地理脉理膚理云

哉曰天之高也地之厚也苟無人焉高厚之理不  
存乎理豈盡在人哉曰苟盡無人焉則天地且荒忽  
久矣又焉有高厚而况經絡地理脉理膚理云乎第  
子思之三日夜復曰諒哉苟盡無人焉向無天地理  
孰從生蓋聞之曰人者天地之心豈謂是歟曰然  
問殺人者必償償債者必酬世以爲償之理起殺人  
酬之理繁償債不曰士師殺至十百則曷爲不償父  
子相取至十百則曷爲不酬殺而必償貸而必酬是  
將孰區之又孰行之此理之在人易辯矣曰若也使  
雞司晨使犬司夜夏葛而冬裘燕車而越舫謂理不

胡子衡齊

卷七

七

在物則未易辨曰苟非人心則焉有晝夜又焉有雞  
犬矧曰使司之者哉夏葛冬裘燕車越舫莫不皆然  
問曰理弗晰于世者以性弗明故也昔孟子獨曰性  
善而孔子曰性相近又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故荀  
氏言性惡揚氏言善惡混韓氏言性有三品宋儒惟  
惑三子之言而又不能異孟子輒又曰有天地之性  
有氣質之性意以爲天地之性即孟子所言性善是  
也氣質之性即韓氏所言上中下三品是也又有言  
孔子所稱性相近者謂中人孟子所稱善者謂上智  
荀氏所稱惡者謂下愚是皆不能出韓氏之說者也



其果然歟曰孟子言性善非好言也孟子蓋諷諸孩  
提與見孺子入井酸鯀不忍者而知人性之必善也  
孟子豈好言哉書曰若有恒性若性有善惡不一則  
烏觀其恒哉孔子繫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  
未嘗言性有不一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性  
有不一則道義曷從生哉其所云性相近正以其善  
相近耳聖人辭多不迫類如此中庸言道不遠人豈  
道與人相去有里許哉言道不外人身也孔子又曰  
人之生也直直即善也孔子曷嘗不言性善哉所謂  
上智下愚乃承習相遠而言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

胡子衡齊

卷七

四

性之謂道若性有善惡不一則天命亦有一而人  
之率之又烏得謂道哉三子之言皆不遠相近之語  
而多以氣質與習成者言之非言性本然也竊嘗驗  
之使人性不善則天下父子不相保久矣雖有禮樂  
刑政奚為哉小人見君子而厭然盜蹠觀孝子不忍  
加害是孰使然哉夫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苟非  
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為貪與亂者則  
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於氣質猶清泉出于土沙既  
久為泥淖則有貪無廉有亂無治矣氣質與物相物  
者起于欲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動于

欲猶清泉久而為泥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  
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  
以後吾以陸賈為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揉雜  
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  
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  
而統于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  
清後雖汨于泥淖澄之則清復夫性無弗善後雖汨  
于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  
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開有兩性也性之文  
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剖斲入

胡子衡齊

卷七

五

沸湯矣而一是在器者猶動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  
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舛也又有言曰由大虛有  
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嗟夫吾不知當時倚為之合也且虛奚在也而能令  
之與氣合矧虛與氣皆非有知覺物也而能令之與  
氣相合為性則性亦甚哉冥頑不靈者也又烏取其  
為善哉又合性與知覺則性與知覺特若狼狽相倚  
矣其可通乎是則人心所貯有虛有氣有知覺三物  
焉其又可通乎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為  
虛乎謂為氣乎謂為知覺乎此皆未可通然則性與



知覺矣分曰覺即性也曰然則有淫知惡覺者何也  
曰是泉之汨于沈淖者也而泉之本清固自若也故  
曰澄之則清復亦猶覺之汨于氣質習俗也而覺之  
本善固自若也故曰存之則善復是故性善與性相  
近一語也而好言者自異之也予又奚疑理為

問曰世儒決言人心之無理大患不知性而其端尤  
在不信心彼以為人心不過知覺知覺者虛而屬諸  
人也虛則理非所出屬諸人則所發必私故當即物  
窮理而後能無私以合乎天是不但于心外求理亦  
且於心外求天蓋不免昔人疑泉之說昔有疑泉者

胡子衡齊

卷七

六

謂泉虛實也安得有水此必有汲江海而注之者不  
然何若是其汨汨混混也乃不知泉實虛而水斯出  
雖江海之水千條萬派疇非泉也其疑之者見江海  
不見泉故也亦猶覺體虛而理斯出雖萬物之理千  
變萬化疇非覺也其詆之者信萬物不信覺故也且  
夫人承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故能為萬物之靈唯靈  
則能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萬理皆備必如世儒  
之說則人心不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孩提之  
愛敬與夫見孺子入井之怵惕見牛饑餓之不恣皆  
當為証矣世儒朝夕所運皆心即古禮亦古人心之

為之考古禮亦心考之即人能無私而合天咸以心  
揆而決之曰吾當為無私而合天蓋惟合吾之本心  
即為無私即為合天非物能詔之無私合天也然則  
心者無私之宰而合天之符者也今世儒反謂心虛  
不能無私而理非所出是所謂疑泉者也故曰其端  
在不信心異時以告先生曰疑泉似矣而未近也吾  
以為今之不信心者猶自疑其身曰是身果我身乎  
猶自疑其名曰是名果我名乎猶自疑其祖父曰是  
祖父果我祖父乎然則身與名與祖父皆當求諸物  
理而後信之可歟

胡子衡齊

卷七

七

第子問曰吾有知乎哉予欲無言幸矣出孔子也苟  
出今之世則必斥曰是言語道斷者也神以知來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幸矣出易繫中庸也苟出今之世  
則必斥曰是慧光神通者也盡信書不如無書幸矣  
出孟子也苟出今之世則必斥曰是不立文字者也  
夫今之世之斥之也雖孔子子思孟子身辭曰然  
問劉歆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夫  
果有微言大義哉曰自六經四子莫不有微言大義  
詩書語孟大義悉于微言易繫中庸微言詳于大義  
故由大義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今也學不達



微言而反以警警之是猶欲入室而自閉之門夫  
 弟子問曰荀卿曰人性偽又曰性惡始未嘗不訝之  
 及讀其書曰草木有氣而無知禽獸有氣有知而無  
 義人心有氣有知而有義若是則人性未始惡也荀  
 卿之言不自背矣乎若世儒必謂人心無理是何別  
 于荀卿之性惡哉雖然荀卿猶知人心有義而世儒  
 不云然也世儒亦悞矣哉先生曰然曰若是則子所  
 謂螻蟻虎狼之有君臣父子又何以哉曰禽獸有有  
 知無義者有有知有義而弗全者人心得其全者也  
 故理莫倫人心理倫者性全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  
 為貴易以物理為

胡于衡齊

卷七

上

渭南南大夫謂胡子曰昔子伯大夫告馬少卿曰知  
 行一也唯行乃為真知馬君曰今夫水溺人火燎人  
 孰不知之亦豈必身經溺燎而後為真知哉伯大夫  
 未有以應也子則謂何胡子亦未有以應也有坐客  
 曰古人有身親經虎者見談虎而色變此出于真知  
 固也然亦不必盡然者此不可定擬也已而一客  
 傳郭黃門使琉球錄群披誦之見錄稱今琉球與杜  
 氏通典載盡異或曰杜氏年久遠與今異者宜也已  
 而又讀星槎勝覽亦多異勝覽載其國山形合抱有

翠麓大崎之高傑今錄稱無之載田沃穀盛今稱則  
 沙礫而不碩載氣候常熱今稱雨過濼涼而亦有霜  
 雪載造酒以耳蔗今稱以水漬米而謂之米奇其它  
 不合者更夥勝覽所載出本朝末樂開今去尚未遠  
 乃不合如此自非郭君親歷而目較之鮮不以勝覽  
 者為是也然則不躬行而云真知者豈不誤哉即若  
 吾黨今皆身履蜀地故知蜀國之事雖然亦猶有不  
 盡知者彼由澆瀕入者而談劍閣則為夢劍閣語也  
 由劍閣至者而談澆瀕則為夢澆瀕語也然則今郭  
 君錄者其不為夢語矣胡子謂南大夫曰善乎哉其

胡于衡齊

卷七

九

言知行者也大夫曰其若溺燎之辨何胡子曰夫人  
 者雖未身經溺也然日有溺者矣故知溺為真雖未  
 身經燎也然日有燎者矣故知燎為真且水火斯夕  
 庸之耳目遠之安得不為真知其它未庸未遠而必  
 曰知之皆夢知也即若茲堂也吾與子升其中然後  
 真知斯堂之景物彼在外者縱工考訊亦徒想像已  
 耳吾與子若久居斯堂則所知尤詳若遂有而主之  
 則何啻詳也而且忘所為知矣故謂知為行始行為  
 知終可也謂真行即真知即行亦可也彼心謂知  
 行異者夢語也哉想像也哉南大夫曰夫升斯堂而



知其景物者知及者也久居斯堂而遂主之終與堂相志者仁守者也知行一而仁知亦一也第子曰凡我諸君子之言一也雖然繁有言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彼日用則行矣而又不知何也曰百姓雖日用之然而冥行多矣非真行也然則何以爲真行口具知則無不行真行則無不知

客有與先生論學者曰學在行事先生曰然行事在存心異日復論曰學在修身先生曰然修身在正心第子曰請竟其旨曰學固在行事矣然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則謂何故在存心學固在修身矣然心不在焉稅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謂何故在正心

胡子衡齊

卷七

十

問理一分殊宋儒語之審矣苟非有分殊鮮不入墨氏兼愛乎子弗之然何耶曰非謂無分殊也謂分殊即所以爲理也夫理條理也唯其條理故無不一亦無不殊今以理一分殊對舉言之似乎理與分爲二物理不可以分言分不可以理言也一與殊爲二事一者不復能殊殊者不復能一也其旨岐矣故不若曰一本萬殊則渾而未嘗不析問曰古之君子多謗何也曰古今唯鄉愿則無謗者

聖與賢謗未始不相踵也子不觀之舜與伊尹皆大聖既去十餘歲而舜有臣父之謫尹有妻君之議况其它乎歐陽永叔好修而中婦爲誚程正叔篤行而五鬼是詆自孟子至于宋亦十歲餘也而李泰伯猶譏之曰孟軻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然則聖賢謗滋多矣曰古人謂止謗莫如自修然乎曰謗焉能止哉且夫自修非故爲謗也爲止謗而修匪真修矣今夫食而欲飽者非爲避朽譏也是故君子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要在乎識已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一

問曰今之學者有欲冒毀以直達性命之真即令此生蔽謗于身埋沒一世迄弗之恤是則性真可以觀體其果然乎曰然非也夫君子之欲復其性真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真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真體也君子即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詬固皆付諸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且夫天下至大矣湯武以放伐得之而人莫不知其非弋取也奔婦至穢也下惠不辭而內諸室而人莫不知其非爲淫也叛逆至不聽矣夫子一問召而即欲往而人莫不知其不磷而不緇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若謂君子必埋沒一世終黯墨



而不自則子思所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  
百世俟聖人不惑者為誕誣矣此必不然也雖然君  
子固無意也

續問下

問曰子言讀書考古特學之一事然考古莫首六經  
六經之旨浩穰豈皆語心哉曰六經雖浩而其大旨  
則有歸且夫六經首易首乾其言乾元亨利貞豈  
在外哉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  
和貞者事之幹舍人心則疇見其長善嘉會和義幹  
事也未至于乾者則其功自復始而要必以占占也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二

者占諸其心視諸其履而以考祥焉非必盡在  
間也亦非盡如世人之避凶而奔吉也故孔子譏無  
恒者曰不占占之時用大矣哉古之善占者莫如顏  
子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幾占也  
唯幾占則由復可以至乾此所謂吉之先見者也言  
有吉無凶也使家國天下而皆以幾占則豈復有亂  
且亡哉此易大旨也書之大旨則首精一執中精者  
即所謂幾占者也幾占則不雜不雜則可以不二而  
能執中其後建中建極之訓皆不出此此書大旨也  
詩之大旨思無邪禮之大旨毋不敬春秋大旨

在誅心誅心者誅其未嘗心占者也故六經傳心之  
大經也疇謂六經不語心哉曰陸子言六經註脚過  
矣曰使我占諸心果能精一執中無邪而常敬則雖  
曰六經註我可也使如世之遺心以求經違經以求  
物理則六經與我不相為又何註脚與不註脚之議  
問乾坤果屬天地乎抑屬人乎曰乾坤者其義為德  
順其變化為易其實體即陰陽天地人三才莫不由  
乾坤以生莫不各有乾坤非謂乾即為天坤即為地  
也故有言天地之乾坤者有言人之乾坤者伏羲而  
卦專為人事故易首言乾元亨利貞自初九以下取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三

象于龍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自初六以下取象于馬  
皆自人事言之自此六十四卦莫非乾坤莫非言人  
事其間有言天地之乾坤者咸取象以為證繫辭之  
傳錯言天地人三才其終歸于人事唯善玩者通之  
善占者得之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  
母蓋言乾坤為聚卦之父母乾為天言乾所以為天  
坤為地言坤所以為地咸非謂乾即為天坤即為地  
也註疏以乾即為天坤即為地者非  
問學以聚之爻為聚曰聚即疑聚之謂非勞積而聚  
之之謂也傳曰敬德之聚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凝聚之功大矣哉

問天地人三才皆由乾坤以生然作易者獨歸人事曰彌綸曰範圍曰成能曰成位乎中則人者管天地矣夫天地至大也人至藐也而人管焉何哉曰天地人莫不由乾坤生而發竅則在人心是故人心乾坤之大目也故易即人心也非人心則疇爲彌綸疇爲範圍疇爲成能而位乎中作易者蓋曰直陳則庸矣是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上稽天地而下托于著策欲人反諸心而自得之其要存乎幾其次存乎介又次存乎悔幾無悔也故曰易者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胡子衡齊

卷七

十四

後世不信人心而獨信物故大天地而藐夫人非作易者本旨也

問先天而天弗違豈所謂無極而大極者爲先天耶曰然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莊子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在六極之先而不爲高此皆語先天也然則夫人孰得與之曰先天而人弗與則聖人何以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耶今夫人心莫不有本然未發之中即先天也即夫人之無極而大極者也有本然發而中節之和即後天也即夫人之陰陽五行者也匪先天則後天靡所宰匪後天則先天

爲幻矣是故聖人致中和則先而非先也後而非後也一而已矣若夫二氏則先先天而後後天其失則偏雖然老莊所言先天亦未嘗不在人也吁哉古今知先天者蓋無幾矣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謂也曰陸子靜無我無物之訓雖聖莫易也曰未遑曰夫人語身而止于背則身爲全矣而反不獲其身非果無身也吾心固無我也語人而行于庭則人必多矣而反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吾心固無物也曰良其背止其所者何也曰唯良背而不獲身夫斯以止其所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五

問同人于宗爲吝于郊爲無咎至于野乃爲亨不幾于兼愛乎曰此正示一體之爲仁也夫于野則雖九州之外靡所限矣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是矣故惟有是心也而時于宗焉則不爲吝有是心也而時于郊焉則不止無吝矣曰其間重輕緩急差等可無辨乎曰一體豈能無差等乎今人自視元首心腑爲重爲急視手足毛髮爲輕爲緩可謂差等之至而一體之心未嘗輟也故惟一體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乃天也匪人也故曰禮所生也與墨氏兼愛愛矣



問洗心退藏于密何謂也曰夫人心本有易焉本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著卦之德與六爻之動一無思無為而已夫斯以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貞而吉凶出焉此豈人力也哉聖人以此本然無思無為之體而洗心藏密至于知識不作聲臭俱無虛而自靈故亦能知來藏往固有不著而神不卦而知不爻而貞吉凶與民同患者出焉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前知必啓于至誠而通于無思無為之體亦豈以推測億度為哉若謂由于燭理不免于測度而愈蔽其天矣未有能前知者也曰昔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七

先儒深辨以心察心一語至比于以口噤口以目視目之繆則洗心似亦非也乃不知口目有形者也物也故以噤以視而不可得心無形者也神也故以心洗心而自藏于密奚不可哉是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于皜皜則無思無為之體復矣問惟精惟一先生固以不雜不二訓之夫不雜則靡有二之者矣而又何待于惟一乎曰一難言也夫道心至于不雜精矣然亦有重內而輕外喜靜而厭動者是二之也至于靜無動有則皆不免于二之夫學雖精然有內外動靜有無之二見則一為難也記

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不二而生猶一而貫也非如今人所言一理貫萬事之謂也

問曰古未始言中而堯言之未始言微言精而舜言之未始言止言幾而禹言之未始言性言禮義而湯之未始言皇極而箕子言之未始言明德而康誥言之未始言覺而衛武公言之未始言仁言誠言理而孔子言之未始言至善而曾子言之未始言中和言中庸言篤恭而子思言之未始言浩然之氣言良知良能而孟子言之易為其言之不一也曰言雖不一

胡子衡齊

卷七

十七

然莫不知其出人心故自傳說而上傳說視之古也其曰學于古訓學此而已自孔子而上孔子視之古也其曰好古敏求求此而已後世則捨此以博物為好古已而專求物理則古非古矣嗟夫問上帝有諸曰苟無上帝則乾坤毀而天地萬物熄矣夫上帝天地萬物之真宰也詩書孔孟之語上帝也然矣豈謬言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敢不勉夫問鬼神有諸曰苟無鬼神則上帝亦虛器矣夫在天之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在地之山川海嶽五方八蜡莫不各有神祇故國家莫不各有祀典書曰禋于六



宗聖于山川徧于群神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夫豈虞周聖人知其無神而繆為崇祀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則泰山之有神明矣迦貓迎虎皆有神其他者安得謂之無神但君子當自盡人事行求無召敬鬼神而遠之不可謂濫以自為戾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于神子不語神貴盡人也非謂無神也若夫鬼則易繫遊魂之說已著之夫人之逝始有招繼有靈帛末有主歲時有祀欲其魂得所依也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亦非為沒也記曰人死則魄降于地其魂氣無不之夫曰無不之則非可胡于衡齊 卷七 十一

聚散我但性靈因所習為變則不可知耳在吾儒苟人人如文王人人不罔生則自不至于此惟佛氏乃盡棄倫物而專力超之佛氏非欲趨輪迴規再生利益也今儒者攻佛氏輒謂其欲規再生利益則不能中其病矣曰佛氏之病奚在曰佛氏病在于專力超輪迴而盡棄倫物者也問夫子語詩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盡遺物哉曰聖人非獨不遺物而已也且欲盡物之性而後吾性始盡若遺物則二之矣非聖人之學也雖然物有本末而知本先焉蓋夫子教人學詩莫先於興與者興於善即思無邪是也故曰可以興其末乃有多識之訓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非謂先以多識為窮理之事也且言多識其名亦非謂多識其理也夫子之教其本末不昭昭矣夫多識鳥獸草木古之人未嘗廢如堯嘗取華蟲火藻以作服伊尹嘗取湯液本草以教醫此皆盡性餘事而堯與伊尹之本務不在是也若專以多識鳥獸草木為窮理事則後世若張華陶弘景段成式輩當度越顏閔矣必不然也問曰今人語詩謂賦物詠情爾已不知古之語學其簡徑而明辨者尤莫如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



相在爾室尚不規于屋滿即慎獨是也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即無欲是也曰於緝熙敬止曰有覺德行即明明德是也曰思無邪即正心誠意是也曰殫厥心曰秉心塞淵即盡心是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讒不知順帝之則即無意必固我從心不踰矩是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是也民之秉發好是懿德即可欲之謂善是也古今語學不煩辭說其孰喻是然而今之作詩者率嫌心性而造問學則何如曰今之語學者且嫌而造之美作詩者曷貴為

胡于衡齊

卷七

七

問禮曰禮自中出根于心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不仁者失其本心則禮不為用是故禮非自外至者曰禮者制自先王三千三百條貫匪一今也槩求之心則將入於空疎而先王意荒矣世之譏曰是區區心學者且將有齋戒而無盛服有恂慄而無威儀有廣大高明而無精微中庸其終不可言崇禮不可語先王之道曰是不然且子以為先王之禮果天降地出乎抑自其心而制之乎子不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啓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為之然則三年之喪自

人心之非安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夷子從薄葬孟子不汲汲曰先王之禮不可廢也而獨詔之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矣它日過而視之其顛有泚其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于面自然則厚葬之道自人心之有泚者制之也非自外至也記禮者曰自中出根於心然則先王之禮三千三百蔑不自人心矣孰謂心學不可崇禮而反違先王哉曰聞之禮本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則果自心乎曰子又不聞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則大一天地陰陽四時見神之理

胡于衡齊

卷七

七

固皆萃人心矣故惟人心敬而無失則以人而官天地和陰陽值鬼神序四時用五事無不至也豈自外至哉今之心學即毋不敬是也既毋不敬矣孰謂齋明而不知盛服恂慄而終無威儀廣大高明而不能精微中庸者哉曰禮有器有數有文有義可弗知乎曰是何可廢因其特位勿之有慢焉爾夫將周知之乎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問曰昔子桑戶死孟子反琴張倚尸而歌子貢讓之二子嘆曰是惡知禮意漢戴良曰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阮籍曰禮豈為我設哉而邵堯



夫詩亦云然然則意與情無佚也而禮可間乎曰禮何可間也禮雖有本有文然而無內外無常變靈則行焉者也故未有內不佚而外故自佚者也昔子桑伯子不衣冠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夫不衣冠何遽至牛馬哉然而裸洩不已則尤之至于踰垣之繆笑踞不已則尤之至于張蹶之狂此亂所由生也奚啻牛馬哉故不仁則不可以爲禮而去禮則不仁其矣故孔子言復禮則萬物得所而天下歸仁乃知仁禮非二物也然則禮豈可以內外異而斯須去哉唯後世不知禮之出于靈則一切殉於其外則徒是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三

古而非今膠此而遺彼溺器數而盛聲容禮之本槩失而文亦非故老子詆其忠信之薄然而非禮之本然也近有士焉父子議禮而爭至失色反唇者其子猶忿然曰我禮是也夫父子失色反唇而猶曰禮是焉嗚乎此今之所謂禮則亦非禮之本然也夫禮之本然則內外本末何可間也

問樂曰樂音之起由人心生而其道主於和此世所共知也雖然不節則不可以和故有禮而後有樂曰律所以和聲也古樂不作由千百年律呂之制不明清濁高下失所準故屢興而屢廢其至則苟焉成聲

爾已不知當曷以制律返古也曰人心有自然之節得其節證諸器數可以制禮人心有自然之和得其和證諸律呂可以作樂非謂禮先在器數樂先在律呂也今夫燕秦之音悲壯吳越之音柔婉質使然也若仍其悲壯之質而求柔婉仍其柔婉之質而求悲壯則雖有律呂而不可爲矣是故君子必先有陶冶氣質之方而後和可得和可得而後律可制矣曰和者均可治律呂乎曰均是人而有和不和均是和也而有能不能非和則雖能者不調非能則雖和者不治苟和矣天下豈無有能者出其間乎而又何憂吾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三

獨憂夫人心之莫由和也是故君子陶冶氣質之方則莫若以學學之莫若以慎獨而致中和其次則先盡去天下妖淫之曲與忿厲之詞而後人心節節故和也夫妖淫忿厲古之謂夷風夷風之侵人肌髓不啻鴆毒不去則終不可以正樂故柄化者必重禁而烈燼之慎毋若管仲曰酒色不害伯也孔子不云放鄭聲鄭聲淫

問中心安仁天下果一人而已乎曰非也言中心安仁則視天下之人即我視我即天下之人故曰一人所謂一體是也若孔子謂止于一人則亦非安仁者



語矣故又曰大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曰耐曰非意則即安仁之謂也

問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能遠萬物察三才者以有覺也充其覺則無往非道是謂弘道非曰人身之外別有一道而可以弘人也故曰非道弘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問何事於仁先儒謂何止于仁信乎曰施者以物與人之謂也博者廣與之謂也子以此為仁之事夫子謂此何事于仁哉蓋言此非從事于仁之意若以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四

博施為事于仁必也聖如堯舜而猶病不能矣其辭意亦非抑仁而揚聖也若抑仁則下文又何以專言仁若揚聖則不當以堯舜之聖為病也大意不在以博施為事而當以一體為心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乃得其本然一體之心則不必博施而自無不博矣其次能近取辟亦惟取諸已而已矣又何事以博施為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孔子之教人有序固如此也今也不顧中下而槩語以心性此與孔子循序之教其終悞乎曰吾於六經詔之矣曰未達曰今也誠有中人以下者問於子且

語之以物理乎抑以心性乎若語以物理則大而天地幽而鬼神散而萬事萬物求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窮高測深蓋頃暫而馳千里撫六合者數矣是為語上乎語下乎有序乎無序乎曰是未可言序也然則當何以語之曰中下者正當語之以收放心約其情合于性焉可也夫心性在上智不增在下愚不損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此也非當以心性獨為語上也故有語中下者曰歛爾身心約爾性情則雖窮奇未有不惺然而反顧至告以物理則茫乎莫之索矣何則物理遠而心性近也孰謂心性為非序哉曰

胡子衡齊 卷七

二五

若是則語上語下何謂也曰學之不明則上下之序不明久矣古者自十五而人大學大學之道先明明德非致力心性乎大學豈槩語人以上而失之素乎乃不知古之人舍心性無為學故凡致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下學凡致力于心性者均謂之上達若中下者方其求明明德也而遽示之以止至善則為不顧其安而槩以得力者語之不免致其狂惑之非是果為無序之失矣非當以心性而獨為語上也雖然明明德之中又有序焉苟方其致知格物也而遽語以知止方其求知止也而遽語定靜安方其求定靜安



也而邊語能履數能得凡此皆謂之失序然則致力  
心性者之爲序不尤爲次第乎若也窮至物理則所  
謂未能定靜安而邊語愿與得者也不以是爲失序  
而反謂心性爲非序不亦在乎曰今者之學誤在格  
物終何以明曰大學上文曰物有本末下文曰格物  
言知本也本豈在外哉故其傳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是經文初無不明而世儒乃增言物理而補  
流傳義及泛濫而不得也乃始習以居敬之說夫居  
敬則又非以心性爲先乎大抵學既不明則序亦不  
明復何說之辭第子悟曰諒哉所謂未能定靜安而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六

邊言能應猶之未磨鏡而先照物未平衡而先稱物  
失其序矣曰吾與子皆中人吾語子以序也請自求  
放心始

問曰人之生也直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  
子語性善也曰然

問曰孔子言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孟子  
言自可欲之善至聖不可知此序之大較也序之中  
又有序焉蓋不可以悉數者矣曰然

問孔子於仲弓原憲猶不許仁而許管仲之仁何也  
曰孔子未嘗許管仲也吾聞諸鄒先生曰子貢問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是明言管仲不如召忽  
之仁也故夫子舉其功而答曰如其仁言亦如召忽  
之仁而已非誠以管仲爲仁也故未有一體之心則  
雖如召忽之死管仲之功皆未可語仁而况不如召  
忽管仲者乎

曰無意必固我夫子所以爲空空也然又曰誠意則  
何如曰意者作而致之者也苟不則罔而不誠故不  
作于意以事親則誠孝不作于意以事君則誠忠是  
毋意乃誠意也然則何以驗之曰孩提知愛知敬見  
孺子入井而怵惕見牛斂馱而不忍寧待作于意乎

胡子衡齊

卷七

二十七

其此也非爲人泚中心達于面目寧待作于意乎然  
而莫非誠者此也曰存心非意耶曰存者存其不作  
者而已矣有作不可言存繫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蓋存而非意者也曰古也以無意必固我求之今也  
反欲以意必固我求之此古今學術之大介也曰然  
問天命之性果薰物乎曰物非無性也而人爲全若  
中庸所言天命之性則專屬人未始薰物也故下即  
言率性言修道豈物能率性修道哉書曰維皇上帝  
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言下民則亦未薰物也是故率  
性修道盡人物天地之性者其責在人



問中庸首章自修道以下不復言性何也曰獨知即性也中即獨知之未發者也中即獨知之發而中節者也曰發與未發異乎曰發與未發時也而獨知則一而已辟之鏡焉未有物之先鏡炯然者無增也即有物之後鏡炯然者無減也故未發而謂之中中即和也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無有內外無有動靜無有先後故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何者性一故也然則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則何如曰豈獨未發時無氣象即已發時亦無氣象有氣象者是意想方所為之也而况其求之有先後乎此則意

胡氏衡齋 卷七 二十九

象紛紜辟諸皎日而加以燈炬無論未發已發皆非其真體矣曰然則養其未發以為發而中節之基可乎曰猶二之也夫致中和者固不能離和為中離中為和也

問獨知自朱子言之然嘗考而證焉易復卦之翼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復以自知孔子誨由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則古之語獨知也審矣曰豈惟是向所謂中所謂帝則皇極所謂矩所謂靈則舍是奚取則哉詩曰不規屋漏曾子曰自慊子思曰內省不疚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

皆獨知之始功也百姓日用疇非此然而不自致其知故君子之道鮮使致其知則君子矣雖然世之言獨知者類皆以念慮之始動者當之是亦未致其知者也曰獨知如何如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唯得於幾先者惟能慎獨

問世儒語獨知者謂專屬於已發而子獨無分於未發已發無分于動靜先後而且以鏡喻明矣然弟子猶未釋然于世儒之說也則謂何曰子試觀于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乎抑尚有炯然不昧者存

胡氏衡齋 卷七 二十九

也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蒙莊尚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既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曰微則謂獨知專屬於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襲之而照之用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照不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唯銜焉則無論已發即未發亦非其體矣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自餒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于時保之者是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

曰獨知即良知乎曰獨知固有誠而無偽也非良而



何曰或謂良知必用靜與無欲何如曰言用則二也夫良知本靜也本無欲也靜與無欲皆以致吾良知之本然者也而奚以用為

問世多以鳶魚為上下察其與君子費隱之道何與  
我曰此正所謂遠人以為道者也夫中庸本語率性之道率性孰喻聖人其次莫如君子故于是曰君子之道曰大哉聖人之道皆不遠人以為道也今以鳶飛于上者為道之上察魚躍于下者為道之下察則不但無與于君子之身且鳶魚之外所遺者多矣曷足以見道之費隱哉蓋子思言君子之道其具于心  
胡子衡齊 卷七 三十一

而率于性不可睹聞者為隱其率于性而見于倫物可睹聞者為費是費而隱者雖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與能者即性也即孩提知愛知敬之類是也非止居室之間而已也蓋此與知與能在愚不肖不為損在聖人天地不為加故充其量之所極究其貴之所在誠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遺憾者焉可見此道雖至隱而其費則無不至焉飛戾天自人語之鳶之飛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上者也魚躍于淵自人語之魚之躍也而不知吾與知與能者之察于下者也故是道也造端乎夫婦之與知

與能而其至則察乎上下以際于天地此子思語君子之道本如是也柰何訓者必外君子之身而尋求天地以及群物不果遠於人乎且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為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一循乎道也即如蛙之鳴蟬之噪皆氣使然也豈道之謂哉曰鳶魚既非道然在記者又曷以風雨露雷為教而莊子亦曰道在稊稗在瓦礫然則彼皆非與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何莫而非與知與能者之所察何莫而非吾率性之道之所至也夫既為率性之道之所至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大程子所謂天地之用  
胡子衡齊 卷七 三十一

即我之用是矣何但曰鳶魚即道而已哉又何但曰風雨露雷稊稗瓦石即道而已哉若必謂天地萬物皆有道而人獨無道則何以稱曰君子之道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問尊德性道問學果一乎曰大哉聖人之道其諸德性見諸倫物隨處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已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又何能疑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為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則



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故有者温矣能温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教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之禮而道于是凝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故能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與無道足容皆道德之至自然而然而者固如此非有二也

問勿正勿忘勿助曰正心之弊程伯子以為擬心之差是矣然忘非怠忘也夫既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蓋世有以坐忘為功者矣故言勿忘助者言未剛而強為之剛未大而強為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操脫者胡一衡齊 卷七 三十三

則自賊其根矣故類振苗惟勿正勿忘勿助則心得其體而行無不慊矣是曰集義 問曰子言性一也吾儒與二氏異者在盡與不盡之間易言乎其盡也曰盡之義即親殺自盡之盡所謂知明處當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也唯盡則莫先于盡倫其次盡制由盡倫盡制至于盡物盡天地然後吾性始盡孟子又曰盡其心盡心即盡性後儒訓盡心為窮物理則遠矣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夫斯以逃倫棄物而不返也故曰在盡與不盡之間然聖人姓曰齊盡亦若大虛浮雲然其歸無

不空空 問存心養性有二功乎曰無二功也性者心之體當其放心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久自明性靈著矣則當以溫養為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既放之後養者養於既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性有二體存養有二功也

問良知不慮而知曷為又言慮良能不學而能為又有學曰慮者慮乎其所以慮者也學者學乎其所以不學者也慮而後其不慮之體則以不慮慮而莫非良知矣然而復其不學之體則以不學學而莫非良能矣 胡一衡齊 卷七 三十三

問萬物既皆備夫何待反身而誠而後能樂曰萬物之理雖備人心然動于欲而有不誠則自失其理而弗之慊夫烏能樂故必反歸于誠而理既足則自慊而樂矣如為子而能誠則孝之理慊為弟而能誠則弟之理慊寧有弗樂乎曰強恕何以能求仁曰萬物之理備于人心仁體固然者惟如心則亦能誠而求仁近矣夫人心本欲孝也有如其心必勉強盡孝以如其心則孝之理近本欲弟也有如其心必勉強盡弟以如其心則弟之理近求仁豈遠乎如心

一第 2 頁



即所謂慊也至于恒慊則亦無不樂矣孔子曰能近取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皆勉強如心義也曰若是則物理固無與也

問曰子之言無欲也亟矣無欲亦豈易哉曰子必察之以至于無可矣曰聞之淮之南之學則異是淮之南曰孔門唯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孟子言可欲之謂善未嘗言無欲也曰不然今夫人不能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能欲仁而得仁者何哉以有欲也既有欲矣而曰吾能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偽也蓋彼欲重則此欲輕勢固然耳故孔子曰無欲而好仁

胡子衡齊

卷七

三十四

孟子曰無欲其所不欲乃謂孔孟不言無欲不幾誣乎昔者文王上聖猶必無然呼援欲羨而後登于道岸成湯智勇猶必不邇聲色貨利而後建中于民况以今學者懷多欲之私而欲明明德于天下未有不理欲交襟而終歸于霸也然則淮之南之學則左矣雖然今之學者苟不先見無欲本體亦未能致其功也曰然則苟為能見無欲本體耶曰是非真志不可也有一弟子問曰弟子非不有志然而與仆不一若不能為特操則何如曰今之學者以意之嚮慕為志夫是以不能不與仆也昔者孔子之志於學則以憤

志食樂志憂為功蓋志在是則功在是非曰嚮慕之而已也故學之十五年而有立也辟之有志長安者必裹足啓行以日計里始為真往長安者也若盤桓家食未有行期雖時根治具日訊程途則何益矣故孔子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非學不可以言真志弟子曰常聞諸先生曰人身本在長安此又何說也曰人心無不備具無不照臨而道義由出辟諸人身本在京都苟不昏寐則不必別求長安矣蓋人惟昏寐不自著察則亦夢中長安而已故曰百姓日用不知者此也今也唯求時不昏寐又

胡子衡齊

卷七

三十五

何俟裹足而後至長安乎雖然唯時不昏寐乃真裹足唯真裹足即時不昏寐可矣甚哉時不昏寐者之不易觀也有一弟子問於胡子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一命為宗以存神過化為功然獨慙老未得也曰神化豈易言哉曰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為應跡言過化也而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是非弟子所能企也讀下之曰以仁為宗以覺為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為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為驗以無聲



無矣為至曰亦非所企也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為宗以獨知為體以戒懼不昧為功以恭忠敬為日履以無欲達于靈則為至曰若是則第子敢請事夫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雖然其惟在真志乎

問曰昔者羅先生贈子有疑濂溪之語濂溪可疑乎曰濂溪何可疑也自孟子後百千年學者耳目若蒙汚墁得濂溪夫子扶之人始能張目而視皎日故濂溪近代之祖父也吾何敢妄疑祖父哉吾獨疑大極

胡于衡齊 卷七 三十六

圖說非濂溪作也吾所疑有十不可解者夫以大極既稱無極不落形體方所又何圖而圖之若鏡若環然果執觀而執傳耶此不可解者一也大易以乾坤言陰陽取象奇偶而圖之卦可謂明矣今圖則左白而右黑之右白而左黑之陰陽果可以左右分而白黑定乎視大易不習乎此不可解者二也說曰大極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光果何為耶亦何似耶若果有未動則當謂之靜矣是則先靜而生陰也何得謂之動而生陽抑何待生陽之後乃曰靜而生陰耶此不可解者三也且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當其時二儀

未分七政未立不知幾何時而為動之極也幾何時而為靜之極也昔之言天者莫如易詩與中庸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樂未言鴻濛之先有若是之次第也且不知動靜者果謂理耶抑謂氣耶如以理則無始無端不可以動極靜極求之若以氣則動者謂之紛擾輻輳可也而靜者當謂何狀其必疑結為塊而已此不可解者四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不知未合之前此真此精各置之何所又何以見其有合時耶此不可解者五也上言五行

胡于衡齊 卷七 三十七

之生各一其性而下言五性感動則此五性即五行之性也此五行之屬于人果在內耶抑在外耶若謂五行之性即五常之性則何不直以五常言之不充為明且當耶且五行各一性特其質耳于人性何與哉今言五行而不及人性此不可解者六也形既生神發知言其始也方人之始生而遽有五性之感善惡之分則人性果善惡混矣此與易繫言繼善商書言恒性大雅言秉彝孟子言性善者不大為諱耶此不可解者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眾人與聖人同也聖人特先得人性同然而身為之教耳固豈人性



有善惡之混而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哉且周子通書但言仁義中正未常言中正仁義也中正仁義果可四分而列言之乎此不可解者八也其始言太極也動靜無之今特言聖人主靜不為偏耶夫心好靜而欲操之致虛極守靜篤此老氏家貴靜語也大

學雖言定而後靜則亦不以靜為主也若聖人專於主靜則又何嫌虛無寂滅之為教耶或謂周子自註曰無欲故靜夫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是周子固未嘗以無欲為靜也此不可解者九也言者曰二程子始從周子學周子手授是圖示之然考二程

子立教數十年遺書數千萬言未嘗一語及圖與說也豈其師特授之而弟子特遺之歟楊謝之徒豈真無一人可語者歟此其尤最明顯不可解者十也予有此十不可解故疑非濂溪作也非敢疑濂溪也予昔在蜀時嘗著之辨蜀有固陵先生讀之嘆曰此雖周子復作不易斯語嗚乎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問曰昔子從遊于二先生其緒論要旨可得聞與曰予自指髮聞先君子論學未識從事年二十六始從歐陽先生問學聞致良知萬物一體之訓至年三十復從學羅先生羅先生訓以無欲首嚴義利之辨然

子苦質駁習深此聞而中弛既始戮力而猶無得也雖然不可不為二三子舉其崖略

予少駢蕩好攻古文詞始見歐陽先生先生誨曰大人天下為度故盛德若愚塗人我師而淺中莫容標已自賢烏能成其大者夫藝達于道故游焉而不溺志役于藝故局焉而胥喪子曷早辨之于聞言儼然自悔始有發憤刊落之意

先生見予常有疾惡之病一日謂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好惡孰不能之何獨曰仁者能好能惡予曰請問先生曰今人非不好惡然嘗作之好作之惡則

好惡反為累是不能好惡也惟仁者得其本心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視人有善猶己之善雖無不好

一以本心好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好也故其好無張皇之失卒不為好所累是曰能好視人有惡猶己之惡雖無不惡一以本心惡之未嘗有加于本心而作之惡也故其惡無忿恨之失卒不為惡所累是曰能惡且古仁人見人有惡猶有哀矜之意可以抹正則抹正之不可則止老子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今也見惡人一切忿恨不平若不墜諸淵不已是先已失仁體而墮于惡矣又何惡人之有予時聞之



憮然若欲汗背

或曰身由使人皆入于善先生曰且者大舜隱惡而揚善此所為與人為善者也曰何謂隱惡揚善曰常人未必盡善亦未必盡不善若苟於其不善處指摘而亟攻之則人愈激為不善矣惟大舜見人不善則姑隱嘿未嘗遽加指摘唯於其善者發而揚之則斯人嚮善之心愈與嚮善心生則所為不善有不假告詔而潛消之矣故孟子於齊王不斥其非止即其愛牛一念言之而王遂有戚戚嚮善之心此亦可見與人為善之驗

胡子衡齊

卷七

四

先生每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匪是不足以平天下其心休休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心自其口出寔能容之匪是不足以用天下

先生曰今之學者有二病卑者溺嗜慾高者滯意見其不得入道均也曰意見身生曰學不見本心故或牽文義或泥名跡此意見所繇生自荀揚以至今日意見之害不鮮矣

先生答羅文莊公書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

過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又曰學問思辯皆明善之功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然所謂良知者也良知至易至簡而其用至博若孝親教長仁民愛物千變萬化不可勝窮而其實一良知而已故簡者未嘗不繁而繁即所以為簡非有二也又曰蔽於私而後有不能則必學而後能是故本能愛親蔽於私則有所不愛學愛親而後能愛夫本能敬兄蔽於私則有所不敬學敬兄而後能敬夫又曰有蔽而後有學然其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

胡子衡齊

卷七

四

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學而能之則善復夫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

其再書曰夫人所為天地之心萬物之靈者以其良知也故隨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觀天察地通神明育萬物小之而回天用地制節謹度以養父母莫非良知之用離天地人物則無所謂視聽思慮感應酬酢之日履亦無所謂良知者矣若於天地人物之理一切不講豈所謂隨其位分修其日履以致其良知者哉惟是講天地萬物之理本皆良知之用然或動于



私而良知有蔽昧焉權度既差輕重長短皆失其理矣必也一切致其良知而不蔽以私然後爲窮理盡性一以貫之之學良知必發于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于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其所以用力者惟在于有私無私良與不良致與不致之間而實周乎天地人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制之度外者也

予始見羅先生先生教由靜坐以入

予初登第先生移示以不榮進取致誨曰不榮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忘世界始能爲千古真

胡子衡齊

卷七

四十三

正英雄作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技藝規時好視此路背馳也予乃浸知好名溺文詞之非

先生雅曰古人有天下不與與萬物一體非二語也予入蜀時先生訓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觀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于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正甫蜀歸尚以實修者盡言之及予請告歸欲請質者非一而先生已逝越歲矣先生將逝先以書示予曰朝聞夕可庶爲近之豈非永訣語耶

先生初嘗語靜又言歸寂中罕不同答武陵蔣君書

曰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巨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然一片而吾之一身乃其發發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其能憬然憤然夫乎四海遠矣其疾痛所聞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忠難其能惻然盡然夫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無分于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

胡子衡齊

卷七

四十三

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弗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吾與物斯弗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曰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先生此書蓋與孔子天下一人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之旨千載一致非可驟與未籍者言也

終之月書麻城周君冊其中篇曰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



由思得不由存來其中必有生生一竅曼然不類

胡子衡齊卷七

胡子衡齊

卷七

甲四

胡子衡齊卷八

泰和胡直正甫

門人同邑

郭子章 蕭景淵 陳以耀

廖同春

吉水 鄒元標

慶陵 顧元標

玉川中

未盡 王傑明

同校 按刻

中言上

有難於弟子者曰子之先生以菱茨稻麥雞犬決理之不在物也輒曰理自人理自人斯疎矣且天下之物衆矣物若無理則子午針易為不東西指也嶰谷

胡子衡齊

卷八

之竹易為能制律子穀之黍易為能起倫也陽燧易為致火方諸易為召水磁石易為連鐵琥珀易為引芥葵何以嚮日珠何以應月橘柚易不度江芍藥易不論積此皆無知之物也寧不有定理乎星辰未必其有知也乃若龍角見而雨畢天根出而水涸帝車正而四時調三能者而上丁和景星見于中道則泰運昌旋頭盛于街北則胡狄熾亦不有定理乎鳥獸之斃也無知乃亦有貴賤之異龍以骨貴龜以殼貴犀以角貴麝以臍貴象以牙玳瑁以甲猩猩以血鷲以膠故皆可腐亦可器其次若璿酥之合玉翠羽之



肩金鳥糞之塵石火瞻之宗樹龜溺之漬木蟹黃之  
所漆鰓骨之治蚊巨勝之延年威喜之辟兵又不可不  
定理乎然則謂物無理未可也曰子之擬也詳矣子  
豈不知氣類之有相感者寧獨此物哉雖然太陽無  
不照矣而蜀大曷爲其吹日也大陰無不貫而積犬  
曷爲其吹雪也水至清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至炎  
燭而有蕭丘之寒燭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  
輕物宜浮而蚌蚶有沉羽之流古人有云不可以一  
槩斷之然則理矣在哉夫品而題之區而用之制自  
人心耶然有條是乃所謂理也而不在物也曰然則  
胡于衡齊 卷八 三

觀天地而面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開鳳鳴而  
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天聖之學乎神明而發  
乎物類也後之言本天而窮物理者豈不出此而子  
之先生胡非之也曰由漢儒言則無人性矣先儒之  
本天亦豈至如漢儒之謬哉雖然先儒與漢儒不信  
人心而信氣與物者則其弊一而已夫二五之氣鼓  
行乎萬物者天命宰之也天命具于人心曰性惟人  
性爲萬物之靈故二五者得天命之散殊氣用者也  
人心性靈得天命之主宰神用者也聖人先得人心  
性靈之全故能理燮二五和調四時網羅造化贊佐  
胡于衡齊 卷八 三



然則聖人之理燮和調咸當為松而易所謂裁成輔相云者不將為誣歟此先儒與漢儒所為均非也曰魏徐氏之言何如曰古之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以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觀鳥獸類萬物將以開物成務制器尚象以成理燮和調之功裁成輔相之道蓋其先有本也非曰以是窮至物理為學者事也而徐氏未諳也異時以告先生曰然

知者曰子之先生以為人心通天地萬物惟不痺為仁然則禪者之逃倫棄物是亦非痺歟曰禪者之顛顛焉出死生為事也夫安得非痺曰禪者亦自謂明胡于衡齊 卷八 四

心矣曷為具至于痺曰禪之言曰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彼豈不知心之通天地萬物哉彼知心之通天地萬物而不肯盡心于天地萬物者則其出死生之為痺也是學之偏也非心之本然也夫心一也以盡則為儒以不盡則為禪猶人之手一也以拱則為禮以擊則為暴足一也以蹈則為善以踰則為非豈有二手足哉甲兵亦一也以在湯武則為仁以在桀跖則為虐亦豈有二甲兵哉而世儒必謂本心者之為禪則是天之生人心稜厝之毒而為禪也其生萬物豫貯之理以業儒也其果然乎難者憬然曰天之

生人心夫寧有稜厝而為禪耶甚哉不盡心之為痺也明矣

難者曰禪者之言出死生也出則曷之曰先生嘗詔之矣即在子所謂有且宅而無情死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毀者是也此非獨存于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非獨老子吾聖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歸者豈歸其形軀哉夫曾子較菟常如臨深履薄豈常憂形體之不全哉其曰吾知免夫亦豈免於形體者哉且夫盜跖胥靡至老而斃獲保首領全其形體滔滔皆是也固知曾子憂不在是矣曾子之憂憂性胡于衡齊 卷八 五

不全爾性不全則不得為仁孝不仁不足以饗帝不孝不足以饗親故曾子將死自幸其全而以曉門弟子雖然言獨曉門弟子其曾子不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姑息者憂在形也以德憂在性也曾子之辨形性也審夫豈肯自居姑息而徒為懷刑者倫哉曰曾子身為令門人啓手足其曰病者令人起動其手足以便與居此非異事豈欲門人為是而驗其手足哉且曾子手足之全門人豈不習知門人習知之而曾子復欲其啓驗之則相率為偽矣况古之全歸非必以形體為也如以形體



已矣則比于之剖心長弘之流血頗魯國文信國之徒皆不得為全歸孔孟所謂成仁取義將反為不仁不孝者也豈聖門之教哉是故君子天壽不貳全性立命上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其次耳曰若是則聖門亦以出死生為事乎曰聖門盡性以至于命則不假於逃倫棄物而死生弗滯矣聖門豈顛顛為死生哉夫二氏顛顛為死生故其學為偏其流為無父無君雖然非心罪也

難者曰子之先生觀觀焉以覺為性鯁鯁焉引物連類而強證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耳夫性

胡子衡齊

卷八

六

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夫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觀此則性屬理知覺屬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為性亦終認氣為理耳雖千萬辨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為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

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吾姑不言吾請詢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於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天人具耳目口鼻異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弟異倫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異發而要之皆一覺也子知仁義禮智之出于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惟以覺為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為氣而不當為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得私夫既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

胡子衡齊

卷八

七

之覺乎未能外我之覺則所謂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者未為非也亦未為私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我之覺性屬于氣不屬于理可乎且夫不以我為主則必以物為主不以覺為性則必以不覺為性苟以物為主也則物如木石皆可為主乎吾未聞人靈萬物而反不如物也苟以不覺為性則不覺如木石可謂有性乎吾未聞人性至善而一無所覺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父子之道天性記曰毀不滅性是皆以無覺者為性乎抑亦以有覺者為性乎即如先儒之與德明辯自謂有理矣不知是理也其果無



覺者為之乎抑亦有覺者為之乎先儒何其與易書  
 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  
 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  
 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夫其又可乎蓋嘗觀  
 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  
 孰宰之則帝天為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  
 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為之宰  
 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  
 有恆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

胡子衡齊 卷八

不以異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  
 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  
 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于人之知覺本通于天下後世  
 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為主以覺為  
 性者本未為非亦未為私也孟氏所謂不知足而為  
 僮我知其不為養蓋謂此耳如曰求理於物以為無  
 私吾見其憧憧焉憂憂焉不任其安排布置不任其  
 有我之私未見有得其理者也至如德明異時以書  
 論學乃遽加以咆哮而拒之其能不為有我之私難  
 矣哉此由不以覺為性故失而不自覺耳曰然則人

心之覺生而聚死而散者謂非氣也可乎曰曩先生  
 於鬼神篇已詔之矣今夫人心之覺不以生存不以  
 死亡是故文王於昭于天孔子至今猶存此未可為  
 世儒言也

難者曰甚哉二氏之不可不排也今之學者大要溺  
 死生驚簡徑故雖逃倫棄物之教咸爭趨之苟不遇  
 其流則率天下而皆去君父矣今子之先生非不知  
 之反若陰為之地者何哉曰排二氏非不難然貴知  
 所以排知所排者吾既得其全而以攻彼之偏則雖  
 有好偏者其趨全也若歸矣不知所排者吾方守其  
 偏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慕全者其趨偏也若擊矣

胡子衡齊 卷八

吾見今之排二氏者將授之魁柄而驅之矣又惡能  
 遊其流子不聞之昔者唐韓愈任道排佛既自比孟  
 軻矣已而見大顛以理自勝則瞿而服見三平論以  
 智入則憊而聽是排二氏者其言也而趨二氏者其  
 實也此何以然哉則繇其以偏攻偏終折而入于禪  
 也蓋不知所排者也宋富鄭國趙清獻劉忠定陳忠  
 肅呂侍講楊大年張無垢及蘇氏兄弟文信國皆天  
 下之英偉絕出人也皆莫不從禪以樹于世其間若  
 富趙劉陳文信國忠孝貫日月死生如旦夜彼豈死



生能劫之其韓揚張蕪咸稱博物君子亦豈空疎自  
便於簡徑哉此其故又何也嗟乎此固諸君子之過  
抑亦儒者之驅之也自孟柯沒學沒志本若左丘明  
以下咸以避聞見謹器數爲事至有窮年莫究累世  
莫殫之弊大史公已譏之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漢  
文帝賢君也蕭曹汲黯賢臣也當時鏡其弊已棄而  
從老老之後禪說盛行周程二大賢生于最後雖能  
辨別幾微昭揭吾儒之本要而二氏之熾熾已久矣  
周程既沒物理學行其意欲以勝禪亦非不遠也然  
而聞見器數之故整若有加焉此諸君子者咸亦洞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一

鏡其弊豈肯復從人臨海算漸登嶽辨業而不知反  
顧哉惜哉諸君子鏡其弊矣又莫能自反其家室則  
左繼禪氏以爲歸宿路也亦勢使然耳方其在諸君  
子則如坐炎燭而急就夫清冷在諸儒者則如倒持  
大阿授二氏其魁柄也然則諸君子之從二氏寧非  
儒者之驅之哉而儒者不自知其偏且遠也而獨曰  
吾能排二氏攻異端則烏能得其反顧哉今日誠  
有真儒者出邇求孔孟之真指陳知本之學辨別幾  
微以廓聖塗而世儒猶復執吝物理摭拾近似增壁  
加壘篤相拒敵既自棄其家室又從攻人之返室者

反曰是陰爲二氏地吾不知精一一貫之旨何日而  
明彼算漸辨業坐滿其家室者何時而返也我後之  
阻此而趨彼者愈無日夫李觀方言無思無爲之義  
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民而曰緣作噫嘻諒哉  
是疇之愆歟是疇之愆歟

難者曰昔者孔門誨人不一其說如問仁一也而答  
屢異其於問孝問君子語皆異四教則有文行忠  
信之異至于孟子則有五教今予之語若画一焉是  
不失之徑乎徑固禪者流矣胡子曰不然昔者唐虞  
三代上無異教下無異學道德本一風俗本同故不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一

必画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孔孟之世去古未遠故  
其爲教亦不必画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何則知本  
故也然自今觀之唐虞三代具于書者可考雖千萬  
其語而其歸爲敬與中則一而已孔孟之教具于論  
語與七篇者可考雖千萬其語而其歸爲仁與義則  
一而已然則古人何嘗不画一爲教哉至如孔門告  
爲仁曰勿非禮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曰  
認言曰恭忠敬要皆不外存心然則孔門又何嘗不  
画一爲教哉予以四教此自記者各以所見言之如  
文行猶可拆忠信則不可拆孔子屢言忠信未嘗析



蓋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者也四教之說疑亦非孔子本旨矣至若孟氏教宋勾踐遊說之徒咸不出仁義其它可知此則自孔孟已不欲有異教况在後世處士橫議百家禠出詁訓繁興不一其門大要騁于射器之見肆為專門之說磔裂齟齬相攻刺至有背背痼疾之非風角誠締之流吾嘗辟之臨海筭浙登嶽辨葉天下唯識其漸與葉益以利祿蒙之而帝王孔孟知本之學蕩然不知所底至宋道州夫子始揭其要曰誠曰無欲大程夫子復示其宗曰識仁曰天理其它雖千萬其語要不外是然則此二夫子胡于衡齊 卷八 十一

豈皆好徑而趨禪也哉嗟哉自帝王孔孟與二夫子的的乎訓若画一而世猶異之乃今則尤有異焉筭漸者反若執一漸以譏全海辨業者反若玃一葉以攻全嶽有語源與根者鮮不揮戈逐之天下學士高者欲歸其室又畏甚戈戟則寧野處而不還其它則如其海錯者寧便其地產而竟忘其肉食買珠貝者寧愛其殼美而竟棄其珠貝蓋亦壞爛極矣而言者又操不一之說以滋多岐之毒是將疲斯世斯人而刺之其亦不仁甚矣是故画一非得已也子終有疑則從筭漸辨葉可也

中言下

或者曰載觀近儒嘗搜考楞伽金剛傳燈反覆辨證著書萬言深排釋氏以為心性不可離而亦不可混性者出于天命而有定理心則不過知覺妙用而已佛氏有見于心無見于性認知覺而遠定理故終有逃倫棄物之失又曰佛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者理良由不知性為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于冥行妄作今之儒可無省哉曰近儒非獨以詆釋氏實以詆今之儒者之言覺也其辨為胡于衡齊 卷八 十一

甚審而語亦甚確矣以愚觀之近儒固矣吾不知近儒所指天命之性果在人心乎抑在心外乎若性在心外則天下古今無心外之性而孟子亦不當有仁義禮智根心非由外鑠之訓若在心內則非惟釋氏不當違性以求心而吾儒亦不當違性以求性也且夫心性不可混則謂如火之明如水之清可也謂當外火以求明外水以求清則大不可也其曰定理非覺疇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覺疇精之乎高下之準輕重之權非此覺為之天權大度天星天寸其疇為之乎近儒必欲外覺以求理則亦所謂外火求明外水



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猶以覺理分心性以  
心性分佛儒吾恐心與性儒與佛皆不得其服矣故  
曰固也夫覺即理也然至于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  
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知  
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為  
之也若夫釋氏主于逃倫棄物者曩吾析之明矣要  
其學止于明心而未逮盡心上于見性而未逮盡性  
是有覺而未能復之為德行者也非心覺之專為釋  
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因順之夫以有覺德行責釋氏  
則釋氏諱矣

胡子衡齊

卷八

十四

有海濱李君讀近儒書排然若有得于儒釋心性之  
辨因友人見質胡子而氣銳然胡子曰吾言滋贅矣  
友人曰子海濱士當知海水之鹹若能外海水以求  
鹹則亦能外心言性矣君默然去三日則來見曰吾  
觀近儒之辨儒釋誠過也既曰釋氏所謂性者覺吾  
儒所謂性者理乃又曰理經而覺緒則是以儒為經  
以釋為緒未可通也且天之生人豈使之心為釋而  
性為儒乎必不然矣胡子謂弟子曰李君精遠矣  
李君曰近儒則云理果何物也我通天地亘古今無  
非一氣而已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

一降循環無已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  
收藏為人事之成敗得失為斯民之日用委倫千条  
萬緒紛紜轉輾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乃  
所謂理也又曰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  
常者茲非大理而何若是則近儒皆以氣言理耳乃  
又以此言性是果以性在心外矣果當求性于天地  
萬物之散殊而所謂仁義禮智所謂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不忍人之心皆一不相涉矣其可通乎乃若易  
繫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記所謂生而靜皆當求之  
天地萬物之動靜往來闔闢升降之間吾終不知其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五

何所着也其可通乎或曰此以推本其性之所自來  
者曰以是為推本猶告人子之為孝者而推本其父  
母婚媾之始往來之儀則亦何與哉查亦告以良知  
良能之不可解者是乃孝也性也亦理也而推者遠  
矣胡子謂弟子曰吾見今之學者莫如李君達理  
李君曰近儒自謂理氣無縫隙矣然其言天地萬物  
之聚即聚之理其散即散之理是既以氣之聚散為  
理之有無也可謂無縫隙乎向所謂定理者果安在  
乎且於人性之善亦安所與哉至是則理與性又各  
為縫隙不相顧也曰然



曰近儒曰理只是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乃轉折處也若是則兩頭皆無理唯在中轉處乃有理如春夏固無理唯春夏之交始有理秋冬固無理唯秋冬之交始有理然則性亦當于二時求之可乎曰噫吁何以辨為

曰近儒自謂於朱子小有未合蓋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氣強理弱理管攝氣不得近儒又自謂於程朱語累年不能歸一及以理氣二字泰互體認亦竟不能歸一一旦於理一分殊有悟於是始渙然自信至語理一分殊則曰人物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一

之後其分則殊良以為得矣吾不知受氣與成形相去幾何而理一分殊乃爾頓異其果然乎又曰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知百姓則分之殊天命之性理之一也率性之道則分之殊觀此則凡以為屬天地者均為理一而無分殊屬夫人者均為分殊而無理一恐未可也且仁者智者百姓日用不知者謂為分殊則是楊子之義墨子之仁百姓由之而不知道者皆當為分定不可移易而人無責焉耳矣恐未可也夫近儒謂先儒為未歸一吾恐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曰然

曰宋子曰思慮未起知覺不昧近儒易之曰所覺不昧不知思慮之未起也而覺者奚其所曰思未起而覺存覺則理為而覺無迎也感既通而理行理即覺焉而理無將也無迎無將焉求其所第子悟曰思未起而覺不昧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是也又奚其所曰然

曰近儒所引程伯子之言曰天地間有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此正理孰存乎曰嘗試觀之非有人焉抹自井上則為正理其從之也則非正理是正理在井平在人心乎昔者司馬公兒時嘗舉石擊甕以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七

抹溺子是正理在石乎在甕乎又嘗考物而為之乎抑亦在司馬之心乎皆可辨夫稽參子本言中者天下之大本繼曰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以是知伯子所謂中所謂大本所謂正理固不在物也曰然  
曰夫人靈萬物心天地出於書與記近儒豈不諳哉而其譏楊氏之已易也曰人以藐然七尺之軀乃欲私天地為己物多見其不知量信斯語也則書與記之言妄矣其然乎曰靈萬物心天地者固不在七尺軀而以宰七尺軀者即以宰天地萬物者也且夫以



物觀之則天地大以道觀之則天地亦道中一物耳夫率性謂道修道則中和位育不在身外然則七尺軀則又不藐矣嗟乎是未易諳也曰楊氏之學何如曰楊氏吾不深知而已易難廢也

曰近儒曰未發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夫謂未發之中物物有之則發而中節之和亦當有之矣是犬與牛皆與人性無異皆當責之以中和位育之功也其可通乎近儒又謂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又云在人心者與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異夫然則鳶魚花竹草木金石皆當責以中

胡子衡齊

卷八

十八

和位育之功不獨人當窮物之理而物亦當窮人之理也其可通乎且夫中庸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本以人言未嘗及物也下文修道及君子戒懼致中和皆責在斯人亦未嘗屬物也而先儒乃強以人物並訓之亦誤矣夫大抵先儒欲證成在物為理一語以便格物窮理之說乃遂謂物物皆有未發之中則是堯舜所為精一而執之者今則物物皆有之是物物皆堯舜矣其可通乎雖然此無足多辨也乃若人物之性其偏全邪正以遠有無子猶未悉也則當為子竟之背者告子問生之謂性是以知覺為性明矣孟子

未嘗非之惟欲告子辨犬牛之性不可同於人以人得其全而正焉故也亦猶羽雪之白不可同於玉以玉得其堅而貞焉故也書與記所謂靈萬物心天地孔子所謂人為貴不以其與然則鳥獸雖有知覺亦不可以擬人而况草木金石乎且天之生人與鳥獸也其知覺之性則一而已至其氣質輕重清濁相為低昂而偏全異矣全則成正偏則成邪而邪正出矣何以言之蓋氣質輕清者近天為陽重濁者近地為陰故其最輕清得陽多者為上知上知全性無蔽者也輕清重濁陰陽互勝者為中材中材者性因氣質

胡子衡齊

卷八

十九

為通蔽而可上下者也最重濁陰多者為下愚下愚多蔽而鮮通者也自下愚而下愈重濁陰愈多漸易其形者為夷狄夷狄中之良者不以其例愈重濁陰愈多大易其形者為禽獸禽獸中之良者不以其例夷狄禽獸非其良者唯有蔽而已矣是則性一也而以氣質之低昂為偏全為邪正于是有人與禽獸之分故謂人性異禽獸者固非而曰同禽獸者不尤為非哉若夫草木金石則惟有氣質和勝而已蓋既無君臣父子亦無飲食男女其于親義序別信罔所着也乃謂其有性謂其有未發之中可乎又必謂其與



人心無二則斜而近于誣矣推其意惟欲以證成在物為理之一語而不自知其墮此耳然則物理之說愈不可通矣

曰近儒又以天性為本體明覺為妙用且曰天性正于受生之始明覺發于既生之後若是則受生之天性其稟也為無用之體既生之明覺其發也為無體之用受生與既生截然兩人也本體與妙用判然二物也其可通乎且天性者近儒所謂理也是理既正于受生之始矣乃後欲求理于物又欲求理于氣之轉折處其不為增懸濶而重駢拇乎苟謂此明覺者

胡于衡齊

卷八

二十

不出天命之性則此明覺胡為乎來哉又胡為其若是妙用哉天亦胡為生人以明覺而徒為無體之用哉若是則凡人之既生皆止為無體之用而已其可通乎乃不知覺一也未發則為體發而中節則為用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二則非也曰然

曰近儒曰今以良知為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有此良知否乎又曰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耶此近儒之憂憂夫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之獨有良知者必置之度外也曰近儒左矣夫使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亦無良知焉則亦孰知天地萬物之為

度內與度外也今如草木金石之無知則天地萬物自不相涉矣惟人獨有良知則固所以通天地萬物而理之者也良知之通天地萬物而理之是乃所謂天然條理者也苟謂良知而反外天地萬物是必如草木金石未始有良知者也曰近儒謂人物為度內者蓋推本其同得天地之理為性同得天地之氣為形焉故也又焉假夫良知曰此推本之說未為非也乃不知其所為推本者苟無良知則孰使然哉且夫孩提知愛知敬見入井而怵惕見酸醜而不忍當其時非惟不知推本而亦不皇為推本也則又孰使然

胡于衡齊

卷八

二十一

我嗟夫使人無良知鮮不以耳視目聽鮮不以鼻食我且將朔越其肝膽秦齊其骨肉子不以父父臣不以君君者蓋比比矣則以何者為天地萬物度內哉子獨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以良知弗痺故也非假推本而後能也然則謂良知為天理明矣曰近儒又言今以良知為天理則是理全屬安排無復本然之則矣此近儒之憂憂夫良知之涉于安排也曰近儒又左矣夫良知者乃吾人之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者也吾致其良知以應物是猶平衡定準以稱量天下之物者也夫是以順乎本然之則而不涉



于安排者也。今若舍吾天權天度，大星天寸而惟以窮索臆度，懸定物理之輕重長短，是未嘗平衡而欲以稱物，未嘗定準而欲以量物，則非獨涉于安排，且以顛越其輕重長短者多矣。又烏覩所謂本然之則哉？且終不知其所為窮索臆度者，則亦良知之末光者為之，而衡準則未見其平與定也。蓋亦反其本哉。雖然，世儒之良知固自在也，使世儒而先從事於平衡定準，為然後知天權天度，天星天寸，無事于窮索臆度為也。然則謂良知為天理，益明矣。

胡子衡齊 卷八 二十三

訓良乎曰：說文有之，良善也，賢也，長也。故書稱元良。孟子曰：良心曰良知，良能皆善義也。善固無不自然，而以自然訓良者，非本義矣。近儒又以知為虛字，知果皆虛乎？曰：一字而數義者多也。一字而虛實不倫者亦多也。如親仁字，本實義也。然而曰親民仁民，則虛用之。言行字，本虛義也。然而曰善言善行，則實用之。又若明明德一語，上明則為虛字，下明則為實字。良知即明德也。抑何疑于虛哉？甚哉世儒泥文執義之自為蔽也。雖然，君子明其大者而小蔽無多辨也。或曰：世儒必以無知覺者為性，然古今未有無知覺

之性。吾請折中曰：知覺之中正者為性，可也。世儒必以事物之有名義者為理，然名義亦人心之知覺者為之也。吾請折中曰：名義之中正者為理，可也。弟子以告先生曰：知覺之中正者性，善是已。名義之中正者乃所謂善也。今必曰名義生于物，不生于人心，又曰吾憂其近禪而畏虛，而以物理別之，是天蔽無瘳者也。亦復何辨？

胡子衡齊 卷八 二十三

烏能勝夫善治病者當究其原，彼釋氏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者是病原也。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乃至逃倫棄物而為之者，則病症也。何以辨之？昔有得寶鏡者，二其一磨，磨使明而懸照乎物，曰吾符書鏡之性而無愛吝也。其一磨，磨使明而磨滅諸篋曰：吾將令其長明而無復翳也。夫鏡非異也，磨礪非相遠也。然一則懸照而盡鏡之性，一則磨滅而令其長明則公與私之分也。猶之心性非異也，存心養性明心見性亦非相遠也。然一則以是盡己與天地萬物之性，一則以是而出離一己之生死，則亦公與私之



分也雖然聖人既公矣既能盡天地萬物之性矣乃未嘗以天地萬物撓已則亦未嘗不出離生死者也且夫文王不顯之德中庸擬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固有不存存不亡亡者在死生烏得而圍之又如孔子無意必固我而從心不踰矩則謂孔子之心終與形俱化焉吾不信也若是則釋氏所憂為死生大事者吾聖人無憂也為吾聖人之學又何必逃倫棄物以為出離計哉雖然吾聖人惟其公也故獨得其全焉又何辨之今夫一日之間方在詰朝冠擲未施文理未著冲冲融融胡于衡齊 卷八 二十四

若游于天地之初行乎萬物之始此一時也則黃老家類之及其嚮晦弛衣卸冠宴寢以息氓默默若處溟津內不知有已外不知有天地萬物此一時也則釋迦家類之夫惟至晝日為冠紳禮樂交際揖讓斤斤郁郁其應天地萬物較若星辰之燦川原之辨此一時也則吾儒家者類之嘗試較之自其偏一時而言則在晝日者為是而在詰朝與嚮晦者為非也自其全一日而言則在晝日者固是而在詰朝嚮晦者亦人之所不免者是故黃老釋迦各專一時之偏其過不可貸矣乃不知吾儒家聖人之大全則又

未嘗不兼有二家者也非故欲兼也亦猶全日之不能外其月嚮晦者也何則吾儒者存心養性以盡已與天地萬物之性此正脉不待言然使暴其氣則不能也故無暴其氣則兼有黃老矣而聖人固不嫌有黃老事也使不全歸則不可也故全生全歸則兼有釋氏矣而聖人亦不嫌有釋氏事也此聖人之所以為公而全也故程伯子曰句句同處處合然而不同則亦公私偏全毫釐之間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由之是則同此心性而毫釐千里出焉則學者所當早辨者也若徒分心為釋分性為儒吾恐心性終胡于衡齊 卷八 二十五

不可分則儒釋終不可辨耳吾故曰辨儒釋者當辨異于同而不當辨異于異乃為明也然則今之祛異端者惟辨異於同之中則彼且規其異而無不服惟示同于異之中則彼且追其同而無不悔彼亦天下之高朗人也苟有見焉則將曰公且全焉是無乏吾事也吾又何必為其私且偏而不為公且全哉若是則不但得其病原以治之而大阿之柄亦在吾儒不在二家二家之歸也有日矣所謂修其本以勝之其在此歟孟子曰歸斯受之嗟夫使孟子在今之日則亦如是而已若曰駢拇物理以自別于釋氏如回鑿



者之別于中常侍則徒自違其天矣嗟夫今之君子  
蓋重辨異端之名而輕遵其實知修其本之說而莫  
識本之所底假令今果有孟子則吾言是矣使竟無  
孟子又鮮不以予為推儒人墨者而壁壘戈鋌及射  
之矣予于今日也亦曷以辭

曰釋之家以三界惟心凡一身罪福果報以至天地  
萬物之治與亂皆歸諸已老之家曰天地大爐造化  
大冶凡一身富貴貧賤吉凶壽夭以至天地萬物之  
治與亂皆歸諸天是二家者之相反也孰則是曰斯  
二者皆是也唯吾儒為兼之吾儒不曰作善降祥作  
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是  
未嘗不歸諸已也不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行止  
非人之所能為也是未嘗不歸諸天也故曰吾儒兼  
之兼之者通之也不執一廢百也曰是亦可以見吾  
聖人之公且全也曰然

曰今之儒者之語學獨喜援二家言者何也曰是亦  
所謂不執一廢百也是故孔子問禮于甬比業于彭  
孟子且不廢陽貨之言而况其他乎程伯子訓孟子  
之勿正心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非釋家語乎紫陽  
夫子作調息箴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非老家語乎

且紫陽夫子既耄矣猶復較未同契其它文與詩至  
于廣成之風屢嘆息焉若程朱二夫子豈真從二氏  
哉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然則君子之  
學莫病泥文尤莫病執跡彼執一廢百者則執跡之  
為害也是故君子慎無泥文執跡以達乎全全

胡子衡齊卷之八終

胡子衡齊

卷八

四九五



# 柯子答問

〔明〕

柯維騏 撰  
吳大揚 輯  
方文沂

據安徽省博物館藏明隆慶  
四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七八毫米寬三一二毫米



序柯夫子答問

門人黃若獻撰

師弟子答問。助自孔門而孟氏列之。五教世儒。祖述莫盛於濂洛關閩。率有問答語錄。而延平答問。則專授考亭者。獻嘗讀其書。未嘗不慨然歎曰。嗟乎。是誠吾道管鑰也。今之人。往往束高閣而已。此其故。維何。談玄遠者。指以平。平事曠達者。斥為鄙。鄙而恍惚。欲窺吾道之門。墻者。又竊一超直入之說。曰。吾有欄柄。在於戲聖賢。既

遠繼軌。迭興枯項。茂有聞。乃吾師希齋柯先生。以豪傑之才。志聖賢之學。嘉靖初。登第授南曹主簿。雖即疏病歸。彌勵素業。於聲利泊如。而貧賤患難。不墮獲也。杜門四紀。所著有宋史新編。史記考要等書。為海內傳誦。雖復萃郡中諸生。三百輩而授之業。諸生才雖人人殊。要皆慕古之道。而先生立赤幟。以指麾。羣迷不特講義之。諄諄而已。或質所疑。則隨叩而應。多出昔人所未發。君子謂先生上接四儒之緒。獨延平乎哉。

獻未及門時。雅切嚮往。心既得拜先生。東山之麓。童顏鶴髮。正襟端坐。蕭蕭如也。雍雍如也。問發一二言。別理道。商略古今人物。洞若觀火。他日侍坐。盡舉前問所未解者。以問先生。先生條分縷析。則積疑頓開。先生有大造於諸生。獻其尤也。同門彙編答問九十餘條。欲刻與講義並傳。獻也不能無言。獻惟聖賢之用心道而已。不待已而言。以明道也。凡先生所著。莫非為道計。而是編則博而歸之約。闡明義理。尤備云。以解心。則性命之蘊彰矣。以解學。則邪正之路明矣。以解經。傳則聖賢之秘顯矣。以解史。則往代之人材治體。亦可槩見矣。折衷諸子。羽翼六經。道業載之。彼玄談曠論。與夫一切欄柄之說。蓋異日語也。嗟夫。道若日星。千載共見。披抉雲霧。既有其機。則因明求至。我等庸無責耶。謹序。隆慶四年庚午春二月初吉。



柯子答問目錄

柯舉

卷之一

心解

卷之二

學解

卷之三

經解上

卷之四

經解下

卷之五

傳解

卷之六

史解

柯子答問卷之一

門人吳大揚類編

門人方文沂續編

不肖孫茂竹校正

心解

吳大揚問古人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二者果以求道乎抑尚有其要乎今之年少者事於詞章年長者紛於家務均之為心累者如之何而可得乎道耶

答問

卷一

一

曰學者求道固在於內而誠敬外而踐履然其要則在立志志立則誠敬常存踐履愈篤矣聖門之訓不廢游藝既能誠敬踐履以餘力玩弄詞章非游藝而何人之一心酬應萬事家中庶務處之不欺其心即為誠敬不乖於義即為踐履詞章家務二者所謂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也方文沂問其實之心謂誠嚴肅之心謂敬易乾言誠坤言敬不相兼也伊川在舟中曰心存誠敬者何



曰誠與敬義雖各異所資以約情定性則同故經傳言誠不言敬言敬不言誠如乾之閑邪即坤之直內何分別之有大抵誠敬不相離程子嘗云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故兼言之也

劉獻策問周子以寂然不動言誠朱子以真實無妄言誠何以不同

曰周子之學得於易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至神其孰能

答問 卷一 二

與於此故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究其說則寂然不動永無思無爲而言所謂無欲者此也所謂無妄者此也周子嘗解易無妄曰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亦解易無妄曰無妄者至誠也朱子謂真實無妄蓋本於此

陳觀海問恭敬二字孔子分而言孟子則合而言如何

曰恭在容敬在心故孔子於君處於執事分而

言之心敬斯容無不恭苟敬不存則偽恭而已故孟子於交際幣帛合而言之

鄭光井問春秋人物如吳季子掛劍事嘗謂克此一念即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歟

曰然蓋能存其良心故能輕視外物掛劍特其小耳至於千乘之國棄如敝屣世之人嗜寶貨與貪位慕祿者皆喪其良心也

黃陽問明道定性在於大公順應而戒其私智他日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反身而誠乃爲

答問 卷一 三

大樂陽意仁性中物誠敬存而不懈自無私智馴至於樂而性定矣二說似相發明

曰程子定性存仁二說固相發明亦可見求道次第設求定性茫然無依據惟識仁而存之則與定性同歸程子又嘗曰仁者心之生道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足以發明識仁而存之說

林澗問孟子嘗論人之良心發見於平旦乃又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蹠之徒也則良心



安在哉夫農工商賈皆率為利豈亦蹠之徒歟不然必別有所指矣

曰良心見於平旦者常也鷄鳴而起率為利喪良心者失其常也彼農工商賈各執其業以營其生豈不率為利然農之所得者已之力工之所得者已之技商賈之所得者已之贏無害於義則無害於良心矣故子貢貨殖樊遲問稼圃仲尼特以非士之所當為而未嘗以其事之不可為也若夫貪冒之夫圖利喜賄曾不顧

答問

卷一

四

義理自問并細氓以至士大夫上下交征惟日不足夜氣所存之良心特喪無餘孟氏謂蹠之徒殆若人耶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良心也所以異於盜蹠者亦此良心也細氓無論矣士大夫乃甘為禽獸盜蹠而不耻可怪哉

林兆箕問程子曰善惡皆天理王陽明先生亦曰善惡只是一物夫善惡兩端如水炭然即如二公之說則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亦未可非也

曰程子言天下善惡皆天理又言天理中物須有善惡蓋指氣質之性也程子他日論性發明尤悉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如就下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清濁雖不同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澄治而使之清却是元物水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即此說也王陽明言善惡只是一物不為無據彼謂性惡與善惡混者可見其非矣

答問

卷一

五

黃鯉問自古聖賢皆以主靜為要顛也從事而未嘗一日讀易至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始悟思慮之相尋無間猶朋類之相從不已此心所由以不靜也意宜除去思慮不知其法何如

曰思慮與主靜自不相妨苟思慮得其正則無私欲之擾雖動亦靜也夫思慮皆由於心心之



神明豈與枯木死灰比而儒者爲學亦豈如佛氏忘其心無所用哉蓋萬物之理吾不可以不窮古人之訓吾不可以不繹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常有變吾不可以不酌其宜故書曰思曰睿又曰弗慮胡獲苟思非所當思慮非所當慮是存養之功未至能主敬焉有此病乎若仲尼繫易及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乃至聖地位非可易窺程子所以戒謝顯道也

答問

卷一

六

而已矣宋儒張南軒乃謂學所以收放心而存良心其旨同與

曰心卽性也學以明其理而實踐之則放心歛而恒性存矣孟子之意重在求放心張南軒之意則重在學互相發也然有要焉程子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俞維守問胡五峰曰天理人欲同行其情同體其用朱子以同體其用爲非他日朱子釋程子善惡皆天理謂放火殺人至惡若把火

炊飯或殺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又云道理有面有背順之則是逆之則非有此理則有此惡故皆謂天理此說與胡氏奚殊也竊疑之曰胡五峰謂天理者對人欲而言然天理翻而爲人欲其本固同譬如貨財本資以濟衆乃因以剝民又如女婦本資以興家乃因以亡國不可以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乎程子謂天理者指物理而言蓋善固天理而惡不可謂非天理譬如飛鳶旣翔于太清乃競于臭腐又如遊

答問

卷一

七

魚旣潛于深淵乃貪于芳餌斯不可以觀善惡皆天理乎吾謂胡子之論與程子將無同何朱子以爲非耶他日朱子釋程子善惡皆天理借放火殺人面背順逆爲喻雖與程子稍別實與胡子相符豈朱子前此未定之見與抑語錄出於門人所記有誤與要之論議異同亦不必辨學者察於善惡之幾求以存其心養其性斯諸儒教人之意也詳見答林兆箕語中

柯子答問卷之一



柯子答問卷之二

學解

吳紹馨問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後世言理學者必稱焉或謂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西銘揭示進為之方竊疑圖之所載豈無進為之方而西銘於造化之原容有所未及乎後之說者又有謂各就所重言之不知果然否曰太極圖言萬殊本於一理西銘言分殊由於理一其明造化者同太極圖言君子所以全乎

答問

卷二

天西銘言君子所以事乎天其示進為者又同不可以太極圖明造化為重西銘示進為為重也然謂之進為則可謂之進為之方則不可太極圖進為之方則通書之無欲是已西銘進為之方則東銘之慎言動是已

鄭光昇問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昇也嘗玩始復之圖考四仲之命則曆理可求顧布筭推步之學寔有未喻

曰曆自黃帝以來官有專職至後世術人人殊

揚子雲作太玄推其數以合於曆邵子稱其兼知曆理然程子諸儒或謂其無益或謂其勞而且拙則太玄不必作可也邵子曆法程子亦嘗稱之至他日談論數學雖悟一倍法畢竟不復省記則曆數不必精亦可也儒者當用力於道德性命外此皆非孔孟之訓矣

又問鳳凰以聲召和龍馬以象洩秘神龜以數顯治乃人為萬物之靈士為凡民之秀而樂律象數之學鮮有知者不亦有媿於物耶

答問

卷二

十一

曰鳳凰龍馬神龜或聲合樂律或文協象數物之瑞者也今太常司天所掌樂律象數率皆精習世曾不與瑞物比而士弗之習亦豈以不如物為媿蓋生人之道至大區區技藝特問學之餘耳若蜂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唯鳩之配耦鶴鳴而子和鶯鳴而友應士有一不如物乃可媿矣

周天祚問邇者郡判劉公某奉委盤糧風塵清面因嘆曰吾面被塵一水可滌假令胸中



如是殆非水之所能滌也彼在仕途而自警  
若是殆亦可以警學者乎欲滌胸中之塵如  
何而可

曰物欲者穢心之塵也克復者滌心之水也湯  
之盤銘卽滌心之義容有仕者學者之間哉但  
仕者有勢力可獲餽遺故易耽於貨賄學者無  
拘束易縱耳目故多耽於聲色爲欲不同其爲  
心之穢均也苟自覺其穢則克復之功可施若  
不覺其穢而日恣以自娛末如之何矣

答問

卷一

三

王應期問宋儒程子朱子語道統者歸之矣  
若 國朝理學名臣錄所載十五人其間學  
力之純克養之粹果有可以方之程朱否  
曰自古傳道之統者匪獨道備於身而已蓋有  
垂訓萬世之功焉孟軻之後千餘年有周程張  
朱者出濂溪太極圖通書明道定性書異端辨  
伊川易春秋二傳橫渠東西銘正蒙考亭綱目  
及四書群經集注其羽翼經傳者實詳且盡故  
語道統繼孟軻者必曰四儒非但程朱也我

明楊月湖輯理學名臣十五人繼作者又不乏  
人其正論粹養謂之得宋儒之理學則可謂之  
得宋儒之道統則不可何則著書立言以羽翼  
經傳者寡也

丘吉問士之所學出則立功處則立言言及  
鄉之利病動有司而濟斯人雖謂之立功可  
也前今日所患莫大於兵食而徹桑有備以  
貽鄉人億萬年之福可弗講乎

答問

卷一

四

曰先儒謂士不必有位行道爲功業但有以及  
物卽爲功業賢所望於立言以福鄉人其意同  
也然須當事者有愛民之實又有虛受之心乃  
可否則言者不以爲越必以爲踈矣就使不然  
亦徒一時之計耳若 廟堂能擇人而又任之  
庶幾是食足兵億萬年之計也  
林炫章問孔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又曰四五十無聞斯不足畏然衛武公年  
過九十作抑詩以自警而國人稱曰睿聖時  
果足限乎



曰中人之學必待積累苟非及時勉勵鮮能有成若衛武公九十造聖不可以常理論學者慎毋以藉口也然武公亦豈可法耶史記載武公弑兄篡國則有匪之頌與睿聖之謚乃出國人之詆豈可為據仲尼刪詩存抑與淇澳及賓之物筵者取其詞焉耳矣

宋萬葉問 今制以文取士士無論得失奪志只如文字不着意則不工有意求工又似務巧言以悅人如先儒所謂俳優者不知如

何得於此心無累

曰士遵 時制工舉業之文非悅人以求售也蓋物有常止之處雖之制器然器以精為止弗精則非器文以工為止弗工則非文有道之士窮理居敬無一事之敢苟文詞之工乃其能事心奚累焉夫人幼而洒掃應對長而負薪操耒凡分所當為者皆道矧為文乎程子謂作文害道比之俳優殆為不知道者發耶

馬龍圖問自古論學往往以動靜並言而程

子則曰纔說靜便入於禪氏之說何也

曰靜者體動者用體立而後用行求道者於動靜可偏廢乎程子戒學者說靜蓋靜知存養乃可否則類禪而空寂矣程子他日又嘆靜坐為善學蓋就知存養者而言否則坐禪而入定矣合而論之求道者不可不靜而不可以徒靜存養之功則主敬而已

方夢奎問吾儒非從事修煉者鮮談佛老宋之張子程子皆有志孔氏之學何乃沉溺佛

老累年始悟其非耶或謂二氏之教與吾儒有近似者不知其近似與其非似者何如

曰佛老誠與吾儒有近似者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別與吾儒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不近似乎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與吾儒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近似乎其言雖間相似其術則迥不同吾儒曰盡心知性佛氏曰明心見性吾儒曰存心養性



老氏曰脩心煉性夫明心見性則以覺為真機其弊必至於絕欲棄知視吾儒惟精之旨豈同乎脩心煉性則以退為長策其弊必至於貪生罔利視吾儒惟一之旨又豈同乎大抵老氏之虛無佛氏之寂滅均之絕倫而遺世吾儒靜而明通動而公溥歸於盡倫而經世其為不同尤章章者宜張程二儒先迷而後悟也

黃幼柏問朱子言天理苟明不須講學夫陸子之學所以近於禪者正在於此竊疑朱子

答問

卷二

七

此言非其本意

曰士之講學正所以明天理也設明天理而輟講學則天理有時而晦矣孔子至聖尚憂學之不講矧中人以下者乎朱子嘗對門人言世人陽慕講學而設心圖利故矯之曰天理苟明不須講學蓋有為之言也

林庭薰問程子謂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學顏子之學則入聖為近他日朱子答張敬夫論存養書引程子此言為證然則舍

孟子而學顏子果為不易之論與

曰顏子孟子並命世大賢也孟子言為學曰收放心言養氣曰集義言事天曰存心養性其與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得善而服膺三月不違仁未嘗不同學孟子亦豈無依據惟是顏子久伏陋巷而涵養之功純孟子周流列國而用世之念切此則不能同耳程子慮學者之不務內故以顏子為訓又嘗曰有顏子之道德必有孟子之事功卽此意也朱子答張南軒論存養亦援

答問

卷二

八

程子之說其說實出於周子所謂學顏子之所學誠不易矣抑孟子之道傳於子思子思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孔子唐韓子欲人沿流溯源故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與宋儒之旨異云

柯子答問卷之二



柯子答問卷之三

經解上

林萬祺問文王繫乾卦之辭曰元亨利貞朱子本義謂大通而宜於正蓋宜於正則大通也程子之傳則四德並重與仲尼文言意同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朱子豈不知文言乎殆必有說

曰仲尼文言即文王繫卦之旨欲世之君子體乾而行四德耳朱子示占者而重於貞以屯隨

本問

卷三

七

臨革無妄五卦之辭皆曰元亨利貞而坤卦亦

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欲其一例也然易者變易

也乾卦四德並重他卦獨重於貞亦何不可

林鑑問易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儒

黃四如謂此句易總腦處若然則六十四卦

皆教人以處憂患也乃孔子但舉復謙恒

損益困井巽九卦何耶

曰文王演易於姜里中故仲尼云作易者有憂患他章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言憂患之詳如此

文王所以處憂患者不過自履至巽九卦而已

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姜里

西伯之臣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

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而作豐邑閔夭

為此謀殆亦巽以行權者耶黃四如謂憂患一

句為易總腦乃推廣仲尼之意

黃若獻問乾坤易之蘊也乾象為馬取其健

坤象為牛取其順然屯無乾亦有馬象離無

坤亦有牛象何與聖人助陽抑陰故於復憊

憊馬惟欲陽之長也至乾之首乃曰潛龍勿

用於婚媾備馬惟恐陰之盛也至坤宜益蔽

其戒而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乃並辭稱之

安在其助陽抑陰也

曰文王作卦辭周公作文辭仲尼作彖傳及繫

辭說卦諸傳三聖雖發明伏羲之蘊積取象不能皆同說卦之傳曰乾為馬坤為牛乾爻之象

本問

卷三

二



則曰龍不曰馬坤卦之象則曰馬不曰牛此馬牛二象不但見於屯離而渙遊萃睽明夷大畜諸卦皆有之不必係於乾坤也說卦之傳又曰震為龍乾之爻取馬坎為豕姤與大畜之爻取馬離為雉萬與旅之爻取馬巽為雞中孚之爻取馬兌為羊大壯之爻取馬因爻取喻不但馬牛二象為然也夫仲尼後聖寧不嫌與前聖異耶蓋說卦與繫卦繫爻其體各別況易者變易之義胡可一例拘也至若乾之初六曰潛龍勿

用疑非助陽之詞然一陽初長當相時而後動示以勿用為陽謀也謂非助陽可乎坤之上六

龍戰于野疑非抑陰之辭然六陰極盛必遇爭而後阻示以龍戰不為陰謀也謂非抑陰可乎

劉寅問易卦兼取象者十有四其屯師蒙訟節井渙困蹇未濟皆與象合若解既濟則脫于險阻矣雷而宴樂比而親附則非艱虞孤危矣乃亦有坎象何歟

曰解有未盡則當早圖既濟不通其變則勢必窮窮必亂雖宴樂矣陷罪伏于談笑雖親附矣干戈起於蕭牆四者皆未可以晏然處也故聖人竝取象于坎以示思患預防之意

鄭邦治問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程子朱子之說竝以中行承上四者而言象辭乃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何居

曰賢才用則世道泰故泰之初六與九二皆以用人為言九二包荒其凡也剛之過中者不廢遠而無籠者不遺孤而無朋者不厄皆包荒之事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曾曰唯問易繫辭之十二章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第五章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形而下者乃謂之道者何五章又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皆陰陽所為也亦可謂之道否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兼道器而言蓋陰陽



器也所以為陰陽者道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雖陰陽所為亦道也道即太極其在人則為性能盡其性則太極在我矣孟氏性善之說寔出於此

林兆珂問易之為道更四聖而始成而曰周人之易者何也且其言皆天地陰陽之理微乎微乎而傳者每以占為言則易豈專為卜筮設耶

曰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

卷三

五

歸藏三曰周易蓋夏之易曰連山殷之易曰歸藏周之易乃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故名周易是時尚未有仲尼十翼也先儒賈氏謂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為古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古則三易皆為卜筮而設朱子本義專主古不為無據然古者聖人教人卜筮以開物成務其道至大彼太卜所掌之法特得其粗耳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下筮者尚其占其一也夫人心有疑則卜筮無疑則否仲尼又曰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斯學易之法何止卜筮耶

方文沂問邵子詩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蹊天根豈識人何謂天根月窟而是以盡人物又曰三十六宮皆是春大易無三十六宮之文不知何所指若就八卦而言則卦有陰陽何謂皆春

曰據邵子所傳六十四卦方位環布之圖考之純陽者乾卦在午方而姤卦接於乾純陰者坤

卦在子方而復卦接於坤陽極於午而生於子

卷三

六

是陽根於復故曰天根陰極於子而生於午是陰窟於姤故曰月窟陰陽相生而不已天地萬物盡在範圍邵子分人與物蓋互文也三十六宮蓋八卦之畫如其數又乾一疊至坤八亦如其數又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四方相對皆九畫合四九亦如其數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生意無窮故曰皆春以上解易



吳大揚問虞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  
豈訟可乎夔曰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夫放齊  
以豈訟爲啓明不幾於放堯乎朱豈訟於堯  
之訓德讓於舜之庭舜之德化乃盛於堯耶  
然朱從親之令以天下與人初無逆詞且遜  
順北面於受天下之人殆非爭辯不道忠信  
者倫不可謂不啓明也而天下後世之論如  
孟子曰丹朱之不肖何與

曰存敬畏於燕閒幽獨之地非賢者不能整矜

答問

卷三

七

持於廣衆大廷之中雖常人可勉豈謂丹朱豈  
訟蓋天子之間察於燕閒幽獨檢矣彼謂啓明  
非謂德讓非謂乃特自廣衆大廷覽勉者觀  
之耳使朱果化舜之德華心易行顯微一彼則  
禹何惜其傲虛慢遊等事爲舜戒耶其失天子  
就虛宿設或怨望爭辯無人臣禮是謂悖逆無  
道容但不肖而已乎

王應期問武王有疾太公召公曰我其爲王  
穰下周公曰未可以成我先王豈蓋卻二公

之下也夫臣之愛君與弟之愛兄其心一也  
當時二公從其部公固得自以爲功矣使部  
之不從不知公將與二公同穰下乎抑將以  
請命之事告於二公乎

曰至治之朝群臣協和未嘗求勝已說而強人  
以必從也當太公召公欲穰下也二公不以周  
公之部爲非設二公不聽其部周公亦必不固  
執以爲是或遂告以請命之事未可知也周公  
之欲自爲功也意以已與三王祖孫一氣而弟

答問

卷三

八

爲兄祈死實出至情庶幾易於感格而瘳武王  
之疾耳其曰未可以成我先王豈推詞以對所  
謂言不必信者也

方洋問箕子洪範五事思若其一仲尼贊易  
乃曰無思者何

曰洪範之思賢而造於聖也故曰思作睿睿作  
聖易之無思聖之入於神也故曰無思也無爲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至神  
其孰能與於此然必由思乃能無思學之序也



周天祚問蔡子註書金縢周公居東為避居  
乃朱子註東山詩為東征或言朱子晚年自  
覺其誤但未及改正不知然否

曰註釋之家各隨所據蔡子則據鄭氏朱子則  
據孔氏若謂朱子晚年定論未及改正則諸儒  
皆推尊朱子詩傳竅精豈有未及改正之理且  
蔡子書註與朱子異者頗多予不狎于不順蔡  
云不順理之人朱子註孟子云不順理之君閏  
月定四時成歲蔡云天遠地左旋一日一周日

答問

卷三

九

麗天亦遠地一周朱子註詩十月之交云天左  
旋於地日月右行於天雖若異同要皆有據豈  
朱子亦未及改正耶竊疑蔡子之註或參門人  
之手故若此抵牾耳

茂竹問書錄秦誓於篇終邵子謂孔子知周  
必為秦其說然否但錄魯費誓者又不知何  
旨

曰秦誓之詞有合於帝王之道故仲尼錄於書  
之末周之為秦兆已先見若謂仲尼預知殆未

必然但季札於歌秦知其能夏始大與邵子之  
說亦非誣也其錄魯之費誓與詩錄魯頌意同  
蓋伯禽為周公賢胤僖公為周公賢裔並能舉  
膺懲之法周公其不沒矣仲尼思慕周公故於  
刪述每致意焉 以上解書

丘昌驚問商周有天下俱改正朔不相沿襲  
商以建丑為正月伊訓乃曰元祀十有二月  
周以建子為正月而建亥則十二月也詩十  
月之交朱子以為夏建亥之月皆不妨於正

答問

卷三

十

朔耶古公商之諸侯周公述其處西之俗曰  
七月流火亦是夏時而於建子之月乃曰一  
之日當發是以子月為起數固不待武王開  
國也重建子則又何耶

曰夏數得天商周兼用不廢商止雖建丑周正  
雖建子而詩書所載皆仍夏時詎相妨也古公  
居西以建申為七月亦是夏時而於建子之月  
曰一之日則子月起數不獨周為然也呂東萊  
曰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蓋舉而迭用之然周



開國正朔與夏時並行亦可見武王周公之達  
孝不違先公之故俗也

朱校問詩兔置之武夫漢廣行露野有死麇  
之貞女說者推本文王之化然武夫之賢未  
聞登之於朝貞女所防淫僻之徒而化弗及  
焉其故何也

曰文王有麟趾之德斯有兔置之武夫有開雉  
之德斯有漢廣行露野有死麇之貞女然文王  
不免遺兔置之賢豈朝皆俊髦而位有限抑韜

答問

卷三

七

其光耀而世罔知乎至於貞女所防者皆文王  
之民乃猶有淫僻之行理固不可得而齊也夫  
天之道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至治之世善人  
分數多惡人分數少設其人皆善無惡則上師  
之官不必設堯舜其猶病耶

黃若獻問司馬遷言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  
僅取三百之有公於義者而淫亂若鄭衛猶  
存何也或謂存以示戒則一二篇章足也焉  
用若彼之多也若巧笑唐棣等作或可以悟

禮或可以喻仁頌不愈於新臺桑中之音乎  
聖人去此存彼又何也

曰詩素以爲絢可以喻禮唐棣之華可以喻仁  
此儒者講學之資也若今仲尼所定者取其關  
於國家治亂予以垂鑒戒焉列國惟鄭衛多淫  
詩仲尼因而悉錄庶見其俗之不媿俗之不媿  
由政之不臧故衛爲狄滅東徙鄭終春秋世因  
弱魯不得與齊魯秦晉比治亂之效不亦明甚  
乎其云三百篇合於義者司馬遷之誤也

答問

卷三

七

鄭御問詩稱太王始翦商朱子註泰伯云太  
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夫太王賢諸侯也  
考其時乃在武丁朝諸侯之後有是心焉尚  
可以稱賢乎無是心也則泰伯非以天下讓  
不足爲至德矣

曰武王既克商後之人追論開創之功歸之太  
王蓋太王能擇賢傳國以啓王業也翦商之頌  
正指傳國而言猶書云肇基王迹耳太王之心  
豈敢逆料百年之後商王紂惡而子孫興王但



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道之濟於天下者亦弘矣泰伯之心即太王之心程明道謂泰伯為天下而三讓言其公也伊川謂立文王則道濟天下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此說誠為至當其讓諸侯之國何害為至德耶朱子註文王至德弁及泰伯欲其一例故不用程子之說黃正望問季札有言小雅其周之衰乎王通非之曰小雅惡乎衰其周之盛乎二說孰是曰小雅有盛有衰蘇子瞻嘗斷季札知其衰未

答問

卷三

三

知其盛王通知其盛未知其衰其說得矣

朱元良問鄭衛皆非正音乃孔子獨曰放鄭聲孟子獨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何耶朱子謂鄭之淫詩多於衛且衛詩男悅女鄭詩女感男衛猶有刺譏懲創之意鄭無復庶媿悔悟之前以此別優劣其說果盡否曰孔孟皆惡鄭聲而不及衛朱子之說固然詳而究之鄭之淫詩豈但如朱子所云而已叔于田舊說以為淫詩蓋叔者指所悅而言與仲也

意同雞鳴鶴亦以為淫詩蓋得鳥為而意謂之不以奉舅姑不以供賓客乃夫姑自為樂此何俗哉解佩以贈所愛與贈芍藥意同然則鄭詩共二十一章其不淫者惟緇衣太叔于田清人羔裘出其東門五章已耳且衛詩自其姜至襄公之母凡六婦人皆止於禮義其優於鄭豈不章章乎

答問

卷三

十四

國故孔子刪詩後即其詩而名之曰王風物

非以其體制之異也林次厓以為風自有風之體雅自有雅之體竊觀黍離等篇體制曷嘗有其俗講文義多以為燕享不行而小雅亡朝會不行而大雅亡則是黍離之外又別有不載之詩疑於本音有矣曰風雅頌之體不同朱子蓋兼二說一說里巷之詞曰風朝廷之詞曰雅郊廟之詞曰頌一說風有風之體雅有雅之體如次厓所云也然當



以里巷朝廷郊廟之說為正朱子又註小雅云  
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也以燕  
享朝會不行解雅亡之義良是風雅頌之正者  
周公所定黍離不列于雅而名曰王風非孔子  
所定蓋季札觀樂為之歌王乃孔子自衛及魯  
以前事或當時之賢者所定而孔子因之耳

茂竹問合秦晉二詩觀之晉為堯舊都其世  
已遠而蟋蟀之節儉猶存秦為文王舊都其  
世尚邇而二南忠厚遽變為無衣之強悍堯

之化果尚文王之化歟

曰堯之節儉至晉猶存固也若以秦習強悍疑  
文王忠厚之衰雖先儒有是說吾不以為然夫  
無衣戰鬪文王武功之餘烈也其周室水木之  
念同仇歡愛之情比之兔置腹心之夫無異獨  
以強悍目之可乎載觀渭陽別身念母之不見  
兼葭懷賢道阻而欲從晉秦風也不彷彿二南  
之忠厚耶夫秦特其近者若化行江漢歷數百  
年未嘗泯滅何者江漢之地其後為楚楚之衰

也有遭讒被放而投身汨羅比干齊忠焉其亡  
也有思楚逃秦而移家桃源言陽比節焉以夷  
狄之國猶有若人非漸染文王之遺化哉二聖  
人之化勿以優劣論也 以上解詩

柯子答問卷之三



柯子答問卷之四

經解下

龔霖問春秋桓公六年書子同生胡氏傳謂明與子之法近世蜀中席氏謂書子者明其為桓公之子不以胡傳為然如何

曰胡氏謂公天下者與賢家天下者與子與賢貴於得人與子定於立嫡時高宗未有子育宗室子二人於宮中胡氏將以傳進呈此論詎無謂哉席氏之說蓋據朱子詩展我甥之註稱其為齊侯之甥且明其非齊侯之子殆非春秋之旨夫談經者非徒解釋文義要須關係世教胡氏得之

黃若獻問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晉文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滿晉文公譎而不正此萬世公案也按桓公任管仲作內令以寓軍政指珍幣以榮惑諸侯若滅遂會穀之事其所圖營安在為正文公伐原以信大蒐以禮即此兩事殆庶幾乎道未必皆為譎也

曰齊桓之召陵服楚葵丘尊周其勳茂其忠者可謂正矣即有微瑕固可掩也晉文之城濮勝楚河陽召君其謀諉其事恃可謂譎矣即有小善不足償也孔子於桓曰正而不滿於文曰譎而不正各舉其重者而言耳抑孟子有云以力假仁者伯似與孔子與桓之論相反蓋孔子多其一匡之功故其詞恕孟子嚴於王伯之辨故其詞直學者當合而觀之

唐師錫問春秋隱公即位元年書曰春王正月二年以後並不書正月只書春王二月或春上三月桓公即位元年二年書曰春王正月三年以後不書王者十四年只書曰春正月或春二月夫隱無正桓無王皆仲尼筆削之大者胡文定於桓有傳而隱則無傳何居曰桓無王胡氏於桓三年之傳發明悉矣隱無正則公羊穀梁於隱公薨傳並及之但穀梁之詞晦不若公羊之詞顯公羊曰隱將讓國于桓不自有其正胡氏意或取之而不必贅也夫



隱在春秋中何媿曾子臧吳季札春秋彰隱之善所以甚桓築弑之惡其托始乎隱豈特以周室陵夷之故哉

黃其昌問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胡文定作傳謂仲尼以夏時冠周月且引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以証周不改月引秦紀元年冬十月以証周不改時王陽明著春王正月論謂春秋所書乃周時周月然則文定誠誤耶

曰商周既革命改正朔則必改月與時自漢儒

答問

卷四

三

孔氏有是說漢去古未遠必有所稽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漢律曆志曰以殷十一月為周正月戊午渡孟津則建子為春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曰春二月己丑日南至則建丑為春也斯可以証周之改時改月矣若太甲即位元年正月伊訓稱元祀十有二月乃商之史臣以夏時紀事豈可以証不改月乎秦建亥為正見於漢史曰元年冬十月時月仍夏時弗改但以冬為歲首乖謬殊甚豈可以擬商周之制而

証不改時乎春秋隱公元年曰春王正月者乃周之時月仲尼未嘗有筆削胡文定謂仲尼以夏時冠周月是以周不改時猥同閏秦之乖謬而引証秦紀不亦左乎且稱周月則月已改矣顧引伊訓以証不改月非所謂以矛自刺其盾耶厥後蔡九峰註商書亦據伊訓秦紀以及孔氏之說無乃祖述文定歟文定九峰之書今制列學官何燕泉誦習已久尊而信之其註家語亦引伊訓秦紀以辨洪興祖改月之非則因

答問

卷四

甲

襲之見也王陽明著春王正月論不以文定為然其曰陽生於子而為春始陰生於午而為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則周制與易卦符合蔡虛齋亦有是說惜胡蔡之識不及此也大抵諸儒惑於不改時月者蓋未知商周正朔與夏時並用耳胡氏傳梁闢世教獨此傳為程子所誤要皆滯於仲尼行夏時之語學者毋以為全書病可也



郭文表問春秋隱公元年胡安國作傳謂仲尼取義於乾元坤元而望入君以體元宰相以調元湛甘泉先生著春秋書謂胡氏穿鑿如何

曰元年者春秋之首章胡氏發明體元調元之義關係世教甚大使學者讀之有以擴其胸襟君相讀之有以盡其分量甘泉安知非仲尼本旨以為穿鑿耶夫易之繫卦繫辭其辭悠遠然君子咸謂得伏羲之心者心即理也通於理則

答問

卷四

五

不遠於心矣胡氏元年之說亦通於理而已詎不待仲尼之心哉 以上解春秋

余起鳳問曾子易箒謂得正而斃豈以用大夫之箒為非正歟以曾子省身克己焉肯一日安於非正必待童子言耶

曰箒無崇卑之別非輿服之比季孫所賜雖華美臥之不為僭但病而不起則此箒為所污遂為棄物非所以全大夫之賜也昔孔子於魯君賜生必畜苟以大夫華美之賜而置之不吉是

為弗恪安得為正彼童子者乃曾子之門人病未亟童子固知之不之言曾子不知其病之不起不之易及童子見其病之亟乃言之至再曾子乃悟之而弗安遽命易箒曰得正而斃諸家解此者皆不得曾子之心

黃若獻問記有朝祥暮歌子路笑之孔子謂踰月則其善乃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既有餘哀不成聲踰月而彈不亦善乎

答問

卷四

六

非以為娛乃習於禮樂耳三年之喪禮樂盡廢既祥而祭於禮為宜祭與歌不同何必踰月仲尼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雖餘哀未忘不可廢先王之禮也按記又載子夏除喪而見子之琴彈之而不成聲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除喪而見子之琴彈之而成聲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二子既除喪必非踰月乃見夫子夫子皆予之琴必不以非禮為教聖人以禮教人亦以禮處已也



方大孝問古者喪服大功稅小功不稅稅者  
追服也曾子謂小功不稅為不可唐韓子亦  
疑之宋劉敞謂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於  
文者何

曰小功不稅似非厚道故曾子韓子疑之然八  
功稅者親也小功不稅者疎也親疎之別則禮  
之文而情非所論也宋劉敞之見如此或以為  
薄然所據古禮君子不以為非也夫古禮寧獨  
小功不稅為可疑哉父在子為母服期豈不云

答問 卷四 七

薄蓋亦禮之文而情非所論矣

崔公升問孔子有言曰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  
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  
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  
春秋之失亂詳載禮記經解篇不知學者若  
何可以免此六失乎然孔子讚周易脩詩書  
定禮樂作春秋不宜自稱述無乃非孔子之

言耶

曰學者博而寡要則勞而少功故治詩者其要  
在於辨美刺斯不至於愚矣治書者其要在於  
稽治亂斯不至於誣矣治樂者其要在於審和  
平斯不至於奢矣治易者其要在於察吉凶斯  
不至於賊矣治禮者其要在於適中正斯不至  
於煩矣治春秋者其要在於明褒貶斯不至於  
亂矣然此六經仲尼未及脩定而春秋則王室  
及列國之史耳古者記事之書槩謂之春秋如

答問 卷四 八

韓宣子適魯見春秋是魯之春秋也羊舌肸申  
叔時皆教太子以春秋是晉楚之春秋也況周  
老聃楚倚相晉董狐齊南史魯史克皆號賢者  
其書可以垂教禮記所載為孔子之言無疑矣  
黃一藩問伯魚於出母喪及期而猶哭聞孔  
子之歎而止子思於嫁母哭于孔氏之廟聞  
門人之言而止子上於出母不為喪以子思  
命也三世事同而禮異何歟  
曰禮為出母則而為父後者心喪而已伯



魚子上皆為父後者伯魚服期猶哭非過乎子思於嫁母義絕不宜哭于廟偶失而知改善矣其不令子上喪出母蓋守禮之正不敢擬於其父而推尊其父曰道隆從而隆道污從而污以為斟酌隆殺宜爾也然有孔子在伯魚豈得自專夫出母義雖絕而情不可絕因情而處其厚觀過而知其仁故仲尼不禁乃聖人時中之事也若子思之禁子上則賢人之事也

李多見問禮雜記云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

答問

卷四

九

毋弗能上也使其子主之石梁王氏以為無義理之甚至此於舜臣父之說竊意王者對賓之稱大夫之喪則有大夫之賓父以士禮而拜賓得無屈其父乎故使其子主之以子拜賓所以全父之尊而成士大夫之禮也未知是否

曰此說欲全父之尊雖通但於本文弗能字稍礙倘曰弗可主或曰弗主則此說為不易矣評其文意似謂賤者不宜主貴者之喪蓋重爵

也其上章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則喪服亦重爵也宜石梁王氏均以為疑蓋大夫之喪禮亡而漢儒所記或誤耳 以上解禮記

柯子答問卷之四

答問

卷四

十



柯子答問卷之五

傳解

易問禮問中和一理位育非兩事先儒論之詳矣然天地之位萬物之育不知果有賴致中和之君子否設君子之中和未致則天地果未位萬物果未育與

曰人心與造化其氣相為流通而災祥各以類應在匹夫尚爾況為天子而參兩儀宰群動乎子思位育之論稽之箕子洪範無爽其理有固

答問

卷五

乙

然者然理雖不易而數則不齊堯湯之水旱是已彼茂厥德而乖於應者亦間有之君子惟道其常焉

鄭光昇問先儒謂商俗靡靡不能改伯夷之操則伯夷之操雖不可改而其俗終不可變也柳下惠之弟盜跖而惠不能化竊疑孟子親炙興起之論未驗

曰至德懿行固足感人然感而興者士君子耳彼兇頑之徒稔惡弗悛雖聖人與君奈之何哉

故伯夷不能變商俗柳下惠不能化其弟勿謂孟氏親炙之論誣也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皆同君子道其常而已

丘吉問蘇軾著論謂武王非聖人豈以仲尼有未盡善之言耶或者謂武王誅紂宜立微子仲尼之意豈在茲耶方文沂因而申問曰設使仲尼身處其地則當如何

曰湯武之事皆處其變者也其心急於救民安天下雖有慙德與未盡善豈復遑恤且仲尼謂武未盡善第以征伐不若揖遜非是貶詞他日繫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武王

答問

卷五

二

達孝續緒子思引以明中庸之道此可為斷案也至於不立微子殊不足為武王病蓋微子雖賢其才智豈武王敵設武王立微子而退就北而於已潔矣如天下何當文王時舍長子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不以國遜伯邑考皆大聖人作為非循常者所能測豈有既誅紂而乃立微子徒沽已名而無益於天下事哉假令仲尼身



處其事亦必以救民安天下為急千聖一心夫復何疑彼蘇軾輕議聖人考亭所以深詆之也  
曾人弼問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註云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朱又云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與其仁夫克己復禮聖賢靜中功也他人何由知之一日而天下歸仁不幾於虛幻乎

曰聖賢之學在脩己治人故夫子立教每以天下國家為言其答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設如

答問

卷五

三

脫陋巷而寄民社則一旦克己復禮天下莫不服從其化所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是已顏子有為邦之具故告之以此若答仲弓子張問仁雖及蒞民之效皆不如天下歸仁之為至也  
林東興問孔子擇公冶長南容乃是量才求配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不累其家者皆可妻也勉齋黃氏謂觀書取怕氣不平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言

各別如此請問是否

曰學者觀聖賢書而論議其事或婉或直或嚴或恕各隨夫人之識見非關所稟之氣也謝上蔡楊龜山於仲尼擇壻論各不同黃勉齋遂以徵二子之氣高氣弱豈其然乎吾觀上蔡為切問近思之學非氣高者也龜山請黜王安石從祀且斥三經并焚其板非氣弱者也夫學苟不能變化氣質則是無窮理養心之功二子為程門高第必嘗用力于此乃謂觀書氣有不平殆

答問

卷五

四

臆度耶

朱校問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孟子有是言矣夫曰避紂則不欲仕而君之也明矣曰待天下之清則必遇清明之主而仕也又明矣何武王伐紂則責其以臣弑君及克商會朝而天下清明却又耻食周粟而死何也若必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而圖存以復成湯之世則豈可復得哉  
曰伯夷隱遯未嘗臣紂與武王為諸侯不同故

一五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五 三



夷叩馬而諫責武以君臣之義也其待天下之清雖夷素志然猶以周爲污濁寧餓死而不食其粟推夷之心設生於湯之世亦不屑就觀採薇之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安適歸矣其擇君如此孟子所謂隘者也

林明章問狂者進取仲尼所思夫子講聖門諸賢實學乃曰狂不可以爲訓何不亦思孔子之所思耶豈有感於今之踰閑者而嚴其

鑰與

答問

卷五

五

曰仲尼雖有取於狂但氣質之偏終莫之變如曾點陶鎔聖德日久猶不能約於繩檢況師非仲尼誰能變其舊習乎此不可爲訓一矣仲尼嘗嘆今之狂也蕩豈非以進取者少而踰閑者多與夫狂之爲蕩如火之炎上水之趨下勢之必然也此不可爲訓二矣今去春秋之時千幾百年教滋弛而俗滋偷以狂名者愈無進取之志往往大言欺世自擬於聖門之徒稽其所爲奚啻蕩而已哉嚴爲之防則在司教化之肩鑰

者我焉能耶

黃若獻問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信斯言也宜莫如顏子然顏路尚在匡之圍陳蔡之厄顏子皆與焉之匡之陳蔡行無轍迹豈有方耶

曰顏子從夫子遠遊其物必稟命於其父既在塗而更適他國亦惟夫子之命是從顏子不得而專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不以父故而違其師乃禮也

答問

卷五

六

又問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其問也不詳故孔子得畧對曰知禮以諱其君之過使司敗直指吳孟子事而問焉不知對之將何如曰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而況其君乎若陳司敗直指昭公娶吳孟子爲問孔子必不對或對以不知雖若不直在其中矣按子路嘗問孔子曰魯大夫練而床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他日不以魯大夫爲問第曰練而床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孔子不言魯大夫爲非禮則爲昭



公諱也明矣

黃幼柏問比干之死忠矣孔子稱其仁至於  
令尹子文但許其忠而不許其仁者何

曰仁統百行忠乃百行之一耳忠或中人可勉  
而仁則非大賢以上不能故仁者無不忠忠者  
未必仁比干子文豈可一律論哉

宋曰斐問子貢稱仲尼學不厭教不倦為仁  
智子思論誠者合內外之道為仁智均之為  
成已成物也子貢以成已為智子思則以為

答問

卷七

七

仁子貢以成物為仁子思則以為智何互異  
如此

曰仲尼之成已學不厭而下學上達故曰智中  
庸之成已誠自成而以人合天故曰仁仁智雖  
不同而皆吾性之體也仲尼之成物教不倦而  
公乎人故曰仁中庸之成物誠之運而合乎時  
故曰智仁智雖不同而皆吾性之用也蓋吾性  
之德所包者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學者又何疑於

二賢之說之異同哉

又問晦翁註孟子答畢戰井地曰詳言井田  
形體之制乃孟子自云大畧何耶

曰孟子所答井田形體之制雖詳若斟酌時宜  
則不能詳須其君臣自潤澤也

李多見問大學古本載於禮記通為一篇耳  
按記中師弟子論說者每每有之未有直為  
一辭無所分別如此篇者也宋儒以篇首為  
孔子之言其餘則曾子之意剖析如此之精

答問

卷八

八

其必有所據與

曰朱子詳定大學謂聖經言約旨遠非仲尼不  
能作其傳中語意多與中庸合必曾子以授於  
子思也語在大學或問中夫傳仲尼之道者曰  
曾子子思孟軻蓋於所著大學中庸七篇仁義  
微焉若據大學古本通為一篇而疑其不出於  
曾子則曾子之傳道何所考見朱子正漢儒之  
誤可謂有功於曾子矣

陳一麟問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夫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學非不大也何以獨言志顏子為邦之問與農山之對欲成佐主之業志非不弘也何以獨言學豈自其終身所遇言之耶

曰伊尹之志耻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若撻于市顏雖有志王道非若尹之自任也後之人希尹之志則宇宙內事不得辭其責矣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不遷怒貳過三月不違仁尹雖從事聖學非若顏之潛篤也後之人希顏之學則

公問 卷五 九

聖賢之道庶幾得其門矣雖然戶惟有其學然後得以酬其志顏之志托諸空言不克徵其學省窮達之途異也設易地而處則皆然矣

鄭元并問先儒云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以為苟可以垂諸竹帛則身之貧賤患難弗恤也然後世功名之士多富貴者何曰士不以富貴為心而志於功名雖異道德之倫要非凡流矣累勳躋要理所必至未聞有致富者蓋汲汲於報主庇民耻求田問舍為子孫

計卽享厚祿捐以分惠族黨不蓄其贏如諸葛武侯糜無餘帛庫無餘財如寇忠愍有官居此無地起樓臺是已設陽效豪傑所為而陰襲鄙夫之行縱有區區之功與名何足錄哉

林兆箕問建子建丑建寅聖人之制作必有深意存焉而孔子獨云夏時豈以商周為不足法歟或以三正之建示革命不相洽則秦人建亥亦未可盡非耶

曰周建子為天正者先天之易起於復也商建

丑為地正者後天之易起於艮而成始成終也

夏建寅為人正者亦後天之易起於震也雖革命改正朔示不相洽要皆有至理存焉若秦建亥於義無取程子謂事之悖者也商周雖改正朔其實兼用夏時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孔子獨舉夏時為萬世法詳見答丘昌黎語中鄭淵問孝者百行之首也帝之盡此道者莫如堯舜乃至孝之稱舜獨擅焉賢之盡此道者莫如曾閔乃孝故之稱閔獨專焉其故謂



何

曰堯舜之道不出孝弟然惟舜有至孝之稱蓋  
舜之繼母生子象而父頑母嚚象傲舜竟得其  
歡心所處之地其夫堯也曾子養志歸全孝何  
以加然惟閔子有孝哉之稱蓋閔子之繼母寡  
恩獨慈已子閔子竟得其歡心所處之地其夫  
曾子也夫自古聖賢何限謂之聖賢豈於孝有  
一毫未盡而歎於舜閔哉特以舜閔處當其變  
為尤難耳

答問

卷五

二

三

鄉黨問孟子曰招虞人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旂大夫以旌國矣既曰大夫則召之以官  
可也何以招為

曰孔子仕魯有官職故魯君以官召之若招大  
夫以旌必非在位者其招士以旂亦然士大夫  
不受祿故得以道自重而國君處之亦不敢輕  
也

黃起先問曾點常孔子問志而鼓瑟已非禮  
且心不在瑟而聽三子之對則執事不敬非

所以習禮樂也乃孔子不教之以正者何記  
者謂孔子與其能脩禮又何

曰曾點狂者仲尼欲接引而裁成之故不約束  
以繩矩斯育材之方也撰孔子家語者謂曾點  
能修禮而仲尼與之非是

陳光問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程明道云此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其旨何在

曰中庸此章發明道不可須臾離更親切蓋焉

答問

卷五

三

飛魚雖可以驗道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程子  
稱子思喫緊為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  
同謂子思以親切者為人指示欲人之體斯道  
也曰潑潑者狀上下察也體之云何惟存養持  
守而已尤必勿正勿忘勿助以俟其自得則靜  
而涵者天動而應者神與夫活潑潑者自相默  
契朱子註中庸節程子語未盡子思教人之意  
林維問孔子雅言曰詩書執禮朱子又引六  
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而邵子皇極經



世曰易書詩春秋獨遺禮者何

曰求道之方不外博約故詩書執禮孔子所常言言禮則樂在其中矣朱子引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蓋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尤切於人也若邵子皇極經世亦未嘗遺禮樂其言曰聖人有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禮樂汚隆于其間矣大抵邵子發明聖人之道能權宇宙之變與聖人教人求道之旨不同勿以一例觀也南金問孟子嘗論天將降大任必使之困窮

答問

卷五

三

拂鬱增益所不能然古舉士以德行故備嘗艱阻無妨進脩今舉士以文章須有專力乃可苟困窮拂鬱必費經營勞區畫如學何竊疑天欲降大任必不令若斯也

曰貧者士之常世之困窮拂鬱能業文章取科第者何可勝數夫士苟立志雖處貧賤患難無不自得何妨於問學也匡衡鑿壁倪寬帶經而鋤以彼勵學若此假令漢立科目二子有不售哉吾鄉如陳侍御孝廉先生起於貧困卒成名

賢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斯即增益不能之意而窮達不必論矣

樸問孔子稱閔子騫之孝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先儒黃氏輔氏並謂家庭溺愛不如鄉黨之論出於公其說是否

曰閔子之孝黃氏輔氏之說非也蓋此說可以語處常不可以語處變若閔子繼母寡恩二弟非同胞鄉黨之稱譽安能勝家庭之嫉妬故人無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乃見其孝也

答問

卷五

四

廷燦問孟子論養心在寡欲而周子作張宗範養心亭說何以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寡而又寡以至於無豈孟子之論未盡耶

曰孟子周子言欲微有不同孟子指耳目口鼻四肢之所嗜而言雖上智所必有養心者但寡斯已矣周子指外物之感而言乃降衷之本無養心者必無斯已矣或曰孟子言欲與周子同不專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倘耳目口鼻四肢之所嗜得其正不可言欲既不可言欲則



寡欲即無欲也周子云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蓋  
言工夫無所間斷耳周子慮學者不解孟子之  
意故詳為之說非以孟子之論未盡也

柯子答問卷之五

卷五

十五

柯子答問卷之六

史解

林綱問近讀程篁墩伍負論深許其復仇而  
不然蘇轍逆天傷義之說夫從蘇說則父母  
之仇可共戴天從程說則人君誅賞難以悉  
當而人之仇君者無已也君臣父子均係大  
倫不知若何折衷

曰昔人論伍負者多矣揚雄以鞭屍藉館為非  
德蘇軾謂父仇宜復雄獨非人子哉蘇轍之說  
如雄而篁墩之說如軾茲二說者一重君臣之  
分一重父子之親所見不同如此要之雄說不  
可非特未之盡耳雄第言其諫吳王不用不能  
去若使負在楚早勸其父如漢二疏辭太子傳  
豈不尤難即為宗臣如微子去紂可也惟其開  
於見幾故無以脫父於禍而報楚功成身亦不  
免功名之路往往令智昏也

鄧光昇問隋王通宋程頤皆以處士請闕上  
書當時弗之用無乃病其出位而邀名耶果



以爲病則今世泉南陳真晟乃效之何耶不知二子果可法否

曰士君子自任天下事請闕陳言豈不欲其言之用哉如王通程頤陳真晟言之弗用古今一體要皆欲明己志卽冒出位邀名之嫌不恤也雖然傳說呂望之謀猷必俟其求而後應顏子嘗問爲邦而農山之對有志於相天下顧時不我以則伏於陋巷而已士當以古聖賢爲師奚必效隋宋之儒哉

黃若獻問舜造漆器群臣諫之造者是則諫者非諫者是則造者非皆古聖人也豈有不

是耶  
曰堯飯土簋噉土糲至舜造漆器是齊斧也褚遂良對太宗言群臣進諫蓋防其漸其說是已然舜兢業圖幾奚暇飾飲食之器事不經見夫豈可信韓非子謂國不服者十三尤誣也

宋元岳問子貢宰我聖門高弟子也史記子貢亂齊存魯敝吳霸越之事似類蘇張縱橫

之術又記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豈予之不仁果有弑父與君之心耶曰子貢未聞性與天道之前其行事無足論不應晚年進德乃肆口辨以亂人國如記者所云是誣也按左傳載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矣家語載孔子吳亡越伯之語不亦安乎又按韓非子曰齊將伐魯魯侯使子貢說之非孔子使之也又未嘗載其之吳之越之晉斯近理爲可信耳宰我忍於短喪宜有顛

答問

一

三

迷之事然與陳恒作亂而殺其身則記者之訛也按左氏闕止有寵於簡公死於陳氏之亂闕止字子我左氏既稱闕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訛爲宰我也

林應符問宋史有道學傳又有儒林傳夫非聞道不得爲儒顧分道與儒爲二可乎然吾師著宋史新編弗之易是必有說焉按朱考亭列於道學陸象山列於儒林倘爲定論則今世學者猶宗陸黜朱何耶



曰伏羲堯舜之道至文王周公孔子而益著觀夫繫卦繫爻刪述六經何其奧也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至曾子子思孟軻而益明觀夫大學中庸七篇仁義何其詳也軻之後寥寥無傳逮有宋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頤張載朱熹踵出所著太極圖說皇極經世定性書周易傳東西銘毛詩集傳四書集註等書皆足以繼往開來宋史表其傳道之功故列於道學傳若乃孫復胡瑗呂祖謙胡安國真德秀陸九淵等凡若干人雖

於道有聞而論述詳明稍弗若故但列於儒林傳試即朱子陸子言之當時宗陸者謂尊德性為簡易黜朱者謂道問學為支離及宋史出而論始定故余著宋史新編雖多刪潤而於二傳不復易也乃近世學者宗陸黜朱者尚紛紛然其人苟誠耶則聞見偶未之及苟偽耶則借簡易以自文徒取有識者之譏笑也夫史辭梓溪之言曰今世才知之而飾虛聲而鼓後進惟尊德性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天地

之高厚參百王之憲章極禮樂之中和究鬼神之情狀以至萬變所以應萬物所以名蓋有不以欺人也黜朱者非為道也飾其一節梓溪為蔡虛齋高第蓋誠於求道者其為此論聞者可以警夫

陳瑛問宋人談王安石者多矣我朝性理書中只載劉元城程明道司馬溫公三君子之言無乃略耶近時新安有游遜者輯性理山所論然則安石果無遂非之病耶象山殊有安石亦可據耶

曰王安石亂宋夫人知之未有知其貽禍萬世者劉元城曰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不獨為趙氏禍乃萬世之禍斯與理宗黜安石從祀日為萬世罪人同也然安石敢為此說而無忌憚者良由明道所謂剛福自任溫公所謂遂非所謂執拗耳性理中載



此三君子之言可樂見其奸焉嘉靖中新安游  
遜輯性理會要刪溫公遂非之條是為奸邪隱  
諱也可乎哉其增宋考亭陸象山所著各千言  
考亭推安石受病與貽禍二端固無容喙象山  
為安石回護爽其實矣遜也撫與性理並傳是  
播後世之公議也又可乎哉按張方平知貢舉  
辟安石考校見其每事輒欲更張遂檄使出蓋  
惡其奸不欲與共事蘇洵在嘉祐中作辨姦論  
曰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曰不近人情鮮不為大

卷問

卷六

六

姦惡安石初入政府呂誨彈之曰大姦似忠大  
佞似信曰誤天下蒼生必斯人彼其言皆驗於  
數十年之後溫公晚而嘆曰吾獻可先見余所  
不及胡象山以其言為過耶且安石身後追論  
其奸者不但元城而已欽宗朝楊時疏曰安石  
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成法  
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  
不可縷數中興欲參用安石經義林之奇疏言  
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

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  
王何之責厥後羅大經著鶴林玉露定宋室二  
罪人曰國家一統之業合而遂分者王安石之  
罪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象山以誨等與  
安石同時而毀訾出於不相悅然則時等加安  
石以元惡亦豈同時不相悅耶時等之論公益  
徵誨等之非私矣象山又謂安石無利達之心  
則尤不之察也安石規講官王維能薦士故深  
交於維以為進用地神宗喜功而委安石以有

卷問

卷六

六

為安石惡更成憲經營富強以迎合主意其論  
王韶不必以邊費盡對呂惠卿密札不令上知  
何者為欺罔若是蓋慮時言而尖寵耳即其平  
生矯為恬退則其無辭色貨賄之好亦偽而已  
況區區細行詎足以掩姦惡哉余著宋史新編  
斷安石類少正卯實未余友王筆峰後見楊升  
菴丹鉛集亦合惜象山不及見也夫凡同鄉同  
官同榜及嘗受恩者有過為諱乃忠厚之道象  
山與安石同鄉故為回護然象山回護不為瓊



山丘先生所與又一斷案也遜生瓊山之後其造詣視瓊山殆猶壤土之與鴻鶴敢為其同安哉楊升菴又論安石商鞅先後同姦宋人為安石所惑今世猶鮮可乎遜殆不免為升菴所誤也楊時及林之奇疏各詳載宋史新編本傳王也筆略語見答非尚書東中

陳經世問矯亭存稿謂武王不傳位周公以杜爭端宋太祖傳位太宗致德昭之死其說然否

曰堯舜之傳賢者權禹之傳子者經其心均為天下計也成王雖幼冲而美賢自可見況賴周公輔相可以致治武王何必行權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後即位日久而太原與吳越泉漳猶據天下之半撥亂反正非晉王不可太祖傳位晉王雖出母命要亦不溺愛其子而行權以完天下耳德昭之死乃比於匹夫匹婦之為諒益徵太祖之知人也

林燧章問忠孝一理也後世之王往往病於難兼何歟如楚伍負奔吳報平王之仇孝矣

或以鞭屍為傷義晉溫嶠勇為劉琨奉使江左忠矣或以拒母為割恩不知為二子計若何而後為得

曰善處君親之間者酌其輕重而當於理焉則孝也不失為忠忠也不失為孝功名之徒非可以語此也楚伍負導吳稱兵鞭平王之屍一洗父仇快矣如傷義何向使負早勸其父見幾保身若漢二疏可也既然而罹禍則從父兄俱死亦可也晉溫嶠拒母為越石通使至絕裾而行既而母死阻歸竟違本志君子曰豈若徐庶之遺名全親為無憾乎夫二子者皆以功名自善者也一則其孝不足多一則其忠不足尚蓋蔽於私而闕於理庸非不學之過哉

李宗烝問朱子曰蒙傑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不蒙傑者也羅氏以唐相房瑄收績遂疑有不蒙傑之聖賢然則瑄果天下之賢耶曰朱子嘗語蒙傑一曰才德出衆一曰才知過人此所謂蒙傑乃才知過人而遇時得位者也



豪傑不聖賢管晏是已聖賢必豪傑伊呂周公是已苟聖賢不遇其時不得其位亦安能展其才知而立事功哉若唐相房琯雖被遇得位徒以大言竊虛名而其知才實闇且劣彼其君既因讒見疎則宜亟引退乃因世難妄意立功委任非人喪師四十萬琯固非賢者也安可以証聖賢不豪傑耶

蕭奇休問邵康節生于仁宗時不可謂非治朝乃授以官竟棄去彼其學明於帝王之道

頴以隱為高哉

曰觀邵子所著書原非偏於隱者且有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此其志可知矣然畢竟不肯仕者或謂無伊呂之遇或謂開杜鵑知世將亂而不可為或謂精數學自測其貧且賤無功業之會三者必居其一也

陳崧問先生嘗著宋史新編又著續莆陽文獻夫品藻人物所見人人殊先生果憑何說以折衷之乎

曰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及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無所不至矣夫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焉能如古聖賢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為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為病根本既喪即富貴之流耳他何取哉夫純善顯惡譬如禎祥妖孽夫人能知之惟其有短有長或謂可相掩或謂宜取節故論多不一試以三品之說律之誰能以

口舌爭也

柯子答問卷之六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一毫米寬二六四毫米

# 浚濱蔡先生語錄

〔明〕蔡 駿 撰



原缺

其遺政使道德經詳  
猶以為空談奚補而况下  
者哉其矣立言之難也仲尼  
泗水與二三子問答備載  
煥自星實稱不朽迨宋濂  
號稱大儒而語錄間出或  
遺論夫言之非艱行之惟

原缺



病山中篤實學達言皆鑿鑿可行  
由一鄉而達之天下所謂王道易  
易古今一揆矧明在周末造徒托  
之簡冊方今

聖主當陽搜羅巖穴訪求耆俊庸敏  
如公舉而加諸相位斯語錄也黼  
黻鴻猷潤色治道將表裏訓命趙

淡淵先生語錄

侯有令尹之親多無望雲之勞頓  
闡幽衛道非君子之徒而有是哉  
竊聞之易重如蘭詩歌伐木蓋傷  
良朋之遠也予駸駸衰薄大道漠  
然不日鹿車鳩杖訪公浹水之濱  
上下議論聞所未聞冀侯遺書山  
靈為西道主虛斯受叩斯鳴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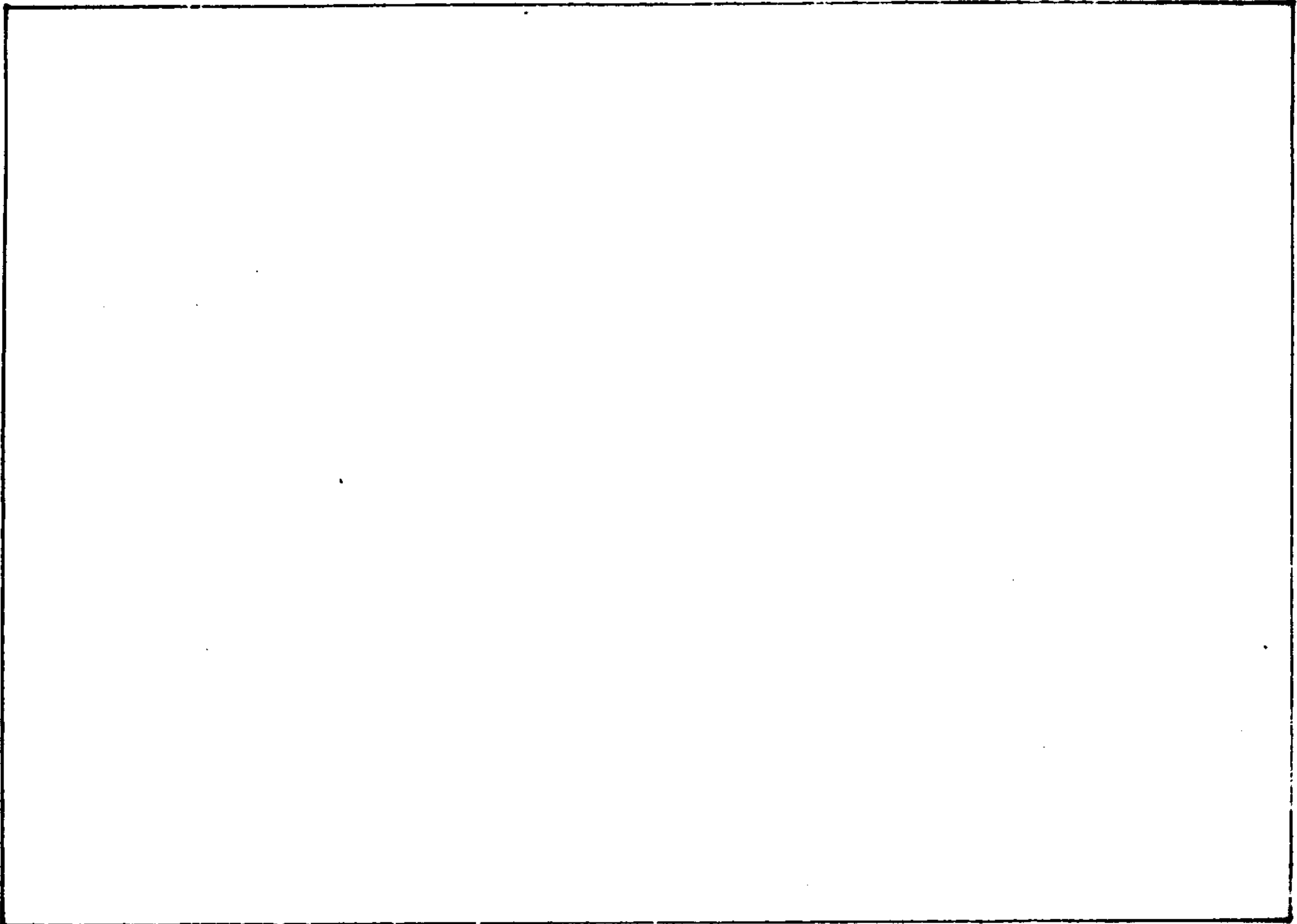
止茲語錄也已

嘉靖甲子秋日  
前總督兵部尚書  
東郡穀原山人蘇祐書於內照堂  
中

淡淵先生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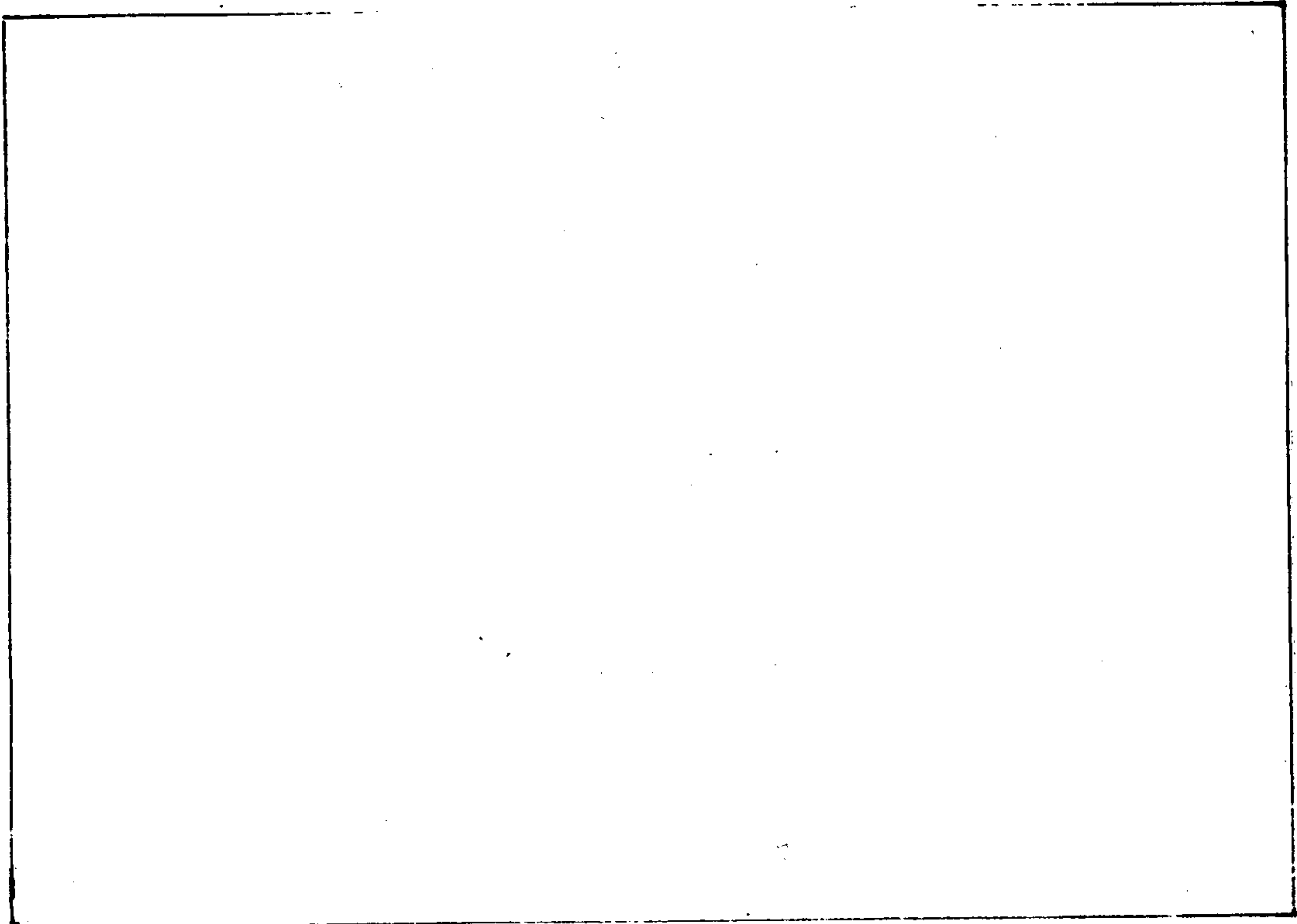


原缺



知行並進先生敬承而力行之立  
 朝則糾列大寮有抗色不屈之節  
 按部行省則屏貪紕奸有攬轡澄  
 清之風放逐鄉居則表潛賑乏授  
 徒著書有繼絕開來之志然則合  
 人已知行德業而一之者先生非  
 其人哉於戲陸楊之學以禪附儒  
 然卓行不回可以為難矣君子且  
 斥而放之况其下者乎然則先生  
 之語錄信不可以無作也夫信不  
 可以無傳也夫是刻也實少司空  
 李蟠峰先生意也屬予序因為言  
 以弁諸篇首云  
 時





原缺

淡濱蔡先生語錄目錄	
卷一	性命
卷二	道德
卷三	禮樂
卷四	君道
卷五	師道
卷六	臣道
卷七	學校
卷八	井田
卷九	正學



道統

卷八

法令

貢賦

武備

卷九

理性

評史

卷十

汝濱先生語錄

孝經

爾雅

周禮

儀禮

卷十一

易義

書義

卷十二

詩義

春秋義

禮樂義

卷十三

大學義

中庸義

卷十四

論語義

孟子義

卷十五

汝濱先生語錄

諸子

卷十六

天地篇

帝王篇

卷十七

君德篇

相業篇

卷十八

任賢篇



學術篇

卷十九

節義篇

風俗篇

卷二十

利弊篇

作述篇

附錄一卷

侍御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穀原蘇祐

汝濱先生語錄

新建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景岳陳大賓

御史蔡公傳

止菴胡向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一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性得於天本無不善陋儒謂性有不善是天命亦有不善乎聖學不明故人為異說子思探本以原性孟子因情以明性善祖述周孔倡明正學有功於吾道大矣

健順之德出於乾坤是謂天命繼善成性理無不善是謂天性喜怒哀樂隨感而應是謂天

汝濱先生語錄

情心體虛靈統攝性情是謂天君性也情也心也原於天命何有不善

元亨利貞同行而異德語乾道則不異仁義禮智同德而異用語至誠則不異喜怒哀樂同

情而異感語中和則不異

正心誠意所以尊德性也道學自脩所以致高明也涵養體驗所以去氣質之偏復本然之善也吾性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吾心體天地萬物而不遺天下之事孰非吾分內事故



君子所存必以天下爲己任

天道莫大於日月地道莫大於水火人道莫大於禮義日月所以行天道也水火所以行地道也禮義所以行人道也

性者吾心之體天者吾性之原盡其心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所以善事乎天也

吾道與天地同體吾心與天地同神心者道義之門而天人之管也故心不可以不存

淡濱先生語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天道運而無息者也外陰陽則無以見道故人道皆效法於陰陽吾人之理曰命曰性曰道曰教命曰天命性曰天道道曰天道教曰天職非二物也子思述所聞以教天下後世示人以性善之同當歸於道義之同也爲異說者於世道何益人者天地之心心者萬類之神性者主宰之神道者闔闢之神惟神故能出乎兩間體乎萬類而爲天地之心故君子有存心繼性之學

愚聞之師曰知吾心之動靜則知此道之體用知此道之體用則知陰陽之情狀知陰陽之情狀則知天地之功用故君子之道惟在友求諸心

性即天理也天理何有不善謂性惡者不知人道焉知天道

君子言盡性謂體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不盡言養性謂文養此三綱五常之理而不爲私欲害之皆本於吾心而非有符於外求也

淡濱先生語錄

性天理也具於人心本無不善氣質之偏非性之本體也猶日月之明陰雲蔽之也一去其蔽本體固在是以君子之學在復其性儒者言性乃兼氣質固非探本之論亦非衛道之功

天下無性外之理亦豈有性外之道吾心具此仁義禮智信之理是以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盡性也異端邪說既不明性之理焉能盡其



性耶

器囿乎道道攝乎器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形上形下有物有則之謂也

荀卿云從人之性情必出於爭奪必有師法禮

義之化然後出於辭讓合於禮文而歸於治

其言悖道甚矣是敢為異說而不顧者也不

知帝王之道皆因吾人同然之心以復其本

然之性故人易從而天下化豈別為師法禮

義以制人之性情耶或世誣民三王之所必

凌瀆先生語錄

誅者也

道德

天惟誠故流行不息而萬類生地惟誠故持載

無外而萬類寧王者惟誠故合德天地而群

生遂

德同於天地德之盛也道行於萬類道之大也

夫惟聖人之心包乎天地而無外故聖德之

施體乎萬類而不遺

好惡者情也好惡之正皆天理也無為而好仁

無為而惡不仁其君子乎

君子有玄默委和之化故不慮而知不動而順

不強而從玄以易知默以簡能委則曲成和

則感孚故無不至也無不化也

心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故心之高明配天廣

大配地盡心之至配至德君子之學在盡其

心者內外動靜一而已矣

心一也主於中謂之敬推於外謂之恕敬其體

也恕其用也體萬類而不遺者其仁乎

凌瀆先生語錄

德不孤人已皆同故不孤也故君子成德必錫

類焉世之立己於峻者何為

道謂路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聖人立教

使由之不可須臾離也異端高深玄虛之說

措之何地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謂君子之道合內外

而交脩也

操約者敬而已操約則此心不放此心不放則

天理常存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形而下者器也形而上者道也有形者器形形者道天地器也乾坤則道

道與理一物也以其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同得而言謂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之常求之於高遠則非道矣

誠者天道之極敬者人心之主敬則誠矣誠則無弗敬矣

浩然之氣能勝天下之大任者夫惟內直則其氣浩然榮辱死生舉不足以動其中

汶濱先生語錄

三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本於天地中和之至

故體乎萬類達於上下與天為一

在內為忠見外為恕不自欺為忠公於物為恕

發於外為恭主於中為敬敬體而恭用也

所謂大君子者誠通天地心覆宇宙貴為天子

而不驕賤為匹夫而不辱

君子動則協諸理事則協諸義脩德凝道之功也

有德者必有言言不根諸德則為無物有德者

必有行行不根諸德則為作偽故德以立言群言之長也德以立行群行之宗也

千載而上聖之達者莫若周公思兼三王經制大備以立百王之大法千載而下聖之窮者莫若仲尼述作大明繼往開來以立斯道之

準極道德相符事功則一聖之至者也

君子之樂和而有節君子之憂靜而有度達則文明而順適窮則執義而不反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謂心齋若曰坐忘若

汶濱先生語錄

曰離形去智是亦老莊之流矣

學者有四累好高則為進德之累文過則為徒

義之累多言則為行己之累躁進則為廉恥

之累

五帝以德三王以功傳禪革命所遇不同天德

王道一而已矣

大道之世在朝尚貴任事尚賢居鄉尚齒師友

尚德尚賢崇分也尚賢崇治也尚齒崇倫也

尚德崇道也



古之君子窮達皆樂易曰樂夫知命故不憂道德  
在我窮達之遇如寒暑風雨之序而已不與焉  
君子執義能全其天也故貴而不驕賤而不詘  
臨利害而不喪其節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曰仁曰義聖人之用觀乎  
天地則知聖人

天地悠久無疆以其仁也仲尼曰仁者壽謂令  
名無窮也而長年不與焉

仁義者先王立教之本以之興禮樂而繼道德  
法濟先生語錄

治化之所由成也  
治化之所由成也

太虛無形於生物見之聖德無形於成物見之  
太虛有生物之仁聖人有成物之仁

天人之道不外於感應故陽感而陰應則雨澤  
降而品物生仁感而義從則德澤降而民生  
遂聖人之仁義天道之陰陽也

天地之道闔闢而已春生秋殺故能成物聖人  
之道仁義而已舒慘並行故能成治

仁道至大義禮智信所從出也其幾甚微故君

子必存養之而大其施焉

大公所以體仁而物我同情也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自私者害夫公矣焉能體天下之

情

或問下學上達之義曰理則極高明而道惟中

庸故下學之事即上達之理蓋自洒掃應對

以至精義入神一也其事不外於倫理其終

不外於一心

有善而未及於人仁未至也有利而未公於人

法濟先生語錄

義未廣也善及於天下謂之仁利公於天下

謂之義

聖人應變不窮者此心渾然天理隨感而應物

無不照若隨事推測安能盡其變耶

天德清明記曰清明在躬德惟至誠故為清明

易曰動以天為无妄言至誠配乎天也

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

達於外此謂心存則正氣發生心其體正氣

其用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之間

天人合一之謂性人已合一之謂道動靜合一之謂敬內外合一之謂誠知行合一之謂學體用合一之謂業萬物合一之謂仁

性命如人之胎元發育乎四肢百骸視聽言動聰明智慧生焉人性本善有感而動五常百行出焉身舍乎心心舍乎性道器相涵而用則通乎無外君子敬以持之使良心不失隨處體認隨處天理積久而化則從容中道矣

汝濱先生語錄

廉吏謝歸困於饑寒而乃阿諛監司守令以圖溫飽與平生忠義一遇利害而輒喪其初心者何異是以君子貴於一節以自全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二

彛倫

大舜之子道周公之臣道仲尼之師道至矣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故能化天下及後世事親者必如大舜之孝事君者必如周公之忠傳道者必如仲尼之教庶幾爲盡倫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明內而齊外也故大學君子必始於齊家而後治平本立而化行也

君子之道莫先於恕爲子者以父之心爲心爲弟者以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上下四方無

不皆然則分願各足而天下平矣大君子見利不趨見害不避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德有諸身隨在而中正也君子自修之道不患人之不我親我貴我賢也

患己之無以立其體也謙虛自牧常若不及立朝則修忠義居鄉則修禮義交友則修信

義然後貴者尊我遠者親我不肖者賢我蓋誠立而物無不格也



冠昏喪祭正家之道仁孝慈愛睦族之道禮讓敬恕居鄉之道

君子有三德少而力學有及人之德老而勤教有淑人之德積而能散有愛人之德

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盡倫者主於仁君臣朋友以道合者也盡倫者主於義夫婦以禮合者也盡倫者主於敬

何謂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物我同體而道寓焉率夫天性之良以勸夫

淡濱先生語錄

中正之則道斯存焉在心此道也在事此道也心事合一道之體用全矣

臣子諫上之義朋友善善之道必誠意交孚則言易入而道可全否則言徒切直鮮不辱且疎矣

君仁臣忠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父慈子孝則人倫正而風教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人道之大端也

夫之道端已以御妻子婦之道修敬以承舅姑

夫夫婦婦家道正而萬事成矣

健順之德五行之道天命之謂也仁義之德五倫之道率性之謂也惟聖人能盡性至命故能修教以立人道之極

朋友之道講習以明其業莫若相觀而入於善講習切磋其猶淺乎相觀而善則所得深矣師道造就之恩與天地父母並是以左右就養無方其終也心喪三年

淡濱先生語錄

忠孝人道之大端君親之所甚願臣子之所甚慕者先王之教莫大於忠孝所以蒼天下君親之願成天下臣子之榮

或問養老之義帝王以孝弟為治老者有父之道長者有兄之道故設為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孝弟也

凡為天下國家莫先於孝所以端本而達化也人君孝則德普民服而治道隆人臣孝則忠良介正而大節美士民孝則醇厚禮讓而行義著夫孝人道之大端風教之大本也故舜



之大孝終陟元后而享壽祿之榮武王周公  
之達孝繼述制作以垂百王之範孝子之至  
足以感天地動鬼神而物無不格故孔子以  
爲至德要道焉

朋友相資以入道務在相下謙受益也若好高  
自矜不惟無益實爲自損

朋友之交相資以入道相戲則無益有損是知  
戲言戲動皆妄念也妄念者真誠之反朋友  
有信謂真誠也故晏子善與人交友而敬之

汝濱先生語錄

### 禮樂

王者之治莫大於禮樂在上則宣其化在下則  
感而率修于身刑于家國放之四海而準焉  
故天清地寧萬物遂生道化乃成

夫禮樂之用包乎天地而無外貫乎萬類而不  
遺故流行若元氣升降若陰陽清潤若雨露  
無不和平也無不感乎也

夫禮者定於道前而盡夫物者也故鈞衡懸而  
輕重立辨規矩成而方圓自分君子審於禮

則能形物於先故禮爲人道之極

禮者德之表也誠於中形於外故其感也爲甚  
速是故言有禮斯可垂訓行有禮斯可動物  
容貌有禮斯威重而無失好惡有禮斯範俗  
而及遠

王道盛斯可制禮作樂必有聖臣者通天地之  
德達古今之變因時損益以成一王之制然  
後能協天下之情而不失先王之意

冠禮重成人之始昏禮重人道之始喪禮教天

汝濱先生語錄

下之報其親祭禮教天下之報其祖先王立  
教之意也

先王作樂緣人情而導之也人情皆有所樂樂  
而無節則流故制爲雅頌五聲十二律以達  
政化以宣八風故天下之民莫不興起其善  
心潛消其邪僻用之郊廟奏之朝廷達之天  
下明德昭升和氣感及上帝享鬼神格寒暑  
平萬物遂帝王之事畢矣

樂者德之聲感召者治之形帝王之樂奏之宗



憲君臣上下無不和敬奏之閨門父子兄弟無不和親奏之鄉閭長少遠邇無不和睦蓋心德合符情樂無二因其同以導之故治化易成俗風淳美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先王之制禮樂也合天人以通其會協萬類以盡其宜究顯微以定其文足以通萬變齊異同考之帝王而不悖達之後世而皆準夫豈一時之見一人之私已哉

夫樂中和之紀綱人情之郵郭治化之大機聖

淡源先生語錄

王之大用

聲樂極感通之妙其入人之深也樂平中則民和樂肅莊則民敬是知咸英韶濩非徒作也樂以和情禮以別義陳之聲容形之德化統之心矣存誠去偽者禮之用緣情極變者樂之體

禮為仁之體為義之宜為知之通為信之誠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無一而非教苟非其人禮不虛

行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禮之不存非獨僭國之去其籍暴秦之燔其簡後世教化不明人心邪僻故有所不行耳魯之儒采菟殘缺合以為經雜以意見若書之弘綱大要或周之典章其餘繁瑣細冗未必盡然也後世欲修禮以導民者祖述典語準則三禮求之一心協諸人情端木敷化其庶幾乎

禮樂有本有文存誠者禮之本升降者禮之文

淡源先生語錄

和樂者樂之本而音律者樂之文

禮達而分定尊卑上下親疎貴賤各安其常故陰陽順而四時平樂和而情同君臣卿大夫士庶人各協於極故和氣同而四海一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二帝三王之大道周公仲尼之大教也

樂定於元聲古之聖神德與天通心與氣通然後截竹累黍以制律耳聽心會而樂成焉後世徒守其器而不能聽其聲累黍之法積多



必讓

古之聖王備中和之德出中和之化制為禮樂以教天下故在人猶已在遠猶近舉天下圍於中和

禮樂一物也成周合樂於禮官故禮主敬樂主和禮者樂之始樂者禮之終禮以達尊卑上下之情故情協而分嚴樂以殊尊卑上下之分故統同而辨異中和其情也禮樂其用也知禮樂之情文者其達中和之極乎

沈源先生語錄

中和者禮樂之情也聲音者禮樂之文也情其道也體也文其器也用也兼情文而一之者其德乎故有聖王之至德斯有聖王之禮樂古之人無時而不學禮則無時而不體禮矣冠昏讀冠昏禮喪祭讀喪祭禮在朝廷軍旅鄉黨無往而不學禮故終身不遺禮後世不學遇其事而始講求其儀文以為觀視而已果禮也乎

古者吉凶之禮咸有規制軍服器用各有等差

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後世禮法廢壞奢僭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何以表率士民使不至於踰越乎

世俗上下相接其儀文酬酢足恭且繁意在相悅求其真誠之意則索然矣是知古禮之復必出於此心之誠人情之真然後禮讓可興而俗風一變

禮記本先正所制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宏綱大旨規制謹嚴漢儒以己意竄入繁冗瑣屑

沈源先生語錄  
定為亂經後世聖君賢相居制作之位者剛敏舉要斯禮易行而道化可興



溪濱蔡先生語錄卷三

君道

所謂泰和在成周宇宙照觀其頌聲之作關雎之詠道德一風俗同積治之極也

三代之治教養二端而已殷民厚生明義達化

公天地之利體天地之心

王者居逸而憂大憂以天下也道大而心小不自滿假也視聽近而聞見遠明目達聰也

王者知天地之化建百王之業通萬國之情所

操者約而所及者廣蓋天人一道古今一事

政教同情爾其要在於謹獨

語政而不及禮是古今有無禮之化也語治而

不及樂是古今有無樂之化也語禮樂而不

及德是古今有無德之禮樂也故德者禮樂

之本而禮樂者治天下之本

時有升降道有因革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治通

其變斯天下無弊法

天無為四時行其氣故歲功成君無為六卿脩

其職故治功成天道至公四時者布其公君

道至仁六卿者布其仁

仁義禮樂皆道之極治化風教作人之柄仁義

非禮樂不行禮樂非風教不達禮樂者行仁

義之具而風教者達治化之本

大道有端必審其幾道有本原必協於一惟一

故能貫天下之幾惟幾故能協天下之一

大學其王道之本乎其要不外於一心絜矩此

心之公也好惡此心之正也忠信此心之誠

也慎德此心之主也一人之心達之天下通

諸天地王者之事畢矣

為治有三難立志不篤則易遷幾微不察則易

惑任賢不專則易間

朝廷以教化為先士君子以廉恥為貴士君子

奔兢之風息斯朝廷正而教化行風俗厚而

天下治士節不立教化不行求治於典章文

物末矣

治道必以端風教正綱紀為先風教端則民自

正



化大綱正則萬目舉

人主以論相為職得一人焉如伊傅周召之賢則群賢並進而治化成故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大臣不敬則百姓不親是大臣者百姓之表也群臣不體則庶績不凝是群臣者庶績之會也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公孤六卿是也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左右侍御是也故曰休茲知恤

汝濱先生語錄

哉

天地交泰而萬物成遂君臣道合而四海治安古之聖王享無為之治成不言之化何也德盛而民化也故無為之治治之至也不言之化化之極也

洪範帝王經世之大法以五皇極為主惟大君為天地臣民之主君能建極則八疇可舉而臣民會極歸極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此箕子演疇之微意也

家國天下至廣矣修齊治平其道至大矣得失

之幾好惡之間耳君子其致謹於斯乎

君道在稽古正學以定其心斯能明理欲之歸辨忠邪之分若博涉摘文皆為小物非天子之學也

備內聖之德斯有外王之業二帝三王之功業聖人之餘事耳

威福予奪聖王運天下之大權也故慶賞刑威以馭群辟爵祿進退以勵卿士嚴肅義烈以

汝濱先生語錄

臨武弁寬容嘉納以獎忠直抑揚舒慘各得

其宜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日月無不照王者之德猶

天地日月也故能舉天地萬物而無外

有賢如伊尹傳說可招以禮而不可以利祿誘

可待以賓客而不可以臣僕遇故湯之三聘

高宗之旁求始能屈致以成不世之功

商德定次量能授官所以待中才也若道德之

士宜招延以禮待以不次之位始得遂其志



而盡其用

用人之道必於行義動靜協之禮以觀其蘊智

慮取舍考其成以試其才積日累月程其功

以進秩故德薄不得以居尊才輕不得以任

重斯官無曠職而治道可成

修身者察理欲之消長為治者察賢否之進退

用人者察好惡之得失

論人者皆以嚴光魯兩生為高尚而不知皆命

世之才誠得三代之君而禮樂可興諫議之

職絲蒞之儀彼奚屑焉

善治之君莫不以求賢為急將以寄台衡資啓

沃以成治道是以有輪帛之招禮待之誠倚

任之重故賢才樂為之用

在上為風在下為俗君臣道合政教鼓動之謂

風德禮興起遠近相同之謂俗風俗一同道德

一是謂太和之治本於人君之一心

人君之進賢有大幾焉廣求博取以充庶職而

已苟得一聖臣居師保之位則群才彙進而

野無遺賢矣蓋聖臣者群才之所宗治道之

所由成也故伊尹傳說一出而成湯高宗能

成格天之治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道合於自然者蓋因天下

之性情與夫教養加之禮樂故能協和萬邦

是以天下治天下也以清淨無為為自然者

則非

明君以天下為一體故以天下之見為見則明

以天下之聽為聽則聰以天下之慮為慮則

折故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賞善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惡者罰一人而天

下懲公以天下也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四罪

而天下咸服者以此

治亂由於用舍用舍由於好惡故士有係天下

之望而不稱人主之意者有為人主所愛而

天下同憎者以天下則治以私昵則危是故

明君必致謹於愛憎

君子論人取其所長略其所短國家用人取其

一第 一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6 反 E 內



大節忘其小疵人各有能有不能故盲者有躡者則兩治

人皆知盜之爲盜而不知衣冠之盜爲甚也人皆知蛇虎之爲人害而不知虐政之爲甚也人皆知蝗螞之能饑民而不知冗食之爲甚也爲治者必去衣冠之盜除虐政之害汰冗食之濫然後民害除而財用足

虎文羊質見草則食龍鱗魚骨見獺則悲匹夫色蕪見害必變故君子觀人必求其內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四

師道

古者大司徒之職天下之師也一道德同風俗蓋本諸身以敷教焉

立師道於尊嚴之地以待學者必言有郭郭行有表防君大夫問政不以天德王道不告也上庶人問學不以周公仲尼不告也是之謂君子儒可以爲師矣

學不求道雖學無益求道未見雖求無益見道未行雖見無益能得師焉求則速聞察則速

通行則速成謹言慎行可以爲師清風高節可以爲師誦法周孔可以爲師進退取予有禮可以爲師博

開強記矜詞飾行皆俗儒也惟王盡制惟聖盡倫立極於上足以師表天下故君子之學求其禮以盡一王之制求其義

以盡人道之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天子必有師將以聞道德成治化也在朝問之

朝在野問之野惟道所在何常師之有

君大夫圖治莫若隆師士君子得時莫若演道

故為相成故為兩益

古之學者尊師而親友故其聞道也速今之學

者不求益友况師乎故君子之學必隆師而

取友

三代師儒講明正學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自

小學洒掃應對至於大學格致誠正斷磨成

就皆有節序是以人才之盛治化之美後世

弗能及也

古者天子必有師雖以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

所從學是以成雍熙太和之治

仲尼荅門人問仁問孝問政如化工之育物隨

其材質而成就之萬世師道之準也

古之學者尊其所聞傳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

傳謬於經義况聞道乎

師道立則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才者才唐虞之

世契敷五典后夔典樂成周以詩書禮樂造

士皆所以立師道也故教化行而治道盛

君師之教有二益智也義也智之明者莫先於

成已義之大者莫急於利物成已則為子者

孝為臣者忠孝則化行而俗美忠則政善而

治成其利孰大焉

大言不慚行己無恥雖孔子懼焉在門墻則處

之在夷狄則引之抑揚進退之教也

善繼之賢不賢於堯堯北面而問焉賢於堯堯

者至矣窮巷甕牖之上不賢於周公而周公

朝焉賢於窮巷甕牖者至矣此帝堯周公聖

不自居而能尊師重道以求益也

臣道

宰相之職論列百官修政飾治度其功能論其

慶賞歲終奉其成績以詔於王賢則進不賢

則退

臣道在忠納忠在謨義篤於君稷契之大忠也

言協於道禹臯之嘉謀也



儒者之道居宰執則正君而美政居岳牧則敷道而美俗

伊周之輔治身居廟堂而心存天下政在一時而澤被後世可謂聖臣矣

道德修於己忠義格於君美利加於天下而制作垂之後世周公之臣道也

至哉周公之臣道也不辭三監之謗以成宗社之計大忠託孤大義滅親貽王鷓鴣之詩復感反風之應上下相安禍亂不作訓迪開導

汝濱先生語錄

成王協於道而掩迹於文武制作大備垂裕後昆忠誠愛國之心昭揭日月焉

捨遺補過必資於納言故臣之諫君如子之事父惟知進言以成君德而榮辱禍福在所不計

本於道德會於時幾化乎上下而不知臯陶稷契之忠也守道正君經制大備足以格天而成治伊傅周召之忠也忠誠懇惻生死以之自靖自獻不計成敗殷三仁漢孔明之忠也

下此言不遺時學足飾政知檢身之務而免於物議者謂之具臣矣

三仁心存存放自靖自獻皆天理之正也其跡不同其心則同故曰三仁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萬世臣道之大經也若親臣世臣則不同殷三仁周公是也易地則皆然

古聖賢之臣如臯陶稷契之於虞伊傅周召之於商周功業大而天子不疑德望隆而同列

汝濱先生語錄

不思上下交乎濟濟相讓心公而道同也臣子進言不貴於成一己之名而貴於成君上之德必誠意惻怛足以感格乎君心斯吾言易入而天下蒙其福矣

宰相以進賢為職讓賢為度而士君子貴於守義若宰相蔽賢士君子求進俱失之矣

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仁包物我而心存天下其范希文之大節乎

士君子以名節相尚忠義為本若居身而不重



名節立朝而不著忠義何貴焉

君子修身成德將以達義也伊尹取其君不如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納忠格君德澤加於天下臣子之分也君德未成是臣道有未盡為不忠負所學是背道親訓為不孝民未化是上違天命先覺之責有未盡為不仁

士之委質行義君臣分定生死以之若為臣者計所遇而報主因爵祿而效忠非臣道也使

凌瀆先生語錄

父為瞽瞍為舜者將酌量其報耶忠孝一道也君父一倫也故臣之事君必如子之事父士君子立朝安於所遇得君則行道濟時遇變則仗節死義何辭焉君子忠君愛國之心豈樂為是苦節哉君臣之義有不得不然者

凌瀆蔡先生語錄卷五

學校

三代之造士如天之造物涵育薰陶待其自化故春以樂秋以禮夏以詩冬以書如陰陽之運而不知為之者

君子居必仁里交必善士所以資切磋成中正也黨庠術序禮義相先之地可弗遊乎

天地萬物之陶冶學校世教之鑪錘六經聖賢之形模師道博埴之大匠

凌瀆先生語錄

仲尼潛心周公故於夢寐見之顏子潛心仲尼故於卓爾見之

詩言教書言政禮言行樂言感易言用春秋言義皆所以明道德洲人心故為天下萬世之常典

三代造士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考其德行六藝而升之大司馬是以蹈迪端而周於用

兩漢學者力於孝弟忠信謹於貧富進退孝廉



之驗也。若聞三代德行六藝之教，其效當不止此。

古小學之教，自洒掃應對事親敬長，以及六藝。王侯之子，以至庶人之子，達之上下，蒙養作聖之功也。

愚聞之師曰：王道息而二學亡，小學亡而王宮黨遂之教不傳，故聖學無所始；大學亡而辟雍類宮之教不傳，故聖學無所終。後之有志於教化者，其在興二學乎？

淡濱先生語錄

予聞之師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非道有二也。俗儒二之也，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知行二而天下無善學矣。明於體用，知行之義而後知二業合一之說，非吾師之言也。帝王周公之道也，古之人用其學以善天下，故學與政一。今之人用其學以取富貴，既仕而棄其所學，故學與政二。

夫道萬殊一本者也，無精粗無小大，自洒掃應對

對以至精義入神，一以貫之也。

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令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所行皆愛親敬兄，忠君弟長，隆師親友之懿，蒙養以端其習也。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齊治平之道，定其性以成德也。太司徒考其德行六藝而賓興之。

昔成周每夫授田，鄉田同井，聯之以比黨，教之以庠序，正之師氏，升之司徒，六德爲本，六藝以翼使之處，服孝弟，出效忠順，教養並舉，民

淡濱先生語錄

生遂而道化，行是以賢俊多而治道盛。

井田

井田肇於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三代因之，經理加詳密焉。

周禮小司徒經理土地而井牧之，可耕之地爲井，可畜之地爲牧，遂人掌邦之野，其制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

井田公天下之田也，亦以節制乎人心，田宅服



以興水利設官勸農以墾荒蕪又出山澤之利輕租以佐農亦庶幾乎古人之遺意

先代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宜倣其制而乘除之亦因時救弊之政也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恒產則有恒心有恒心則倫理明風俗厚禮樂可興治功可成

程子欲以扶溝之地畫為溝洫以開井地之端使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推是心也若

遇有志之君君得為之位井地其可興乎

凌瀨先生語錄

井地之制是聖王盡天地之利公天地之仁使

上下各當其分合四海共享其利裁成輔相功與天地並

農無儲粟故荒歉無備為政者宜均田務農厚本抑末使公私交為儲粟以備荒歉亦仁政

之一端也

秦廢井田後世因之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

富不均穀祿不平近代限田均田世業之法又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况井田

之制堙廢二千餘載而能興復於後世乎可慨也夫

井田之制起於九夫之井而非方一里終於四縣之都而都廣一同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積而至於萬夫其間又有為路者一為道者九為涂者八為畛者千為徑者萬有志於復古者所宜考也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政教宗族長幼

鄉黨比閭車徒兵馬無乎不寓聯屬其民至

於死徙相安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患難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仁心者立政之本均田者仁政之先田里不均則民生不遂治化不成故井田之民恩義聯

屬禮讓自興

井田廢則貧富不均教化不行斯民無賴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其在井田乎



井田之制未可遽復為治者厚本抑末節用愛  
民使農有餘力困窮者得以自立而  
富者不得兼并可也

井田學校肉刑帝王為治之大端帝王以天下  
為一家猶父之於子也井田以遂其生學校  
以復其性肉刑以制其情是能以至公至仁  
之道以成雍熙太和之化

汶濱蔡先生語錄

卷六

六

汶濱蔡先生語錄卷六

正學

觀太山則天下無由矣觀滄海則天下無水矣  
觀六經則天下無言矣學者學為聖人也學  
而未至不失為仲尼之徒學而謬焉其去道  
也遠矣

孔門之徒若顏子閔子得其行子游子夏得其  
文宰我子貢得其言所至雖有淺深皆得聖  
人之一體行也文也言也猶之春夏秋冬也

汶濱蔡先生語錄

卷六

六

合四序而成歲者天乎合萬善而一之者孔  
子乎

好古制而不法周公非制也求至道而不師仲  
尼非道也

學者明道將以行之也六經語孟之言令後世  
學者有所取法焉耳故曰學古入官議事以  
制政乃不迷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夫苟  
自得則天下殊途而同歸矣六經語孟諸家



之說不必其同同歸於一而已一者何吾心本然之理即古聖賢之心之理也

以其理出於天謂之性以其性全於我謂之心以其感動而言謂之情以其明覺而言謂之智以其蹈履而言謂之德在天在人在內在

外實一物也  
道本於性命不外於倫理世儒索於刑名器數者未矣異端之徒乃棄人倫事物之理以求所謂明吾心者而不知在物之理即吾心之

理又何所求乎  
君子明道莫不欲人之同歸於善也使天下盡

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亦不為少黨同伐異可也若黨異伐同是為操戈入室矣

動靜交養內外合一聖賢之所謂道也後世儒者乃守主靜之說遺棄事理以何物為道耶主敬所以存心致知所以體道二者不可偏廢主敬則邪私不得乘而此心益清致知則聞見日以精而執中益固君子入德之方也

性具天地之全德學以復其性非有加益也肖夫天地而已

學莫大於變化氣質其要莫先於存心意誠心正涵養日熟氣質斯化於道幾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而已儒者以良知良能為成性而無事於達謬矣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外倫理以求道是為虛言無補楊朱申韓佛老是也若業儒者誦周孔而談道義既仕而棄其所學是又吾儒中

之異端也是以君子貴守道之功  
莊列放言而無忌揚墨鄙吝而害道申韓任數而無情鄉行迂怪而無謂何益於身心何益於世教君子舍周孔之道焉學

九師之易於經何所發明三傳之春秋於世教何所裨益齊韓毛鄭之詩各出意見二戴之禮瑣冗鄙猥書殘樂缺非盡暴秦之罪陋儒多言晦道斯無全經矣

吾儒之所謂道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也其德其政其教後世莫加焉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憲章述而不作後世學者誦法周孔乃立異以爲高敢爲異說而不顧雖曰明道實爲晦道雖曰學道實爲叛道其不智亦甚矣

神者心之主翁志者心之役使主翁端嚴不肆而後使惟令之從

孔子曰朝聞道是至於道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道未得於己也若以聽聞爲至學

深淵先生語錄

問思辨之功則有矣而踐履之功尚無便可請夕死可乎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存吾順事則盡之矣體用備矣楊中立謂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至於兼愛則誤矣

君子之道以簡御繁以靜制動能使萬事皆歸於一者有道焉此心爲之本也蓋一爲簡之至定爲靜之準故遠近合一內外相符

爲學在沉潛鎮密斯爲有益若粗心浮氣入耳

出口終無所得於己未成何以成物

聖賢教人只在人倫日用間不外於孝弟忠信必如此而脩身齊家必如此而治國平天下人已一道遠近一機外此皆非道也

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體天地萬物皆吾心之用故天地萬物與吾心無二君子必兼體用合內外以協天人事物之宜則天地萬物無不我應是爲彌綸化育之功

學以知爲先以行爲重學至於踐履所以收學

問思辨之功以成德也故孔門高弟孰不通詩書六藝居德行之科者惟四子

天下事皆有限量惟此心無限量蓋心具天地之全體故君子體天地之公以盡物自私者害夫公矣楊朱墨翟是也是之謂失其本心養心之要惟在常存敬畏故思慮精明應物無失

晦菴謂虚心順理是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意



為學在體認道理見之分明守之堅定橫括純  
孰在規則孝在君則忠在天下蒼生則仁  
道理當體認體認既真須加踐履方是為學如  
行千里之途涉江海之遠然指其途而語其  
次第者師歷其山川郡邑而至焉在學者自  
進

或言人之稟賦不齊有膽怯而多懼者非其氣  
弱心怯也是其心之未養也若養之以義理  
心有定主雖死生榮辱舉不足以動其中是

淡淵先生語錄

卷六

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也

晦菴謂為人純篤而又敏者極難得蓋在孔門  
惟顏子為然以曾子之魯用功深到一貫之  
唯亦幾於敏故學者在存誠以勵精耳

學者觀聖賢之書或有不解須體認於心精思  
而自得之何也古今天下一道也皆本於吾  
心若逐事以求通則支離扞格矣

晦菴云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然高遠

則在平實中道何嘗遠於人惟智愚有過不  
及而中庸難能故於平實中有高遠要在知  
所以求之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萬物皆吾分內事  
存吾順事則盡之矣體用備矣楊中立謂其  
言體而不及用恐其

陸象山謂為學當除意見之發人之情也  
在審夫邪正若云必除則空虛無物何以為  
立事之本

淡淵先生語錄

卷六

七



更易是其意見無出於弼者學者苟能研空  
易道得聖人之心雖有加損亦所不背何有  
於王弼

晦菴云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然高遠  
則在平實中道何嘗遠於人惟智愚有過不  
及而中庸難能故於平實中見高遠要在知  
所以求之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以天地日明百吾分內事  
存天理之分盡之矣體用備矣揚中立謂其

淡濱蔡先生語錄

卷六

八

言體而不及用恐

陸象山謂中一有除意見意見之發人之情也  
在審夫邪正若云必除則空虛無內何以爲  
立事之本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七

道統

粵自伏羲畫易神農黃帝繼天立極堯舜禹湯  
文武更相授受爲皇極之主阜陶稷契伊傅  
周召相與輔相之以成文明之治茲道統之  
傳也周衰道廢孔子備帝王之德而不得行  
道之任乃祖述憲章闡述六經以教天下後  
世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孔子既歿而道失其  
傳源漢周子與二程子相繼而出倡明絕學

淡濱蔡先生語錄

卷七

一

故於天理之微人倫之著與夫造道入德之  
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表章發明使後學之  
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文公朱子又即其遺  
言發明而光大之斯道賴以不墜

聖人之學皆本於心堯舜執中乃心事合一而  
非執之於外也故孔顏思孟之傳皆本於心  
聖賢授受之宗旨也

六經者貫道之器文者道之英華也六經皆實  
學非文不足以傳遠措之則爲實行言之則



為英華是文非徒言也。

孔子志於周公之道者也。顏子幾於孔子之學者也。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與天常存。山嶽河海地之文也。與地常存。六經語孟聖人之文也。與天地常存。

或云五百歲而聖人出。然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同處於一堂。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同出於一氣。因往推來君臣相遇。雖接迹而不為異。

淡淵先生語錄

道與時違。雖千載之遠。亦不可知。

聖學之不明。邪說害之也。君子衛道。必遠舉舜禹之制。近述周孔之訓。使學者咸知所宗。則

異端之說不攻而自破。斯聖學明而人心之

害除。

仰鑽瞻忽。求道之精也。不遷不貳。進德之勇也。

用舍行藏。動惟厥時。不改其樂。純乎天德。故

顏子亞聖。

濂溪性天純粹。默契道體。得千載不傳之秘。二

張子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

程子相繼以傳其學。天下學士靡然從之。

此心同。此道同也。契合於千載之上者。即感孚於千載之下者。

明道先生居安資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人之善。如出諸己。得善於己。必公於人。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其教人循循有序。故人樂從。

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以聖賢之道為必可信。

淡淵先生語錄

先生之道為必可行。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

舖異說。倡明正學。有功於聖門。精神全在易傳。

伊川學。精專行極。純粹。粹斯道之主盟也。

橫渠云。心統性情。見道分明。千古不易之定論。

子厚以禮教人。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深得先王之遺意。學能崇禮。人道之始終。備而聖學畢

矣。

張子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

矣。

張子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

矣。



學為萬世開太平周公之後惟孔子足以當之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邵康節玩心高明觀天地之化究陰陽之變以達萬類之情狀精於易數平夷博大可謂純一不雜之儒

楊龜山天資夷曠性至孝仁厚寬大不為絕俗之行其克養完粹燭理甚明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明道先生甚重之

呂東萊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於中氣質

淡濱先生語錄 卷七 一變可謂善讀書者後之學者讀書只在言語文字間豈是求道

二程先生之門人游揚為最故明道愛中立伊川愛定夫

朱晦菴不肯散學徒輟講席以避時事可謂守道君子不以世故動其心者

胡安定之教人以通經術治時務為先故士之出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

張南軒純粹篤實見者起敬可謂醇儒矣

晦菴之攻釋氏必歷舉其說釋氏回夷之教其慈悲不殺但可行於彼中若中國文明之地君臣父子政教禮樂帝王經制以為修齊治平之具若去夫政教禮樂已不可行又若廢君臣父子之倫使人道滅絕有是理乎正學不明故有好其說者昔居京邸見士夫有觀釋典者夫處帝王禮義之地明周公仲尼之道而乃為此心甚鄙之

學者固在篤信其師吾道有定理吾心有真見淡濱先生語錄 卷七 五

洛蜀之黨朱陸之辯門弟子黨同伐異多為言論若折之以前聖之言定之以中正之見惟是之從何常師之有

文公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惟主敬故能制乎外惟制外亦能以養其內內外交修聖學之宗旨也

君子之學始貴於能擇終貴於能守程子之徒若劉絢之平正尹焞之強毅確守聖經異說不得而惑之幾於能擇能守矣



許魯齋之踐履劉靜修之持守吳草廬之博聞各有取焉若魯齋其最優歟

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固為未醇至於性惡之說抑又甚矣文中子守道立教為庶幾焉荀楊文中草廬許劉數子當時號為大儒終身求道良亦苦心惜乎未聞裁割就中之教質諸聖門之學為有間矣

孔門弟子謂孔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近世儒者謂聖人之純猶黃金之精堯舜猶萬鎰

淡濱先生語錄

卷七

六

王孔子猶九千鎰蓋聖人所遇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堯舜遇文王孔子之時亦必為文王孔子之事文王孔子得堯舜之時亦能建堯舜之業易地皆然蓋道同則心同而事業亦無不同也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八

法令

天道有風雷所以鼓舞萬物也治道有法令所以鼓舞萬民也法令者人君之大權鼓舞在法令而所以鼓舞之者有德禮為之本也人道莫不有禮禮莫大於名分敷教化辨等威所以修禮也禮修則名分嚴而紀綱正矣致治之道有慶賞以勸善有刑威以懲惡法令不可廢也佐禮教以成治化然則慶賞刑威

淡濱先生語錄

卷八

十一

之用何可苟焉

法令王者之大公所以宣布德威一天下之情也非至公無我足以感乎人心者孰能一天下不齊之情而歸於禮義乎

敷政教一衆志莫良於禁令禁令之出莫尚於中和中和之至在悉民情故能使善者從其化不善者畏其禁

法貴嚴用法貴平法不嚴則人易犯法不平則人莫知趨避嚴則人畏之而遠罪平則情



理當而人服其公此先王用法之權衡也

仲尼不為已甚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聖人立

法約之於禮義之中使之合乎天則而已易

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其惟聖人乎

法令所以一天下之動也法屢變則民難守法

二三則民聽惑國有畫一之法則人莫不敬

信朝有守法之官則人莫不敬畏

法制者道德之顯設者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是以禮用刑也道德齊禮有政刑以佐之斯

漢溪先生語錄

卷八

二

十

臣欽若而民從又矣

三代之治先禮而後法三代之法齊平而不貴

嚴

在上在寬非法不行嚴所以成寬也故云火烈

則人畏而遠之水弱則竭焉

聖君賢相立法定制欲致天下於大治者亦惟

明乎紀綱而已矣

先王能鼓衆動民協天下之情而歸於一者有

政令以為之具有賢才以為之用有德禮以

為之本

善觀人國者不視其強弱而察其用舍未論其

用舍而先察其紀綱是用舍者治國之具而

紀綱者立國之本

法制者為治之具道德者法制之本道德所以

結乎民心非法制不行法制所以齊乎民情

非道德無體法立制定苟無其本道不虛行

法令者天下之公廷尉者天下之平張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今法如是而更重之

漢溪先生語錄

卷八

五

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善用法者乎

政以齊民而立法不可不嚴德以行政而用法

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齊天下之情不恕

則不足以平天下之情

治獄貴明莫良於德皋陶為士民協於中以至

四方風動蘇忿生為司寇式敬由獄以畏王

國其德則良其功則著後世深文過刻之吏

人主不察反以為能而信任之其傷國家之

元氣多矣



貢賦

王者之制國用量入為出用有均節周官以九職任之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其制關市之入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冢宰以九式均節之有司不得而侵紊人主不得而踰越後世徵求無度費出無經財匱民勞而天下病焉

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體其心所以植其本  
淡濱先生語錄 卷八 四

也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傷民心以戕國本孰甚焉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先王之世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有道則生之者衆有義則斂之者輕有禮則用之者寡故財用恒足是以義為利安民裕國之常經也

積貯軍國之大命故漕運之宜不可不講也屯田之利不可不興也飛輓之法不可不復也善為國者必有節用裕民之道節用則有禮裕

民則有政節用裕民國有阜厚無窮之積上獲仁義道德之名下有尊君親上之義

上取乎下猶父之取諸子也父必愛其子故取之常輕子必孝其父故供之不匱若為父者重權其子豈不傷其愛耶

上不失天時下不遺地利興利勸農厚本抑末經國養民之道也

舜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國不費而民不勞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後世巡遊無度財匱民勞

寧不知戒  
淡濱先生語錄 卷八 五

授時勸農厚本抑末開財之源也平賦薄斂節財之流也豐儉適宜制財之用也故明主必開其源節其流而裁酌其用焉

地利有大限國賦有常度古之人君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然生物之豐歉由夫天時

而國用之充盈由夫節儉古之愛養民力者與民休息使得盡力於農畝則民生遂而教化行是故人君不以賦稅為







動之以禮行之以義王者之師也故民無不服而貪功好殺未有得志於天下者

用兵之道德禮為先有德者疆無德者弱有禮者疆無禮者弱持重者疆輕動者弱此疆弱之形也

兵以道義為本故堯舜禹湯皆以文德之美以行仁義之兵故近者安其善遠者慕其德

兵有大勇有小勇而強弱形焉故權謀之兵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之兵不足以當仁義惟仁

義之兵謂之大勇  
諸葛武侯云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

典刑故人知勸可謂以義行師者矣  
王者制治保邦立鄉遂之制以寓兵農明荒服

之制以防四夷慎於用兵故能消未形之患  
古之善用兵者務耕練以固根本開誠信以安

反側明賞罰以勵人心任賢好士制變達權  
以守則固以戰則疆

制禦夷狄之兵貴於持重可戰則戰可守則守

來則拒之去則勿追斯邊鄙寧而天下晏然矣

仁義者用兵之本而紀律者行兵之要紀律所  
以行仁義而仁義所以除殘去暴也嗚呼國  
之安危衆之死生係焉得失之際其端甚微  
可不懼哉

先王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  
畿也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王畿奠安萬  
國親附所以保安中夏制禦夷狄也

先王之制五國為屬十國為連三十國為卒二  
百一十國為州故內外相維體統嚴密而變  
亂不興

君臣之義在推誠相與而不可以任術馭武將  
尤為不可若誠信不足而懷疑貳之心則君  
臣有不終者矣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戡亂以義安民以仁仁義  
之師無遠不服

擇將領以守邊圉申紀律以訓士卒耀德以佐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八



威恐小以全大制禦夷狄之兵也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上下相援

內安外附久安長治蓋有道焉

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錫之大司馬

有事則驅之行陣事已則歸之田里是兵農

為一卿大夫皆帥後世分兵農為二故有屯

戍轉餉之勞武夫為將故鮮禮義忠誠之效

淡濱先生語錄

卷九

十一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九

理性

問無極而太極曰太極之有兩儀四象八卦者

孔子明易道陰陽之變一每生二自然有此

次第非有推演造設之意乃先天後天冲漠

無朕之中而此理森然畢具是以伏羲八卦

文王重之六十四推廣陰陽變易之義示後

世開物成務之端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也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也故曰易

淡濱先生語錄

卷九

十一

有太極又取義品彙之根抵造化之樞紐而

言夫乾坤之與六子一老少之四象也老少

之四象一陰陽之動靜也皆此實理之形見

立兩儀生四象分八卦而生生無窮焉至矣

盡矣無以復加矣周濂溪加以無極二字後

世學者宗之但無極亦太極之義不必更前

求也

問心之動靜曰道無內外者也內外一道也心

無動靜者也動靜一心也其靜也以言其體



也其動也以言其用也靜其未發之中無私  
故洞然常覺動其已發之和去智故怡然順  
適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戒謹恐懼於不睹  
不聞是靜亦定動亦定也故周子曰聖人主  
靜以立人極

問幾善惡曰誠無為矣皆實理也天之命也人  
之性也至於幾為動之微有善惡之分蓋以  
此心之體未固邪念乘之非本有也程子云  
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是已此書

凌瀨先生語錄 卷九

二

雖名易通只主於性主於誠為是不必泥一  
陰一陽故有善有惡天道有進退故一陰一  
陽陰如何是不善

問聖人生萬民曰以禮樂教化生之也天之道  
也聖人體之耳天生一聖人故能生萬民聖  
人之心即天之心也

問涵養德性曰涵養之義大矣合內外兼體用  
而不遺也主敬存誠以養其心入孝出弟以  
養其行推己及物以大其公

問敬為禮之與曰禮者理也曲禮三千經禮三  
百天下之事必得此而後理非敬則禮之體  
不立敬若與焉足以載足以行矣

問講學與舉業異同曰一事也學以明其道仕  
以行其學持守有定力斯二業合一為君子  
儒故程子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問莊荀失之辨曰二子詆訾孔子之徒力排性  
善之說強辯自任陵駕一世當時道學不明  
故其說得以惑之若二子學術果正稱述帝

凌瀨先生語錄 卷九

三

王之道何不可者未見道而徒恃空談何辯  
之有

問小學大學之教曰小學是學其事以定此基  
本大學則又推廣明德新民以達於天下皆  
從小學中發出小學是收斂存養之功大學  
是體驗推廣之功自始至終一敬而已後世  
人材之不如古是為小學之教不脩而此心  
未定根本未固故無以行大學之道也

問致知力行曰知者明乎道行者體乎道知行



一道也格物窮理知也辨別岐路以求中道  
知之真也躬行實踐行也無過不及以求至  
當行之篤也學者非靜存動察敬義夾持而  
使知行合一則明心見性者亦知乎過為詭  
異者亦行乎故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  
能久矣

問報應之理有諸曰割人以自益者天必奪之  
毀人以自榮者天必殛之殺人以自快者天  
必滅之非天也理也

評史

問讀史之要曰觀近年學者看通鑑節要踈略  
苟簡不知有一代之治體有一君之治道識  
治體所以救弊維風識治道所以匡君立事  
若踈略苟簡不識治體之隆污治道之得失  
何貴於讀史

問程子云堯舜至今幾千年其心猶在曰堯舜  
體天地之心立為禮樂政教民到于今賴之  
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當與天地常存

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何也曰豈但不與  
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禹克艱惠迪  
之謨方以得天下為憂何有於樂乎獨舉  
舜禹言者蓋以舜禹本匹夫一旦受禪若罔  
有之尤人情之所難也

問湯改過不吝聖人亦有過耶曰聖人固無大  
過一念之萌微有過不及耳擬議之開萌動  
即改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

問武王伐商伯夷叩馬而諫何也曰各行其志  
也觀文王問滅丈人以政及於天下滅丈人  
不答而夜遁亦此意也故武王奉天道之大  
公伯夷明君臣之大義

問三閭大夫曰忠貞粹白其志可哀儒者以為  
過於忠原為楚之同姓欲強宗國懷王信讒  
疎之不忍見宗國淪喪遂自沉汨羅觀敖比  
干知紂之將亡直諫而死其忠愛之誠同姓  
之義可並觀矣

問漢高祖不事詩書何以能成帝業曰豁達大



度易虐以寬雖無湯武之事而遇湯武之時  
故事半古之人而功必倍之者與若得三代  
之臣相與與治其效當不止此

問張子房曰子房起布衣為帝者師其奇謀秘  
計轉敗為成漢興將相於去就皆中機會而  
不違理義者獨子房為得之其初狙擊始皇  
是少年用黃老未熟至羽翼太子時已深矣  
事若涉於用奇而理則近正

問漢文帝可方周之成康否曰文帝恭儉之主

凌瀨先生語錄

卷九

天資最美觀其初政果得周召之臣以佐之  
比之成康亦所優為情乎居輔相者不過絳  
灌申屠嘉之徒故雖以帝之賢僅及小康為  
可惜也

問賈誼通達國體何如曰誼以少年負其英氣  
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上治安策欲更定制  
度絳灌之徒不悅讒毀之所由起也大誼以新  
進少年未得乎君汲汲然輕進其說帝之所  
以謙遜未遑也觀文帝躬脩玄默移風易俗

於誼之策亦略施行未為不遇也策中三表  
五餌之說其學術亦疎矣

問董仲舒曰為漢儒第一其策云道者所由適  
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云道之  
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授守  
一道可謂得正學之宗又云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  
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可謂  
知帝王之道矣故程子以為有儒者氣象

凌瀨先生語錄

卷九

問嚴光曰光武之故人也及帝即位以物色求  
之既至欲以為諫議大夫竟不肯屈蓋知帝  
不能為帝王之事業而徒受其高位尊禮為  
無益也其亦魯兩生之意乎范希文作記稱  
其廉頑立懦大有功於名教

問諸葛武侯曰孔明出處純正有王佐之才治  
蜀經略大有可觀史臣以為將略非其所長  
故終於無成嗚呼後主闇弱非定亂之才魏  
吳君臣非易平之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



苟言之亦允蹈之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人也  
問唐太宗曰孤隋之暴不止然紂生民塗炭極  
矣江都之使已行高祖不可坐待其夷滅太  
宗延結英雄興舉義師以拯斯民以成不世  
之功惜其學術未至純正父子兄弟之間慚  
德多矣然用賢納諫貞觀之治幾於三代亦  
可尚已

問王珪魏徵處建成之事當何如曰守成之世  
立儲當以嫡長開創之始立儲當以有功唐  
凌瀆先生語錄 卷九 八

之有天下實由於太宗高祖不當立建成爲  
太子若建成即位唐之社稷亡矣王魏知建  
成之不可諫則當白之高祖事有不可則當  
去

問狄仁傑曰忠誠篤厚其反正廬陵王薦張柬  
之數人反周爲唐可謂社稷之臣矣

問陸贄曰當天下多事之時詔書旁午思如湧  
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論諫甚切一  
於仁義或比之諸葛武侯武侯氣象剛大嚴

毅但時有不同唐家之國脉猶存故成克復  
耳

問韓愈曰排斥異端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力倍  
之其論佛骨表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蘇  
東坡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  
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詎不信然

問宋之開國仁厚亦多忠良武事不競終於削  
弱者何曰祖宗真仁四世深仁厚澤歷代有  
周程張朱之大儒以泃風教有韓范歐富之

凌瀆先生語錄 卷九 九  
宰執以安社稷有張韓劉岳之良將以脩武  
事固宜國勢昌大顧乃漸以削弱以至於亡  
蓋以君心取舍未定君子小人雜進一事未  
成而壞之者踵至雖忠良之士無愧於古昔  
然奸諛和佞之黨有出於前代之所未見而  
舉世之所不能窺測足以惑人主之心志者  
屢見而迭出故一日之暴不足以勝十日之  
寒而終不免於妨政蠹國者以此故論治者  
不患天下之乏才而患用舍之未當不患用



舍之未當而患君心之未定

問范仲淹曰曾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已任當時為朝廷所重故能建立功業而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先儒論宋之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以忠孝為本其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心也

漢濱先生語錄 卷九

問韓琦曰琦之德業無愧於古人其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七十餘疏琦與仲淹在兵間又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

問歐陽脩曰忠誠剛正屢進直言朋黨一論尤為剴切

問司馬光曰正直忠誠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無不歸重能受盡言其規模廣大且改新

法或勸其防後患公答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惟論國是不計一己之利害屢進直言仁宗感悟

漢濱先生語錄 卷九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十

孝經

夫孝經孔子所作也昔孔子蘊大聖德生不偶時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壞居上者賞罰不行居下者廢貶無作孔子遂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脩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難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脩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廢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以孝經屬與曾子曾子得聞其教自著書三卷有脩身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上中下疾病天圓等十篇以闡明夫子之教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言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終兩行無怠也註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夫事君立身二者皆所以孝親也若人子未仕終身為孝不可謂揚名榮親乎

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孝出於性本無不同故所致宜無不同也居上者可推之下如明王以孝治天下是已居下者可達於上如舜盡事親之道著

賸底豫玄德升聞是已經云孝無終始謂人子事親自少至壯至老寧有已時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也

嚴父莫大於配天有虞氏尚德不如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周公既以后稷配郊天以法夏殷之制又因享明堂以文王配之是周公既申已嚴父配天之禮又推之以申文王尊祖之義嚴父配天始於周公而後世王者法焉是為周公之達孝也



夫孝為王政之本天子能孝於親諸侯卿大夫士庶化焉行於一人而達之天下始於至近而及於至遠固不待刑罰禁令之施以德感德無不與行焉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于四海是天下之孝一人之孝也天下之德一人之德也故曰至德要道

夫孝經孔子所著為十三經之一自漢及齊梁註解者迨及百家多所殘缺惟孔安國鄭康成之註梁博士皇侃義疏獨存依文訓義故

述清先生語錄

卷十

劉子玄辯其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其鄙俚不經宋國子祭酒邢昺註疏後出亦未精純咸於夫子之道無所闡明蓋以聖道廣大言近指遠發明其蘊亦難矣

爾雅

爾雅所以訓釋七經之載籍考核天地人物古今之名義使同實而殊號者有所指歸觀覽而取用者有所循執古人授教之方後學傳經之要也爾近也雅正也言近可取正也蓋

周公作之以教成王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又云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并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其為註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亦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註解其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考之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以此益知為周公之作也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非特

述清先生語錄

卷十

資於宏覽博物已也因言以得象因象以經理天地人道之精微有可窺者尊之為經實古今之通義也

爾雅典實精到周公作之以參例諸經也觀周禮一書制度規模大小巨細無不詳備而况考文之制乎孔子刪述六經必嘗考訂增益以成之子夏長於文學其傳之矣

爾雅首曰釋詁其次釋言凡一十九篇或曰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孔子所增又曰



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周公何乃惟  
作一篇孔子後方增以十八篇耶蓋孔子刪  
述或增損於其間耳非續其作以足此書也  
子夏篤信聖人豈不知遵時王之制或講明  
以教西河但傳之耳

爾雅考究精實質之七經無不相合故儒者訓  
釋諸經皆引用之而詩傳尤多孔子所謂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於天地人倫之義比  
類考訂亦無不至可以通之上下行之遠近

質之古而不悖傳之後而可述說文白虎通  
通考水經考索諸書皆當為羽翼而廣雅埤  
雅發明尤為詳備

### 周禮

周禮始末曰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書文武  
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之典也秦燔經籍  
以愚黔首漢興高堂生傳一十七篇孝宣之  
世后蒼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為子三  
家立于學官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

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  
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大中大  
夫鄭興及子太司農鄭衆議郎衛次仲侍中  
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  
然則周禮作於周公燔燒於秦淆亂於諸家  
復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故玄以為括  
囊大典網羅衆家云

按周禮周公所作周官成王訓迪百官之言周  
禮立六卿其立冬官司司空曰使帥其屬而掌

邦事以佐王富邦國與周官居四民時地利  
文義大不相侔若漢儒模倣之言周官首公  
孤次及六卿其屬大小輕重無不具載三公  
三孤坐而論道周禮顧略而不載何詳於微  
且賤者遺其尊且貴者若曰六卿兼三公亦  
當首列其職不可缺也且於六卿之上皆有  
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不宜繁  
復如此本缺冬官又取考工記補之蓋漢儒  
因秦火之後其書殘闕乃各以己意竄入惟



曰傳經實為亂經也

儀禮

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然今皆已闕不全儀禮今多亡者如冠止有士冠禮天子諸侯冠禮已亡如昏止有士昏禮天子諸侯昏禮已亡喪禮亦然祭禮止有士大夫二禮天子諸侯祭禮亡者如郊特牲諸侯饗廟遷廟是也冠禮如公符是也有有經而無傳者如公食大夫士相見二篇是也有有傳而無經者如郊特牲

注疏先生語錄 卷十

十一

用

牲諸侯饗廟遷廟及公符是也臨川吳氏作三禮考註以諸侯饗廟遷廟公符等篇為經當作逸經傳為是取盛德等篇名為天子之禮又取他篇文補入曲禮又將曲禮文竄在他篇又補士相見義實為亂經

周禮主於建官圖治唐賈公彥以周禮儀禮同發一源分為二部周禮為本儀禮為本吳臨川並列為三經二子當時號為博雅為註為疏如此所云亦謬矣

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中升降揖讓拜興旋辟之節無不詳盡小大並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此必周公制之而孔子子思補之子夏其傳之矣

注疏先生語錄 卷十

十一

一



汶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一

易義

或問易道曰九師之易不似論說若程子易傳朱子  
本義先生同一源流易傳致用成務為易之  
本本義觀玩知占為易之用學者當並觀焉  
動一靜一陰一陽易道也不可不容其微動  
而為陽非動而生陽也靜而為陰非靜  
陰也蓋陽動陰靜分而言之也合而觀  
道變化進退消長至動之中

馮坤道資生流行不息至靜之中而有至動  
者寓焉陰陽一氣之往來循環無端互為其  
根也

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天地交而為泰是以  
萬物遂焉君德下接臣德上達則上下交而  
為泰是以德業成焉交者君臣道合誠意相  
孚是為吉亨道斯泰矣小人用則蒙蔽主知  
隔絕物情世道否矣欲知上下之交與不交  
而道之存與否在觀君子遠小人而已

賁者君子之所榮德脩於己而善及於衆孰如  
焉小人則反是賁之初九在下數為趾為途  
行舍車而徒是小人以失勢為羞矣

易主象數象數主理是故易為君子謀不為小  
人謀明夷惟箕子文王用之若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雖遇元亨之占不相為用也後世陋  
儒之占變是易不為人用而人為易用矣

一闔一闢謂之變者陰陽闔闢升降盈虛盈天  
地之間無非是理自伏羲始畫未有文字文

王周公乃繫之以辭至孔子方始純以理言  
有是理必有是象有是象必有是數使天下  
後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知所取舍以定天  
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

學易之要有三一曰卦畫二曰彖辭三曰爻辭  
是三聖之奧也卦畫以象教者也彖辭爻辭  
以言教者也易之道莫深於象而觀象以求  
諸天而言次之學易之道莫切於象而即象  
以求諸心而言次之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求之象得於心契乎天畫之矣

陰陽得中天之則也剛柔得中地之則也性情

得中人之則也聖人立教觀法於天效法於

地取天地之中以立斯人之則而已

數往知來易逆數之義諸儒皆謂已往而易見

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

易逆數也朱子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

段為指圖圖而言卦畫之所以行易逆數一

段為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自復一陽

歷臨二陽泰三陽壯四陽夬五陽至乾六陽

皆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追數昨日也自

姤一陰歷遯二陰否三陰觀四陰剥五陰至

坤六陰皆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逆數來

日也橫圖則自乾而夫歷剥至坤生數之自

然皆逆數也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

為寓言而已乾之為馬坤之為牛馬之為健

牛之為順理之常也取以象乾坤之性情漢

儒創為五體變卦五行納甲之法以求其幸

而偶合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

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不思非健何以知

乾非順何以知坤雖云理無定體而觀象以

明義聖人示人以用易之方也

王弼合古易之彖象文言為一諸儒宗之莫敢

更復是其意見無出於弼者學者苟能研窮

易道得聖人之心雖有加損亦所不背何有

於王弼

尚書古文今文有二義焉以經言之古文出於

書義

孔壁孔安國作傳今文出於伏生所授馬融

鄭玄等所註又文字也孔壁古文尚書孔安

國以今文字讀之古文尚書乃竹簡漆書形

如科斗科斗變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

變為隸書所謂今文乃漢之隸書古文今文

所載有無不同者是孔壁所藏與伏生所授

有無不同也



虞之傲戒無虞周之制治于未亂蓋古之聖人  
貴未然之防禍亂之幾每生於細微思天下  
既濟矣容有未濟之幾藏於既濟之時者乎  
故兢兢業業思患而豫為之防所以為長治  
久安之道也

金木水火土穀惟脩此書之所謂六府財用之  
所自出惟脩當以人事言之觀周禮所載亦  
自可見若云相制以洩其過相助以補其不  
及何以為財用之所出何以為養民之政耶

汝濱先生語錄

卷十一

天聰明畏達于上下上天立君以為民也民  
心之向背天心之眷否關焉天道玄遠而難  
知民心顯明而易見民心之所存即天心之  
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人而一之者也  
敬則不忽乎民即所以敬乎天也否則徒知  
天之當嚴而以民為易虐是天民為二道矣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學者覺此也教者效  
此也以先覺學後覺也理也者性也天地萬  
物一體者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合外內之道也

皇極數言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大君之喜怒  
好惡同乎天故其存神過化之妙與天地合  
斯之謂盛德好惡之發通乎天下之公故一  
好足以勸天下之善一惡足以懲天下之惡  
故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斯之謂大業

六三德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老子專以柔道是  
非中道矣

人主必有無逸之德而後有無逸之政故天理

汝濱先生語錄

卷十一

常存獨觀萬化之原而於小民稼穡艱難之  
事無不周知故不敢自暇自逸而恭儉非可  
以聲音笑貌為也故殷王中宗治民祇懼必  
原於嚴恭寅畏以為之本高宗之嘉靖殷邦  
必原於不敢荒寧以為之本祖甲知小人之  
依必不敢侮寡以為之本文王卑服即康  
功田功必原於微柔懿恭之德法太王王季  
克自抑畏之心以為之本所謂有無逸之德  
斯有無逸之政也是故明君必先慎乎德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召公欲歸老厥邑周公挽  
留之欲追念文祖之德當并力一心以載天  
命大忠託孤大義滅親不辭三監之謗以成  
宗社之計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  
世猶未釋其政周公同寅協恭忠誠愛國之  
心至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推賢讓能大臣出於義也  
大臣者群臣之表也群臣化之濟濟相讓矣  
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忌嫉風行  
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公道晦而寵賂彰政必  
淆亂而不理矣夫庶官和與爭見大臣之義  
利庶政治與亂見大臣之得失

自作元命天道至公人君體天之道天之所好  
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所生者生之所殺者殺  
之是與天合德矣是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矣  
故人君之德曰天德

凌漢先生語錄卷十二

詩義

詩有大序明其本小序明其迹大序者其子夏  
之徒推夫子之意而為之小序者其史臣之  
良述作者之指而為之故大序曰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夫有所受之也是故大序廢則學  
詩者不知其本小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迹  
是故沿流而求其源誦言而得其意會意以  
畜其德小序之謂也小序之為純也如是必

去其漢儒之雜之者全其國史之本純者因  
迹以諷其言因言而得其意養其性情合乎  
道義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

風雅之變世道之衰也世道之衰風化之衰也  
周南召南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得其  
性情之正故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自却而下  
治亂不同賢否亦異而其所感有邪正之不  
齊先王之風於此乎變矣若雅頌之篇皆朝



廷郊廟之章至於雅之變者周衰賢人君子  
憂時憫俗之所作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  
亡謂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黍離降爲國風  
而雅亡矣世道之升降由於風化之盛衰風  
雅者禮樂之章而禮樂者風化之本是以聖  
王脩禮樂於上以覃風化於下有其本也

卷耳后妃以文王不在思之首章託言采之思  
君子而不能采發乎情也思之切也下三章  
託言欲乘馬升高望君子而山高馬病不可

汝濱先生語錄

卷二

二

登蓋婦不出相既不可望則酌酒自慰而不  
未傷懷歸乎正矣所謂止乎義禮也

肅肅兔且公侯干城固文王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雖兔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如此亦其  
黨庠術序自國都以至於州里鄉黨無不受  
學以成之也

必彼泉水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  
即諸姬而與之謀發乎情也卒不敢歸止乎  
義禮也婦道之正也其必被武公之化者乎

清人在彭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  
於河上父而不召師散而歸春秋傳曰使高  
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  
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  
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  
之卹乎吁此非所以馭武夫悍將也但高克  
一庸夫耳如有奸雄之資安得不乘機生變  
乎故爲君者非賢則不用用則不疑此古之  
明君諷辟推誠待下之道也

汝濱先生語錄

卷二

三

交交黃鳥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  
之良也國人哀之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  
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  
而三良與焉蓋以秦近西戎染於其俗王政  
不綱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其後始皇之葬  
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秦之無道甚  
矣傳至二世而亡而子孫無遺類豈非天道  
之報耶吁可以戒矣

七月流火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



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言農事為民衣食之源極憂勤艱難之意以教之吁觀七月之詩知周道之所以興也大東小東周道之所以衰也君天下者可以鑒矣

弁彼鸞斯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遂宜曰宜曰之傳述其意以作是詩甚矣幽王之不明也人君昵小人而退君子以其無知人之明也夫以宜曰之賢為其子而不知惑之也至

淡源先生語錄 卷十一  
於神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其曰福祿來反曰綏以多福是子孫奉祭於祖考精白一心致其誠敬敬德之聚也孝德之本也福之所由錫也

春秋義

春秋孔子為周道衰王政息紀綱禮法之大壞而託此以伸大義於天下後世也筆削予奪直書其事明白嚴正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不得肆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聖人經世之大權也三傳及胡傳沿襲穿鑿定為凡例取義稱人稱爵一字一句之間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僭亂非法尚何得失之可議使孔子之心不得見於後世皆經生學士晦之也故吾師甘泉先生作為春秋正傳不沿襲於傳而斷之於經不拘泥於文而折之以義去其穿鑿明其直指使聖人作經之義如日月懸揭明白易見一洗諸家之謬當為後世之

宗正焉

春秋正傳序略曰春秋聖人之刑書也春秋者聖人之心天之道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文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皆多臆說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



之傳多相沿襲于義例之蔽而不知義例非  
聖人立也公穀穿鑿之厲階也其於聖人之  
心魯史之舊其有合乎是故治春秋者不必  
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  
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  
春秋之義可得矣正傳理明義直後世必傳  
故錄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殺州吁誅弑君之賊也  
稱人者史通稱之詞耳公羊以為討賊之詞

澆濱先生語錄 卷十一

穀梁以為稱人以殺殺有罪蓋弑君之賊天  
下之所共誅直書而義自見不必人衛而後  
知也

齊小白入于齊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皆未  
有父命立之而小白則長而當立小白義當  
請命於天子既立置其弟而使終其天年何  
不可者乃無君父之命而入以自立而又殺  
其弟焉此春秋所以罪之也

初稅畝書以志虐民之始也什一天下之中正

也廢助法而稅畝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  
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盜謂陽貨不名而  
書曰盜誅亂賊也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戒  
弓周公受賜蔽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  
之繁弱也子孫世守以昭先王之德也魯失  
其政雖先王分器猶不能守故書盜竊書得  
定公與執政之臣不恭之罪見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書來

澆濱先生語錄 卷十二

歸志復舊物也非于齊侯之服義于定公之  
能用孔子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  
夷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  
齊侯歸三邑以謝過聖人功化神速期月而  
已可也豈虛語哉

禮樂義

禮樂者致治之具先王用之變俗維風以成道  
化故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帝王禮樂至周大備蓋積治之極道化  
 中和之數揚非徒作也周衰道廢僭亂相尋  
 先王之道蕩覆無餘矣禮樂所以張乎治道  
 根於人心者也自小學亡而蒙養之功廢無  
 以定其心以立基本自大學亡而體用之學  
 廢無以盡其心以達大義教化不明則仁義  
 不行仁義不行則中和不達中和不達則禮  
 樂不興必觀其所以廢然後知其所以興  
 制禮作樂出於仁者之心仁其體也禮樂其用  
 也心不中和則氣不中和何以候氣制律而  
 被之八音乎故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禮者體也與道為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  
 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精入乎性  
 命之微其體一也  
 月令出於先王之制呂不韋令門客纂集雜以  
 秦制如命大尉縣鄙皆是也  
 明堂位周公制禮使諸侯朝天子於明堂天子  
 負斧依南面而立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後人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三

大學義

學庸語孟孔門傳授之心法也帝王以德禮治天下載之六經皆聖君賢相相與敷揚政典諮度治理以立後世皇極之準周道陵夷孔子以大聖而不得君師之位憂天下後世之無聞乃刪述垂憲及門之士多所聆受大學曾子聞之於師明德新民之義蓋本於尚書中庸子思述所聞於父師性命至誠之義蓋本於周易孔子立教之言及答君大夫之問政門弟子之問學皆祖述憲章道德仁義之言書曰魯語論撰次之義漢儒撰次其書題曰論語云孟子受業於子思道既不行退而脩仁義王道之說七篇以教後世其書淪於諸子中程子表章與三書並傳其言純粹天德王道之極與孔門之言若合符節是為四書一道相傳後有作者弗能及也

為學先小學以為之基後入大學以收其成也

蓋道無精粗理無大小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一貫之道也

止泉先生古本大學序略大學之道其燦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燦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燦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至善者以言乎身心之於國家天下之事物之理純粹精焉者也天理也天理也者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與也其體用一原者也其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

止泉先生云明德親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乃止至善之功又曰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非謂靜坐而明德及長然後應事以親民也其曰親民先生依古本大學與程朱之說不同

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不安於苟且不止於小成而已止至善則體用各造其極之謂也大



抵理有萬殊惟心是會學無多收治心為要  
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  
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矣

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溺愛貪得偏也  
不明無厭害也是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  
齊也欲齊其家者在公其好惡以脩身以為

一家之取則乎

畜馬乘章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

御繁雜之道不察鷄豚不畜牛羊謂不可

凌波先生語錄

民利也不畜聚斂之臣謂不可奪民利也皆

以義為利也

中庸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吾心渾然之

體無所偏倚者和者吾心發動之幾無所

乖戾者也君子戒懼慎獨以全天命之性由

是推而致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以達夫

禮樂政教之用而中和致焉不但朝廷之正

舉世之安雖天地亦位焉不但人道之脩教

養之立雖萬物亦育焉此其裁成輔相之功  
如地平天成而萬物咸若位育之效也洪範  
所謂肅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  
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  
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是  
已

中和性情之德也和由中出者也故君子戒懼  
謹獨以養其中中立而和生焉政教禮樂由  
是而興位育之功成學之能事畢矣

凌波先生語錄

卷之三

四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富貴達也則行道濟時貧  
賤困也則安命守義在夷狄則言忠信而行  
篤敬在患難則內文明而外柔順所遇不同  
而此道之行則一也

中庸傳天道人道之分天道直實無妄聖人之  
德渾然天理與天合一故曰天道下聖人一  
等則盡思誠之功以求合於天道故曰人道  
孔子欲學者致曲以造於至誠何有於天人  
之分若並舉而言何為天道何為人道是天



人果爲二道終不可合一而同歸矣故學者  
觀天人之道而必求其同盡思誠之功求合  
於天而無間

博厚高明悠久者覆物載物爲聖人富有之業  
成物爲聖人日新之業富有則大日新則久  
聖人與天地同用也配地配天與天地合德  
也與天地合德自無疆矣聖人與天地同體  
也故曰聖人與天地參

尊德性而道問學君子脩德凝道之大端也專

淺濱蔡先生語錄

卷十四

五

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  
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蓋非存心無以致  
知而致知又所以存心乃內外合一之功非  
二事也

淺濱蔡先生語錄卷十四

論語義

孝弟爲仁之本者天下之道皆出於心仁者心  
之德愛之理盡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孝弟  
乃仁道之始事人能孝弟則根本立而道自  
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體天地萬物而  
無餘豈非爲仁之本書曰之愛唯親之敬惟  
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有是德是故曰孝弟爲仁

之本

曾子所謂三省者者天地之道一誠也帝王法天  
出治一誠也孔子立教垂世本於天地帝王  
之道也親達德達道之言政教禮樂之義皆  
以實德措諸實用曾子專其所聞爲謀必忠  
交友必信傳之必習自治誠切是能以立其體  
自可達請用後之學者乃考諸儀文變數求  
之詞章論辯末矣

或曰無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求則如



何以待之曰觀其意之誠否如志堅思苦之士今日雖不如我將來所造未可限量此不可謂之不如已者

或問孔孟觀人之法曰君子觀人在內為心在為事在心為德在事為言內外相符體用合一者也所以在事所由在意所安在由淺及深之義也言者心之聲眸子者心之形因外知內之義也言與眸子深情篤論者猶能飾之由意察心則誠偽洞然矣

淡源先生評錄

二

或問魯之郊禘曰考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禘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自僭用之故附會於明堂位及祭統云夫成王守文武之業命侯國率由典常乃天子之職顧自為壞亂邪雖周季世之君尚不肯與請隆繁縟之事而况成王乎魯之僭竊尤為可見

子入太廟每事問者太廟魯周公之廟禮樂備

焉夫禮有器有文遵豆鍾鼓其器也薦享升降其文也孔子固嘗學之矣然儀文度數躬行蹈履斯謂真知昔子監禮郊廟其禮固嘗聞之若圓丘之制蒼璧燔牛之薦大祀殿世次之列衣冠之設干羽樂歌之容既親見之歷加詢問復觀其進退升降薦享之儀然後知向之所聞者止於影嚮耳恍然有覺於入太廟每事問之義

淡源先生評錄

五

或問處富貴貧賤之道曰君子素位而行安於所遇其處富貴貧賤如風雨之遭寒暑之序而已無與焉若舜禹之有天下如浮雲之過太虛顏子原憲之安於貧困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亦自可見古之君子處富貴則思行道濟時澤及天下處貧賤則思明先王之道以啓後學蓋道義素定於中視富貴貧賤一也故無諂無驕不忮不求無入而不自得若慕富貴而厭貧賤一念有差棄禮滅義何所不至故君子明於義利之辨而持守有定

一第 一册 黃帝日曆全書 7 之三下



或問禮讓爲國之義曰帝王以大司徒敷教一  
道德同風俗所以興禮讓也周官一書周公  
經世之典所以維持禮讓以成太和之治周  
衰道廢禮讓之風息矣孔子志欲行周公之  
道故有此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曰聞非口授耳聞也學  
者力到功深將有所得迎其機而語之則豁  
然矣故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神而伊川不  
答欲使深思而得之也

或問再思可矣曰天下事有定理君子處事有  
定義不思或有太過不及之失三思則瞻前  
顧後計較利害之私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當時以爲賢而且智况爲魯大夫父母之邦  
夫子有難於直論者惟云再思可矣若夫人  
品高而處事光大雖多思何過焉觀文子縱  
襄仲殺嫡立庶使齊納賂謀逐歸父始終無  
非私意然則思不思何益  
孔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者孔子具帝王周公

之道有興復東周之志蓋欲孝弟化行風教  
還淳舉天下於唐虞三代之治言此三者則  
盡乎其人矣是協和萬邦於變時雍之意也  
故曰聖人之道猶天然具天地生物之德是  
以有王者成物之志

孔子述而不作者自帝王開文明之治及於周  
室治教詳矣禮樂成矣制度備矣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所謂作者七人開物成務舉  
無不盡孔子脩明其道以傳教於後世孔子

之心帝王之心也孔子之道帝王之道也如  
此而君臣如此而父子如此而政教如此而  
禮樂如此而制度生民之道備矣雖欲有作  
何所加焉使帝王後孔子而生亦如斯而已  
作者之聖先天而天弗違述者之明後天而  
奉天時一而已矣故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是知後之作者皆爲謬妄而  
不足以信天下及後世異端之徒是已  
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善而從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也見不善而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故君子無往而非學無往而非師也

或問士之弘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弘死而後已持守之固也故曰毅孔門之道惟在求仁任重道遠曾子之所獨得乎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孔子道全德備具帝王之道有興復東周之志達巷黨人未聞君子之大道而以博學窺聖人故孔子姑為此言欲其有聞而知之也

或問太宰稱孔子多能曰吳與魯會繒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太宰慕夫子以多能為聖多能謂禮樂名物詩書六藝蓋聖本於德而多能乃其餘事若以為鈞弋獵較庸人皆可能何以稱孔子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古之帝王以孝治天下故孔子作經以為至德要道及門之士多所得聞如子路盡思曾子養志亦可謂孝矣而孔子獨稱閔子者蓋人子事親處常則易處變

則難記云閔子遭繼母之讒卒能盡事親之道化其母為慈若古之聖賢孰不盡孝而獨稱舜為大孝者舜父頑母嚚能盡事親之道而致瞽瞍之底豫也以此知孔子之稱閔子蓋因其處變而言耳

有德者必有言蓋德有諸已斯言之真切有用非徒言也如六經之言皆本於聖人之德故能建極成務為萬世之常經是謂有言也

或問孔子請討陳恒之義曰太公有功周室呂

伋封齊是為姜齊之始陳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工正傳至陳恒厚施得眾遂弑簡公至田和並齊而有之田恒之弑簡公滅天王之封國為不道忘撫存之厚德為不義况諸侯有救災恤鄰之義天討之所必加故孔子請討欲伸大義於天下哀公不能三家不可而使陳恒免於誅戮雖然弑逆之賊敢於肆行而無所顧忌者恒以國無忠良也三家實與陳氏聲勢相倚孔子此義一明而三家知懼



姜齊既滅伯禽之封得以獨存實有賴焉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

性相近者人性皆善但氣稟有昏明強弱之異實不相遠惟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矣聖人立教俾昏明強弱各協於中上智則易從雖昏愚之至而能以善自治皆可漸磨而進故孔子以自暴自棄為下愚蓋激之使進而不甘於下流也

夫子喜武城絃歌是時列國君臣方以權謀術數富國強兵相尚以王道仁義為迂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欲佈禮樂之化於天下一聞絃歌之聲安得不喜動於中故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蓋欲以禮樂為治也

或問心存理得之義曰孔子答子張問政然政教禮樂之施而本之以恭寬信敏惠則仁覆天下矣何止於心存而理得耶觀朱子語錄弟子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如何仁在其中

答云心存理得可謂明切矣註於問政中心為記者之誤

或問色厲內荏曰外柔內剛君子之象外剛內柔小人之象無道義以主之而徒為色莊是無實益名譽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蓋指當時之大人也

小道致遠恐泥孔子為異端說也異端諸說稱述帝王模倣道德若有可觀究其實高深者務為玄虛鄙陋者淪於術數皆充塞仁義妨政害治用之以脩身則非明德之義施之以治平則空言無補何以為政教之具致遠實有不能故孔子婉其言以開導之欲使其徒反求而自覺其非若云農圃是為生民之本治道所先醫卜亦周禮所載國家之不可缺者

孟子義

或問孟子王道仁義之說曰仁義天地之心王道生民之命其道乃孟子得之孔子孔子傳



之帝王周公者也周道衰王政廢仁義禮樂之化不見於天下列國分爭生民塗炭極矣孟子有志於斯世陳其說於齊梁之君柰何王伯不相謀義利不相入所如不合卒老於行乃退而脩仁義之說七篇以教後世由是孔子之道有傳帝王之道晦而復明天地之心隱而復見生民之命斷而復續後世君天下者聞其教以爲治安之本其有功於斯道有功於斯民有功於天地大矣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今愚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孟子欲宣王察識此心於方動之始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克此心於既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是知治道出於心而成於仁不忍之心所以行仁也

或問孟子養浩然之氣曰斯其爲義理之強體道之勇乎惟孟子真有是氣故能爲此言君子以直養而無害故能充塞宇宙居富貴而不驕處憂患而不辱逢時則爲忠良遇變則



未合體用雖未至於聖人具體而微亦彷彿  
氣象耳若以為真似聖人則誤矣

仲尼不為己甚謂不過乎天則之常而已本無  
已甚者吾道中正之體不為己甚者聖人時  
中之道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此孟子謂惟大人為  
能盡其性也赤子之心性天未變純粹至善  
但未推廣耳大人則涵養擴克極此心之量  
是以經綸調燮有始於至微而終於

至大  
於禽獸又何難焉自反學者之事不校成德之  
事自反而至於不校則學成而德純矣此君  
子之所以異於人也

為機變之巧者行險而進奇詭譎變詐無所不  
至孟子蓋指儀秦蘇秦之徒言君子深恥而  
不為者也

蓋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  
之端 仁義禮智根於心蓋仁義禮智性

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為根而情為  
枝葉一體也譬曰益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  
是情得其正矣

孟子卷之三

梁惠

十一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五

諸子

諸弟子侍問歷代諸子立言得失曰孟子之書舊亦雜於諸子中程子表章與論語並傳曾子子思大學中庸之書亦與論語並傳為四書以緒帝王周孔之道蓋醇乎醇者也中古以來立言鳴世者百八十餘家今其書存者不及半其最著者數十家而已欲知其立言之得失必以帝王周孔六經之道為衡鑑斯可辨焉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為周柱下史為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程子云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朱子云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觀孔子問禮蓋亦有道術者

莊子名周為濬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程子曰其

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又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蓋窺測而言之也朱子曰其謂各有儀則之謂性比之諸家差善觀其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事同於人道同於天之言亦聞道者

列子名禦寇鄭人著書八卷其學出於黃老其書多寓言莊子重其為人多稱道之其書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辨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然其所明往往

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

荀子名况字卿趙人漢劉向重定三十二篇為荀卿新書唐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其書云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則向矣至於以性為惡以禮為偽是其不知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也其曰真積力久而後入能定而後應皆至道之言當時以荀孟並稱蓋其擇焉而不精故時有出入耳



楊子名雄字子雲蜀人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以應之譏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法言程子云必欲撰玄不如明易朱子云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又云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有何不可

墨子名翟居宋著書十三篇韓子謂墨子必用孔子觀其治喪以薄爲道實非用孔子者傳其學者有隨巢子好事鬼神纏子脩墨氏業

淡濱先生語錄

卷一

五

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事之墨子死後有相里之墨有桓芬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墨氏兼愛疑於仁而害於仁者也

文中子王通所著中說門人問答多近道之言程子曰文中子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朱子曰其答魏徵云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通云徵所

問者迹也吾告之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伊川非之至以董常爲顏子是爲過與其說動靜見天地之心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其言亦有所本

管子名仲字夷吾相齊桓公富國強兵著書二十八卷志在強國外假內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巧於詭道如此其尊周室攘夷狄孔子稱其有仁者之功

淡濱先生語錄

卷一

四

十一

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著書七卷號晏子景公爲臺臺成復欲爲鍾晏子諫曰欽民爲鍾民必哀欽哀爲樂不祥也惜其狃於術其後流爲墨氏之學

劉向熊子爲周師臣文王以下問焉班固書謂周封楚祖著書二十二篇其書云大禹以五聲聽治又云君子不與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無由也謂有其本也劉勰謂熊知道而文王諮詢

孔叢子孔子八世孫孔鮒也集仲尼子思子尚



子順之言及已事為書凡二十一篇其後孫  
孔臧又為連叢子其書云堯舜文武之道稱  
其言後其行夜思之責行之惡有不致乎其  
論讀詩及小雅發明詩人之志是蓋得之家  
學為有見矣朱子云孔叢子鄙陋之甚其理  
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疑其為所註之  
人也

公孫尼子著書二十八篇晉傅玄謂樂記取公  
孫尼子古樂經已亡公孫尼子取其義作之

淡源先生語錄

按樂記三十三篇今所存者十一篇

尹文子學本賈老著書三篇仲長氏云其書多  
所彌給其書云聖人不貴其獨治貴能與眾  
共治工垂不貴其獨巧貴能與眾共巧

文子師事老子為書一十二卷書云人主之有  
民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安  
則土安善矣又云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  
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心與神何二焉

公孫龍子趙人漢志云著書十四篇文獻通考

云今書六篇其論物化及牛馬角尾多寓言  
亢倉子居羽山書云惟道可信而不知人有是  
心斯有是道也其論君道勞於求賢逸於任  
使得之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好學家貧自號抱朴子因  
以名其著書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亦多寓  
言中云觀孺子之墜并非仁者之意視瞽者  
之觸柱非兼愛之為與孟子之意同又云玄  
暉之潔饑不如螻螂之穢飽有所激也

淡源先生語錄

尉繚子大梁人兵家者流著書六卷其言曰戰  
以伐之德以守之又曰古者率民先禮信而  
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皆假之之辭也

鬼谷子世謂周時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  
無里族姓名史記徐廣註潁川陽城有鬼谷  
即其所居著書五卷中云口者心之門戶  
心者神之主宰又云守家以義守國以道道  
義何可偏廢也或云蘇秦作書托之鬼谷言  
遠也



淮南子名安漢淮南厲王長子好讀書鼓琴不  
喜弋獵狗馬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  
天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  
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以厲王死時懷怨  
望謀為畔逆誅所著書及稱述之言何用焉  
呂不韋秦莊襄以為相始皇立尊為相國著書  
二十六卷其書云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觀其事有大不然者其人品最下所著月令  
漆源先生語錄 卷十五 七

皆其門客為之  
商鞅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習於富貴之  
術以干秦孝公為開塞耕戰變法令十年秦  
國大治用法嚴酷秦民傷殘使民見刑而不  
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著書五卷  
尸佼晉人秦相商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  
民未嘗不與佼規之著書二十篇六萬餘言  
其書云治天下者見人有善則已有善見人  
有過則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觀其與鞅

規畫皆伯術此特假之之言耳

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  
之前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作說  
難孤憤五蠹說林五十六篇十餘萬言其書  
云無與禍鄰禍乃不侵固不如為善也又云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  
害待非而後害之是有心於利之害之也不  
如見賢而先舉見不賢而早退太史公云韓  
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刻少恩皆

漆源先生語錄

卷十五

八

原於道德之意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  
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  
疑

申不害鄭之賤臣也本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黃  
老而主刑名黃老之法清簡無為君臣自正  
以其術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著書  
六卷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於名實蓋子之  
也其書云智鈞不相使力鈞不相勝皆出於



黃老非帝王之道也

慎到趙人著書十卷劉向定其書四十一篇其

書謂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深蓋欲厚

本抑末而不知先王待農商之有道也

孫子名武齊人太史公謂世俗所稱誦旅皆道

孫子著書十二卷其書云兵者詭之道而不

知王者仁義之兵何詭焉又曰非聖智不能

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誠偽何可並用焉孟

子曰故善戰者服上刑以其禍天下後世也

漢源先生語錄

卷之五

九

吳子名起相於兵術著書三卷與孫子並稱起

殘忍薄行曾參絕之雖有戰功魏武侯疑之

用於楚楚之貴戚大臣多怨之孟子曰善戰

者服上刑固非良將亦非國家之福

庚桑子亦曰庚倉子名楚著書九篇唐天寶間

賜名洞靈真經其書云作法貴於易避而難

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又云堯舜有為人

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多得濟其欲

有為人主之任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多得

肆其心有可取焉

魯連子齊人好倜儻奇偉之策而不肯仕嘗曰

吾與富貴而訕於人寧貧賤而肆志輕世焉

觀其不肯帝秦亦有奇節者未聞以帝王之

道告其君果天下士乎

范子姓辛名文子其先齊國之公子也為人有

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

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沉沉不肯自顯諸侯陰

便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之計然著書一

漢源先生語錄

卷之五

十

十二卷

徐幹字偉長魏太子文學著書二十篇曹子建

與楊德祖書云偉長擅名於青土是與其能

文非言道也

孫綽字興公仕晉為廷尉著書十二篇其論天

地人文善矣又謂無欲無為為鍊神仙若可

學則老景可留飄風可執亦足以破世人之

惑

譙周著書八卷其論君子之中愛憎取舍亦為



名言

鄧析子為鄭大夫駟欲殺之而用其竹刑其書脩名精實奉法宜令論臣道善矣

傅玄字休奕貴顯而不廢撰論經國九流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別著書一百一十卷

超出乎清談敗俗之流其論漢高魏武及晉子則非其論賞善罰惡則是

阮武魏清河太守著政論五卷以法為防以人才為利器

幽求子杜夷字行楷晉元帝時為國子祭酒著書號幽求子論綱墨關鍵

子華子程本字子華著書十卷謂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其亦老莊之說歟

董仲舒學術純正觀其告君之言皆出於帝王周孔為漢一代大儒

韓愈文章事業為唐一代儒宗豈不知大學者未可以原道一篇少之

歐陽修觀其文章議論純正氣節挺然朋黨一

篇尤為剴切程朱之外亦難得者

蘇軾文章氣節朝野歸重蜀黨洛黨皆其門弟子為之

諸子立言行世各成一家後世觀者在所擇取夫惟六經語孟曾子子思之言帝王周孔傳

心之要天下古今之常道也諸子之言稱述道德各出意見其學有純駁富強權術法令

刑名固其下矣而談道義述周孔者其立言未免得失相雜君子之學當體認六經四子

先定其心然後涉獵諸家以廣見聞取其純粹戒其謬妄庶乎權度不差知行合一聖賢

之學有可幾矣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六

天地篇

天道難知可見者運行而不息者也地道難知可見者有恒而不變者也惟健故不息惟順故有恒健順者乾坤之德也誠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是其不息不變者也天地以形言乾坤以德言也觀乾坤健順之德天地之道不有可見者乎夫乾道資始萬類出焉坤道資生萬類成焉萬類不齊民生異好天

淡濱先生語錄

地於此亦無全能矣而聖人爲之裁成輔相曲成不遺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一教立而萬類齊生之所生者生矣成之所成者成矣是聖人能生天之所生成地之所成矣弟子問曰有謂聖人能生天生地者何說也曰天道玄遠莫可紀極也聖人曆象以察之盈虛以齊之經緯以參之十二辰以次之干支以序之歲時以行之天之體立矣地道廣遠莫可紀極也聖人以奠之六府

以脩之九山以表之九川以紀之九野以畫之九有以分之地之體立矣天有四德聖人取之以爲中正仁義而禮樂政教興焉人極立矣故天道以明地道以行人道以成是聖人能生天生地以立天人之極也吁於此可以觀天地之心乎天地生聖人所以能其能也是聖人有全功天地有全能也是聖人體天地之心以成彌綸參贊之功也是聖人之道與天地爲體而其用則相成也又問曰說

淡濱先生語錄

天莫辨乎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地之蘊圖書畫之矣漢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九章八卦相爲表裏者何說也曰圖書之四象八卦伏羲與邵子同一加倍孔子則相邊也其本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矣夫不一者象數而至一者理河圖數偶而主靜靜爲體其用則動而易之吉凶生乎動此圖爲經而書爲緯也洛書數奇而主動動爲體其用則靜而範之吉凶見乎靜此書爲經而



圖爲緯也河圖表爲八卦而裏寓九章洛書表爲九章而裏寓八卦參伍象數體用合一天地之情見矣故能推之以協天人之理以類萬物之宜嗚呼乾坤之德易簡盡之矣聖人之德一誠盡之矣帝王之所授周孔之所傳以明世教者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莊周以萬物出乎無有釋氏以天地有循環生滅皆荒誕無用君子所不道也

帝王篇

世稱五帝者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是已稱三王者夏禹商湯周文武是已皆古之君天下者天將開大文明之治故生此聖神廣大玄默其德莫加焉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協於民開物成務以立人道之極故伏羲神農黃帝爲闢道之祖堯舜爲闡道之祖三王爲述道之祖五帝之治天運地載神與化游風行雨潤爲物終始三王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大之極於六合推之入於無朕前乎此

漢書卷之六

五

者未之有聞後乎此者足爲經範也夫生萬物而不專其柄成萬物而不有其功天地也五帝之道如天其治象如春雍而和也三王之道如地其治象如夏明而大也語其事功始畫八卦以開天地制爲耒耜以養生民作蓋天儀迎日推策衣冠宮室禮樂之有制故曰闢道仁昭義立德博化廣治曆明時建官圖治精一執中之旨相與授受故曰闡道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懋德建中績禹舊服損益二代制作大備不顯之謨丕承之烈無以尚矣故曰述道數聖人者德輝於上天下莫不景從也道宜於民天下莫不順承也夫不相沿而相成者道也非同沿而同功者時也故德與時會道與功偕五帝之治渾渾噩噩上下相忘三王忠質文相繼損益宜民時焉耳矣或曰子謂聖之達者莫若周公制禮作樂足以垂百王之經範聖之窮者莫若仲尼祖述憲章足以立萬世之準極亦可以與帝王

漢書卷之六

四



之列乎曰周公之達也其道行仲尼之窮也  
其道傳帝王之道得周孔而益遠故帝王之  
世道在天下周孔之後道在六經欲興五帝  
三王之治者舍周公仲尼其焉師欲舉五帝  
周孔之治莫若求之道矣求帝王周孔之道  
莫若求之心矣蓋不同者治而同者道也不  
同者道而同者心也故求之道恒不足求之  
吾心恒有餘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七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七

君德篇

大君者如天運於上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萬物  
生焉歲功成焉大君法天為治德建極天  
下之大民物之眾各遂其生成亦猶是也易  
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天為萬物之祖君  
為萬邦之宗王者體天之道斯萬國咸寧也  
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王者宰其中上以參  
贊化育下以執成物理邊大校艱難惟天之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七

元子哉是以聖帝明王洗心格密勿戒慎於  
幽獨養天德以端化原豈敢自暇逸耶雖然  
天下之事至繁也聖人則處無為之治萬化  
之變無窮也聖人則行不言之教躬脩玄默  
持衡而不擾因其本然無弗可為矣執其簡  
易用中而不過得其要領無弗可達矣故贊  
與天游動與物化本固而資深中虛而應當  
矣稽其治功觀其禮樂如天之覆如地之載  
盎然春溫沛然雨潤有不可名言者矣由是



觀之天下之治其出於君心乎養德之要在謹於幾微乎君心一念之萌天理人欲之幾也一念之善天下蒙其福一念之不善天下蒙其害何也君心之邪正好惡之得失關焉好惡之得失忠邪之進退關焉忠邪之進退政治之臧否關焉政治之臧否天下之理亂關焉是以古之人君必致察於幾微擴充其善而遏絕其不善所以立為政之體也由是好惡平而國合公矣君子進而治功成矣故

汝濱先生語錄

卷七

二

堯舜之精一執中禹湯之祇德建中文武之寬慎明德皆致謹於幾微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堯肌如腊禹足胼胠文王自朝至于日中身不遑暇食是能内外交脩養德之功密矣故其恭德足以正天下其容德足以覆天下其慈德足以子天下其儉德足以養天下故能化宮榭而正朝廷齊家國而奠萬方刑罰平省而德行如流政令清明而化易如神矣書曰天命自度不敢違寧王敬作所

君德之所由成治化之所由隆也是知君心為治化之原而謹德為養心之要

相業篇

大君者繼天以出治者也大臣者輔君以成治者也大君者天下之表大臣者百官之表也故大君如天大臣如日月日月所以行天道也元首股肱之義一體相資治功成矣昔明王奉若天道建官圖治冢宰相天子統百官三公論道經邦二孤貳公弘化皆坐而論道

汝濱先生語錄

卷七

三

相臣之職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君臣道合治化之隆無以尚矣伯益相禹伊尹相湯以聖輔聖功格于皇天傳說之相高宗作舟楫霖雨克紹乃辟于先王周召之相文武成康制禮作樂垂範百王古今言相業者莫之與京蓋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視聽近而聞見遠也夫宰相之任内而百官族姓承其德外而四海九州沐其化遠而四夷八蠻仰其風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必德兼天



下之隆望係天下之重智出萬類之表量包  
天地之外者斯不負大君之託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  
重鮮不及矣故伯益伊尹周召皆謂聖臣德  
足任重故三代治化之隆傳世之遠四臣之  
力也君臣道合豈偶然哉夫相臣者治之表  
群臣之所宗也惟相臣有協恭之德故百官  
有推讓之風觀虞廷濟濟相讓爲可見矣故  
仲尼稱公村文子之同升諸公譏滅文仲之

汝源先生語錄

卷之十

四

竊位蔽賢蓋以此耳孫村教曰吾三相楚而  
心愈卑每益祿而施益博位滋高而禮愈恭  
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其自處得矣於  
相業有未光焉夫時有升降立業在人任道  
而無爲三代之相也在險而運奇道斯卑矣  
故伊尹必待三聘之勤傳說必待形象之求  
道不可小用故重其進也孔子進以禮退以  
義道不可行則亦不可以虛拘殷三仁自靖  
自獻皆無所爲而爲之也之數子者雖用舍

不同皆任道而無爲者也蓋不同者時也同  
者志也君子亦惟貞夫志而已是知擇一相  
者大君之智立相業者臣子之忠君臣之義  
如斯而已

汝源先生語錄

卷之十

五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八

任賢篇

天生賢才以輔世也人君進用賢才以代天工也賢才為天生先覺豈無用世之心以進退為士君子大閑使或誠意未孚朝禮夕疎君臣之義將有不終者矣必人君以禮招之推誠待之虛心聽之然後賢才樂為之用此自古明君誼辟任人圖治之道也昔唐虞稽古建官周禮爵以馭貴祿以馭富夏官司士以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八

一

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士農之於鄉升之太司馬可稽也若山林岩穴高蹈遠迹之士有不可以常例視者故耕莘築岩之夫必待禮聘而後出不如是不足與有為矣夫玉產於萬仞之山珠產於千尋之淵求之者不憚穿虎豹之林探蛟龍之窟期於必得賢人君子為國家至寶顧不知所以求之亦獨何哉故人君圖治在於用人而用人之道在得其宜宋儒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

於呈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夫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目興焉以言觀人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也言而不度又何觀焉况能得行義純固節操方正之士乎欲復渾厚之體抑澆薄之風要在知貢舉者先器識而後文藝痛革浮靡之習斯人知趨向而士習一變矣蒲省賓興兼取孝弟行誼亦轉移世道之一機也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八

二

夫公孤卿士百司庶府職有重輕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大才而小用之是困騏驥之足於鹽車也力小而任重是拔鶴鷗之翮於鷹鳩也枉其才而用之適足見累矣故明君之用人猶大匠之任木小大脩短各得其宜規矩方圓各有所當故度德定位因能授官亦猶是也然庶績以勸懲而興忠良以積久而見三代考績黜陟之法任官圖治之良規也此法一廢轉徙無常則人皆飾名以求功巧文



以逃罪虛偽者兢進勤恪者解體而求治功之成難矣夫君子小人不並立君子以廉恥禮義為重難進而易退者也小人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要在人君察其隱微辨其誠偽耳故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也平好惡所以辨忠邪也非明無辨非斷無決明且斷焉斯可以言用舍矣敷求賢哲布列中外三代之治其可興乎

學術篇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八

三

學者效也古之帝王效法於天地以立萬世之準極其倫則君臣父子其道則仁義禮智其治則禮樂政教其事則詩書六藝其方則知行體驗五帝關之三王昭之周公仲尼成之用之以脩身用之以養德用之以臨下用之以事上用之以張道義而一天下是古之聖人法天以為術業後王脩明傳繼為天下萬世慮者至矣萬世之下為君臣為父子為仁義為禮樂為詩書為六藝為知行體驗者舍

聖人其焉學是聖人者天地之心也萬物之準也夫天有是理則人有是性有是性則有是道學非益之也反之而已所以繕其性也萬世之下師帝王周孔所以師天地也故易稱營道同術書云學于古訓乃有獲是學有益於得也故終日而思者不如須臾之所學跂足而望者不如登高之博見學何所始何所終也其教則始於授經終於讀禮其效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精思篤信而後入真

淡濱先生語錄

卷十八

四

積力久而後得是學之術也或曰學者賢人之事中人以下之事若堯之精一舜之執中禹之祗德湯之建中文武之克慎明德皆天聰明之盡者何俟於學曰考之傳記是數聖人皆有師傅之臣焉往而不學孔子亦云十室之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是道也出於天衍於帝王周孔其體中正純粹其用玄默簡易其效雍容和順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後覺效先覺亦惟



此道而已學之得其道學術之正也惟知所  
篤信故正也皆所以善事乎心也皆所以善  
事乎天也如登山然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學之至可以爲聖人學之次可以  
爲賢人不知登者不知其所由或因於荆棘  
或墮於溝壑惑矣昔周道衰帝王之道晦而  
不明故怪儒迭出異說爭鳴揚朱疑於義而  
害於義墨疑於仁而害於仁天下之言不  
歸於揚則歸於墨爲斯道之靈人心之害有  
不可勝言者矣故廟堂無大政侯國無法守  
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職  
此之由也若孫吳以談兵儀秦以遊說申韓  
以刑名管商以功利富強李斯師荀卿坑殺  
儒士焚燒典籍皆以其學術禍天下由是言  
之君子之學可弗擇術乎故居必擇里遊必  
取友所以防邪僻而就中正也三代之教自  
王宮國都及於州里莫不有學自天子之元  
子及於庶民之後秀莫不受學天下之道出

於一故學無異師人無異術治化之所由隆  
也後世道不師古人自爲學異說多則人心  
惑士風邪則政教乖祖述昔者清淨無爲談  
說在列遊心高遠卒歸之空言無用矣釋氏  
明心見性於世道何益是皆謬於帝王之道  
三代所謂迂怪之民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  
要在於大君延禮名儒講明正學以端風教之  
原斯天下之學術自正矣



淡濱蔡先生語錄卷十九

節義篇

士君子秉禮守道始終不易之謂節執持不回之謂義是為天地之正氣大丈夫貞白之操也古今所尚不爵而貴不祿而榮故死有重於生辱有重於榮者矣何也所學者正而所守者固不為威屈不為利動不以外物撓其中是非之分定而義利之辨明也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保安社稷植立綱常非特廉頑立

淡濱先生語錄卷十九

懦而已夫國家立教明倫將以作士大夫之氣立臣子之大防也士大夫所學何事顧不知所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故懷才抱德其貧樂賤士君子之節義也以身許國忠貞不二卿大夫之節義也從是不從君從道不從父忠臣烈士之節義也然志以道成行以義立惟君子操持嚴正本立而固義滋而深是為有定見有定守矣然後隨其所在不失其本心固不待計較論量死生榮辱出處進退

之間處之自暇豫而無不當矣夫當死而生為不仁當生而死為不智當榮而辱為無見當辱而榮為無恥是以君子慷慨成仁從容就義其間鏖如飴去萬鍾如脫進退無據非禮也出處不時非義也是以君子安於命義道苟不行則亦不可以虛拘故其處也龍蟄其出也鳳遊其去也鴻冥誠可嘉尚世已嗚呼古之忠臣孝子義烈清脩之士其氣節炳如日星重如山岳千載之下仰之猶有生氣

淡濱先生語錄卷十九

奸雄詐偽為鬼為蜮之徒是自喪其心自滅其天者也故士君子臨利害遇事變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亦惟求其是而已若伊尹顏淵安節者也伯夷申生苦節者也龍逢比干以死為義者也泰伯微子以去為義者也聖賢亦何心哉故君子不以死生為重而以合道為重

風俗篇

行在土謂之風成於下謂之俗道德禮樂流行



於天下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其風乎禮讓忠  
信見於四方百姓遠近如一其俗乎古之王  
者恭儉惟德教化大醇樸素簡易事不踰禮  
故天下化之士讓於朝農讓於野崇尚廉恥  
執持謙退人淳工麗商樸女重堅子不狎戲  
班白不提携市不預價田器不歸十無入籍  
喪期不令而治有由然矣自世教衰禮讓廢  
王政失忠信薄天子無以紀綱諸侯故國異  
政諸侯無以維繫大夫故家殊俗春秋戰國  
之風可勝嘆哉君者表也臣民景也德者風  
也臣民草也五帝異世而同德三王異治而  
同術其道簡易故其象渾渾然其道昭明故  
其象噩噩然上下一德四海同風天子諸侯  
清穆恭默而已大夫卿士委蛇靖節而已天  
下之民樂樂利利不識不知而已道德之風  
泰和之象可想見也已何以明其然也王者  
之治本於德而教養爲之大端有井田以公  
天下之養有學校以公天下之教仰事俯育

有所資而民無內顧之憂然後驅而之善故  
無不從也無不化也復設爲視學養老之禮  
以教天下之孝弟孝弟教行而風俗日厚矣  
是謂有恆產而有恆心使饑不得食寒不得  
衣饑寒至身不顧廉恥擄奪之風起安望其  
興禮讓耶昔孔子爲中都宰三月而教化大  
行男女別途道不拾遺鬻豚者不飾鬻化  
之有其本也嗚呼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  
無私德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後世政  
廢民散俗益偷薄安能一道德以同風俗乎  
故必有恭儉之德然後成禮讓之俗而井田  
學校所以成其德也夫養而後教則善心生  
善心生則倫理明倫理明則風俗厚風俗厚  
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天地泰萬物若而君德  
爲之本此五帝三王躬脩玄默與天下相忘  
於道化之中也



汝濱蔡先生語錄卷二十

利弊篇

利者義之和也民情之所宜也弊者利之反也  
民情之所惡也利出於上公於下為生民之  
所便安弊則徇一時之便而不思經久之圖  
拂天理民情而為之也上天立君以為民也  
先王體天道之公協民情之便立為典常法  
守通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聖人作法庸人者  
擾焉作法於前繼之者弊焉補偏救弊損益

汝濱先生語錄

卷二十

一

以時使汚者復新壞者復完政事得以脩舉  
民情得以便安是能通上下之情而達天人  
之道者乎古昔帝王體天地之心與斯民之  
利井里以養之學校以教之道德以先之禮  
樂以和之百工以給之六府三事允治九疇  
彝倫攸叙為斯民生養安全計者至矣盡矣  
三代既逝春秋戰國之君臣徂於功利富強  
之習而乘之以見小欲速之私取先王之法  
而盡廢之後之欲復帝王之舊以利斯民者

其必通上下之情乎天下如人之一身大君  
為腹心元氣百官為耳目股肱小民其毛髮  
百骸也血脉流通相為一體王者深居法宮  
而遊陬異域幽隱躬知小民之利害蓋蔽而  
不得以上達廟堂之美政壅滯而不得以下  
流其何以彰天道之大公宣王者之大德乎  
必明目達聰開廣言路使小民之饑寒困苦  
怨讟咨嗟無不周知所以流通血脉保合元  
氣也天銷災安逸仰事俯育民之所欲也暴

汝濱先生語錄

卷二十

二

政厚歛勞役征戍民之所惡也安養和輯所  
欲與聚所惡勿施大君之德政也其必先天  
下之憂而憂斯能舉天下之利而利之矣天  
下之事或輕重相若得失相半補偏救弊何  
不可者乃若積弊已極利害相懸事關天下  
之重安可蹈襲故常也賈誼云譬之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天地有自  
然之利美利弗興非所以憲天也先王有利  
民之制繼之者不由非所以法祖也大臣不



能將順其美落泉守令不能宣布德意是弊  
在上也吏胥奸欺舞文罔利是弊在下也大  
君能厲精圖治求所以利者興之弊者去之  
典章成憲盡復先王之舊一政之復一弊之  
釐也一弊之釐一利之興也弊事盡革美利  
斯興天德王道在斯為至嗚呼此一時之利  
弊耳若禮樂政教君臣父子帝王所立以作  
民極周衰道廢異端並起楊墨之道甚於申  
韓孔孟辭而闢之後世佛老之害甚於楊墨

汝濱先生語錄

患惑人心甚矣必明先王之道禁邪說之非  
是洗滌人心幹轉乾坤之一機也興利除害  
莫大乎此

作述篇

諸生問作述之義曰作其創始者乎述其傳繼  
者乎古之王者觀象於天效法於地以類萬  
物以一群情以興治道建立區畫經天緯地  
作也後之王者遵其成憲率其典常脩明損  
益不失其舊述也是道也天之道也天有是

道斯人有是制作矣作之於前繼述於後無  
二道也作於前時當作也述於後時當述也  
前聖後聖惟其時而已故曰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鴻荒之世遠矣肇自羲黃開物成  
務制器尚象三帝三王聖神相繼制作興矣  
作為宮室衣冠作為釜斝耒耜璣衡察天曆  
敷授時律呂宣氣量衡齊物井田以養學校  
以教文字以代結繩舟車以通險遠疆理宇  
內列爵建官君臣父子之倫禮樂政教之治

汝濱先生語錄

仁義忠信之行詩書六藝之文典則八柄之  
法載之典籍者備矣是皆作者也後之明君  
誼辟脩其廢墜率由舊章而使上下相安遠  
近協和是皆述者也由中古以來至於今日  
蓋有外宮室以安居外耒耜以養生舍學校  
以為教舍君臣父子以為倫去禮樂政教以  
為治棄仁義忠信以為行離詩書六藝以為  
文者乎仲尼曰作者七人謂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是已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垂憲所謂述也  
曾子述其教者為大學子思述其言者為中  
庸以明天地之道以傳帝王之迹是皆所謂  
述也古今聖賢無二道也迨春秋戰國道術  
裂而異端起楊朱為我墨翟兼愛老莊之虛  
無荀卿之淆雜申韓管商孫吳儀秦鑿空杜  
撰奸詭慘毒謬於帝王之道其言浩蕩不窮  
鋒利莫敵當世惑焉故孟子述仲尼之道關  
邪說以正人心救世之功不在禹不嗣是董  
仲舒韓愈尊仲尼關佛老可謂通儒兩經朱

凌濛先生語錄

子發明六經語孟以迥後學亦可以言述矣  
愚謂作者之謂明述者之謂智不知而作皆  
悖逆大道蠱惑人心者也若漢儒作五經緯  
以淆亂聖言王安石敢廢古經而自是以亂  
天下是為不智甚矣或曰帝王作矣後世述  
焉先聖後聖有不同歟何先聖獨能作而後  
世述之也曰道無古今之異但所值之時不  
同故制作建立以利民者前聖也斟酌損益  
以宜民者後聖也使後聖當前聖之時亦能

制作前聖當後聖之時亦惟述之而已何也  
制度備矣弗可強作也強作之既非天道亦  
非民則何益於民生何裨於世教皆迂怪妄  
誕之徒王政之所必誅者也是知帝王之道  
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近有儒冠異行  
講究釋典以為通乎大道倡之者一二和之  
者千百矣諸生其知戒乎故君子寧循途守  
轍不敢為詭異駭俗之行寧抱守尺寸不敢

凌濛先生語錄

為陵駕放溢之言蓋以帝王周孔之道皆久  
倫日用之常如布帛菽粟切於民用家國天  
下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其述之哉其述之哉  
諸生唯唯曰既聞命矣



附錄一卷

侍御蔡汝濱先生祠堂記 敕原蘇祐

汝濱先生解紱家居躬耕田野教授生徒講明正學四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儉素篤厚歲久積有贏餘既脩葺廟學復置儒學贍田為諸生婚喪調卹之助闢二書院亦置贍田以教宗族子弟并館穀四方來學之士建養濟院小學脩復名賢墓祭共田八千畝為宗族及親故之貧者置田廬常產者倍之建名

汝濱先生語錄

宦鄉賢祠射圃以崇典禮置藥室方便塚以濟貧乏捐二千金建汝水三閘以興水利癸凡歲大侵處糶粟豆四千石銀一千兩以賑鄉里壬戌歲復侵其賑濟之數倍之於此不惟仰窺先生之淵抱而經綸裁制亦可槩見矣兩臺重先生學行檄行本縣為建生祠先生辭之而兩臺之督不已工既竣弟子自張九衢陳微等以僕等拊循其地且素知先生者不遠數百里乞言以記其事僕喟然太息

曰兩臺公可謂知崇義矣幾何首善之地也四方其有興乎往聞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僕嘗與先生同為御史依依諤諤忠堂奮激蓋古之遺直也以糾劾大僚奪職宜其咄咄無聊為子孫謀而講學聚樂平易可親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非耶禦災捍患先生之功偉矣固宜專祀之而僕之推先生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矣昔禹乘四載勳勞胼胝始奏平成之績孟子與安居一

汝濱先生語錄

室與二三子闡明性善仁義之旨韓愈氏謂其功不在禹下至今學士大夫皆崇信其說何者謂其救世之功一也自昔功利熾而正學晦滔滔汨汨不啻懷襄先生資稟高邁奮起汝水之濱從湛甘泉先生遊學有源委者有四書坤傳書經便註汝濱語錄及文集數百卷梓行於時流播海宇障狂瀾屹砥柱使正學闡明捍禦之績孰有大於是哉先生雖不得大行於時其學其教庶幾可傳於後所



願諸弟子本仁陳義篤志砥行以明其學則  
汶水泱泱泗源比濬而先生之授受庶乎其  
有託矣否則入覩儀容而作肅出見紛華而  
悅焉其如祠宇何哉先生名變別號汶濱真  
定之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行人監察  
御史二次放逐餘三十載從遊之士數百人  
學問之功迨老而弗倦云

新建蔡汶濱先生祠堂記 見吾陳大賚

予奉

汶濱先生語錄

上命來鎮畿南數郡念惟化理之原在尊賢尚  
德表式風化政暇為咨求高逸思得大賢君  
子而尊禮之過真定得吾汶濱蔡先生先生  
寧晉產也因一拜其家竊見先生克養完粹  
表裏瑩徹知為有道士也時值先生祠堂落  
成諸生因以記謁予且曰聞諸祀典有勞於  
民則祀之先生著名于朝樹德于鄉傳道于  
後學以勞從祀禮也且祠成亦一時盛舉也  
敢以記請予既已敬慕先生義不得辭也因

為作記記曰先生少有異質稍長登進士授  
行人擢殿中御史糾列大僚忤 旨罷官歸  
未幾復起鯁直如初復罷官歸乃買田汶水  
之傍構書院以舍四方來學之士一以明道  
泐人樂施崇禮為務嘗脩學宮舉祀典建仁  
濟之堂表名賢之墓率以躬耕所得餘羨指  
為贍田育人才恤窮餉教鄙薄要非今之君  
子所能為也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嘆其有  
仁人敦睦之風焉及考其舍宅為縣以與蘇

汶濱先生語錄

之人士共又嘆公之心幾于天下為家矣今  
義田規格俱在而蕪之學即范第宅也竊謂  
此義不可復見迺今見汶濱先生云要之先  
生固今日文正也即名牧賢有司悉心所職  
者未能行也即行之未能備且悉也而鄉先  
生迺能舉之于鄉縣桑梓之墟無論今世即  
古人可多得哉先生少師晉州張恒山先生  
繼師朝邑韓苑洛先生最後師增城湛甘泉  
先生三先生天下士也其蕙業文章可師法



一世而甘泉爲二業合一之學以開示學者  
要在體認天理勿忘勿助此其宗旨也先生  
師友淵源獨契肯綮再立于朝不遂乃退而  
教于汶水之濱一時門人雲集藉師門館教  
之資以從事于身心理性之說如群飲于河  
克然滿腹而去先生之于師傅可謂獨得其  
宗而見之行事者矣先生追念三師之德爲  
建祠于家歲時俎豆一堂率諸生祇謁拜伏  
如事生存其昔人心喪之感聖門築場之義  
深源先生語錄 附錄

正學書院爲諸生講學之處先生之意也實  
出今代巡廬陵毅齋楊公重道之舉足觀風  
紀資助工料臺省諸公及諸親黨并祭田悉  
載之碑陰請命者知縣濯朝元教諭胡向首  
事者庠生劉聘張九疇也予爲紀其事以志  
斯文榮幸且以致吾好德之私云  
御史蔡公傳 止菴胡向  
公自幼聰慧父封君教之讀儒書九歲解文  
義從莘縣李教授講經書子史十五歲父卒  
哀毀成疾三載始愈母教之益嚴每見與匪  
人遊必怒責不食公遂殫力爲學志期大成  
一日鄉庄省母見威逼人命當出贖者家貧  
父逼令自盡公出麥三十石以代其贖其人  
得不死繼有鄉人十三名被誣爲盜官司欲  
致之辟母命救之公爲白之縣尹得釋邑中  
乏諸家書籍公出貲買置會集同志者講讀  
文風自是始變母命從晉州張恒山先生學  
先生器之登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從韓苑洛



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言語時請學者共推為會長出使大同

代王及督總饋遺皆却不受回 京上疏言

邊備禦虜數事繼出使廣東留數月與倫氏

昆仲講論不怠深悼陳白沙先生有道後人

困阨為置祭田六頃輶旋士大夫類有詩艾

送之及授浙江道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

夙弊發勢家奸惡十餘事禁約三院樂人與

水滸先生詩錄

七

夏宗伯往復辯論不屈擒獲大盜都城盜賊

散走繼差巡視皇城四門脩理九門街道清

渠查盤內府庫錢糧奏太常卿陳道瀛宋太

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厥冒破之

弊兵部毛尚書以候決總兵十人相議公答

云衆寡不敵難坐以死罪毛甚稱服十人由

是俱得有免差南直隸刷卷發鎮守太監王

德留守王桓鳳陽曹知府侵盜夙弊帶管巡

鹽掣放均平上疏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

以實邊儲查復杭州府朱岳飛後人岳清西  
湖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公祭田  
三頃甲午歲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  
鄉張皇親奪占民產等事禁約宗室趙府將  
軍豐樂鎮等處私店奉

勅鈐束鄭府廬江王參奏唐府宗室宇淙及周

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墻禁錮發儀賓

武永光豪惡復佃戶任世連等田業並冤枉

得釋共平及八府冤獄二千餘事行文脩理

水滸先生詩錄

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

行生儒延名儒教之脩南陽諸葛武侯祠固

始忠節許遠祠墓表揚河內侍郎何瑋建立

生祠脩復南陽汝寧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

縣水田二萬頃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

餘事是歲監臨鄉試時稱得人築睢州寧陵

護水堤百餘里脩築銅瓦廂趙皮寨黃河堤

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

為河水衝決改移新孟津縣奉



勅疏濬運河工完

勅賜金幣褒獎捕獲尉氏及裕州反賊高龍等

拏問大豪猾永城蔣輔翟淮盧氏杜田殺人

賄脫三十事河北沙灘地坐以濶布寬減田

糧十餘萬在裁減驛遞徵米十餘萬石是歲

旱蝗行捕蝗之法查理各府州縣庫銀十餘

萬各省糴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傷

去歲盤詰出吐蕃進秦夷人寫亦魯倫刺與

安置大將牙木蘭書信題行哈密國轉查發

凌瀆先生語錄

首相妾父宗斷事會焚及首相之姻俱繩之

以法舉劾鎮平王世子 周王令跪廟二日

令長史來謝而止復命劾奏會酷官及考覈

罷黜二百餘人回京因論事下獄復因論劾

汪吏部革職為民兩京言官在外撫按薦舉

三十疏吏部許尚書二次上本同御史楊爵

浦銖起用時丁母憂三載部院催取二次入

京改河前道考察內外官及勘本祭刑科及

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堂公辭

之復因事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復

為權奸中傷革職為民後此兩京堂官及科道

撫按歷薦二十餘疏吏兵二部上本七次事在

平倭錄及備邊奏議公位雖不崇居官不久其

立朝數歷經濟表表在人耳目自此家居一意

教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二

百餘人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

以給生徒及合族昏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為

建汶濱書院石坊提學守御史建正誼明道教

凌瀆先生語錄

義崇道三石坊都御史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

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者儒石坊中丞李公建清

朝者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遺公脩坊之資集

置田數十頃勤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遂將租

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族有不足者量為

贖田並收養孤貧為之婚嫁故友妻孥有不得

所者亦量給田并賙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為

脩建文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贍田三

十頃以助貧者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贍田



六項延生儒以教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朝  
望借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學中拜

聖諭教之為善百尺溝鄉去城市遠僻俗

僻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為小學割田

二項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

與三學同脩養濟院一所養濟田四頃令

孤老每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

義塚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

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

凌漢先生語錄

十一

頃各令族人生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

懿為建生祠以為報公上書懇辭因以撫按

及提學巡關巡鹽管屯諸公兵備陳公所遺

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為正學

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

之都御史思齋崔公檄云先生道德儀刑文

章山十餘祀先哲嘉惠後學周恤困窮表章

節義懿行種種難名即方之古人亦鮮

比儷豈今之頽風鄙士可望其萬一耶都御

史介川毛公檄云先生學有本原行超倫董

冠柱下偏震直聲仗鉞洛中獨昭風采磔

狼於當道抗志澄清鳴鳳鳥於朝陽陳言

落雖經擯斥益勵堅貞金百鍊而愈鋼河九

折而必海浩然無媿寧辭三黜之嫺展也大

成不假五窮之送恥曲學之阿世期行道以

濟時迨返初服之懽彌發下帷之憤經窮乳

壁微辭過於漢唐文擬先秦奇氣優於遷史

振長桓山之麓濯纓汲水之瀟謝絕時流雅

凌漢先生語錄

十一

敦古道脩賢宮置祭器崇報本於

先師闢書院廣贍田重開來於後學宗黨洽恩

親之文正生徒頌德化之陽城蓋大人以道

為心斯性分中莫非宇宙惟仁者與物同體

故大化內無間形骸當斯世之橫流屹斯人

之壁立不有崇異肩稱激揚仰趙州于正學

書院為建德學者儒坊少見本院崇德尚賢

之意陳公移檄云先生學有淵源望重山斗

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



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飾費官講院明正學而振  
起人文置贍地祭田悖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汶  
水接洙泗之分流恒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  
之著在當時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世者也李  
通政及諸司爲置祠堂祭田三頃癸丑歲荒歉公  
出家貲遠方糴糧賑濟三族及親友門生遠方故  
人生徒共計粟三四千石銀一千兩壬戌歲復賑  
一次因十餘年荒歉賑濟親故之餘復以糧銀假  
貸鄉里及佃家復因屢歉文券盡燬不取教鄉民

汶濱先生語錄

附錄

五

開塗陽河及汶河溉田數千頃鄉里多賴全活太  
守查碧山託先生建立石閘以興水利撫按以工  
料爲難先生捐二千金建閘三所教民灌溉水田  
撫按俱有謝檄設藥室二區以通醫老儒脩合藥  
餌以濟貧人嘗因田糧不均勸縣尹丈地均糧凡  
重差偏累者必達之上司以冀寬減民力公自奉  
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平生不爲儲蓄  
計且檢身甚嚴錐一字不入公門教人以甘泉  
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爲家鄉

里有無狀者一來見即釋然常語人曰但求  
在已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埤傳  
書經便註汶濱文集語錄等書噫吾嘗有感  
於公之行歲歷履時而窮也竭力事親篤志  
爲學仁以愛物義以檢身儉以自奉而一切  
世味淡然無欲時而達也忠君愛國犯言無  
隱懲惡惠民惓惓計安宗社繼而養晦也絕  
意世故柱石著述教授以育後學創建以昭  
曠典廣濟以普仁恩惟在移風易俗其養晦  
可謂不易所守即始以驗終溯流而窮源其  
功德之大事業之隆昭昭在人予署教此邑  
數載得之鄉評及耳目所見與諸生同作是  
傳夫豈阿私公諱鑿字天章以其嘗講學於  
汶水之濱故學者稱爲汶濱先生云

汶濱先生語錄

附錄

十四



汝濱蔡先生語錄後序

嘗謂聖門四科首德行而次言語則六經可無作也夫何聖賢之言學者必詳於紀錄哉亦惟曰載道曰符德曰發蘊三善備而言斯錄矣汝濱蔡先生寧晉人也登進士居臺端以直道不合而退隱居汝

汝濱先生語錄後序

水之濱且學且教于世味泊如也其門人所錄之語二十卷自性命道德之微至諸子答問之博莫不彛倫禮樂君師道統與夫井田學校法令貢賦之類凡天道之常地道之宜人道之裁成輔相成位乎中者廣大悉備其視惑於異端流



學部通辨總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部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辨者以異說重為之部障而其底裏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為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蔀幾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為早晚之說迺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泣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為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為蔀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目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部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辨也建為此懼迺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辨專明一實以扶三部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推陷廓清

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辨庶幾由此無部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真未必不為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于左嘉靖戊申孟夏初吉東莞陳建書于清瀾草堂

前編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為勘破釋陸根本

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為禪顯然也

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為禪學所以近理亂真能

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為害吾道之深也

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滯於老佛近

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淵源於老

佛其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辨而吾儒

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

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

歸也此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

功於世學者不可購殊見而妄議未附總論

遺言以明區區通辨之意云

序目畢

學部通辨提綱

一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

東山趙汴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

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鷺湖之論至是而

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

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

所由萌也程篁墩因之廼著道一編分朱陸異

同為三節始焉若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

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

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

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

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

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前

編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之實近世顛倒之弊

舉昭然矣

一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

所貴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

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

要陸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具載語

錄可考其假老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真根抵在



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故今後編之辨陸續  
編之辨佛皆明其作弄精神所以異於吾儒之  
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於異學之養神  
蓋此書樞要只此云

一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  
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  
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  
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  
觀於後編終編可考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  
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  
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於  
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辨

一此書本散採諸書今繩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  
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  
相發明

一此書多剪繁蕪而採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  
一採據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  
文集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  
錄六子書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  
錄大慧語錄朱僧宗杲著 崇正辨 宋建安胡寅

著慈湖遺書 宋慈溪楊簡著 鶴林玉露 宋盧陵

羅大經著 草木子 元括蒼葉子奇著 居業錄 國

朝錄 千胡居仁敬齋著 白沙集 新會陳獻章著

荷亭辨論 東陽盧格著 篁墩文集 道一編 並

休寧程敏政著 陽明文錄傳習錄 並餘姚王守

仁著 象山學辨 南海霍韜涇厓著 困知記 泰和

羅欽順整菴著 其摘引單言者書目不列止見

本文謹按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

同之辨朱子既沒之後又轉為朱陸異同之辨

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升降之大幾也蓋自

周衰降為戰國天下雖有異端如楊墨申韓之

屬非一然其為說尚淺未足以深惑乎人也迨

至東漢而佛學入中國至南北朝而達磨西來

傳禪其明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

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真矣

嗚呼禪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况重以象山

之改頭換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為說益精益

巧乎又况重以篁墩諸人又顛倒早晚假朱子

以彌縫象山為謀益工益密乎常觀程子闢佛

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民之耳目塗言部也



朱子辨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言益部也孰意近年又為道一編諸書所塗成三重部邪建無似究心十年著成此辨垂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為禪說之所亂等朱子不使為後人之所誣撤豐部不使塗後學之耳目而已君子其尚虚心而熟察之哉

學部通辨前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朱子年而回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朱子年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象山年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

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

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

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

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

亦莫有不同也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

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

弄精神一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

朱陸早晚至後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



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康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畧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

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又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朱子文集

按此記為同安學者許願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茂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

熹奉親遺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朱子文集

朱子此書道一編指為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採為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遺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若之何得為晚合得為晚年定論邪其顛倒誣証莫斯為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凶凶遂為縣中委以賑賴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敝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為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



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朱子文集

按賑饑事攷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棟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

又皆在此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

京亦卒矣 見朱子作叔京墓誌陽明何得槩指為晚年哉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

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而篁墩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已說也

朱子嘗謂李伯諫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

以陸氏為主而於朱子之說近於陸者取之而顛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部大畧可觀矣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

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其

馳心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

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

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

後尤可徵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

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為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只於平易懇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

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闕久之見



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蓋為從前相聚時意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

並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竒新妙之說也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

前編卷上

六

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文集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其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

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錘漏百出

朱子語類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為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即劉屏山子輩也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

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

前編卷上

七

亂真能陷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亟反之象山則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陸所以為早同而晚異耳好事者乃欲移朱子之早年以為晚是誣朱子終身為禪而不反也不亦悖哉

安心覓心出傳燈錄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按象山與鄧文範書云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



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王陽明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其言皆本傳燈錄羅整菴困知記云近時以道學鳴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整菴此言實彈文公案切中其病矣

按程篁墩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而有味于陸子之言王陽明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

前編卷上

九

不可勝贖此等議論皆是矯假推揆陰謀取勝皆是以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之當從陽雖取朱子之言而實則主象山之說也陽若取朱子而實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從象山明也此其為謀甚工為說甚巧一則即朱子以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譽象山一則挾朱子以令後學也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也嗚呼蔽也久

矣象山以改頭換面之術蔽障天下已數百年矣篁墩輩以顛倒早晚之術蔽障天下又數十年矣今欲一旦辨而明之誠不自量姑盡吾心焉耳韓子曰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蘇子曰我知之不以告人其名曰棄天愚雖不肖敢不惟不仁不信棄天之懼乎

前編卷上

九

學部通辨前編卷上



學部通辨前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甲午孝宗淳熙元年朱子四十五歲陸子三十六歲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

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

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

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

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

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先生常談

徒竊憂歎而已 朱子文集

此二書猶未會象山時所答

乙未淳熙二年朱子四十六歲陸子三十七歲

五月呂伯恭約陸子及兄子壽會朱子于鵞湖論學

不合各賦一詩見志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

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趾忽成

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

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

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

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

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朱子續和云德義風流夙所

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

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陸年譜

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

其說不變是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

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靜日益氷炭云

子壽名九齡

十二月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熹於文字之間覺向來

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

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

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

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

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經文不相

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王陽明採入

大學中庸章句錄此畧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

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稿孟子

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

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

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



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朱子文集

王陽明節錄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弊有三此書

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註未成之時何得為晚

其欺弊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

序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於此

刪去修過之由以彌縫其說也謾人以為未及改

也其欺弊二也亦刪去子壽兄弟以下者以譏陸

之故而特為諱避也考定論一編九譏及陸學處

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其欺弊三也

前編卷三

三

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窠陽明專挾

朱子手書驅率後學致後學亦以為彼據朱子手

書不疑也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

又按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

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

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

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朱子文集

按文集此書全文乃有為之言因人而發者道一

編乃節錄以證朱陸晚同王陽明因取為晚年定

論亦是謾人全書云向來疾證來書以為勞耗心

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

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

不應及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

學問之道至何益於吾事邪况以子約平日氣體

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

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

身之意哉其全書首尾如此蓋為子約耽書成病

而發而因戒其讀史之癖耳非以讀聖賢之書為

無益也今篁墩陽明刪去首尾欲使學者不知其

前編卷四

四

為有為之言而樂以讀書為無益者不亦誣哉朱

子答汪尚書謂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本不與克己

同塗並轍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

為已援道一定論二編之弊大率類此故類著之

丁酉淳熙四年朱子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成

朱子年譜

年譜云此書雖成於是年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

學庸章句則成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矣行

狀亦云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

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焉茲言尤

明白可按王陽明固不可詆為早歲所著之書



習錄為中年未定之說定論序欲盡廢之而行已

說矣

或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答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陽明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誣前誑後之深也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即朱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有向來定本之誤之語陽明編置定論首篇為序文張本然此語非為

前編卷中

五

著書發也按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郝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詳此書蓋論教人之事說教人定本文意甚明朱子嘗云聖人教人有定本又下文謂教人須先立定本正同此陽明何得矯假以為悔集註諸書之證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載此書但此句止云此是向來差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為著述尤明陽明編定論不採正集而採續集亦乖

近日常州秦尚書作廖太宰中庸管窺序謂嘗聞朱子晚年頗病童句支離自謂向來定本之誤方欲改而未及其見諸黃直卿張敬夫問答等書可考也愚接近日士大夫不知陽明之欺遂據信以為實然而疑朱子者類如此近時學者意見與朱子不合者必詆為早年之說未定之論其備皆作於此此部不辨誣前惑後之禍不知何時而已愚為此究心痛辨為考亭訟寃

前編卷中

六

向講學上理會之語王陽明採為晚年定論朱子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道一編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其弊不獨以早為晚尤假子壽以遮蓋象山也部障多端辨不能盡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歲陸子四十三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于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陸子為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于簡自為之跋稱其發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云  
朱陸年譜



呂伯恭與朱子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鷺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着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而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

前編卷中

七

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會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嘗答呂伯恭謂子靜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辭說此語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歲陸子四十五歲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

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其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年譜去年秋除國子正是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據此書在辨無極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此書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車相倚誤矣

前編卷中

八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



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朱子文集

前書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

前編卷中

九

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

朱子文集

朱子因門人競辨之過故作此書以解之平日自

任之云蓋如象山之意而言猶是中年疑信相半

之說也或乃指此為朱子晚年尊陸之證誤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歲陸子四十七歲

朱子貽陸子書云奏篇番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

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着恐是慈嶺帶來耳

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去年冬上輪對五劄因錄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慈嶺在西域

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守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慈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

前編卷中

十

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

朱子文集

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關者二家冰炭自此始矣

始矣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歲陸子四十八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善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



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慮慮之表亦已誤矣  
景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  
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  
復有異同否耳

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還家此時猶在朝而嘗有  
丐外之請也象山年譜載是書於是年信矣子淵  
偏處甚害事即前與劉子澄書所稱是也

按道一編採此書為朱陸晚同又自注云或疑書  
尾尚持異同之說然觀朱子於此既自以支離為  
病而陸子與傳子淵書亦復以過高為憂則二先

朱子文集

十一

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  
世矣竊按此書乃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米炭日  
深二家諸集班班可考壘墩何得為此捕風捉影  
空虛億度牽合欺人也趙東山論朱陸亦云使其  
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  
既往矣抑朱子後來德盛仁熟使子靜見之又當  
以為何如也即同此一種見識蓋朱陸生前無  
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  
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如此  
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

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加據信而莫能察也惜  
哉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宣  
公謂其愚弄朝廷其罪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壘  
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使遇  
君子當如何議罪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  
又甚嚴深慰深慰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  
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  
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  
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

朱子文集

十一

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夫夫因其  
徒來此狂妄兇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  
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  
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  
近亦覺其非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  
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中而  
距楊墨者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  
為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



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  
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  
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  
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章家  
計已成决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  
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朱子文集

按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正與前答陸  
子所謂子淵去冬相見與劉子澄所謂建昌說得  
動地語同答劉公度趙幾道書語意皆同二家水  
炭實始于此所謂未盡見底蘊未免私嗜唯阿如

前答項平父書是也厭繳紛競辨容恐不能極論  
如答諸葛誠之書是也冷淡生活觀後編所載象  
山此道甚淡等語可見

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乙巳歲以前每去短集  
長時稱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歲以後則於  
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絕口不復爲集長  
之說其先後予奪分明兩截此朱陸早同晚異之  
實也至此答程正思諸書則其早同晚異之故也  
蓋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  
故私嗜唯阿時稱其善也迨中年以後朱子見道

益親始大悟禪學近理亂真之非晚年益覺象山  
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  
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要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時已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  
十餘年而後始覺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時方識  
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餘年而後深覺其弊嗚呼  
甚矣此學之能惑感高明而難於辨察也而况後  
世之士乎朱子於禪學謂其始未嘗一日不往來  
於心謂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謂被  
渠說得遮前掩後謂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

意嗚呼甚矣此學之能惑感高明而難於舍棄也  
而况後世之士乎向非朱子克未厥壽則終爲所  
蔽惑而其爲非爲弊誰則明之朱子嘗謂某講學  
幸而天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某若只  
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觀此信矣

通按朱子之學有二關焉有三節焉有三實焉上  
卷答薛士龍諸書爲朱子逃禪返正關此卷答程  
正思諸書爲朱陸始同終異關此二關也朱子早  
年馳心於禪學中年私嗜於象山晚年併排禪陸  
而一意正學此編三卷乃三節也後二編則朱子



晚年排禪排陸明正學之實此二實也學者察此二關二節三實無豐蔀之患矣

前編卷中

五

學部通辨前編卷中

學部通辨前編卷下

此卷所載者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稅駕已久諸况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悖大為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朱子文集

前編卷下

乙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輟集故此書有脫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為早年冰炭差矣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正月陸子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畧云公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乎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黜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斬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



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檢狹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

前編卷下

二

無所致敬郡侯錢公慨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竊所敬歎

象山文集年譜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荆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

道一編乃指為初年冰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年

者以為晚歲晚歲者又以為早年誰料篁墩著書從頭徹尾顛倒欺誑稱荆舒者王安石先封荆國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象山文集

按王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社之禍安石階之也言之痛心織人乃為立祠象山又從而為之記盛稱其美重為諛墓之辭分過於人曲為庇鄉人之計朱子譏其昏昧偏私誠切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前編卷下

三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為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

象山年譜

陸子嘗謂人曰巾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象山行狀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象山語錄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尚曾點凡其習襟高灑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即以爲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矜於細行與點不類者即以爲蔽錮而不之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譽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

朱子語類

象山詆伊川猶陽明詆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

曾祖道曰頃年嘗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

前編卷一

四

何

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誅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

語類

按語類此乃象山沒後祖道追述之語以類附此又按象山答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爲綴爲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譏持敬而尚點狂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朱子答歐陽希遜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

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

朱子文集

曾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

學曾點之狂流爲莊周莊周之變遂爲禪學矣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畧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

加欵於鷲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

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

教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

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

朱子文集

前編卷一

五

方

人之書所無有也

象山文集

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說之非朱子先

已辨之矣至是象山復爲之申其辨而朱子答之

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錄也姑撮著其

畧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

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

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朱子文集年譜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畧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

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



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真體不傳之秘及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

象山文集年譜

已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况今雖偶然道着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朱子文集年譜

前編卷三

六

俞

按朱陸辨無極歲載二家年譜並同道一編乃謂此辨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答朱子年譜置鷺湖既會之後爲失其次於是以前辨無極諸書列於鷺湖三詩之前定爲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未定之論篁墩一何誣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鷺湖云云其叙述先後極爲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曉然於一書之中篁墩列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而人則不知其欺也篁墩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

也於是修徽州志者稱篁墩文學而以能考合朱陸爲稱首矣按閩臺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爲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縉紳有著學則著講學錄序中庸管窺無非尊陸同朱羣然一辭矣至席元山之鳴冤錄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篁墩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今不辨則其誑誤天下後世將何紀極愚讀書至此不勝憤慨爲此究心通辨嗚呼愚之爲此豈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啓其衷而使之自其誣於萬世耶

前編卷三

下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辨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爲之掩匿耶又按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漳州一在撫州皆近年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與漳本小異併記于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  
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也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某復書  
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並象山文集

矜恃自高象山一生氣象自是如此

朱子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  
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  
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

前編卷一

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  
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  
為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勝  
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  
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  
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  
道之心也 朱子文集

無極之辨水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 朱子年譜

年譜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始序之按  
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尚復修改不輟大學直  
至垂沒改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錄因論格物之  
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詆為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  
改矯誣莫甚矣

傳習錄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  
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日文公精神氣  
鬼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  
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  
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

前編卷一

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  
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干  
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  
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  
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按  
陽明此節即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  
顛倒錯亂誣前誣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已自修  
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詆誣朱子一生無  
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  
著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欺誣昔尹和靖有言其為



人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恨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已復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已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象山文集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為一書實出晚年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已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

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設某却曉得禪所以被其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 並朱子語類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篇是此弊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常是兩頭明中間暗即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朱子晚年看破杲老宋大慧禪師宗杲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正月陸子知荆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山 詳講

按講義全文凡千餘言因辨皇極二字而止錄此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 朱子語類

朱子皇極辨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 朱子文集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訓皇極象山講義承認



謬至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常疑久遠無人頭處必為浮說所動今乃果然乃曰纔涉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孟近思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為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

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朱子文集

自欺浮說為人所誑等語皆是指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紛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察察反復玩味只畧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為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眾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朱子文集

按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惑於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為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議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遺風餘俗至今為患其罪深於桀紂朱子引此其關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淳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今陸氏只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



是乃告子之說並朱子語類

自卷首至此皆二家冰炭之言首荆公祠記之辨次伊川人品之辨次曾點舞雩之辨次濂溪無極之辨次顏子克己之辨次皇極講義之辨次孟子義外之辨凡此數辨皆所謂直截說破顯然攻之者也

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淳之所論者信矣真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問好察若無若虛氣象

何嘗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于荆門軍朱子聞計帥門人往寺中

為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年譜朱子語類

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為文以祭象山則無按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耐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耐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為不然直欲於卒哭而耐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為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撤

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廢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罪之語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鄧氏憂此書朱子晚年因事追論也即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忤兄嗚諫違善其過深矣此子壽之所以為降心從善而子靜真一告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為彌縫惡乎可

癸丑紹熙四年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旅視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善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並朱子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于象山沒後者甚多但語中無明證者今不盡載詳具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曠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為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朱子文集

按閣記即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為象山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既沒為古人方稱氏也凡稱陸氏者做此道一編乃以為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編在初焉米炭之首顛倒欺人至此可駭嗚呼大學首戒自欺而篁墩務為欺君子

不欺聞室而篁墩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齋題為言路所劾逮繫詔獄而遂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

朝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私治已未程敏政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景林廷玉劾其賣士下獄問與舉子十餘人罷敏政未出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以解紛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

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愚按陽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士大夫矣自矜其智術又高於篁墩矣蓋道一編猶並取二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語篁墩蓋明以朱陸為同而陽明則變為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明以儒佛為同而象山則變為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蘇變至此益深益妙務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視諸以儒佛朱陸為同者有比較牽合之迹其鄙淺矣噫部障重重日新月盛何時掃蕩使不為士大夫之感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



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  
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闢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為  
已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  
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  
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  
建閣既成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 朱子文集  
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弊  
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箇部與不部不察  
筆塚之部則朱陸晚年契合察其部而究其實則  
未陸晚年米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部則陸  
學為孔為孟察其部而究其實則陸學為禪為佛  
昭然灼然矣予奪懸殊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  
呼部障之患古今天下何事無之內而朝廷外而  
百司刑政之間何往無之然彼特部於一事一時  
而象山筆塚則部障天下後世其禍不知何時而  
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一時之  
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辨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  
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

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  
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  
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  
甚 朱子文集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筆塚陽明諸人之  
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  
永康人時亦自豪其才驅駕流輩志於事功號為  
永康之學朱子亦嘗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  
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  
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嗚呼  
可見大賢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 未  
按朱子一生倦倦以訂釋經書辨明雜學為已任  
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  
也自程筆塚造為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  
平日所以辨排雜學者皆為覆瓿自王陽明有朱  
子定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為蕪言  
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耶此編之作天使余正  
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禪陸之惑也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傷于許直耶傷于好辨好勝耶曰此誠建之懸癖也建平生惡人為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顛倒是非誣害忠賢處未嘗不為之痛憤悼恨扼腕太息欲籲其寃而無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是故著為此辨以顧考亭之寃申儒釋之辨明朱陸之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為所欺惟恐其辭有未盡辨有未明不自知其為許直為好辨好勝也韓子曰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嚴

學部通辨前編卷下終

學部通辨後編叙

或曰子所著學部通辨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辨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者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輕信其自

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為塗為蔽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部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瓿東莞清瀾



居士陳建謹叙

學部通辨後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借儒書以遞掩之也此為勘破禪陸根本

學部通辨後編卷上

朱子答許中應書云世衰道微異端蠶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日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

後編卷上

方樹

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其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圖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朱子語類

按陸學來歷本假佛釋故必先識佛學然後陸學可辨也否則雖南軒東萊之賢亦看他不破矣故今此編詳陳佛學為證以此也大慧語錄楞嚴圖覺皆禪宗佛要也朱子又嘗答趙詠道書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此事可笑非向



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愚為此編正是代朱子極談以盡象山之底裏窮象山之源委然後見此事之真可笑也下文精神之說正象山源委所在故首陳之

朱子曰佛學只是弄精神

又曰禪學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 並朱子語類

又答潘恭叔書曰釋氏之病乃為錯認精神魂魄為性

又答連嵩卿書曰為此說者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己性把持

後編卷上

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 並朱子文集

按漢書論佛氏之旨云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其言正與朱子合或曰佛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朱子漢書專以精神言何也曰精神即心也心者精神之舍而虛靈知覺作用運動則皆精神之發也故禪學其始也絕利欲遺事物屏思慮專虛靜無非為修鍊精神計及其積久也精神凝聚澄瑩

豁然頓悟則自以為明心見性光明寂照神通妙用廣大無邊一皆精神之為也漢書之言朱子之論得其要矣象山之學何莫非原於此

陸子曰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後編卷上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開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朱元晦泰山喬獄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

因歎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或有議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並象山語錄

按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其為禪學無



所逃矣象山每以孔孟為辭今攷魯論一部孟子七篇未聞有一言及於精神而惟釋氏之自私自利者乃專務之象山之情昭然矣下文及復辨證益詳益明

按孔叢子有云心之精神是謂聖陸學宗祖全在此一語朱子嘗謂孔叢子是後人偽作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辭亦不足觀陸學一派乃以與其禪見偶合尊信而專主之不亦誤乎按莊子曰神全者聖人之道又曰精神聖人之心觀此則作孔叢子當是莊列者流

朱濟道說臨事疑恐做事不得陸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何有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朱濟道與人書云陸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令人仰歎無已其有意作文者皆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又曰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佛書云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文殊曰善哉無有言語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也今陸學專主收拾精神一路以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邪

陸子曰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謂李伯敏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磨礪之意須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按佛氏修鍊精神陸氏亦磨鍊精神同歸一致顏子何人乃亦以磨礪精神誣之耶一朝自省頓悟法也如下文所陳下樓之覺鏡象之見之類是也按象山嘗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是說得皮膚看唐鑑一段門人曰終是說骨髓不出象山曰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又嘗論讀書謂須是就血脉骨髓理會今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愚謂象山此言雖云矜誇而實切中後學病痛蓋象山血脉骨髓全在養神一路而近世學者為



所遊掩鮮克知之也今此編細與拈出其禪自明  
 詹阜民記象山舉公都子問釣是人也一章云人有  
 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焉惟有照物而  
 已他日侍坐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  
 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是者半月  
 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遂見先  
 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  
 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  
 昔者嘗以張南軒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  
 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對曰不惟

後編卷上

六

方本

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

象山論錄

按無事安坐瞑目操存此禪學下手工夫也即象  
 山之自立正坐收拾精神也即達磨面壁靜坐默  
 照之教宗杲無事省綠靜坐體究之教也一日下  
 樓忽覺此心澄瑩則禪學頓悟識心之效驗也所  
 引道在邇等語則推援之說也所謂照物即佛家  
 光明寂照之照楊慈湖謂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  
 王陽明亦以良知為照心  
 鶴林玉露云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  
 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

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  
 灑可喜按此即與禪陸同一推援之見詹阜民謂  
 考察洙泗言仁書終不知仁即盡日尋春不見春  
 芒屨踏遍隴頭雲也因瞑目澄心而始解即歸來  
 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也愚謂夫子所謂  
 道不遠人指人倫日用子臣弟友之道而言也孟  
 子所謂道在邇亦指親親長長而言也其視阜民  
 之所覺妖尼之所悟萬萬不倫今乃推援牽合誣  
 之甚矣論學如此是何異趙高指鹿為馬

後編卷上

七

方本

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又云得其事實亦  
 不泥其辭說又云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  
 同又云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  
 愚按象山文集每稱事實如此者非一初讀莫知  
 其所謂及看破語錄無事安坐瞑目澄心之說然  
 後知其事實在此也然後知象山凡稱實學實行  
 踐實務實之類皆是指此也然後知象山凡說道  
 說仁說此心此理之類皆無非此也學者於此等  
 緊要處識破然後不為象山之所惑惑也已  
 徐仲誠請教陸子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荅曰如鏡中觀花曰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家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荅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象山語錄

按此即與詹阜民所記相發仲誠處堂一月而有鏡中之見阜民安坐半月而有下樓之覺其工夫效驗一也仲誠以鏡中觀花為思得孟子阜民以下樓之覺合洙泗言仁其推援強合一也鏡中觀

花之見正禪家要妙然其言引而不發觀慈湖遺書始說得分明

楊慈湖行狀云慈湖初在太學循理齋嘗入夜憶先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心外事至陸先生新第歸來富陽慈湖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日嘗聽扇訟陸先生即揚聲荅曰適斷扇訟見得孰是孰非者即本心也慈湖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陸曰更何有也慈湖即北面納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荅一語更云云便支

離去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曠曠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後居妣喪更覺日用應酬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為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慈湖遺書

慈湖名簡字敬仲浙東慈溪人象山高第門人也慈湖頓悟始於太學之反觀而成於雙明閣之授受

按鑑中影象之見慈湖一生言之其作昭融記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洞照如鑑萬物

畢見其中而無所藏其作臨安學記曰日用平常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鑑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為之不厭之學其見訓語曰仁人心也人心澄然清明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又曰渾渾融融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愚按此正佛氏弄精神之故智所謂識心見性即識此見此也慈湖為得妄指為仁為道為孔子之學邪吾不識仁與道乃有形影之物可玩弄如此謬妄推援指鹿為馬可駭可笑



按華嚴經言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  
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  
窮盡傳燈錄謂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  
世界在自己光明內謂心如明鏡臺謂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觀此則知慈湖鏡象之說之來歷矣陳  
白沙謂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良知之體皦  
如明鏡亦即此意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觀勿  
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  
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

朱子

+

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  
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

朱子文集

廖子晦名德明宋史稱其少學釋氏後乃從朱子  
受業以書質於朱子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竊  
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  
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  
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  
者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子晦所見蓋即同慈  
湖也朱子以此書答之而子晦大悟其失復書曰

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某昔者閒居默坐見  
夫所謂克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  
以鑑影之譬為近故推之而為鳶魚之說竊以為  
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其讀之久始大  
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為二物矣愚按子晦  
鑑影之說尤足發禪陸之蘊故著之

按明道謂鳶飛魚躍一段子思辨繁為人處與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  
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神今按鑑影之惑正是  
弄精神也

朱子

+

按萬物皆備之語孟子與陸學俱言之然孟子之  
萬物皆備以萬物之理言也陸學之萬物皆備以  
萬物之影象言也儒釋不同肯綮只此朱子答胡  
季隨書云聖賢本意欲人戒慎恐懼以存天理之  
實非是教人揣摩想像以求見此理之影也正明  
此意因知記詩云鏡中萬象原非實心裏此二兒却  
是真湏就這些明一貫莫將形影弄精神亦明此  
意

楊慈湖書炳講師求訓曰簡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  
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



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簡方反觀忽覺空洞無  
內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為一  
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  
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心  
體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磨謂從  
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  
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  
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  
常之心惟起意為不善此心至妙奚容加損日月星  
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  
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口鼻手足  
之不同而實一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  
知慈湖遺書

按此即鏡中萬象之見按此推授儒佛尤明象山  
嘗因宇宙字義之悟謂元來無窮人與宇宙皆在  
無窮之中又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等  
語正同此禪機但象山引而不發而慈湖始發其  
蘊究陸學一派惟象山工於遮掩禪機最深學者  
極難識得他破至慈湖草禪機始露稍加考證其  
禪便自瞭然矣傳燈錄招賢大師云盡十方世界

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  
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內盡十方  
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此論即象山慈湖宗祖橫  
渠張子嘗謂佛學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  
空虛之大語大語小流道失中此語切中其病矣  
陸子曰今一切去了許多謬妄勞攘磨礪去圭角浸  
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豈不樂哉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並  
山語

光精與天地合德警策與天地相似語其約也慈  
湖反觀之訓道其詳也約者引而不發詳者無隱  
乎爾

楊慈湖訓語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心之精神是  
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  
一日洞覺則知生死之非二矣則為不虛生矣慈湖  
遺書  
慈湖此語即佛氏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即以神識  
為不生不滅象山謂人與宇宙皆在無窮之中陳  
白沙謂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即此也  
按象山講學好說宇宙字蓋此二字盡上下四方  
往古來今至大至久包括無窮也如佛說性周法



界十方世界是全身之類是以至大無窮言也如  
說法身常住不滅覺性與太虛同壽之類是以至  
久無窮言也此象山宇宙無窮之說吾心宇宙之  
說一言而該禪學之全也陳白沙曰終日乾乾收  
拾此而巳斯理也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得此  
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  
穿紐收合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  
我矣此言尤發明象山宇宙之旨禪學作弄精神  
至此極矣程子謂佛氏打入箇無底之壑朱子謂  
佛氏只是說箇大話謾人陸學即同此弊

後編卷上

十四

楊慈湖訓語曰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坐反觀  
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為  
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荅而又覺澄然  
清明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愈觀而愈動掩  
書夜寢心愈寤不寐度至丁夜忽有黑幕自上而下  
而所謂寤者掃迹絕影流汗沾濡泰然且而寤視外  
物無二見矣慈湖遺書

黑幕之見奇特之甚流汗之說為禪益彰羅整菴  
云予官京師偶逢一老僧問何由成佛渠漫舉禪  
語為荅云佛在庭前栢子樹愚意其必有所謂為

之精思達且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  
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  
為至奇至妙後潛玩聖賢言語始覺其非朱子荅  
吳斗南書云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  
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  
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觀此儒佛明矣  
慈湖詩云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  
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為底用疑鏡象之見分明  
奇特

梭山云子靜第高明自切已不同遇事觸物皆有省

後編卷上

十五

發嘗聞鼓聲震動樞樞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年譜  
按禪家有聞聲悟道之機傳燈錄記嚴智禪師一  
日瓦礫擊竹作聲廓然省悟正是如此然梭山此  
語終亦引而不發觀下文慈湖語始發象山之  
蘊

楊慈湖誌葉元吉妣張氏墓謂元吉自言嘗得某子  
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  
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  
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



不寐風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  
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常若有一物  
及一再聞其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  
貢孺人不以為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始喜慈湖遺書  
按禪家悟道必以夜亦是奇怪昔六祖傳法於五  
祖也以三更時茲慈湖悟法於象山也以夜集雙  
明閣他如慈湖太學山間黑幕諸悟與葉元吉此  
悟一皆是夜皆夜卧寤寐恍惚之間羅整菴所說  
京師之悟亦然餘不言晝夜者可類推矣伊川先  
生謂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禪  
家所見豈只是此模樣耶奈何指此為識心見性  
吾斯之未能信胡敬齋謂禪家見道只如漢武帝  
見李夫人只是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為識心見性  
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深切禪病蓋漢  
武見李夫人正是見夜間形影恍惚也  
陸子曰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自然靈  
人為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歛冬肅俱此理  
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宿無靈骨人皆可以為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山語

陸學師弟鏡象諸見是謂靈識靈見且有靈骨矣  
下文慈湖靈明靈覺靈光等語即同宿無靈骨本  
禪語  
楊慈湖莫馮氏妹辭云吾妹性質靈明觀古默契靈  
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千古婦而能  
覺古惟太妙自茲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  
內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妹斯其每歎其未有與  
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  
差來備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吾妹靈明之妙正  
如此慈湖遺書  
朱子嘗答陳正已謂為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  
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今按象山慈湖  
正是為靈明之空見所持也龐氏母子按較耕錄  
襄州居士龐蘊妻龐婆舉家修禪有男不昏有女  
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女名靈照製竹漉  
蘊賣之以供朝夕愚按象山慈湖雖皆禪然慈湖  
之禪直象山之禪深慈湖明尊達磨明稱龐氏明  
祖述孔叢子偽書之言明說鑑象反觀黑幕流汗  
之悟一切吐露無隱若象山則遮掩諱藏一語不  
肯如此道矣此二人學術同而心術異處



陸子曰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群陰畢伏

象山語錄

楊慈湖曰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又曰人心至靈至

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

慈湖遺書

朱子嘗謂浙間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

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

之悟此大可笑正是指此

通按禪陸以頓悟為宗是故其始之求悟也有養

神之功焉其終之既悟也有鏡象之驗焉如象山

每教學者閉目正坐慈湖亦教人合眼端坐詹阜

民無事安坐瞑目夜以繼日皆養神求悟之功也

卷之三

十一

如宇宙字義之省下樓扇訟反觀黑蒸鼓聲之覺

輕靈之見靈光之契皆頓悟鏡象之妙也凡此皆

陸學骨髓所在皆勘破陸學根本也從前遮掩術

行雖老師宿儒為所惑此編除去遮掩專究骨髓

其禪不待智者而辨矣

陸子曰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

能用反以害之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錄

按養生家有元精元氣元神之說象山論學亦兼

包此意但含蓄不露近日王陽明始發其蘊陽明

荅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

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

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

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

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

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

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愚按陽明此說實發象山之蘊以誘人也然象山

陽明俱未及六十而卒養生之說亦虛妄矣乃假

精一戒懼之旨以文之其侮聖言誑後學也孰甚

卷之三

十一

老子曰谷神不死

谷者養也

又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

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

克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朱子曰此語是就養精神處說

莊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

形無推汝精乃可以長生薛文清公曰老莊雖翻

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可模擬卒歸於自

私與釋氏同愚按象山陽明正是翻騰愚弄卒歸

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



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按此言見得極分明近世學術真似是非同異之辨決於此

章仲至云象山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為也連日應酬勞而早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象山年譜

包顯道云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肯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象山語錄

後編卷一

二十

按象山嘗問李伯敏云日用常行覺精健否又嘗誦詩云自家主宰嘗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愚謂論學主於精健正陷釋老自私自利孔孟何嘗有養精神之說惜精力務精健之教哉家有壬癸神二語佛偈也

陸子與涂任伯書云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何時合并以究斯義象山集

文集

知所向究斯義皆是指養神一路胡敬齋曰異端

人多強壯是其心無思慮精神不曾耗損故魂強魄盛費一生工夫只養得這私物事觀象山正同朱子答程正思書云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學問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朱子文集

此語切中陸學一派之病

或言金溪其學專在踐履之說朱子曰此言雖是然他意只是要踐履他之說耳朱子語類

接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

後編卷一

二十一

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陸子與邵叔誼書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進德者進此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象山文集

脚

陸子曰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也樂者樂此也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



錄

象山講學專管歸此一路只用一此字將聖賢經書都橫貫了恣其推援從來文字無此樣轍

朱子曰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又曰他所見既如此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却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朱子語類

卷三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柰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之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私益者上面須得數片鱗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 並朱子語類

前二條是說授儒入佛後一條是說借儒掩佛總言皆是陽儒陰佛也

朱子曰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祇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 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

卷三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 朱子文集

張侍郎張子韶也名九成號無垢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杲之教子韶所關非小矣朱子雜學辨謂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按此言



尤發摘深中陸學一派之弊俱無以逃此矣因知  
記曰張子韶以佛旨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  
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  
猶或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  
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按近世假儒書以行佛學正猶昔人所謂挾天子  
以令諸侯挾天子者意不在於天子不過假天子  
以行其脅制天下之私耳假儒書者意不在於儒  
書不過借儒書以行其扇誘來學之計耳朱子若  
程允夫書云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  
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  
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  
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矣此言深中近  
世雜學之病

朱子文集有讀兩陳諫議遺墨謂王安石之於周  
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  
豈真有意於古者哉今按象山之援引經書正是  
此弊陽明之集朱子定論亦是此弊嗚呼聖賢之  
言何不幸而爲後人飾已欺世之資也張東海詩  
云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何人辨真偽愚辨陸學

深有感於茲言

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一時名臣賢士不獨晁文  
元陳忠肅好之如富鄭公呂申公韓持國趙閱道  
諸賢皆好之然皆是明言而直好之不爲隱諱改  
換不害其爲誠慤也亦以可爲清心寡欲之助而  
好之不敢以聖學自居以傳道自任不失其爲本  
分也自象山出而後隱諱改換而誠慤亡自象山  
出而後以聖傳自任而不安其分因知記謂後世  
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徒侈其名吾不  
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嗚呼此誠世道之降而  
孔子所以有古之狂愚之歎與

學部通辨後編卷上終



學部通辨後編卷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無所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為禪顯然也

吳顯仲問云其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繞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覺快活否伯敏荅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

後編卷中

何序

屋漏亦如此造次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並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即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即同此工夫頭腦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鵲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並象山語錄

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即佛氏以事為障之旨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平義理之意說胸中

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

後編卷中

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仲弓為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都不起  
不動自然與道相近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  
如此始是道人心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管求無造作甚好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  
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  
淡却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為不肯  
不為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  
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 蓮象山語錄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閑曠虛靜恬淡退寂意念皆  
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為完養精神之地

朱子嘗謂看子靜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  
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

此理嗚呼信矣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留書見做甚至但終

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於世少求  
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  
似此說話皆是太病令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  
同朱子嘗謂冷淡生活即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  
正是取資神養真也

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  
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  
道篇云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乎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堯之為  
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

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  
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於  
禪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

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  
靜善惡兩忘自心真實菩提道場卧輪禪師云卧

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其禪師云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  
汝真性又曰無心即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  
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按諸說具  
見傳燈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  
所在此類可見

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感  
他岐死灰稿木渾無用緣習心官不肯思今按象  
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  
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  
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門人楊慈湖則又明

後編卷中

五

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  
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嗚呼  
其視聖賢思慮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  
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其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離出  
心肝

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為善所害

錄語

按象山此論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  
尤悖道入禪之甚象山於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

誠鏡象之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  
即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  
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即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  
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嘗謂心不可泊一  
事等語皆即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即佛氏以理為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  
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  
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

後編卷中

六

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  
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  
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  
躡等 象山語錄

按四勿之訓即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  
修身入道莫急於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  
可先以此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  
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為明心根本  
之功而四勿為粗迹事為之末妄生分別亂道誤  
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



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爲兩截此其爲說乖戾悖大爲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讀書求義爲末猶可只說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爲末甚矣近世只知陸學不讀書之爲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近世只疑象山偏於尊德性而流於禪而不知其分明慈類帶來達磨慧能正法眼藏也嗚呼陸學至此少明矣

後編卷中

七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象山語錄

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

先立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爲痛辨終編尤詳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大滯

讀書不必窮索

後編卷中

八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與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山語

陸子與胥必先書云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象山文集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



急思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  
滯惟恐逐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  
曉不曉不足為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  
常讀書便冠資益言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  
旨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  
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  
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象山語錄

陸子與邵中孚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

後編卷中

九

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  
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  
精神 象山文集

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  
於借助精彩也浸灌培植也皆為完養精神計也  
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  
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  
為憑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  
為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  
在不讀書而遮前掩後巧為辭說也不若慈湖白

沙灘禪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答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  
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  
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  
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  
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  
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與賀黃門  
書云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  
未可便靠書冊也愚按不靠書冊惟在靜坐陸學  
養神要訣只此八字呈露端倪二語即說鏡象之

後編卷中

十

九

見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此  
語形容禪會亦切崇正辨記釋神悟謂典籍皆心  
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

神悟範圍

陸子曰其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  
見一造作管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  
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  
今人畧有氣酸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其則  
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象山語錄



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脚此又明謂不由乎學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禪尤爲明白

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不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心見性矣朱子嘗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字底人便作得偈誦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符節契合

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

後編卷中

十一

機何用窺陳編又曰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愚按糟粕之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虛無乃以六經爲聖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奈何以爲美談至教與象山註脚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象山語錄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祇悻自高氣象婉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此正佛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

言其弊皆象山始傳燈錄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註脚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濟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識度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中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象山文集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爲註脚又爲陸沉甚矣

後編卷中

十一

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猶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至爲窶人巧夫而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爲虛器贅物真得糟粕註脚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剝語晚生何敢復云云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



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將相坐禪入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愚按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闊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即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眉合眼專一澄心不以言語文字為意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

朱子荅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集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為至道朱子乃以為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冰炭決此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德坐禪圖什麼師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不以為然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靜坐養神以成聖即與僧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之誚耶朱子荅汪尚書

即磨磚之誚也

朱子荅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畧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子靜雖占姦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跡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鈞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又曰子靜雜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並朱

子語類

朱子此等說話雕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鈞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牢籠誘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鈞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後編卷中

十五

朱子曰子靜說話嘗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成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着並朱子語類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錄之言而鮮及其文集書疏何耶曰象山文集與人論辨書疏皆翻磨改

換假借遮掩大言闊論一味喝罵世學之非求其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口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象山之鴛鴦譜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針也文集者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而語錄則所謂與其徒却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養神一路以著其為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略於文集也近世不知此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為所謾邪

後編卷中

十六

象山語錄記李伯敏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多即傳番四出惟恐人不知伯敏所編語錄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象山之意蓋語錄具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咸在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答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為此編不獨辨明象山學術并象山心術無所遁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篇



畫出一箇聖人愚為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  
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  
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  
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至之  
論而躋之聖賢之列焉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  
為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  
倒也 朱子文集

蘇子由古史嘗譏司馬遷疎畧而輕信朱子深取  
之此書正說學者疎畧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蓋假

後編卷中

十七

聖言以文其私者固莫道其欺誑之咎亦由遇之  
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疎畧輕信陷  
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  
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為  
其所陷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  
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  
實於是為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  
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  
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

不明終於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隔川前後二  
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見見  
識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近日霍涇厓所著象山  
學辨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  
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罪人與斯言皆萬  
世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  
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望  
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  
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 朱子語類

後編卷中

十八

接近世學者辨陸最難其以象山為孔孟之學者  
固是疎畧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為偏於尊德性亦  
尚被他遮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為似禪流於禪  
者亦只是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  
知所以辨陸之要也何謂辨陸之要養神一路是  
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  
手之工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害皆辨陸之要也  
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後無人根究  
到此嘗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後世不  
合遇一陳某次第將禪部相將發盡了陸學自此



難乎遮掩矣

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辨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直須與孔孟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辨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辨矣若不辨陸學與禪佛同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節非根本之論矣多此一重辨矣故今此編專以孔孟禪佛爲證以此

或曰朱子辨陸學止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掩處

朱子

卷十九

未嘗說及養神一路子於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

養神一路即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

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

朱子無從知之辨之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

禪實始白也苟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

一路未免無徵不信近世學者多疑朱子究緣

此而致強爲早晚之說以通之也背達磨將滅謂

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

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皮膚也朱

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

路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遁情無遺部矣朱子嘗謂象山却成一部禪區區此編作方成象山一部禪矣

學部通辨後編卷中終

後編卷中

二十一



學部通辨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其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判然矣象山文集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朱子語類

接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即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即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即是主經世本死生即是主出世也

接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

同而未異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真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象山語錄

此語即同前意此一物即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即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即此一種

議論

按道一編指荅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篋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困知記謂李翱於佛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專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辨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陸子曰然

象山語錄

朱子嘗謂依違兩間陰為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種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無不管攝為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服將反唇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為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遍河沙吾之

後編卷下

三

道殆無不該備無不管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已則昏也汝自葉之根無一而非勦吾之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孔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因將視見汝之肺肝看破汝之骨髓豈為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口欲之而必

為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為儒則全為儒無陽儒陰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毋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也毋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因做學者攻

後編卷下

四

陸

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為簡易之從乎

象山語類

陸子答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象山文集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間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做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訛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為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為異端



顛倒乖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為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為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為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嘗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

做一東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象山語錄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為狠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為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此乃聖賢教人第一義象山奈何指為閑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三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為象山忠臣者而不知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為害道謂異端非佛

老而季繹為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甚矣

按霍渭厓象山學辨有曰陸子之學以是而非其強辨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涎之似以誇張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恃自高喜人已諛不喜人已規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冤者惟閱此編一遍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象山文集

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夷狄之法教崇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尚孰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



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  
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  
乃知高明終當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  
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  
能自謾 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  
堅變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  
加斥責而曲爲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  
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呼髡首而胡服矣不  
知所到者尚何道耶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

朱子荅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  
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  
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  
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  
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  
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  
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爲惘然豈亦  
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爲崇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  
得祠曹牒髡割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  
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 朱子文集

按顏子堅棄儒爲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  
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爲崇遂至  
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  
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佞  
倭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  
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  
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  
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 子淵後以喪心死豈  
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

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  
覺悟 朱子語類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  
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  
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  
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  
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荅陳君舉書曰子淵人  
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爲高第首稱而乃  
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剛定之學高談大論



畧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也 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即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始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瓊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酗酒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堅髡勸效僧徒子淵詩偈類

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為高第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奈何近世咸為所惑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又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忿紛起恣意猖獗 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長孺書云所喻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

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買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為吾子憂之 朱子文集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稍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為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欵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如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



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已

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

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

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他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

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

何邪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躑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

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却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

並朱子語類

按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全不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鑿鑿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後人為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



類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朱子文集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朱子類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朱子曰近世有人為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失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蔽障為害今此編三節既辨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關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若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愛世衛道之心一也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



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接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和會朱陸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末嘉陳止齋傳良也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子象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師山鄭氏曰各玉款人說見道一編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赤幟使三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悔其誑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不觀程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近世論朱陸者真說夢也道一編夢魘顛倒尤深也爲前人所夢魘不悟而又以夢魘後人也

奈何近日學者猶據信其夢魘顛倒之語以爲著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

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邪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淡誠慈自可愛敬善書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爲賢故楊敬仲輩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楊舒沈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第傅子淵登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超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是以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優邪曰固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顛倒錯亂何足憑



學部通辨續編叙

或曰子所辨學部前後二編其於陸學明矣乃復有續編之作者何曰著陸學淵源之自也夫象山之學非無所因襲而超然獨見也皆前人已以此規摹象山因竊取而增飾之翻騰而誇炫之爾張子曰自佛說熾傳中國儒者為所引取淪胥指為大道英才間氣冥然被驅程子謂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人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誦斯言也前代風俗學術規摹可想矣象山固英才高明之士安得不為所引取深陷指為大道而淵源之邪是故觀於上卷所載達磨慧能宗杲常總諸人之規摹而棄佛雜述而脫畧經典而專一求心而借儒飾佛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觀於中卷所載李習之蘇子由張子韶呂氏諸人之規摹而譏迹取心而援儒入佛而陽儒陰佛而陽離陰合無一而非陸學之淵源也下卷所載近日王陽明諸人不過又因象山而規摹之而淵源之耳朱子謂今人不曉禪所以被他設謂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此編為卷僅三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規摹源委畧備君子一展卷間而上下古今千餘年禪部昭然指掌矣嗚呼斯固窮理辨惑究本窮

源之不可已與東莞清瀾居士陳建叙



學部通辨續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佛學變為禪學所以近理亂真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為害吾道之深也

朱子曰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緩絃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緩急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到後來又翻得許多禪

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

佛入中國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被他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皇沒奈何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

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遂心靜見理此說一行

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

佛氏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按此數條著佛學變為禪學之始而實肇陸學之端矣蓋浮屠釋迦以來止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後禪學興佛之為言覺也禪之為言靜也由靜而後至于覺也其實只是作弄精神一言而盡異學之綱要矣

文獻通考晁氏曰佛書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書由是禪學興焉

神僧傳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梁武帝普通初泛海至廣州武帝迎至金陵親問曰朕即位以



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直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趨魏境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愚按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此八字形容佛性之體段開萬世禪學之源

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

續編卷三

磨章最為桀黠見此間隙以為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愚按近世陸學一派尤拱手歸降誠不能出他圈套矣

朱子曰佛學自前也只是外面籠說到梁達磨來方說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會做工夫及唐中宗時有六祖禪學專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見性士大夫才有向裏者無不歸他去 又曰佛學當初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朱子語類六祖大鑿禪師盧慧能也禪家以達磨入中國為

初祖六傳而為慧能故稱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正六祖教人存養之工夫悟道識心之要訣也

傳燈錄僧神秀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於秀偈側寫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因此傳法於能愚謂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烏得不陷溺高明

又按傳燈錄五祖曰會中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

續編卷三

人方傳得衣鉢夫不會佛法而專說心性說存養說悟道彌近理而大亂真固如此矣

朱子曰汪端明少從學於焦援先生汪既達時從宗杲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

杲老所喜皆是麤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被他薄朱子語類諸人皆從宗杲學禪者也杲所舉寂然不動正當教子韶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者也杲嘗答會



天游侍郎書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過惡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愚按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惟急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且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是蓋訶佛罵祖之機轉為改頭換面之教矣

按禪學興於達磨盛於慧能極於宗杲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

續編卷上

五

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關佛粗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傳燈錄古靈行脚回叅受業師見師窓下看經有蜂子投窓求出靈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按古靈譏僧看經即與宗杲同即與達磨以三藏皆空蹄同陸學精柏註脚經書其機軸源此宋僧常總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士人無以對河東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

識與無入而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朱子中庸或問曰侯氏所辨常總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愚謂宗杲舉似焦援及陸學所引儒書皆是此弊

崇正辨曰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姦僧猾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續編卷上

六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闃闃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為然一言一語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

因舉佛氏之學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地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



手宜其為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並朱子語類

佛氏說得高妙如此如何不陷溺高明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誤人事

或論中庸平常之義舉釋子偈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極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故其於中庸序着語云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須是看得他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並朱子語類

續編卷上

七

按彌近理而大亂真一語非朱子見得親切不敢如此道近世惟二程子所見與同并摘錄其言于

卷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朱子文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程氏遺書

或曰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

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莫匪真如總總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櫚而養檳棘相似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問所謂知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處否曰然



佛家所謂作用是性雖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快活便是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並朱子語類

草木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卽是佛性自此禪宗

皆祖此又曰禪宗一達此肯便以爲了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疎通者歸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問佛氏說性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朱子曰如此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佛氏之說是有物無則了

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只

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  
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和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喚便應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諸人面門上出入他便是只認得這箇把來作弄並朱子語類

此三條辨佛氏論性之非極爲明白奈何近世講學之士猶墮其失拾朱子所棄以自珍者

按象山與曾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已易說謂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嗅所以能噬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又慈湖訓語云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按象山師弟分明佛氏作用之旨

傳習錄王陽明謂門人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



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口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按陽明此言發明佛氏作用之旨尤明其為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尤明

陳北溪字義云今世有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已為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作至珍至寶說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不知

續編卷上

十一

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雜之區為可痛嗚呼讀北溪此言不能不令人動杜牧之後人而復哀後人之感也

朱子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

朱子語類

按宗杲答曾侍郎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

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踢着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照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

續編卷上

十一

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惠按此說正是他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正是被他作弄得來精矣

按達磨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慧能說本來無一物宗杲說真空妙智此空門授受正法眼藏或曰佛氏以空為性又以作用為性夫作用則有物而非空矣不自桷鑿乎曰此體用之說也真空者性之體也作用者性之用也體用一原也故佛氏謂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又謂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明體用一原也釋神會顯宗記謂湛



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  
卽是真空空而不無卽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  
真空卽清淨涅槃其言尤作弄得來精與中庸大  
本達道之說相似矣

朱子曰佛氏只是弄精神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  
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  
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  
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他言天  
地萬物萬事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  
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着一物不  
得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

居業錄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爲超  
脫輪迴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又了精  
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這道理只有  
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  
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  
所以其妄愈甚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箇道理空虚不實故要得超

脫盡去了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若吾儒合下見  
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儒佛差處只是義利之間  
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  
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  
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  
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  
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  
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  
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

此儒釋不同頭腦處

問惡外物如何伊川程子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  
惡釋氏之學便如此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  
又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

朱子曰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  
凡聖情盡卽如如佛然後來往自由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釋氏不分是非善惡皆欲掃盡一歸空寂所以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滅絕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朱子

類語

居業錄曰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師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其猖狂自恣者以此按此言禪學絕滅義理之故明矣

續編卷十

十一

何

問釋氏理障之說伊川程子曰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又曰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程氏遺書 聖人本天天即理也釋氏本心心即精神知覺也 儒釋之辨非程朱大儒安能剖判明白如此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

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 朱子文集

觀此則楊慈湖反觀之說之謬可知

朱子釋氏論曰其徒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以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錄之餘論而又

續編卷十

十一

何

加巧密焉耳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朱子文集 承蜩削錄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吾處身若厥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



將為錄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其巧專而外汨消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朱子曰禪只是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撒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又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纔悟後便作得偈頌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如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禪學工夫只是要箇專一無多術也

朱子曰宗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

朱子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手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朱子語集

寸鐵之說言要一也捕鼠之說言專一也朱子講學多借用禪語以警學者觀語類騎驢覓驢甜桃醋梨等語尤可見朱子借用禪語以勉進吾儒猶象山借用儒書以彌縫佛學意頗相類皆借彼明此之意也傳燈錄曰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此語亦有見識愚為之轉語曰吾儒說禪說禪說亦是儒禪家說儒說儒說亦是禪識此可與論朱陸矣

朱子答吳斗南書云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邪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

宗杲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此即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近福州烏石巖有僧書一偈末云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即是此意六用出楞嚴經耳眼鼻舌



身意六根之用也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為佛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知實踐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會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

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朱子文

胡敬齋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

見者也又曰禪家在空虛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

為識心見性以為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

見性也愚謂敬齋直道禪家所見為假物非真極

是極是自朱子沒後無人見得如此端的直截

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今恍兮其中有像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釋老所

見畧同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性命之理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侷恍惚之間也又曰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侷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

朱子文集

按陸學以鑑象之見為見道為知仁正是將籠侷恍惚底影象來罩占此真實地位也

朱子答陳衛道書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得裏

續編卷上

七

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

朱子文集

所論兩截近世禪陸通病

問儒釋朱子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為之用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為之用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好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

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真

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

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



禪與行不相應耳 朱子語類

此語亦是說禪學兩截之病觀陸學正然朱子嘗謂楊敬仲簡淡誠懇自可敬愛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可見其自是資質好非禪之力又謂子靜常有悟後來更顛倒錯亂正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

因論傳燈錄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明道程子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

明道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

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可矣奚必佛

伊川程子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必能窮已化而為佛矣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並程氏遺書 接近世於佛學皆是取其心取其道而不取其迹

分為兩截非二程子是是非何由折衷

朱子曰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麤暴 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他也只是厭惡世諦為一身之計觀他修行大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話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 朱子語類

西山真氏曰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造如來地位也愚按佛學猶以脫畧經教趨禪為非吾儒豈可糟粕六經趨禪弗察朱子曰釋氏書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日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



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請誕者攘莊列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並朱子語類

愚謂唐以前中華文士攘竊莊列以文其說佐其高至宋則攘竊孔孟以文其說佐其高矣嗚呼竊莊列以文佛釋以異端而佐異端猶可言也竊孔

續編卷上

十一

孟

孟以文佛釋遂以夷狄之教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不可言也迦葉釋迦弟子阿難又迦葉弟子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 又曰西域豈有韻諸

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朱子語類 此尤捉着正賊

朱子釋氏論曰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

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而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

續編卷上

十四

德

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 朱子文集

何叔京曰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儒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愚按前世士大夫好奇嗜怪以莊列助禪而文飾之人已大惑况後世士大夫又以儒書助禪而文飾益甚焉夫安得不為深惑

明道程子曰釋氏之說其歸欺詐今在法欺詐雖救



不原為其罪重也及至釋氏自古及今欺詐天下人莫不溺其說而不自覺也豈不謂之大惑耶程氏遺書朱子曰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朱子語類

胡敬齋亦曰學釋老者多詐今觀象山篁墩陽明一派欺誣尤驗奈何近世都被他謾古今同慨

朱子讀大紀曰釋氏始終本末亦無足言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

續編卷上

五

七

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嬰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然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有一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嗚呼惜哉朱子文集

此言佛氏之所以盛由其說能舉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溺之也考張子之言尤足徵併著卷末

橫渠張子曰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滅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

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騙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為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也哉

橫渠之言如此可謂深切著明矣

通按此卷所載雖雜引諸書然亦有節次統紀首

續編卷上

五

何

論禪學與盛來歷次論禪學高妙近似次論釋氏作用是性次論釋氏歸空次論釋氏掃除事理而專說心次論釋氏工夫專一次論釋氏所見景象恍惚非真次論釋氏兩截次論釋氏後來變換增加文飾欺誑末總論釋氏惑害之深大綱凡十節而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則讀者當自得之矣

學部通辨續編卷上



學部通辨續編卷中

此卷所載者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滯於老佛佛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朱子曰楊雄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又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是也至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陶淵明古之逸民所說者莊老 並朱子語類

按自孔孟沒漢晉學者皆宗老莊唐宋則宗禪佛

續編卷中

周景

然皆不外養神一路也鶴林玉露記陶淵明神釋形影詩云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者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愚按自漢以來聖學不明士之所謂知道者知此而已陸子嘗謂陶淵明有志於吾道正指此也

問唐時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朱子曰也只是從佛

中來曰渠有去佛齋文關佛甚堅曰只是粗迹至說道理却類佛 朱子語類

李翱字習之從韓退之遊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二篇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為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大要以滅情為言此說道理正類佛也

朱子曰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 朱子語類

續編卷中

二

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此滅情復性禪宗要旨也象山云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又云心不可泊一事須要一切蕩滌剝落淨盡即同此滅情之旨

困知記云李習之雖嘗關佛然復性書之言陷於佛氏之說而不自知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為聖人之徒耶傳燈錄李翱為朗州刺史嘗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道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作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松株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雪在青天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中 頁六九四



水在瓶

問韓文公與太顛書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朱子曰真箇是崇信是他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太顛與他說箇甚麼恁地傾心信向又曰退之亦多交僧如靈師惠師之徒朱子語類

按韓退之雖開佛而交僧晚年乃為太顛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何與原道之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李習之也原道開佛亦只是闢其粗迹也按柳子厚送僧

浩初序謂韓退之病余嗜浮圖言罪余不斥浮圖余謂浮圖之言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工然皆只知病佛粗迹而不免為其微言所惑他尚何望

朱子曰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語又曰游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本游氏全用佛語解此一段某已削之若只以存想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又曰若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

坐定存想半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朱子語類按游定夫言克己與四勿無干涉正與象山同詹阜民安坐瞑目操存半月忽覺此心澄瑩自以為仁而象山許之即存想歸仁之證也

伊洛淵源錄載呂氏雜志云程先生謂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從諸禪老遊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其溺於異學如此

朱子曰呂與叔未發之說尤可疑如引屢空而曰由空而後見乎中其不陷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乎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蓋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大



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 中庸或問

按語類朱子謂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不知中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

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正與此相發按中庸

或問辨程門諸子滯於老佛之失甚詳今姑錄此

餘不盡也

又按語類僧常總龜山鄉人住廬山東林龜山嘗

往見之問孟子道性善之說其言之雜佛有自來

矣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上蔡所謂知覺止謂知寒煖饑

飽之類推而至酬酢佑祐亦只此耳謂仁者心有知

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至於伯逢又謂

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

用矣此說甚高甚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

地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

耳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朱子文集

朱子曰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

上蔡多說知覺自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 並朱子語類

謝上蔡以知覺言仁猶佛氏以知覺言性其失一

也精神之說尤陷釋氏與象山吾心宇宙之說正

同 事文類聚云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宋

豐稷對神宗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張子韶

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陳白沙曰人惟覺便我大

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皆是說得覺字太重也

朱子曰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

看不破是不可曉

因論上蔡語錄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

謂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者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

此 並朱子語錄

佛氏雖程門高弟亦看不破其惑人至此

朱子答吳公濟書云來書云儒釋之說本同末異熹

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兩木同

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朱子文集

此論簡要直截片言折獄矣

朱子曰正獻為溫公言佛家心法只取其簡要 朱子語類

正獻呂申公公著也宋名臣言行錄云申公晚多

讀釋氏書益究禪理溫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

佛申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

術簡要耳非必事事服習為方外人也按申公之



意亦是取上一截

朱子答林擇之書云呂公家傳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朱子文集

呂氏家傳云原明公自少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淺深而融通之然後見佛之道與聖人合按原明申公之子希哲也

朱子答呂東萊書云橫渠墓表出於呂及公及公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之地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以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由佛老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朱子文集

汲公呂大防也

朱子曰華嚴合論其言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

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 又曰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朱子類語

了翁金剛經說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了翁之意亦是見得佛與聖人合也

朱子辨蘇子由老子解云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以語此者而其兄

東坡公亦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朱子文集

蘇子由注老子其後序曰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觀此則蘇氏彌縫之舛可知矣按文獻通考宋仁宗時僧契嵩以世儒多詆釋氏之道乃著輔教編五卷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



輔相其教焉蘇子由所見正與契嵩合崇正辨曰  
為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衣冠淺士  
乃一聞佛說則傾意從之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  
非名教之罪人哉

朱子雜學辨張子韶中庸解云不見形象而天地自  
章不動聲色而天地自變垂拱無為而天地自成天  
地亦大矣而使之章使之變使之成皆在於我天地  
又自此而造化之妙矣朱子辨之謂此語險怪不通  
若聖人反能造化天地則是子孫反能孕育父祖凡  
此好大不根之言蓋原於釋氏心法起滅天地之意

朱子文集

續編卷九

九

九

按蘇子由謂致中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云云  
正同此心法起滅天地之意又按朱子雜學辨蘇  
張溺佛之失甚詳今亦不能盡錄姑摘記緊要一  
二于此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  
自以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權柄  
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  
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  
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

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  
不可得朱子文集

昔人謂西晉亂亡之禍起於夕陽亭荀勗教買充  
之一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于宗  
臬教張公之一語矣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臬  
一語遺禍無窮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為所汨亂下  
而天下萬世人心為所惑感不知其禍何時而已  
嗚呼酷哉

按宗臬為人權數陰謀秘計大類呂不韋不韋陰  
以其子為秦王之子而秦人不覺宗臬陰以其學

續編卷十

十

易吾儒之學而後世亦鮮知之始皇既立名號猶  
襲嬴秦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呂無垢象山繼作  
名號不殊於孔孟而血脉骨髓則已移于禪嗚呼  
六國并兵合力以攻秦不能得秦人之寸尺而不  
韋奪其國於几席談笑之間昌黎伊洛終身闢佛  
曾不能少殺其勢宗臬乃從容一語而遺吾道無  
窮之禍二人者其古今之大盜與

通按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汴宋以前蘇子由諸  
人明以儒佛為同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儒而  
陰佛以儒佛為同其好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



佛也請此世道升降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閱歷古今世變同一令人增慨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版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過之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為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 朱子文集

朱子惓惓為後人指出邪徑而近日學者乃有故

踏邪徑而反詆朱子者其是非識見何相遠乃爾朱子雜學辨曰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為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患雜事紛擾無專一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涉顛預爾愚謂以悟為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以為致知格物之事又云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則是理與事為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顧謂伊川顛預豈不惑哉 朱子文集

呂氏即呂居仁亦嘗參禪宗杲杲以無事省緣靜

坐體究為教故呂氏有此見解其去文字屏事尚悟詆伊川全與象山同見解象山曰格物者格此者也陽明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皆與呂氏同見解顛預出佛書云儻侗真如顛預佛性

朱子辨呂氏大學解云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為心害而莠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朱子答陳明仲書云注丈每以呂申公為準則比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可為難得矣一涵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為依違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為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朱子文集

汪文即汪聖錫尚書也名應辰二書所言陽離陰合左右采獲依違中立出入支離之弊一種學術皆 皆字在一字上

朱子曰某初師屏山藉溪藉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則可而道未至屏山少年能為舉子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



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藉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或問屏山十論朱子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爾 朱子語類

屏山劉子翬藉溪胡憲皆朱子少時師也朱子初年學禪亦以二人之故聖傳十論見屏山文集翻騰二字切中世學之病象山陽明講學皆是翻騰出來

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旁遷就以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未免走作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朱子文集

此書說透伯諫心髓說透近世一派雜學心髓朱子答江德功書云釋氏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

思終有間隔礙阻 朱子文集

與前書遷就走作等語相發

朱子曰學佛者常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不是我底是了 朱子語類

此語說得直截痛快尤可施於近世之欲同朱陸者

朱子答江德功書云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引而附之於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 朱子文集

此書說世學之病亦痛切

朱子答汪太初書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嘗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徼幸於一見此物以



為極致

朱子答廖子晦書云詳來喻正謂日月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

並朱子文集

無極之真儒也谷神不死老也無位真人佛也此即以老佛之似亂吾儒之真也一物即鏡象之見也

朱子答李周翰書云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髮鬚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朱子

文集

瞿聃瞿曇老聃也當時講學之弊類如此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伊川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程氏遺書

朱子曰信州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

朱子曰禪學只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奚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並朱子語類

按前人於孔佛猶有支離直截之論則夫近世之

以支離直截論朱陸者即前人之餘涎耳蘇子由

謂後世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

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及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

而珍佛老之易入皆同此意崇正辨曰聖人之道

不可躡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

為迂以彼釋氏為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

可躡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起直

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

虛實難而虛易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為

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

以淪胥莫可救也愚按前世溺禪者必詆聖人近

世溺禪者必詆朱子孔聖猶不免譏詆朱固無足

怪矣

朱子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謂自家這

裡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而禪者

之說則自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

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合論

然世之君子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



子之所未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至於蘇氏其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其亂人心妨道術主名教者不得恣然而無言也在妄僭率

續編卷七

七

陳

極言至此熹之愚昧么麼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朱子文集

此書尤切中世學之病所稱蘇氏之病象山陽明正同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今由此編觀之朱子真可謂快說禪病矣李果齋謂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破其隱微摧陷廓清之功非近代諸儒所能彷彿其萬一窺觀此編然後知斯言之非阿所好矣蓋朱子未出以前佛學盛行雖經傳太史韓文公二程張子之辨而不息直至朱

子出而後邪說退伏不敢與吾儒爭衡而後學者曉然知佛學心迹本末之皆邪而儒佛異同之辨息而後一切雜學以佛旨釋儒書者不得以愚後學之耳目而後士大夫無復參禪於叢林問道於釋子其為僧役而不耻者矣是朱子未出以前一禪佛世界朱子出而後復吾儒世界也魏鶴山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不究辨至此夫豈知斯言之不我欺

續編卷七

七

方李

通接近世溺佛之弊有以佛氏勝於周孔者有以佛氏與聖人同者有以儒佛本同末異者有陽儒而陰佛者是數說者實以漸而變以佛氏為高妙徑捷勝於周孔者其陷溺病根也以為與聖人同者少變其說以誘人也以為本同末異者其說之又變也至於陽儒陰佛則其變之極而為術益精為說彌巧也嗚呼君子觀於此編亦可以少窮禪部之變態矣

明道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道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伊川程子曰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無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又曰今日卓然不爲此學者惟景仁與君實耳

並程氏遺書

按當時舉天下高才明智醉夢於邪說而足音空谷僅張邵范馬四君子焉耳蓋佛學惑人之害於

此極矣

明道程子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談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只是崇設象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揚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亦係時之隆污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是閑言語又豈若今日之害道

程氏遺書

按此言則知異端之害不獨繫聖道之明晦尤關

繫世道之盛衰嗚呼清談盛而晉室衰五胡亂華矣禪談盛而宋室不競女真入據中國矣二代之禍如出一轍然後知程子之憂深而慮切矣豈非後世之未鑒乎

愚嘗因此而通究之達磨以前中國文士皆假莊列以文飾佛學達磨慧能而後中國文士則假儒書以文飾佛學矣假莊列以飾佛者假儒書以飾佛之漸假儒書以飾佛者則陽儒陰佛之漸也是後世佛學所以日益高妙惑人者皆中國之人相助爲惑之罪也不然則以四十二章等經之侏儻

續編卷中

于

鄙俚傳燈一錄之誕幻無稽何能惑人至此之甚哉故何叔京曰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斯言深燭其弊矣水心葉適氏曰佛學至慧能自爲宗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今夫儒者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耳不幸以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儒者知不能知力不能救也蕩佚縱恣終於不返是不足爲大感與愚按假莊列假儒書陽儒陰佛三者皆是以



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  
講張為幻也問之則曰吾學心學也吾之學非虛  
空而寂滅也世衰道微程朱世不常出儒者知不  
能知力不能救坐視其蕩佚縱恣猖狂叫喚而不  
返也愚故集程朱遺論著為此編以俟後之君子

續編卷中

王

學部通辨續編卷中

學部通辨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淵源於老佛  
其失尤深而尤顯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  
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  
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  
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  
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始有不同耳

續編卷下

王陽明答人書云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  
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  
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  
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  
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  
留即是無所住處

問佛氏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  
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  
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  
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  
間斷耳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  
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



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陽明先生答曰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

此三條謂佛氏與聖人同下三條謂仙家與聖人同陽明學術根源骨髓盡在此矣朱子嘗論陸氏謂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使朱子而今生也當以陽明為何如

傳習錄問仙家元氣元精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

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王陽明答人書云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

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謂三關七返九還之喻有無窮可疑也

王陽明答人書云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

按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氣元神據陽明所自言亦已明矣不待他人之辨矣奈何猶強稱為聖學妄合於儒書以惑人哉程氏遺書曰神住則氣住是浮屠入定之法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朱子雜學辨謂

蘇子由合吾儒於老子以為未足又併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愚謂陽明良知之說其為雜為舛孰甚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為真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詆朱子者亦獨何哉

陽明謂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愚按良知之說歸於養生三住無往非自私自利也陽明奈何責人而忘己同浴而譏裸程邪使佛氏反唇相稽陽明其將何辭以對

傳習錄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



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先生曰所論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是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

按陽明講學通仙佛儒上下而兼包之謂為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昔朱子辨呂舍人謂左右采獲而集儒佛之大成今陽明又廣為籠罩而併集仙佛儒三教之大成也誠雜矣

王陽明答人問神仙書云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二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

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磨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為一無他伎倆謂顏子至今未亡此語尤可駭豈即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邪

王陽明答人問道詩云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傳燈錄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一切人喫飯時不肯喫百種思量睡

時不肯睡千般計較考陽明講學一切宗祖傳燈王陽明示諸生詩云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護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王陽明送門人詩云筮笠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為酬又書太極巖詩云須知太極原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又無題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心非明鏡心性何形本來無物等語皆本傳燈錄慧能一偈也安心之說本於傳燈錄達磨示二祖也故紙之說本於傳燈錄古靈譚僧看經也皆已見前矣朱子嘗謂試取大慧語錄一觀則象山之來歷可見愚謂今學者試取傳燈錄一觀則陽明之來歷不容掩矣

按象山陽明雖皆禪然象山禪機深密工於遮掩以故學者極難識得他破若陽明則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端的為君陳矣今畧與拈出其禪便自顯然矣近日乃有以陽明為聖學而尊信之者又有以為似禪流於禪而不察其為達磨慧能正法眼



藏者區區皆所未喻

王陽明示門人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陽明此詩說禪甚高妙首句卽說鑑象之悟也第二句心法起滅天地也後二句皆傳燈錄語也陽

明於禪學卷舒運用熟矣朱子嘗謂陸子靜却成一部禪愚謂陽明亦成一部禪矣

王陽明雜詩云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又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又云謾道六經皆註脚憑誰一語悟真機又云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

不在陳編

朱子嘗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又謂才說悟便不是學問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一味說入虛談最爲惑人陽明奈何以爲至道拾先

賢所棄以自珍哉嘗記昔人作舉用有過官吏判語一聯云將唾去之果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

灰再張虛談陽明之講學亦當以此語判之

陽明撰山陰學記有曰聖人旣沒而心學晦支離决裂歲盛月新間有畧知其謬而反本求源者則

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羣訾之駭以爲禪而仇視之

不自知其爲非不亦大可哀乎愚謂陽明旣明宗禪又諱人嘗已爲禪履其實而欲避其名以惑人何耶若陽明曾不自知其爲非可哀而顧以非人哀人何耶

王陽明作見齋說或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

謂之有則非無也非有非無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夫有無之間見而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

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陽明此說推援儒佛翻騰作弄高妙奇詭禪陸鏡象之見正是有無之間見而未嘗見之妙也朱子語類曰如今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又曰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底話近世方有此等議



論談玄說妙便如空中打箇筋斗大學或問曰今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談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吾儒之實學其亦誤矣三復斯言深中陽明之病朱子嘗謂伊川快說禪病如湖南龜山之病皆先會說過愚謂如近日陽明諸人之病朱子皆先會說過朱子真快說禪病也哉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

至道之門莊子曰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按此言即陽明議論宗祖

傳習錄問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言不能無疑陽明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歎可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湏是學者自修自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此條即同前意見齋一說皆是說道難語人也愚按聖賢言道不外人倫日用故曰達道曰道不遠

人曰道在邇曰道若大路固非所謂窈冥昏默何嘗曰道無可見道難語人也惟禪學識心鏡象之見然後窈冥恍惚見而不見難以語人陽明奈何亟援文王顏子妄為印證其誣道誣聖誣學誣人不亦甚乎惜夫建生也晚不得與陽明同時鳴鼓對壘奉此編竊効箴規觀陽明何以為復不有益乎彼必有益于我

又按顏子沒而聖學亡陽明送湛甘泉文有此言也信斯言則曾思孟子皆不足以語聖學而陽明直繼孔顏之絕學矣傳習錄又謂堯舜猶萬鎰文

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鎰信斯言則文王孔子均未得為至聖矣陽明之猖狂無忌憚甚矣嗚呼陽明一生所尊信者達磨慧能而於孔曾思孟皆有所不滿顏子非有喟然一歎類其禪見亦不能免於陽明之疑矣朱子所謂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其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固已竊發一種心髓大抵皆然

王陽明送門人歸文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



焉者是矣

陽明此說正朱子所謂依違兩間陰爲佛老之地如前所陳皆其求是而學求心而安焉者也又按朱子語類云項平父嘗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原來無所有底人見人胡說話便惑將去考陽明溺禪之弊無一不經朱子之關真拾先賢所棄以自珍矣

又按陽明答人書云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也愚惟求心一言正陽明學術病根自古衆言淆亂折諸聖未聞言之是非折諸心雖孔子之言不敢以爲是者也其陷於師心自用猖狂自恣甚矣夫自古聖賢皆主義理不任心故不曰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則曰以禮制心在正其心一毫任心師心無有也惟釋氏乃不說義理而只說心惟釋氏乃自謂了心照心應無所住以生其心而猖狂自恣嗚呼此儒釋之所以分而陽明之所以爲陽明與王陽明月夜與諸生歌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

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含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按陽明學專說悟雖六經猶視爲糟粕影響故紙陳編而又何有於朱子陽明一生尊信達磨慧能雖孔曾思孟猶不免於疑而尚何有於朱子蓋儒釋之不相能猶冰炭之不相入朱子一生闢佛而陽明以爲至道欲率天下而趨之無惑乎抵牾朱子而亟加詆訾矣羅整菴謂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至哉斯言

或曰陽明嘗非朱子解格物而別釋大學古本矣其是非子亦嘗攷之耶曰嘗攷之矣陽明之訓格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必盡乎天理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清復室礙垂經意矣又傳習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益顛倒舛戾之甚矣陽明乃以此議朱子寧不顏汗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之說爲良知援



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說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羅整庵亦云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為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病

或曰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而後知深譏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

朱子

十一

文

至至之曰知及仁守博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辰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鍊精神在先鏡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真此陽明知行合一而後知之說之所從出也大抵陽明翻騰作弄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源於佛

或曰近世為此說者夷攷其行而尤多不掩焉何邪曰此有數說朱子已備言之矣謂只守此心而

理未窮致有錯認人欲為天理謂不察氣稟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此一說也又曰禪是佛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只將許多機鋒來作弄到其為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此又一說也又曰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此又一說也觀此數說其故可知矣故朱子謂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又謂其修己治人之際與聖賢之學大不相似嗚呼象山且然而况瞠乎其後者

朱子

十一

文

程篁墩文集有對佛問一篇論辨數千言謂佛為賢知之流使生與孔子同時當為孔子所與謂佛教為其流之弊同于夷惠之隘不恭謂梁武亡國非好佛之罪謂佛徒奉佛像守佛法為吾儒忠孝之倫謂盜賊呼佛免罪為聖人大改過謂建齋救度為周官小祝禱禳謂佛骨佛牙天堂地獄閻羅



夜義之說皆為非誕謂佛教歸于為善而謂儒者  
斥其徒為不仁關其妄為不智愚按篁墩素志佑  
佛故作此編惓惓曲為辨解推此而道一編之作  
又何足多怪邪昔人稱吾儒左右異端者為作法  
門外護為張皇佛氏之勢若陽明良知之說篁墩  
佛問之對真所謂作法門外護以張皇佛氏之勢  
哉

篁墩對佛問設為問答凡十餘節今舉一節以見  
其謬餘不足盡辨也或曰先正嘗病學佛者之髡  
也縉也奉佛之居太麗也以為勿髡勿縉而慮其  
唐則其教可漸虧也曰此非子之所知也古有三  
年無改于父道者孔子以為孝為楚囚南冠而不  
易者君子以為忠父肯堂子肯構者見稱于先王  
之世佛之去今千餘年矣為其徒者奉其師飾其  
居守其法而不變則其立法之嚴明與受教之堅  
定固世之所難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存  
其徒以勵吾人亦無所不可也按篁墩此對不以  
佛法為非而以能奉佛為美正與象山贈僧允懷  
同意至引儒書忠孝之道以掩飾無父無君設淫  
邪遁之教尤為非倫篁墩學識乖謬大率類此

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韓絳為傳法  
沙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  
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二  
事相類

陳白沙詩云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所  
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乎迹上化歸其根至要云  
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人惟覺便我大而物小物  
有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  
不知愛死不知惡尚何暇銖軒冕而塵金玉邪愚  
按白沙神氣之說溺於老氏之谷神不死也無盡  
慈說溺於佛氏之法身常住形雖死而神不滅也  
視陽明無二轍也抑豈知吾儒正理天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而已更無許多貪想佛祖戒貪嗔癡近  
世為此說者墮落貪癡窠臼矣

近日陽明門人有著圖書質疑附錄專詆朱子專  
主養神至謂神為聖人之本而引易孟子說神處  
以證者愚按神字有二義有鬼神造化之神有在  
人精神之神有泛言神妙之神如易說神以知來  
以神道設教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  
皆是說鬼神造化之神孟子說所存者神聖而不



可知之神此是說神妙之神易說至精至神精義入神亦只是說神妙皆非指人心之精神也未聞以神為聖人之本也惟莊列之流然後說神全者聖人之道說心之精神是謂聖其所指與易孟子自殊何得混淆推援借儒飾佛

胡文定論達磨謂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愚謂達磨之說不獨當時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由唐及宋以來談道之士皆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象山陽明一派尤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

也韓子曰今也舉夷狄之教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嗚呼奈何使世道變於夷胥為夷而恬不之覺也

愚嘗因此而深有感於夷狄亂華之禍之烈也五胡雲擾金元迭興固以夷亂華也達磨西來慧能嗣法亦以夷亂華也胡元之禍至於舉中國之人而臣服之禪佛之禍至於舉天下之士而拱手歸降之胡元之禍以異類而于吾中國帝王之統禪佛之禍以異學而亂吾中國聖賢之學胡元之禍人莫不知其為亂華禪佛之禍非惟不知其為亂

華而且尊信以為聖學胡元之禍禍人之身禪佛之禍禍人之心胡元之禍我

聖祖起而驅逐廓清之而左衽之患息禪佛之禍雖以程朱之深距痛闢昌言顯排而其流害猶未已焉是何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人心之蔽溺難解耶嗚呼安得大聖人復作行韓子火書盧居之策一掃明心見性之虛談使中國無復佛學亂華之禍豈非世道一大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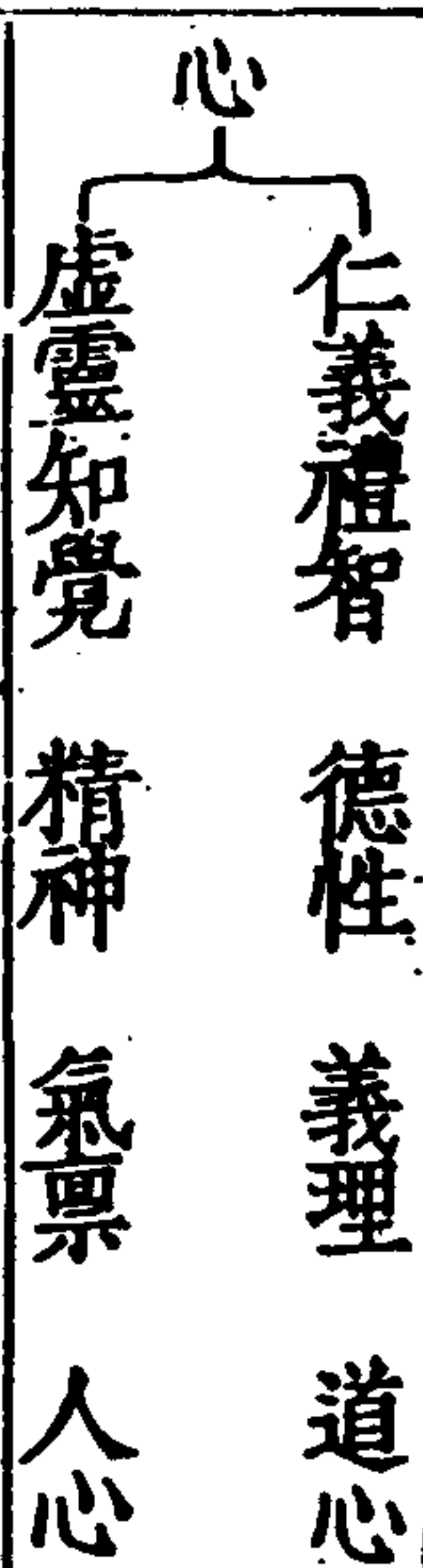


學部通辨終編叙

愚著學部通辨終編畢或曰吾子所著前後續三編其於三部之辨亦既詳既明矣乃復有終編之辨者何曰前後續三編開異說也終一編明正學也前後續三編撤部障也終一編著歸宿也前後續三編外攘也終一編內修自治之實也苟徒明於議人而不知正學之所歸以內修而自治非聖賢為己之學也部雖辨無益也此愚所以於三編之後而尤不容已於終編之辨也曰終編云者辨至此而始終也嗚呼終編之辨其辨雖約然而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大要不出於此矣不獨朱子一生所以講學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雖千古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其要不出於此矣學者欲求儒釋真似是非之辨其要亦無出於此矣一得之愚不忍自棄敬裒成裘繫三編之後以俟天下與來世知道君子相與正之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叙

學部通辨終編卷上

此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辨而五部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按性即道心也知覺即人心也此論心之的也

朱子曰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為準者也

又曰如人知饑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

又曰如喜怒哀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心也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又曰人心是箇無棟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棟擇底心

觀此數言人心道心之辨明矣

朱子曰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禪家所養者只是觀



聽言動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並朱子語類

儒佛不同樞要只此愚嘗究而論之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心圓具而同異之辨明矣是故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說知說覺也禪學出

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說說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儒以義理為主佛以知覺為主學術真似同異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為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與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日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為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重全義理則為聖為賢失義理則為愚為不肖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邪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仁義禮智理之精也所以主正乎知覺而使之不差者也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所以引翼乎仁義而為之運用者也二者相為用也義理所以主宰乎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仁義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仁義禮智心之德虛靈知覺心之才傳曰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

或曰誠若子言則胸中不如有一物相對耶曰不然也二者相爲用也雖謂之一亦可也然非初學者所遽及也夫惟聖人其始一之者乎何也聖人者性焉安焉其所知覺者無非義理與知覺渾融爲一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矣若夫學者不能無氣稟之拘而虛靈爲之所累義理因之以蔽其所知覺者未免多從於形氣之私而未能中禮而不踰矩故必格物致知窮至踰於矩也動容周旋必欲其中於禮也所謂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也故夫學者其始未能一而欲求一之者也聖人者自然而一之者也是故不能合其二以爲一者非至學也

周子太極圖說謂人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正是指虛靈知覺而言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

平時已致窮理之功臨事又復加審慎然後發此是吾儒之道若禪學則只完養一箇精神知覺便

了任渠自流出去以爲無不是道矣

學問思辨窮其理於平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嘗發於臨事也皆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

吾儒惟恐義理不明不能爲知覺之主故必欲格物窮理以致其知禪家惟恐事理紛擾爲精神知覺之累故不欲心泊一事思一理

吾儒之學主敬而窮理異端之學主靜以完養精神

朱子嘗謂佛氏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愚按楊慈湖謂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

一理不能忘捨此豈非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耶象山說善能害心豈非將善字亦都要除掉了耶嗚呼吾人除了理掉了善惡不管不知成甚麼人下梢只成得箇猖狂自恣而已奈何猶假先立其大藉口欺人

朱子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剖判極直截分明自孔孟老莊以來只是二道迭爲盛衰如陰陽治亂相對相乘不知何時定于一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即仁義禮智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亦仁義禮智也若禪學則以精神靈覺為德性為道為不可須臾離矣儒禪所爭只此

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舵譬喻極親切若禪學則以人心靈覺為舵矣

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周子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豈非分明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卷下

六

道心為人心之主從古聖賢垂訓皆不外此意但不曾有如此明言至朱子序中庸始申虞庭之訓明言直指以示人一言而盡入德之要大有功於學者後學所當拳拳服膺不暇尚何得暴棄妄議耶

商書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非仁無為非禮無行等語皆是以道心為人心之主

人與天不同論天地之化氣為主而理在其中論聖賢之學理為主而氣聽其命盈天地間皆一元之氣未聞氣之外別有所謂元亨利貞蓋天地理

氣不相離二之則不是在人精神作用皆氣也所以主宰其間而使之不差者理也是理氣在人不能無二欲混之有不可何也蓋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也

北溪陳氏曰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尚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纔動便易從不善上去心含理與氣正與張子謂合性與知覺同

心含理與氣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

朱子曰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善陳北溪所謂氣含兩頭即此意也

卷下

七

或曰人心虛靈知覺何得言無揀擇也曰此即告子生之謂性未分善惡也如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固虛靈知覺也知趨利避害者亦虛靈知覺也善權謀術數機械變詐者亦虛靈知覺也為善為惡皆虛靈知覺也此正楊雄所謂善惡混也故朱子以為無揀擇底心而陳北溪以為氣尚含兩頭在以此也

或曰仁義禮智性也而子屬於心何也曰仁義禮智人心所具之理也非混然一物也非判然二物



也孟子曰仁人心也非判然二物也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非混然一物也大抵心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語類說心性元不可相離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則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相隨說愚謂不獨吾儒言心性每相隨說如釋氏說識心見性亦是相隨說也但其所指以爲心性者不同而遂爲儒佛之異爾

析而言之則仁義禮智爲性虛靈知覺爲心統而言之則二者皆心也亦皆性也然雖皆心而有道

殊君子以統同辨異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或曰精神靈覺自老莊禪陸皆以爲至妙之理而

朱子語類乃謂神只是形而下者文集釋氏論曰其所指爲識心見性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何耶曰以其屬於氣也精神靈覺皆氣之妙用也氣則猶有形迹也故陸學曰鏡中觀花曰鑑中萬象形迹顯矣影象著矣其爲形而下也宜矣蓋形而上謂之道道即仁義禮智如何有形影若以精神知覺爲形而上則仁義禮

智謂何其爲形而下無疑矣

孔門每說見陸學亦每說見論語曰參前倚衡曰如有所立卓爾大學曰顧諟天之明命此孔門之所謂見也楊慈湖曰鑑中萬象徐仲誠曰鏡中觀花陳白沙曰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此禪陸之所謂見也此等處甚相似如何不惑人殊不知孔門之見見理而無形影禪陸之見則著形影而弄精神此儒佛所以似同而異

禪陸以鏡象之見爲見道爲識心見性爲虛靈知覺作用之本體愚竊謂不然蓋心性道如何有形影虛靈知覺如何有形影可見故朱子謂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胡敬齋謂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懸空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此言看破禪學之極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不可謂仁即心心即仁義人路也言義者人之所當由行也不可謂義即路路即義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則其他以仁存心其心三月不違仁等語皆窒礙而不通矣是故必言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而



學者之存心不可違於仁然後為聖門事業合於  
聖賢之旨若謂仁即是心心即是仁學者能存此  
心便了則即與釋氏即心是佛陸學即心是道同  
轍蓋差之毫釐之間而儒釋千里之判

陸學皆謂即心是道楊慈湖詩云此道元來即是  
心愚謂由心三月不違仁及孟子義理之悅我心  
等語觀之則心與道有辨明矣由以禮制心及孟  
子物皆然心為甚之訓觀之則心不可謂即道明  
矣

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為主不使為利

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  
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  
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  
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為求  
放心失之遠矣奈何為惑

學問求放心大全註中有一說謂仁人心也是指  
義理之心而言若將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  
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蓋  
求放心即是求仁學問即是求仁之方如學問思

辨持守踐行涵養省察擴克克治凡此學問之道  
無非所以求吾既失之仁也愚謂此說似得孟子  
之意與集註程朱小異程朱說求放心乃是先立  
箇基本而後從事於學問尋向上去玩孟子文意  
學問即所以求放心程朱之意則學問在求放心  
之後鄙意所疑如此明者觀之如何

孟子上章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觀此則求放心  
正是指仁義之心而不可指為精神之心无明矣  
或曰然則集註求放心之說與陸子將無同邪曰  
不同程朱是將求放心做主敬看以為學問基本  
陸子教人求放心則是主靜以收拾精神不使心  
泊一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二者惡得同

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甚相似  
真所謂彌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靜不  
破

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  
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  
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  
精神之心



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心言心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而不為利欲所雜佛老之一一於虛無而不為事物所雜思慮所牽觀此明矣

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按此分明是言利欲猶未為甚害而意見之為害甚矣豈所以為訓草木子曰金鎔之學謂收斂精神自作主宰何有欠缺至於利欲未為病纔涉於思即是害事全似告子據此

語亦看破象山矣

孟子陸氏言心不同之故此儒釋分別路頭處此名同實異毫釐千里處此看破陸氏緊要處數百年來學者皆為渠所設無人理會到此昔嚴滄浪評詩自謂猶那查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蘇老泉自言其著書謂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及其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愚作通辨自覺亦頗有此意豈孔孟程朱在天之靈有以啓之而欲明此一事也邪

學部通辨終編卷上

學部通辨終編卷中

此卷所載者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聖學之途轍也

或曰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



如此然後有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大學或問 此條言存心致知相須互發正所以示入道之要而不陷於異學之失也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力 並朱子語類

終編卷中 此卷所載乃真朱子定論王陽明乃摘取朱子教偏藥病之言為定論援朱入陸夫豈其然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朱子語類

此尤萬世不易之論傳習錄乃謂知行合一而行而後知其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甚矣

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 朱子語類

陸學一派有此說朱子關之明矣

朱子語類 朱子曰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上論先後知為先也此論輕重行為重也皆確論也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

終編卷中 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朱子語類

朱子平日論為學工夫多因事因人而發未有若此條之完全而曲盡者可謂至言矣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人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又曰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



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伊川先生云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  
傳指訣如合符契

朱子答曾光祖書云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  
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  
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  
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並朱子文集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存心而缺於致知其弊將流  
於禪學近世為此說者正是指陸學也

朱子答胡廣仲書云來喻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傳

終編卷中

四

論

敬之機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  
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  
以怠惰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  
可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  
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  
非但言語之小疵也

朱子答符舜功書云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  
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  
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緣  
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乎大體而知之邪並朱子文

此二書言不可偏於致知而缺於持敬其弊亦流  
於禪學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  
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  
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而但見其所以為心  
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  
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拳拳豎  
拂運水搬柴之說非不見此心非不識此心而卒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  
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又答書云以敬為主則

終編卷中

五

論

內外蕭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  
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  
時裏面已有兩頭三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  
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  
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樂地  
便有兩箇主宰不知光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並朱子  
語類

此二書一言不窮理而務識心一言不主敬而欲  
存心其弊皆流於禪學也

朱子曰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

朱子曰如論語一貫孟子自得之說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道達德達孝九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更不去理會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

朱子語類 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齊得事

此二條言為學工夫當致其博不可偏於約也偏約則流於禪矣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朱子曰此說終是偏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

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朱子文集

此三條言為學工夫當主於敬不可偏於靜也偏靜則流於禪矣按程氏遺書問敬莫是靜否伊川先生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朱子之說本此

按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辭同意其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故曰心不可泊一事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陸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無欲而靜則即為敬為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疎畧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為陸子所惑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乎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  
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  
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今終  
日危坐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  
入定

問伊川荅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觀  
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此說  
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  
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並朱子語類

朱子荅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  
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  
先生當日用功未知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  
以程先生之語為正朱子文集

此二條即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工夫不  
可毫釐有差矣續編載朱子辨呂與叔楊龜山未  
發之說與此相表裏當參攷

按朱子初年嘗荅何叔京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  
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此書王陽明

年定 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為  
論 不然者蓋子思作中庸止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平鋪示人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以求見乎中也  
靜坐體認之說非聖賢意也起於佛氏也六祖所  
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旨正此也宗杲  
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亦此也後世學者做存  
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此也在昔惟程伊川識  
破此弊至門人呂與叔楊龜山輩皆倍其師之說  
而仍主此說傳之豫章延平以至朱子早年亦主  
此說以為入道指訣迨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為不  
然

居業錄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  
心工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又曰學一差便入異  
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接近世靜坐求中之  
說正是此病

或曰然則豫章延平二先生亦流於禪而同於陸  
學邪曰豫章學於龜山延平學於豫章體驗未發  
之說轉相承沿蓋尊信其師之過所見有似於禪  
耳初非有心於禪也即其平日亦未嘗恃此而廢  
讀書窮理之功也非如陸學一派則明宗禪旨而



以經書為精粕註脚以讀書窮理為逐外為障蔽也二者烏得同耶

朱子曰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審察無時不存養無事不省察

或問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

如涵養熟者固自然中節便做到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

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朱子語

此三條又與前三條之意相發而於未發已發工夫不可毫釐有偏矣又按朱子文集有中庸首章

說以致中為敬以直內以致和為義以方外以涵養省察為敬義夾持即與此同意

按子思作中庸發明中和之旨內外兼該動靜畢舉未嘗有所輕重朱子釋之亦以涵養省察交致

並言工夫不容少缺此聖賢萬世無弊之道也近世陸學一派惑於佛氏本來面目之說謂合於中

庸未發之中於是只說未發不說已發只說涵養不說省察陷於一偏流於空寂全非聖賢之旨

按孔子教人未嘗言及於未發其語門弟子只說

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

行篤敬之類皆是就已發處言之也夫孔子豈不知未發之旨哉誠以為未發工夫微妙無形而易

差已發工夫則明顯有迹而易力未發難於捉摸

而已發有可辨別據依與其以無形示人而啓學者驚虛好高之弊孰若就有形易見處求之之為

務實而無失也至於子思弊緊為人中和之論兼該並舉心學之秘發洩盡矣豈可復重彼輕此舍

孔門中正平實之道而徇禪宗偏弊浮虛之說亂道而誤人哉志於學者不可以不辨

朱子文集有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

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朱子論佛學剽掠莊列及此見近世講學之弊類如此云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異端空虛之說且如天下

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



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淵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理會蓋人能制於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 朱子語類

此語與前後皆相發

說為學次第朱子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方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

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 朱子語類

此論於大學尤有功

朱子答吳晦叔書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

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朱子文集

此書即同前意近日王陽明講學謂世儒不當分先知後行謂朱子不當作格致補傳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為之患今攷朱子意正不然而陽明不知而妄議也

近世東陽盧正夫著荷亭辨論一書以譏朱子其中云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朱子乃謂盡格天下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於明德新民之外用工夫旁詢

辨說徧觀盡識非惟泛無指歸日亦不足矣按此旨即與陽明所譏同意皆未嘗深攷而妄議之過今攷證于左

朱子曰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某嘗謂他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他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明道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



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領  
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  
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  
件事理會得六七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  
大槩是如此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  
間一段作偽 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  
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衆契比驗前後所斷  
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程子此處說得節  
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

朱子語類

十四

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  
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  
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  
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  
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  
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  
方可若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內  
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 並朱子語類

朱子存陳齊仲書云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  
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

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  
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  
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朱子文集  
按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槩不過曰務知而緩  
於行也驚外而遺於內也功博而難盡也學泛而  
無歸也今觀此數條其於此弊朱子皆已見之豫  
籌之熟而近世察言不精立論輕率妄毀儒先賺  
惑來學之罪不能免矣愚不忍朱子之受誣懼道  
術之分裂憂橫議之日新月盛其禍不知何時而  
已也特考著于篇

朱子語類

十五

居業錄曰程朱發明道理如此明白開示為學工  
夫如此真切今人又做差了道之興喪不係於天  
乎愚嘗竊論之三代而下人物而至於程朱亦可  
以無譏矣講學而至於朱程亦可以無譏矣其言  
亦儘精儘密儘美儘備矣今之學者所急惟一行  
字耳誠能實循其言亦足以造道而成德矣誠能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矣而何必騁  
其聰明矜其辯慧另出一機軸以求勝於古人哉  
吾見求勝未能而已淪於佛老之謬妄矣學者舍



程朱不爲而欲爲佛老烏在其爲智

學部通辨終編卷中終

學部通辨

十六

學部通辨終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辨之意云

薛文清公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又曰四書集註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學者但當精思熟讀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徧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訾議或勦拾成說以衒新奇多見其不知量也按文清之言真萬世確論

近年閣下輔臣發策禮闈謂朱陸二家簡易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何所見與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甚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按此策亦義正詞嚴燔書故事攷皇明政要永樂間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



文廟與大學士楊士奇議命禮部焚其書罪斥之  
 王陽明答人書云孟子闢楊墨墨子兼愛行仁而  
 過者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者耳此其為說亦豈  
 滅理亂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夷狄禽  
 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吾  
 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  
 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  
 人嗷嗷於其間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  
 也已愚按陽明此書是以朱子比楊墨矣是以朱  
 子學術為殺天下後世為洪水猛獸矣嗚呼其公  
 肆詆訾至此甚矣無怪乎禮闈發策謂欲燔其書  
 而且擬諸何澹陳賈也蓋澹賈輩詆朱子欲使其  
 學不得行於當時陽明輩詆朱子欲使其學不得  
 行於後世其用心一也悲夫

盧正夫荷亭辨論深非朱子解易主卜筮深非朱  
 子修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死愚按周易卦爻  
 列吉凶悔吝利往無咎之象無非為卜筮設繫辭  
 說卜筮者尚其占說極數知來之謂占說著之德  
 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由此觀之易非是為卜筮作而何朱子解易主卜  
 筮何過楊雄仕漢歷事三朝遭遇莽篡既不能效  
 龔勝之伏節又不能效梅福之深遁則亦已矣何  
 至作劇秦美新之文以諛莽希寵徵為新室佐命  
 之臣程子謂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於誅乎則  
 夫綱目書莽大夫書死以誅之聖人復起不易矣  
 荷亭辨論乃左右楊雄非詆朱子吾不知其說  
 羅整菴曰嘗見近時十數種書於宋諸大儒言論  
 有明詆者有暗詆者直是可怪既而思之亦可憐  
 也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不自知其身在井中爾然  
 或往告之曰天非小也子盍從井外觀之彼方溺  
 於坐井之安堅不肯出亦將如之何哉又曰今之  
 學者槩未嘗深攷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  
 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  
 朱子乎何傷

陽明講學詆朱子解格物為義外為支離愚按孟  
 子曰舜明於庶物易曰知周乎萬物大學曰格物  
 三言一意朱子訓格為至周即至也明猶至也朱  
 子之訓深合聖經若陽明訓格物為正意念之用



援儒入佛不通之甚乃欲以此議彼可駭可笑  
草木子曰論語天下歸仁朱子訓歸為與字或者  
淺其說愚謂苟人能克己行一事合天理問之家  
而準問之鄉而準問之國而準問之天下而準所  
謂天下莫不與也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若謂克己  
天下皆囿於吾仁之中如呂與叔克己銘云洞然  
入荒皆在我闡氣象雖豁然可喜事理則茫然無  
據愚按近世陸學說人能克己而存此心則天下  
皆歸於吾仁之中與呂與叔說相似考其說不獨  
與朱子相牴牾且與孔子相牴牾孔子之意謂克  
去己之私欲以復乎禮方始是仁故下文說非禮  
勿視聽言動呂與叔言克己是克去人已叮咛無  
復禮底意思與四勿殊無干涉若陸學之說則援  
儒入佛尤為不可朱子之訓不可移易草木子良  
有見

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  
忠恕違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為支  
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  
子不敢以為是者即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  
敢以為是而况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邪  
說橫流壞人心術痛哉痛哉

朱子嘗與學者論解經云南軒語孟某嘗說這文  
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  
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問說來  
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嘗見  
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遣一人來  
添些水那一人又來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  
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愚按  
添水固失之忒無註解者亦非也忒無註解者入  
於禪添水者流於宋末諸儒箋註破碎煩猥之失  
均之為過不及也必如朱子集註四書而後為得  
中道為天下不可少之書

或曰然則朱子平日言語文字果能一一盡善而  
無毫髮可議耶曰是難言也夫人之意見不同難  
乎其盡如吾意也君子論人惟當觀其大端大本



而不可求瑕責備於一二言語文字之未合也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近世之好議朱子者其學問之功何敢望朱子藩籬而徒逞一隅之意見拾佛老之緒餘以妄議爭勝於世盜名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羅整菴說得極公因知記曰宋諸大儒言論文字豈無小小出入處只是於大本大原上見得端的故能有以發明孔孟之微旨使後學知所用力之方不為異說之所迷惑所以不免小有出入者蓋義理真是無窮其間細微曲折如何一人便見得盡後儒果有所見於其小小出入處不妨為之申明亦先儒以俟後之君子之本意也愚謂此論使朱子復生亦當弗咈或曰佛學之害經傳太史韓文公辨之不息至二程子辨之亦不息自朱子出而後佛學衰何也曰緣朱子尤深中禪病始盡禪病也昔達磨謂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近世關佛如傅太史武德一疏得其皮韓文公原道一篇得其肉至二程子而後得其骨至朱子而始得其髓是故關佛至朱子而後盡故佛學至朱子出而始衰而儒佛異同之辨始息而後士大

夫自此無復泰禪問道於釋氏之門者矣佛書云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愚謂朱子正是為此一大事出現於世蓋天有意於斯文云或曰宋世雜學最盛如橫浦永嘉永康之學蘇黃門呂舍人葉水心之學紛紛籍籍皆因朱子辨之而息惟金溪之學辨之不息排之不止遂起吳草廬趙東山一派議論其故何邪曰緣朱子未嘗說破養神一路也養神一路非他也即其假似亂真之實即其遮掩而陰佛之實也辨陸學而不辨其養神一路譬之詰盜而不獲賊固無以服人心而成獄也此朱子之辨所以無以息陸學而卒來冤陸之疑也此朱子之辨所以必得區區此編繼之以發其所未盡然後其禪實昭然暴白而冤陸之疑自息也曰然則子之辨陸也朱子不如邪曰朱子何可當也象山禪機深密遮掩術精當是時也天下盡為所蔽矣雖南軒東萊之賢猶看他不破矣非朱子晚年深覺其弊昌言而顯排之則後世亦盡為所蔽矣今日又孰從而知其假似亂真孰從而辨其陽儒陰佛以發其未盡之蘊邪嗚呼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朱子此言



實自况也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昏蔽究辨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胡敬齋曰孔子賢於堯舜以事

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為類曾思孟之功賢於稷苴臯蕤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後世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然高者入於佛老卑者趨於功利人欲肆天理滅矣由此言之朱子何可當也

有帝王之統有聖賢之統如漢祖唐宗宋祖開基創業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以上繼唐虞夏殷周之傳此帝王之統也孟子朱子距異端息邪說開維學正人心以上承周公孔子顏曾子思之傳此聖賢之統也然究而論之皆不若朱子之為難何也

開基創業以智力而服一時固難明道開邪不使智力而服天下萬世之人心尤難也孟子開楊墨去孔子未遠至朱子則去孔子幾二千年而佛氏盛行中國亦逾千載其陷溺人心已久舉天下賢智冥然被驅斯時也非命世豪傑之才孰能遏其滔天之勢而收摧陷廓清之功乎嗚呼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禪佛之害之大君子不觀此編無以知朱子開禪佛之功之大朱子何可當也

朱子一生釋群經以明聖道辨異學以息邪說二者皆有大功於世然釋經明道之功天下莫不知之至於開異息邪則近世學者未之盡知也區區繼為此編然後朱子開異息邪之功著矣蓋嘗謂釋經明道朱子之功也願諸仁人開異息邪朱子之功也藏諸用

通按佛學自入中國至今大抵三變每變而為障益深始也罪福輪迴之障愚者陷之智者鮮焉其為害猶淺也中焉變為識心見性之障則智者亦陷之蓋漸近理而大亂真矣終焉又變為改頭換面之障則術愈精而說愈巧而遂謀即真而辨之愈難矣今人只知陸學之為陸而不知陸學之非



禪禪學之卽佛佛學之卽夷也嗚呼周孔之教不能行於西戎戎狄之教乃盛行乎中國至於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套可爲痛哭流涕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之辨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於佛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以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辨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辨所謂孟子好辨者非好辨也自是住不得也又曰陳君舉謂其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辨只是見他不破愚謂近世學者通病無他只是爲他所蔽看他不破今輯爲此編誠欲與天下後世學士大夫同看破此事無復歸降夷狄之教之患一洗近代之惑云

通按近世學者之弊惟以禪佛之道爲高妙爲簡徑而易造也以聖賢之道爲粗淺爲迂遠而難至也故舍儒而趨佛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儒佛同之說又變爲本同末異之說又變爲改頭換面陽儒陰佛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佛也於朱陸亦然蓋惟以朱子爲支離而陸學爲簡易也故疑朱而宗陸其本心矣其後也乃變爲朱

陸同之說又變爲早異晚同之說又變爲陽朱陰陸之說是蓋屢變其說而誘人以入於陸也嗚呼欺誣重重日新日巧其弊至於今日極矣建行年踰五十分毫無補於世所幸此心之靈不泯沈潛典籍究觀今古於此學頗有所見此節頗有所覺昔人著書謂得之於天者不忍棄且不敢棄愚爲此辨實天啓其衷何忍棄棄不爲天下後世布之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與吾儒納約自牖之說相似陸學正是用此術象山見世人所信者孔孟也於是卽孔孟之言以誘之而一語不及於佛人但知其爲孔孟之言不可不從也無不爲所鈎牽而入其佛智矣嗚呼禪部至此其術精說巧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朱子嘗謂近世人大被人謾蓋術精說巧至此不得不爲他所謾矣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此言真取心肝削子手愚初未有知亦頗爲二氏所惑後來乃察其部著爲此辨



或曰近歲胡敬齋羅整菴霍渭厓之辨如何曰諸君子皆心朱子之心而有意於明學術矣然胡敬齋之居業錄詳於辨禪而辨陸則畧於象山是非得失猶多未究也羅整菴霍渭厓目擊陽明之事故所論著專攻陸學其言切其辨詳矣然於象山養神底蘊與夫近日顛倒早晚之弊亦未暇究竟觀者猶未免有究陸之疑也此編摘錄諸君子之言而補其所未備亦以成諸君子之志也朱子嘗謂讀書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老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愚為此辨真是與象山筆致陽明諸人鏖戰一陣直是推勘到底而三藩廓如迷人障自此打開妖魔變怪自此無所逞其伎倆矣昔嚴滄浪詩辨自謂秦詩精子而引釋妙喜自謂秦禪精子以况使滄浪見愚此編得無有辨禪精子之戲耶

異之窮界之閒又界以薄有知三者會矣此節之辨愚所以不得而辭嗚呼是豈天厭斯節之深而假手於愚以啓告天下後世與

或曰此編關佛視胡致堂崇正辨異同如何曰致堂辨佛下一截粗迹之節也懼其惑庸愚也此編辨佛上一截心性之節也懼其惑高明也同異大槩如此

朱子荅詹元善書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猶其小者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愚謂近世倡為陽儒陰佛顛倒早晚授朱入陸者正是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尤烈嘗閱吾廣州志朱有梁觀國者生在朱子前卓識特行力排釋老時蘇氏文章擅名天下獨觀國不與也謂其雜以禪學飾以縱橫非有道者之言著議蘇文五卷以駁之胡致堂亟稱焉嗚呼蘇氏之學在朱子前無人敢置喙竊議者而觀國獨議之陸氏之學自朱子後無人敢昌言顯排者而霍渭厓亟排之吾郡若二公可謂超世豪傑之士

近見河南崔后渠侍郎銜序楊子折衷謂佛



學至達磨曹溪論轉徑截宋大慧授之張子韶其  
徒得光又授之陸子靜子靜傳之楊慈湖衍說諸  
章益無忌憚詆毀聖賢重為道靈不有整菴涓厓  
諸公中華其夷乎按崔公此叙甚確第未詳得光  
授子靜來歷出何書必有明據恨聞見孤陋不及  
見崔公扣之姑記俟考

古今天下大都被一箇豐蔀為害朝廷有朝廷之  
蔀家庭有家庭之蔀官府有官府之蔀學者有學  
者之蔀朝廷之蔀姦邪欺蔽人主如趙高恭顯虞  
世基李林甫之徒是已家庭之蔀溺愛不明如前

吳記尹吉甫為其妻所蔽天順日錄記楊東里為  
其子所蔽之類是已官府之蔀以下蔽上如祥刑  
要覽宋祭酒記工獄之枉歐陽永叔閱夷陵架閣  
公案見在在直遠錯不可勝數之類是已蔀于家  
者害于而家蔀于國者凶于而國蔀于學術者亂  
天下萬世學術此豐蔀見斗之象聖人所以著戒  
之深是故一蔀除而天下治矣蔀之所繫大矣哉  
愚嘗因此而推陰陽消長之義究往昔盛衰之故  
竊有慮焉吾儒人道也陽也禪佛鬼道也陰也孔  
子生於中國之東震旦也陽也佛生於西域之西

巽位也陰也中國陽明之區也戎狄幽陰之域也  
儒道宜行於中國佛道宜行於戎狄斯陰陽各止  
其所華戎各安其分也苟中國而尊禪佛之教華  
夏而行戎狄之道則陽失其為陽而陰得以乘之  
烏得而不啓猾夏亂華之禍乎西周中葉西域已  
有佛矣然是時文武治隆孔孟繼作聖賢道盛佛  
無由至也迨及東漢聖賢不作中國道衰佛於是  
乘間而入魏晉繼之其教益盛夷狄之道遂大行  
於中國馴有五胡亂華之禍以陰召陰固其氣類  
之相感也梁武帝不整崇奉浮屠益力於是達磨  
又自西方而至明心見性之說惑人益甚歷唐及  
宋至於舉中國之學士大夫而從之陰氣感召戎  
狄益橫安史禍唐遼金禍宋馴及胡元遂盡四海  
而左衽之其效亦可觀矣今日士大夫奈何猶尚  
禪尚陸使禪佛之鬼駸駸又返耶區區通辨蓋亦  
杞憂殷鑒抱此耿耿云

或曰子嘗集為周子全書又為程氏遺書類編矣  
二書何為而作曰二書序備言之矣周子之書朱  
子嘗表章太極圖通書以傳矣而其遺文遺詩遺  
言遺事猶多散佚今集為全書庶學者得以觀大



賢言行之全也二程講學之詳朱子嘗集為遺書以行世矣然皆因諸氏舊錄之本人為一卷言論散見無統今分門類輯庶學者便於考閱而聖賢之旨益燦然矣愚之著為學部通辨者因朱子之所已明辨者而益明辨之也愚之編集周程二書者因朱子之所已表章者而益表章之也二者皆遵朱子之志成朱子之志也非遵朱子也遵聖賢之正學也

維昔嘉靖癸巳甲午之歲建竊祿南闕適今

少宰婺源樸溪潘公時宗主多士承教之餘間

誦及朱陸異同之故建議論頗與公合公因命

考訂建初稿止為編年二編嘗呈似沐教今十

餘年矣日居月諸不輟討論修改探究根極始

列為四編稿至六七易茲迺克就梓今公進東

鈞衡雍容廊廟而建遯于巖野竊伏海瀕雲泥

異路長安日遠可望不可攀就正無由緬懷疇

昔曷勝寤歎建謹識

學部通辨終編卷下畢